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七冊目次

王文肅公文集五十五卷(一)

(明)王錫爵撰
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王文肅公文集五十五卷（一）

〔明〕王錫爵撰

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王文肅公疏草叙

余與王文肅公比肩立
朝三十年而共事內閣
者七年公以省覲獲請
而余謝病歸

上手詔趣公還政府越二
年復以將母移疾去先
後與同官合奏或獨諫
或密陳疏允若干首其
子辰玉太史積而藏之

秘不以示人亦莫之
知也公沒而其孫時
出櫬中疏草刻之刻
以屬余叙曩余待罪
年所嘗蒙御章牘不
公什之三四而公柄
日淺視余獨倍獲即
余駑蹇樸拙不敢望
公亦非好為聒讀者
纔三媿三若是蓋公

得不言言不得不多時
使然也當是時國事勦
勦多故矣而號為尤難
者二旋斡之難難於國
本調劑之難于人情
此何以說也

上英睿獨斷宮闈之事外
廷不得聞而巷議橫生
廷論竊起

冊建久不決留侯不云乎

此難以口舌爭也而公
獨爭之強

上曰可公曰否

上應愈緩公言愈急

上亦屢紆其說以與公相

叙

枝柱公之計窮而言亦

窮乃先請出閤以明等

威示意嚮

上不移日而從公自出閤

禮成而

儲位始默定也斯已難矣
上初聞言路起廢臣言者
益發舒無滾顧慮其所
厚望而苛責者常在輔
臣

上或震怒有所譴斥公常
婉委救解徃々霽威從
薄罰或貫不問人不以
德公而更極詆交諍公
方且為趨標為怨府難

抑又甚焉公居此兩難
者日在憂疑跋扈之地
而事求必濟功求必成
言安得不多也然余竊
怪公之言率皆犯顏苦
口抵觸忌諱數稱病似
託以去就爭似要而
上終無所忤其待公愈渥
慰諭公愈懇而倚任公
愈專何也知公一票于

直道而發之誠心也直
故屹立不懼百折不回
誠故可以孚豚魚開金
石而況

明聖之主可為忠言者乎

宜

上之眷二于公去國且十
餘年矣而猶念公而召
公以囂凌紛糾之時恃
公為重也君臣之遇可

不謂千載一時者乎余
猶記公嘗言異時搢柄
在上故政體一而指臂
易使今操柄在下故議
論煩而否鬲滋甚履霜
之漸非朝夕故矣余深
有味乎其言語云良工
苦心讀公之疏者可以
得公之心于語言文字
之外矣

同官同年友弟申時行

謹叙



孫男時啟謹書

王文肅公文草序

夫館閣文章之府也其職額故其體裁辨其制嚴故不敢自放于規矩繩墨之外以炫其奇

國初以來鴻篇傑構映簡冊

間倚典威矣嘉靖末季操觚之士嚆々慕古高視濶步以詞林為易與然間讀其著述大都取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之唾餘句摹而字數之色澤雖宵神理亡矣而況交相剽

竊類已陳之芻狗乎夫古之作者豈其實而藏汲冢先秦兩漢之書不讀而行文之時不襲前人一語者理本日新秀當夕啓規、然為文苑之優孟詰匠恥之以故二十季

未前此標榜為詞人者率為後進窺破詞林中又多卓然自立於是文章之價復歸館閣而

王文肅先生寔其司南也先生負逸才書無不讀而其心澹

然無營其氣浩然于功名生死塵埃之外無所屈故其發為文也舒其中所獨得暢其素所欲言行徐莊重未嘗不潛藏汲冢先秦兩漢也而又未嘗有意于潛藏汲冢先秦兩漢也蓋居然古之大家不可及其視衰艷以為工挾誕以為奇擴撫餽飮以為富者歆優千秋以下必有能定其品者矣嗟乎先生生平所重者忠孝大節其所繫念而繫

心者宗社安危大計豈屑與
文士類長絮大顧茲集括殊
吞有睟之大雅精光灼々天
地為昭亦非鈔輟家所能襲
萬一者古稱文章事業患不
能並多先生者可謂並之矣

彥揔角慕先生如天人及通
籍先生歸矣無繇執贄稱弟
子頃先生孫壘丞君命序先
生文草彥何能為役第憶蘓
子瞻甫八歲知敬愛范文正
公以不得泛遊為恨以獲挂

名文字中托于門下士之末
為喜彥糴糴相生不宜課附子
瞻而先生德業与文正公後
先輝映則茲集之序彥之大
幸也而又何敢多讓焉
萬曆乙卯季春吉旦三楚後

學衡

彥揔



平文肅公文集目錄

卷之二

奉勅撰思政軒歲

奉勅撰樂志齋箴

順天府潯酒鄉試錄序

丙戌會試錄序

并州續稿序

重刻名世文宗序

袁文榮公文選序

馬文鼎公文集序

唐詩會選序

內江蕭氏世譜序

南昌高氏族譜序

呂氏族譜序

華氏家譜序

密箴後序

新城縣忠勤祠記

忠勤堂集古帖跋

廬郡張公去思碑記

賀郡侯金岳朱公考績序

賀南京大司空應谷劉公序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送順陽令王君序

重封異數序

送南少宰萬先生特轉北祭酒序

賀鮑繼田侍御考滿序

賀崇明令孫居素交獎序

送陳雲浦序

賀宮保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序

壽太宰兩洲王先生序

雙壽序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六十序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八十序

賀封公林省菴壽序

壽金東涯八十序

壽養吾吳翁六十序

壽表兄怡洲吳翁八十序

壽邵越湖八十序

壽石溪陳公七十序

壽申年伯母黃老太太夫人七十序

壽許母丁夫人六十序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卷之三

嘉靖壬戌死試策問

王文肅公文集

目錄

三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題大學解

題陸孝子扇

馬文莊公像贊

鳳池周公像贊

仲秋二日自題小像

自題像

卷之四

太僕寺少卿翁吾楊公傳

滄省菴先生傳

企齋詹公傳

王母何孺人傳

逸民劉德壽傳

沈肖山傳

王文肅公文集

目錄

四

劉敬夫傳

馬文莊公傳

卷之五

陶文僖公神道碑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太室徐公神道碑

戶部左侍郎見峰王公神道碑

少詹葵陽黃公神道碑

卷之六

馬文莊公神道碑

張參懿公神道碑

翁襄敏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遠峰汪公神道碑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宋經畧神道碑

卷之七

王襄毅公墓表

陳文端公墓表

戶部尚書本巷楊公墓表

贈御史遽丘邵公墓表

叅政仰芹馮公墓表

副使起潛張公墓表

周文恪公墓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墓表

山陰王閣學父母墓表

張文毅公墓表

勅封寧國府推官松岡朱公墓表

卷之八

韓文恭公墓誌銘

母舅蒲泉吳先生墓誌銘

叅議惠麓吳公墓誌銘

宛平縣主簿三雲張君墓誌銘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贈尚書雅齋胡公

墓誌銘

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文峰王公墓誌

銘

嚴恭肅公墓誌銘

卷之九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光州知州雲浦陳公墓誌銘

戶部尚書筆峯張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伯謙金君墓誌銘

鴻臚寺署丞若齋周君墓誌銘

封行人司行人筠泉張公墓誌銘

叔父少荆公墓誌銘

南京尚寶卿巽洲沈公墓誌銘

卷之十

王質齋墓誌銘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如岡陳公墓誌銘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翠峰于

公墓誌銘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公墓誌銘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後菴吳公暨配封孺人陳氏

合墓墓誌銘

怡州吳公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誥封太宜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沈母洪孺人墓誌銘

雲南瀾滄衛經歷蕭公暨配顧孺人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虞陽孫公暨配恭人吳氏

合墓墓志銘

邵玄沙墓誌銘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琢

菴馮公墓誌銘

卷之十一

誥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

考愛荆府君行實

誥封一品太夫人先母吳氏行狀

先弟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家馭暨婦莊

宜人行狀

祐山馮公行狀

卷之十二

祭吳惠麓文

祭劉和宇文

祭潘省菴文

祭姜鳳阿文

祭趙定宇文

祭殷海岱文

祭董潯陽座師文
祭汪遠峰座師文
祭王麟洲文
祭王鳳洲文
祭魏親母文
祭王鳳洲元配淑人文
祭亡婿徐秀才文
祭陳濂石文
祭曹傲吾文
祭譚孺人文
祭劉恭人文
祭朱五舅文
祭王鳳巖文
祭陸五臺文
祭馮琢菴文
祭張春塘文
祭陳穉登文
祭潘允菴文

祭朱金庭文
祭亡男衡文
首七祭文
二七祭文
三七祭文
四七祭文
寒食祭文
五七祭文
六七祭文
終七祭文
百日祭文
夏至祭文
週年祭文
書
卷十三 以下俱詞林時
陳見雲節推
陳松谷相公
周翼亭
余同麓論德
陳肅菴禮侍
楊虞坡尚書

董勿海侍郎	吳椿齋太僕
馬乾春座師	胡運渠御史
郭鯤漢參政	李夢池巡撫
鍾百樓憲副	范屏麓中允
吳惠麓教諭	王笠洲僉事
蔡拱朋知縣	何華山憲副
董勿海侍郎	沈晴峰諭德
陳愚所僉憲	劉見嵩憲副
董泰麓知府	陸包山
周雲川太守	王勝泉兄弟
陳雲浦孝廉	安楓泉廣文
郭提兵	王鳳洲太僕
趙大洲相公子	胡運渠御史
蔡雲衢學憲	張起潛憲副
赫衛陽節推	徐鳳竹巡撫
顧觀海侍郎	胡襟襄副都
郭龍渠巡撫	王儀臺給事
林對山尚書	李實吾巡撫

熊陸海運判	瞿洞淵
吳鵬峯參政	李環洲憲副
余樂吾布政	李次溪巡撫
馮小山參政	董勿海侍郎
王笠洲僉憲	王笠洲僉憲
林杲秀才	趙振宇知縣
曹愛山	郭華溪巡撫
胡雅齋巡撫	吳平山郎中
周象峯副使	周傲菴司業
周乾明學院	浦理川
余同麓諭德	吳少泉
王笠洲僉事	王鳳洲太僕
李石麓相公	李近台學憲
吳少溪詹簿	徐少浦參議
王笠洲僉憲	張裕齋憲副
馬肖乾	劉彬泉知府
張石川僉事	張王屋藩幕
汪少泉	袁見陽茂才

潘印川巡撫	王振宗
游靜宇布政	余達齋太僕
趙汝泉巡撫	羅南泉知縣
顧二懷文學	顧膺寰知府
李繼泉同知	張準齋食事
卷十四 詞林二	
吳趙兩翰林	艾明野主事
余同麓相公	滕少松布政
王西塘	林璧峯尚書
唐曙臺主事	王麟洲學憲
周二營主事	吳平山郎中
鄒聚所食事	王望川推官
張崐崕巡撫	李肖岑參政
陳浩巷知府	張起潛副使
凌洋山巡撫	顧學海編修
張和陽諭德	戴中齋給事
沈少林修撰	吳復巷編修
蕭觀復太守	李霖寰郎中

陳鶴麓知縣	郭鯤漢參政
顧膺寰郎中	戴愚齋寧院
郭鯤漢參政	胡雅齋巡撫
楊後湖知縣	馮仰芹副使
江鑽石郎中	管東漢食事
李繼泉同知	馮具區編修
徐見西參政	董澤陽尚書
鄭其巖少卿	凌洋山巡撫
王會泉副使	西亭王府
蔡拱朋主事	李石龍副使
赫衛陽御史	張崐崕巡撫
王念熙郎中	周翼寰知州
趙垠洲給事	沈少林修撰
滕少松布政	吳南洲巡撫
吳平山郎中	太守
胡元瑞孝廉	唐曙臺主事
王柱石學院	劉彬泉知府
孫小溪撫臺	孫小溪撫臺

劉守有錦衣	李修吾主事
李及泉憲使	張陽和諭德
周三泉通政	陸五臺尚書
李順恒御史	申瑤泉相公
翁見鵬州判	蔡拱朋吏部
申瑤泉相公	胡蓮蓀侍御子
呂日洲掾江	趙定宇諭德
張念華御史	李見羅巡撫
趙定宇諭德	吳復菴諭德
劉節齋巡撫	申瑤泉相公
申瑤泉相公	趙定宇諭德
張鳳磐相公	陸平泉宗伯
余同麓相公	沈季山主事
吳復菴諭德	申瑤泉相公
余同麓相公	吳復菴諭德
江鑽石郎中	張岵昧總督
卷十五 以下俱次相時	唐咫尺太僕
李養愚兵道	

謝賀入關	海剛峯總憲
沈季山光祿	鄧純吾按臺
李養愚兵道	任正宇御史
屠瞻山御史	于會泉副使
荅南道諸公	王鳳洲巡撫
滕少松布政	張岵昧總督
任正宇御史	任正宇御史
劉肖華主事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陸五臺尚書	孫雲衢郎中
辛慎軒副都	辛慎軒副都
姜鳳阿尚書	王肖軒御史
劉華石御史	王鳳洲侍郎
陸五臺尚書	耿楚侗掾臺
滕少松布政	楊廉榮御史
丘月林尚書	耿叔臺知府
郭華溪尚書	劉肖華主事
陶蘭亭主事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張弘軒巡撫	王鳳洲侍郎
張陽和侍讀	徐華陽巡撫
曾景默巡撫	朱璧峯尚書
王環伊副使	赫衛陽御史
吳翼雲給事	黃貞所御史
趙濂陽侍郎	楊漸川尚書
周山泉巡撫	吳鳳麓郎中
邵文川總制	何心泉副都
王雲逵巡撫	曹如川巡撫
孫許西御史	鄧純吾按臺
王古林巡撫	鄧純吾按臺
王古林巡撫	賈春容巡撫
姜鳳阿尚書	陸五臺尚書
黃貞所御史	賈石葵巡撫
郭希所御史	朱貞石掌科
梅鶴洲總督	曹如川巡撫
許益齋巡撫	梅鶴洲總督
鄭範溪總督	龔月池御史

蔣晉山參議	李寅城寧遠伯
朱可泉撫臺	郝元洲給事
郭似菴宮保	郭東野相公
余中孚大理	張肖岑郎中
張象川僉事	西亭王府
姜養冲郎中	王嶰竹副使
王珍齋運使	王麟洲提學
謝賀生	王鳳洲侍郎
沈蛟門禮侍	葉龍潭兵備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鄭慕塘參議	鄭慕塘參議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卷十七 次相三	
嚴寅所尚書	林王吾參政
陸五臺尚書	王鳳洲侍郎
朱虞爵郎中	李修吾郎中

沈龍江尚書	顧涇陽郎中
王崑崙山人	沈日岑知縣
吳復菴論德	邵定宇侍郎
李漸菴摠憲	李漸菴摠憲
伍冲吾僉事	郭希所御史
傅約齋巡按	滕少松巡撫
王對南相公	陳玉壘詹事
俞勝峯知府	周二曾尚寶
韓對庭州守	黃貞所御史
沈衡臺御史	江亨泉御史
萬磨洲知府	楊楚亭副使
沈少河太常	臧理軒巡撫
陶蘭亭運判	馮清宇郎中
李修吾僉事	李修吾參議
范含虛布政	姜鳳阿尚書
李霖霖學道	孫念齋御史
劉鳳坪巡撫	黔國公
劉鳳坪巡撫	劉鳳坪巡撫

劉鳳坪巡撫	蕭岳峯巡撫
蕭岳峯巡撫	鄭範溪摠督
胡順菴巡撫	鄭範溪摠督
胡順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鄭範溪巡撫	鄭範溪摠督
陳南濱御史	鄭範溪摠督
邵文川摠督	鄭玉洲巡撫
鄭範溪摠督	鄭範溪摠督
張弘軒巡撫	鄭範溪摠督
鄭範溪摠督	俞勝峯郎中
鄭範溪摠督	余樂吾撫臺
陸平泉官保	陳仲醇文學
本鄉先生	李養愚兵道
荆厚齋按臺	滕少松巡撫
余樂吾撫臺	余樂吾撫臺
荆厚齋按臺	余樂吾撫臺
余樂吾撫臺	荆厚齋按臺
余樂吾撫臺	余樂吾撫臺
傳約齋御史	余樂吾撫臺

滕少松巡撫	滕少松巡撫
荆厚齋按臺	荆厚齋按臺
范中泉	謝賀壽
卷十八 次相四	
王麟泉揭	耿楚侗總臺
賈石葵巡撫	袁洪溪巡撫
陳心毅巡撫	陳心毅巡撫
李晴原學道	楊後山巡撫
胡稚齋總督	袁裕春尚書
馬有乾僉事	郭東野相公
賈春宇巡撫	王麟洲太常
沈玉陽巡撫	袁洪溪巡撫
王會泉參政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鍾天陸御史	王麟泉操院
楊後山漕撫	常心吾閩河
楊後山侍郎	王竹溪巡撫
劉鳳坪巡撫	邵梅墩巡撫

邵梅墩巡撫	邵梅墩巡撫
邵梅墩巡撫	柯立亭御史
邵梅墩巡撫	房偕吉副使
邵梅墩巡撫	林竟宇御史
杜爵齋給事	邵梅墩巡撫
舒中陽總河	黃貞所御史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李及泉憲後	姜鳳阿尚書
劉鳳坪巡撫	顧冲菴巡撫
舒中陽總河	俞新宇郎中
陳愚所副使	常心吾閩河
陳警亭御史	潘印川總河
常心吾閩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傅約齋御史	傅約齋御史
楊漸川尚書	王竹溪巡撫
陳愚所副使	傅約齋御史
王鳳洲侍郎	陸鍾符大尹
蔡克菴副使	趙定宇祭酒

王竹溪巡撫	舒心矩編修
舒心矩續修	顧冲菴巡撫
徐孟孺太學	周二魯尚寶
陳愚所副使	王介石給事
鄧定宇禮侍	錢繼山主事
陳警亭御史	耿楚侗總臺
沈鏡宗太常	秦舜岑巡撫
傅約齋御史	潘印川總河
石介峯太僕	張總兵
王鳳山巡撫	王繼川尚書
徐熙寰巡按	邵文川總制
曹如川巡撫	曹如川巡撫
王對南相公	邵仰達副使
蹇理菴巡撫	邵文川總制
卷十九 次補五	
李太清給事	甘紫亭巡按
秦舜峰巡撫	趙潑陽侍郎
陸五臺尚書	楊漸川尚書

陸五臺尚書	李修吾學道
韓對庭州守	潘印川總河
耿楚侗總臺	陸五臺尚書
沈鏡宗侍郎	梅鶴洲總督
王鳳洲侍郎	喬聚所御史
陸五臺尚書	王師竹官坊
鄭冕岩太常	董潯陽座師
丘若泰知府	陸平泉官保
余曉山巡撫	周山泉巡撫
袁了凡主事	耿楚侗總臺
耿楚侗總臺	耿楚侗總臺
姜鳳阿尚書	趙定宇祭酒
勝少松巡撫	周志齋巡撫
李雍野按臺	馬具泉參政
韓對廷州守	許敬菴巡撫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勝少松巡撫
勝少松巡撫	許菴齋巡撫

袁洪溪巡撫	徐文江御史
周志齋巡撫	李養愚兵道
李雍野按臺	石楚陽郡守
周志齋巡撫	楊宜菴掌科
吳抑之婿	李養愚兵道
李雍野按臺	李對泉巡撫
甘紫亭按院	滕少松巡撫
周志齋撫臺	周志齋撫臺
滕少松巡撫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江亨泉御史
彭念川御史	李雍野按臺
徐龍環給事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石楚陽郡守
陳愚所副使	許鴻川副使
韓對廷州守	周志齋撫臺
周志齋撫臺	喬聚所御史
李對泉巡撫	吳樞初御史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周志齋撫臺	馮咸甫孝廉	卷二十	次相六	毛文源御史	周衛陽巡撫	邵梅墩巡撫	李霖寰參政	舒中陽漕撫	張元洲尚書	舒中陽漕撫	梅鶴洲總督	邵文川總督	曹如川巡撫	李養愚兵道	周衛陽巡撫	楊止菴尚寶	方采山侍郎
李養愚	馮敦齋京兆				周衛陽巡撫	甘紫亭御史	甘紫亭巡按	李對泉巡撫	孫織造太監	陶泗喬尚書	柯立臺御史	李敬菴巡撫	邵文川總督	艾明野巡政	陸五臺尚書	吳鵬菴巡撫	沈蛟門侍郎	錢浩川進士

何心泉侍郎	黃澍
朱肖巖食都	王石唐大尹
陸五臺尚書	傅約齋御史
朱和陽巡撫	李次溪巡撫
鄒愚谷學道	成益齋兵道
陶雲谷巡撫	張弘軒總督
顧冲菴巡撫	沈玉陽巡撫
李提督	鄭範溪總督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賈西池巡撫
劉節齋巡撫	劉節齋巡撫
劉節齋巡撫	饒行素御史
劉節齋巡撫	彭念川御史
邵養齋巡撫	劉石浦誠憲伯
季青城司業	黃鍾梅御史
張還樸副使	楊漸川尚書
賈石葵巡撫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馮鳴陽御史
林錦峯布政	蕭念渠巡撫
黔國公	楊洛源御史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楊洛源御史
楊洛源御史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鄧文川總督	毛文源御史
周潭南大尹	姜鳳阿尚書
王嵩淮御史	傅仁泉巡撫
蔡思川巡按	
卷廿一次相七	
傅金沙巡按	張漢池孝廉
柯立臺學院	井紫亭巡按
王忠銘尚書	秦舜峯巡撫
沈鏡宗侍郎	徐龍環給事
張準齋布政	楊漸川尚書

陳心抑御史	鄒南阜主事
蔡思川御史	陸平泉官保
熊陸海叅議	李霖寰學道
柯立臺學院	陳心抑御史
嘉定知縣	陳還樸給事
郝元洲給事	李養愚撫臺
李養愚撫臺	楊漸川尚書
袁了凡主事	錢春池副使
周二曾尚寶	錢啟新御史
劉荆湖教授	張準齋叅政
蔡龍陽巡撫	朱明虹布政
葉龍潭撫督	葉龍潭撫督
朱虞爵郎中	艾明野通政
胡趙儼御史	柯立臺學院
湯覺軒副使	王嶠竹副使
劉節齋巡撫	饒行素御史
孫慰治知縣	毛文源御史
吳惺初御史	徐龍環給事

任正宇御史	鍾文陸御史
趙心堂巡撫	王珍齋運使
陳南瀕御史	張賓蒙知府
吳惺初御史	王竹溪巡撫
蔡思川御史	毛文源御史
李養愚撫臺	李養愚撫臺
御定宇侍郎	係立亭副都
杜爵齋給事	唐抑所修撰
吳琰州撫督	敖行吾御史
袁洪溪巡撫	馬連城御史
張容宇行人	李似齋布政
王鳳山巡撫	陳竹菴
余切峯司業	周心監御史
沈鏡宗侍郎	馮文所學道
劉肖華郎中	杜爵齋給事
彭念川御史	賈珍宇御史
周山泉巡撫	李養愚巡撫
石楚陽郡守	陳光宇撫臺

陳光宇巡撫	蕭岳巡撫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卷廿二 次相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張弘軒總督	胡趨傲御史
張弘軒總督	王鳳山巡撫
胡趨傲御史	胡趨傲御史
張弘軒總督	張弘軒總督
梅鶴洲總督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蕭岳總督
崔振峯御史	梅鶴洲總督
趙寧宇巡撫	趙寧宇巡撫
梅鶴洲總督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李霖霖巡撫
林錦峯布政	李霖霖巡撫
李霖霖巡撫	李霖霖巡撫
葉龍潭總督	李霖霖巡撫
李霖霖巡撫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蹇理菴總督	蹇理菴總督
張樞戎	穆敬吾通政
蹇理菴總督	蹇理菴總督
穆敬吾通政	武泰川副使
穆敬吾通政	房倫吾兵道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張樞戎	鄭範溪經畧
萬震澤僉事	梁霖宇贊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梁霖宇贊畫	余曉山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葉龍潭總督

鄭範溪經畧	魏確巷總督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邢崑田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王懷棘巡撫	鄭範溪經畧
李臨江巡撫	魏確巷總督
鄭範溪經畧	蕭岳峯總督
李桂亭給事	葉龍潭總督
梁霖宇贊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郭中宇巡撫
鄭範溪經畧	蕭岳峯總督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梁霖宇贊畫	邢崑田巡撫
邢崑田巡撫	葉龍潭總督
鄭範溪經畧	
卷二十三 次相九	
傅仁泉巡撫	楊益所御史
玉平溪郎中	陳愚所副使

張豫吾縣令	蹇理恭總督
袁了凡主事	李仰城提督
奉舜峯巡撫	盧石齋郡守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賈珍宇御史	周山泉漕撫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周山泉漕撫
潘印川總河	韓貞齋御史
党蘭窓巡撫	王鳳山巡撫
郝少泉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鄧參將	王復齋侍郎
王雲泉御史	杜胤臺掌科
賈西池巡撫	徐仁宇御史
彭念川御史	張滄涯巡撫
董潯陽座師	劉芝陽撫臺
道印	張平野貢士
主會泉縣教	梁霖宇贊畫

劉和宇詹事	與閣 <small>宋書</small>
張洪陽相公	石東泉尚書
牛春宇巡按	李反泉巡撫
申瑤泉相公	王鳳山巡撫
武秦川副使	周二魯尚寶
許張二相公	李修吾學憲
江續石兵道	謝賀壽
周二魯尚寶	方岱陽御史
井紫亭按臺	江續石兵道
劉芝陽撫臺	江續石兵道
王對南相公	周二魯尚寶
陳心毅尚書	沈鏡宗侍郎
王對南相公	邢崑田巡撫
張洪陽相公	趙激陽相公
周青來知縣	
卷二十四 <small>以下俱首知時</small>	
曹仰筠御史	溫一齋侍郎
李見羅巡撫	李見羅巡撫

江續石兵道	王對南相公
曾見臺侍郎	陳還樸給事
李晴原參政	鄧定宇侍郎
顏疊陽給事	顏疊陽給事
許敬菴巡撫	郝元洲給事
王柱山巡撫	顏冲菴總督
馬肖菴僉事	林錦峯布政
沈太素布政	沈李山巡撫
鄧定宇侍郎	蕭岳峯總督
顧冲菴總督	陳還樸給事
陸五臺尚書	張元冲操臺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顧冲菴總督	劉太景贊畫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袁了凡主事	宋桐岡經畧
梁霖宇憲副	梁霖宇憲副
蕭岳峯總督	魏確菴總督

李對泉清撫	林錦峯布政
安明宇侍御	陳五獄布政
鄭崑巖巡撫	王梧岡御史
王懷棘巡撫	干完朴副使
陳還模給事	郭夢菊參政
溫一齋總漕	吳糧巷巡撫
徐龍環給事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蕭岳峯總督	梅衡湘巡撫
牛春宇御史	蕭岳峯總督
朱和陽巡撫	朱和陽巡撫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李實吾巡撫	李實吾巡撫
葉龍潭巡撫	葉龍潭總督
張元冲撫臺	顧冲菴總督
顧冲菴總督	常心吾巡撫
劉晉川巡撫	劉晉川巡撫

顧冲菴總督	袁了凡主事
董澤陽宗伯	許敬菴巡撫
王少方侍郎	沈季山巡撫
朱虞葑吏部	萬思默副使
金子魚孝廉	朱虞葑學道
李禿主孝廉	鄒南阜刑部
卷之十五	
蔡肖謙尚寶	劉胤從副使
陳還模給事	董擴菴巡撫
董擴菴巡撫	范游擊
蕭岳峯總督	張惺宇侍御
董擴菴巡撫	蕭岳峯巡撫
黃儀庭侍郎	黃儀庭侍郎
范晞陽布政	劉雨峯兵備
邊少微侍郎	艾恒所布政
江鑽石兵道	鄭崑巖巡撫
呂新吾巡撫	徐念東御史
史鶴亭編修	黃儀庭尚書

郭希所巡撫	陳警亭御史
趙見田巡撫	王方麓侍郎
蔡肖謙尚寶	劉筆山副使
王弘陽巡撫	郝少泉侍郎
李涇一郎中	盧理南知府
李中石御史	吳止菴巡撫
馮鳴陽御史	黔國公
吳止菴巡撫	黔國公
章念清侍御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孫念齋御史	吳止菴巡撫
陳毓台巡撫	陳毓台巡撫
李碧筠御史	李碧筠御史
田東洲巡撫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申瑤泉相公

劉華石御史	陳應龍巡撫
魏見泉巡撫	王齊宇提督
蔡肖謙尚寶	梁靜齋巡撫
劉和宇詹事	陳還樸給事
朱鑑塘撫臺	宋桐岡經畧
杜撫兵	陳芸窓御史
宋桐岡經畧	李提督
周輔宇御史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提督	梅衡湘巡撫
劉太景贊畫	陸葵日祭酒
劉太景贊畫	李提督
朱和陽巡撫	呂新吾總憲
周青來知縣	田東洲巡撫
歐陽宜諸知府	翁見鵬提舉
蔡拱朋副使	王珍齋運使
沈季山侍郎	許敬菴巡撫
陳抱冲參議	袁養冲郎中
蕭鶴俱巡江	顧膺宸副使

卷三十六

六部堂上官	顧冲菴總督
周衛陽司馬	鄧定宇侍郎
梅衡湘巡撫	劉和宇詹事
李漸菴總憲	董澤陽座師
李及泉巡撫	王對南相公
鄭昆巖巡撫	彭魯軒御史
陳南濱御史	曹嗣山兵道
黃儀庭尚書	吳小江司馬
黃麗江御史	李臨川叅政
王泉臯巡撫	徐龍環給事
趙南渚巡撫	李碧筠侍御
田東洲巡撫	梅衡湘巡撫
顧冲菴總督	李對泉巡撫
彭魯軒巡按	趙南渚巡撫
陳南濱御史	陳南濱侍御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陳南濱御史

鄭昆巖巡撫	曹仰筠御史
李桂亭給事	沈玉陽巡撫
鄭昆巖巡撫	許益齊巡撫
章念清御史	胡葵南知府
張仁軒巡撫	郭希所巡撫
趙南渚巡撫	孫月峯司寇
張仁軒巡撫	孫東瀛織造
朱鑑塘巡撫	李及泉巡撫
陳南濱御史	宋桐岡經畧
張元冲操江	李提督
柳賡虞御史	李提督
石東泉司馬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總督	顧冲菴總督
錢淑湖太僕	田東洲巡撫
薛隆華御史	王泉臯巡撫
王泉臯巡撫	王泉臯巡撫
林錦峯布政	吳泰軒御史
鄭泉塘副使	劉石浦誠意伯

黃儀亭尚書	李翼軒參政	陳蘭臺郎中	王對南相公	沈季山侍郎	趙張陳三閣下	董潯陽座師	甘紫亭御史	石東泉尚書	張洪陽相公	趙激陽相公	卷二十七 以下俱里居時	顧冲菴總督	馬琢菴詹事	王逸李文學	蔡懷峯州尊	胡龍滙御史
鄭範溪總督	邢崑川巡撫	趙寧宇巡撫	陳觀台巡撫	王對南相公	許穎陽相公	孫小溪撫臺	馮文所副使	陳心毅太宰	趙激陽相公	陳玉壘相公		張洪陽相公	王對南相公	曹嗣山兵道	朱鑑塘巡撫	朱鑑塘巡撫

曹嗣山兵備	丁見白知州	孫雲衢知府	陳光宇撫臺	萬慶洲知府	彭旦陽主事	陳玉壘相公	李修吾大理	徐檢菴侍郎	李玉海給事	張洪陽相公	周二曾尚寶	張洪陽相公	李見羅巡撫	趙激陽相公	申瑤泉相公	劉如野吏部
周衛陽侍郎	李見羅巡撫	楊本庵司農	魏古渠孝廉	林光璧吏部	李棠軒宗伯	楊本菴尚書	許敬菴侍郎	李次溪總督	黃儀庭宗伯	李霖震巡撫	鄧定宇侍郎	黃毅菴司業	趙激陽相公	王西里吏部	申瑤泉相公	余鵬江中書

郝少泉侍郎	王對滄樞督	程居仁府尹	許繩齋太守	許仰亭吏部	李中石巡按	王霽宇巡撫	公啟謝賀生	楊烈蠟掌院	焦濟園修撰	南京各道	耿叔臺操江	蔡懷峯吏部	馬肖乾倉憲	江鑽石巡撫	張溟池知州	耿叔臺樞臺	邵鑑蓮郎中	朱襟江巡按	彭義陽尚寶	唐疑菴太常
陳曙陽太常	錢豐寰員外	張容宇給事	王霽宇樞督	周懷白郡守	焦濟園修撰	項玄池參議	梁景泉兵道	馮琢菴侍郎	劉斗陽校臺	蔡懷峰吏部	李繼泉同知	楊復所侍郎	馮琢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黃毅菴侍郎	卷二十九 里居三	屠赤水禮部	沈蛟門相公	馮琢菴侍郎	房脩吾巡撫	吳安節御史	馬北溟郎中	樊棠軒崑山大尹	徐振雅御史	杜太監守備	李修吾樞漕	徐理齋樞督	牛春宇巡按	陸平泉官保	沈太素布政	周二曾尚寶	申瑤泉相公	馮琢菴侍郎	崔際虞御史	孫見田知府	襄理菴樞督	樊棠軒崑山大尹	周懷白知府	高受所副使	王宇泰檢討	黃毅菴侍郎	李九我侍郎	馮勅齋治中	張洪陽相公	曹嗣山樞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澹生兵部	鄭崑巖
顧冲菴總督	劉斗陽按臺
耿叔臺操臺	趙激陽相公
李九我侍郎	趙寧宇侍郎
申瑤泉相公	申瑤泉相公
李修吾漕撫	李對泉尚書
馮琢菴侍郎	焦漪園修撰
公啟謝賀	王澹生兵部
王岵雲參議	林滄洲郡守
史鶴亭論德	鄒瀟水御史
顧冲菴總督	曾恆齋侍郎
馮琢菴尚書	黃毅菴侍郎
楊荆巖侍郎	敖龍華侍郎
蕭岳峯尚書	朱養淳侍郎
鄭千石孝廉	沈蛟門相公
沈蛟門相公	沈蛟門相公
沈玉陽通政	馮琢菴尚書
耿叔臺操臺	嚴天池知府

周漳南主事	周漳南主事
梁景泉參政	答翰林諸公
朱金庭相公	沈蛟門相公
耿叔臺操臺	錢汾川御史
曾植齋侍郎	王澹生禮部
馮琢菴尚書	李對泉尚書
蕭岳峯尚書	公謝賀七十
曾見台尚書	耿叔臺操臺
焦漪園修撰	答南京賀壽書
沈蛟門相公	陸平泉宮保
答七十賀壽公啟	朱平源宮諭
李修吾總漕	黃毅菴侍郎
費唐衢布政	孫月峯尚書
吳節菴御史	焦漪園修撰
嚴天池郡守	黃慎軒論德
卷之三十一 星居四〇 特召附	
曹嗣山撫臺	沈太素巡撫
耿叔臺操臺	于毅峯尚書

王秉白掌院	李修吾總漕
耿叔臺操臺	楊濟寰巡撫
王復齋總督	趙準臺御史
溫一齋總臺	曹嗣山撫臺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接臺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巡按	許甸南給事
沈岐門閣下	李九我侍郎
朱金庭相公	黃與參叅政
孫月峯總憲	邢崑田總督
茅二岑郎中	劉雲嶠祭酒
劉雲嶠祭酒	馮琢菴少宰
沈湛源國博	耿叔臺操臺
劉夢晉大尹	段幻然大尹
朱金岳副使	鄧虛舟大尹
趙寧宇巡撫	李晴原布政
朱密所江院	劉斗陽巡按
李如棟總兵	周懷魯撫臺

祁夷度大尹	韓鼎宇大尹
陳石湖大尹	黃明宇主事
沈岐門相公	山西王相公子
申玄渚太僕	崔際虞巡漕
李修吾漕撫	張湛泉巡漕
南京九卿	朱金庭相公
李九我相公	葉臺山相公
干穀峰相公	蕭岳峯尚書
楊止菴侍郎	蕭玄圃侍郎
黃穀菴侍郎	趙南潛尚書
楊淇園提學	史鶴亭編修
孫月峯尚書	渾灝原行人
劉雲嶠侍郎	高受所副使
劉健菴巡撫	楊淇園學院
李修吾漕撫	沈湛源知州
周懷魯撫臺	朱平潒祭酒
唐凝菴太常	朱金庭相公
葉臺山相公	干穀峯相公

于穀峯相公

朱金庭相公

李九我相公

王宇泰編修

于穀峯相公

李繼泉同年

楊淇園學院

朱金庭相公

荅顧涇陽光祿

李修吾漕撫

三閣下

趙南渚尚書

李九我相公

周懷魯撫臺

荅省臺諸公

奏疏

卷三十一

赴召中途引疾疏

因事抗言求去疏

謝賜羅衣疏

引疾給假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引疾求去疏

謝遣醫視疾疏

引疾再疏

引疾三疏

考察自陳疏

書成辭免恩命疏

再辭恩命疏

卷三十二

引疾乞休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引疾乞休再疏

因言再申前請疏

考滿謝賜羊酒鈔錠疏

再辭考滿恩命疏

考滿辭免恩命疏

論救言官疏

壽宮加恩辭廕疏

到閣陳謝疏

因事陳言疏

卷三十三

辨論科場誣奏疏

辨論科場誣奏乞罷疏

辨論科場誣奏三疏

再論科場事乞避位疏

辨誣乞罷四疏

論救被逮部臣疏

乞休五疏

謝宣諭疏

引咎謝恩疏

請視朝建儲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引疾乞歸疏

辭俸調理疏

卷三十四

引疾乞歸再疏

乞歸三疏

乞歸四疏

辭遣官送母疏

乞免究造謠疏	元日召對建儲豫教事體疏	再請豫教疏	到閣題知疏	給假疏
母疾請假疏	因災自陳疏	卷三十五	謝賜猪羊粥米疏	因病乞休疏
慰勸視朝疏	告病再疏	告病三疏	告病五疏	謝宣諭疏
恭謝聖問疏	到閣題知疏	論邊事疏	請止開礦公疏	谷遼事公疏
荅傳諭疏	擬稟皇親請建儲公疏	請建儲公疏	謝宣諭并申請建儲疏	

請發留中章奏公疏	申請冊立溥教疏	到閣題知疏	乘間乞歸疏	卷三十七
代同官辭恩公疏	乞恩省親疏	謝宜諭疏	謝准假歸省疏	辭朝疏
謝賜路費疏	歸省留獻忠言疏	還家謝恩疏	乞恩終養疏	備陳邊事疏
請建儲解疑疏	謝遣官督促申請終養疏	辭召命三疏	中途辭召命疏	因言再辭召命疏
謝賜銀幣疏	在途聞言待命疏	赴召入閣謝恩疏	京察自陳疏	

卷三十九

密請建儲疏

荅並封聖諭疏

再荅聖諭疏

請收回並封聖諭疏

懇救建言二臣疏

荅聖諭疏

請會議冊典疏

請面陳冊儲事體疏

誤荅聖諭引罪請改疏

請定冊典以信初詔疏

再請定冊典以息羣疑疏

卷四十

密奏

荅聖諭并請豫教疏

備陳往事力勸冊儲疏

催發閣中密奏疏

擬進東征勅諭疏

引疾乞休疏

分解吏部事情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辨論閣中事體疏

謝宣諭疏

論救重處諸臣疏

卷四十一

引疾乞休再疏

請釋久繫罪臣疏

引疾乞休三疏

謝宣諭疏

請處分銓部疏

請召對疏

調停宗藩事情疏

請調養聖躬疏

奏報東事疏

定國論一政體疏

請定進講經書疏

卷四十二

催發緊要章奏疏

恭候起居疏

荅問東事疏

辨論科臣遷轉事疏

謝宣諭疏

催發章奏疏

謝釋宥繫臣疏

請發銓部乞休原疏

請處分部臣疏

荅廟享遣代疏

卷四十三

星變請召對疏

請御門宣捷疏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請發會推太宰疏

請處降倭疏

請處分被論部臣疏

星變擬進勅諭疏

星變密奏疏

荅御札疏

謝賜服色疏

請萬壽節受賀疏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卷四十四

再請召對疏

三請召對疏

議處婚姻事情疏

請處分部院事情疏

擬進勅諭

請處部臣疏

請處部院被言事情疏

懇請冊儲疏

拔解銓部推官忤旨疏

再請冊儲疏

請聖母壽日受賀疏

卷四十五

召對紀事

召對謝恩并懇請冊立豫教疏

再懇請冊儲疏

申明候旨冊立本意疏

再荅聖諭剖明原奏疏

再懇早斷大計疏

再懇早定冊立大計疏

請處各官爭論事情疏

謝聖諭疏

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

荅豫教聖諭并擬傳諭疏

因言辨論并勸錄用人才疏

論教臺臣疏

卷四十六

請傳煖耳疏

催請辨論原奏疏

請處織造疏

請寬降罰部臣疏

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

荅欽定皇長子常服出講疏

催請出閣傳諭疏

請寬出閣買辦疏

請添閣臣疏

請處承天內臣事情疏

因言乞罷疏

卷四十七

謝宣諭并求去疏

荅御批并請寬部臣疏

到閣題知疏

催發出閣事宜疏

遵旨視事題知疏 請寬言官疏

催舉侍班講讀各官疏

催請出閣卻題疏

賑濟擬聖諭責成撫按守令疏

酌議出閣禮儀疏

酌請出閣侍班閣臣疏

卷四十八

出閣禮成因請上聽講疏

分解忤旨部臣疏 議擬救荒事宜疏

請寬宥言官疏 奏請章互異疏

轉審江南風聞事體疏

王牒成辭免恩命疏

再辭恩命疏 三辭恩命疏

勸請賑濟疏

申請舉行泰交用人原奏疏

卷四十九

荅賑濟御札疏 請重懲貪官疏

請寬督辦香草疏 預請親行廟享疏

密薦閣臣疏 因病乞歸疏

謝賜諭遣醫疏 謝賜猪羊粥米疏

乞歸再疏 乞歸三疏

謝特諭疏

卷五十

病中請添閣臣疏 乞歸五疏

謝宜諭疏 謝賜銀幣疏

乞歸六疏 密請添閣臣疏

謝聖諭建醮保安疏

乞歸七疏 請詰問妄言疏

牧解銓臣疏

卷五十一

謝宜諭疏 乞歸八疏

辭路費加恩疏 賜歸謝恩疏

辭朝獻忠疏 辭朝疏

抵家謝恩疏 爲母請恤疏

謝賜賻疏 謝賜祭父母疏

祭葬畢事謝恩疏

卷五十二

請卹典疏

賀冊立冊封上徽號疏

問安勸諷疏
謝存問疏

賀生皇孫疏
謝存問疏

辭召命一疏
再辭召命疏

謝存問蒙恩疏
三辭召命疏

辭疏外密奏疏

卷五十三

四辭召命疏
五辭召命疏

六辭召命疏
六疏外密奏

辨論密揭疏
八辭召命疏

申請入辭召命疏
申明建儲原議疏

九辭召命疏
十辭召命疏

臨終遺奏疏

卷五十四 榮哀錄附

勅命五道

存問勅二道

禮部擬謚揭帖

誥命一道

諭祭文

諭祭首七文
再祭文同

諭祭末年文
再祭文同

諭祭下葬文

題疏

劄付

工部造墳劄付

禮部劄付

祭品

卷五十五

王文肅公墓誌銘

王文肅公神道碑

王文肅公傳一

王文肅公傳二

王文肅公行狀

王文肅公文集目錄終

是集也不肖實痛念先公手澤所寄一生經世
大業所關是用謹壽之梓以傳永永弟適年家
夔頭仍不肖幼羸多病所彙集先稿不能十之
五六如詩稿先公拈咏最多而散佚不存卽贈
酬短言在親友扇頭者不肖經年廣搜未能成
帙獨此闕焉故當有待其碑銘傳贊等文在詞
林以後爲學憲公所珍藏者捐館之日盡成烏
有止存先父手錄二十餘首已盡入集中至於
入閣以後叅半代筆奉有先命不敢混入其爲

先父傳作者當衆人先父傳中茲不具載
孫男時欽謹白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光祿少卿兼太子舍衛尉卿建康縣令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孫時稜梓

奉

勅撰思政軒箴

惟

皇唐聖光嗣丕基邦寧燕處有儼若思厥恩伊何萬幾一日千里應違謀之几席惟

皇立政欽若

吳天奉厥無私覆彼八埏日雨日暘思其或愆

惟

皇立政憲於

烈祖金科玉條具在故府是訓是行思繩厥武四海惇葵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何以疋之行葦甘棠殊方卉辨政是用輯一夫不戒作我蚤賊何以靖之苞桑磐石萬方王食思及鉏犁表服在御思及機杼徵輸罔藝乃政之疵僮僮之恩用思有式尚方之需費思有極濫出

無經乃政之愿任思弗肅或蔽其聰去思弗疑

或撓其公毋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遊于耳思或

爲利言遜于心思或爲戾毋忤厥情虛心執契

勿謂已明察見淵魚勿謂已斷決事庭除思古

哲王用人有餘勿謂予喜賞或爲僭勿謂予怒

刑或爲濫思古哲王監于成憲朝以出政則思

其終紛更之戒畫一之從夕以修令則思其始

毋詢窳辭毋眩多指是之爲思規萬世安天命

不易爲君實難人亦有言日中則昃無疆惟休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無疆惟恤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戶牖有箴矇史

誦之

奉

勅撰樂志齋箴

聖人作易次豫於謙喜起之歌始以救天我

皇鑒止弗懈於位有恭斯齋惟以樂志其樂伊

何匪越匪遊其志伊何樂而不流樂有從理亦

有從欲安危之機辨之幽獨何以辨之惟志之

持志一常安志定常怡大昕視朝向晦寢寢起

居于快於馳騁目玩墳典耳聽法言穆然清風潤于管絃玄酒爲酌太羹爲味式燕以衍飫於甘脆前疑後丞左諮右訊都俞一堂美於晏永時惟幾暇無遑乃逸

兩宮奉歡四海承德于以鼓琴于室之陽被之薰風虞絃是張于以矢詩崑崙既醉黃髮載康和聲四暨是謂至樂君子攸居如登春臺如游華胥既登既游保之不易無已太康職思其懼願言九臆易災而獲願言重譯來享來王以荅

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疇咨以紆肝食此察此志萬年無斁

順天府癸酉鄉試錄序

皇上改元萬曆之秋八月順天府復當鄉試十屆期提調官府尹臣篤臣府丞臣已以請

上命諭德臣錫爵中允臣經邦爲考試官既陞辭入院乃集會諸同考官諸臣某某用是蒞禮官所條上科指具相與慈飭而後從事事此竣蓋得士百三十五人焉而先是諸曹六節及

提學御史臣傅孟春所選士挾策就試者四十一餘人御史臣從憲臣詠暨臣趙耀臣漆彬爲約束謹防關內外以入而後臣等得竭日夜之力就簡可者什二三籍

奏斯已難矣臣錫爵執筆立館下久數考覽因初時事有司歲歲奉行

求賢詔書山陬海澨吏跡常滿或望見黜珉中褒衣雅拜者強令隸學官受章句應舉朝前公車暮

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四

召對稱旨除目已下當此之時上無求於上而

上求之求之而得則兩相効以實相許以心未有一切猜防之術而士重廉耻官職謹辦主司與其聲榮焉以方今日難易何如也蓋天下之平久矣

列聖代光紹明文教翔洽章縫家言堯舜孔子自仄塞萬里外所在賦域然矧

京師首善地

聖天子新宅

君師用神靈豈弟臨之哉於是豪傑仰流庠肩爭出而有司爲

上求士者寤於士之自求不勝舉也則顯顯操尺幅厲千陳之禁要以如額中象泰乃止臣以此歎人才之盛軼于

祖考矣而罔亦少寄焉昔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美成王之德而其稱吉人來媚比于高岡之鳳鳳天子盛車馬待之此不惟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上求士乃士亦求上也然其重如此今

聖主訪落孳孳以興才致太平爲務有過成王而都人士相與蜚塗英芬求一日之遇此亦望武步馮翼孝德間豈輕也哉登是錄者睹所以始進之難思其故有不洒然自矜奮於節禮非夫也夫本設科貢所以招士士豈必潛深伏阻毋自求而後重乃所以求不同乾二之爻利見九五此以氣求者也若墨守咕嗶綠錯章來羔厲而筌蹄之此以名求者也兩者輕重若莛與

櫪宜何處焉語有之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

夫惟禮爲能制欲能制欲則內重而耻近名於是乎交讓爭處卑委利爭處獮力事爭就勞檢

壓之外不隨俗錯寸趾斯禮坊常立而士重矣今之士鮮言禮而厄辭稅事以承其權或見姦

新章全名實不相覆則有司滋不敢信士而愈難於其始進則此亦士之過也且夫衆鳳一梟則高岡無好音而諸士茲且隨牒詣

闕下試用伊始與當世名賢長者比德量能共

三二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他日所當競競萬于今日於乎可不慎哉進勇

不如守專功茂不如節立寧方毋罔寧矯毋隨寧落落如玉毋碌碌如石寧翺羽高鳴毋操幸

卷阿之車馬以重負天子求賢之意則是錄重臣等亦重矣蓋臣竊見比年錄士非惟士不信于有司而有司至亦不敢自信誓天相戒使

國家賓興盛事幾爲懼府臣以爲欲士之自重當自臣等始故今進士相與道語無敢多設

不然之事沮傷士節而直叙所以忠告之意云

丙戌會試錄序

萬曆十有四年丙戌春禮部復當會試士士集闕下待試者四千六百有奇尚書臣沈鯉侍郎臣朱賡臣王弘海以考試官

請

上命臣錫爵偕學士臣子義往先是科臣條議以人文日盛議廣

制額以易書分考官更署不便議廣負額有

三才公文集

卷之一

詔皆可而

七

上德意所嚮尤在厚招髦俊以充任使特著令自今歲定取士之額三百五十人一時

旨出禁中中外喁喁創規開科盛典士以加奮

臣不敢不加詳故事考試官受成事於分考涉

筆署次其甲乙已耳而臣於此三百五十人者

皆目所注閱日與在事諸臣往復商校而後定

自謂無遺明命題分卷皆錯綜綠手探笑而決

之自謂無遺法臣之愚也以

上所非時

詔召從田間入參機筦

恩幸至隆每自惟頂踵不足報萬分一則擢衣吐哺陰求天下之賢者以日月薦引未嘗不心盡也然臣又自謂曩者未嘗報

上報

上自今日始何則因六藝之筌蹄攬四方之羔雉其得人較廣而又會

聖主更化起敝丕登士習之初有司者奉行乙

三才公文集

卷之一

西

詔書一切程士之文不夙構而具臣乃得顯其日夜之力於校文錄成而

獻之幸不辱

命此非臣之能乃

上固以不欺教臣也抑臣竊嘗歎世有大欺而

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搯訖談

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

乎士之字雕句績剝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

弗收至主司自爲辭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
在此可謂不欺否臣以爲

明興迄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

皇上紹隆極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日融月
浹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洩之時勢不得不日趨
於文而主司業受其必趨之勢蓋太牢以進自
不得復藉口含菽飲水之適也故臣今者相士
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參諸子二氏微言
不說於六籍者惟剽獵雕績無取焉而臣又不

三才請公文集卷之十一

敢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使夫按籍索臣者知
其無違心之趣舍退而與子弟無後言也蓋古
志有之以表示目以鼓語耳臣亦望諸士之耳

目臣而效之

上故曰報

上自今日始雖然士即其一日之信臣耳錄既

成

獻臣且率之見

上而儼然班蔡大奏奔走焉其名甚類其途甚

遠甚類則無所不嗜甚速則無所不跡是故之
端百而其耳目臣者一也臣何敢不懼異日者
臣乃在史局錄士順天未關聞吏議而士又方
其頴舉鄉校爲諸生臣竊不自揆以爲賢者遭
時砥礪立節顯名爾毋庸以質興爲懼府當是
時士聞臣若言毋不洒然生氣者臣亦且自珍
敵帚守之至于今十四年往矣臣非復在吏局
時士亦非復頴舉爲諸生時會今年天下新計
吏

臣之請公文集卷之十一

上所受鄰國之計簿臣以職事得與聞因退而
私考故所期砥礪立節顯名之士大都惻惻治
辦無全材監司臺省無全譽而臣始懼矣

上赫然用重典以賞罰示激勸如持兩衡而主
區司報之吏常若夫人情之多疑怯行賞而勇

議罰而臣始益懼矣一臣之身乃空言之與更

事何如哉士即其過信臣則臣之敵帚無爲也

嘗試閱當世之故考得失之林周章漢條三五

申令能自引經生陳首學吏法否臨岐路而涉

末流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不言否負俗豪舉
智勇功名之會能毋以矜歎爲性真脂韋爲骨
體否能歛車贏馬以朝人里門而趨勞能謙滿
能挹否此屈指一不當而世輒以荃茅同腐而
棄之曰

上且彌天置羅歲溢額五十人焉顧直患官少
不足充貢牒爾無所事惜才爲也此臣之所以
爲士懼也且夫效

主耐知保終釋懼則義莫如不欺者然不欺難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一

言矣布衣伏處之士獨行惟影獨寢惟食斯可
以肝膽不外見而遁也若乃同任職而良慥兄
同趨名而靜躁見同游世而茹吐見夫且奚遁
文中子曰我未見詐靜僞儉者又曰惡永薄食
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
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此皆待尋
聲辨貌以知其肝膽士獨奈何敢輕言不欺故
浮澆在前功實居後而謬悠自信以鄉評官論
舉無足懼者則言不欺乃欺也臣故以臣之自

爲懼終不欺之說焉在易漸之六爻以鴻之潛
羽取象仕進而初之于三之陸四之本五之陵
大抵皆兩立貞悔之交當喜而懼者其間獨磐
之衍衍見謂無懼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
始歸之升達不亂而吉於旅懼豈獨在臣哉士
惟毋忘懼則臣亦且毋忘故錄士順天之言行
復抵掌而效之臣不懼矣謹序

弇州續稿序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章始大闢綬紳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一

家結軫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
大司寇元美王先生先生撫鄒時刻有四部簡
海內有目有口者旣驛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
病亟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俄而駿沒長子
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
有弇州外集者出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
子乃聚諸同志特就原稿訂疑刊謬不以已意
有所甲乙于是尺牘片牘名山大川之賦單登
簡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

經大艱大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
末又倦而逃于玄當其時子與公比居四方之
士延慕光塵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
戶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衣分
諧唱與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遷長淮之秀全注
于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
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
溝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潮能

三才公文集

卷之一

陂能澤而泉水不能爲海則喙鳴相合有餘不
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俊士句釘字
鉅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
撼公公稍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瓶
建雲委翼歸于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
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
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絡而慨然悟水
落石出之旨于紛濃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
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澹自然爲宗即孀婦小

暨有尺寸可記錄隨叩隨應神奏合響精結而
采流心苦而味其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鍾暢
鳥獸舞宮商鳴草木動譬之觀海惟是汪洋浩
渺天水相合之爲鉅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
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望洋而歎
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
人蘊璞含質無苞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
之寤寐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
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累兵資口月旦於斯時

三才公文集

卷之一

四

也欲以浮沉下里獻辭群心而本不失古作者
之意此不已較難乎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
子瞻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執
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辭廣
唱而自爲元美哉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
輒曰此史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史必固必
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
優于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
嘆其索然而無奇夫惟大才紅腐入冷簋簞皆

新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
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
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章刻名世文宗序

文章與時高下書契以來凡幾變矣自帖括比
偶舉子之業興而綴學少年耳剽目涉不中說
以古義風流既極則有憤悱之士馳驚之儒一
切厭棄膚俗而求所謂建書竹簡于荒郵顏墓
中於是乎說經者玄陳書者史務在詭音竄句
以多端巨測爲新奇而卒之雅鄭相驚去古愈
遠僻滿族庖操刃不師于神而師于官未得國
能而列缺隨之今六藝家好古之弊何以異此
比者考文先生方事釐正諸稱引異言鼓說非
傳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期以及難榛蕪一軌
于王路甚厚幸也而浮澆藉口或遂謂古學誤
人不已虧乎蓋不佞頃之待罪詞林職以古文
練習諸古士六經之外人挾真氏正六一快取
尋摘強記應故事而止不佞誠慙然內竊然不

敢師心別有所指授何者魚豢兔蹄古今共貴
又嘗服桓君山之訓不敢以新建題舍噤前入
之末工誠慎之也然竊謂真氏之意主于體識
爲成學上才抑諍誕而暢大雅故所甄次以羽
翼經旨爲多至如章句寡聞才穎未脫則固當
游之萬籟之林聘以六馬之路使府藏疏淪汨
汨然效指而後真氏之體裁可漸濡而就也今
侍御餘姚胡公前令合肥時出所選注名世文
宗若干卷呈督學榆次褚公憲使慈谿馮公採
以多端巨測爲新奇而卒之雅鄭相驚去古愈
遠僻滿族庖操刃不師于神而師于官未得國
能而列缺隨之今六藝家好古之弊何以異此
比者考文先生方事釐正諸稱引異言鼓說非
傳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期以及難榛蕪一軌
于王路甚厚幸也而浮澆藉口或遂謂古學誤
人不已虧乎蓋不佞頃之待罪詞林職以古文
練習諸古士六經之外人挾真氏正六一快取
尋摘強記應故事而止不佞誠慙然內竊然不
懸鵠多方從初學之所命射故裁鑒寬而詮引

博使夫高者不墮象罔駢枝之誕而下者循其
環中亦不失萬一於涓湊故真氏羽翼六經是
編又羽翼真氏要之皆與天壤相敵者也夫文
章如用兵霍冠軍倖將耳而大言人主之前不
至學古兵法則不佞葺心薄之然至如馬服之
子顯顯讀父書亦以敗嗟夫矯枉貴正擇術須
權讀是編者亦可以鑒矣

表文榮公文集序

我

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
學之士奉璋被廟橐筆成輦而稱禁近臣者廩
廩庶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驂集
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徃窺緣他徑資屑吻以
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

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
師少傳表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
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

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參大政皆不

卜不謀儻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
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

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帛禁中使中貴人刻
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
已乃其出入風議纒纒數千百言自

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闕而不傳者豈少哉公
歿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
遺得什一二十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
畀一嚮葺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聞頗聞世儒

之論欲以軋苗翫微文怒罵闐然入班揚阮
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蜂鳴
方嗟咤嗟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
試今之述典誥銘冊鼎則如野夫閨婦強衣冠
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
游公門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
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
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頭餘泚
所在成霧故無物煩鳴悲之怨非三代兩漢之

書不觀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寒詭衆之辭夫天球綴聯陳列廣庭大劔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無光面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德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蓋若以自謂云時錫爵忝爲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故子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馬文莊公文集序

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十九

嗚呼此吾師馬文莊先生遺集也先生生平於學問經術要爲根蒂古人其于身心實際及行世傳遠有實用不苟隨俗翫骸以是晚而後遇既簪筆入承明典三朝著作供奉之事會

天子容於舊學簡在政府而先生且老矣其所爲文章自應制外日力苦短不能一意據槁梧而吟以攻羈人寰士之業乃其篇帙致多如此將昔人所稱窮而後工固無足信歟抑大車之載軫方而數圍器重者自非常才所限歟先生

居常端委廟堂不形愛憎喜愠于色雖其門人子弟不能窺及持議至廟廊爭天下大計蒙臣貴璫初相與爲枘鑿而終側目嚴事之莫敢抑天下之望與後世之名譬之滄溟萬頃不受澄挹於物蓋非獨人品爾也乃文章亦如其人當其杆袖胷中氣餘神飲涵涵然若磅礴萬物而不見一物者意有所出即泚筆疾書盡掃蹊徑而空之又若一言而足當數千百言者故奏對之辭莊美表之詞典記序之辭粲投贈之詞直本之自正氣厚積而山輝澤媚各闡玄倪非僅僅學問所至也先生往往在體部數奏憤歎息文體之壞以謂文者直寫厥衷行止一寓之自然耳好古之士近乃不師神而師陰剽取雜書竹簡中險棘句字以飾隱驚愚游談驚坐而大言索然蓋嘗欲稍挾其尤暢不經者聞上禁絕言病不果是集行讀者亦足以知先生之志矣昔薛簡肅公在政府歐陽子稱其挺立無所牽隨欲盡繩天下細大一人于規矩而文章純深勁

正如其人甚矣其言之似先生也然則其政事差久言行風采史不甚著而先生拜節向溪月天下隱然恃之安危豈其素所操持者見其同而用之無少異歟天固不可知使先生晚遇而早奪之文之傳乃自其子兩進士方于簡肅家世爲盛而又恨無歐陽子之言不能爲先生重錫爵茲承乏授簡也侯巴太玄負端井述或幸藉手發揮先生之志于筌蹄外爾

唐詩會選序

詩之爲教非小技也其感人非小用也夫古昔三百篇不過里巷歌謠之語與夫大夫君子舒洩其胸中之天紹并禮祀朝會燕享之樂章耳然夫子選之至與義文周公之易克弊禹相授受之書垂教萬世且諄諄爲訓口何莫學夫詩何哉灼見其發之性情止于禮義悲而不傷憂而不怨溫厚和平之旨溢于言表其于養性淑身誠哉有賴也周歷之季風雅頌之肯亡矣盛漢僅可取者蘇李之上古詩十九首與夫飲馬

長城窟行長歌行諸作而已建安黃初之間林林作者亦時有髮難一二焉然以屬三百篇之音區以別矣自是而後代興代替愈巧愈詣至於齊梁其靡殆甚入唐而後稍自振拔成一代之長亦備諸體故今之言詩必曰唐音以其原本倫化陶寫性靈識超景會不凝凝調聲韵韻間庶幾猶有古風焉然就中號得二乘音代不數家人不數首劉勰少許乎通圖嚴羽致惜于濫觴豈其誣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家惟襄城楊士弘新寧高標二刻差可人意然初學記樂府詩集文苑英華諸書多可採者不以入選至其所選時膾炙一轡未覩大全作者誠難而選之豈易乎待御刁溪李君泛瀾藝苑雅號知音照以其公暇幸唐人諸作去取之名唐詩會選于爲序君之言曰詩在妙悟而格力音調氣意趣四者盡之苟一缺焉不以入選故其所取者于五言古定爲二派于七言古分爲二體于近體絕句各以五七言次之彙而弗別仍附以

長古長律六言而有唐一代風韻大將洋洋乎
醇備矣王基曰予于是帙而有感于世代循環
之故士君子際遇之機也夫大雅不作六經十
載唐興僅三百年而善鳴其間者亦三變焉文
章氣運大致相關矣初唐必盛盛唐不能不晚
則發始之力與沿下之趨異耶抑有使之者不
盡在聲詩間邪蓋諱者稱宋元無詩詩教之興
盛于我

朝而尤莫盛于今日繫人墨士平大歷以後弗

月公文集卷之一

取亦往往矯厲太過失其中行此侍御君所為
憂也楊惟風雅助流教化則是編也直詞云乎
哉

內江蕭氏世譜序

吾郡丞蕭侯一吾自其先八世祖思德兄弟始
由江西安福徙蜀之內江其後遂為著姓子孫
世以官學顯名而蕭氏之有譜則創自澹江守
懷山公而吾郡侯以任職理人之暇續補成之
因屬予為序蓋孔子論夏商之禮而歎文獻之

無徵夫夏商去孔子未遠而譜籍漫漶已不足
考信此亦見古道尚質雜書竹簡原不擬為後
人紀述之用其闕焉寡微固其然也而當時舊
家聞人手疏心記亦遂泯泯徒令人喟想于寒
山腐草間豈非千古之恨哉嗟乎此古人所以
考文必徵獻也然亦難矣達官貴人其氣力聞
望足以亢宗鳩族追往詔來乃或以身勤王事
往蒞歲時拮据鞅掌而不及為而長年之老博
物之儒則又或以景殘鐘漏藐忽前聞或以跡
混漁樵升髦里耳此吾所謂難難在得人非徒
以文耳已嘉隆間蜀中文獻則首推蕭氏吾郡
族萬曆己丑進士其年與位在吏隱仕學之間
不妨間理鉛槧探續箕裘而會又弭轍吳中與
從兄侍御公接武留臺得折簡就筆削於是蕭
氏譜遂為全書且夫家之有譜與國史紀志並
傳然史不諱惡而譜專揚姦史紀國家大政旁
及名臣勲伐未暇及採鄉曲隱淪閭閻幽渺之
行而譜自子孫於絲綬本支發皇家訓特詳而

王友肅公文集

卷之一

三

重君子讀是譜也。徵於官而見素絲羔羊之操。徵於家而見黃流玉璫之澤。徵於閭而見承襲柏舟之風。又以知木實自根堂高自基。而吾郡侯丞亟表章徵文於獻之意。又不獨以家富詩書門聯梓揆於詡鄉人于弟耳。已史稱陳太丘之仁隱。扼一時而其子孫紀謀羣泰貴顯奕世然論者猶以爲公慙卿卿慙長。故盛德不階珪爵而貴盛名不藉甲乙而榮。乃自古記之矣。吾生晚恨不及見蕭氏諸長者功名羅業之盛。而乃今近得承吾郡侯水寒雲潤神明豈弟之聲。遠復得剽聞侍御公千里音徵於早雲白簡之外。尺書半刺若猶見蕭氏老成步武揖讓其前者。吾知其進而累爲公卿不慚已。譜旣成。裨官吏氏將採掇爲世家之譜。次比蕭氏於汝之袁華之楊。而予亦將以缶鍾布鼓藉響明堂清廟。間豈非幸哉。

南昌高氏族譜序

古宗法行士大夫皆有祿位勢力之藉以聯屬

其宗之人而今之任者罷而歸其鄉則無所復藉。於是宗法廢而譜法興。蓋自近古隋唐之朝。隸譜局於翰林。而今宰相知譜事。時尚以門族差次甲乙稍倣古五宗世家之義。迨於今益衰且壞。而士大夫之賢有文不忘本始者。則但能考論其家之私譜。以存文獻承襲。抑所謂施於有政稽古從先進之士。必有取焉。予同年高汝謙氏。旣蟬蛻世榮。其名山著書之最後出者。爲南昌高氏族譜。譜先成於公之五世祖仲治。公年遠漫漶于姓且益出。公乃奉其尊人衡州公遺命。採續成之。斷自高城羅舍爲二。始遷百世之祖。而竹林里橋諸數宗附焉。揔之爲世十九。閱年五百。皆脩書其遺文盛事。及里居廟食之詳。而高城以上。始仍舊譜。蓋其法本歐蘇二氏。而以世次悠邈。紀叙繁衍。精勤倍之。然其要歸于鳩宗念祖。使子孫興于孝弟而已。予也鄙不習古。嘗竊慨于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馳于求田問舍。撞鐘舞女之樂。蓋有千金

飾裘馬而族人袒褐不完。藩陞之門與槐柳齊列而至其教。舞車上有見宗長而不下者。今儒者動稱立宗有君道有如宗立而藉愈厚。則宗之人勢愈卑。以衡世教豈有補萬分一哉。故子謂譜宗法于今猶舟之不可行陸也。禮失求野則譜法近之。然作譜又多在士大夫賢有文者。賢有文者又或惟修大閭閻之務。無所載。繳懲衰詘薄訓厚。則譜不如無作也。嘗見雲邨許氏譜議以始官於朝者。徵古別于稱祖百世不遷。

作也今

夫是則高明鼎貴人人自立宗耳。安用譜哉。嚴乎汝謙之言弁髦遠祖。秦越族屬。斯譜之所以天子咨于儒臣。採收全史。將親序人倫。助流風教。於是乎在。詎獨高氏子孫世世之寶哉。

呂氏族譜序

姑蘇之有呂氏由唐宋以上不可攷。已元末避亂歷二百餘年。以至于今。數傳而中書君出焉。懸舊家故族。日就繁衍。子孫將不知其世。乃按

近代以來。哀爲呂氏族譜。如請例終宗範。若千卷。夫家之有譜。其義蓋徵天官氏考士之錄。地官氏考氏之籍。爲之古仁人孝子。以此率且合族燕祭。以時喜慶。而憂弔家政。乃行而推之。放乎四海。穆如也。古道既湮。指翳神堯之族。紛紛亂自司馬遷論次名臣世家。而譜系稍出。魏晉以降。乃益矜重。門閥於是宰相皆帶知譜事。而圖譜一局特領于翰林。時蓋有桑梓甘棠相戒剪伐之意焉。乃其指本專於論貴。卑門庶姓。

無所紀德。昭世徒知齟齬競錐刀。析竈炊耳。故

世風日往。如水之走下。凌遲至五代于戈之後。難卿太夫之家。子孫情竅忘其先耗矣。儒者蘇氏歐陽惘王教廢缺。而世不講于大小宗之義。孝弟之德衰。於是綱羅世序。序列昭穆。而兩家私譜至今盛行。夫呂氏譜蓋按依兩家義例。而宗範一篇詞近古。遠讀其書於孝弟。藹如也。孟先生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之閭巷。得遵斯道。如中書君指即三代何以加焉。

冲書君名某字某子同里人因爲之序

華氏家譜序

華氏之先自宋戴公子食采於華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氏云隆亭之有華自原泉先生始原泉後二十世至于今或絕或傳俱可譜譜成于今學士鴻山先生某先生仕嘉靖初元之間約金匱石室之書考定

國史退而歸老毘陵愍子孫疎逸將忘其先乃按故譜嘆曰嗟予先周室之世大夫也氏族紀

於

國史傳祚至兵戈倉攘間而孝子貞婦相望以出用能封植華宗如瓜苗之有衍蓋所繇來至長遠已夫著代以約散序次以敦睦莫嚴于譜人道之至文也今昔之所壹也且予嘗掌其事國有史家有譜今廢而不述墜先人之統罪莫大焉而日月逾邁吾形已不逮也于是率述始祖以來稍損益故譜其年遠傳次無考者不復具論而于先生之所自出二十世祖貞固府君

綜轉而下別爲一世至十三世文加詳而虛名曰本支世系考錫爵聞之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氏族有版圖而宗法盛行人習于箕裘堂構之業棠棣鵲之思乃其標本枝葉稍陵遲衰微而仁人孝子往往微一二文獻於靈書括竹之中於是譜牒興焉統之周漢以前其俗嚴父尊祖重去其鄉故司馬遷采世本述陶唐以來王族學士卿大夫祖世所出斌斌可紀魏晉以後流風蔑如也然士猶矜尚門第姻婣俎豆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有非其族者則聚共指之而宗統因藉以不蕪滅蓋自李唐世衰旋更五代金元之亂而故家舊族于孫能知其系胄者鮮矣然則祀宋之事孔子無徵蓋其傷我而華氏乃得具載宋紹興以下更二十世子孫無墮隊圖譜無廢缺者傳述周公之孝謂其能成文武太王王季之思豈后稷也獻文子新室成其祝辭曰衆國族于斯全要領于九原由先生斯譜觀焉義兼之矣蓋自古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重歐陽氏之家太

於文忠其所爲圖譜故在大抵微太史公年表
鄭玄詩譜略爲之最名近古而或者不無用
遠貴之嫌今先生譜法與之同而雅意迥在詞
來不務修大閭閥蓋先生所以爲華氏重者固
自有在矣語有之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
則國從之衰於乎先生之心雖措之天下可也

密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旣爲其鄉先生蔡文莊
公疏

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
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
先生間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
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賢
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
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
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
見一班驟而得先生青語已涉學遊世迄今二
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密之麤也夫密箴言自

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抵背
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爲然而寡
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詈曉曉
嚶嚶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爲害也蓋蔡
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爲後生
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
縱辯自我之士其書恍恍可喜學者至今師宗
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
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

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己之不勝知不
勝乃可以言爲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
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
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
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新城縣忠勤祠記

世宗朝貴州有勤事死職之臣曰參議張公
公貴之人至今能道公平齷齪不事而公之
也有

前賜祭入贈公太僕少卿又以士民公與人布政司名宦祠而公所專輅永寧又特立祠以所奉

諭旨表其額曰忠勤公之名萬世不朽已乃新城故爲公起家地而公僅以例再受其子少司徒贈歲時嘗酌即饗于家雅不稱成功盛德于是王氏子孫議別立祠于邑城東隅額仍用忠勤示不忘本且彰君賜云祠以萬曆某年經始某年落成而少司徒至是命其子中丞君象乾

亞文肅公文集

卷之

上

七

來請記予惟古祭法以勞以死皆案錄國史太常與考功之議狀而其大者至

天子親臨定其品題其事公至于君蒿勝蠻子姓焉依溪毛洞酌之饗恍然若色而笑者其情私夫私之不勝公久矣有如深川公年位雖未竟而業已飛符驟馬出入萬山羣盜中不死于兵不死于婦人女子之手而死于溪蠻羅拜甘棠蔽芾之鄉祇令

龍書奕奕雙祠巋然即不階少司徒贈公可以

死王氏子孫亦可以無憾何必故鄉一祠不勝一言爲足抒哀峴首與桓圭袞裳爭重乎抑有諒焉公歷官治狀其居黔鄉撫諸叛苗汗席黔人功最著乃黔人未暇思公功而惜公之死死又以督木勤瘁爲不得其所其哀思祀公事雖公而情私也夫男子會有死使公長年弗諂馴而至大官以死孰與死忠死勤者之烈烈耶而黔人不勝遺弓之痛嗟然以死思公固非公之意也又使公遂死王事殊邱顯賞幸于其躬而試推之家世飲醇藉厚無間焉則亦聽黔人之自私公疾而呼籲之災而雪禱之已耳善乎禁侍御之傳公也其稱以公之功德在平蠻而恨臺使請邱疏單舉督木死事爲未盡又稱公平蠻不在斬賊而在單車諭降所全活三萬衆其所全活又不獨黔人自公爲僉事雲中以法裁使咸寧吳總兵之橫而守戡卒之坐論死者生塞下民之以許上首功免死者雪凡此皆黔人公論所未詳而公之德惠濯滌受祉未盈以遺

諸其子孫引長而光大之其實在此方今
內名家王氏簪組鉅鉅之盛雄天下方于汝之
豪華之揚差次甲乙已每歲大比使者上賢能
書則都人士爭指名之曰此夫故濠川之後某
子某孫某同產伯仲也夫于廷尉歐陽綿州皆
以治獄不冤活人無幾而其世竟以陰德顯盛
矧夫提袍鼓立函門之下當嚴主貴師之問義
不顧一身之死手挈萬命出之斧鉞此其精感
天地薄享而厚貽豈偶然哉然則新城私祠寧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可無設公骨肉上矣而魂氣無不之也其將襲
雲車駕風馬以神遊過化之邦使年穀穰穰人
無疵癘乎其亦將翳華芝撫玉樹徙倚松檟柏
版間以世世保艾其後人與其鄉仰止之士乎
蓋予嘗考古地志新城多鬼民習為豫醜猷勝
之術自忠勤祠興而邑人知天道之不忒而私
之不可妄徵也然則黔之祠公而私新城之祠
私而公公往來呼吸之神在公而公在私而私
知其必兩有富也是為記

忠勤堂集古帖跋

新城故濠川王公既以忠勤死事得褒贈而海
內學士先生爲矢詞撰次積至卷帙乃其孫中
丞君象乾仍恐久遠磨滅集古晉唐法書爲忠
勤堂帖刻之以傳昔陳瓘集蘭亭字爲往來尺
牘趙宣撫集顏平原字爲默齋記率一時以翰
墨游戲未聞爲先世紀功德勒金石者懷仁聖
教序本之奉勅集成比時金題玉璽出于天府
秘藏甚多故摹手易爲力耳今中丞去古已遠
凡晉唐一字一畫俱從殘煤斷碣間辛苦撿括
得來如採吉光片羽織成全裘斯不亦難歟中
丞公一段孝思真可透紙穿石井徒鈞勒之工
已也此帖既行王氏令德自當與文章墨妙並
傳即諸賢作者姓名近不入螭篆蛛絲遠不流
落爲屏脚枉礎何其幸哉何其幸哉
太倉重建海寧寺記

吾州海寧寺者天監中尼妙蓮所創址也至元
間一毀于兵火其間僦修而僦壞者不知其幾

也而佛像巋然獨存萬曆丁戌間古友人司鳳洲王公有意更新之首相索金若干施寺不足則勸疏募衆善信成勝緣經營數年端緒甫十之四五而司寇病且憊矣則呼寺僧明因棉前而命之曰吾此行一絲不挂濁寺工未了耳是在子又施三十金而沒沒之日四方來哭公者致賻致奠不受則競輸金錢于寺爲公冥福亡何而殿遂告成明因因礎石鵲悅越姓名而屬予紀其事嗚呼天地間成壞之故可思也矣

自佛入中國以來薤草開林盛莫過于六朝非有輪風劫火之蕩搖而何廢之之暴也一切有爲等于泡影夫豈獨瓊宮瑤臺竹椽陶瓦之不足守也與哉若海寧寺者方其盛時優尼苾芻鍾傳梵接龍天鬼神牙力距張而力不能使兵火之不及其爲盛也亦婢矣數百年中邨承直木左丞皆以重權彈壓一方卒遼遼不能復舊觀而司寇願欲以一人之力復之與愚公鑿山無以異以彼其時司寇之文章氣焰能鼓舞一

世人然卒不得而迄其沒也已烟燼灰冷矣而天下且奔走而輸之若恐後者此孰強之哉人謂公乘衆人之願又或謂衆人乘公之願而公與衆人之所乘者何願也芥浮于杯杯浮于益轉而相之疊空大澤之間其遞相載也豈有既乎願之在公也在衆生也與夫僧菩薩也就得而破之合萬願爲一願合無量劫願爲今日之願其爲力也豈與夫龍天鬼神儼然戴角距之形而已哉予嘗讀唐人集異記載李嵩建乎等閣爲僧澄空後身夫王公已死而能使數百年難竟之功一朝而集于此見願力之強可以齊生死造有無明甚而世獨據閭閻不可知之事傳之以爲異甚矣人之好怪也蓋明因嘗爲予言前六年辛卯七月二日申刻殿脊鏡花現瑞光如斗大萬目咸覩嗚呼是殆司寇之文章氣焰乘願力往來如阿閼一見者耶而世直以文章光焰爲不朽又以土木能爲光怪者則成壞之故吾不得而言之矣

廬郡張公去思碑記

前廬郡太守元洲張公既去廬之若干年累遷至今爲大司空而某間從之南中得請業焉某之生也晚不獲見公治廬事比者橐筆直史館得舊校隆慶初年章奏公時蓋開府南北邊會南北邊多事公所策虜寇及亭障處議所便所不便具爲

天子言朝廷常以璽書報從某故耳習焉夫輕九折之險者不足論康莊苞七襄之文者難爲

言製錦公才位合符投牒解帶而廟堂之機猷

是贊不難不悚顧何有于治廬廬之人即竊竊焉俎豆尸祝公亦何足爲公重也某持此言也以謂今太守張君張君曰子言則然抑吾見廬人之德公如赤子之方乳于母其去也思焉情也何言公輕重哉子強爲辭某故習公至是以廬人語乃益習公治廬事公爲政弘惠寬簡師德自躬不務爲亟亟取聲章見謂長者至于廬拔吏奸建設民利粲然皆有條緒可世守而其

積效則勸農興學寬賦惠工最勤而者嘗按行城西水門觀濠源出其上游建甌而下歎曰民其病涉乎乃東而橋之引而出入千湖人曰有鄭國之功大治廟學博士弟子以時都講絃誦其中公親爲擊節發蒙人人得所欲去其入室高弟往往用明經崛起知名于時人曰有文翁之化歲比不登公以便宜斥俸開倉賑活飢民霽雨雪皆有驗今郡志所紀三應編連袂歌是也人曰有青州之仁通關梁慎獄市禁所司權沽爲奸利者一切無名之征爲籍而蠲之以數千百計人曰有晉陽之寬聽訟立決授史重人入以法至其有所摭摭刺取常先大族有豪居霍丘橫甚公獄治之其黨爲閹說百方不爲解部使者嘗都試講武會軍亂大譟甲而前公披帷故與作好語而陰識視其桀黠不孫者既罷悉按誅之自是郡中肅清錄兩之好落機牙而寢者無筭人曰有渤海之明蓋廬人爲某言公如此公既膏澤施廬人功見言信則

天子以爲可任公卿使歷試大省而稱舉至今官然于時次爲淹久少年後起之士爭先用力勢機鍵以前新目公公自若也先是有同鄉貴人議爲公先容于嚴相所公笑而謝之捕嶺南叛兵功未列上而爲他部引詔什而起不形喜愠于色此又公磊行大節特立自信于衾影牕牀中而廬人豈能盡知之哉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而嗜奸易遷吏于其上者苟見疾痛能咻禁濁能理祈請能致即眷然私而德之而王公卿大夫集卷之一

其後之君子邇風師指率用其法如今太常張君某縣令胡君某蓋教訓廬民如公在時蓋某前所言公磊行大節有出于世吏之外者廬民不知而君子知之用相與封植甘棠導揚緒美與人之誦勒之斯石嗚呼石可泯也公之遺愛弗可泯也

賀郡侯金岳朱公考績序

自余承乏內省習于考功計吏哀序賢能之書述其所條展幾幾家阜魯而人龔黃已然要以六曹故事與某利除某害墾田積穀幾何乎獄登賦幾何乃求其真精神縮結吏民間出于簡書刀筆之外者則監司旣以貌承無所注耳目而廟堂主行吏亦弗能循聲射影差次甲乙耳已余嘗咨咨歎之以謂耳目真而是非公無如小民之口而小民之口又無如窮閭委巷所以私告其父兄子弟者此非監司廟堂腰笏對簿之所能辨而採謠謠聽之所得知也外吏以此希自表見則益務爲謬巧多端毛鷲切刻之行

激清名而獵最課往往得八九然至其智力網絡之所不及閭巷小民有獻頌于堂階而交懃于門屏朝指鴟爲鸞而暮瞻烏於屋者則豈非真精神締結吏民者之難乎夫真精神非必斷斷自守陰拱內視之謂而今之世又非可以蓋公老子清淨之言日飲醇酒而治也必將有事焉上才寄精神於事次者借事練精神下者爲之役吾蘇故事數也而今守餘姚朱公適來於此三年矣三年之間會歲稔後公私之逋巨葛而海上聚兵徵餉無休時又曾兩臺數易東西稅使交道而入州縣比以催科不及課歲歲奉

所綜畫翕張如前所條六曹故事舉無遺便摘無隱奸具在報滿牒中考功吏所據以哀序者是已其提躬奉職風清而日光則前後察廉之使與諸省府紀錄歲報之章無慮二十餘上爲異時加號持節九卿入踐張本當不藉一郡父次一滿奏績爲榮而余獨於八城守今之謂不能無言蓋余乃公民也耳目所注在民間不在官長縉紳之譽在父兄子弟之私相告不在媛姝進退於軒寢帝烏之前或曰郡所最苦法多賦多舞文多屬城日奔命以簿書俛顏胥吏而不給公知其情一切去文法與之更始下車以來無一承庸考事之吏入州縣者或曰公之庭桁楊常臥三尺之童人人得謁其所欲而法嚴令信威明若神錄兩之奸皆知之或曰公初筮仕間曹未五年超簡衝劇譬於棘手之罷不習而操慨慨顧有餘地者常目閱囚要口占判牘體饜將迎處周永苦而閒復不廢文酒酌對雍雍衍衍如也或曰公處人無賢愚貴賤不喜

不輟不親不疎而尺幅自了了有所于清閑法
何如不拒人以色或曰公凜凜持三尺法薄絕
民而厚督吏吏初亦若公嚴而久之見其不抗
一法不私一人也相與恭飭奉教得滿次民知
更德公如父母焉余家海上海上之民去公遠
且望而私評公噴噴滿閭巷如此不知露見所
臨其沐浴歌詠復何如又不知方于古人召公
棠陂伯黍復何如愚民不知古而華祝公爲今
之徐觀察曹中丞即拜俎豆於此以物情占朝
論計必得之而公之綰結吏民寄精神于事者
其効可槩已自世論喜程吏以才而議者以識
才合一之論矯之余謂誠之合于才何由見試
投之艱難衆咻之議論餌之名爵撼之威權而
神閒色定獄立淵平不覺有是非情故之撓于
中安危機變之出于口者此固余所云真精神
野誠與才之府也而朱公其近之歟公比歲行
春海上余得一再望見察其詞貌穆然如璞玉
渾金不名一德退而與鄉子弟言高其端蓋古

今論罷者莫辨于曾子輿之弘毅武侯之寧靜
澹泊乃三代以下自管夷吾不得以罷名而予
樂爲朱公頌之則抑以其茹納似弘執持似毅
而宴處超然於退都走集穠華浩穰之鄉又似
於明志致遠中庸磨礱得之日月課外富有持
余言爲左券者而八城吏其亦知步趨仰止于
公毋徒沾沾稱賀爲也

送南京大司空應谷劉公序

萬曆元年秋吏部左侍郎劉公上書請告歸是

時天下吏富朝明年

上意若曰茲予且察吏而劉某攝守尚書久所
差次賢否得其人其留佐予越明年旣竣事會
南京工部尚書缺

上意又若曰茲維根本地且長察也其擇予左
右在事久者居之以應古均勞之義於是公承
命以行公江陰人於南都若東西州可宿春往
來也而曹務稀簡雅適公初志云先是錫爵嘗
一再南徙曳裾兩司空之門其一則退齋林公

其一則今太宰元洲張公每遇謁木嘗不相見坐語津津移日不厭也錫爵因是以知兩公相公馴行篤古媛媛姊妹而不刊矩矱張公肅括而安明而好盡人其陳義權理如肩輿蓋是時兩公皆適少事而其風烈耿耿業爲後生所指目如此故賢者常好慕爲南官非南官之爲重而所以養重者在也若是則茲行之爲公適即負櫛前驅衣錦晝遊又勿論之矣夫辟閭巨闕完而用之則利垂天之翼以六月息則一飛萬

里士君子之能致遠肩鉅奉厚履盈固難以圭撮効功而旦夕決策也昔楊綰以王佐之才淹於卑散迨其一旦拜相元勛耆士爲之聘貽歛祔呂申公挹舉嵩山從司馬君實游時有二龍閒臥之歎其辛遘會躡起佐成元祐之治何者以彼其才使一旦都卿相之位天下之大也能盡信而深服之乎惟其沉汨黜黯提提左辟而不爭于一日之用使夫官評物望必在乎此而不能舍而之彼乃後因其固然用其有餘以鼎

隆遇而享大名猶擢之也此養重之說也公言不謬厲行無滯飾其在朝如玉立而山峙巖然爲士林表望而宏厚寬簡又如滄溟萬頃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蓋錫爵公鄉人以數嘗望見竊所以評公如此公起家歷郡邑藩臬以至今官綜其治行大都上豈弟卑綱維如其爲人長者其所亭法處議至今承用稱便故四方士大夫之知公甚于公之鄉人而及是公行其相與咨咨慨噫惜朝廷大用公晚甚于爲公賀夫尚書

王公集

卷之一

四

非卑散而留曹非閒臥也然人情如此則茲行爲公重乎輕乎蓋錫爵前所見兩司空與今劉公皆賢者負天下之望獨林公從廢起老不廢事而歸今張公入爲

天乎冢卿而劉公方以盛年久次養其不盡之用何可量也古之人爲辭送遠往往歎息于其去而望其亟來如曰式遏其歸曰無疾其驅至今學士祖之顧錫爵新爲南官竊獨見兩公之呈如此又以爲公決入也大人之道不正不行

不驚不發愈遲久則愈重故其爲說差與古異
且以慰卿士大夫咨咨慨噫之私云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萬曆甲午應天巡撫缺

天子若曰是惟予股肱重地其擇老成敦歷久
練文武事者以往而廷推四川趙公以原任都
御史即家拜兵部侍郎開府應天

命既下則東南士民舞手相賀曰是得入矣而
先是公撫甘肅自福建順天再徙業已稱久次

卷之一

四

其在甘肅且逾年而會虜入洮泯罷歸時論九
稱屈故再起畀重地予卿銜示不階循常尺寸
以進者於是賀者復相與憂公之不能久無何
公果兩推少宰不報則吳民益喜出望外而或
又有疑

明主意不測以爲地方留公之利不若使公遂

尹天下之爲公會明年公以丁酉之某月通前

甘肅俸滿三歲考鄧疏朝夕下公得用賢勞晉

階

聖語三代乃後民始知

天子虛席倚公之意不薄而又知公之得褒寵
以爲吳也則愈益大喜曰公且爲周文襄文襄
故撫吳都御史在正統間以均糧治水積功德
於吳者也歷官至宮保尚書終不改鎮故吳民
遂以爲公頌云嗟乎使公不出長安門取卿相
有以易此聲者乎于是公之屬布政使曹君等
共造屬錫爵言以賀夫

天子急我東南不難久借公以活我元元命于

王又肅公文集

卷之一

五十一

螺贏蒲蛤之鄉而錫爵倚謝事里居此公之

下忍默默已乎抑使君徵其事而不敏以意

焉於是使君進曰丙申之秋若雨傷稼則既

月矣於報災例已後時公慨然疏聞語甚痛卒

得留漕粟之半所省耗米以二十萬計輕費

以九萬計匪是者爾時踴貴藉漕難筆喻百而

當一民間一而當百民力盡久矣錫爵手額曰

然予之饘粥斯亦已久矣願聞其次使君又

進曰自東事起東南宿重兵苦如派公至立撤

其半以寬民茲議復故額而公終不欲苦民
請留關稅以充雖部議不即允業有端矣往歲
當事者移鎮句容適以威重示控制已耳公獨
衡寒暑暑歲歲出行部計軍實訓之而又躬廉
儉以風庶僚所過郡縣不責供傳不以餽贖私
交際往往節餞次境上民無知者其所意創爲
有司徵校土客兵支餉圖籍皆深中隱竊科條
畫一墨帥猾胥不能臨時上下其手而軍民以
安其惠而辨精而不煩多類此者某曰唯唯使
君與公同甘苦側轅急固宜知公蓋古人貴不
聞不見之功今人反之往往張小爲大中緩急
急口哆張見謂能憂時目不親伍陣身不聞
金鼓足不履邊壩紛紛議增兵增餉一切取辦
于不能自言之小民足寒傷心本末倒甚竊聞
公昔者嘗撫甘肅矣時二酋內訌朝士抵掌談
封狼居胥之功而公務持重無張皇以此坐忤
譴去比公去而究竟所爲安邊退虜者安在則
其效可睹矣蓋今天下最患者上不憂文法而

憂議論下不憂倭虜盜賊而憂在流離流散與
謫張好亂之民當公在甘肅時羽書飛流中外
震競所見惟虜時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東南
之憂在若形未形之間民之畏苛政也甚于虜
此九不可以慷慨激昂之虛聲莫敢而鎮浮也
則其道莫若寓儲積于折充寓增募於簡閱寓
登陴授甲于宿飽之士寓高城深池於未盡之
民力寓手足捍衛於輯睦之民心此之謂不見
不聞之功要於事治民安而止豈必以口擊賊
稱武徒耶蓋吳之以周文襄頌公而
天子咨咨東顧尤若有懸而待焉者異日弭功
計效其過文襄無疑但文襄之時吾吳如狼養
不芸蟻蝨未剪本富國而若不足故其治尚極
若今日之吳直如病起之人仰藥肉已耳投之
以五劑則悶熱麻沸矣是謂真不足故其治又
尚靜極則朝革一弊莫興一利不能使人不見
而靜則吾所爲宵之道也不能使人見設以文
葉居公地欲橫縱其田畝賦稅而俞張用之廩

其美餘以上實篋篋下哺驕軍萬萬不能入還
弛有時即幸天下亦若是而已公異日驅而還
朝爲

天子畫萬世治安計錫爵老矣尚能操治吳左
奈以俟

送順陽令王君序

子嘗觀兩漢循吏傳見始元元鳳間何奴鄉化
百姓殷富猶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而建武
中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座廣求民瘼米納風謠

故爲郡邑者競能其官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厥有錄也今

上加意元元屢歷

詔旨美帝兩漢之詢問顧郡邑吏加志于民者
雖不無而往往綠飾文具徒博虛聲豈

朝廷爲民設官意哉予嘗以此爲天下之爲吏
者惜亦未嘗不以此爲天下之爲吏者望也予

同年友王君諸生時有名用詩魁關中屢不偶
於春官會病脾侵尋纏結者且十載王君謝客

深居棄故所理舉子業一意披素問爲同諸君
察標本而消息之厥病旣已或勅王君什言

不應或有以病訪者王君輒爲處方問旋之
亦無弗取效者當是時王君絕意于功名之會

矣久之相過見王君漸健謂之曰往君之無意
於出也愛身也茲業已康矣君家富則君筮仕

上谷其聲施至今在也君得無意乎於是王君
悟戒裝北上而銓曹簡王君宰順陽王君且行

過予曰子其有以益我乎予曰予嘉兩漢良吏
之盛其要惟在詢民瘼問疾苦今君善調鼎既

已脫厥疾苦而及乎里之人矣何有于順陽矣
環順陽皆山也舟車不通歲稔內者艱于出

役外者艱于入重重足自濡泥也而緩急何居
是故醕酒呼盧罵市者病之狂也聚符探丸俾

大足不羸者病之邪也不修畦親任恤而勇力
是競者手足患也家情耕織戶鮮蓋歲一有饑

饉即不免于枵斃元氣虛也置肥瘠而察脉資
瞑眩以取瘳若痢瘵之在體三者皆以喻治君

以折肱者酌樽先後以康彼庶民已耳
唯唯予曰未也尤有便佞之輩能先吾意以
志倚之若可以辦吾事而卒不免於歲次
此所謂陽鱉而治單父者之所驅車而不顧者
也君亦聞之乎王君又謝唯唯
曰何以得盡爲我言之余曰君行矣邑
李先生者博雅君子也君下車可從而問政必
有兩漢循吏之遺蹟出于予論之所不及者焉
君告矣亦何假盡言

重封異數序

今太僕卿顧東白先生起官之明年會

天子推建儲之慶得進階中憲大夫及贈封父
母妻如其官蓋當是時主爵之吏數奉恩澤詔
書所以顧懷羣臣甚厚然先生得之已晚乃
天子方亦以先生任公卿延登未艾顧此何足
賀也始錫爵童時則先生業已廢退布冠舊履
而居長間鄉長老竊指謂予是故嘗立朝廷左
右扼腕言得失者嘗垂死闕下投荒萬里得生

還者時先生年長矣而予自始識先生
十年豈須知風雲變化蔚爲時用而先生前後
言事諸臣大都十死一存其存者或老病而不
任事或竟死蓋

天子咨咨悼念璽書褒錄常殷于羣臣而終不
能越格例之外推恩及其先世有遺憾焉吾是
以爲先生實而先生之始拜命也感恩鳴咽獨
不類諸朝士閒語錫爵曰夫某固祗庸小吏而
先朝之殘民也方上書時生大禮大獄得罪群

臣瘐死大半而方士道真人葉凝素等且隆貴

有寵某不自量欲以一輩障江河一當死既受
杖闕下則有神人投藥一丸得裂創至戍所而
絕漠大荒狐狸同兩之所窟穴嚴霜刺骨飛羽
驚心二當死故事坐法陳言多不免而某編管
餘生不自悔禍仍因母病求還三當死夫此三
死皆不自意得全得全矣又幸削丹書齒朝命
爲先人光寵蓋
先帝憐才之至意今

天子求舊之深仁何可勝量雖然以竹枝歌而死者十九非天地好生之心于某獨厚而諸臣薄也某先大夫海隱府君鞠躬樹善而先宜人實克佐之某焚斃罪徒得侍二老親特門戶長子孫則閭內與有勞焉夫謙遜靜慈天應之福乃自古記之矣或者爲是乎某聞先生言歸乃求顧氏家傳讀之良信昔洛陽年類以不忍一露齒得其陰護而却餽四知書忍百字者其卒亦皆大顯吾觀海隱公蓋兼此三行資以問學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五十七

其受于天者必長矣而况其室家子婦之彬彬哉抑聞之器抱不傾劍藏不缺夫人生至于碎首闕庭摩切貴近出百死于震驚培擊之餘而游目世態以三四十之久一日得志此其人能泯然不露鋒鏑者有幾若先生起家至九卿視其貌猶書生好儒遠遼粥粥如也天下惟無大事也則已天下而有大事非深藏厚抱之士誰能任之乃先生復以其德善社美歸之父母而不自居斯其量某不能究之矣

送南少宰萬先生特轉北祭酒序

前翰林進賢萬公爲南京吏部侍郎二年矣會國子祭酒缺有詔集羣臣廷議可者咸指目公或曰是故常以司業侍

上前講經義動聽者

上知公久即且暮行有急召處遠地不宜或曰今兩雍諸生吃吃說萬先生不離口其所陶冶變化多成材功用以效夫順人之望績已效之功此上下兩重而名實附也語既聞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五十八

上上亦以爲無如萬公宜于是召入用先正丘文莊公林文安公故事以待郎領國子蓋特典云公開命則淪被篋日走陵下辭行餞紳祖綬雲滄霧凜相與咨容瞻慕瞿如怒如數不釋于公之去者夫北人之欲得公與南人之重失公二者雖輦笑異情公私殊致吾以爲皆是也藉令弟公自擇所宜居則不知孰趣舍焉而某聞聞公緒言矣曰疾書多乙也疾行多躓也吾人仕且二十年見挈挈少輩飛纓躍馬之徒膏膺

嘯而資卵翼者如夜蟲附火其效可觀已又
安所擇南此哉是言也吾師大宗伯泰公數
以屬其屬其屬皆聞之故公之去也數君子
咨咨瞻慕之懷視其官屬神特甚謂某使綴辭送
公而其不能應也抑聞含影承允之劍必試之
斷割然後稱利羅驥天下之遠足也不遇潯陽
造父即株守櫪棧間耳自公起作從與兩都
以文章麗業獲重語于天下其既效之功亦可
謂遇而試矣然

卷之一

五十九

天子與二三大臣猶以爲劍始發劍未盡展其
驥足乃遂采僉言破常調而用公用不用于公
無軒輊也良亦可以觀世道焉蓋古者以仕宦
不出國門爲幸且榮然及其崎嶇顛倒往往乞
分司甘奉祠以去而蓋臣勞士乃心承明之虞
則又有汲長孺蕭長倩輩以外遷爲失所愀然
形諸色不樂故遇時則豪傑利馳驚不遇則耿
介得高節睨陽之葵在陰之鶴此兩者所由殊
軌要之均有待乎外也今皇路砥平出西京盛

時遂甚而萬公始者踴躍于南溟蕭波兩公不
爲其竟亦駸駸並用如赤虬羣螭跨挾雲霧卷
舒爲一彼且易乎待我公篤中古貌君子人也
其操行循謹甚口不出安危機鍵之語而內操
了了蓋古所謂誠有才者夫百司吏事可以
敏強力辦也若受重馳悠懸鏗植表選廟堂陪
論議非誠與才合而能濟萬不有一焉故曰立
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又曰堯李不
言下自成蹊其萬公謂耶公行矣諸客送公
者又可以彈冠慶矣

賀鮑繼田侍御考滿序

士而賢有才得遇知于世服官展采于朝取尊
爵厚祿爲父母榮則其所親愛同戚喜者必欣
然侈而賀之賀之必以詞其賀之之詞必爲愉
揚稱美明其得此之無媿而論省其家世所從
來非苟爲從吏也彼其得此者雖自於才上賢
爲世所知知之而或不見于言見於言而或出
于其曹偶以意相評隲非廟堂之所精核而

主上之所表異則其所揄揚稱美或尚有遺謫而不能無待於所親愛之詞爲張皇幽渺助宣教如是者君子固無疑焉乃若三載考績績

用成矣吏牘奏

天子天子璽書而嘉勞之矣其人之才且賢則已勒之勛府播在人耳目其家世所從來則哀然肩顯命服寵章光之大矣即所親愛尚何庸言何足爲重然而世之人情每不可已無他

古者聖王制爲爵祿以興賢勸能天下

之士固宜有踴躍自奮奔走其間然勢不可以

六十一

盡得賢才而賢才或不羨於此則爵有所不能與而祿有所不能勸於是乎以名使之而以實權之策勛上最以褒其身者其名也馳封追贈以顯其親者其實也士有能官之名而又有充宗之實則益以欣欣鼓舞而不勸蓋國家考課之法其係於人甚重如此故得之不易得之不易故黜而慕慕而賀賀而系之以詞非必其詞之足以爲重而相師相儔之意寔亦寓乎其間

吾友繼田鮑先生以名進士擢拜御史其治序也有督察中城之命已又有關西茶馬之命能聲蹕起

天子即其地命代狩焉計先生爲御史更三命閱三載所操撻愈重且巨所行部諸邑屬愈有歛比既滿考

天子按牘加恩所謂名與實者先生既兼得之而其才且賢則世固已知而言之廟堂之上又以精核而表異之某陋何敢飾蕪詞爲重干先

日下司馬公集

卷之一

六十二

生顧獨慕先生所以得此不易又自幸獲瞻前輩丰采高山在止典刑斯存誠得以片言自獻於先生而寄其師倣之意有榮耀焉蓋先生持官奉使要於長厚近人不爲烹鮮束濕之政遲鷹擊毛鷲之能乃其中直節勁氣若金鑑而玉栗鸞停而鵠峙不可干以私故所至理焚肩鉅歷歷如指諸掌其詳在滿書中不具論論其大都云先生之考績也封其父南田君南山君初舉進士以不能姘姁權要屈首困州縣什不復

起乃今而食先生報麻顯如是古稱仁者有後
豈虛也南田君管令于崑崙之人至今歌思之
予屬接壤所親親記故復爲論著其家世如此
賀崇明令孫居素交獎序

天下卓詭負奇之士其才猷足以試盤錯而氣
力足以經險阻則雖有繁貴鉅任委之而不辭
然及其耳目輝既精神泄越而用之無當則其
弊至于師心舞智巧詆深文苟以獵虛聲取上
課而不濟國家之用益予徃徃病之焉自海上

王文忠公文集

卷之一

六

兵興以來政勞而法荒人吏因緣爲奸緩之則
蠹契膠結而不可解急之則蠹賊囁與而難制
當是時誠得卓詭負奇之士翻然振滯與之更
始其於治安甚便然吾竊恐其張皇勝而械繫
繁益薪止沸舉挺代刃則其患有深而不可言
者我崇明故太倉隸也孤懸介峙於洪渠巨浸
間諸沙連亘以百十里民分聚其中者邑長吏
僅僅以法竊廟之勢不得戶撫遥制此其視他
郡也號稱難治長遠矣頃歲遂爲盜教檣鱗旗

鼓之交且不得息創殘羸老至竄伏窪犖崎嶇
不安而強者遂瞋目語難復戾縱橫以持其上
之剋於是乎邑空無歲庫而吏苦無馴民蓋其
治之視昔時難甚掌畫大臣覲崔瑣林迫之徒
不適于用而屬孫侯以徃侯視事甫涉歲耳予
以壤界得時時聆管欵觀注措焉其揣摩規畫
若離婁微睇而曲直在心瘁而蘇者勞而息者
魔而起者速而復其所者冤抑而伸者莫不曰
我孫侯仁能寬徭省賦以覆露我欣欣喜焉豪
王文忠公文集

卷之一

六

而伏者黜而屏者訟而歸曲者惟割而徃行者
漁沒而不得志者莫不曰我孫侯仁能緩刑慎
獄以化誨我又欣欣喜焉胥而瑟者隸而飾者
介胄而守戍者儒而誦法者莫不曰我孫侯仁
能明德敏教以淬礪我又欣欣喜焉自非砥行
謹而持心平能以忠厚濟其材勇何以得此聲
於人哉今御史大夫洪公廉侯德政下檄褒寵
之其語皆右春局左風裁先撫摩而后防禦
此真識侯之大者今天子大吏洪公寶領帥之

其昌言評獎爲不易得而其維御又在數百千里之外耳日隔閡風聲之所難暨侯以下卑新政能使名聲彰徹寵書交至則繼洪公而來者可知已維御適而風聞疾者又可知已今天子方察舉異才優以殊擢觀風采諸之使奉行維謹如侯有臺章釋召方自此發軔肇庸予職在史局冀且得撰次循吏傳以附不朽此何足以賀侯也

送陳雲浦序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六十五

予官京師乃得交陳子雲浦陳子游太學太學先生噴噴奇其才爲優其禮遇而寬以繩約故陳子每得休就舍從賢豪長者相晏語爲驩而予自顧於曹耦中獨竊竊慕陳子大雅卓犖無世俗態而陳子亦見謂予僕愿無他腸時傾蓋握手相善也無何陳子過予愴然有行色問之則曰嗟乎王子僕自束髮始受書比于今齒長矣然手披口誦未有倦誠願得階尺寸發揮所蘊結臂之農夫總裝彈旣而後乃敢望歲焉蓋

昔者嘗從鄉之人談鄉之人輒先之僕以爲是固然而敢誰怨也客有告僕者曰夫燕趙多慷慨士於今爲受朝上計之所人材湊聚如趙都大隧百貨列陳而後美惡貴賤乃可辨議焉以子之才杖策往游其間即不必彈冠鼓瑟會有當食吐哺延子周公之坐者今規規然跼蹐里巷中如妖冶妓人而蒙之琴首久焉長約無窮時竊爲子羞之而不取也僕也聞若語刺心焉趣裝而北幸冀野之駟無譙呵者恩不能三上書且羞効十人作兒女涕泣而當世知名士乃有折節與交游揚其名譽指目爲三千中毛遂者僕誠愧之而不敢不謂之知已乃知客所言之良信然竟什塲屋倘所謂毛羽未成不能高飛耶抑固吾數也僕今且復裝而歸矣歸之日塲有登稊室有執爨季子雖困不吾誚侮也而亦因以息跡屏翳沉冥懸解益聞所未聞即支離濩落不恨獨恨與一二君子別耳子感陳子言爲歎歎太息旣憐憐昔知陳子晚徒卒卒交

車驛馬之隙不能須臾又歎陳子才若是往來
南北都歷二十年所猶然逢衣淺帶不能求高
第立榮名爲少長速捷者所哂笑蓋予嘗與科
舉不能多得士爲天下習此生輩也然陳子雖
什場屋薦紳先生爭知之戶外車常滿或乘時
附驥取一切功名亦無難焉而陳子不願也陳
子雖欲稍稍自表見顯其志方以抵書泣王爲
耻非名公巨人就訪則匿縮不敢見間與昆侖
王子策蹇寒郊擧酒挹掌和歌爲樂予是以益
王丈甫公文集卷之一 六十七

慕陳子而重惜其別且懼其激于不遇而尋於
陵接輿之跡名湮滅而不稱其志也于是乎賄
之言且以爲易焉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光祿少保兼太子太保鄧書建樓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駿校梓

賀宮保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序
上御寓之二十有六載仲春九日爲先生九十
初度辰先期守臣以聞

天子以先生名德上壽參於累朝所未嘗有特
旨遣官存問仍加秩一品爲太子太保而禮官
大行實奉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聖書從事益殊典云錫爵生也晚于先生爲最
後弟子行今亦邇然稱老人矣而先生膚未鷄
髮未鶴強食壯履灼灼尚有少容然後知先生
真異人也夫稱異人則往往投跡于巖巖幽谿
翔鴻莽鳥中以攻面壁枯槁之業而先生蓋亦
嘗神游其間不越宴坐以觀所謂三乘五華出
世之外者間自號曰散樵曰仙史曰茹芝生四
方遠聽之士未及其門則其視先生如安期羨
門生凌屏赤霄之表不可得而親也乃錫爵獨

甚幸爲先生鄉人竊陰識其出處趨標之益
先生生九十年其所居不於朝則于市其飲
服御嘯飲在所休休然其和光綴接里之執經
問道與士大夫之東西行禮於其廬者不擇賢
愚少長皆意滿而去如是先生其有以異人否
其亦肯自居異人之名否而不幸使遠聽者望
而巖先生又使邦君諸侯歲歲以其名聞
天子

天子至爲之當宁側席有不盡用之歎三旌之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寵相望里中此皆非先生意也夫豈獨非其意
將必循牆偃僂退舍三讓而不獲也而錫爵至
是始敢名先生之道不苦空而禪不標幟而儒
不垢俗而隱其庶幾古之有道者王文中周元
公之徒歟然彼之二賢年位皆不及先生先生
既老里第厭於世榮其卒以顯裘袞大如此則
似天篤我

皇家之運以弘咆道風陰扶名教不偶然也而
或者謂先生自釋褐至今未嘗三歲立

朝其天人遇合之奇與于姓蟬聯之盛在先生
一身攝受則優在天下之望先生酌元氣而
四海則猶未足夫先生非忘世者其所著且老
餘雜紀蓋亦以被遇

三朝殊恩未報慊慊不自滿而錫爵間請其餘
教抵掌而談皆近古名卿賢宰相之事夫先生
非忘世者其用而不盡用與不用中之大用則
錫爵能言之

國家二百年太平儒效考于經可睹已大抵宜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業鄉行自近歲始分稍結登朝之吏強力辯數
當于世之取舍卻車可載而有也嘗試陰閣書
生束修處于耿介過里門而下車臨徑路而讓
左者誰乎

朝廷雖舉建官師長吏補察情遵銖黍無所貸
假而文墨殿最之外尚能採評子月旦校課於
鄉曲否嗟乎此士節日靡而寃亦鮮効實之吏
有以也狂瀾既倒三尺無所操其權則推得天
下重名立表表以黃髮者老之言玄占

澹泊之行盛服矩步之容塞兌掩門之志

下父爲斯文師則世道庶有還醇日耳有如陸
先生穆然野處而都海內之望若西河之宗子
宴晉鄙之薰陽城此禮樂教刑徵發則會之所
不能及者而海內之知師尊先生則亦以先生
早稅輶轅處不爭之地故聲未出而信色不動
而嚴表俗範世之外則又以其餘吐納和氣凌
歷歲寒卽百年且未量若是而先生之用全矣
夫先生卽大用位不過宰衡而天下事未必能
盡如先生意所欲爲也苟未能盡如意而海內
士尋聲者疑操券者責其師尊先生必不如今
日之翕然而先生亦未必能樂乎其壽也敢因
同年潘方伯之請書此爲先生壽因以請教焉
壽太宰兩洲王先生序

太宰兩洲王公者江西安福人也始公爲御史
大夫視師海上爵方在髫髻從門間脫之貌儼
然壯武意氣揚揚竟梟禽內訌若喉汗射革不
勞而辦當此之時叱呼駭三軍威厲凌山岳望

而見者遠巡辟易若不可近既而爵從武門毛先生游執經之暇猶指以詫語於先生先生曰是古所謂豪傑士當大事而不動心者仲山甫裴晉公之流與且夫棟強能支人強能任今天子方慨然有意治安賄賂韋休道之徒不適於用是必且求強有力蠶起而敗任者朝之訪焉以階太平之治如公磊磊丈夫計當此無疑也錫爵受而識之以試公所踐歷信若左券顧獨怪其掌銓南中不久而去竊妄謂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五

天子需才甚急既以知公能貴重之而復不竟其用此何爲者蓋公自海上別且廿年途轍幾遍於南北所操握皆叢賁重務必無暇於老莊之收視返聽其精神骨力或久而漸衰因憐然舍去從事於巖居川觀之樂未可知也亡幾何毛先生就教安福得謁公于堂具見公起居狀且曰子不嘗稱王公壯武耶以今所睹聞壯者茹矣軀者圓矣怡愉調欵被服若儒生而匹夫孺子與之爭席慶矣抑其年已逾耄日與後進

鞠躬起拜爲禮強駛矍鑠無滄然牛士大夫東門行過其廬而問政者未嘗不曳履迎也絕生術家攝齊挾策肩踵相摩接于門延入與語諄諄日未嘗忘也筆劄之事未嘗不親行遊二三里未嘗假車蓋也吾且歸建公誠放富樂觴綬辭爲賀子不能無言爵于是俛而自失既悔曩時識公未深而猥以賢豪慷慨目公于逮牙間府之時而擬之指麾聲勢之未及罷而去則又疑其年老氣衰倦遊世路不知公之所養冲穆如是而天之護持公久而益以堅完又如是也夫詩稱仲山甫不畏強禦而先之以小心令儀柔加維則裴晉公秉鉞持權時前史稱其沈毅及幅中謝事俊俊如鄙人故知柔者剛之本能剛能柔通人之所以居功名而緩弗祿者方公柄用廟堂左揮右揣海內豪俊低首下之視其晚節歛退若兩人然其于剛柔之際蓋可謂完德矣莫邪雖利過用則折金石雖堅煉之則化假公知進而不知退或退而未能伏其肫肫肝肝

之態豈必其神全氣定壽且康哉一旦
天子思舊德起公於家雖老其精神固無恙且
必振衣伏劒馳驛詣闕下是時立朝半永又不
知何如不然天之護持公將何爲也

陳東橋先生夫婦雙壽序

敬所陳君以甲子計偕上春官登進士第與余
第家馭爲鄉同年而余因以得交陳君陳君與
余交既狎時論道兩家譜系攸世講之情焉而
余因以知陳君父母皆無恙陳君年三十許耳

三才圖會

卷之二

七

再試再有名而又及其父母皆無恙此於儒者
爲至榮人情得之爲甚樂然余獨微視陳君色
適適然驚脊脊然懼以憂責畏途之不啻而虞
其遏佚以忝前人此其視浮俗夸毗之子意得
而盈者相萬也而予又因以知陳君賢陳君成
進士三月而司銓大夫表爲鄞縣令鄞故劇邑
難治又今世仕者不樂補外在進士選中特甚
爲進士補外而又當邑劇難治則其不樂又特
甚而陳君獨捧檄喜趣裝而去無幾微難色此

則余不知焉間以問陳君陳君曰今者吾拜命
而南也得取道過家奉卮爲家父母壽又鄞距
吳不千里無崇山巨川之限二大人者年老矣
勢可迎就養必至於鄞此吾所以樂也陳君言
若是余聞而感焉夫人所以輕去家離親而求
仕者豈不願策功顯名爲父母計久遠乎而父
母之送其子求仕也亦曰行矣勉之必無顧返
然至其留滯而不歸或道阻不便迎養雖歲三
遷日再召曾不得與幽寂賤人採拾啜飲而朝

三才圖會

卷之二

八

夕者比非甚忍心夫不以爲樂而父母雖甚安
無恙念悲其子之遠決不能宴然樂乎其壽也
蓋予兄弟與陳君俱幸爲具慶而予獨以羈處
閒局無一事可假而歸者交戟之外不能越尺
寸步三年矣時以書迎家大人就養家大人憚
遠行復書不可竊問往來人起居飲食狀對者
曰甚適問口授何語曰戒無思歸已又問大人
獨不念兒遠乎而其人喑鳴不能對也此可以
知爲人父母者之心矣予亦人子也獨奈何無

慕陳君哉始者予送吾弟南也吾弟方試不偶
駕小車折軸獎承冠而去欣然樂之曰吾且得
歸壽吾親焉家大人以書來亦曰汝第留吾季
兄歸樂矣以吾弟觀陳君爲不得意而樂于得
歸以壽親吾親雖不樂亦稍稍以弟歸故遺于
懷然則陳君之樂何如而陳君父母之樂乎其
壽又何如此余之所爲慕而不能無言也陳君
之父曰東橋先生及其母陶孺人皆賢其父母
之先又賢陳君之歸壽親也道家世而頌盛德
者具有學士先生在余故弗論論父母人子相
見之情使歸讀之觴次以佐陳氏之樂云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六十序
隆慶三年己巳我師大宗伯潯陽先生年六十
矣壽之日士大夫操幣酌斗歌南山天保於庭
者所在雲合而爵見辱爲先生弟子又吳人也
川浮陸走往返先生之廬三舍而近然徘徊過
期者且歲月矣非敢居士大夫後蓋難言之或
白何居乎予之難言也辭曰夫先生自結纓金

馬歲登月陟以及令官恭
天子常霈然降發中之詔褒寵最於群臣群臣
仰上之風惟恐後其肝膽勤赤則
天子言之而文章德業之詳赫赫在朝廷與天
下者士大夫能言之且非獨于此也徵遇合則
騰風騰雲後華盛則蠟薪飴釜志不朽則勅鼎
銘鐘祝眉壽則摩銅洗髓環海內所謂吉祥善
事先生耳飽聽聞其既倦而歸矣又安取古人
之士直緒餘而曉曉贅辭爲先生辱故曰難言
也蓋爵有一說所親見於先生而他人不得知
者嘗試言其畧爵舉進士于先生之門先生於
時方爲九卿柄用而又以筆札供奉內庭往往
夜半御前出片紙中官貴人傳呼就床趣先生
起對對成手中方銜袖擁衾而朝士車馬已噴
噴待戶外又輒起延客客語未畢而省中吏捧
筆囊文書者又至矣此爵之所親見也吾竊詳
先生狀精神泄越而起居煩懣嘗與同舍郎私
嘆之而同舍郎者比乃以職事繁館下不得侍

先生于家今年秋會爵承乏南雍以過家之便私候先生先生之倦而歸已三四歲所矣顏色容加澤齒髮不爲動拜而起強駁若飛鳥既張飲飲輒竟日夜不言勞此又爵之所親見也楚令先生尚環轍世途往而不反則所謂徑寸之地如炎如水卽尚強無恙可必乎嘗獨觀乎損益之理自日月四時數盈必昃功成必退不得不久居而溢取而于越純鉤精光怪氣時閃閃射斗牛之間及其不收也乃至於與鋸刀同敝故曰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賄毒此老氏取與翕張之旨儒者稱之先生自解組林泉矯首游目以觀乎當途之士苑枯俛仰旬日萬態而先生食不爲吐寢不爲夢自從父老故人飲酒賦詩相娛樂別業外館不移而具暇則躡登山之最鳴出郭之然理泛湖之棹此亦人生之至適矣先生不書誰壽哉然爵聞之君子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推其有餘猶足以扶胡世風訓整邦族故兩疏陸賈老而倦游陸沉自烹爲飲醇

擊鮮計而主盟洛社高臥東山者卒以鏐鉤與軫電耀而日光又如伏生九十猶口誦尚書教及女子帝使博士掌故受其書董仲舒老居山林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有大疑則遣使往問不佞請先生擇於數君子而某得順風而請焉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八十序
方今當內清醇醪醉之氣鍾於東南故吳越間多鉅人其進而振佩鳴珂藻帝幕而恢皇緒退且爲洛者商皓有安居几杖之通圖經所載相望比比乃進退稱兩榮集有全福者莫如吾師董先生云先生產于湖郡郡界在吳越之交震澤具區左紫右帶而天目雄峙其前卽道家號爲三十四洞天者其元氣所涵浸靈米所磅礴則先生當之矣先生始釋褐讀書中秘廣意于天雅之林當嘉靖時
天子方嚮意文學而先生優游奉璋橐筆之務薦歷清華繇少宰進大宗伯銓品人倫寅清邦興天下方想望其大用而先生憫然抗域外之

思矣懸車以來開綠野之堂於蒼雪之上遺策
鏗采脩然葆天倪而友造化者廿有餘年而及
是爲先生八十初度之辰日月以累之安期羨
門不難至也

天子卽一旦禮先生于家而問焉蟠溪之略濟
南之書辟雍袒割之儀可覆而覩也顧小子遊
門墻最久日習于先生二十餘年事則請先徵
已往而後及將來先是先生七十則小子覩於
天目諸山爲取山靜不騫之義祝之具言建禮

焦勞春明塵坐不如婆娑雲臥之適今先生年
益高世亦且益思先生矣其子孫麟次甲乙出
入華省而士之齒藉門下以階通宦顯列者卽
小子至不肖亦覩焉三事矣豈先生之道靜因
爲動君而天之故陰陽先生不躬酌而飲群生
不爲龍而雨天下者其將有在乎夫震澤五湖
之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於四瀆祀典見謂
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繁紆怒奔以資網羅
之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

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咸池五帝之澤
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川而海
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峰而洞爲淵
數則三州之賦甲天下蓋先生之鍾秀在此而
其道亦近之其出而奮庸日未中而稅駕澤不
旣于天下猶五湖之讓尊於四瀆也其處而陰
閱世故時見德機後生子第稍稍得其緒流餘
湫一二試之家表揚而人丙魏則五車之載而
百壑之委矣乃世終以先生未及大用爲惜而
後生子第取分一二緒餘中者或疾行而躓于
多岐或中道而闕于造物是皆不足以盡先生
之用而先生則又以其用而不用者抒吐性靈
揚榘風雅以馳驟于古作者之堂無論鴻裁大
著藏名山而府群王者炳然與天壤共敝無疑
卽尺璧占問五版竹荅淋漓浩漭往往累千萬
言如倒峽建瓴而下蓋近代文章之盛未始有
也夫先生豈有意于文者其純氣之守如水涌
而物浮倘小子所謂靜爲動君者耶水靜而動

則雲升澤降皆成潤人靜而動則道行言出皆不朽若是而先生爲用乎不用乎其爲用以後生子弟趾武承翼而壽乎抑自以不朽而壽乎而或見先生爲德於鄉有義居義塾以鳩其三族之人有粟傾於廩樵施於道以肉宴者之骨則曰是當以陰德壽又或見先生聰明善飯拜起強駛少壯所不及則曰是當以精神壽是皆知先生之粗者善乎周雅之祝曰如南山之壽又曰如川之方至夫先生實鍾山川之氣以生

三才篇公文集

卷之二

十九

賀封公林省菴壽序

世稱天子封官珥冕束帶以處乎其鄉而有司與之聲折爲禮益其名甚榮而無官守繩墨之拘意有所欲可以無所不爲故其恣睢乘勢至於持州縣豪鄉里而托玩細娛者則鰓鰓然有膏殘景昊之憂於是乎飲醇擊鮮朝歌暮舞汲

汲乎惟恐不及而遊從賓客相與進說左右假丐餘沫履綦車轍常滿戶內外蓋今世俗所爲貴重於封官者大率繇此而尊生之士且以爲肥梁腊毒與輦輦痿曾不如耽玄守雌解耳目健羨之爲適故其說曰齒與舌孰完樗與桂孰久物與身孰親謙與盈孰益此四言者天下之至言也而錫爵請誦是爲省菴林先生壽先生有子司業君司業君故嘗爲翰林上功最得推擇爲今官而予見辱爲同館時談道家世故諗知先生先生今年八十有五天子比歲加封者再矣其齒於鄉則古所謂杖而適國縣官欽祗執壽於前者其食報於家則天廡歲饒大庖日給可以時節致潞醢其坐于堂而羅子弟於庭則擁經而趨者曳繡而舞者跪而捧觴上食者蒸黍濟濟爲司業君慶未艾也可不謂至榮盛哉然先生顧閭然退藏泊然自得健關趺坐有先人之室馮几吟諷有六經百氏之書緩帶逍遙有騷壇耆社之會其心遠市朝而足不跡埃

壻彼區區貴重之勢曾不足托玩而汨撓其天和明矣子夏王彥方之老於其鄉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行不嚴而治今先生竊寐一室中不出門庭竟老而德薰州里息禁止滯人人各如其所欲而止其真二君子之流亞歟世之降也脂韋逐利之徒澆淳散朴繁文貌以相驚馳而簿書俗吏又不講於羞考尚齒之禮間有一二老成長者能傑然以古風篤行卓立千後生僂薄之中而州里化之有司禮之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二

十七

天子降璽書殊章服而待之其關係世教豈淺鮮也而先生復聰明強健灼灼乎有啖桃吞丹之容且安知造化不引而翼之使齊美於松喬化俗於黃虞乎富貴適也壽考命也先生既却富貴而不有尊生好修以昭受遐祉卽累千百歲乃先生之所固然無庸祝也所爲祝先生者爲世風升降之幾將以告諸長老使皆有與焉

壽金東涯八十序

余官京師時京師士人有自浙中來者問東涯

翁無恙乎色容澤乎食飲喜乎精神矍鑠髮完乎余雅未悉翁起居憊而不能對也余與翁爲鄉人宜知翁翁又長者宜知于余以其故問者屬余而余不能對也甚媿之焉歲乙丑翁之孫應元君以武舉北上謁余而請曰應元無似奉大父東涯教以及此翁春秋八十長矣明年八月三日實惟誕辰應元且歸得躋堂壽焉惟太史先生以尺翰爲袞鉞南山之祝敢勒執事余既喜于知翁則具以客之問問之而金君具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二

十八

以對曰翁雖老強駛矍鑠渥顏而善飯修然壯盛人也時褐裘曳履行遊山澤間歷仄磴躋重巖同行者或憊貽却步而翁上下若飛鹿車嫗杖無庸焉又曰翁嘗解褐爲吏三佐大邑所居民多所去見思今其地名公貴人猶時時問貽寒枉車騎焉輿論見推爲惇樸吏無譙呵者又曰吾家世鄉居十畝之園三徑之宅翁行臨窳嘯處也自投簪弛擔二十年來跡屏城市交謝軒裳庚桑南郭之與群而禽魚林草之爲適其

遂利如臆而盛德若愚故邑里貴游或累歲月
不聞其動靜其知而問之者自故所經宦地一
二白頭孩稚之外無幾矣金君辭未幾予聞而
咨咨感焉夫以年齒如翁卓卓行誼如翁能使
千里頌德咸知而問之而桑梓后生至問焉不
能知余始媿之乃今聞金君言而知翁之得此
有由矣蓋古之君子出處二道不相爲謀出則
奮景揚輝以幸惠生靈垂聲鍾鼎故愈遠而名
愈彰處則歸真反璞以野澹埃塈蠲說泥滓故
愈適而跡愈晦方翁左馳右騫上率下使當此
之時得恰位署以憂勞其邑之人卽欲自引深
藏如山澤顛顛之士泊然逃名而不可得及夫
倦游歸隱志憚乎鷄犧而性煩于膏肓則惟恐
影響之不幽鑿坏拒戶遂與世違其于出處之
際可謂兩得之矣何怪乎名彰而跡晦遠者若
慕而近者遺乎吾聞之神聽在人福徵自德翁
出而施澤於民固宜壽又聞之居貞終吉得一
可久翁處而飲德于一身又宜壽如是則公莊

朱之二

十九

椿朔桃未足異也余重金君請遂次第其說使
及期而奏之觴次而且以復問翁者

壽養吾吳翁六十序

始吾少時聞鄉先達有敬齋吳公者篤行君子
人也祀于學官嘗從諸弟子拜之其老成習識
公者再拜公公之子孫能讀公書稱引先世者
又再拜則今養吾翁在焉于敬齋公則從孫也
于吳氏爲老成人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故鄉里
稱敬齋公者以爲位不滿德其後當興與必自
翁始吾良謂之知言是久之翁老困逢衣厥子
某君始以明經取進士有名于時蓋致是言始
驗云鄉里談翁者又謂非翁不能成某君非某
君不能重翁天于吳氏如挹水而注之深培厚
種而獲焉翁福壽未量也余又謂之知言卽不
知公之始願將折桑蓬舞長袖遊大人歷金門
乎抑折菱紉蘭蓂安里門坐而觀子若孫霞蒸
騰舉之爲快乎某君且歸翁壽其爲吾問之二
者必有處也夫人有所同然者疆裂壤斷可以

卷之二

三十

臆決揣摩得其十八九况在翁吾所嘗從遊者乎且人自爲人子至爲人父以及于爲人祖于天地間則呼吸也于其身則少者壯壯者老丹者華落黝者色變自非大惑誰肯勤一世以于犧牲青黃之用與檻猿籠鳥相搏一飽哉顧養吾翁其始則人子也夫爲人子而爲人祖若父者雖前後一身然始之身則父膏託之身也不知其當爲人祖若父也則不憚苦筋骨竭思慮以求所謂立名揚身者至于時之既去而其後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二

七

有人然後退爲身計恬愉偃仰以視子孫之成此兩者惟通人爲能處之各足而不膠于心故出則天蜚處則泥蟠壯者不慕早休以偷老者之佚老者不期晚成以代壯者之勞時屈時伸時行時止歸之順應而已蓋吾昔者從翁遊朝其族冊廿年數困有司翁未嘗戚戚愛也而君旣得舉翁弟沐浴告諭于敬齋翁祠足跡不歷有司之庭賓至者相與爲之動容矜跂而翁色自若夫是則翁于窮達老壯之際可謂去美

去故無一事可以勞吾神而役吾形者此翁所以壽也雖然是又在某君夫程太中生淳化間至于今千年矣一得伯淳爲子載其令名比于長視久履者耿耿尤著故曰太上壽名其次壽身夫太中伯淳父子在爲之而已萬年之桃九霞之觴不足道也公其以爲何如君其以爲何如

壽表兄怡洲吳翁七十序

余母孺人吳于怡洲翁姑姪也翁于諸吳中年齒最長余髫髻時從母謁翁于家翁鬢髮已半斑矣以余母故見呼余弟云歲適時駛掉頭廿年而余乃歸尋強仕翁亦躋齡七十新陳代謝之故衰榮倚伏之幾穉然百變于前而翁精神骨力宛宛故時狀也造其廬則考鼓在堂華簪滿座列鼎張具魚羔烹鮮而嬌歌妙舞爲之前後睹其貌則渥顏而絕步退聽而遜觀倒屣延賓徹席行酒趨捷若飛不煩几杖顧視其子孫則矜而侍者繡而舞者黻而抱哺者翩翩然濟

浩然皆千里駒也而翁方七十康強俛仰左右俱爲樂事視廿年以前金谷繁華之態青春盛之歡有加無替焉此于人世屈指有幾哉自古稱壽以七十爲稀然余目中往往不乏焉顧僂僂憊憊屹然齒墮者十人且九若是則奚筭千百而其人自以崎嶇愁苦不聊其生此之視翁相萬矣翁起居食飲無以喻人未嘗讀老莊之書受參同之訣脩操服補煉之辛而高年不羸享有諸福此其故小千能知之焉今世所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三

爲所齟而爭齟齬而謀者豈不願紆地青紫囊牘金錢乎爭可勝也謀可獲也蓋有之矣雖然吾視其目盱而不得瞬焉色煒而不得澤焉口噤而不得語焉體束而不得舒焉卽幸而長久猶枯株巧斲未遂剪伐而欲比質于莊椿俾味於期棗必不然矣翁個儻長者落落大度其胸中不設城府攻械數與天下角名而爭利故其心常閒形常佚氣常完無穿擗其天和而優游以老蓋邑有司當庶其行誼寵以章服矣而翁

不爲榮時時褐裘弊屣行游阡陌聞跡屏咸市交謝公卿泊如也家故饒於財翁汗漫出入不爲纖綺奢省至庫無封藏屢多露積賦獲卿大夫群摟競攘而翁喜愉微諠不以屑意其解嘲諷諫爲精廉剌核者所細笑而翁竟以寬故得益長羸緩頰舒眉自得于米菰錐刀之外闕世之所不能及也以此而望大耋胡苟其致不難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遐不作爲翁介壽而佐一觴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二

二十四

壽邵越湖八十序

始家大人弱冠遊成均則已識越湖先生於諸生中時錫爵兄弟猶未亂而先生業頎然爲壯齒登科顯名矣歲月易得家大人冉冉黃髮稱老人而錫爵罷爲九卿歸猶及奉觴綏辭上先生壽然則先生之於世也魯之靈光而周之九鼎也豈獨爲邵氏千孫重歟先生自諸生試爲吏若干年已去吏歸隱越湖上若干年已兩千

上饒君侍御君先後宦學通顯而先生於公
官之報又若干年計其景光託於天壤無容問
古所謂一世二世三四世之事先生蓋歲歲閱
之至於今逾八十春秋云夫世之閱人也齒椿
同一息而彭殤等翼也人之閱世則自孩提至
白首其年甚遠其變甚夥故老者閱壯壯者閱
少榮枯成敗得失是非逆相閱也而世有百歲
之身懷千歲之憂者有老復思壯壯復思少者
有營營擾擾竟一生不知老之將至者故達生

王右軍公文集卷之二

三

之士常不極少壯之用由老返壯使形神歲月
皆爲我有是邇謂之真壽惟夫庸俗鄙生極於
少壯之用而酣秦紫宮翠雲之適老不能自休
以至七八十歲攬鏡羞髮然後盡銷其扛鼎千
霄之志而逡巡嗟嗟後生之路當此之時寐
方醒而數魔器歡酌而既滿卽彌百歲憂彌甚
耳譬猶張樂洞庭之野而聽者或嘯或泣非其
相反所繇殊趣也先生歷官至金紫一爲省郎
再長州郡民至今俎豆之然清介矯矯年未至

而以齟齬歸藏者有駢驪蹠足之歎難門地
官雲仍鼎貴而里居服裘閑然與書生寒士齒
蘇斯以言先生少壯時所閱于世凡士衡所稱
軒冕榮炙十未得一二而皆歛爲收視返聞於
豫性靈之用目不極色而明爲我有耳不極聲
而聰爲我有形神歲月先生皆自有之故八十
歲而饒樂健旺不減少壯此達生之效已先生
諸子最貴者爲侍御君侍御君歲歲以望臣持
節行四方於諸子中去先生最遠會有江西之
命乃得假道歸壽先生八十于家今年代還而
先生又八十二矣朝廷于侍御君歲歲行遣不
出大江左右而陰若爲之擇便地者然則先生
之自爲壽與侍御君之壽先生皆不偶然所謂
一日二日百歲千歲者也錫爵徵惠家大人世
講餘福故于鄉薦紳之援簡不敢辭而述先生
之真壽者如此

壽石溪陳公七十序

夫陳先生今年壽七十矣蓋屈指七十年中其

出處大都四十歲而仕仕十五歲而歸歸而見
子中允君舉進士爲翰林又十五歲至于今故
論者稱先生閱世無慮三變而晚節最適以有
中允君也今中允君奉先生家學日夜効

天子左右出則陪輦入則從二三元老周旋唯
諸於黃扉紫禁間可不謂儒者至榮遇歟夫先
生白首明經僅僅得一第然崎嶇南北中外間
一摘而殆再摘而窮卒待中允君成其志然則
爲先生計與其出而負憂責于世不如樂處與

三才圖會卷之二

二十七

其身自爲效不如託之中允君故曰最適也雖
然此俗論也夫人情何厭之有苟六欲五禁其
根株未痛除掃盡而外物者隨而構之則且有
中扃爲楚越宵影爲鬼魅暗然以終其身者况
擾擾得失之際乎此不自適之譬也夫不自適
其適者豈必管三窟闔九關負擔背芒之爲累
哉蓋昔之人或執掌王事而羨西人之宴息或
沉冥醉鄉而懷世路之不安二者清濁動靜則
有間矣其于外慕則一也故今僊家以色空之

相乍減乍起爲有生諸妄一切受而不拒沃而
忘之以自得其所謂性者其說近于孔子之素
位余有取焉中允君曰自家大人解褐爲吏而
不依所至輒奉七節以從每見其矩行節度

而銳口四心疑其非游世之具遇合之機然家
大人性安之雖再起再仆不爲悔也退而老子
田里結茅灌園孺孺遽遽若寓物于造化而遂
之視七十年荏枯涼燠之變不知孰得失也此
家大人之適也余以是觀之曩令先生稍稍拂

三才圖會卷之二

二十八

性諧俗必不窮窮矣意未忘于世如古者醉鄉
之徒卽中允君日致三旌之寵以爲榮上萬石
之奉以爲壽猶之不適也故自適之道朝市不
喧巖谷不幽不外慕而皆安不擇身與子孫而
皆效而先生蓋觀其深矣夫陳太丘伏處巖巖
深谷之中而子孫公卿貴盛至累世其聲稱不
能出太丘上今世人矜羨聲榮張皇服命以爲
是皆足爲親重不知代間父母亦有不待于孫
而重者如陳先生與太丘復何待哉古人不云

乎上壽全神下壽全形夫無待者是能自適其適而全神之人也持是以壽先生則幾矣

壽申年伯母黃老太夫人七十序

少師申公自壬戌及第歸與余爲同年同誼同里開兄弟比登政府又推轂余同升而最後又同以將母移病家

思予告歸天下以此羨余兩人出處之同若墳茔和而鵲登親也已末路稍岐余索居海上常戰身閉影苦雨愁霜之不給而少師公獨時時

日下清公文集

卷之二

三

文酒賓從爲汗湯五湖之遊天下又以此嘆宰物之無全不卒令余兩人書遊同適晨省同歡余亦僥而自滿其不如也儻所云厚薄之報非耶少師公既歸將母垂十年而母黃太夫人壽始屆七十渥顏健履猶少壯不啻也而少師公會又以伉儷偕老更侍太夫人左右一門之內前媛姝而後嚶愉如肆夏和鳴金甌玉罕之無缺則豈非得天之尤全而生人之至榮至樂有出于盤匱奉養闕陵稱祝之外者歟余旣以德

薄不敢希少師公間嘗私綜其出處雖累于得

福最宜者則老氏三寶易謙之六爻試矢爲少

師須必無愧焉而少師公不自有也曰吾所爲

粗立此身以功名終始固受之吾母吾母蓋筑

筑稱未亡人者四十年餘方其飲血茹荼不膏

不沐豈暇知代間有富貴壽考雲仍累葉之盛

哉余小子蓋嘗私其累勲積苦四十年未食之

力而于今始譬之啖蕺及甘欬黍成釀以一品

官封翠翹珠珥爲報蓋世人所稱至榮至樂而

得天之全者半乃從辛苦銜陷中來而余小子

則又何敢言福福乃吾母自有之耳嘗見其破

服進止依於謹樸一絲半縉爲損德惜福計而

吾以師吾母之儉居恒靜翳室中戒無人外人

一聲一跡而吾以範吾母之嚴其處姻族下至

臧獲廝養皆煦然陽春曲有恩意而吾以承吾

母之和常挈群從于孫往來道途險易間目不

瞬色不動而吾以安吾母之養旣貴而壽掩抑

若諸生少年婦脫纓世榮以一歸畫錦爲適而

吾以恬吾母之隱蓋少師公之稱母德大畧然矣其亦有蒿目危時鍊手生器調維官府上下間爲少師公所自知而太夫人所不知者乎抑有太夫人知之而天下不知者乎嗟乎余言至此顧而思少師公嶠曩拮据在事之狀有如至今荷擔未弛而退分其大官之膳以供飲餽朝頌功德之聲以壽此爲生人修羅之觀則信美而何如今日佳兒佳婦手調食飲而射進履棊者之爲直祭也頃中外多故皆爭引東山故事以目少師公而代爲少師公以轉祝母詩者又皆申之以鼎鍾千百世之伐余隱人也所知者隱事嘗讀潘安仁閒居賦其言隱事最詳而最所稱樂隱自得者以太夫人在堂得時時御板輿升輶軒子孫襍飲於前以爲樂宛若少師公今日之事然閒居賦中以母老病羸爲念而太夫人七十正康安仁倦遊在左官失意之後而少師公以上相勇退完名備養宇內無前潘氏子孫不聞達者但以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而

太夫人有兩孫七曾孫皆紆青拖紫耀金駟王爲少師公夫婦羅立起舞佐觴此又皆閒居之所不及也吾故願少師公留行餘之功業以蓋太夫人壽考其言差與俗異而太夫人視余猶子其亦以余言謂何矣

壽許母丁夫人六十序

今爲貴家婦安坐而取官封受祿入乘軒跼蹐無所不得于心而厮徒婢子思丐其咳唾之餘稱引今古以頌盛德可不謂至樂樂哉及其一巨失恃單門弱子爲守而扶衰奔命之不給視昔者繁華貴勢遂往不復瓦裂而灰冷蓋予嘗咨咨感焉夫豈惟其子孫之愚不肖不任門戶乃其身亦自以佚樂貴驕得志滿意而不足以維憂虞茹辛苦爲長遠計後之人無所受教訓以至此也今予所謂詞而壽之者曰許母丁夫人夫人事午江先生及其少壯名尊而身寵當是時先生橫金佩玉千里騫馳能令郡縣吏奉韞襞席于前而閭巷小民詘要屏氣而稱主臣

天下母不知先生而夫人之名亦隨以重此如順風而聲疾無足異者既先生捐館舍而夫人筑篋寡居垂二十年物謝事往其勢無所假重而名稱不衰于譚口門戶不修于有司今春秋六十高矣設挽之辰車馬在門賓客滿座鄉紳學士道家世而祝純嘏斯爲盛焉而諸子皆經簡武庫載德而練事有故家長老之風里中猶噴噴稱許氏有于此非特弓冶遺訓漸源使然亦賴之乎母儀矣蓋夫人故起儒家方午江先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芸夫牧豎竊已邪掄其旁彼所謂褻然冠帶大丈夫也課其智不出許氏夫人下有幾哉夫人年雖高精神健甚而三郎君者服綵上食踐更左右以方諸輕肥少年鼓聲勢爲大者其于父母孰榮孰辱孰戚孰喜又不待辨也余與許氏故姻也知夫人爲諡重以周君仁甫之請于是乎言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古者舉士于鄉鄉之所名博聞孝友有行誼者卽垂綸負薪棲伏深阻已隱然負大臣宰相之望天子至爲之畫象而求累輪奉繡幣而迎之惟恐不及而薦紳士大夫一或養衰後車入里門吏且執刀筆隨其後史且書之以爲譏蓋鄉評之重如此後世分出處爲兩途士不必階居鄉行誼以進進則一切課殿最詮名實者萃于其官其官能卽鄉之所謂不肯排而去之者幾人其官不能卽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於是乎吏議重而鄉評輕吏所謂潔潔自好之

士其居鄉不藉氣勢管脂田美宅者幾人哉曰
鳳有時臬蘭有時蒿此言士節之易爲染也雖
然蓋亦有性仁義出處一節者矣迺不幸無賢
父兄以經紀其門戶而日夜教訓其三族之人
于是乎依聲者譁譁影者鶩于澤者濟士大夫
力不能盡及則間然受其名而不得辭蓋不佞
自解褐來所睹于鄉里往往而是家大人又數
爲不佞言然後歎士大大仕而遇合之難末若
處鄉里而遇賢父兄之難也今司封劉大夫以
試吏最入佐太宰尊顯矣迺吾獨多其處功名
之際若固有之其硬節峭修稱于鄉尤著而大
夫遜弗居也曰此本之父母教云大夫有父曰
某先生毋李宜入今並貴加封年且並七十里
中無與衡視者然先生有隱操雖貴猶然布衣
蔬食悛悛儒生也伏義立然諾不苟一介取予
率先三族無寸指尺券以煩有司顧獨恃李宜
入執管鍵窮纖作以佐先生事姑養嫂賑施鄉
里費蓋不佞所聞于臨川人如此夫今之鄉評

雖無當于吏議而吏亦頗擇一二以下士其考
若夫號爲封官其身寵奉厚足以介然極其意
之所欲爲文法吏事之所不及有能自引以
語於鄉則不惟其子弟遇之之難雖造物者
且固護而愛惜之每陰閱世間高臺曲池乍興
乍廢清歌妙舞乍熱乍寒而後知彬彬德素之
士賴以覺悟人蒙訓整邦族非淺淺也在漢部
使者行郡訪有耆艾薦行之士如申公轅生並
得徵詣公車而天子間臨幸學官修袒創饋餉
之禮今此興行不行不可知卽不行而鄉評之
公固自有提衡於明明赫赫中者觀劉先生大
婦之並壽卽其左驗已蓋不佞亦有父母且聞
夫夫亦亟稱家大人之齒于鄉也夫聲同則應
氣同則求物固有相感者則不佞業有言矣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光祿大夫侍奉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弼附錄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時作

嘉靖壬戌廷試策問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必文武並用而後天下之治法以行必仁智相須而後天下之治以得何謂治法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內焉順治外焉威嚴而庶績爲之咸熙者皆法也何謂治人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使賢者在

王人肅公文集

卷之三

一

位能者在職而百王爲之允釐者皆人也人固緣法而舉法必待人而行是故欲行治法則修文以示之德經武以示之威而安內攘外之功兼舉之矣欲得治人則本仁以和其衷盡智以嚴其辨而輔理承化之績恒賴之矣自古太平之世君焉常逸臣焉常勞而四方爲之嚮風八表爲之順則者恃有此具也不然上雖有仁聖之君而下不得忠良之佐天下之治必有偏而弗舉天下之化必有格而不行者是豈可無懼

穆之循說欽惟

皇齊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資

立仁義中正之極

恭已垂裳而百辟欽承

勳容作色而海內震恐四十餘年以來三辰執度九域莫維以天地則既泰矣閭閻頌德則岳效靈以民物則既阜矣寶琛交貢玉帛八同以四夷則既賓矣草野書生沐浴治化有年于茲正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一一

雖自惟愚陋不足以充塞大問敢不掇拾所聞而對揚萬一乎臣伏讀聖制首稱堯舜無爲之治繼之以宣王中興之烈且嘉慕當時之諸臣而嘆今之不然臣有以仰窺

聖意而得其說矣夫唐虞之世雖稱治安然澤水警予猶切其咨之慮有苗弗率不免徂征之卒之四隩宅而澤水平兩階舞而有苗格何其不勞而成功之若是也蓋當是時有禹益諸

臣一德一心以修輔厥后而二聖人者特乎洪
御成爾矣周宣之世雖稱中興然觀雲漢鴻雁
諸詩則民人未必其盡安觀采芣六月諸詩則
方內未必其無警卒之海宇臻富庶之休矣狄
底蕩平之績又何其不勞而成功之若是也蓋
當是時有吉甫方叔諸臣矢心戮力以弘濟時
艱而宣王特委任責成爾矣所以然者豈堯舜
宜王無愛天下之心而專屬之臣歟蓋人君所
履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職也天何言哉以一氣
運於上而四時五行爲之節宣於其間者分也
君何爲哉以一德宰於上而百司庶府爲之協
理於其下者亦分也唐虞成周之世君安其分
而不侵乎臣職臣盡其分而克分乎君憂此所
以化災沴爲禎祥轉兵車爲玉帛以之安民則
文足以綏太平以之弭盜則武足以戢禍亂當
時頌聖後世垂休良有以也然則水旱盜賊之
警固不足爲盛世之累亦特乎承流宣化之有
人而折衝禦侮之有賴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于重明創
業之功固赫然無以加矣而方內之民告仇者
踵至不逞之徒嬰城雲集當時有劉宋諸臣爲
之經理其文事故獨祖賑粟之
命屢下而民無肅府之憂有徐常諸臣爲之振
揚其武威故戰勝攻克之績用彰而國無盜賊
之患然則

太祖之治固由

君德以主之于上而亦賴臣謨以輔之于下也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四

列聖相承治平之軌如出一轍肆我

皇上益闡揚而光大之仰體

上天好生惡殺之心近迹

祖宗民胞物與之念是故雨暘愆期則

躬親祈禱痼瘼在念則

廣施醫藥其汲汲愛民之心何如也頃因蘇松

大水

俯從折色之議以寬貧民仁哉

聖心臣固知百姓之不足安矣給大同之餉則

詔使特遣重邊方之報則暮夜必達其汲汲過

聖之心又何如也頃因閩廣不靖復降

聖諭以爲天下之患不在西北而在東南謂賊

聖見臣固知盜賊之不足平矣然黎民阻於南

賊猖獗至更歷時歲而不能紓

陛下之憂此其故何哉竊以爲

陛下憂民之心雖切而奉宜德意者或多自私

自利之臣

陛下遇亂之志雖勤而折衝邊鄙者或非効忠

宣力之士此膏澤之所以未寬而治效之所以

未臻也臣聞建修攘之功者莫大乎文武而膺

文武之寄者莫大于將吏唐虞以前無論矣周

禮有遣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備饑荒有廩人掌

九穀之數有鄉師以歲時周民有司救以王命

施惠則安民之責臣實任之而君不自爲也詰

姦掌之士師稽殺掌之朝士搏盜則有司隸謀

盜則有環人則胥盜之責臣實任之而君亦不

自爲也今之從車羅騎爲

陛下之吏者果能如伏湛之分俸賑民乎果能

如夏侯惇之斷水作陂乎果能如蔡齊之弛禁

利民王望之開倉收殍乎有之或未必見用而

竭澤爲漁以富私橐者相環也甚則水旱不以

實聞增損委之胥吏而百姓嗷然有思亂之心

矣今之握符分閭爲

陛下之將者果能如張耳之馬箭下城乎果能

如充國之枕席過師乎果能如李靖喋血虜庭

賀若弼之酌酒江上乎有之或未克自效而選

王文廟公文集卷之三

莫畏懦以廢康祿者相望也甚則擅奪首功扣

除常給而盜賊囂然有輕中國之心矣夫一心

所向百體從令一人所欲百辟爭趨以

陛下之憂民如此之切而臣工之負

陛下乃如此之深此無他故矣蓋嘗妄論之誤

天下之事者將吏也誤天下之將吏者選任之

失人也以擇吏言之安靜惛惛者或病其無文

撫字心勞者或尤其政拙擅發倉廩者蒙專輒

之辜搏擊豪強者多肘腋之患至于科甲登庸

則論劾不輕及簿書不失則罷黜可苟以事
上官則貪墨無顯罰而天下于是乎無良吏之
以擇將言之沉抑有謀者或以木訥而無聞於
斥起距者或以粗才而見斥不學刁斗者或謂
之疎庸穿窬鬪齟者或以爲放縱至于倍起以
市恩則貪殘者稱爲忠良卑論以媚上則畏懦
者附于儒雅虛言以瞞衆則誕妄者信其雄畧
而天下于是乎無良將矣抑臣聞之英傑之才
未嘗絕於世顧所以用之何如爾茲欲選任皆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三

得其人而文武惟其所用則臣請以仁智之說

爲

陛下終言之是故欲爲擇吏計則莫若廣選舉
之途如古之孝弟賢良與文學並進可也慎考
課之典如古之大明黜陟不徇一人之毀譽可
也行久任之法如古之居官長子孫有績則進
爵加秩可也而又養之于學校之中教之以端
方之士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鄉學焉將
見旬宣者爲曾鞏之去疾廉謹者爲羊續之懸

魚雖有水旱之災而困窮之民且將選定而
集矣欲爲擇將吏計則莫若畧世類以求真才
如古之起自行陳而拜爲大將者可也專委任
以需實效如古之便宜行事而不從中覆者可
也信賞罰以勵類靡如古之誦書盈篋而不問
揮淚斬將而不恤可也而又慎武舉之選重比
試之餘能讀父書者在所必黜射不穿札者在
所不棄焉將見督撫者皆良平之器仗鉞者皆
韓白之才雖有竊發之警而烏集之衆且將喙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三

息之不服矣要之廣求賢才以備

國家之用者皆仁也旌別淑慝以昭賞懲之典
者皆智也仁以運乎其智故內外文武之臣咸
欣欣焉戴

欣欣焉戴

陛下之恩而不敢自負乎知遇之隆智以濟乎

其仁故內外文武之臣咸兢兢焉畏

陛下之明而不敢自蹈于欺罔之咎由是而民
安寇息由是而災消祥降至治之盛豈特貌美
虞周而已哉芹曝之私惟願

陛下常存敬一之心不忘終始之戒如堯舜之
兢業周宣之勵精則太平之化當永保于無虞
矣疎狂之論不識忌諱無任閑越之至臣謹對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萬曆癸酉
順天程論

時者天之爲也聖人不言天而言人則天之權
常爲聖人用而不自用夫權而出于天聖人有
靈承之奉順之已耳非有能用力以勝之也聖
人非能勝天而至乎天卒爲聖人用無他故焉
天時與人事相爲盛衰者也而聖人見其形聖

人見其理見其形者後時而戒其制盛衰以天

九

見其理者先時而戒其制盛衰以己夫惟以己
制盛衰而不制于天于是天之權有時乎不自
用而天下日游於聖人之天相快以樂相靡以
久則以爲時之適然而不知聖人之爲戒者如
此其豫也嗟乎爲戒而必于方盛之時其斯以
爲聖人乎夫方盛之時何時也其猶日之有晝
歲之有春夏乎故曉明寒暑盛衰一道也所謂
陽不得不陰平不得不破天之常也雖然曉明

寒暑以日月計星官曆師主之盛衰以世計聖
人主之夫使天而獨操盛衰之權以制國家之
運而聖人者日循循焉徵倖于時之自至而不
惜其不留則與星官曆師抱成筴定吉凶者何
異而又安用聖人爲也且夫日月其小者也而
或謂聖人在上晝不暝宵無光日南無驕陽斗
北無伏陰何者聖人亦有以主之也而況世道
盛衰之際乎夫使盛而無衰也聖人不必戒也
使盛而必衰也聖人雖戒無益也惟其盛者之

既至而衰者之未形處于當衰不必衰之間可

十

以天可以人則聖人寧言人不言天何者天固
有時爲人用也蓋易嘗言戒矣而戒于方衰者
其說有四經綸于屯振育于蠱休吉于否順止
于剝戒于方盛者其說亦有四泰之復陞豐之
日中大壯之羸角旣濟之衣袂此皆爲國家持
滿定傾以泰造化盛衰之權而難易遲疾異效
焉易言之夫方衰之時乃天與人交窮之會崎
嶇迫阨中愚者或以愚矜者或以懼怯者或以

不戒之者亦不數能享蓋愚於觀試記辨守文之主至于兵辟甲銷粟紅貫初降蟠貢順貢初望于六荒窮微之表而旒毼以前乃有所不聞不見諸臣矯子方且偃焉舉萬年之鰥滿七十九代之事以廣修其心厭從其欲而不知深憂隱禍已胚胎醞釀于其中豈非乘至盛之時恃天而不戒之患哉聖人知時之難得天之難謀也則乘其未衰而圖之于易方晝徹夜方暑戒寒是以用力省而取效疾也故烟火萬里尉候四塞聖人不言強而言鈴柝之嚴簞車載途順成舉蜡聖人不言豐而言稼穡之苦裨冕揖讓清蹕游娛聖人不言樂而言櫛沐之勞民物阜蕃子孫千億聖人不言安而言朽索之難馭著龜龍吉麟鹿來遊聖人不言瑞而言鬼神之無常享夫聖人豈不知時之方盛而閔閔皇皇爲天下軫未形之憂防不必然之患其心以爲天

至尊也時至變也以至尊之勢御至變之勢吾欲以區區人力主持旋幹其間是故重難天也危難安也亂難定也難而後圖圖之而得則已勝圖之而不得則愈困也夫爲天下至于晚且困而盛衰之權舉不制于我則不若自其未形而先求之於理理者何也則安危治亂輕重相倚相伏之機事之當然而不必然者也聖人乘其機備其事圖危于安圖亂于治圖重于輕則天下不難爲也且自古稱繼世而理者莫盛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于周成王之時蓋執玉來朝之諸侯八百焉乃其君之自戒則曰予其懲而茲後患又曰將止就之繼猶泮渙其臣之戒君則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無淫于觀于遊于田噫何其憂之深思之遠也及考其行事自立政任人之外口不煩言手不指麾希膳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而詞雍詠勺六服承德又何易也則豈非方盛能戒之驗與陵夷至于宣王而周道中興盡復小雅然喪亂焚燬之後重以淮徐獯狁

之樞出車命將史不絕書蓋既衰而成其功之難如此夫使人君盡當宣王之時處其勢雖聖人不得不難若乃荒屯既濫堂講晏然居崇高籍富有而無故屑越于狗馬聲色之娛耗盡于文俗議論之末則國勢之衰豈必在天而聖人又安敢言天也嗚呼茲其所以爲戒于方盛也歟方盛而戒茲其所以爲益盛而天之卒爲聖人用歟夫人而至于天爲之用惟心之至明至誠能通之故人廟思哀視朝思勞出門思懼聖心之惺然常覺者明之至也堯兢兢舜業業文王翌翌聖心之欲然常虛者誠之至也蓋帝王之世近而綴衣脫簪遠而師童羌牧微而與几盤匱往往效憂危之咎辭勒興亡之炯戒焉何者至明不以賡歌率舞遺諄諄之言至誠不以顯號鴻業情冥冥之行故天人相保而國家常盛也斯義也漢之賈誼唐之魏徵宋之韓琦范仲淹皆反覆言之而世主用其什一治安迄于數世使能覽易象之盛衰究宣成之所

以難易而本之以聖人之明與誠守而弗失即至今存可也此程子立言之意也

人君守成業而敢盛治

戴原甲戌會試程論

聖王以一心爲保治之本其守甚約而其爲道則甚遠也守之約故日兢兢成業之遵而不敢易而其爲道也遠則不安于繼序習傳而動思乎成業之外而治於是乎益隆夫天下之治未有無事而治者雖當守成之世太平之化既洽而前王之所規恢海內之所思企必有憊而未盡者此非可以僅僅保業無所事事爲也故古之聖王知其爲道之遠則其所自期者常無窮而其心常不敢以自易故循甚約而易操蓋臣寮相舍是無所效之君矣于是先之以防微之儆輔養之法而後及乎經畫經理之猷用是保世滋大成業燭光而天下之盛治益以致蓋程氏之言曰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之周公輔相之功也夫成業豈易守而盛治豈易致哉天下之勢滯者易損崇者易墜故

繼體之君當謳歌諸頌之時則崇滿難持而侯樂易動其於前人之業進不能以寸而退輒至于尋丈之遠是以聖帝明王創業而興致治者固難其守成而能致盛治者尤難夫守成而能致盛治則必其計慮長遠張設注措有出于故業之外者而顧可以塞聽去智安坐而理哉又可以程衡石課丈例屈萬乘而爲官人使吏之守哉故曰主術約而易操不可不察也且成王之時何時也諸侯執王來朝者八百而公也魯展臨之文武之德未成於上而三監之叛市定於下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蓋成王之責而亦孰非周公之責也一念侈或以逸豫滅厥德一念隘則又無以擴前人未竟之功將成業不可保而況盛治之致乎武王之告康叔曰若稽田爾其疆畝若作室家爾其暨茨若作梓材爾其丹楹蓋聖人以成業貽之後欲其觀揚光大期之甚速如此而繼之曰無康好逸豫則其一念貪恭穩懼以爲致治保業之本者固歷先後戒

勉無異嗣而萬世守成之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於乎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之心也夫成王以前夏商稱守成之主若殷若太甲後先皆聖業相輝非所謂繼世賢君耶夷考其時自以承允德而外禹之典則湯之典刑不少益焉故以稱守成則有餘而語致盛治未也何者彼皆順其時率其分如是可以安享吾治則亦已耳乃周公自文武至于成王風氣日開人文不得不備矣情僞日滋事至曲防之慮不得不詳矣規畫已具節目度數之煩不得不徐議而第舉之矣使公惟蒙安襲慶期於舊服是繼而曰吾如是守成可矣則文武有未成之德而冲人同未

在位天下萬世其謂之何是故公于成王欲其知成業不易守也又欲其知前人所望我者不止於守也則日夜鯁鯁然以身任制禮作樂之責而舉其至難至約者致之吾君之一心使其慮常先于至遠而精神日流于天下故天下之勢方有泰山之安吾視之若累卵而不可圖若

心之欲未有熒熒消涓之發吾視之若然原哀
陵而不可制是故語之稼穡之艱農象之苦而
使知勞語之無甚樂是從無淫於遊觀而使知
檢語之天之難諶而使知畏語之民之明急而
使知恤語之毋亂先王之正刑而使之法蓋自
古大臣致主披心析膽以相劑切者無若是之
諱諄矣而選建賢良以自輔其不逮則又有焉
仁好學者誠立敦斷者深靡切直者博聞淵記
者立于前後左右而禮度之量不曠于日王不
博典傳不綱威儀師則詔之不厚黎庶不中刑
獄傳則詔之而聖哲之談不輟於耳綴衣虎背
必簡常吉之士宮伯內宰必用與賢之佐而檢
省之議不虛於躬噫又何防之審養之備也則
以繼太平之後君心之易動于佚樂而崇滿之
難持大業之難究也蓋成王自爲世子至于踐
祚監誘之色不聞陵亂之聲不理選異之珍不
奉操斷擊搏之書不習觀於閔于訪落敬之小
茲諸詩則知周公所以齊藻王質而彌縫其闕

三才圖會卷之三

十七

若可謂至而無遺憾矣譬之決水自源測景以
表惟其大本先定而末從之然後風之體樂散
之詩書齊之衡量制之徽纓飾之以文章附節
之以恩厚天子穆然深思於上而三公九卿百
執事庶民兢勸于下故周禮一書至于千斷與究
猥米鹽曲折有文武之所未及措意者事有宜
適物有節文周道因以大備而其效至十州借
圖空九州清晏方外之國無不重譯獻琛寶於
廷而後嗣得藉洪業不下章席而治者凡七百
餘年則以其臣主一心而精神日流于天下故
也視之夏啓太甲守文師故僅無墜前人之統
功實百之蓋明保勛迪之際淵洵濩燬之中而
公所以爲周家命脉計者固已連四海萬世而
覆孟之矣故其守之約也天下之大本也其推
之遠也天下之大業也大本端故成業守而弗
替大業俗故盛治垂于無窮美共深乎公之爲
周也正君心者所以寧天下也匡主德者所以
厚蒼生也故曰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矣雖

三才圖會卷之三

十八

然淞豈自驕而功之哉公之心所謂惟忠惟孝
日惟無疆之恤而已故不以寵利忽危亡之戒
不以流言易凡凡之度不以叔父多材廢吐握
之勤其致治也曰篤前人成烈已備其字成也
曰皇自敬德已爾而公不與也何者人臣分義
同于罔極聖人尤性於分義焉者則惟以臣攝
君以守成兼開創集千萬世所未有之勲以奉
其君亦非有加于常分之外故天下萬世所爲
功皆大臣之功也臣于之分也大君言功臣子
言分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十九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問古記有之仲尼述史者三焉由周以前治
亂得失之故炳如也乃其體裁殊致括之數
萬言而七十之士口授其傳指不以書見豈
當時固無可紀者與抑因史修經經之體固
與史異與夫剽見韻聞珍敝帚而寶康瓠者
于大義固無當也若必謂聖言要眇試微而
施之後世以一舉百其亦無挂漏否與而昔

之良史有以五十餘萬言叙二千四百年之
事者有以百餘萬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之事
者以勤若彼就效如此而論者予奪何其戾
也將裁以孔氏之法則唐宋以後作者一代
數十家一家數百卷滋不益覆瓿乎今

天子嗣大業務丕揚

二后盛美而操觚之士思罄其所覩開效萬
有一報未能也舉大綱則闕畧綜細故則猥

樞微文獻則後時採風謠則失實語曰忠爲

王支肅公文集

卷之三

二十

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今諸士所知而

欲爲之者安在願詳言之以爲

當宁獻

史以事勝以辭勝尚矣事者綜核隨其時或所
見或所聞或所傳聞蓋疑信參焉而一人之意
見不可執也辭者銓次隨其事或特書或大書
或不一書蓋繁簡參焉而古人之義例不可膠
也先儒王通氏曰仲尼述史者三焉善詩春秋
是也書陳政事詩紀風謠春秋應日月三史出

而二千餘年古人言動大都至今不窮其辭僅數萬言其事則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耳噫何其畧也嘗伏而深思之以爲古者王朝列國各有左右史內外史大小史其設官詳甚則其論著不宜獨簡如此所稱皇三墳帝五典冥圖殷冊周志鄭書之類決不止左氏國語諸書聖人固不虞其後世之有秦以至于今燔絕泯滅也乃就加隱括成一家言使與古之作者兩存天地間以待後人之自擇耳若春秋無左氏詩王交肅公文集卷之三書以外無正史望人獨闢而獨書之決不爾畧也俗儒腐生求其說而不得乃按籍數策而謂聖經筆削精嚴如此又謂遷固二史繁簡懸殊指以定二氏優劣夫漢承秦後坑焚之偏烈矣收散亡于往牒五十萬言吾猶以爲詳也固承遷後向歆之徒出矣徵文獻于當時八十萬言吾猶以爲畧也故史之不能爲經固之不能爲遷以醇駁論不以繁簡論以繁簡論則李少叔張輔諸人之訛而執事可無問也且非獨于此

也漢唐宋年次等耳而唐史倍漢宋史倍唐史簡可偏廢乎稽古錄通鑑一人筆耳而約則爲卷二十豐則爲卷三百優劣可樂論乎入事不斷核實而以一人局曲之見託之乎闕疑是河伯望洋而埴井觀天也詞不盡意而以古今挹損之文託之乎舉要是鄭賈市朴而葉公好龍也善乎李燾氏之言曰至簡出于至詳至約出于至繁吾取以爲法焉

列聖功德

累朝文獻鏤金版而書竹素者揆天掛日焯乎稱顯懿已今

天子乘五位龍飛之運思

二后燕翼之謀特令儒臣分局計畧勒成大典此孝理之極思弘文之上務也愚生累宇

章句足不涉圖書之府而執事問以所欲爲對以臆夫一簡有餘味而垂涎者思快意五鼎之間玄黃之用窮而卉服織皮爲貴于天下故

自漢以來載籍之日繁也猶江河之不可移山也儒者束于所見而史氏無世官非有子長之雅游固彪胡蔡之庭授也竭廢求詳猶若其畧若越于畧而不止一言註誤一事漏佚則萬世不復見也蓋聞今之爲史其篇部之豐月月以數萬言計足可當孔氏一經而愚猶妄意其畧者豈更欲增崇文之目侈泰廷君之辨哉夫今之爛然爲辭而犁然爲事者臣下之章奏

朝廷之批決已耳而六曹故實居其強半執事

者牽于凡例不忍吐而棄也則神割它事于彼

而取盈于此試使觀者抽精騎一什五探玄珠

于罔象則所采存蓋無幾矣愚以爲

本朝會典備載六曹之事如文武之銓資

藩封之祿秩吉凶之儀註行遣之

制勅及米鹽兵馬之額數雖沿革小異而要可

以隨世代附書不必盡煩

實錄至于

國家有大禮大役大兵

天子動容宰相造膝蓋臣爭議聞士敲輒而歸之

翳于文字間失厥要領今者飾喜怒而歸之

上巧者枉曲直而比之法當事建言之互異最

功行勸之懸殊此決非單詞片言寂寂倉卒所

能具也且代更

二聖歲逾五紀長年博聞之士存者僅如晨星

而欲分淄澠于逝水決雖黃千泐石愚不識作

驚之御史屢顧之安昌情狀可得見乎屏人蹠

足之談誰爲道說乎密地酸醎幕中舉笑安所

置軒輊乎嗟乎亦難矣夫自起居職廢而侍前柱

下之語其勢不可復詳若其它耳目可以參驗

形影可以推求者是在人加之意耳蓋昔者周

必大修史每一志一傳成並令在院官互相修

潤然後敢出而今曹分歲析動即抵牾是故視

聽宜公也司馬光六任史官每出入載筆遇有

異同即彙記藁目之下而今按籍如林止據披

閱是故詆訛宜勤也古者編年與列傳並傳故

卿也山木錄及鄙言書生小兒附名循吏凡以

義存勸戒無論顯微而今止爲大臣立傳則
之士閨闈之女須借譽于名子孫良守令而後
重則日事時功之外不有貞鬼未揚諛古未新
而待紀傳之續成者乎古者稗官一家聖人下
廢故璣語彙談偏記短部皆足以補苴殘漏鼓
吹休明而世或稱野史失直欲錮之
聖世夫人之難知朝野均病如方正學以抗節
爲祈哀謝文正以批鱗爲獻諫王新建以倡義
爲從邪則名山大澤之中不有負竿知禮采樵
知樂而資

廟堂之聽睹者乎凡愚所論要欲使執事者寧
詳毋略寧繁毋簡以待千百世後有孔子者出
而刪次之斯亦不朽一盛事也雖然此自今日
言也又不可不有
先朝未定之書

列聖欲爲之事而明問所未及者乎夫革除土
木間乃乾坤一再變故也然一姓遞承非逐鬼
爭捷之際委裘無恙非瞻烏靡定之秋而當時

執筆者拘于忌諱使孫蒙祖弟龍兄年此滿
千名義非淺鮮也矧

明主踐祚首詔卹錄效死諸臣而

祖宗故耻不蒙疏雪則豈特三豕傳訛而已大
抵天下之事非常所見則常人相仗莫敢先發
愚竊意蘭臺麟閣之彥必有超然注意于孔子
之筆削而不徂故常者故妄言及此願執事之
亟圖之也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王叔廉公集卷之二

問今天下理平保治之務蓋無急于求才者
夫求才與弭奸二道也故難任人威廢頑才
與奸莫得而並焉此諸士所習聞也乃近代
謀臣有請收京東任謀之士者有請開五路
豪傑仕進之門者有請用嚴賴二郡奸民者
有請招渤海土豪者夫既名爲奸爲狂爲豪
則非才矣且安所用之而又安在其弭之也
斯可謂通論與抑泛駕之馬斯馳之士用各
有所宜與自大道既遠而三遊四豪翺起爲

任俠行權至犯禁也然吳楚不得割據而
夫爲之喜唐不用朱克融而河北首亂迄無
寧時此兩人自今日論之以爲何如也乃其
繫國輕重如此豈才與奸固可並用與我
朝用人自升貢二途外雜流異等不得佐立
薦紳議功名于世誠重之也然吾竊見南北
弛備伏莽淵淵之奸所有爲梗而當事者議
所以消弭之術未得本務故吾願以廣用人
之說進諸士其以爲然否

所貴乎臨制海內陶冶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
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歧焉
而思奮則無務以法窮之有所拂鬱焉而思平
則無務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
則無務以全求之故舉因舉廢舉盜之事使貪
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中可考鏡也夫九德
三俊之徒默成象語成文左執規右蹈矩人生
誠盡得斯人而用之豈憂天下哉第世非大庭
人罕兼才而機智豪勇之人往往用其一偏一

曲各有所至故田仲之義也而屠殺比之堅劒
無用鯨之城桀之瓦蚩尤之五兵李斯之字書
至于今祖述焉執事思廣用人之意也愚請因
及弭奸之說夫治古之世天下常廓然無事而
其民不至于如此何以故哉男子畝婦人桑老
者養孤者庇其征徭省也四民有業三物有訓
朝不混市野不踰國其教化行也蓋世儒所推
大抵然矣而吾則謂三代教養之法可以御常
民不可以御豪傑可使天下重犯法不可使法
必行于天下何者豪傑視常民則異也其氣力
足以自致衣食而無求于人其懷仰瞻眄差與
下伍間左爲偶而束縛于區區之禮法是故養
之則不思教之則不馴而聖人知法之不盡行
也於是弘薪樞之道疎網羅之目鄉舉里選取
之非一途事舉言揚試之非一術奉璋珪士不
以介冑輕武夫赤易大賢不以白屋棄寒賤上
知其如此則雖有無聊之志不肖之心誰肯一
旦齒莽自棄者執事謂求才與弭奸異道愚未

見其異也何以明之夫奸孰大于爲盜者論曰
官弭盜之法自修間司寤之外餘析不書擊也
漢渤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單車斥言歸而
恐後而崔蒲不久驚也嘗因是而考當時之
之制蓋周詳于建官漢詳于設科長材資俗之
士皆弭耳抑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
爲奸故其時天下有飢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
盜之則可定撫之則可下也唐宋以後用人雖
間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然科目常擇
其權而章逢下士散敲曲辭皆得安坐取公卿
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下城皆爲
敵國矣明者憂其然以爲法窮則當變才窮則
當借是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
弼爲京東一路言也推置沈鷟勇悍之人爲吏
而重牙校之選此蘇軾爲河北五路言也摩豪
右以爵祿而收攬吏權此王質爲嚴嶺二郡言
也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此鄭剛中爲永嘉
諸郡言也夫此四議者與唐虞難壬人威廢頑

三才圖會

卷之三

二十九

之訓不又牙刺謬我而愚管攷之矣其工崇伯
非溫良絮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猶喻溫
卯翼而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奸之不相入若
水火然然有上才則必不可使爲奸有下材則
必不能爲奸有小才則善用之爲材不善用之
爲奸爲奸而奉奔走于上則上之法行其工崇
伯是也爲奸而作氣勢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
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夫不求弭奸而求奸人
之不犯法此四議之所由興也今天下之患非
虜而盜虜欽邊矣盜折北矣南北將吏燕飢之
聲日夕馳
關下而瓦合白徒散亡驕卒間乃有麾旗冒棹
焚杆叫囂以塵
明主內顧之憂者愚以爲此何足憂也然竊有
怪爲前代盜賊皆飢民休迫爲奸今歲比告凶
有司奉行
恩澤
詔書衣食非乏也博徒遊客椎埋鼓鑄哀馬休

依然非盡有怨家累吏爲之敗也然而五令六聚所在如響智勇所馳之人多入其中而

朝廷曾不得其死馬半策之用則豈可不深計哉夫爲奸而至于盜則有誅與撫而已有司之計也奸萌未形迎而折之用不測之恩威以籠致天下之豪傑

朝廷之計也夫

朝廷之計愚生何敢與知之而豪傑係天下輕重則有一二可舉者劇孟洛陽大俠也吳楚之

日南公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友雁行頃刃者半天下而不得一劇孟則亞夫

以爲喜朱克融河北名豪也劉摠嘗薦之丁朝

而唐宰相不用既而幽州首亂卒失河朔夫此

二人足不涉六莛之塗名不挂孝廉賢良之籍

而左投左重右投右重豈可謂人之天下無若

人乎有若人焉能守恬修姱如漆園蒙殺乎能

稿項黃馘與草木同腐朽乎惟其惟懷少文無

媒以自進銅墨小吏得批換而跽簪之下足拊

髀頰足噴目語難小者豪鄉里大者憑山海而

天下脊脊多事矣愚以爲

明主在上海內幸無大奸如古列國豪公子子貴

習貴盛彪闕中原則其他剪剪者皆可以爵祿

智計籠而馭也蓋荀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

郡國在在有之而遊俠尤其食肉曳綈設財役

貧則廝與爲之用駢肩結轂背公死黨則鳴盜

爲之群露釅裂皆引繩批根則梟獍爲之使啗

鳴咄咄武斷豪效則閭閻爲之傾夫人與人相

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博齒堅者

齧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十百人割落角距而爲

一二人下者此一二人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

人使之不爲

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于善而用之于奸愚有

惑焉請畧做四臣之策今縣道有司博求所部

豪猾不得志之人隨才疏舉或推鋒敢死或足

智曉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或譚達不羈可使

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一體叙錄使之

試其豪舉干職事而耗其雄心于利祿則劇孟

宋克融輩人人皆

朝廷耳目也何好之能爲蓋

祖宗用人自科貢外別有經明行修才識兼茂賢良方正之科有富戶老人入仕之例所以抽揚小善蔽納細流銷亡壯夫義士慷慨邑鄉之懷廣勵邪俠小人技拭嚮往之路何至深遠也今盡屏不行矣雖有武舉一科而拘牽文義臺僚不及格矣愚以爲寸長尺短自古嘆之管仲師馬得路照朋師蟻得水則堯言禹趨未必如草墊之專能也受金底安劉之續食馬出陷淖之危則瑕摘毛舉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貴郎牧豎小吏降胡前代或以階牧伯而舉茅土聲烈著而不磨則甲乙賢能之書未必勝襍流之得士也吳訪以賢士起中丞郁新嚴震直以人才登八座具載

國史至今且二百年則

累葉熙明之日未必遜草昧之多才也軍志曰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

則書生迂鄙之言未必非山藪藏納之助也惟執事教之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故漢人述忠敬質文之尚至纖悉矣四者之不相沿也果自名而自尚之耶抑人以其政窺之乎夫質文代謝之端與天地之運故相流通者也乃儒者稱皇降而帝帝降而王若不可返者而又有三正循環五德終始之論其說果孰爲當與三代而上歷年長者莫如周三代而下歷年長者莫如漢二季之世天下何其文盛也然勢極致至而天下卒返于質則循環終始之說無亦可徵與我

國家熙平二百餘年其初上下之所漸端固甚朴也迄于今而聲名文物郁郁盛矣乃識者顧心憂之以後風教漸澆俗化漸侈論議漸煩文章漸詭是文盛之敝也然歟否歟聖人能通其變于未窮未窮之原非盡可以法

禁防也通變宜民之道必有要焉可
與夫世道汗隆之際士人所宜究心者也願
相與揚推之

天地有不可已之運聖人之所順而不違也聖
人有不可見之權天下之所用而不知也何也
聖人教天下以樸固知其後之必巧也教天下
以簡固知其後之必繁也然而不能使之不巧
且繁者非聖人之徇天下而天地之運爲之也
不能使之不巧而能使之朴不能使之不繁而

子才甫金言集

卷之三

三十五

能使之簡則聖人之微權所以移易天下而不
可使知之者也運有所必至則聖人不能違天
天也亦人也權有所必設則天亦不能違聖人
人也亦天也然則世道質文之變可述已夫文
質之用吾未之前聞也其義起于三統漢儒所
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是也而又以殷爲
尚質夫質之與敬一也而吾以爲皆非聖人之
教也世徒見其道之不同而以爲聖人之治天
下若有所尚而已矣非其自爲之名也何也蓋

上古聖人修無爲之理而天下熙熙不施忠于
民烏有所謂忠不施敬于民烏有所謂敬天下
有淫比而忠之名始出天下有悖慢而敬之名
始出故夫未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質焉可也
既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文焉可也豈待周而
文哉然則三代之教雖不可窺而其無所尚可
知也即有所尚而周之所尚非文又可知也
不尚文而世道之升降必自質而文又可知也
儒者見其然遂曰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如
夏三王之時如秋五伯之時如冬然則五伯而
降其將流爲長夜而漫漫不旦乎必不然也則
冬未嘗不可爲春而伯未嘗不可爲皇矣故史
遷謂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相
終始烏見其遞降而不返哉而予以爲此天地
之運而王道之所因也蓋天地之運其本至也
有所不可已而其既至也有所不可極何也數
基于一至于百千萬億而未嘗不歸于一也譬
起于宮至于九成八變而未嘗不相爲宮也故

質而不能不文也如春之必有冬也不可無而
止也文而可使之質也如冬之復有春也其有
弼而登也一寒一暑收而歲月日時之序順一
文一質參而元會運世之化成是所謂篇累終
始之說已而談者曰文而欲返之質猶移江河
而行之山也何其妄哉夫周之始何以明其不
文也太羹玄酒則禮之極致焉未絃洞越則樂
之極音焉甚朴而非華矣及其敝也今爲十二
而諸侯之才臣儼子桓衣鳴玉驚其文巧之辭

三才圖會

卷之三

二十七

合爲六七而天下之策士大俠憑軾鼓舌信其
押闔之說道術分而白馬雕龍之辯與六藝爭
道而馳文藻流而湘纍郢客之章與大雅分曹
而奏故自周至于秦而天下之文極矣然其後
不能無漢也不能無漢是至漢而循環也漢承
秦敝斷雕爲樸內而將相大臣有椎魯少文之
風下而吏士元元有清淨寧一之化風風乎古
風已及其敝也一變而西京經綏之儒各立家
門抱策而爭句讀又變而東都瓌詭之士私州

樞植扞闔而博名高又變而建安之才人操管
而覃夸麗之聲又變而江左之玄談揮席而清
清虛之理故自漢至于六朝而天下之文又極
矣然其後不能無唐也不能無唐是至唐而循
環也噫由此而唐宋之末造可推已夫此數代
者其始固甚質矣非久而文則何其憂衍不已
也嘗思其故一代之初造草昧其政化風俗皆
淳然有太古之風故天下朴也既朴矣培之數
十年而公私物力必充美而有餘故天下盛也
既盛矣聲名文物必參汰而不可制故天下文
也既文矣根本命脈必有所撓焉而不固故天
下敝也嗟乎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董子曰已雕
已琢還返其樸物之相反復歸于本物極則反
豈獨人爲蓋亦天之道也然二代之末無聖人
以抹之而其勢遂極極而無以制其後聽其自
返于質焉則純任乎天而已豈不惜哉

國家當

祖宗時其簡澹無爲之理可考鏡也至故老所

道說醇美愿茂之俗又可親也今俗化當如是
聖主握道而理何憂天下而弘正以來六七
年之閒則所謂豐亨豫大之時也括四陋而
明儼淳實而華巧上銷日月之光下鑠山川之
精天地之氣皆已流而不韞而人之智慧已窮
故識者以爲文太盛也試核其人者夫風教嘗
淳矣今也繩之以文法而如束濕新察之以鈎
距而能見淵魚銅墨之長日暴其情以中大吏
而民日無聊則吏之政澆也俗化常儉矣今也
不事本業而務于淫佚曲巧三家之市列雕琢
續畫之觀十金之貲而博玄黃琦瑋之色里兒
賈子獻錦綺而不御吏卒下走蹈文組而不爲
平則民之俗侈也論議嘗閤矣今也一令之布
而從從紛紛老吏握刀楨而汗沾背一議之典
而上書之囊滿道郵卒馳而不得息則議論多
而成功少也文嘗平正矣今高者窮極文眇而
盡去其藻質不則修先秦西京之業曲曲而
而少恬愉不則望烟雲月露之形以爲纖靡則

文章詭而根本撥也夫明月之珍飾之以假貨
百年之木破而爲犧尊見謂失其性矣天下之
文致若此也是世道之憂也愚竊以爲返之至
亟矣夫吏治澆者名法敝也其道莫如重化使
長民之吏常有仁厚化民之志而無嚴切操下
之心則上之所爲教者敦矣民之靡修者本業
微也其道莫如明法民遊食則法作無益則法
賈難得之貨則法修奇辟之服而踰月則法則
下之俗儉而天下有完財矣論議之煩者政不
信也其道在斷而畫一一言有當何煩乎累牘
之陳單辭可成不必于盈庭之論則議簡而政
省一矣文之以華奇爲工者學不明也其道在
尊經而復古學術正而蜚搖之辭遠淳雅復而
鈎棘之調息則文正而不陂矣雖然此非法禁
之所能止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以
身先之而已矣故令禁于已然之後而化漸于
未然之前今之所禁由之而可知而化之所漸
用之而不可見聖人之爲天下常使之可用而

不使之必知故聖人之功常始于不可見而于不可及無他道也以身先之而已矣柯克仁之風則無敢以苛應也躬儉朴之化則無敢以侈應也敦簡淨之理則無敢以靡應也適乎正之軌則無敢以謫應也此所謂聖人之權也嗟乎聖人之權用而終始循環之運在人而不在天矣故謂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問上之生也則願析圭儋爵而垂名于世矣

故爵祿名譽人主御士之權衡也至有謂祿肥則士不死與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者信斯言也士直用術羈之而已無乃薄道待士而適以驅之歟嘗觀兩漢高祖求賢之路謂吾能尊顯士故時為尊顯或起自刀筆或自羊豕之間或與時變化或與人主俱上至于貢薛韋匡顏其波而荷祿者相望爵祿安可得士也世祖敦尚名教而士附于名者或今東海致議或使壺山蒙璫或規盛名難

試言其緊

聖人所以為治者二爵祿也名譽也置爵祿所以為賤榮也而簡節廉取者世謂之貞重名譽所以為眾使也而晦德不耀者世謂之高然則政之所貴俗之所賤而上下恒相持也此可挾勢用術而詭士以必得哉惟聖王知其然故設禮義忠信以懷之而文泰之象成一體之義合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託處也論者曰昔在

副或謂讓封非義至于後厠顧及靡其風而名實大壞名譽又安可得士也周語曰先王之治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予之於兩者豈輕哉資予善人有領官民者有制大常有銘大烝有祭勛功庸勞力多異其名何殊于漢而得士獨盛也豈先王所以用此有異抑不恃此而有所恃歟由斯而談特爵祿名譽以籠士非義也而士有逃之者于義何似苟卿之識楚子登趙克國之辭浩星賜也非篤論歟此可用君臣事使之義也

先王建方畧御倫類因人之欲而立之制民欲富而制之以祿民欲尊而制之以爵民欲勝而制之以名假之以虛至之物而攝之以必從之勢今夫臣出身以事主析圭鬻爵懷符訓祿而無今不從士有說之不入者之不下而一旦激於單詞片言奔命仁義捐糜而不悔者爲名高也王者握其幾可以祿者祿繫之祿之而不足者設名高以下之蓋制馭人羣之術耳是言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士爲人主用也爲爵祿乎

爵祿者上所貴以酬士而非士之所貴凡爲爵祿來者非士也爲名譽乎名譽士所自有奚藉人主藉人主以就其聲非士也夫士固有志耳耕草茹木鵲居穀食其視鼎珍法膳曾弗腴於此矣師友造化旦暮古今其視熙鴻鏤景曾弗永於此矣不察其志而猥以兩者勝士是以驅之道廢之也奚可哉惟彼功利之說倡而論者每下管仲曰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此何異操贏奇而來人之意

者君臣之際有市心矣齊仲連耻之陳月口三代而上士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士惟恐其不好名彼其意豈不以負氣矜節之夫非名無以攝之而不知回遘者將真力焉徒見飯牛扣角之朋非祿不足以役之而不知貪冒者乎奔走焉漢已事可徵已漢興高祖詔天下賢士大夫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故士驚于尊顯慕賢起刀筆吏碌碌無奇節叔孫與時變化道同委蛇公孫以卜式倪寬其初逐跡羊豕之間張湯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所謂得人之盛者大都似此矣自斯以來官事寢廢凡卿故過不贖不暇論于繩墨之外而貢薛偉匡如波斯靡於是右含羞蒙垢羽翼梟獍符命僞作功德競陳如蠅歛之流者此亦重祿之過也建武初首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及周黨嚴光陛見不屈親詣萬乘以高之蓋天下始驚名也然王良之來東海友人譏其無忠信奇謀而取大位矣樊英就聘而應對無深策則壺山其耻聲廣漢楊厚

江夏黃瓊微李固之戒盛名之下亦難訓矣
彪劉愷激詭爲議使丁鴻而微悟曷以異茲斯
時也士爭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後進希之以
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而後尉顧及標榜成風
於是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給朋友相
許如徐幹所語者此亦重名之過也由此觀之
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稍陵夷也然則握奇
龜珍之士奈何不視名姓爲嚆矢比印佩于鉞
鉞歌紫芝而不來逃吳市而長往耻知名于女
子而羞屈志于功曹哉夫然後知祿與名之不
足恃也先王之治易嘗不用茲二者顧所以用
之有異焉蓋物莫貴于難得而賤于妄授衣文
繡於倡優則貴人不服矣飲和羹於廝賤則上
客不啜矣澗毛可以薦王公壺食可以結死士
豈謂物耶亦有所將耳先王建諸侯而錫爵祿
也必於清廟之中備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
攢相內史作策故有養之頌其官民材也必先
論之論難而後使之任事而後爵之仇定而後

祿之故祿所以祿有德也德有大小而得之
如大材爲棟小材爲桷見其任不問而知其材
故其祿足重也先王之世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大常祭於大丞其紀績也王功曰勳國功曰
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
名所以名有德也德有大小而名隨之如長形
名長短形名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形隨之故
其名足重也方是時也庸人避跡而賢士單來
山藪非乏珍而修珩璜之賜以爲佩田畝非儉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粟而貴太庾之賦以充庖五兩之綸半通之銅
僦食之奉一札之書人莫不德其物而罔敢易
之者豈先王有異術出漢二祖上顧漢重祿而
先王重祿其德漢重名而先王重名其實羈縻
之術無所用之故得士盛也然此猶論于爵祿
名譽之內耳乃先王之心雖兩者勿恃矣君之
歌先股肱臣之歌先元首君歌鹿鳴以勞臣臣
歌天保以答君敦朴不散于雕僞一體不捷于
兩端直以心任心以德懷德而已故未嘗不命

名制祿而誠心信志旁皇周浹於其間則周族黨之察德行道藝之舉亦名取也然而夢可相卜可師不謀父兄而立之羣臣之上不爲過舉也父三老兄五更心膺大臣手足羣臣此誠在也然而八法辨治六叙正吏不爲厚防也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盛德入輔者兩其食圭田采地世世弗絕祿非不肥也然而營丘鳧繆儉于百里亦非靳也咏聲詩播管絃百福百祿之頌永譽永辭之稱名非不高也然而貴不聞不見之

卷之三

四十七

功圖書之名不著紀年之牒空虛又何稱也蓋惟用而不恃故明哲之附其誠者如矢集的端不得蟠山不暇棲拱揖指揮而莫不願盡力此所謂以天下爲籠而無所逃矣又奚必昭昭焉揭兩者如日月而要之必從我惟此意不明而後天下有重爵祿名譽之君有重爵祿名譽之君而後有遜爵祿名譽之臣不知上重之上過也下遜之下亦過也楚子發獲蔡侯而辭其實荀卿以爲固金城之役浩星賜以讓功說趙充

國充國不可夫辭賞弗高於遜祿讓功弗亢於逃名然二子以爲持小廉守末節廢賞功之典而忽謀國之實棄不取也又況甚焉者乎夫士如自爲計則已矣不能自爲計而欲逃之此逃兩也無之而非是矣嗟夫君臣之義光于穹宇炳於重離而飲之者常自賢君賢上始宜厘執事之問也

題大學解

昔夫子評其門人師商之優劣曰師也過商也

不及繼之曰過猶不及夫過之不賢于不及自

卷之三

四十八

當時及門最親明悟如子貢猶駭而不信則其他可知也然夫子時亦始就二子品題未暇爲劇世切覈之論至其孫子思始大暢厥旨作書曰中庸義獨取不達人爲道而痛裁隱怪無忌憚之徒薄性情而矜睹聞者蓋亦知後世文日盛厄辭奇行將日出而爲說以防之寧不及毋過寧爲商不爲師若預爲今日地者夫大學不言格物乎物固有本末宋儒以物物窮理爲致

知駁之者曰支曰俗則信似而幾已排第
良知宗旨使酒掃後生汗漫持正物空參以宗
所謂無善無惡之本體不知于孔門不遠人之
義亦有合否也予竊謂子夏之不及近似曾子
之愚其晚而聞道亦近似曾子魯論一書獨多
載子夏之言而子夏之言又獨多論學其論學
又獨以切問近思標致道之的可謂深於中庸
者當周之衰秀民才士角奔辯智之途而獨能
使西河之人疑于夫子夫子蓋亦嘗晚而定論

卷之三

四十九

曰商也日益然則商之不及乃及也而世儒猥
稱中庸爲大學之緯不知子夏實曾子之翼予
私慨於中久矣而不敢爲學家喜文多方者道
乃今得同年蔡尚寶士皆士皆自束髮讀書有
意聖賢之學舉進士四十年矣而嗜學不倦其
生平最自得者爲大學解解成一以進御一以
遺子其書宗鄭玄古本而以知本貫格物之義
其本歸之慎獨以修身言不取博喻取其義
行不取多岐取其爲已愚讀之益彌日而竟以

當世儒五家三教之書十不得一然第令學者
循其一二微言切論以中庸之戒謹恐懼而
造大學之門即未知于世取舍何如而要爲切
問近思得古人之精而大者愚亦且見之皆之
日益而西河之風將自今日再振無疑也蓋昔
者夫子始剛六經而文多闕疑不敢自用乃今
大學盛行自好事表章賈鄭二古文而今文幾
廢愚聞嘗竊取西河切問近思之義研泳其間
則見格物致知決當附之誠意章中義無容補

五

卷之三

五

而他文出秦火斷爛之餘正亦不必章章字字
爲之守殘而射隱如新之爲親諫之爲慊大學
與中庸之爲經爲緯摠之毋庸辯也愚所知者
大學言誠中庸亦言誠大學言謹獨中庸亦言
謹獨大學言忠信中庸言忠恕士皆業已一一
拈出則當涵而探之母使西河之民更疑于夫
子則愚亦有爲道日損之說將挾策而進已

題陸孝子冊

子讀詩至鐘鼓聲聞而感佩巴伯牙之事夫以

孝妻之調諸鳥獸應之况廟堂焉行君子其
天動人豈虛也哉以予所聞陸孝子蓋青
人徵甚乃其養生哀死一何善始善終也嗚呼
方其焚香籲天叩心稽顙舉府中無習物者
獨有親耳自其一身妻子不暇知而暇求區區
之名爲及夫帝歆神聽而陸孝子之母猶得還
延假息于十數年餘夫寧惟冤號慘痛之辭爲
足以取憐哉誠志壹動氣精誠極而神理通也
嘗是時知陸孝子者天耳獨行蒲伏非灼于耳
目也匹夫夜呼非有金滕之策可起而觀也就
其親霍然病已亦不知其子作何狀也更十數
年親以天年終孝子方腐心裂膽恨其所求之
不終遂而悼其始之或有所失也若此者宜其
遂澆滅無所著稱而卒之縉紳大夫慷慨矜名
義之士相與垂涕嘆駭駢湊而彙積且復爲繪
圖張其事豈不亦至盛矣哉而世謂屋漏可欺
暮夜無親必不然矣然子嘗聞島夷入滄時有
有邑民子母俱爲賊虜行取去母知不能辱舉

母數擬之子延頸就刃求爲母代既不可奈何
則徒手前批賊斷脛決腸遂以死至今鄉俗往
往能傳道之而其人竟死不能全其母欲其
名姪則子孫皆無在者長夜冥冥蕭索等死視
陸孝子報又何爽也子故并記于此異日就鄉
三老而問之且以告之閭史氏焉

馬文莊公像贊

有序

吾師馬文莊公拜相之數月以疾薨于位海內
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無不流涕者公方軼亮節
沉識博聞自需求次金馬署中已隱然負公輔之
望旣而宅端尹歷曹卿功緒表見
天子虛泰階左席延之

制下之日都人皆拊掌稱賀雖公亦自謂千載
一遇也當是時天下方急公乃公亦惟恐附天
下之力於是旦握莫吐反席沉思髮卽鼎化
白而公病矣嗚呼奈何今天下勿悲哉得爲爲
公最親弟子垂二十年風采議論聞見皆真蓋
公嘗自言吾平生不敢欺一語不敢慢一事

嗟德音在耳遺像儼然而九原不復作矣第曰
屹乎其德若金石之渾剛峴乎其量若溟渤之
汪洋薰乎其飲人以和若景風之駘蕩乎春陽
冲乎其志之常虛若騏驎發軔而驟康莊淵乎
其喜愠之不形若神龍之不可玩狎而深藏
炳乎其持大議立大節若中流之砥柱與日月
而爭光是皆畫史之所不能圖而并不可傳者僅
碧瞳方頤疎髯修穎之鵠立乎巖巖然先生所
爲事命益恭三命益懼食加少而色不怡以至
於考終者則固有出于貌似之外而世有望形
徵心之士亦或能彷彿其萬一于渺茫也乎

鳳池周公像贊

公學則粹而不務瑰妍公循于吏而不急叙銓
早歲倦游嬾化而仙被褐杖履垂三十年我思
古人遺像儼然惟其端言蠕動而有餘于天不
朽之徵于後之賢

仲秋二日夜夢自題小像

此何人哉此爲我而喪我身外有身體合四大

不知其假與真口厭五羶不知其甘與辛蓋陳
叟瞻雲趙氏評我爲不做好人之聖人要做死
人之活人其然其然且未必然以俟夫知言者
擇焉

自題像

汝能換上帝東天行而西北曜乎能奪地抵出
五岳而結四海乎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
不能即滅定業仙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
能化導無緣一靈獨曜扃衛森嚴生生死死如
環無端離享非取離罣非顛離作非故雖柄非
權惟無心於萬物者則然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恭錄李保舉全太保吏部書禮殿學士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敏校梓

太僕寺少卿賓吾楊公傳

自余爲史官儼居長安西舍其左鄰則兵部郎賓吾楊公右鄰則刑部南沙項公昔朝夕過從友善而項公病早歸獨楊公最久益親時時爲余言魏縣之政揚眉睢視若自得者余嘗陰戒之此夫廉而剗貞而孤揆於世嗜其猶楂梨之與橘柚與請自今毋易道而易度遙遙粥粥如也以此居高能藉羨譽則大車之載追風之騁將于是乎在而楊公曰不然願吾道非耳使其誠是也則太陽方中公等駸駸向揆路不能使世人易瞽而使吾易度吾喻人也請去拊髀雀躍游矣余聞若言壯之然公竟以頽語下還不復振而死惜哉公名廷選字子庸賓吾其號世籍於浙之鄞縣今爲京師人父助教公潛母沈孺人奇公幼慧勵使從師問學公亦克自敏立未

弱冠以明經領壬子順天鄉薦己未歲魏縣知縣魏縣人至今以公所爲興華士養民之略勒石詠歌之比干甘棠遺愛云公之爲余言大抵多暮夜取輿上官風指吳同毅然有所不欲不爲者歲滿召入主刑部事改兵部武庫司武庫故事主傳逸車馬不能法而公自以新爲清疆吏居曹侃侃持其故操人不敢干以私於是忌者側目辛中公考案爲兩淮都運判官而公顧益喜自信曰焚玉見性酌貪知廉偉哉造化安知不成我于桑落之下時饒司黠穢維故以處卑流暮齒營斗升旦夕者而公以年少慷慨盡剗去文俗故事爲之徙官之日篋中惟圖書而已然歲歷數年不能逾常調自青州判再徙爲德安登楊三郡同知乃得久次擢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尋加山西行太僕寺少卿兼僉事公自是稍復仲眉所在表裏論者以邊才目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來任而蜚語聞解官歸矣歸之後余就省之邸第公倒

於欣然無懊喪色問所以得忤則第曰公
記長安西舍中語乎不早聽公言至于此雖公
吾道是也夫以一書生走蹟途而涉末流麾三
千金之餽如糞土此亦有斐然之志非苟焉而
已不知于人而知于公何恨不用于今日而待
公當路之日用我又何恨蓋猶望子以煙舍易
世皆而予時卒遂別不記公所歷歷三千金
者何時何地也公爲人偉貌白皆神采充揚對
客語壘壘不休若飈發泉涌望而見之知其爲

子集卷之四

三

揮霍起乘之材可驪牡外取也乃其時媚者不
知知者未遇猶冀天假之年時移論定餘勇可
賈而公死不能待矣壽止五十人或訾公氣太
盛才太輕類夫沾沾狗名之爲者斯其竟以齟
齬窮歟余謂不然名者人之所爲也人好諛則
名歸之僂巧便給脂韋卑輒者人好直則名歸
之仇夷睚眦激昂謹誦者今世局一新士大夫
摩牙抵掌爭尚意氣有如楊公不死而頡頏遊
其間必不窮窮乃在二十年前

世穆二朝之交於時天下爲奸直乎好諛乎不
知公將以何狗且顯名高位猶形影也而公窮
竟死又安取名而狗之嗟乎孔子惡鄉愿取狂
狷彼狂狷皆狗名者歟公既沒而功名不表見
有子尚弱其操左券而責子者乎予雖幸晚遇
不能售也視公墓則宿草萋然恐遂泯泯抑爲
採撫一二生平大都傳之其家庶後世以此如
公云

潘省庵先生傳

子集卷之四

四

自子髫髻爲諸生識所謂省庵潘先生者齒長
予僅十餘歲而望之如嚴師古宿不敢燕嬉嬉
戲其間蓋是時予年少專習知尊事先生已耳
既長宦遊乃日習於四方交態與先生背馳而
先生亦業已厭進取去而翔寥廓予不得復近
則第從瑯邪伯仲所剽聞一二緒言私心嚮往
之焉徵天之幸予乃得早營菟裘尋名山杖履
之迹而先生尚無恙健飯數啜就予父子見目
爲未離之璞予亦歎先生循道彌謹倍其少年

而退自愧曩者貌尊先生爲知先生不深也久之遊益狎以鳴孫章句累先生文酒談讌期之百年而先生竟以一疾歿矣世風日往有如先生廉廉篤行君子而位不登一命名復挫于後生朋友之退也作省庵先生傳

先生潘氏名矯字文徵其先自崑山割籍入太倉爲鎮海衛人父賜是爲南橋處士故以直道長者名里中所居一室外常編籬蒔菊遊居嘯飲其間不復關人世一事而獨奇愛先生時時

課之于學乃先生亦自以儒家子耻一不知未

弱冠入州庠則已涵思六經諸子篝燈帷中伊吾聲徹夜疾風冥雨之不知也七舉應天試不第顧見一子二孫皆成立向進門下授經弟子往往茅拔穎服能名其師說先生曰吾道不已行乎自是遂改服爲田翁山叟環堵之宮苔草侵階雜花滿徑居然南橋處士也性廉達能飲酒飲少醉輒引筇擊缶朗吟間來無事之句數自稱年老君平真大塊俟我市酒可以沽早朋

五

卷之四

六

可與遊尚安事腰笏膝席俯仰公卿間故先生所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皆與之爲真率豈弟無町畦之交而閒或語次及人間不平事與聞黨新貴求田問產頗頗作威聲勢者往往須髯戟張白眼慢視慷慨向其坐上人曰若見某某但說潘老言如此居恒同志切磋友爲王郡倅六順韓孝廉湘陸文學應萱此三君亦介立矩步有先進朴雅之風而予交于先生最晚先生不以予貴作尊異色嘗曰君可當吾鳳巖鳳巖者郡倅君別號也乃予亦不敢以先生幸狎失故賤事長禮有疑事必咨而行雖宴坐對奕既罷則歛子正容肅然蓋先生墻宇素高比老常痛自剝抑與俗委蛇而方軌嚴操終不可玩嫖如此其內行循謹居喪盡哀依于古禮從父喪且死無嗣以遺賞歸先生而婿某爲外母鍾愛先生盡讓予之有豪族嘗占匿先生稅地先生試好諭之輒慚憤開門以絕竟不校也配周氏白首相對如賓友嘗詫語予吾婦丈夫也烏夷

之亂嘗受寄數百金其後原主暴死子孫無知者而婦盡檢故囊還之繼而復歎曰吾老窮矣天其或使吾兄志學階一命以報吾婦之德也亡何志學死而先生始忽忽不樂其後半年亦死死之年蓋七十四歲矣

論曰夫七十四歲非天也而先生之門下弟子皆心喪先生如喪父此不足當鼎鐘不朽之事乎予聞先生教法嚴其弟子情竅與跳而軼繩檢者雖已冠娶憤楚無所惜至其誘道摩拊媛

王又庸公文集

卷之四

七

媛姊妹然即慈父保母弗啻以故使人嚴而益親歿而益思即此亦足以知先生矣

企齋詹公傳

企齋公姓詹氏名源字士潔仕弘正間至雲南按察司副使以字高齋歸罷歸安溪三十餘年而卒卒之後子仰庇繼爲御史用直諫顯名然亦坐譴廢而縉紳先生推轂詹氏世家者因曰不譴不廢不稱企齋公子嗚呼爲人臣子其亦不幸而有此名也企齋者公所自號其平生汲

汲皇皇欲企而及于君子彌所以志也始祖清隱先生名敦仁以清溪令歸隱佛耳山十九傳生封御史公璉璉早卒公其遺腹子母封孺人林氏守節育公于外氏公生而未識父居外氏久稍習其鄉漁畋鄙事好山澤之游年十三林孺人携入郡城就外傳始知學學三年而成補邑弟子舉弘治辛酉鄉試乙丑第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河西務以賢察舉改雲南道監察御史有

王又庸公文集

卷之四

八

詔覃恩贈封父母如其官尋出命貴州按察司事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蓋公自解褐廻翔中外僅僅十有七年耳其在河西務號懲衝商艘憑城社關節糾結法不得行爲御史會逆瑾筭事羅中不附已者以罪當是時公少年始試吏能一切據法強項以當上下側目之交不自謂全後瑾誅而公益吐氣自信駸駸通顯矣乃當事者終不便公會以請告送母歸就家補外于是有貴州之行而又會貴州巡按御史阿指

修同官夙憾据他事効之事下吏部覆留用管
採皇木尋奉

命討香爐山叛苗平之以功再賜銀幣其爲副
使雲南蓋

廟堂破常調越兩階用之或謂公崎嶇群妬間
幸稍伸白盍少貶爲末路計公曰我道固是也
至雲南復有御史欲曲庇所知墨吏而公執不
可由是卒坐忤免歸大抵公游世家諧以抗直
故而其生平所最鄙不取者自媒之行兩可之

言萍鳬要譽之鄉原滑稽深文之僞學此皆世
所譴通方辨才履徑疾足而公直糞土視之資
章甫而適越宜其窮也然公雖宦不大顯其內
行斷斷乃卒定于鄉論歷官中外皆奉林樞人
以從潛澆供養外不私一錢分田產皆推其肥
美與兄捐金於安溪上流疏積水三十里既田
至今爲沃壤郡故有廢寺田里中豪爭占籍以
爲奇貨公獨無所染指足跡刺牘不交公門有
司舉鄉飲多不赴然遇地方不便事敢直言白

率坂山寇平虎冠喜事吏盡掩諸招引良民坐
通寇行饋食論死公間投袂起見直指使者白
出之所全活九十餘人論者以詹氏世顯爲陰
德之報云年七十一自預作墓志銘叙其生平
勉企古人而卒以褊中負氣兀傲忤俗此所謂
自視欽然者然跡是亦足知其爲諍臣直士矣
王錫爵曰余友公之于御史君御史君在
穆廟時抗疏言

中宮事草成示余余驚曰此并外廷得言

上怒且不測奈何御史君曰固知必死死而下
見先御史不憾矣予因以知詹氏蓋世御史坐
直節譴廢者也然企齋公倔強逆瑾時不斥以
忤當遇斥今御史君言官禁事不死以他語侵
中官杖

闕下幾死父子間幸不忤又若左券然夫言非
譴廢不稱企齋公于此目論耳今

天子方濯被氛曉以登太平之理有如一日
召前御史恨知

先皇帝直臣晚企齊公顧乃不益重耶

王母何孺人傳

自予叔伯惻孝廉以暴疾殞宜興之學舍而回官弟子與鄉縉紳大夫皆哀思俎豆之于衡爲之紀墓乃其母何孺人獨不幸早卒卒之三年而叔始得鄉薦又二十年而叔卒官宜興未幾一命爲母榮于時里中人但知哀伯惻叔不復哀何孺人而予以家人老宿頗習知叔母子間事乃爲何孺人傳傳曰

日南公文集

卷之四

十一

孺人何氏十八歲歸予叔祖懷東公厠貧健舍而居在余舍之左稱東西鄰焉予以故日習于公惟孺人亦得謁而公常攝衽憑几見之孺人常輟績入戶內親爲執爨供酒漿盥洗焉時伯惻叔未生予知公與孺人耳比公沒而叔年甫十二則孺人獨焚焚守一燈日夜抱勿紙而泣蓋予自是始識叔喜其眉宇不凡言于先贈公延入與兒子衡同學舍讀書日率以朝至暮歸省孺人爲常而孺人不聽休也每夜讀則陰自

識書中首尾以一二數之未滿數不得止其勤如此叔以故益發憤勵于學學成而試有司其小挫則孺人益安其小進則孺人益勵二十年間以辟纁篝火佐研席之需以婦母賢婦兼師帥之任迄其後叔以晚成而爲人得壽若干以歿固亦有天道哉乃予最不喜歸家因累之說以爲天即祥善則完終令節如人者得少留須臾母死及見叔登科顯名稍稍換草服爲榮即不然而身沒二十年後叔屈一第綴仕版

日南公文集

卷之四

十二

青綸半通可旦幕契取而竟又有今日一瞑而萬世不視也蓋至是天道真可疑已自孺人寡居閉戶而予不復得謁今所論次言行大都善予叔時時涕泣爲予言而予所耳剽若此方叔之未署教宜興守京邸謂選也予不勝鸞鳳栖棘之恨數以書勸叔歸而叔以書報曰孰使吾早興宴寢以博一雉者非母耶孰使余母亡在窶二十年而春秋窶窶之未興豈非欲濡忍一命借尺寸藉口乎人生幾何有如一旦溘然使

子母生不逮養死竟以青裙素裳永理音于山
烟海霧之下則天下寧復有知吾母者若至是
始爲吾噬臍不亦晚乎予悲叔之志手其書示
子嫻楊孺人弟康爵使亦知苦節終償天道有
在而今竟已矣無可復言矣嗟乎痛哉孺人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家人婦子痛先志之未
成就家敗孺人殯附厝于某處之阡姪保錫爵
曰予生七十年乃及見吾王氏有三祖姑皆寡
居全節而家貧歲違子孫微甚迄無表章者與
今何孺人而四矣夫伯桷叔之志雖齟齬未成
然孺人之後世有康爵能文以述先事而余因
得按書之祝之三姑沒沒卒世益猶幸焉則尚
以伯桷叔爲之子也

逸民劉德壽傳

昔仲尼論次商周間逸民得七人焉此皆世所
稱儼儼大節標號千載之上至概其言行蓋古
之君子雖其潛山沈淵與世俗澗疎而要以自
得其情性尺幅較然非苟爲奇怪不祥之事以

震越視聽取高名而已考之史傳所評卽孔孟
兩家而外識者已疑首陽餓死之爲誕乃後談
夫謬悠介士慷慨往往立惟驚奇以洗耳繁華
爲實事於是詭激興而風教駁矣夫世非鬼域
烏有立談相詬自屏於無人之境而姓名猶傳
於後者故言逸民則孔氏近之矣孫其道蹤跡
罔聞闡其所以爲逸民者固在也余與今光祿
御史陵劉公善公數爲予言王父德壽先生抱
德而隱其言行不詭于道有古風予聞夷陵人
語良然作逸民傳

逸民名某字某居夷陵以馴行篤古稱尤隆于

孝友父某母某氏之卒也逸民始爲孤童蕭然
窮貧營一切喪葬具甚哀有禮持家事樞密細
瑣不倚他力而辦其大者如娶婦延師撫同母
弟淮自孩乳至壯至老情理密如也逸民既早
孤時時見父母之弟若妹猶見父母焉事母氏
嫻姑叔永明如父舅崇道崇信如母既永明死
逸民視其二子滄江如視淮闌以內外戚懷樂

宗慕之處鄉里側儻有意度急人之難惟
時民有鄭仁者年老矣家貧苦吏急撈一子行
鬻市中且以償稅逸民見而哀之爲辦護得免
管游江上見一隣家棄婦方溺亟使使救止仍
爲論歸其夫竟白首如故懼云敬事官長宰縣
官稅目下刻時日奔命爲鄉里先或聞其閭室
中聞阿聲輒壓然起立其爲謹如此家故業
農無厚產臨財能讓里中豪有計侵其負郭田
者默不與言家人入市或道拾人遺金及抑買
王丈肅公文集卷之四
市物逸民廉得急呼其主還之鉢兩無所利居
常媿媿緩步言氣卑弱然遇有不平輒引義陳
慨爭是非親黨中有以酒食相綴接者逸民意
所不善不輒就也年七十有司舉卿飲不起壽
至八十三卒鄉先生私謚爲德壽處士已而光
祿公貴會
天子用改元霽慶贈逸民如其官太史氏曰夫
逸民業爲
天子贈官尊顯矣而予猶被之故號蓋昔者

伯勞麗德公皆竊項岩穴而其子卒用進官門
名然兩先生所以重高士之傳者在此不在彼
也夫逸民之行如前所稱已自足抵兩先生疆
隴間不假鑿坏洗耳而重乃其身後事悠悠者
有無固勿論已

沈肖山傳

公諱弘光字道孚別號肖山其先出武康徙家
平湖之石莊高祖江生鏡鏡生漆漆生東爲兩
山翁始爲邑弟子員補太學生取憲副毛公女
三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生公公生十二歲失母尋患痿十餘年而起父
憐之甚不苦以外傳一日忽發憤讀書父驚歎
曰兒齒長矣豈有意秉燭赴東海耶名與身孰
親且無成奈何公跪曰同也兒敢求其名弟念
吾家世農大人始學譬之田播矣爲大人子當
飭厥穡穡以事乎將臥而望歲乎父奇而縱
之游學于四方學成亦補邑弟子人太學顧數
試弗第會兩山翁病殤公輟業歸省父拊膺秦
樂外以間持門戶理更徭竟父沒不言勞常痛

不及事母見手澤必泣歲時祭必盡哀同族姊妹三人弟蚤世以季子嗣之奉其孀姚氏同室居撫其女嫁之官族妹適張氏而貧視其子如已子曰吾少時與弟妹俱孤今恐吾母地下齊之耳事父姊及父之異母弟以恩禮終時推予脂田美食不問家有無其挾義慷慨好施駕於孝友蓋天性也治家事斬斬皆有程度重閭閻鑰晨昏必躬司之教子嚴甚子無論幼長不敢一日去公教濫或見酒掃言動小不如法輒閉閣不言輟食而長歎諸子蒲伏請過客至不敢起父老爲居間數日乃解蓋公伯子爲今太史君太史君舉會試歸侍公六年始出則念公復歸故太史君之孝天下莫不聞乃同年馮某氏知沈氏父子狀獨詳蓋嘗親拜公于堂視太史君壘然也抑首鞠躬跪上食惟謹然不免譙所馮君起坐不安欲辭去公顧笑曰亦嘗讀石中消傳乎大貴能下者所以養尊也壯能幼者所以養壽也吾非老諄惡壯子貴而欲

王叔文文集卷之四

十七

賤之將以養之也夫衣冠而名進士出鄉閭無與衡視者故泥滿訓謙必先於居鄉必資於事父受此言也以告某某而後知太史君馴行表表其有自也公旣爲天子封官乃益務剴晦閉門絕賓客舉鄉飲亦不往御史行部至者以幣先請見辭獨時時爲學者談說名理以爲天道之元氣成于真心之愛德成于正作止愛篇又嘗感里徭重吏書藉手上下專斷斂貧民作均平議病且卒猶議立宗子田條爲家法以遺太史君令如旨推行之

王叔文文集卷之四

卷之四

十八

劉敬夫傳

王文成倡道東南江以西蔚焉興起乃踐履篤實知而弗去者以予所聞則安福劉先生其人哉先生名敬夫生之夕父一洲翁夢張南軒來訪因名之生而穎敏七歲塾師授之書輒能以意屬讀間摘發大指以問一洲翁欣然若有得也稍長爲邑諸生籍籍起聲譽諸先輩咸低首

下之已而歎曰學以噉名斯足以爲學乎且與少年齟齬爭甲乙非夫也會文成方講學虔州先生即負笈之虔州請受業爲弟子久之有味乎良知之說語同志曰日予遊王先生門蓋始而信中而疑終而又信夫行遠者棄車川遊漫於中途望見津梁而喜予始者亦望見先生之津梁也故信已遍而就之瞠乎蹙然若馳若忘莫知置足之所如是者既數月乃性仍仍然覺先生之言而未嘗言予之始信非真信也故疑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四

十九

先生佐之喪馬闡如也常曰居家者當無官居官者當無家故慈父孝子遍相引重猶輻輳也今予父不得有其家予不得有父官以此相重不亦可乎母李氏早卒先生念一洲翁在也泣不輒下獨時時伏枕涕洟形貌毀瘠父覺之慰曰汝父早失怙恃今幸有汝汝又幸有父父又幸爲汝得繼母不爲勝汝父耶何戚也且不聞大舜閔子之所以稱孝乎先生收淚曰謹受教事繼母曾氏曲盡頌志烝烝無間言卒以孝聞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

而後信乃真信也自是先生遂絕意仕進卒業文成之門坐臥小樓有所聞則籍記之歸揭其要語於壁猶喜良知即是獨知時之句曰此明

年四十二得疾卒于家配張氏執喪哀甚未幾亦卒時一洲翁尚無恙諸孤藐然先生之長子今封刑部主事其賢而能繼志故一洲翁竟以不憂子孫得考終而劉氏後乃大顯識者謂有天道云

明宗旨也性至孝父一洲翁長者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顧好施予其爲窮交舉火接衣食未嘗以乏爲辭而內營祖墓及葺修大小宗祠諸費所出先生自以其私力辦議之沛然若有餘者故鄉人稱厚德必曰一洲翁云一洲翁舉庚午鄉試仕至某官凡歷官二十載能以廉白守官

王錫爵曰予聞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近世講學者以鉤玄駭俗修行者以立異釣奇僞是用長而道以滋裂好徑之敝也與哉蓋先生居常讀書數稱引一出言不忘父母一舉足不忘父

母誦曰此傳所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非耶其操尚如此宜其爲人篤于孝弟父子自爲師友行誼偉如也繇斯以談即不遇文成其政而望君子之門不遠矣先生有孫曰侍御君某與予爲文字交質行有祖風故予爲論次其世德焉

馬文莊公傳

馬文莊公者諱白強字體乾別號軋菴世爲陝西之同州人自太父通判貴起知博野繁峙二縣有惠政父曰珍爲宛平丞稱長者配李氏既以公貴蒙四世贈而博野宛平公皆贈如公官而李爲一品夫人宛平公有丈夫子四其仲爲公當生公宛平公夢南極送一緋衣兒而李夫人亦夢龍繞身寤生公公生而岐嶷穎異五歲通孝經七歲讀論語至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語輒喜爲宛平公說大義宛平公益奇愛之曰他日能以忠孝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十四歲工屬文補郡學弟子聲籍甚庚子舉鄉

試第一人凡五上春官而後以癸丑成進士授

選爲翰林庶吉士滿三歲以高第授檢討尋擢

中書舍人已未分試禮部庚申使蜀壬戌再分

試禮部甲子用九載績擢修撰乙丑復分試禮

部丙寅丁宛平公憂其明年隆慶丁卯永樂大

典成以纂修勞從憂中進侍講己巳三月即家

拜司經局洗馬領國子監司業事庚午之局兼

侍講充經筵講官纂脩

肅皇帝實錄其秋出典南畿試甫竣事而道遷

國子監祭酒久之

今上將出閣講學言者謂非得端方貞亮之士

無以副成聖學宜慎厥選廷議首推公遂進詹

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侍

上于東朝仍視翰林篆壬申進詹事兼教習庶

吉士會

上踐祚推公浴日功當異擢公固遜不居叙遷

禮部右侍郎奉先帝梓宮葬昭陵進左侍郎兼

掌詹事府事未幾丁繼母張淑人憂服除起故

官協理詹事府事兼官日講如故頃之進吏部
左侍郎尋拜禮部尚書丙子

肅皇帝實錄成公以副總裁進太子少保丁丑
知貢舉戊寅特簡拜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人贊機務疏辭

上優詔褒答所以用公意甚至降麻之日都人
士及海內外無間識不識咸動色相告以太平
之業期公而公尋屬疾以卒矣閣臣以計聞
上嗟悼輟朝一日賻賚加等勅太宰議贈贈少

保翰林定今謚宗伯議祭祭加至十一壇司空

治墓以一主事專督官一子中書舍人並異數
也公長身豐下川停岳立音吐如洪鐘在講筵
進止有度談說經史時假象徵意取

上易曉至邪正治忽之機循陳析剴切訾疊不
厭

上特善公講公不在則左右顧而思公故常即
家起公及禮卿闕特以六曹之重若爲弗得已
者而借公于講筵而猶進講經筵自如

上益以此知公將大用公矣公爲人方正特
至造次必于忠孝其天性也方弱冠時卒夫人

病而公爲額天請代宛平公老壽與其繼張夫
人得生及封公所以娛事萬端比發而哀或得

立喪葬准於禮先後有慈烏繞廬及瑞瓜產廬
道人謂孝感云公在館局又特以清嚴著望遠
爲司業祭酒申祖制廣約束躬自訓誘能精舉
其職士用丕變有乞中貴人居間者公曰士未
通籍而失足權闖之門識可知已寢不行更庭

斥之竟公司成任無復中貴人居間矣諸生以

久次需歷甚病之公請量減歷期以通雍滯又
立法賜其貧者士論歸之比公去爲大官十餘
歲諸生間傳稱良師者必首公公之爲宗伯三

歲

上方舉諸大典禮若祀圜丘祀方澤幸太學
最後大婚皆公左右贊襄禮無違者

帝嘗日繁往往濫乞名封章奏山委而吏胥復
實錄爲奸利積弗可破公卒自條析冀狀某行

某罷爲立榜示如格老猾旁睨束手而已請所
陳乞毋論滿意者即不得請威昨指股公而公
亦時時緣情以寬法而行頗有所侵假不勝
苛也北虜入貢爵賞逾額公疏爭之以虜貢不
益而國恩歲增漸不可長乞勅邊臣申明初約
定爲經制以示國威信裕民力便
上特報可爲申敷如公指先是大臣以事歸其
鄉者行不候而辭公謂君臣始終之禮寧當忍
然乃爾疏請更正

三才齋公文集

卷之四

三十五

上嘉納以公言爲得大臣體丁丑當會試方用
言官議士歷試五科者不准試抑令就選人士
譁然逃道愬公公許其乞恩疏下吏部以成命
爲解公曰人主所是爲令雖十易之可也竟以
故事請得俞旨士一切得與試如初信州提點
張國祥者謀復真人位號而權璫爲之與士議
甚力至引

世穆二朝享國修短爲證聲播宮禁公面折某
不可且曰宗廟社稷之福乃卜之左道豈平乎

當是時璫任事無比勢傾中外有所屬請即相
臣亦時以順氣見指使而公獨抗辨侃然自若
天下壯之公自宗伯入爲相踰益柄用矣然其
意發舒自遂顧不如爲尚書時當公之爲禮部
也曹郎以故事請曰某事當白政府乃行公曰
尚書國之大臣而輕爲輔臣屈體至仰承其風
旨吾義弗爲也益任法行一意自如以是不能
與與柄臣左而公素行高所持義又正即欲中
之以事未得聞及入閣而閣務皆首臣專之其

三才齋公文集

卷之四

三十六

次率拱手受成以爲常公獨時時從中有所匡
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後居伴食之名然意所齟
齬什恒不能伸一二而又念

上恩厚欲決去者不可以故鬱鬱感疾竟不起
蓋公生平徊翔臚要所被

上恩寵無算而天下若以爲貴不婉德自宗伯
入踐樞筦建樹燦然而天下若以爲施不蔽朝
年逾下壽以其身爲朝家羽儀者垂三十載而
天下猶以爲年不究用嗚呼是可以觀公矣公

字度汪然人莫測其吐茹當意有所不可即貴勢甚曾不能得公一輒語而法所縱舍即寒暖必婉曲劑解之所接端人也即後進汲引若輩及其不然者即貴重至柄臣而無異顏當公未相時或以姻竈諷公者引蕭曹房杜相結納爲言公報曰蕭薦曹房薦杜可耳必曹杜干之吾甚愧焉公在講筵受

上知久猶遲迴十年而後相以此公屢典鄉會試兩在司成一知禮部貢舉所推轂名士徧海

三才齋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七

內而程式文及他著作並雅正精確如其人詞林傳誦之其諸內行隱德士得其一節以爲難然公忠孝大節磊磊如此茲不具論可也公二子怡慥並以文行能世其家

賈曰子以門下士事馬公久不可謂不知公公孝友姁姁其立朝進無貌言退無隱忠可謂醇篤君子矣及睹其持議勁挺不阿有欽崢嶸份芝氣又何壯也士名長厚大抵萍見兩可碌碌無所見奇即用直節顯又文深刺骨罕睹大體

正直忠厚兼之如馬公者三代以降不亦稱間氣哉

明興二百餘年而關西置相自公始或乃藉公相以重關西雖然如公生其間何必相也即公不相關西重矣

馬公文集卷之四

馬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八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光祿大夫少詹事太子詹事丞詹事丞學士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賀時敘梓

陶文僖公神道碑

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念齋陶公
以某年月日薨于位惟是

天子輔養法從臣宰官議贈廢禮官議祭葬議

諡史官議傳所以焯德表行甚光美學士所共

述獨墓隧未有碑孤允宜乃謀以使歸之便立

石志不朽而徵言錫爵於戲公真天下長者錫

爵幸習公其敢以不文辭公諱大臨其先澤陽

人有爲台州守者卒官因家焉後自台徙會稽

會稽之陶七傳而至松菊翁諱壽夫生實齋翁

諱懌懌生四子皆貴而第三子南川翁諱詣歷

官至大司馬謚莊敏文武大節具在國史中即

公祖也莊敏公生三子其仲爲公父應山翁諱

師賢官鴻臚以公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配韓氏封淑人加贈且人生三子長潮廣次

大順次公次大恒公生四五歲即薨殆如成人

讀書穎記絕人好萊說古忠臣孝子事莊公

奇之抱之膝上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十歲從山

陰朱先生學鞠躬嚴事之無敢一日從諸生致

盛講授外輒默坐一室雖盛暑不用扇嘗稱曰

心定則不至差錯心靜則不畏寒暑于是師友

間皆驚歎以爲不及比長文名籍籍起已西領

鄉薦丙辰中會試高等人對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上親署其名第一已忽更第二而山陰諸公大

綬第一浮梁金公第三公自以齒單兄事兩公

其平居相得驩甚時時以規補闕失砥礪名行

相戒勉蓋錫爵至晚進矣公每爲言儒者潔身

不顧俗當官不及私此飢食渴飲自其分內惟

當痛刮磨故聞宿習一日再三省引當世賢者

相次助磨幾臨事剛柔不失中可以立錫

謹識之又嘗謂大人之薨不深重則不能載故

予言訕一嘿而委括可以發機錫爵亦謹識之

公爲翰林編修五年奉母韓淑人喪歸復於前官與修

承天大志校錄

永樂大典兼

內書堂教書至今中貴人稱陶先生師範嚴所稱說古今凜凜動聽供館職動辦曰即此是學

會

大典成聞應山翁計奔歸於道陸侍讀服闋又會修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五

五

兩朝實錄即其家補纂修官尋被

命偕吾師同州馬公主應天鄉試兩公相與約以釐正文體爲務所取士多老成涉學深歛華就實者吾師嘗語錫爵曰平生同事得念齋同年得確庵真聞所不聞確庵者前中丞魏公學曾也嗟嗟今陶公竟天魏公廢不用而吾師亦已化爲列星豈君子之多厄乎公既畢試事則以侍讀學士掌南院尋陞南國子祭酒條教科指依于古法諸生不嚴而化其材質下或頑梗

不率教者先開諭而後撻楚仍人給爲善以一部令知嚮往一時相慶以爲得師壬申

今上爲太子出閣於是復

召公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經筵及

東官講讀官無何陞詹事掌翰林院事兼官如故公旣日親貴以經術輔養

儲官乃益篤自謹齊祓而後敢入見儀觀肅然陳義剴切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五

四

上時時爲之改容

登極初用

兩宮徽號恩贈封三代于是公父母得加贈如公官莊敏公亦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官掌院事

經筵日講如故未幾復以原官改理部事仍充實錄副總裁明年改吏部右侍郎公雖出入兩曹然侍

上燕處講對之日多曹務稍參綜一二大綱而

已然獨留意人才當甲戌大計時頗于舉外有所論駁大要謂浮囂盛名譽恬沉主者用其言以試吏輒驗乃大稱股時上方嚮意儒臣公又以湯碩首領講帷上數稱先生而不名供奉再恭

賜宴者再

賜金緋綵衣者十一

賜白金者九

賜寶鈔者三

賜萬壽金字者二

賜寶金仙者三

賜雲鶴錦雞服色者各一其他夏扇冬貂替纓符篆罷物之類不可勝記蓋中外隱然指目公旦夕且大用矣一日有傳諸吏失報期會公倉皇喘汗趨朝爲暴風所中遂成疾

上聞遣中使問安賜酒饌蔬菜未幾薨

上嗟悼良久復遣中使視殮賜喪具中使復

命

上問家事何如對以清淡

上又問何以知之對曰其家以二嫌爲謝耳

上曰家既清淡何不并却之贈禮部尚書廕一千仍給驛歸其喪遣官諭祭營葬賜諡文信哀榮寵數近代所未有然論者方以公年位未究厭施爲憾云公自爲諸生時內行修謹骨獨臥旅邸有少婦夜奔公公坐不動已又至又不動比三反公乃洞開諸門自起趨避之既舉于鄉鄉人有持吏權謀奪公田者公默不與辨久之

三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六

吏覺其誣也謝焉陰脫富人其罪久之富人亦謝公囊數百金爲壽公笑却之故相嚴公嵩議公于翰林中嘗密遣人釣致門下公不敢他日公同年吳給事時來論嵩得罪有詔索黨與其急時公實與謀乃故遣視省吳公藥食護其家或勸之少避公笑曰不聞程學士對楊編修語乎好事吾分任之何傷胡摠制嘗檄發數百金爲公建坊公以東南方苦軍餉却之已而更以百金覲則爲其外祖建英烈坊仍移書于胡榜

其名而已韓淑人之薨也陸太保炳遺公棺具
公因予之直不受無何陸公卒公既免喪入朝
乃爲文拜墓下歸金其子釋纒憫不受公具言
於予予之其處權貴遜不色忤而風操屹然山
立多類此事親孝應山翁及韓淑人時時爲就
養京師公暇即扶服于舍姚愉將順得其歡居
喪蔬食三年足跡不出門戶敬事兄衆政公如
嚴師言動必咨之弟大恒病未有子公密禱于
神自請減美以代親授姪尚寶丞允淳經成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五

士一門之內以忠孝相師友恩甚密焉性喜儉
約被服如寒素常謂人生受賜皆有定數但厚
自裁抑便是有餘即身不及事子孫必有受生
報者以故歷官二十年沒之日橐中僅餘五十
金蓋公俸入往往耗於施予又絕不受四方餽
養所謂以餘福留子孫其世顯宜也治家嚴而
善下有文中子孩孺必御僮僕必欽容之風其
待物蕭然不形喜愠於色而內辨了了雖至冗
遽不以應接失常度言愈安於戲若靜躁壽

天之說果信即陶公彌百歲可矣老成凋亡日
關氣數此豈可以常理論也公咸沃在朝見文
章在金石鄉行在學宮遺教在子孫茲特爲
卓卓大節若于碑生于某年月日薨某年月日
薨某處配某氏某封子男某某官女適某某女
許某銘曰

澤陽焉徙淖爲陶宗雲仍蜿蜒于粵之東生
時與不顯膚功表揚之世於今有公藻文贊行
玉表黃中弱齡抱策乃應旌弓三年不韋綉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五

八

雲鴻輪于法從諷議雍容天祿校書王署泃形
炳焉述作三代同風駁歷

先朝望實彌崇乃館北門乃領南雍乃入侍

上端尹

青官明經補亮稽古相榮發輝啟地養星于蒙
爰資舊學以佐

飛龍決歲三蘭自

宸衷公在

左右其儀顯顯引經決疑蒼龜其從公出外廷

山苞海容薰然化物不言以躬其在鄉黨惟和
惟恭不崛爲異不和爲同古亦有之謙謙有終
至道不盈用之以冲公執大節歛其全鋒若錐
括囊若金在錦庶幾時至霖雨四空忽化而殫
天子驚惘踰書密章卹恩孔隆禮則有加九京
不逢奕奕新阡有光如虹樹之端首組豆無窮
矢討不多以誌廟工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太室徐公神道碑

余與大宗伯徐公土壤相望而平生未嘗接殷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五

序

懃晤語之歡及有事四方輒數年不相聞問當
公之世必不以余爲能知公也然其進退始終
大節皆余雅所覩見其孤某持郭太史狀來乞
表其隧道之石余不能辭公諱學謨字叔明別
號太室徐氏之先當宋時從康王渡江居崑山
之練祁里後割隸嘉定遂爲嘉定人公之王父
經父頰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皆贈太夫
人公少有絕人之資十四五時出所爲文章人
以爲其師所爲三十一舉于京兆又六年成進

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咸寧侯張瑄入以
輔京城公當視工覺新受恩寵氣傲張甚多爲
不法以空名覲饋者至八百餘人公皆裁之
管其用事棟史覺甚以爲恨工畢人謂公勤勞
宜見紀公竟不言賞亦不及也十月文吏部稽
勳司主事入內閣管制勅時分宣意自有所屬
而冢宰李公以公等名上會李公得去分宜
令人傳語且以青詞見屬公作色曰方當思勉
職事何能爲人作青詞乎後與同事者旅見分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十

宜迎謂曰公等皆吏部妙選吾安敢煩以齋官
事人乃知恨公之深也無何丁內艱服除補禮
部祠祭司主事進貢外郎郎中時

肅皇帝齋居西宮嚴百神之祀高安吳公爲禮
卿常不輟直手勅日三四下召祠郎草奏定于
倉卒多不稱

旨而吳公嚴正褊心諸郎莫當其意持尙公爲
重會祀諸陵少宰馮公弗欲往以疾辭于祠部
公引故事拒之而與天官之屬亦多相失者遂

出公爲荊州守江水暴漲城欲崩公命庾
上七晝夜不寢民柝于木末命乘舟分道救之
發倉穀賑焉水退塞堤自枝江下監利凡七百
里明年景恭王之國撫臣欲盛其供帳令全楚
皆出與馬以從公請於御史曰興工之人暴殄
而至武黃蓋千餘里矣若計工而出直民猶費
而不害御史從之尋檄公築行宮于應城應城
去荆四千里轉輸艱難公經營省費終不令民
間出一錢荆之西界有高鵝寨介三郡之間依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倚山樹林莽蒼窮人亡匿其中至數千人白
晝出殺人燔廬舍公上牒于軍府往復數月不
得報而與山令受賊賄爲之地公白於御史以
他事繫治此令而自發劾縣兵以擊賊賊遂巡
邏公度賊在萬山中未可卒滅急之則身默散
而四出必有受其毒者不如因其懼而降之遣
辨者入賊中賊數百人露刃鼓弓弩迎問來意
告以太守欲活若等若等早降可以不死賊羅
拜而泣願自歸太守一日降三千餘人而賊有

阻險自如公縱降者令歸寨取餘賊以自討遂
平高鵝寨而是歲會有沙市之事初景王自以
國小多請民地以益封最後竄沙市於疏中下
大司馬移撫臣議工遣其左史及中官用事者
來徵地民爭走匿有欲殺中官爲亂者公下令
太守在無恐身與景王使者往復論沙市不可
奪狀持甚力陰令使者之鄉人言守知沙市本
不在奏中且覲不可撓也彼言動引
祖制祖制其可干乎不如議輸租公斷以爲不
可過五百金遂定議乃問道走白撫臣撫臣大
惶怖曰
上之寵王宰以五百金置眼耶吾與若且連械
走耳已而知其議已成也乃愧屈而竟判二千
金然荆以故得不困民間歡呼相賀改沙市爲
徐市云明年景王用事者欲敗約復來徵圖籍
公報書曰安陸非天府安用民數耶且此身已
狗封疆矣王遂發怒劾奏公抗
言無人臣禮有詔撫按遠問公赴武昌置對民

遮道慟哭車不得前御史心善公所
論調歸後三年隆慶改元起南陽守明年
廣按察副使分察襄陽以論遼王不反失同僚
意嫉御史劾公守荊州無狀荆人聞之譁於朝
有

旨覆驗事皆不實遂以正萬曆癸酉再起爲楚臬
尋遷江西參政湖廣按察使進右布政使尋左
公久於楚搜挾奸弊殆盡丙子陞都察院副都
御史撫治鄖陽公以鄖當三省之會故設開府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以鎮之本非戎馬之地無繕甲練卒重費百姓
一意安集而已戊寅召爲刑部右侍郎從

上耕籍田轉左侍郎尋擢爲禮部尚書公在祠
部已明習故事是時典章遺逸多所釐正務綜
覈名實而依于大體從

駕大閱賜麒麟服遣祭先師
永寧公主出降冊立九嬪充奉

冊使有白金文綺之賜

皇太后亦特有賜焉壬午

皇長子生上

兩宮徽號進階資政大夫予三代誥時馮保爲
司禮監用事人言領曆時禮卿類有贈遺禮瑄
且可藉爲權公不應後保敗籍其家大臣不與
通者公等七人而已癸未知貢舉八月
上閱壽宮賜大紅紵衣
駕幸草嶺賜茶棹

上再閱大峪山加太子少保方穆卜之時以通
參某青島言大議專捷成說謀改創而公以乘
輿再出費且不賞上意既定何紛紛聚訟爲通
參患遂疏攻公公再求去

上不允而言官尋其後公求去益力乃

賜公馳驛以歸家居十年徜徉林壑之間與其
客討論六藝及國家舊章文獻之遺至于家人
生產奴僕闢閱輒以爲細瑣不之問晚年竟坐
此爲奸民所訟有司以爲實然痛摧傷之而不
知公之泊然無有累也公平生無黨不好標榜
爲郎十年稱六曹之望而不免出守爲守十年

所至顯功名而始得憲副最後以江陵推官爲
大宗伯江陵本荆人是以深知公而公竟以此
得重誣至于沒世而不滿道路語沒後一年子
廕生兆曦旋卒孫元振宜嗣廕而吏部靳不以
聞郭太史言士有幸不幸不在遇不遇諒矣諒
矣公于書無所不窺所爲詩深麗和雅必發于
性情其文闡暢有法度成一家之言好微言刺
譏于當世詞人多齟齬者辨借後進不喜爲浮
譽其意所疾惡者必顯絕之是以多任怨而寡

卷之五

十五

任德所著有海虞集春明稿南宮奏稿春秋億
歸有園稿世廟識餘錄老子解公生于嘉靖壬
午卒于萬曆癸巳享年七十有二計聞

詔予祭四壇官給錢以葬葬于殫山之陽時爲
丙申春三月某日銘曰

士有潔身修行老死而不見知者必巖穴顓顓
沉溺之士蓋其形影昧昧焉公遭逢

聖朝文章治跡著于中外者三十餘年宜天下
之知公者如囑青天靚白日何蓋棺之日尚有

遺議而今

明主之賞不世延蓋人之行事能取信於一時
縉紳先生之所親見而不能取信于數十年後
道路之所訛傳公于九原必有忿忿不平者獨
不聞仲尼有言知我者其天乎

戶部左侍郎見峰王公神道碑

今海內推轂世家文獻之盛莫如新城王氏矣
新城之王其先自瑯琊徙家而公之祖某以明
經爲潁川王教授父某以進士卒官貴州布政

三文廟公文集

卷之五

十六

使司左叅議用死事贈太僕寺少卿自有志母
劉太孺人生六子公其仲也公幼而善病病且
殆者數已時太僕公未貴而教授公爲儒官因
本食公雖幼已自能刻苦厲節業日與兄封憲
副羅峰公挾策讀書且讀且推禮爲備康暇則
之供欣然一飽既長學成舉戊午山東鄉試與
宴鹿鳴忽心動不樂未幾太僕卒官計至矣太
僕故名吏黔人至今尸祝之死又以王事宜得
優卹公兄弟走京師乞恩會有言分宜父千方

隆貴試往請當先入贊幣五百金公曰乞恩以爲榮也今先辱吾父不可已太僕僅得例贈子祭而其後竟以公階得加贈戶部左侍郎母封太淑人云嘉靖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以執法忤遼王遼王敗得召入爲刑科給事中會隆慶改元上安民固本脩邊責實諸議俱稱

旨歷陞禮兵二科左右給事中其後復入禮科爲都給事中請假歸省尋以原官起補兵科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五

十一

聖功圖基命錄皆留

詹覽公出入三垣侃侃持正論而最後值華亭新鄭不協有陰抵公爲助者公曰我知從衆而已不知其他已華亭謝事歸新鄭再相一時鈞黨禍興士大夫飾智求進者非縈繳敗果張奎餒虎則無以自媒而公屹立砥柱其間疑如也蓋予嘗私受公言以規鄉人陳尚實大約謂饒饒受事丈夫自有鬚眉毋得汨汨水火鎗中時有與尚實同席坐者聞若言相與動色起謝而

不知公實教之也公既久次省中例得向

僅以太僕寺少卿轉鴻臚寺卿鴻臚于宮簿爲

冗散非賢者所樂處時嘗事者以此并公乃

公處之愈安在公率屬朝夜勤辦忌者更以此

服公弘器遠度非復可測久之乃卒薦爲大

寺少卿會當推巡撫朝士有欲得其者公入

人爲讓凡再讓再改推而公盤桓積習

非太僕寺卿順天府府尹又數年而始得戶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至則盡削淫俗一

切以飭吏保民爲務時江陵持國秉喜崇切按

治人而公輟輟自如法行則先其頑梗亂者

捕講學大豪何生斃之獄其黨大譴或妄爲妖

惡言傳京師公上疏請勘不可時江陵撫青獨

直公於是豪黨更指目公實陰受江陵指且引

徇生死時嘗戟手罵江陵爲證而予獨謂此婦

人口不當辨今士大夫好拮據舊事以博名高

多此類也會政成得三代

贈廕推戶部右侍郎轉左尋再奉

命督理京營戎政總督倉場乞歸省時年尚未六十而予待罪政府日覲公復出乃公與予晨昏視省太淑人外昭則日厲諸子姪下學以刻燭燼香考驗勤怠毋敢屑越寸陰者又暇則稍理淨業所著有攝生炳燭自警諸綱常家蓋錦本晝遊逾二十年而身更食子孫之輩天下以爲榮其年位未至早儼經綸則天下人以爲恨而公一切去厭羨遺譏譽以託之于侍親教子雖其同朝同里無得而名焉創忠勤祠祀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太僕公予嘗爲紀之他鄉行若紂宗駭里撫弱字孤不可縷數生三子皆宦遊顯名而抱督君象乾最先第最顯其自爲參政分守宣府公口畫備邊便宜授之功名籍籍起北徙鎮蜀嘗便道一省公會播事新定公以天子方西顧肝食非大臣戀總子舍時刻期行既行則又時時戒使者示以嬰鑲善飯臥視督君亦以此得拮据壹意奉公而執意公之不復見也先是公得告時太淑人年高矣公率諸

第諸子姪列侍堂下凡垂金帶紫者三人次銀章次墨綬皆翩翩甲第輝于里中而白外又有彈冠結轡而遊四方者無慮數十人曩吾所稱世家文獻之盛良不獨最一鄉一邑耳已其極等諸社則自公之祖教授公爲德干鄉之錢人植標以志曰吾子孫富有興者而公之靈楚歸也頗自驕兵仗翕絕曰不可以見我先公一日盡投之火光中忽成五色金輪現觀音大士像其保世滋大蟬聯縷組不絕蓋若天所啟云公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辱與予同年進士猶記北歲臨予首自託單車里下裙衣櫛飯之適予方亦陰師其言謀所以保歲寒徵餘福者而公今已矣公年至八十薨而總督君以疆事休迫久之不得代其李進士君象賁及侍公飯舍又能爲文狀公而總督君寔介以來請銘予又何敢辭公名之垣字肅式號見峰生嘉靖丁亥卒萬曆甲辰元配于淑人羅路淑人子男三某某銘曰維王之先樹槐卜世魏國蔚興公則其繼始淮

干荆民稱不寬載其骨鯁歷左右垣五更卿寺
兩讓節旄惟其不矜莫與爭勞準旗旣屆殿茲
全楚神奸巨豪膠牽摺齒乃陟司徒三命而僕
早謝春明曰余有母上堂斟羹過里下車有穆
清風我賈其餘人或謂公東山可起公爲弗聞
曰余有子蜀山嶢峴不震不驚飽食安眠以觀
厥成易簣誰乎有子季公綜厥懿美以奉公終
麗牲之石勒我銘詩百世雲仍委祀在斯

少詹蔡陽黃公神道碑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萬曆庚子八月九日學士蔡陽黃公卒于家其
明年公子參政君將奉公柩厝于思二都藏字
圩之新阡而乞余銘其碑余難焉曰悠悠者方
謂余黨于尊公即有言人誰信之參政君曰先
生亦不自信而信人不信人心信人口乎余無
辭以應始即所見聞紀焉公諱洪憲號蔡陽嘉
興人舉丁卯浙江鄉試第一辛未會試第二
賜二甲進士尋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乙亥
與修

大明會典壬午以

皇長子生使朝鮮頒詔賜玉帶麒麟服以行丙
戌充經筵講官丁亥大明會典成陞右春坊右
庶子兼侍讀其秋充日講官明年陞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經筵日講如
故未幾中忌口歸歸十年竟卒方公爲諸生時
適嘉靖末年文體猥濫甚公獨刊落枝葉根極
名理三試不售不爲改步會隆慶元年有詔黜
浮崇雅公遂哀然冠賢書制舉表出文體始一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一

振然公故不急一第乃愈湛思淵苦齒血湧出
不爲止已忽于靜中有得文以益辛未第二
報至公側臥不應曰咄咄吾文未盡吾事也其
自負如此公爲江陵所取士丁丑會試江陵欲
公充同考屬意第三子時公兄侍御君與試諸
公辭焉江陵固不可公固辭江陵志甚會是年
丁父副使公憂始得解迨壬午江陵歿而攻之
者至以逆詔籍其家公獨喟曰江陵誠爲抑其
數年輻輳主功顧不當末減分宜耶又私謂之

人昔以生江陵市今以死江陵市等市
流聞而先是忤江陵得罪者驟從田間起
之士噴之如流公獨効田畫規鄒浩之
覆馮河包荒之說幾千餘言於是
而公無難端適戊子主順天試送
而余子衡適爲舉首有爲謀者曰太倉公介介
負氣可行聞而走也因尾以疑詞及衡余請直
覆試言者實司徵巡文出無所指摘公自此知
不爲忌者所容方歸志矣是歲秋彈章果用起
公十疏乞骸

卷之五

二十三

上賜白金文綺馳傳以歸歸而額其堂曰碩寬
取席言勿告之義示不復出也日與羣子姓讀
書講藝其中容色滋少以病瘍誤藥乍瘡不語
數日卒卒時僅六十耳公卒之明年而余子衡
亦倅叨第人始籍籍曰公寬嗟乎公之寬豈待
是而後白哉人當貴賤懸極舉嚙雜時客氣
遽厲其勢不可擾姑俟其心平論定咀嚙之而
後知無味耳而余向也徒侍其處子之介憂憂

然求仲其是千未平未定之前嘻可勝
詩文羅合千古諸變無所不備尤好談舉子業
若有夙解者當其童子時學爲文以已意屬偶
輒已斐然晚年斷輪枝癢自六經而外
唾皆以意匠取材率澤千大雅醇如也公
矜重當隸學官時郡邑諸使者慕公名欲羅致
一見不可得願獨好士夜得一士中曰不寐必
曲爲彈援乃已會稽錢副使仲笑落曉居長安
公賞其文亟使參政君執弟子禮強爲裝而歸
之遂聯得第有感名凡此類者不勝數四方
士以文字贊者趾相錯登高科膺仕有名而人
然亦頗坐此失庸衆人意得謫亦不少公讀書
有經世志不專以詞藝自喜甲戌補內書堂授
中貴人書曰是且在天子股掌間爲禍福不細
數舉古今宜侍爲鑑戒詞色甚莊已使朝鮮曰
此區區者而問于倭虜其君臣恬嬉文事不知
戒嚴吾爲肩臂慮矣盡封還贈金而脩次其因
都形勢成一編曰轡軒錄後十年倭不踰鮮人

服其早見云其侍經筵講覺臺文王章視朝御

講本支嫡庶之說無所不關入

上疎聽焉公雅負公輔材惜中道中議去僅僅
以文章名世參政君狀公以立名太高與士太
廣爲得謗之由是誠有之余獨謂公病坐不知
時耳世之趨時也若渴若熱而公獨以計時爲
守中懷僻自珍無所類慕以此蒙詬誶宜雖然
是可以知公矣公生于某年歿于某年父錄上
靖丙辰進士歷官至武選郎安慶太守湖廣按
察司副使兄正色萬曆丁丑進士歷南北兩臺
御史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沈氏累封恭人子
二長承玄弱冠登丙戌進士稟公戒不與館選
授水部治河有勞績歷官至山東布政司參政
次承吳郡學生文詞類其父公所撰著甚富當
在副使公憂中有易說春秋左傳釋附老子解
蒙莊獨契讀禮日杪諸書追歸田後有秀水邑
志碧山學士集皇明文憲俱殺青未竟歿于家
諸子孫婚嫁詳志中不具書碑成系之以銘曰

昭代制科獨重明經豈不聲悅實寄典刑嘉季
紛懷文心勿靈不有偉哲孰制頽頽滌滌
獨標神明追琢鑪冶人工鬼能文運代雲霓科
繼起奎纒燦燦列宿疊疊秘閣翔翔金華沃落
翻翻大猷注仰師揆一擠而顛問孰尼止
屢遷天監有常優游適軸竟掩國章大雅不作
人之云亡蘭書則青卜世其昌恤焉就上閭
息景惟餘熱心千載未冷哭醉紛紛論坏土常
好士之報毀譽喪等史無規言有烟謂
不信請質冥冥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光祿大夫保舉李太僕部尚書建寧學士王鈞請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敘修梓

馬文莊公神道碑銘

故少保文莊公乾菴馬先生歿既葬之未十年而其子參議君怡武選君慥以書致錫爵請其墓道之碑且告曰某等不肖以初筮之不度先公既寔而旋謀之二三形家幾改葬者數矣其久而後定則先公實式靈之尸

子之直筆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也嗟乎先生之不朽而存者獨有 家有乘郡

有祠墓有志有表且安用碑碑又豈必其門人

小子爲重迺錫爵爵記首年贊先生像自曰爲

先生最親弟子而時愧寥寥數言未足表章先

生之萬一既晚用先生遺教進躡後塵退全微

節差復自許可啗先生於九泉今而得砥復履

牲之石昔人所稱爲晏子執鞭者固無愧焉先

生名自強號乾菴起家翰林檢討十五歲而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謙文淵閣大學士其稱少

保文莊公蓋歿而

上所賜贈賜諡也他追錫殊典祭至十一壇祭

特遣官致贈綬皆加禮榮哀曷爽于人臣無爾

云世家陝西同州馬坊頭其後宦學漸顯祖通

知博野繁峙二縣父珍宛平縣丞其產先生時

夢南極老人抱一緋衣兒來送母李夫人亦夢

龍繞其室識者知爲貴徵然先生竟白表監以

文章麗業名天下不獨以宦閥貴也舉嘉靖庚

子陝西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授檢討滿九歲陞修撰丁父究平公憂用校錄

大典功卽家陞侍讀尋陞司經局洗馬領國子

司業事已復自國子還局歷祭酒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侍

上講讀于東宮

上登極陞詹事教習庶吉士丁繼母張氏憂服

闋起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充實錄副總裁進吏

部左侍郎兼官日講如故未幾擢禮部尚書兼

學士仍充經筵官先生既領部乃悉按諸司故

蹟其最大且多窟穴曹操得交關各宗諸出入
爲奸者手自條決者令榜之部門次則考錄交
武大臣邱典皆據例畫一彙爲成書左右皆膠
手尤嚴於學政痛抑士子之因緣驚視者然爰
在綜大體不肯小時有禁舉人五科外下得會
試而先生卒爭罷之凡居曹處議事無大小
天子輒轉圖報允惟執奏張真八國年復封事
竟從中格此其故難言之已萬曆甲戌拜麻下
于時人言有兩端一者謂先生名海內望受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上着知之日久見諫知其必且大用既用則憤
恨晚一者謂先生嶽嶽侃侃數守便宜與中禁
爭事而時又會江陵持權貴倨乃不收盡抑人
望俛而就先生同升蓋又若夢賚自天不階人
力推輓者焉嗚呼孰謂先生一旦忽然年位止
此而當時悠悠之口爲先生喜且詫者總付之
浮雲逝水而已嗚呼奈何門下士勿悲哉邇
先生自歷事館局以來奉使冊封蜀府者一教
習內書堂者一分校永樂大典及爲副總裁纂

修

世穆兩朝實錄大明會典各一分考會試皆三
知貢舉者一主考應天鄉試者一在翰林以三
品遇登極恩贈封三代者一在內閣以一品遇
兩宮徽號恩贈封四代者一其前後所蒙
恩養以書成

賜金綺者一以日講

賜金綺賜扇賜貂各一其爲禮卿以從祀閣直

賜八寶鞍轡者一以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大婚主行六禮

賜金綺者三至於時節燕喜

賜金銀壽字及川扇艾虎等物不勝記也而先

生所最受

上知其儔伍則無如爲講官時

上初在東宮聽先生進講畢退至幄後未解帶

連呼好講者三幄內外皆聞之後先生憂歸未

久而

上時時問馬講官服闋未比推尚書既點用下

閤臣擬

旨上欲署輟筆久之特遣中官至閤問何以不兼日韓閣臣俱以故事對且曰禮卿任重勢自難他兼必不得已罷日講兼經筵可也於是

卿兼經筵自先生始而中外益以知

上倚嚮先生特在官品職事之外矣時江陵貴傾天下然每側目下先生先生視之無如也會京考閣中風旨六卿將以排去生平不可者而先生獨首開黜其入幕賓章禮時都下有張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五

正甚不居正馬自強真能自強之謚未一月編傳之南中然江陵終敬憚先生既推轂大用歿復擬美謚如先生爲人此亦有秉彜不獨希上旨也而世亦因以薄江陵之過如蕭附芷所陰藉者厚焉先生四爲考官所薦士多磊磊有風節而錫爵最晚入先生壬戌毅中於時專譽頑情未習一事先生一見卽陰以國士期之比先生自家召起干道拜祭酒而錫爵時爲司業承乏署篆有故總督劉公者屬其子求早爲放

歷諱不遇錫爵怒叱其使還其書旣而悔之

暫予免班假一月比先生至而告之先生曰

無論貴理無兩可予怒是也悔之則非竟

班限遣之其執持嚴勁多此類自是中官朝貴

無敢予一人一事者入閣未數日忽忽如有所

不樂錫爵間私請其故先生曰吾久薄此官不

爲一爲之便似以水投炭中耳目肺肝俱不能

自主奈何錫爵謹對曰當師時處師地豈可輕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六

館閣洵洵如聚訟錫爵自以職親年長無所避

怨幸諸寮露輟與爭旣退而先生笑之曰而亦

復以言色示人耶錫爵謝不敏已從容對曰曩

不言當斯時處斯地乎今日乃弟子之時與地

譬之美也弟子進火先生揚湯緩急之用理自

應有不同先生復笑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耳嗚呼箕尾列星久歸天上薤露黃鳥悲復幾

時乃小子獨私記其一二造膝緒言未暴於視

聽者如此而奈何令泯泯不傳也先生美風儀

高音吐其進止

上前端重有尺度說經道古善婉約其詞要在人主易曉以故自未柄用而荷

天子特達知媚夫貴相莫能以氣加之故少宰陶文僖公嘗私語錫爵曰令師不惟人品風采於衙門無兩卽其坐立如山聲皆從丹田流出必品上壽相也嗚呼孰謂斯言半驗半不驗天果可問哉先生生某年月日薨某年月日得壽六十有六揆於世諦不可謂薄而先生更以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七

此負屈稱則先生之爲人可知也自立朝外諸內行甚多生于怡慥並登科顯名乃錫爵竊考覽古記惟大臣德業顯盛者得立神道碑然則先生家承孝友世載清白此特先生德業之餘碑故可畧也銘曰

神阜天府代挺哲人發軔自公維時鼎臣早侍東朝爵爲舊學

帝席屢而有聲出幃曰予朝夕啓沃是資公徂東山鼓而望之衮衣歸止如旱得霖俾長庶常

若金在型啟子南宮教持大議舞脣思乎信宗絕艱力摧左道再危其言有不盡行海內爭傳兩社之間一麾衆却人羔其膝公折其角視之聽之正直是與卒踐泰階登於左輔公立朝端威鳳神龍亦有跋倚戰戰下風公病齋居杜其德機忽傳隕星巷哭車馳

帝爲輟朝追榮命謚日事時功豐碑載紀古今之盛豈獨門墻識斯謚詠以配甘棠

張恭懿公神道碑銘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八

張公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事

今上者五年歸武林歸十有六年享壽八十有三薨計開

上嗟悼亟下所司予卹典凡遣守臣賜祭者四贈其官晉一品秩爲太子太保易其名恭懿而敘其胤一人入冑監仍遣官往視塋兆嗟乎公之於生死榮哀稱極備矣予不佞旣雅習公而子公之孫郡守瑩然之請也烏得以病劣辭乃爲之文其墓道之石曰公諱瀚號元洲生二十

四年而以易舉于鄉二十五歲進士除南宮工部主事轉刑部郎知廬州府事補大名府按察使果用陝左布政使即其地晉巡撫副都御史遂擢大理監部復以其待兼憲職督漕運移督兩廣諸節憲原官再撫陝西還守南臺右都御史尚書南京工部受

今上特召召入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於時上方冲懷喬治以百官四海委罪公而江陵相李情事起公侃侃持正議不得安厥位矣公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九

諸曹郎名能幹濟持三尺不刃爲郡守多惠政予所爲虛人勒尸祝之辭者其聚也至于于旌所萃止西連秦蜀南暨百越廻翔中原畿輔之地幾遍宇內諸凡滿邊督餉董漕芟寇之功大者銘金石小者歌其棠蔭名爛焉而持衡數年所殿最黜陟要以愛惜人才本之忠厚時海內士大夫方苦束濕頗賴公以博大和平之德疏穢鎮浮元氣不至漸盡而余亦謂此未足爲公述也公所庶幾於古大臣而不佞最心儀之者

適在去就之際矣初公任南部晉位冢宰是時上實虛己以聽老成當軸者亦念未嘗不藉公爲重奪情事起嘗試爲之徵

上中旨屬公論督爾時舉朝屬紳汲汲狂走爭議希旨奏留而天下忠臣季子之氣憤滿約結而未敢先發惟耽耽視公爲標而公又甫受特知爲百僚長匹夫有所感遇拔生平而察報即嗟呼兒女之私亦難驟絕而況重以

天子之威靈有所挾而求者乎故當其時爲公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十

最難然公不欲獨居其名當九卿臺省會誼且上密約三尚書排閹見江陵以微言流涕相感動而江陵愈不說以爲公固真負我遂因事中公以歸蓋公之苦心晦迹劑量上下間早肝胆以報知己其難且若是也嗟乎使江陵早委已聽公則十五年相業必不盡掩而使公顯作江陵悻悻傳一去則豈其蓋棺公論至今久而復定乎故曰人臣之義於去就難去就之義於公之身尤難余之所嚴事公而確然定公之品以

爲庶幾古大臣者以此公歸也而壽孝子孫之盛觴咏遊眺之樂殆天所以全厚公乃

上於公雖既去每優遇不忘月授餐歲優役夫公八十而拜文綺肥芹上尊之

賜又數年始薨而卹贈有加禮焉嗚呼君臣之際豈不善始善終哉余爲識公大節揭蒙道表示來世而公性行世系具狀誌中故得略矣銘曰

昔在正嘉統有傾哲曰胡端敏秉道策勛先民三又肅公又集

有作如平斯準湖山晚變江海濯蕩孰也拔軫邇美張翁夢錫自胡章南華洞茶誌記彌獲及

其世典刑尚近竟我恭懿三朝瞻睥若恭以贈恭懿之德端凝潤栗天府玉鎮外員內方矢公

憂國異稱而隱恭懿之畧披郤導窳恢乎遊外卽署郡國釐政宅揆成功成允彼秉國成淪網

敦法滌于政本權傾百僚諷留盈庭咨咨嘽嘽恭懿授袂欲折其角以甘肥遯百煉之剛任瀾之砥恭懿之品惟天祐順鯢齒麟趾實綿實引

惟

帝念功有殷斯存有耀斯懿佳城豐碑金龜張公玉韞公也偉人予敬載筆揚芬無盡

翁襄敏公神道碑

翁公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州揭陽人也初祖雄自莆田入潮居于鮑江里生保保生琦琦生肇綱肇綱生可累贈兵部尚書其行具邑乘

配累贈太夫人許氏生公公少穎異長文名大起嘉靖乙酉舉於鄉丙戌登進士丁亥授戶部

主事嘗主河西務勘威曉侵地及闌出貨奸狀庚寅署員外郎督通州漕諸豪毋敢撓其令辛

卯署郎中陳益策便宜出賑歲輸饒多所全活癸巳擢知梧州府居四年人謠大仰稱治行第

一丁酉

上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討安南叛酋莫登庸進公爲廣西副使駐南寧典兵事登

庸行間我軍公募死士入其巢盡得其狀乃先案治我軍通賊者法登庸始懼公謂孤軍深入

難與賊爭利用宣布朝廷威德稍稍出不意
定諸黨與勢將自困時諸夷酋憑祥趙楷等
龍州李寰各勒兵應安南惟思明黃朝持兩端
未發公度朝可急使乃使使密諭朝暗以厚利
朝遂擒楷等以獻尋進兵討斷藤峽叛酋侯公
丁等平之斬首千二百級降諸徭三千人論功
陞一級先是思州忠州間有峒四守臣議所屬
未決公從民願定議以峒屬南寧設官置戍守
之峒酋黃賢相逆命公揚言大征密構會峒民
王又肅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三

令自爲計毋從賢相俱死賢相懼請降會陞浙
江參政督府難公代上疏言征南事重非翁某
不可有

詔復留叅政廣西時內夷既芟登庸益孤甚督
府以問公公曰可矣師遂進公護軍也憑祥爲
中堅當要害部四萬人倍諸道兵壁賊境上獲
其謀縱歸使趣登庸降登庸大恐聽命公輟車
從將吏出鎮南關受降登庸至則頓首謝死罪
公探其懷中得素紙授筆大書曰

主上好生寧復追錫殷聞嘯嗽小故第順命
不死永保南荒持此爲信登庸跪讀顧左右曰
降已晚矣乃遣姪奉表入朝

詔罷安南爲都統使司班師再陞公一級壬寅
進四川按察使癸卯陞陝西右布政使轉左甲
辰卽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關內居十月進兵部
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宣大號虜衝公
至則藺卒乘治芻糗法令嚴信士有一夕去卒
障臥者雖數百里外公忽遣騎簿問罰隨手行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十四

人莫測其何術也乙巳八月虜大入公選壯士
伏強弩射却之捷聞

賜璽書褒勞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袤
二萬餘丈進右都御史廢子思佐國子生曾大
同宗室克灼謀挾虜反公密授總兵周尙文計
名捕諸反者而宿兵各關監待虜未幾虜果入
敗去有司上克灼獄伏誅公進左都御史再陞
第萬程時虜酋俺荅憚公威名款塞求貢
詔下廷臣議未決公條上安邊疏大畧謂虜貪

寇則利部恭貢則利會長臣職在封疆惟知戰守貢亦備不貢亦備

天子嘉納焉曾襄愍之未得罪也議復河套介故相夏公以請公獨謂復套與搗巢不同疏陳其不可狀仍貽書戒夏公毋輕發夏公不能用卒與襄愍俱死西市人服公先見云己酉春虜數十萬騎逼宣府公急請周尚文代宣府將趨之兼程至曹家莊遇虜大戰三日報虜兵益集四向圍之公聞即擐甲躍馬從壯騎數千往援騎士諫不聽未至虜壁數十里會大風起公令車騎曳柴揚塵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輒解圍遁我兵迫及之斬首四十級

卷之六

十五

上大喜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視部事丁外艱歸庚戌秋七月虜復犯大同軍書日夕至

上手詔奪情起復公以尚書鎮宣大公病背疽疏乞終喪未達八月虜薄京城本兵以逗撓詠上復手詔召公還部公卽哭几筵力疾行時相

嵩貴有寵

上數問翁某至否嵩素不悅公因密奏

梁

上日夜側遲賢之席急於救焚臣竊爲翁某計雖重跼百舍飲泣萬死猶未足以報恩而

也今盤桓久頓未知至日

上強食自寬謀武盈朝何必翁某

上頷之比公至去聞

命日僅月逾然

卷之六

十六

上已入嵩言公見嵩又倨乃坐前趨命遲僞秩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關會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終喪

上怒曰此快快終不爲

國家用罷致仕尋以謝疏字詆削籍爲民久之上復思公起爲兵部尚書公時方約客游武夷道趨三河去鄉百里公愛其山川樂丘至闕之清流疾作亟歸卒于上杭舟中時壬子十月十三日也又六日

詔命始臨門其年禮臣以卹典請得

賜祭葬隆慶改元始追謚襄敏贈太子少保

生子某某享年五十有五卒後若干年蔡三月

卽公所卜地也配贈夫人張氏早卒葬海陽

配封夫人孫氏子某某公六歲居喪喪終

如成人及貴負土葬父廬墓三年休入祀以

置義田祠堂及賑助鄉里意豁如也學無所不

聞一時所與同志講德皆海內知名諸皆論操

行物恂若處子不爲崖異至其當殯舉踊險阻

王文肅公又集卷之六十七

奇氣神表屢履一世卽育無以奪之歎歷中

外幾三十年所至用廉武決策臨敵叱咤一呼

而數萬甲兵如取之掌握內益今相國張公嘗

稱

世宗朝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竅厯厯推

公屈一指焉當時

天子虛心相待朝馳符而夕登壇其遇合亦且

不在方召後然一夫關說錯莫竟死將所謂不

強先朽天道固然耶而世或傳侯勳實捐公公

刺梧時膏法治瘡橫率十餘曹以此得報

本不然予與修

世廟實錄方驚自大同入典兵舞手作氣勢

輔大臣無所不狎侮然未嘗一言改侵公公求

而

上與嵩論對語今歷歷具掌故使嵩一言能爲

公道南海所繇來及病瘡狀則悲然解大鳴喙

虎吻摧墮長城乃以責賈豎兄子誤哉所聞

故追論嵩而直書之爰及公際載擢之辭辭曰

兩越之界三山發祥是生人豪光翼明日識淹

墳索才美珪璋敷於制科蔚爲望郎出守劇郡

展也循良惟

帝問罪於彼南荒選吏視師惟公是臧公策彼

酋內倚中行比伐其謀彼則于襄之酋就擒不

缺我斯乃征藤峽先殲其強薄曜餘威則莫我

當懾彼四峒歸我侵疆間使旣遣關門納降用

安反側旋定勛勳惟

帝念功俾鎮朔方計剪宗逆載戰載邊防據鞍厲

戰虜則大創絕幕千里傳檄諸羌時稱尚父木
趾鷹揚召爲司馬王國是匡忽罹閔凶趨歸跟

聯

詔起伐戎墨袁急裝兼程奔命起居不遑惟彼
憐壬貝錦斯張行間待罪固請終喪於爲逸民
山水徜徉

恩命賜環公也則亡薄海蒼生咨嗟失望卹典
游加爲龍爲光名臣之阡于焉孔芳

禮部尚書遠峰汪公神道碑

汪公集

卷之六

十九

故宗伯遠峰汪公翔歷官途幾三十年不爲章
言亢行以自標眩而風流波靡身所徧經乃能
簡直自遂未嘗以熱腸軟口取憐于世察其履
躋純至真完人也世多有知之者而予爲公壬
戌所舉士服官同朝受教最習凡幾合幾離竟
以畢公之世故知公爲獨深是不忍銘公又不
能不爲公銘也公名鏜字振宗人稱遠峰先生
公考曰晁祖曰溶皆以公貴封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妣皆贈夫人其先蓋歙人也勝國時

有奉章者爲慶元都目英于鄞後遂占籍爲鄞
人云公之始妣也有異香之祥岐嶷異凡子年
十四卽負笈之姚江傳戴記學名起膠庠中年
二十三甲午領鄉薦數困于春官癸卯贈公卒
裏事以禮丁未成進士應選讀中秘書已酉授
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甲寅教內書堂已未
陞侍讀尋管理文官誥勅壬戌再充會試同考
官是年十月陞左春坊左諭德往視南京翰林
象明年署南京國子監事甲子

汪公集

卷之六

二十

上召還秋典應天試乙丑再充會試同考官丙
寅陞國子祭酒公之典制詞也文章爾雅得大
體其取士一取裁于經術尚本實抑浮華其教
士于成均皆飭規勵奮嚴而有法清儉廉之範
沒者以給諸士用其餘以鏤書史傳之太學至
李賴焉是時徐文貞器重公心知有掎柅公者
故推公南京工部侍郎以解其意既而所司奉
開讀例改公別衙門用已巳補南京太僕卿自
陳乞罷不允隨丁內艱辛未服闋復爲南京工

部侍郎壬申改貳南禮其秋召非爲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充

經筵講官癸酉

今皇帝初御經筵賜白金綵幣隨陞左侍郎充

實錄副總裁

穆廟實錄成陞俸一級丁丑八月改吏部左侍郎管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

世廟實錄成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賞賚

甚渥戊寅以疾乞休凡四疏得請以歸蓋公歸

而養高林泉賑恤宗黨爲德於鄉者凡數年而

卷之六

三十一

公迹矣典刑消歇惜哉公爲人矜慎朴雅任真坦素絕去雕飾與人交落落無情致然徐而察之其待權貴人猶是也嚴之涸張之驕公皆平視之直柔而已入以此服之公恬於進取當

先皇帝裕邸時將以公侍講讀有所得之者公

輒讓講讀南院象缺將以某往某祈賢擠公公亦不避途拜而南其爲世所藉口者惟甲子南

畿試事而事本未有可按覆者先是公與孫公

世芳典試南畿孫卒于行公獨受事時有詔以郎署長充房考始郎署長布席與公比肩坐公

引故事置隅坐衆國已愾之乃相約所取帖帖畢數而至以此持公使不得有所裁擇會外論

噴噴謂士子有以貨舉者公還朝且發其事則飛語中公矣子猶憶燕見公公手袖中書一通

視予乃貴人爲其子地者且讀且盛怒唾地而

予見名爲入室弟子獨聞之流俗信耳謂隨夷

溺此類也可歎哉公生子正德壬申二月初五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日卒于戊子十一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七所

著有禮經訓解若干卷餘清堂定稿若干卷藏于家茲宏裕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地而表

沈太史狀屬予銘隧道之碑銘曰

泱泱東海秀髮人龍才標國器學擅儒宗遵途

遠道騰輶高聘慶雲扶質清風承景橫躋丹陛

直造詞林淵停玉潤質彬彬屢握文衡雋草

畢舉澹洩彤彤慶協當宁成均秉鐸允也師模

文章禮樂鬱然兩都視草鸞坡規摹典誥金鍾

大鑄元氣渾灝

先皇潛邸績懋青宮輔善躬達啓沃斯崇
儲士宣揚淑誨正容以悟德音足佩鴻慈
石室永藏橫經講幄展文昌世
幅未履滿盈先懷止足夢遊白
二疏之風百世可尋山嶺水涯左圖右史
憫乏自宗及里天胡不慤國喪老成七十七年
全節完名豈不蒙恩徵信君子琢石崇岡垂昭
來後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三十三

蕭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之士蓋人自標幟云
而吾友鳳洲王公最後起實以異才博學橫經
一世每有撰造率攬漢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
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能
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
直千古可廢也一時士人風尚大類王伯安講
學之際而公之變俗有加焉雖然伯安以講學
名卒所以顯者功烈也今世人皆知公之詩若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二十四

久而其平生行誼非予莫知其深惟是蓋
久而麗牲之石虛而待予予不敢以不文
公名世貞字元美鳳洲其號系出瑯琊王氏自
晉丞相始公舉渡江而南世爲浙人後有崑山
學正諱夢聲者因家于官而太倉之王自夢聲
始又六世而爲公大父質菴公倬仕至南京兵
部侍郎倬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
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公幼稱爲聖
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爲寶
劍詩得前句十八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
舉主諷公贊文于夏學士公恥于謁謝之除刑
部主事獄獄風稜持三尺惟謹綬帥陸炳方貴
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閭某欲貸其死公搜
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
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嚴璫坐蜚語抵罪公處
知其誣竟白之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
令具酒食徵逐徵論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
不善也而相所贊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爲納索

館楊夫人訟冤公爲平定疏草楊臨命東市公
又爲收其屍治歛具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
宜遂大衛公銓司兩推公爲督學副使皆格之
補青州兵備使青部故多盜盜之黨多游於椽
吏爲耳目吏莫能問公至行保甲法重懸購盜
之賞間里輕俠少年皆收募爲用群盜屏跡嘗
按捕罪人雷齡不得齡故善捕盜公心疑吏王
尉匿之一日試使尉詰盜具得主名公大喜曰
是何神也吾得盜婦矣立召尉責齡所在果得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齡有豪徐進道被訟罪不至死而進道恃其宗
強黨與衆陰謀勒兵及公聞故緩其獄令捕盜
自効而進道謀漸解遂縛之盡散其黨青人相
與手額頌公曰吾曹父子安而室家聚誰之賜
也始東諸侯見謂公文人少年不習爲吏第飲
酒賦詩爲豪舉耳比公至鎮而精嚴練事發奸
隱如神乃皆歎服以爲趙子郁之流聲籍籍登
轍下而今宜父子益忘公又以公父司馬公受
世廟特達知不實事左右瑕纇滋起會虜入饒

州分宜遂釀爲司馬公罪構下獄當死公西
青齊印走長安與其弟太常公敬美叩闕請代
司馬急止之曰無速死乃翁爲也則相與囚服
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頽請救而諸柄人皆側
目分宜無敢言者于是司馬竟不免公號跼扶
柩歸倚廬于旁三年不飲酒食既禪除猶葛巾
其履持心喪遠邇哀痛焉會

進皇帝卽位與太常公赴闕訟父冤略言殺臣
父者本嵩父子非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先皇帝意而臣父曾督兵薊遼効首功八百級
高盡屏不奏獨奏按藥州小失事曲法至死惟
陛下哀察疏入有

詔追復官於是南北臺省言者謂公父冤既雪
當一出報

主尋起補大名公猶隱軫思痛不忍出也日報
賜以力執若以言乃應詔條上八事法

祖宗以弘

聖德正

厥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處

宗室寬禁例以求才哲修典章以彰國紀惟意以昭大勸明爵賞以俸異勲練兵實以重根本因寓書相國徐公太宰楊公具言某報

上止此不復任馳驅請以死辭而雨公復書以大義譙讓公公不得已之官尋遷浙江參政治吳興時久雨穀翔貴富人閉粟高其價公謂米可卒禁乃首捐俸五十金積穀以風富人富人之粟益出至冬得三萬石以代貧下戶賦而以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七

其餘賑復上疏言吳越新罹兵火它供億繁興民不堪命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清錦衣諸衛寄籍者爲根本計事雖未盡行然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人賴焉再遷山西按察使屬郁夫人病兩疏乞休未報投牒竟歸中道聞計袒括星馳氣息幾不屬服除以薦補楚臬旋轄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復自太僕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郎陽鄖陽在楚西南無兵馬財賦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公獨刻意振

剗甫下車劾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自引去前

中丞嘗奏留邊餉備鄖鄂緩急公以九州一家憂在邊鄙今通嚴所部屯田以本色備荒折色充餉不必須邊餉而給也而鄖又適少事李尚輅所急以事無用竟奏罷之公又以樂地再安船州壞廬舍尤多疏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高又嘗遣京師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之奸非社稷禍其人泄之而江陵積不能平數言於人然以公才高行清猶隱忍收人望稍遷南大理尋以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人言改應天府尹拂衣歸公嘗屈指前後所忤三相國分宜騷臍殺人入其網無得脫者新鄭禱而赦于言嘗力持其訟冤請急二疏不肯下既而悔之知其無他腸也若江陵則且忤且合以飛箝釣餌雜出中人手書不時至皆欵欵輸心道舊語計未有以絕之會予化女以守節感寔契立恬澹教門公有當于心輒焚筆研謝賓客與余結廬城南戒食禁諠甚苦間相對談平生所經啼哭險夷之境如夢如醒且沾沾喜也

蓋自是江陵始息意予兩人不深忌予亦不復以官爵餌公予兩人亦相得也曰此度世不足逃世不有餘乎嗟乎豈圖末路更以此被物色而公亦尋爲子餘羶所累也公初起南京刑部侍郎爲父請

卹典得贈大司馬予祭尋改南京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蔭一子入太學時已遷刑部尚書會有言公曾被劾不當得考者所司具言公歷官行跡無玷不與大計論劾比事旋已然公自

三肅公文集

卷之六

三十九

此歸志益決凡三疏乞休始允歸歸九月而卒卒之前數日手條家戒及身後歛葬諸儀甚悉及期與僧某從容談笑說偈而逝若有悟脫然而余女懸記公所謂卦盡八入者亦竟驗矣公至性過人卽篤老奉司馬墓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敬美太常公友愛極篤嘗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計後過湖上未嘗不流涕也祖質菴公嘗置義田千畝贍族人公復以膏腴益之及四方有所饋入往往緣手散施咄嗟而盡酒人

詞客縉流羽伴叩其門不以事辭昏夜告急誰不以嫌辭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請命當道不以非分辭尤好以文字獎掖人後生初學每以公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徇引重或故於廣坐字公以示親暱而黠者甚或陰持幕中顰笑私語賣公公明却之一笑而已以故人皆歸心或恩及人而人不知所自焉爲人而人反思之迨公卒閭閻兒女輦愛相弔海內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焉蓋其誠心爲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生嘉靖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五娶魏氏封淑人子孫婚嫁之詳在墓誌公官至六卿法得專美猶哀思司馬遺命伯於項涇之原計開

上特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賜金四百銀遺官治葬公長子兵部武選司主事士驥用遺命疏

賜金不許至是萬曆某年月日始克成葬而公之兒屬予爲銘亦公志也銘曰

五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三十一

晉存寓公江左夷吾譜子瑯琊幹願華敷追我三朝世典國樞二美承之分道而驅公起詞壇馳名一儒執玄之契邇古之初肆意衝口千淮百輪代之作者實繁有徒心死氣盡曰見大巫又如東海平吞五湖其書滿車與正朔俱德以才掩誠因怨乎哀矜犴狴剪袂城狐出靖四門靡寧弗圖案無留牘道不鳴桴名高羣生忌者當塗哀哀司馬以先謝胡嘔血藁街叫天無辜白日愁淹滄江淚枯

帝感孝誠沉寃昭蘇得時再駕稅於兩都一嘗禁齋託宿違廬亦吏亦隱爲德里閭斤其脂田與其俸餘賜有藉蔭貧有解襦時曰衆父可號可呼既疲津梁乘化而徂副本名山英名八區項涇之陽松檜鬱紆雲旗霓旌司馬步趨鐫此貞珉永世不渝

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

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神道

碑

五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二

萬曆丙午前經略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伏闕上書自父寃

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予

惟公朝鮮復國之功

皇上擇日告

廟宣捷班賞將士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萬餘計其詳具載大學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念公功最捷亦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極公者亦最惑嗚呼

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先會稽人始祖元占籍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富生義義生儒是爲公父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即公也公諱處昌號桐岡嘉靖甲子舉于鄉乙丑成進士知絳州陞刑部員外郎改戶科給事中轉刑禮二科左右給事出爲濟南守歷山西副使河南左叅政山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郎隨改經略以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陞一

子入監讀書兵部覆東征功

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救荒其禱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于甕及猗氏堙井中鱗角皆具蒲州水啮城坡地公操文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保甲至今繫爲今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委查閱寧化等關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公即珥陳撫實不便者三巡視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虜對公輒據

僭以聞陳防虜七事江陵怒遂出公濟南嗣後累官藩臬叅伍兵事略不以外補爲解脫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防海復管衛巡司諸舊制衆皆目爲迂濶未幾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略之

命下矣壬辰初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吟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昫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肆順和君丑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入道三韓殘破幾盡聲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言內犯京師戒嚴

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略創設提督大將軍李如松羈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製器又倉卒未備

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鑒空支吾不兩月而部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公曰我奉命討賊知有血戰耳汝母以身試法臘月與李

大將軍踏水渡江惟教執欸議如初公屬
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春正月兵
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盤牆穴守牡丹峰以
相犄角公指授方略圍其三門外布鐵蒺藜數
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合解藥仰面攀附
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
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
敗走探地形倖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
倭酋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
是時王京聚倭號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
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
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于山東陳
璘兵奪于蘄鎮沈茂兵遣還浙江進不能策疲
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
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而去公
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
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逋遁熊
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乞骸骨歸

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
送尾至數百里外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
陪臣宮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
壤開城王京德遠故地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
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于乙未之七月公歸
千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公留劉綎兵
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不在公也
公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冰雪食
無鹽酪臥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
爲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爲罪此公負國
干抑言事者負公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耽延
歲月薦食畿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遁朝鮮不
再造兵連禍結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公哉公
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陸辭
上遣黃門陰駟公風神警亮罷局岸偉大音得
人
賜金綺以寵公行旣入朝鮮又
賜麒麟一品服公感知遇每與李大將軍以死

定終遭

天寵玉冊金書泉臺夜永
劒履衣冠精靈呵撿
穹石千霄星垂斗拱巖谷綿亘草木蕃滋恒仰
隨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冢祈連何以報
君億萬斯年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三十九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光祿大夫孫李泰書都督建威將軍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賀時欽梓

王襄毅公墓表

自西虜款貢受封二十年於茲虜每言兩國一家咸王太師功時時問太師起居云太師者我蒲坂襄毅公也當把漢那吉之來奔也衆惑所置公言此笠者憤也而易趙全策一酋兵索之則曰殺而孫乃戰策二萬一俺酋棄孫則資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一

把漢以忍酋死而角黃台吉策三

廷是公議乃先官把漢而要趙全付公趙全我所重購以諸亡命導虜者也俺酋與趙全謀果分道入索公遣諸將腹背之殺虜過當虜懼遂殺把漢則好言來曰幸歸我孫普世世款塞公庭數曰而罪多孫趙全全與孫孰親

天子不以而罪罪而孫且官之而徒手死而孫耶俺酋聞孫在又把漢哀泣惟太師命公爲請詔許歸把漢而屬公主封貢事虜旋獻趙全等

然第約不犯雲中公許虜使者酋語塞遠繩京

西部以聽然內外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至引

嘉靖馬市扼之而大帥某亦陰異公議公反覆

抗疏大指以爲項貢市自虜意非往啗虜比且

先帝禁馬市非禁納款也俺酋老矣又父子意

貳願厭兵而新德我今第成貢市即遠不敢知

臣保老酋矣假臣數年以全力俟隙無害也是

故羈縻者權也而制禦者經也當權弗權是經

無時修而既不已也且戎夏苦兵久矣天或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二

息肩乎於茲虜言卜者言羊馬之年當與中國

好黃酋卜南寇必死殆天意非人力也今邊將

不契會而喋口橫行匈奴甚無謂也虜之橫也

人思埽心焉而虜自虜也微獨勢不能之也機

蒙末而議尋丈也願旦夕定議毋失機慙虜自

貽悔

詔集羣臣議最後多是公而新鄭王公策尤堅

乃王俺酋以下有差而

報可市約如廣寧開原虜拜表謝歲貢馬爲常

公益厲將士固險除艱難荒通商招流亡散
全黨以軍需縮費及市稅稍傳所減客餉爲撫
賞具而大司農省經用歲可十五六矣比滿三

市

召還復條善後事而虜畧西海以公籌無譁云
初江陵頗右公公亦功之旣入則疏救彈江陵
者又欲倍所賜大率江陵族言公

上使謂內閣此朕佳尚書安得爾然公遂固辭
去年未七十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三

特賜存問歸十二年卒往予入班行有嶷然四
傾者公也其識措類爾摩嚴之若神宜哉當公
落落首議便不便公者畧如渾中羌事公亦發
憤取營平自方要以酌經權之宜乃費邪簡邪
簡邪費邪繼事者懼輿之謂何夫未有三世乎
匈奴而一日事者也藉令今日復有異議帥當
公公復何如視哉而公乎已矣公成進士鄭端
簡蚤知之曰宜任鉅公所至有名績凡南走倭
西創虜而後乃督上谷雲中至大司馬甚矣乎

端簡之知人予故據公外孫楊太史狀去其六
者曰隆萬間有以天之道

國之靈而柔虜生民者蓋二十年未剪焉而其
始幾奪於人人嗚呼是惟襄毅王公下朽之藏
公諱崇古號鑑川人稱鑑川先生餘具狀中

陳文端公墓表

特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蜀陳公旣致其仕之十有七年是爲萬曆丙
戌時公之冢君學士于陞方侍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上講幄都人士日從而問公無恙冀公再起
上亦篤念

皇考舊學之臣行復

召公而公竟以是年六月卒于里第計聞

上震悼輟朝下所司議

賜祭葬贈官如故事加等已又下太常議謚

上若曰不後其君動協諸道惟文端可其以是

易名焉學士君則旣藉手

恩綸慰公九原矣而復綜輟公之生平介張大

司馬爲狀俾某揭之而表諸墓嗟乎公則安用
表哉公諱以勤蜀之南充人其先世自閬漢數
傳皆受耕讀亦有爲郡學博爲進士者而皆不
甚顯其積德累澤卒以發祥于公公之生也母
氏夢有星如月下燭庭復有神授以文石既而
公生果岐嶷警穎動止有成不好兒弄有日者
奇公異日當爲名宰公父喜曰見其爲名邑宰
耶公曰安知不幸天下乃益大奇之比長受博
士業願不屑爲博士家言沉湎典故上下千載

王東諸公文集卷之七

五

時有所自得者二十七舉于鄉三十一成進士
選入讀中秘書其間試文有將與臯夔說巨爲
伯仲不知蕭曹房杜爲何人之語見者無不嘖
嘖既授翰林檢討乃愈自檢厲無文酒徵逐之
好而獨與錢塘高公儀華亭陸公樹聲爲道義
友居恒策欵段趨朝調外惟據梧吟誦不輟軀
事前治畦栽蔬泊如也時魯溪相當國于詞垣
中獨才公願得公爲青詞屬草公婉言遜避旋
以告諸貴漢因此惠公公不顧而益介介自喜

竟不肯撰玄儀諸文蓋高公相後嘗自稱一生
所愧惟陳公以此起家三十年寧迂迴宦轍終
不屑投足倖門以希速化既晚登用意不可即
牽身引決人或笑公迂則曰士君子立身行已
當自迂始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則孔
光張禹之徒且抗旌援臂而前矣

穆皇在潛邸時公與新鄭高公偕選人爲講讀
官云何高公去公獨侍九年餘殷沃最多結
上知亦最久時

王東諸公文集卷之七

六

世廟齋西宮儲位久虛會分宜相用事受胥人
指以意探公公爲莊語解紛皆中肯綮分宜父
于得公言立解公又密啟

穆皇慎舉止敦誠孝誠左右謹口語卒以鎮安
危煊成羽翼之功而深自晦匿時無知者

穆皇登極之日手詔擢公以禮卿入內閣究樞
密時分宜新敗吏猶漸於權利朝弗未除公雖
慨然有意澄清而亦不務爲激詭東濕之政先
是公已條上謹始十事疏已又上厲精修政四

事疏最後又上時政六事疏語皆具國史中太
要主于弱主德定國是澄官品壯軍實而一本
之老成厚重

上皆優詔嘉納亦頗采公言之有効以故隆
慶初嚴廊畫一海寓和寧則公之功居多焉公
在朝不佞游從所善必海內正人君子即不
必不與之陰陽委蛇然能絕去一切町畦戚府
人一見信公久之乃愈親公雖以貴溪之談分
宜之警始終于公無所加而其後乃與華亭徐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文貞公新鄭高公內江趙文肅公同秉政徐公
宿德重臣新鄭以後進頗易之至不相能而各
修其郢公雖習于新鄭乃文貞獨信其無他幸
無纖介於公即新鄭之與文肅始以忼慨任事
語合後亦未免參商乃與公獨無間言公之決
去也則若有感于江陵之恣睢者而公耻以是
爲名人亦竟莫能名公也公嘗一校士禮闈一
爲國子祭酒一教習庶吉士士之出公門下者
公時時相與端弁而書本忠孝依規矩即學士

君歸武記城駸駸負鼎鉉之望然公故不
進嘗曰吾生平不能脂韋僕巧廣交借譽而第
以朴忠事

王直心處物士君子所重在此不在彼學士君
沐浴斯語卒爲世間人公雖去國甚早不及究
厥施然至于今家駒國寶皆公所貽爲天子樹
人甘棠之澤綿遠矣公自少時即不爲經生學
服官而後則益務明習富世之故所爲詩若歌
第取陶寫性靈無事鉤棘或見世儒聚朋倚游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談不根以取世資輒掩耳不願聞乃旁究竺乾
大旨嘗曰此儒者向上歸宿處吾輩還真反原
畢竟在此第不可爲少年訓恐致遺世故而忽
細檢則其害不可勝言蓋公之學醇而識遠又
如此噫嘻公今已矣海內耆碩縷指胡啻晨星
如公者夫安得起之九原哉且以
肅皇之季柄臣之勢張甚公日出入
裕邸今萬分一有不測夫非覆巢之卵乎公如
稍稍以利害怵其中微有所左右即國本搖矣

新鄭諸公相踵尋齒牙宥密之地幾爲仇府人
爲人臣不顧國家之急而第競修其怨致小人
投間抵隙市權煽亂謂宗社大計何公之所以
潛幾隱憂務于調劑其間蓋其意愈深矣公既
去國諸公亦相繼賈既而公獨林居十七年
天子爲下筆書存問比蓋棺之後榮哀不缺迄
于今譚先輩典刑者以公爲歸公殆庶幾所稱
社稷臣既明且哲者歟某是以表著其大者俾
國史采焉若夫生平世系與其所以爲德于鄉
王太肅公文集卷之七
九

是固可畧也

戶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署表表標
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睹之事用以決疑
闡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議雲臺之上國
文家獻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
於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本菴山
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

間謁公之父襄毅公於大司馬邸第當時華夷
之望方歸于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等年地風
采凜然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毅公
指稱疾不謁試而諸謁試竟以畫語報罷觀公
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既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
事調禮部主客司歷陞儀制司貢外郎情膳主
客司郎中出爲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尋召入
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大理
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
王太肅公文集卷之七
十
鄧陽自鄧陽收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爲
兵部右侍郎丁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
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尋召回部陞左侍郎
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倉場總督缺廷議
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爲戶部尚書未幾奉
旨回部在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
保薨於位
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沐恩
異典差次襄毅公焉公爲人沉審有大畧所居

官常兢兢謹於法理不爲首鼠兩端而間亦以機權輔正發謀應變稍規模義校公乃襄校公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得願指揮霍主親而人信之公見謂小心休然試刃於盤錯間調維上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衆而得之獨不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令公父子易地而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爲儀曹郎執不受內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以法其在郎陽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十一

議移均州守道於鎮城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軍訓練議減荒田賦聽民得自古開墾在鳳陽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部議約束虜主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皆侃侃據大體盡長計無所規隨而至於最難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歲課金則爭傳長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比曠議起公一爭之遼左再爭之易州又兩爭之河南而時

會東西征萬里齋糧輿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難且苦更十倍然迄公左支右吾粗免取闕盡瘁之効至于物身即次

明主爲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公乃予讀韓太史狀發憤于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然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爲戶部余亦承之內閣於時公私赤立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曠事之興其初乃以縉紳議入而內意始動然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而止高名之士至有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十二

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贊予期以事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有劇主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蓋至是苦心苦口始盡暴於暗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予知之外人未知也一宜表今制領國計於司農帑吏因緣估商輻輳飲水茹蘗者不能有所表見乃予獨陰識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登其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屣老蒼頭出應客四辟蕭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

三四十畝此今之貲耶墨殺吏所薄而公又
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產又
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嘗
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閭閻先人
已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籍甚發聽百行渾如
東濕之政含沙之口不能毫髮有所挂及其賤
昧觸讒忌自典戶部始典戶部又推家宰而
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陰爲公地
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內援擠賢者路而予適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十三

幸筦事主行文書嘗密伺內指與公交關踪跡
百口可按而保也蓋公奉職最敏厲而於進取
則鈍與人最款篤而於結納則疎約已不以劇
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爲吏才所
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襄毅公於九原必無愧
焉三宜表嗟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占
不朽公論定於蓋棺若又泯泯使應淵等賢
玉其朽則儒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世以奉庶
忠孝爲我自世爭喜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悞

與人以品喜核靈氣而輕先生長者端正色
之風余蓋嘗以身試謫而痛乎處俗之難已以
天之幸

明主之知幸得早晚劇場不復爲爭名者所錄
猶記出都門時間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悠
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
必明今公之事謝而身且死已乃韓太史尚不
勝青蠅之感至痛根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
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於天下將賢者固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四

不宜入握利權處嫌地舉止竊伏疑生所忌乎
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爲君子而又之終
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有
韓太史在而余以久廢無所避阿黨之嫌直書
大書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聲官蹟及文章
行誼之詳種種具碑志中知公不必賴以榮故
畧

贈御史遽丘邵公墓表

余同年憲使邵君有父贈御史遽丘公母封太

孺人節婦邵氏遽丘公歿既三十年而始受
使君御史贈乃太孺人獨生受封封之前一年
而有司舉節婦得詔旌蓋又十五年而卒惟是
從子從夫兩世恩賁差次相等而御史公不幸
早世名不出里閭太孺人獨以婦孝婦子有
長年名載國史顯晦固殊焉嗟乎此憲使君所
以悲而必欲得予一言爲表者也公名某遽丘
其號祖果自山右徙家長垣父信母羅氏生五
子仲即公公年十八歲而父母爲擇配得邵太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孺人爲人亢爽有氣常持是非名教以屈其里
中人里中人有冤不平者豪無賴者每得公咄
嗟片言重於嚴師察吏而公亦厚自矜飭以身
爲範性篤於孝友家無私蓄其遇人不侮卑賤
摧剛爲柔薄責而好施以故能強項豪宗大姓
間而怨誹不及有牛實不暴人田而田主奪之
且索厚贖公笑謂而倚勢吾倚法法固有白晝
禦人而因以爲利者乎田主謝不敢還其牛每
行市見市有羣毆人者公爲解不聽則手批其

頰折齒聞於官官義之不問而公自是益藉籍
著俠名乃太孺人獨心憂之曰君齒少也而人
皆指目君有如弦急矢直而無格羽之助可爲
寒心君不若杜門讀書痛磨礱豪習以經術自
顯其濟則提衡月旦飛辨雲臺惟君所欲爲不
濟亦不失爲善人長者君惜惜悔歎自以爲不
及於是遂折節師友間朝夕諷稟稟被儒服
稱先王已而會伯兄穉弱不任里徭公乃復從
輩代之徭已不樂又棄去爲儒生而公病且死

已死之日亟呼太孺人囑以諸孤衣冠沐浴而
瞑時太孺人年甫若干既寡稱未亡人則諸孤
仰哺壘壘然也而翁與姑羅孺人故無恙太孺
人以一身周旋上下間辛辛不暇給顧煢煢時
業業已盡斥爲諸叔六禮費至是乃益困猶覺
勉持家不令二尊人憂有無已二尊人竟康樂
今終喪比葬太孺人皆盡禮焉而羅孺人御諸
婦嚴雖太孺人不免譙訶然迄以孝養不衰得
其歡撫諸孤雖恩勤萬狀至其勵學砥行迥如

嚴君無煖姝愛恣色憲使君既入仕宦自爲某道御史嘗獨持風裁不諧時貴人咸以父風而太孺人固不評也論之曰爾父居鄉宜化佚而儒爾立朝自宜以法任恕有如意所不可請與爾褰裳避之爾謂吾不能爲尹氏母乎於是憲使君聞之乃趣解河東督齋之節而時貴有不悅君者竟徙之遠外欲以中君而君業爲冥鴻高隼不受矰繳者以此蓋先是大司馬石公嘗爲余稱憲使君奇氣表表而憂其及主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公生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太孺人生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先是侍御君之卒也窆于祖塋之次至太孺人更以壬午某月日卜葬于城南大烏村之陽而其孤永年永春啟公壙合葬焉惟是墓石未表授蘭不佞不佞謹擬其生平大者書而勒之墓上

恭政仰芹馮公墓表

公諱子履號仰芹副使閭山公某之孫行人片泉公某之子今少宗伯琦之父舉隆慶五年進士除固安知縣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職方員外郎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兵備大同累遷叅議副使時公以威望屢鎮重邊隆顯矣爲權倖所中當左遷公乞歸免侍蔣太安人尋丁內艱服除以薦起知和州尋陞陝西僉事兵備隴西歷遷山西叅議河南副使以才堪部劇改脩兵易外又三年遷河南叅政捧賀表至京遂乞休時宗伯方直講筵亦請歸侍父病

天子許之爲

賜金子傳以歸亡何宗伯復趨召還而公遂以卒卒之歲纔五十八公之病也宗伯請急決日章三上

天子又許之爲特予父母三品誥命宗伯得請則五日夜馳至家待湯藥三日而公卒後天子復念琦講讀勞推恩其父遣守臣臨祭賜全葬嗚呼公於

君臣父子始終際會之數何其盛也公爲人天氣踴絕神爽無滯用其平生所施見獨吏跡多

王中書公文集

卷之七

十九

在塞垣初任固安剖決如神籍良家子爲平兵習騎射使跡盜固安以無盜其任大同也值歲稔公爲發倉廩時糴糴商賈集而民不飢會司農頒新法加給軍餉吏匿而仍其舊一軍謀皆甲公聞則呵殿至叱之曰吏無法當死若以數百人死易一吏乎立追其新者給軍軍遂定是時款市議初起諸邊或不能廉察將吏請款給虜致失虜心而又或心畏虜稍俛仰從之則出溢與無禁獨大同多寡一如額一日把歲別

吉入市操弓矢謁公請與公之士射決勝負公笑曰此不足煩吾材官吾丈吏自當之令遠樹候公矢發輒中虜衣馬且盡公知其覺也乃更移候近使虜自射而漸以其物與之虜大喜叩頭去其有文武材善操縱如此再起治和州一如治固安時不倚遷吏傲忽州事和州大治繼治秦適盜起公馳檄喻之而隨以兵盜立解其在易也省向所供億過客及一切無名之費悉以養兵別簡募精壯自訓習之會有兵事

三二肅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

天子使使者視師易爲諸鎮最辛卯彗星見民訛言易有王氣相驚告曰大師且至則盡走部司項馳告公公即留項與飲而陰遣人諭走者且曰夫驚不可以止驚子姑安飲行定矣東鹿有左道惑衆者聚至千人長吏馳白兩臺且請兵公笑曰何至是吾縛其魁而破散其黨檄至立解耳已而皆如其言公居常自稱使吾居官守職蹈常襲故無以喻人若當倥偬之會事變卒至赴窾應節或有微長蓋人亦以此推服公

而是時易州奸民已有言近地礦可採用者剛
臺以問公公曰富國之道多端何必礦礦自上
開利一而害什百且易州近陵寢傷地脉不可
令公沒未幾而采礦之使旁午于道邊海有
畿輔地海陶需材賢使公此時而在用事者
能舍置公而公於爾時亦不知能抑首受成事
與否又不知能如今之豪舉者動則張小爲大
言詠言勦示武勇否嘗竊謂以公之材世受
國恩寧仗節死疆場間不當就閑寂猥附辭盈

王公集卷之七

知足之義而鍾給事則數聞公語矣云吾三十
年仕途所見稍自愛重安進退者非蹇蹇驅塵
車即負重効歸耳嗚呼公之勇退倘亦意有所
不可而姑托焉者乎公居塞上久習邊事馭將
吏寬饒策使各盡其長善郭將軍虎廉調護之
使終其任知楊將軍紹勳勇而傷其下急也語
之曰子剛而好察非令終道也後楊果以閑塞
敗比死曰吾負馮公其他所推轂士吏以公教
爲世聞人者不少初公爲諸生試臨淄歸夜雪

有侯生者墜谷中公扶之出乘以已乘徒曳掖
而歸得無死長安賣珠嫗因醉遺珠而忘其處
遽欲自刃公使趨召嫗嫗至則以珠與之大同
舍人路公所愛善馬日行數百里者秦州吏碎
公玉環皆貰不問其德量如此公行歷歷方內
行甚修與入交易直無城府居官不營家豪歸
不問家人生涯不入公門日召賓客故人以詩
酒自娛樂輒至醉初余嘗一識公于瀛博道中
寬然朴厚長者也固不意其遇事捷決如此當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公指揮談笑玩弄驕虜劇盜於股掌之上亦豈
知公與鄉曲小夫日班坐泥飲無間哉賢者固
不可測天下真才識必不掀髯戟指作鑿誦可
喜睢盱可畏之狀如公者是矣馮氏於青爲望
族關山公五子皆以科第起家其仲爲芹泉公
以行人奉使卒于湖公其蔣安人所撫百日孤
也公長子即宗伯文學罷局天下擬之陸敬輿
韓稚圭而少子茂才珂宗伯常詫子才雋過乃
兄馮氏且世稟公遺德麟駭

帝治爲世光儀豈徒表東海已哉宗伯既葬八
郵書命予表其墓道之石諸子孫婚嫁具志中
者不論論其大者

副使起潛張公墓表

始余爲童子則聞師友間有談仕宦之得意者
或曰某農也某商也今簪弁戟戟然出入勳
甚都里中父老皆避匿矣或又曰某子醜貧
屋以居今第第若干區連田若干井矣余時間
君言則心駭目笑之以謂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三

天子設科取士士固以此階青雲取富厚而已
乎已綰髮稍有知而見墨吏譴罷豪門勢衰則
又歎人情狃目前朝榮暮辱之爲憑而或又解
之者曰是固無足怪夫約之趨服也賤之適貴
也見可欲而不亂者惟有虞爲免耳嗟乎此世
史所爲藉口也乃余之同里兩同年皆非有八
寸乘勢起陋巷之中其所居皆潔然不家於官
較然不欺其志何吾目中擾擾有虞氏之多哉
然則士固在自立不在所藉明矣兩同年者其

一爲杞縣令龔鳴梧氏自有述其一則今所表
浙江副使起潛張公者也公名振之初與應天
鄧試食不能具長髮裝其明年舉進士觀政更
部不能具僕馬每旦步行入署從兩蒼頭囊糗
負冠帶隨其後及門而易之蓋余至今數舉以
訓新進士而新進士妻馬供帳歲歲加侈不能
爲公所爲即能爲公所爲而衆其指笑之矣嗟
嗟士風未三十年而一變至此乃公天年早世
使吾抱空言而徵之九地之下則後生孰信之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三十四

我嗟嗟是烏可無表公自解褐爲處州推官四
年徵拜御史已謫外爲臨清州判官廣信府通
判撫州府同知而又入爲郎南京車駕職方改
文選出知吉安府又廢三年而起知撫州擢浙
江溫處兵備副使以有公爲吏要在孜孜罔民
便鋤強而字弱上德而緩刑然故以廉爲本初
與余鄉試同年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荊州傳至
荊州水儉食糲五益驚輟卷太息曰豈有一刺
史當儉歲食且五益而史尚稱廉者乎余戲謂

公足下自挾藜莧腸而薄屠門禁嚮之味異時
及之而後知爾公亦戲謂余僕嘗夢浮海得符
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荆州不難爲也于姑操恭
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莧腸亦有味乎否乃後
公果再爲二千石問其家每食果未嘗至五盤
也在處州爲直指張所知張故豪侈而知公獨
以廉累薦爲第一旣入爲御史巡通州倉則所
交關皆貴人權利事公猶以推官故操持法無
所訛居臺未浹月抗章劾定國公大司徒與綏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五

帥事號骨鯁能任怨而怨者會其請告歸以
考察中之三徙州郡愈勤練刻苦人不知其左
遷也在撫州以計縛盜魁湯青視篆崇仁崇仁
賦不嚴而辨然吏民猶恨公位下早還未盡其
用獨吉安政差久而專公所爲民覈丁賦課農
桑繕城隍興學政事事皆手經目營以倡九邑
皆神明之而獨吉水令豪不受節制公歸爲兩
劾投臺使者一劾退令一自劾不待報徑歸吉
水人爲空郡號哭送公公歸而望愈重會杭州新

中兵變公遂用累薦起單車入境未幾兵民皆
化帖然歲旱禱雨夢神告雨期而應事具喻大
夫祠記中遷副使未任而病病且歸道遇風驚
踣而劇遂不起然猶得抵家與余一面訣屬其
兄與子姪云公之父曰東林公母曰郝宜人郁
宜人先卒東林公壽至八十餘嘗病不能就席
公以身席之事兄撫之恭甚兄無子以公之次
子賡陽爲子而公子際陽已補州弟子有名乃
所遺碩田敝宅蕭然也蓋屈指公成進士後未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七

嘗一日豪里中獨其孝友家行廉廉不關公事
而間爲地方陳悉利病爲邦君師則里人至今
猶誦思之以爲陳太丘王彥方再見也貧而好
行義知不及以貲贖故吉丞之子于民家脫天
台令之女孫于樂籍身自營長軍令殮具卹其
孤外家有仇嘗侵公公絕不校一日道見有囚
梏而責通賦者問之其妻也爲惻然流涕代償
逋而釋之此德施望外爲尤難他不能具論也
與之言慷慨重節俠而耻以節名海忠介公之

得罪也公密草疏救之而不果焚其草其學宗
考亭而耻以學名吉安縉紳更相與持勝理不
能屈余益愧知公溪間執焚問之良久曰子家
不有恬澹法門乎守此之謂學矣嗟乎士風之
巧也行不專則市節節不立則談道此兩途公
皆涉其津望崖而反然後知公真有意爲君子
真能自立者也雖然生世未六十年揭揭自苦
止博得賢名宦俎豆而墓且不朽矣不知天
之生君子將以何爲又不知青雲富厚吏竟世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取公卿臺耆者視公爲失爲得視天道爲有知
爲無知吾且以世道十之矣

周文恪公墓表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敝處周公卒于邸
卒後三月丙

大明會典成公屬爲都校最夕司尋於是

天子思公勞贈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
廷臣議謚文恪贈卹以官謚以人朝廷叙功旌

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之文其稱爲神
道碑而公之子官生某等已乞碑少師申公又
屬予錫爵爲表是兩也予宜辭已復思碑表義
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有太常太史
之譜不必表也若公之陰細微行非表不章非
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諸諸子
請爲藉語於麗牲之役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三
代之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
知之未深至于今日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公諱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子義儼蒼其號初爲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顯
顯章句爲榮進嚙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名儒
論說之府而歛其精言隱義著假語著日錄凡
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第則益棄去雕蟲以經
濟實用爲兢兢其居官自翰林載筆紀述而外
出爲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師道尤
著學者宗之其校士以牝牡甲乙外知人予與
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軸嚴予亦服公
之裁量審爲錄序成則相與檢窺僻詞奇字而

後什梓者曰以此爲諸生先公實導予予不能
及也公初爲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凡
列爭先具疏留同寮目公云何公咄咄起幘手
向堂上此堂顏晏倫者何我輩不能惺人狂醒
而忍從旁助其拍浮乎議竟寢其與人煦愉豈
弟不秩職市廛名而卒官之日會隆衣布衾練
帳蕭然也賓友就其臥訣皆驚哀涕下以爲即
公一日柄用豈減晏嬰公儀休哉父月川母吳
淑人沒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事兄若姊恭甚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閨門之內穆如賓友其生平無域外交而偉入
輒以施鄉黨之廢疾飢者故歷官垂二十年被
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當國也好薦寵天下
年少武敏逢蒙視而堅白鳴者乃公獨用鈍口
樸貌相與衡立爲枘鑿學士大夫無所窺尋其
聲光以是江陵益疏外蓋翰林久次不調無逾
公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所爲樸鈍顧益甚而
江陵之敗也諸管與交忤不得意者皆戕戕彈
其冠有一歲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頽如

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軀不署名之盛
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得不次者不知
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
之早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肝睢動色以爲是
至寶之所在蓋于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內敏強
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于交比同事朝夕
者淡無旬相與證事確理原本六經滂薄萬物
如遊珠林火旱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
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
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度其
當時易士質而金石雖孔子亦自覺便文適觀
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
過中避徑無疾步乎夫禮樂之大者則莫如不
爭行不垣墻居不周衛所以遠爭也處不爭之
地以閭閻當赫赫其途迂其利達要之三代而
下有興先王之禮樂者必自于此不自于馳騫
之士也嘉隆來學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僅

乃得公與萬宗伯昆陵兩先生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朴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此天也天雖尊其秉彜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薰醉智巧之途以爲是堅瓠無用於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爲無耻嗟乎且安得竈上老婢就熱吹而噉冷炙者與之言有耻哉子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耻夫使

三二肅公文集卷之七

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義義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子之所謂無耻也益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甘三黜士師俗之所謂無耻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爲予言者往往濫於末流窮於寡和而莫敢出噫嘻此又所謂非予不能言者乎公所爲文字自穀語目錄外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實多可百餘卷殺青未竟會以死雖然禮樂在其中門人子孫有能網羅

緒業卒成一家言則先進爲不亡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墓表

往余待罪內閣與南昌洪陽張公共事張公每爲余屈指西江之名宦耿耿有節行可思者則莫如中丞馬公直指任公當是時馬公歸任公死有喑喑數奇之感而九幸馬公之未衰臺書驛召致者交踵余亦以同年雅習於公以爲黃中玉表強骨坦襟必長年爵祿罷也乃歲甲辰公之兩子應龍從龍以書來請墓上之文而錫

王汝肅公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三

辭始承公諱在去年癸卯二月七日嗟乎白雲黃鶴久遊帝鄉而黃嶺者猥戀遺簪且盼公以東山挺鼻之事此詎可謂知公而公亦豈以此特不朽哉抑古稱表墓蓋表其大節而公之大節卓卓在朝在里不勝書也則嘗慨今之計吏往往以勤辦謹力爲能柔良豈弟爲德至古所稱酌泉戒石茹水飲藥者竟余生七十年而所見如馬公者千百人中僅一二人止耳嗟嗟惡可無表公諱文煒號定宇世家青州安丘號虎

林馬氏祖五溪公續父稷山今贈中憲公懋
於門是爲公母封太恭人公生而白衣重脣有
異徵辛酉舉山東鄉試明年成進士試今河南
確山甫四歲而召入爲山西道御史再巡視光
祿出理兩淮賦政移病歸病痊復除浙江巡撫
外補德安守權按察副使治荆南朝議以荆南
之安公也即其地進左叅政兼僉事再巡湖廣
按察使已復自湖廣徙江西爲右布政使改左
未幾即拜僉都御史巡撫本省蓋南昌公未被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七 三十三

會江陵柄用操切爲最雖然公竟以終然
任怨尸視楚中而最後巡撫江西會江陵敗
所條吏約及鈐戢悍宗狀皆得以意指麾奉三
尺從事莫敢難者然卒中於讒繳九挽不能勝
一轡大槩以江西事也人莫蹟於山而蹟于空
天可問哉大抵公爲吏嚴峻故於世法不便而
所至喜與事徵發號召此尤巧吏以爲嫌
者如按兩淮建學在德安城雲夢滅孝感荆小
店新阿二鎮當時江陵業已隆貴用事有如飛
三才肅公文集卷之七 三十四

召時朝夕公之字下親見公持法廩廩力摧諸
悍宗以故爲余談此尤詳嗟嗟公以此名亦以
此忤歟會迷有蜚語聞改南別用公竟以移病
不出終其世焉公少從季父稷山公受易嘗廉
洛家言既長登第則益耻爲文俗吏以風裁節
槩自矢其今確山有異政決獄稱神爲御史條
上嚴規大事皆鑒鑒中利病可施行比掌浙江
道以廷訊大辟執法忤當路指得外補出其在
楚爲德安守再爲使于官簿爲最久而時又

片言以勞民折帑釀公罪公何說哉乃甲戌計
吏公迄以治行尤異得召見賜金綺而荆南屬
江陵里第其蒼頭奴及上所遣中官之治第者
皆側目嚴事公有所干撓一切以惠文從事人
言公之久外不遷江陵寔陰街公余獨謂成公
者江陵也而公之強項能行于江陵者則亦以
其素風潔行特立表表桃李之下成蹊非偶然
也公去官三十年篋不裝圖書行不載公鶴抵
管日久覺日貧悠悠之口度不能他事塗污公

則以公城孝感時嘗得土得古鼎貯庫以爲之江陵而聘至今在也嗟乎世上是非謂隨處涵其可笑多類此矣而公之子客部應龍給諫從龍先後各以明經魁東省同舉壬辰進士皆文行籍籍有今名嗟乎天之報施庸吏其以此矣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且葬于某原而公之鄉榜同年東門宗伯志而銘之予知公且知宗伯故畧爲序次如此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三十五

山陰王閣學父母墓表

萬曆乙酉閣學山陰王公自少率入叅機筦而錫爵忝同日受策時新免先大夫喪迫嚴召以至閣學公顧見其神愴怵而色不怡爲言若翁幸考終且太夫人無恙也視不肖屏父母當何如于是閣學公泣數行下而錫爵間因以知公父石溪先生母韓淑人繼梁淑人天年皆早終不及見公貴而公貴後稍恬愉受祿養見兩子九孫蒸蒸顯立則公之再繼母景淑人

也景淑人乃又以暴病卒于邸於是閣學公益悲而

天子深緣孝思爲非時子三代

語命賜祭及葬而錫爵以兄弟世講之習公也見屬爲表於合葬之新阡嗟乎王氏譜遠矣蓋錫爵始涉世獨宗慕河汾之攸其稱曰士有靡太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時天下爭于權利見以爲迂遠不用而卒授其徒易魏諸公以顯故王氏居晉中者其人往往飾廉儒行有家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三十六

法而山陰之王乃獨自

國初以材官戍雲中因家焉傳七世至石溪先生先生諱某字某以儒官終生四子伯憲文次即先生先生於諸兄弟中好學而文年十五儒官公使總家政而屬其兩季弟焉先生不敢逆父指且耕且讀書且撫兩弟爲娶婦育子女而伯豪喜游於博徒酒人中傾其家至負責無以償先生則又陰以私錢代伯償伯不知也晚年顧益困羸身自遠歸先生先生持之泣甚哀解

衣衣之徙居居之所以視養拊藉恩甚衆蓋備
官公沒而家指仰先生者益衆先生不以多故
輟學學成遂爲經生師每督學使者行臨部試
畢召前高第諸弟子諸弟子且前而皆拜跪却
行無敢與先生衡立者問之乃知皆先生門人
也時蓋以先生尊宿表表而數舉教誨有遺珠
之歎云歲甲子用貢當補官會閣學公誤于鄉
先生喜投牒竟歸曰吾已種而穫矣不能作五
斗先生傳耶遂日飲爲娛樂而亦以此得疾遂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三十一
不起先生雖以五十六歲老明經終年位未竟
然每窺衣矩步行游里中里中人望之如嚴師
察吏嚴欬更容貌乃敢前揖先生其見重如此
言事侃侃無撓上官爲諸生知民間苦度支徵
課急庭立讓度支郎郎爲之愧屈會邑界新中
廣虜退而督師夜帥兵叩城不納質明督師以
詰守者求開城主名先生前爲謝曰守者無罪
開城自諸生夫孤城之危急將軍所知也而將
軍部偏師以胡服叩城久非能整幘鼓禁野掠

也愚民洵渴望塵巨剽如驚鳥焉而見公以主
人之禮難矣于是督師愈怒而會有聞先生言
者問闕首功則帥部所遺平民獨體無算帥怒
乃解識者以是知先生非經生也令一當
明主借前箸抵掌而談功業可勝道哉生平個
儻扶義急人而後已始娶于韓韓夫人厚其女
裝及時節有所遺皆謝弗取從兄死無後而宗
人會其產得先生故所嚮田以歸先生先生又
謝弗取也曰吾不能守吾產而利人之絕耶養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三十八
姊倩張及族婦之陷虜歸者于家爲經紀婚喪
盡禮賻忻口逆旅主人武氏之婦于邊而不言
武氏久始知之盡室舉酒羅拜先生前其隣里
聞聲爭闢道觀人人自喜得識長者貌矜嚴若
不可犯而內實款款或見人有咄囁附耳郵傳
人陰事則拂水罷酒起曰若曹謂几案間無鬼
神耶汚吾耳矣先生所娶前後三淑人皆賢而
韓淑人者家故溫也能以勤儉勵先生于學有
桓少君風實生閣學公閣學公自縮髮受章句

於淑人所未及處而淑人亡梁淑人亦死
音持家事井井而卒成閣學公者景淑人也景
淑人自有子顧其愛閣學公甚既貴尤重
屑越一錢子縷蓋先生嘗言吾三娶而知婦
之難也梁能施不能蓄景能蓄不能施意乃
韓淑人云嗟乎女德無儀三淑人附先生以
茲亦可以不朽已今夫河汾之隱淪其炳然行
世者中說數卷止耳而當時不言之化不殺之
威重儒仰之長老師之至于今千載遺論猶票

王又肅公文集

卷之七

三十九

凜也夫士不早自斲於靡衣鮮食世味中而望
河汾之道是絕根而莖其枝必無幸矣以吾觀
石溪先生自始勝冠納婦時已慕爲平陵節介
耻就熱釜于人既自首困一經乃立義毅然重
取予益其蓋河汾不云乎富觀其所與食觀其
所取先生真其子孫哉其刑家訓俗類直取中
說而步趨之可考而原也夫世儒之論弟以王
氏世顯河汾之教行于徒山陰之報食于子不
知道苟在焉流川塞淵施雨潛潤其功與與天

策竝立不相爲賜也今試爲閣學公言先生
其彛常名業以顯閣學公其肯受之乎以
先生則小乎其無愧獨已

張文毅公墓表

萬曆乙酉冬少師大學士蒲坂張公卒于里第
計閱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太師謚文毅官一子丞尚寶諭祭者十有
三其又明年丁亥公之子兵部主事甲徵等葬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四十

公於蒲之風陵鄉則公所自卜兆而

上遣官爲營封樹云公輔政幾十年其正首揆
也僅期月耳而當輿車之會夙夜奉公知無不
爲一切廣

聖澤厚元元艾檢壬舉遺佚皆出公石畫天下
方手額公而一旦以憂去竟不復起故公雖以
榮名始終人猶有憾焉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
鳳磐公幼即開敏有異大志舉茂才試常爲諸
生高等已酉舉鄉試第二人癸丑成進士以廢

吉士入翰林職銓以不關聞吏事爲高公
累代典故及四方興除利弊反覆研詳
徐文貞公雅知公業以公輔期之矣乙卯以
編修丁母王夫人憂戊午復故官越人年丁卯
聖皇帝改元以重錄

大興成晉右春坊右中允子五品服克經筵目
講官已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而公念父
川公且老乃給假省親明年還

朝又明年晉翰林院學士最華重不輕授於是
入爭言張公且相矣已晉吏部右侍郎仍兼學

士尋轉左辛未引疾乞歸
莊皇帝眷公不許再疏乃許之明年春

今上出閣講讀起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府事
尋掌府事兼教習庶吉士復引疾歸

上御極之二年甲戌再起公以原官掌詹事府
事乙亥

上手勅晉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
務丁丑以纂修

肅皇帝實錄成加大十太保遷兼文淵閣大學
士明年

大婚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庚辰以一品滿
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壬午以邊功加
兼太子太師又以

皇子生加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前後
廢子者四方江陵公秉政法令苛急如東潞薪
海內訥諂是年江陵公卒公因密疏請下寬大

詔罷一切法令不便者天下曠然若脫鞵繫而
先赴江陵公病將革其入幕黨人彈公當軸即

不得遂其私乃許江陵公遺疏薦新昌公自代
爲去公地而大璫馮保居中左右之流言籍籍

起及一御史疏上
上持之不下一御史疏又上

上怒甚鑄其三秩斥之外於是諸黨人稍折氣
內勢而言官因其間得遂發保與江陵公表裏

構合諸奸狀時公猶藉藥私第待罪
上立召公入令擬旨寘之法藉其家已而阜襲

目上率爲諸黨人請黨人既以次逐罷而言猶不已公謂除惡務恨他可畧也言于

上請一切與之更始又請援用海內端直士爲江陵公抑棄者由是公論大明中外清肅然公以勞致瘁一日在

上前忽收仆地

上命雨中使掖至閤明年春尾

霍閣壽宮

上登山四覽又顧謂近侍掖公

主之肅公文集

卷之七

四三

上於公倚毗甚切故恩禮優異如此未幾崤川

公計至公號踊孺慕

上遣使慰勞贈賻有加及辭

上于文華殿稽顙進曰臣豎儒幸荷知遇今雖

遠離不勝奉榮之私願陛下法祖孝親講學勤

政清心寡欲情財愛民日慎一日保終如始

上復慰諭目送之公既重傷崤川公而兩歲間

兩弟相繼卒繼妣胡亦卒公號哭苦癢悲感益

集乙酉十月方禩繼妣胡之喪忽暴下不止數

日而逝公居常恂恂如書生然深習內事能窺其際至權大事決大議寔擊斧斷亡不中

窺隙者江陵公在位久恣朋黨自便公挾將堅

定意所必不可江陵公終不能奪之性嚴重寡

言笑與人斷斷不苟合然能以意氣假人人衆

爲用故一肩艱鉅旋乾轉坤之效倚辦決頃論

者方其功不在華亭公下云華亭公故知公于

絕仕時乃公亦陰識視華亭公所以閭閻上下

駭機伏弩之開口銜心筭且翕且張特謝謂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七

四十四

不佞言之又嘗伏楊文襄翁褒敘兩公氣畧磊

砢無書生文吏瓊瑣態而惜後人無繼之者意

亦陰自許也丈夫故有志操左券而前卒與事

合嗟嗟使公在位久其耳目同事益習且安虛

而委蛇養天下以和平之福功烈可勝道哉公

內行篤備在長安月一使人問崤川公安否其

喪也憑棺一慟而仆兩弟歿公已病猶躡起經

紀其喪新鄭江陵兩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

公得罪去公起家官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陵

公惟問政公曰疇昔之事高公衡今事公也
何以去而違之其敦厚雅素類此當公之里
宅憂且闋也羣小悍公嚴忌其復起聞公不
佞即蕭州公來當別用一番人公自度與之
事合否不佞對曰先生誠正人也不佞以
正軌之必合嗟嗟此亦不佞之幸也
未償請以質之九原然則公固樂公
者授諸孤附于麗牲之次以詔來許若世系
屬及公歷官受事之詳非宗社所以重輕茲不
具載云

初封寧國府推官松岡朱公表

高安侍御朱君由南臺巡儼江東稜稜以風節
著聞既視事還則以所撰故封公狀見屬微一
言以表其墓余嘗歎兩漢重隱德詔舉孝弟力
田者往往起為大吏唐設進士科曠野者舊不
得比於鄉三老然恒沒而獲附于史書之孝
傳吾朝非三品不登史往往藉于姓名爵以顯
于墓碑田碑版之間此余之所以為公表也公

世係子姓詳具敬祭酒志不具表表其人
狀公高安人父嘉興丞為齋公母魏氏
氏公配丁氏生伯子吾炫再配黃氏生仲
弼南京浙江巡監察御史季子吾瞻邑諸生
室王氏生叔子吾輔南京禮部儒士初御史居
以寧國司理最封公如其官繼以御史居南中
迎封公子官邸舟至南浦而封公疾作益在萬
曆丙申十一月云公諱繼通字汝彥自號松岡
居士少豁達有大度覺齋公丞嘉興以廉吏歸
三子請公文集卷之七

四

又節俠仇爽不任治生產乃令季子受書而以
家乘悉委公公錄此廢學然事繼母郭氏極孝
郭母病公扶掖膏藥不出寢門性十急為委蛇
下之又為傾囊以嫁其愛女同母弟早夭則撫
惜季婦諸孤迄以成立兄弟五六人白首相暱
無間言一門櫛戶子弟食指以百數靡不推公
為宗老無敢以非禮得譏讓者覺齋公必公治
喪以錢聞及老率子孫泣奠庭下尚拭袂相對
也族故建兩祠歲間不解公捐貲首創合為一

祠因條立家約以朔望族集祠內鄉族人而敘之里中有曲直質成于公公辭以片言立致去貧而負責者折券不取償或免至千餘緡或人餓賑粟及五百斛邑大夫義之授以冠帶肅之鄉射飲公唯唯避匿田間謝不往御史既貴益遂巡屏翳騎不敢與公府造請第與故所善豪長者游遠近親故有緩急告者退而輟衣食佐之未嘗辭以故所析四子產僅石田而已御史君理亭國公就養官署中戒門者無得內一絲

三才肅公廟集 卷之七 四十七

一縷日摘古人書課孫以爲常俟退食輒問君刑書平反幾何既徵監察御史則又問諫書獻納事幾何且曰正直忠厚此居官四字箴也曩者命汝榜之司理堂今更以書紳老人無所事祝矣公久已不爲學士家言顧所以訓戒子弟有籍紳先生所難言者而又能爲德于鄉草薶布衣洗去一切市道齷齪以成御史公廉謹之節此去漢唐隱君子何遠徵御史請吾幾夫公此余所以嘆息而表其墓也墓在本都郊嶺合

于覺齋公塋左之昭位當葬時江右長老與其縣人嘗賴以活者往往皆尚在泣道公之賢以幸其子孫之顯而有後猶恐後之過于其墓而未知朱氏世德之詳者特爲揭石以表之嗚呼百世而下知爲有明名御史朱公之父在是尙其永衛于茲土焉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三才肅公文集 卷之七 四十八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光祿少僕李存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萬文恭公墓誌銘

萬曆丙戌某月日致仕禮部尚書宜興萬公卒于家計聞有

詔賜祭塋贈太子少保謚文恭故事大臣非起家翰林無謚文者蓋特典也萬曆某年月日葬公而以同里侍郎徐君所為狀來乞銘不佞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嘗以鄉先輩事公無所辭按公諱士和字思通履菴其號先為鳳陽人至六世祖勝徙宜興勝生壽壽生雄雄生政政生興興生吉吉為桐廬訓導配李氏實生公公貴後贈祖父皆禮部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公生五歲能誦詩比就外傳受小學弱冠補諸生舉嘉靖庚子鄉試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閣試數最於例得史職以不諱分宜相解館且授給事中公公請都得儀制司主事丙午丁訓導公艱服除補祠祭以母老乞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南遷南職方員外郎得迎養李淑人于邸舍淑人以疾還所司重念公母子情議假一便節取道歸省公不可曰豈有人親臥床而須假節以行者遂棄官歸竟得侍淑人終再除補南中調儀制出為江西僉事是時登第已五十六年諸同館者去為大吏而公獨逗遛南署以銀青外補澹如也久之晉副使督學貴州貴俗故隸夷民挾兵弩出入絃誦稀灑公至則時時召諸生為下帷都講未幾皆化翕然已未遷湖廣參政治苗先是治苗使者頗禽獸畜之好任用一切苛碎苗以故怨望多叛公曰古不有朝羽人從裸國者乎乃悉芟去苛法時其疾苦燠咻之羣苗聽撫者二十八卒而是時三殿大工方興采木使車安午驛道騷然公曲為調停展沉間賴以休息辛酉年江西按察使分宜既有前鄰見公屢調且按察其鄉意死公是某給事揣指撥他過劾公公趣歸不置辨撫臣為白于朝分宜敗乃復以原官起家山東踰年擢江西

右布政使乙丑轉廣東左故事藩政總之左使
若使以嫌例不得可否公謂方伯重任驟官設
左右以提衡之安所取伴食坐肅子乃約分日
治事於賦政多所釐革庶民輸輓內帑累歲不
貲公乃稍徵運費令計吏領之民大稱便丙寅
遷應天府尹未出境而新御史受代至公辭之
不以藩司禮見御史斲之求公事可議爲罪者
目榜笞主權椽椽且死杖下終無所得御史猶
怒不已時新會泰泉黃公家居名嚴潔長者不
交有司至是忽謁御史御史驚以爲重已黃公
入則揖御史曰老夫憊久不任筋力茲強爲萬
公來萬公非可溺者御史慙無賴事遂罷未抵
應天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都餉時去振
武之變未達公懲宿弊脩上便宜六事嚴考課
議奉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錢專委任而召解
長悉受記使知歲解費額因勒石漕次軍民便
近轉戶部總督倉場右侍郎頃之改禮部左會
事亭龍相相新鄭公意有所不可即上疏引疾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疏四上乃得歸公歸而望益重與平泉陸公以
碩德相頡頏每部使者有所推轂未嘗不首兩
公云今

天子即位陸公起爲大宗伯詔起公南少宗伯
典國子教事公專務以誠厚化人即有不帥教
終無所譴讓士亦以此不忍負之癸酉陸公致
大宗伯去江陵則請以公代爲大宗伯欲以收
輿望公因陸公去頗測江陵所嚮殊不欲就上
疏再辭不得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四

請比至則江陵亦頗知公不可狎意殊拂然猶
謬爲引重公任典禮見民間服用奢靡首以崇
儉約端風化爲務宗室諸請必按籍以時關白
無留行賄蠹剝落歲終上四方災異因條陳杜
倖門容親直汰冗員抑干請皆指切時政人所
諱言者適江陵以事怒力爲辨會有詐郎中印
牒爲奸利者事覺主者欲坐郎以公言得解江
陵由此益嗾公公故與泰成國有連成國進封
議起公獨謂

高皇帝約非宗室不王持不肯署議時又有大
璫爲方士乞官者公復持不可公最忤江陵以
此兩議乙亥會給事余懋學坐直言備職江陵
正無所發怒及見公懼公有所言一揖徑出公
故緩行因目謂江陵曰近日處分得無太甚江
陵色變不荅自是欲逐公而言官承望者遂劾
公衰懦公亦力乞罷乃以乙亥

賜乘傳歸歸後鑿坏屏居絕意世事然聞朝廷

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至聞政事闕失皆入

三才齋公文集

卷之八

五

用事當食未嘗不廢箸也得忠諫疏必焚香盟

手讀之久之柄相倖璫相繼敗嘉與天下更始

徵車所賁羔鴈成羣於是復起公南禮部而公

以老懇乞骸骨疏再

上天子重違其意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以

優寵老臣用羽儀於世云又若干年而公卒嗚

呼不佞蓋觀公所行事猶斤斤實行君子也始

公自少時則已從唐荆川先生游先生爲名儒

師友間要在古小學問名理行誼相切磋先生

得之最深然顧嘗謂錫爵曰吾師刻身終公誦
習于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
鋒鏑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默而圖寡過已爾
華亭徐文貞先生家居以幣遺公而公不受先
生因指謂錫爵曰吾生平見萬公馴行凜凜腔
目肅步而趨自謂能及之顧視此等一介取予
雖尊貴無訖容而老夫甘退舍讓矣公旣以勢
人齟齬歸而里中豪傑間稍侵辱之時錫爵亦
新以避仇居海上而公遺之書謂世俗侮老欺

王又肅公文集

卷之八

六

失意自常態吾徒不得以此自悔信心而行靈

冊半七真小子續命膏也公內行甚修孝友發

于天性居二親喪三年不入內伯兄司勳以幾

殯公喪之極哀而其再起山東時仲兄應貞與

偕北上卒于邸欽送之盡屢爲卿貳歸年已及

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性雅澹泊居

室無長物歷官兩母蒙中無丹青犀象珠璣瑋

瑁異香之裝或終年不製衣非賓祭不整衽至

族戚交游緩急丐貸未嘗以乏爲解嘗建大宗

祠割上腴田無所恡所至節愛鎮靜清淨不
或爲民計久達如貴之義倉七盤領之引水
庫之石樓輒捐俸爲之少子曾之妻之母死以
田二頃遺女公誠曾母受田嘗有德於貴陽土
酋夜以千金餽公公怒麾之去視江右篆積羨
至五百餘代者籍以遺公公謝却之在辰沅水
陸廩既悉從裁去公嘗自言吾爲兩司始知實
心任事卽是真材又曰吾仕廣于人無苟取始
識得一廉字公之於學未嘗標揭門戶居鄉立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朝無崖岸斬截之行博徵數名要之始終不失
赤子之心爲吏與儒屹然稱天下大臣長者嗚
呼堯李成蹊豈待言哉終身口不道人過失而
獨於可否之際斬如未始稍徇文貞之求解相
位也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然文貞竟以此益
重公而公之歷忤分宜新鄭江陵亦以此此可
以觀公亦可以觀三朝士風相德之大較云公
生于某年月日距卒得年七十一病革時有星
墜屋東北微卒咸睹及卒士友無間議不識皆

流涕所著詩宋大抵規模伊洛暢而達於理有
某集藏于家公配張氏有內德能成公志累封
夫人子五女三孫男七孫女十四其婚配皆名
家銘曰

周敞於文救之以忠古今之感寔慨余衷儒也
文獻縱辨于理枯竹專門聚訟以起吏也文獻
相矜名高鷄鳴孜孜舜跖秋毫不見萬公視視
其履大人之心不失赤子言稱其師本本原原
屋漏之修筌蹄可捐廷執大議五鹿折角退屏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其如如玉韞璞爲鄉太丘爲國山甫爲師陽城
爲吏何武是曰完人出處皆真歷歷當途吾道
之屯其尾既歸脩脣典冊繫謚於文以旌殊德
猗嗟乎公千載頌聲古三不朽我銘其徽

母舅蒲泉吳先生墓誌銘
嗚呼是惟吾母舅蒲泉先生之墓先生生于正
德戊寅八月廿四日卒于萬曆癸酉十月十九
日以本年十一月九日附葬于黃姑塘之原
距於途廿年墓趾之草宿矣而志石未下以

待小子錫爵錫會碌碌走風塵髮荏苒日矣
嘗私識先生法言遺事謀所以托不朽者而又
會先生之子璵天孫允旭幼其族孫嗣元等方
抑首諸生間攻貼括舉子業未暇表章先生至
是允旭既成立介嗣元爲狀而錫爵屬須臾之
未死奉授蘭之役嗟乎至是尚敢復辭哉先生
諱緝字大章蒲泉其號世家練川之北里爲著
姓父叔軒翁悅生三子而先生爲余外祖母金
夫人出余母封一品太夫人之同母弟也先生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生十歲而敬軒翁歿亦立僮僕嚴兄悍姪間甚
於讒妬危且困者數矣金夫人常飲泣護持之
而先生亦自能刻苦成人既弱冠大發憤于學
補博士弟子名籍籍起然以少孤貧無師友之
資讀書綴文率胸懷壘大指而已性復高簡不
屑屑世榮而吾先公以先生肺腑親常舉家聽
之朝夕與同臥起既晚年以金夫人老築館迎
事之不復聽先生歸于是先生學益疏于進取
益澹嘗學使者至則呼僮持持載烟薰三四帙

應試自餘不私課一文吾先公雖愛卿先生然
語次及此未嘗不曠眉輟饋而歎也曰弟齒長
矣能稱却老逢衣據稿梧而吟自當從雅志若
猶未也祇今學臺行部霜厲風發尺辭寸語有
不諧矩矱者吾甚危之公大笑曰莊生有言爲
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吾直憂名恨未斷耳至
如後生瑣瑣尚能操尺筆勝之不足勤老兄肝
食也昨督學使者爲翠岩黃公既試名果在第
三補廩然非先生好也歲終庠吏抱粮籍至先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生問幾何則按籍緣手盡散與各齋吏卒曰吳
生豈須此而食者四上秋官三游長安皆挾兩
甥兄弟以行後兩甥先後舉進士而先生沒落
自如無幾微得失態其最後爲壬戌會試於時
河水大合四舟濟上三日先生憤曰吾不能辭
辭守此踴躍登岸未及而水解陷沒舉舟號慟
岸上人至亦有流涕禮佛者曰此爲何方舉子
前世造何業而遭此橫酷也少頃先生戴水出
舉手笑謝岸上人曰吾非舉子乃伴子者幸

謝諸君且休矣於是錫爵驚喜問何以得出先生曰方陷時欻然不知鬼魄何在既若有人其足漸引而上者約三四丈乃及岸昔徐武功自號天全居士今吾亦可謂小天全已比及京而錫爵忝中第顧見同年項柔容氏執掌人事不給而病漫問曰兄得無勞損乎曰然兄何以獨不勞錫爵曰爵會有家舅爲代理人事終不覺勞也柔容歎美久之先生雖竟老諸生至于吐詞揆事琅琅炳炳雖宿儒老吏不能絕也而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一

顧自以行清能高耻屈于人始錫爵及第留京師而詞林前輩家人有譁而索錢者先生揖謝之其人不爲禮且詆曰爾以翰林官不畏人耶衙門事百端須吾主扶植教訓何得遂傲長者先生怒罵曰奴倚主人翁爲輸長耶輸長自當師有如後生一一稟教而行則北來三千里干謂之資亦足充奴輩一飽已蓋是公先以會試干其鄉人先生稔知之不覺乘怒中其塵事而錫爵素嚴事先生會其盛怒未能有以解也則

但有懷墨望門再拜謝死罪而先生之節俠意氣見於此矣性喜施趨義若赴不屑屑較恩仇方幼孤崎嶇饒姤間後其人犯法抵罪先生奮身爲理若不知前隙者曰彼雖負我邇之即吾祖吾父一人之身也且緩急時有奈何效小丈夫屢莫掉臂之爲蓋吾母數爲錫爵言其如此又言方姊弟見凌賴長任怡洲公暨其長子其常從中撫視得無恙而錫爵兄弟之幼也怡洲公數以小弟呼之爲加致食飲甚有恩今之狀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二

先生者即公之冢孫嗣元也嗣元於吳宗最賢有文而家亦最饒裕天道固不遠哉銘曰

世之悠悠孰撫幼孤筆挺憑陵飢寒叫呼惟克用立自推自扶曳裾文儒縱棹菰蘆思樂沁水屋空宴如躬之不贏有食其餘九十耆母八十壽姑以暨聞孫水清王壺先生不朽其在茲乎

參議惠麓吳公墓誌銘

余方服太夫人憂以衰病謝絕文字而年家子吳之瑤以其父惠麓君遺命來乞銘余遂巡辭

已又惟古齊衰不弔而曾子衰而弔子夏曰武
弔也歟哉則予之不銘他人而銘君殆亦朋友
之義而古之道也君諱燦字某惠麓其號戊午
與余同舉南京鄉試比時予于稠人中望見君
落落穆穆類君子人者而心好之已而交日進
言益深始信君之真爲君子也君幼馴焉不好
見弄專務讀書窮經已從郡侯李公聞性命之
旨遂好講學講學者多規行矩步瞑目拱手示
深遠而君率直無威儀坦然而已口津津臧否
人物然常依于公論無谿刻自高執哉可畏之
狀以是信君之終爲君子也當余爲北祭酒時
君適以下第留京師相過從益數雪驢風馬昏
夜叩門有時竄突已封則一榻一爐相對至丙
夜乃寢談說文義之外專以古大臣善敗事相
戒勉曰子一旦得志當爲此不爲彼余笑謝君
子言大非吾任而一日同年生有鳴驄過者知
君在強索君見君曰此哆哆者非吾徒也竟不
肯出其疆直自遂如此乙酉余被

三才圖會

卷之八

十三

召入內閣而君已久在仕籍且累遷爲吏部司
務矣君所以見期益厚語言益自奮發無忌
外議有異同輒奔告余或極沐不時應則路上
坐待余出數而責之余告以當事之難浮議之
不可聽語甚苦君必反覆之不爲止蓋余性褊
不耐受浮枉爭辨在口人或望而自疑有隱軫
不盡者有面唯唯而陰增飾爲弊端者而君始
終磨拂無隱情以是感君知我之深也君又陰
察賢士夫某某等屬余厚待之皆海內知名難
進易退之士而世或疑君爲余私人嗚呼不知
其人視其友如錫爵者何如人哉而人又或間
君外朴中深多機術言行不必盡掩夫于余而
不用其術易乎用其術以余之所見聞不類若
此而毀譽之變尚可勝道乎吁可畏矣君天性
孝友喪父劬南公母黃孺人不勝毀撫教諸幼
弟恩義具至其受學李侯時未有家也侯曰子
安能不耕而讀乃始置膏橋田已爲官則清素
自約如書生時其爲車駕郎立驛遍畫一規無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四

敢私多寡者任參議纔九月巡歷幾遍適遇
作手審訓分諸田自弟妹以下畢受分蓋告佐
參議君狀實云以余觀君嚶嚶慕古尚志節而
知參議君之无私其親也君生而有二尚占者
云此吉徵也迄不得登第然貴至員令不可謂
不遇乃君好言軒岐黃素之術問治其腹示余
厥氣休休然若謂長生可立致而竟不滿六十
此又何歎余已丑歲病京邸甚困君來省疾不
出一語涕垂垂下今余尚苟活而君死矣嗟嗟

三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五

後死者何以謝君也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葬某而余爲之銘銘曰

世之衰也士不敢友公卿其又衰也公卿不敢
友士有一於此世所曹毀生也于友没又銘于
蓋子也命之矣

宛平縣主簿三雲張君墓志銘

嗚呼是宛平簿三雲張君之墓君以萬曆十九
年十二月三十日卒于宛平其嗣男履益走厝
水中視君病竟與君婦閔氏以君喪歸以是年

十一月初五日葬于水字圩新阡張氏之交于
余家三世矣君父子與先祖父善無欲食不相
招呼君母君婦之于余母余婦亦然君卒閔夫
人言及必泣曰人誰不死惜吾夫栖栖累矣未
嘗一飽而亦死也既葬夢見君謂曰子盍爲屋
屋我則又哭曰君豈以是荒原淺草爲不足棲
也耶吾將謁大人言以棲子寃遂號名爲亭碑
其中率履益來乞予爲銘予因當銘君弗忍辭
君諱與齡字承錫三雲其號父爲樛璫號慕雲

三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六

慕雲君之歿也居室纔半間君與母宋氏日肩
麥一釜自活耳而君方頤大耳長眼昂鼻性又
篤謹善會計不妄言與人謀必忠時有邑富人
某者見而奇之曰是豈長貧賤者邪驟畀錢百
緡歲倍利則加之二百緡先府君亦歲與母錢
若干君得以其餘銖積粒聚始有家矣二十二
歲娶今閔夫人始有室矣君益以纖勤轉生息
業漸裕次第葬慕雲君暨幼弟妹嫁娶而州
倅某者役君甚苦君恚而笑曰丈夫何事能儲

聞吾贏錢數千爲公所爲無難者遂急裝走京師入貨援蕃牧所吏目繼陞文思院大使又次遷宛平縣主簿而予適被

召入內閣與君官相始終不倚聲勢爲機利諸人有怨者而予乃益重君君歲時或敝裘羸馬起居先太夫人沃之酒至醉則脫幘置案上手摩娑禿髮唱耕漁長短曲慷慨自歎曰張翁不記持粥糜乞鄰舍壘時耶今致此至足何苦覓

王克齋公文集

卷之八

十七

金錢爲客有牽其破衣而笑者君曰若何笑人享奉有幅尺若謂宛平簿不當敝裘羸馬夫不當敝裘羸馬寧有宛平簿耶第更數月轉一命榮老母吾且歸持長柄瓢作乞食神仙終不顧妻子矣余亦笑曰時乎豈有定耶子姑飲亡何余乞歸視母疾而君竟以是冬卒距考滿纔一月也嗟乎傷哉君卒後二年余再出再歸而有遺余宛平誌者部神仙則君名在焉徵其事君歿後數有異典史樊某心欲君婢歸見君立死

問之閔夫人信嗚呼君嚮者醉後語是耶非耶是始其識耶君歿時距其生六十有五歲有一女適嘉定太學生陳所學嗣子履益者金姓爾月所抱甥也有幹局氣誼爲里人所重既克葬君與君母宋夫人又事閔夫人甚脩嗚呼天下有子孫滿眼死其親而繫裡不具者矣今有子葬君又有婦乞文以龍君君雖死可也銘曰孰是業也而緩若若孰是胤也而封嶽嶽死而不死吾徵諸鬼矣

王克齋公文集

卷之八

十八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謂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銘求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哉

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

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偏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

而應難一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
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入即
戰守機宜一切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
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謂三
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繇印川公獨
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
歿矣歿之後凡

朝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百世易名之典猶尚
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

王公肅公天集卷之八

十九

成進士授九江府推官

召拜監察御史

三殿史奉

勅稽查大本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
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
丁閔夫人憂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

召以原官總理河道辛未罷歸又以交薦起撫

江右遷刑部右侍郎左進右僉都御史兼工部
左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

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校
務後改刑部侍經筵

上駕

天壽山

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
以薦起爲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
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
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

王公肅公天集卷之八

平昔

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邈流
而西問故道於老篙師喟然歎曰漢孤子之役
沉屨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
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
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
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
睢寧漕其六百五十里皆賴爲平野公復以故
節來蒞事而廢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
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

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而公持議獨與陽河洽
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泚決
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益諸
郡邑幾漚爲巨浸矣於是

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
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
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而海
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爲外護而後又
加築土堤纓堤月堤格堤長堤橫堤守四堤寄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一

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
關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上壩月壩護壩凡
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
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并封固柳八十三萬
有奇首尾十餘年輟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後
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
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至
是始復見室廬丘隴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
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一

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
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行
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
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即竟之而或
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
曉曉也公初蒞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
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
帚掃也其命我束掃殺石乎試之而其流遂
黃浦下陰雨輒聞鷄聲居民云此蛟龍宅毋動
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
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顛
獨角其顛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
帶而稍參差砥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
解云公壯于河老子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
旨與疾行部且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
歸以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
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能保二十年後鐵甌荒
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爲公益友

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之矣公上
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下官二十
九以麟經魁于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出
究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端昌郵費皆仰於縣
官不以煩百姓民大便之爲御史稽查大木于
南都公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
得萬木于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
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耻自言
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八習公名無敢
王丈肅公文集卷之八
諱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爲動人情情公而
加河議興江陵寔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
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在他人爲之老臣知
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喉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
無効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及上書爲江
陵訟冤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
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偏
儻喜振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
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

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
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
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今年傳聞使君治狀且
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統
身就睹之良久乃出公行成彝集挽留百里間
爲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
姓喬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潯者因以
爲氏至榮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肇遷易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里
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馴字
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四月
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年七十
有五配即施夫人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
奉公柩安厝寒字園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
逮老而爲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即慷慨爲
父白冤賴當事者試其文寬之然往來贈賻魚
能具一菜羹一管屨可以孱弱死仲氏貳守繁

獄公匍伏請減等致件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
難死五十朕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
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
泄或咯血或裂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壩
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
幸無恙又颶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
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
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
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既以轉差而成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五
怒而公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
又可以譏死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
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苦
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
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
之急度無以見容於時其數罷而數還者損
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死而獲脫於難則天也天
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
詰冊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

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徵侯之賞且今
群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實鼎以侈其功
國家即不屑與漢絮今然以公時首河事百艱
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故知公
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榮陽爲潘厥初伯民
肇遷曰卜西吳北郭擇里而喪是莧三十八傳
公起大夫旅榭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稯
我繇民夷攸居龍蛻其顧六宮食新萬艘載塗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一
小心孔翼奏功則膚爾冠戕我爾髮瞻瞻既長
于河亦老于河幕府籌庸視公孰多稽首
聖明德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熾然
冥漠昭蘇鏡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寶鼎
之歌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贈尚書雅齋胡公
墓誌銘
前司寇瑯邪王元美嘗噴噴語予以胡公雅齋
之吏行曰是所謂清慎勤之事具足而世未盡

知者子曰公自謂能知胡公乎則僕請盡言之
先是胡公巡撫應天會徽郡人相告絲稅事揭
竿大譟事連一二鄉大夫而鄉大夫屬新忤江
陵公譴去者江陵密諷公使蔓其獄公不應立
韋疏言臣已捕諸倡亂者獄得無蔓已太平吳
生仕期會亦坐誹謗江陵論劾而兩保院欲因
以羅織故翰林沈君典使使趣胡公會題而胡
公開門謝曰事發在貴部某不敢分公功君典
得不坐公之力也吏如此何如公所稱於是元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七

美謝不及曰子知之則請識之異時當好料理
此人嗟乎鍾期惠施千載有幾今元美與千在
也而胡公死矣公諱執禮雅齋其別號世居蘭
州之阿干里祖貢士景華公娶永昌衛司訓張
景和女生公父清泉公固係司訓徙家永昌公
之爲戶部左侍郎得

諸贈祖父母如其官祖母鍾氏母劉皆淑人公
生九齡以文字爲當路所賞號奇童十一補博
士第子貢十七中嘉靖乙卯鄉試是年丁清泉

公憂居喪以孝聞已未成進上授四川保寧府
推官保寧守初以公年少易之已見公執法侃
侃奏獄成手中始大驚服秩滿以年格徵爲刑
部主事調兵部再調吏部歷陞至文選郎中典
選會

今上改元更置宰席公潔已提衡其間事先大
體以抑塞躁競扶樹端良爲務不苟逢時好棘
棘取名歷陞右通政提督膳黃太僕光祿太常
三寺卿公所條黃誥事宜及奏革馬政諸令釐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八

人會典中其爲太常從

上幸太學奉璋執相事惟謹於是

天子知公才可任劇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應天公至則具取吳中俗所便與苦及鄉籍
紳之賢不肖咸籍而貯之胷中不輕發發即風
彈電迓有所必行吏無敢關語以便文一切避
嫌怨者先是吳多通稅公晨朝吏示之曰此某
某皆貧戶耶今與若爲令毋急責通責其家代
米田連陌而通者於是豪右震懾伏用度賦畢

出間亦以此任怨得嚴聲然公之內行治事
疏食隱約如書生其接人不以位勢低昂計
有禮事無細鉅皆手經而目閱之往往戴星視
事日旰不食不寢以爲常迄公之撫吳三載而
忌者不得其毫芒過前後所持徽州太平兩大
獄以江陵之薰灼竟無以奪公而遷爲戶部右
侍郎會復

命特疏薦予遂大忤得奪俸已轉左總督倉場
條上五里河諸事議未及行而江陵黨熾甚語

王東齋公全集卷之八

二十九

中公公遂移病歸歸之後圖書四壁蕭然也無
尺書半刺抵政府久之

天子用薦者言召還舊官公車而謁予語予以
其病之狀類有物伏胷中怔怔怛怛臥通夕不
安枕予漫應曰此非病也昔華亭陸宗伯自山
中強起時則有之病乃在厭事公壯年請無厭
事而練事攝心於培壅寂于有此大藥不以刀
圭七筋者也公矍然謝於是益殫心理易事輒
爭爭不得輒病而會配陳淑人暴疾危甚公倉

皇治後事不勝辛楚遂與陳淑人同日計聞
詔贈公戶部尚書

子祭葬如例嗟乎予始與薦公然不及盡用公
始言公非病公竟死於病公何不幸而爲予知
也舍生之氣固無兩全濟者近薄高者近危此
沉俗所以非夷齊啻魯史者也而君子較然爲
此不爲彼蓋雅齋公沒後而其鄉人月旦盡出
厚賜外母劉氏髮始聞氏趨人之緩急生死不
糊於其身操行嚴一介不苟取予恬于世味無
王東齋公全集卷之八
喪馬聲色之嗜而不疾異已言氣濡敷微微若
無續者乃年位僅止此耶此造物者若柳公抑
公而其獨往獨來天壤間固有在也嗟乎予其
竟以此知公矣公生嘉靖某年月日云云銘曰
公起西積蔚爲名卿曠世而出光我文明弱齡
下帷公車就徵游升既效中外踐更晏嬰之儉
胡威之清史蹟之直張季之平歷越于權迄以
仆升用而不用誰毀誰成我思其人羽葆天行
埋玉於斯勒此頌聲

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文峰王公墓誌銘

錫爵舉進士之歲則始識太常王公於故經師吳先生第中丹顏紫髯儀止樸厚先生指示之曰生亦記十五年前下帷秉燭讀王文恪公文乎此公之冢孫於是時錫爵已官翰林竊藉爲公後進則數從太常公所問公之遺言故事而太常公曰吾先公勳名在

國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一

國史未傳者兩端立朝而重鄉行抗節而耻直名爵蓋久沐浴斯言至於今用之而未效豈前輩斷輪妙用固在不傳抑時與地者則爲之而太常公已死不可復質矣太常公諱有壬號文峰父延詰爲文恪公冢子官至大理寺右寺丞嫡母毛宜人生母徐宜人公之官其始以文恪公任爲丞于尚寶而家故席大理公餘業饒於財蓋聖爲富貴公子然自幼已能檢勵勤於學遊名儒黃勉士先生之門既選隸學官駸駸頽

脫矣會承廢竟不及以經術顯其丞尚寶以九年滿陞卿又九年滿陞太常少卿掌司事如故先是廢丞官尚寶以地與名漫不可否事更直旅進之外則文酒雍容車裏都雅耳已公前後在事雖最久其卒亦不能於局外大有表見世以此嫌嫌有致鳳雛駒之歎然公嘗曰男子顧自立謂何耳夫特廢與薄廢貪謁與厭閑其失性而喪我均也且尚寶直禁內主行符璽典核宿衛之踐更下上武人之頗頑不受法者吾且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二

之闕遺者耗不治者爲甲乙上奏俱報可而故相徐文貞稱之曰王公有孫矣公爲丞時憂其父大理公母毛宜人喪歸歸而問易質時何語何人視殮舍從者具對因條鏹帛契疏以示公曰某亡某在也某奸闖出一有主名急責可公泣弗視曰予負父母而人負予其又奚責也待生母徐宜人曲盡情志其爲太常念宜人老假

韓王祭葬差以便歸養遂不起時稱純孝云
陸宜人早卒公蕭然一室屏煙侍者三十年紫
師某嘗就公貸金指其室曰以此償貸公大悲
而折券子之館同舍生於其家飲食與之同以
貲贖鄉人之成大同者其內行卓卓急難慷慨
多類此解官後子嘗謁於里第圖書堆案苔草
沒階攝故弊衣冠對客居然有山癯野老沉冥
自足之意暇則乘輿爲小詩矜重不傳自娛而
已游詠之外獨耽嗜史書手自校錄累若干卷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藏于家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某處子男
二長某娶湯氏先公卒次某已丑進士行人司
行人娶某氏孫男二某出云云蓋子及交公兩
世而行人君之屬予銘實介故翰林吉士李君
持趙宗伯狀以請予惟吳中家世有震澤王氏
可謂蟬聯最久最顯然公僅僅以門閥九卿處
于世敵不爭之地終身欲飭澹素里中不知其
貴人而文恪公亦若有餘於澤者其卒大顯於
行人君挹彼注此固天道哉乃宗伯狀中侈談

章張之盛而扼腕歎公絀常調以老以今觀之
公其可爲絀否也蓋予識行人君其篤茂德
尤異且使文恪公尚在柄用推校預益孰與其
小靳至再世之後驥首而議功名之爲愉快也
嗟乎此亦德厚之報而爵愧之矣銘曰
德厚而文以世其家有槐再陰有棠再華多福
之求損之斯益不見龍蛇實生大澤亦既考終
定此玄廬刻詞其封且有命書

嚴恭肅公墓志銘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今

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所振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

以死者海內蓋有三公諸城丘公憐瓊州海忠

介公瑞與今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大宰事

歸則

上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召補公如楊襄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

數問閣臣嚴尚書何時來已公視至具言空實
病且廢不勝首丘私念以負

上惟

止哀察不得已停筆欲置其奏久之方許比越
歲計聞

上若曰是惟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
加於是閣臣議端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點用今謚其始終注眷殷繁欽篤尤
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五

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曷父春塢公
曷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吏部尚書祖母
某氏母余氏俱夫人余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
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婿得公以女
歸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
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
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
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
荒譟爲天下最下母憂復除邯鄲其治如故操

尋

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
外城及

丸腹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
萬已正成當敘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
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強任怨聞坐
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民歲既
漸熟乃具爲條教剗俗飭蠶犁然有理故事三
輔郡歲籍民充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六

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
政鄠州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
按待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
辰擢都察院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
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
議削二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
圖成九絲拔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款
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
痛將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生

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當落職者趙公力爭得
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鴈門關未行改貴州
入為南大理寺卿尋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後
自吏部陞刑部尚書

上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軌權勢既柄用
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為
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過也
中外吏師其廉儉其牘之閱幾無一跡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七

上華亭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
日有

詔晉秩太子少保仍賜龜傳以萬曆某年月日
薨于家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得壽若干公性
檢屬勤於事其操行嚴於取舍辭受尤凜原所
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糲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
圖書琴鶴不取諸人

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
貧不能具服色束素帶以朝或指戲言公程

獨時玳瑁七品帶故在邪公笑曰不然夫犀帶
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蓋公之內
行峭潔與海丘二公畧同而公獨蕭然長者色
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
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
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允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
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子姓云云銘曰

公起滇南萬里遇主不介而親其惟德舉試吏
三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八

一方為郎再考張轍方維頌者交道中丞之節
于蜀子黔斤斤其明濯濯其廉入典法臺不脫
三八以言冢卿式是百辟胡威之清惟畏人知
蘇章疆切以忠見思古社稷臣待公屈指千載
遭遇未究遐祉鬱乎嵩山司空取管堊石其墟
載以嘉名曰雍

帝養曰允師錫簡俾來諫止無致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都督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舊時敕梓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自余兒時則已知吾鄉有王仲山先生私艷慕之而先生顧居山中弗及見先生有子曰稽勳君與余游京師善余因以知先生山居狀甚習已稽勳君移病歸養先生則實援先生僉事廣東時歸養父樂華公故事而余又因以知先生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父子世賢孝友先生卒之後一年稽勳君既卜葬葦山之陽則走幣至京師謁余銘于是王子曰嗟仲山嗟嗟仲山生吾弗及見其人歿吾銘其墓先生常之無錫人也名問字子裕學者稱爲仲山先生先生系出宋文正公國初有日宏者以人材判兩浙鹽運卒于官商民德之爭捐金以助其葬子惟益惟益生經經生宗曰槐菴公槐菴公生樂華公名澤配錢生二子長某次即先生于是樂華公以子貴得封南京兵部車

駕司郎中錢亦贈宜人云先生生九歲能文長益拓以學正德己卯舉于鄉壬辰舉禮部不樂任謁歸六年登戊戌進士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樂華公春秋高疏改南職方主事便養而樂華公雅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日月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華公于家樂華公亦念先生速愴然有决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二詠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華公逆意奉向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幼妹如已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怕事樂華公皆此類比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一至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內大夫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于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

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臨我以清言者吾敬而
耳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
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既
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凡不應絕之
湖濱實界山環植花竹木疏流泉葦葦石時焚
名香手周易一經擁膝兀坐與至則爲詩文或
行草書敘紙或又時時引紙濡筆和黛墨點染
山水人物花鳥詩文書畫皆竹興而發不務刻
削規矩前人儵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先生詩

類章蘇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蓋神理所至

懸合古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先生行旣高海內
大夫士望之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購其詩若
畫寶藏之于是先生遂以隱操名天下然先生
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輒隆隆起督稅徐州
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攢眉膠手不得藉
氣勢爲好會

太后梓宮下湖湘道淮泗吏執事往返動至旬
月先生先期督漕舟過徐逾徐指麾若無事者

督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
至四千餘人謂之幫甲幫甲費不貲貧軍生累
轉徒無告有自殺者特先生在南京部發贖白
大司馬宋公曰今縣官不惜數千人之命而惜
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自出年例銀督造議
上

報允督都至今便之卒營地舊與齊民錯豪勢
盤據且百餘年先生念法久必多巧匿爲避罪
計乃具爲令縱諸豪自出自而佃之官不奪其
業營地遂清會有

詔覈武職緣濫先生按籍爲立決去留權貴人
請謁嚮弗行時其虜歲入盜邊先生預籍武徒
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賁故有餘或謂追
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弗斬其死而斬之餽
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
備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歎曰
是可與議大事哉後卒以偵事戮中貴人某守
備督都驕甚嘗私抵先生乞餘軍供灑掃實利

某賓先生執不可乃止于是當事者人人稱王
郎中才守連屬倫輩業且竟大用矣騷騷方發
軔時以父子臨岐一言攬涕却行嗚呼其仁哉
余鄉人傳稽勲君侍先生寶界山中先生義不
忍令壯手相隨退隱月月命稽勲君出稽勲君
重失先生指則月月張行故爲事失期而問要
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亦重念前柯江
投効事哀而許焉嗚呼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
風其可感也矣先生經學甚邃尤自謂有得于

中庸公天集卷之九

五

中庸嘗作圖說以授學者學者負笈從之人人
得聞所不聞故所成就多知名士其歿也門人
私謚爲文靜先生所著有仲山詩選秘役稿原
筆齋集崇文館稿若子卷藏于家先生生于弘
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年八十配李
氏贈宜人子一曰鑑即稽勲君孫男三曾孫男
五稽勲君初舉進士由知山東之武定州先生
則寄示州訓二冊且誡曰牧事正讀書事也女
素履往矣以故稽勲君李以卓異有狀徵掇今

官銘曰

繫德其核而藝則華孰靳之國而亨之家吁嗟
仲山仕耶隱耶龍崗嶺如有坎其窪先生歸之
耆士久嗟曰千萬年父子世世忠孝其無涯

光州知州雲浦陳公墓誌銘

萬曆辛巳冬十二月余第家馭致河南督學事
歸余迎問第何感而稱病曰此陳光州歟我耳
則又曰陳君真古人爲朋友謀歸故以身爲券
明其不負我也今我亦將報陳君決歸明其不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六

負陳君也余曰予有何報陳君歿矣於是余第
立起搏膺呼天有伯牙輟琴之感嗟乎賢有相
知益至此乎余第知陳君自余余知陳君自長
安邸中當是時余爲翰林師故相袁先生先生
知陳君自大司成陳公陳公始知君以古文詞
而後迺知其大節磊磊多文武才陰以國士許
之君益年四十八而舉順天鄉試然是時君業
罷博士家言居長安邸飲狂輒自呼陳山人陳
山人既強入試則悍然棄調話用已所見說經

顧謂同舍生曰陳山人老無成命耳豈可以日暮重得失舍所學從人哉舍王司今相國蒲州張公故吏部清河丁公得君卷奇之嘖嘖相與語曰是老驥飽風霜險棧不千里不行者當求之驥黃外耳於是陳君一不第春官去爲吏吏所至則上官爭知之不可勝記而余獨與二三大夫范殿撰平麓及玉山人眞嵩雅知君於諸生時相與爲布衣游最善余雖在游中最落落不能文陳君嘗於衆中指目余曰是君古人不

三不讀公文集

卷之九

七

在言余心愧之君且死而手書屬余志其墓石則余又益愧甚謝不敢而會君之子爾耕從王山人來因以請於是爾耕泣余亦泣視其狀則窺窺敘君與余相知事嗟乎余不忘君誰志者君名以忠字貞甫別號雲浦山人其先世居吳之嘉定國初有耕隱處士者與姚少師善舍靖難軍起遂絕而徙梁溪之宅仁鄉處士生廣安州同知贈戶部郎中足菴公昱足菴公生河南右參政東崖公周宦父子世廩吏具在志中東

崖公生君父石村公某以君貴贈文林郎寧鄉縣知縣妣華氏贈孺人石村公早孤亦克自奮樹廉廩稱博學馴行顧嘗獨扼腕太息曰吾陳明德世顯至於余而布冠敝組以奉蒸嘗是余之罪也夫會君生有異質石村公乃盡以所讀父書授之屬誦輒了就有司試所至先其曾名籍籍然君故偶儻學擊劍騎射募馬伏波班定遠之爲人其才志嘖嘖弗克効絕漠橫草間稍稍用之家累故饒而落石村公捐館君困急中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八

抵所親貸錢行喪歷五十三家皆靳弗與君發憤大傷悔曰豈有丐人陳孺子乎會又遭倭家燬于兵君奉母入城行視故址有鷄柵在曰此可矣拾瓦礫而居苦身數年然後以次復舊業償公私逋負用餘貲入太學竟君世南北宦遊數千里榮及非時咄嗟賑施婚友之急不外索而具人謂君起瘠爲饒如赤手捕龍蛇然要爲有智度能任人而操其權不米盞瑣小君嘗自稱理天下理一家如有矩畫百方顧世未知我

耳方君盛時勇於進取其文章雖奇要爲
尺幅然五舉南京試竟不第及其暮蒼過時操
古憂齊瑟以游少年積薪之場乃竟後終得之
而又復困之君生平亨否大抵皆然不審造物
何意也君始試吏知寧鄉縣甫下車謂父老太
量田田度賦盡出貧民蒙利築橋五潭江自以
便宜捐俸爲民倡不煩官帑置勸募籍拜廉幹
吏掌之決旬橋成君嘗爲余言今巧猾吏姁姁
市廉名最諱言興作尤莫難丈田丈田卽豪右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九

并兼尹先爲誘數君老矣豈以一官易寧人百
世利哉然亦惟君至精能任之其舉動先信而
後勞故功譽交起他令長効君者莫及也寧人
有坐寃論死繫四十年吏令至者十餘曹皆首
鼠牽成案避左右貴人君廉知其非辜立出之
市有妖火君爲文責讓城隍神使駢厲而火幸
滅湖北道使者使吏行縣有所求取君傲然以
去就爭之撫御史爲縛吏謝君已詣臺交薦君
爲湖湘循吏第一余陰賀君足下今者且暮當

明主天下事有欲言欲行者宜以時爲計君唯
唯意亦陰自負也無何竟隨牒遷寧州知州余
心不平間私問主銓而主銓陰湧應曰此異才
且多試之盤錯固爲督撫拜地耳余聞益歎以
爲當今使人如使馬一日十里者侮其頑黷筆
使之一日千里者利其健亦鞭箠使之若百里
五十里常材則華纓緩轡走康衢耳然陳君固
不爲意其治寧州故首事築城城成乃大勦兵
網羅深盜陰使使說盜寇慮尚賢率諸盜自首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九

爲良民獨餘黨李大鑒等二十餘人逃入楚君
又計擒十一人獨脫大鑒而是時御史會以他
譴惟急不暇核而坐君失事奏之君竟以誰讓
去矣君在寧踰年再被薦大抵用平盜功然卒
以此得罪而大鑒業爲釜魚幕燕君落其角距
以待來者盡爲他人功嗟乎余向謂鞭箠使千
里馬又有甚焉君雖素磊落然及是不能無少
望遂不復謁補徇徇湖山間久之蒲州張公諱
薦入中秘以書趣起君君既至而議格補實鶴

令寶鷄有聲旋補光州稅故事入金主藏者
私具贏羨上下緣手君更爲稅法易金以錢令
稅戶手封錢進官以什率多少主藏吏從衡
所用之則咄咄陰拱不能牟一錢民大稱便
輸而州稅遂爲諸州最上課大酋牛應魁手殺
人推獄於其怨家久不決上官以屬君具得奸
狀楊朝欽父子任俠橫行吏莫敢問君露檄各
捕致法如薙苗莠州人快之君旣以能交舉大
州益勤自劾戴星出入他郡邑有獄疑未決者

三才齋文集

卷之九

十一

事有闕王府朝貴吏相仗以嫌怨者郵筒往來
者徵文字者君人人應之如響然稍休擲沐輒
時時自顧其頭顱而嘆會聞家臺女立化海上
慨然曰吾乃知名之爲累而半旄露冕不如馮
夷大丙之御也蓋君自是游益勑有幅巾從我
子寥廓意而君病矣病之後乞骸當道皆格不
行而余第以君之勤歸也愈疑君非實病而固
留之君不得已視事視事五月病甚趣裝徑歸
及家十日而卒時萬曆辛巳十月初五日也距

其生六十一歲矣君爲人豪有氣喜施重然諾
士以急抵卽重野百合一揮千金無所辭老見
偃仰據門弟都裘馬及熱官廣坐膝席耳語作
囁嚅態則衡目唾地視之如腐鼠臨事度不可
守不發已發卽左矛右盾不能俛一分理色斷
斷如也其特立諫言見謂疎而負俗其博物精
名理矢注而風發若虛恢駢馳不適於用其心
筭井井嫻簿書期會則又類老儉俗吏之爲于
經術枵鑿者然內行循謹甚事親孝訓諸子嚴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十一

撫華氏甥如子關義館屬其宗入子弟于學處
鄉曲汎愛薰然厚酬恩而寡蓄怨士以此益附
君其標異趣事傲君以負俗者十一窮交烈士
雅歌從君者十九君又好收挽後進與談執權
理戶外趾常獵獵今涇里顧進士兄弟既貴猶
非向事君以丈人禮他媛姝愛狎君者司牧以
下毋論也歷官雖風裁凜凜束吏如束芻至或
坐徵文詰誤陰覆翼之而不言爰書報蹟一切
成手中吏不得弄亦時時於法外有所縱假比

獄隨決隨遣不煩贖銀大抵君爲吏如其人
不刺物直不揚已以慈父之惻怛處子之
輔法而行故常辜孽得人和車發之日民
送者軼道而寧州坐譴光州坐病則公論尤
惜之上官有爲灑泣賦詩者士有累贅追送
六百里者嗟乎縑衣之好今古同然甘棠之思
百世不滅矣君生平於文學吏事不刻意而皆
精性澹約無他好顧獨好游在寶鷄間示余游
華山記余讀之悲焉因自歎人仕二十年不能

王公集卷之九

三

出長安門寸步無僥怪莽渺之觀余心慕君君
亦慕余陸沉輦下不當轡執得早脫紫塵而飯
黃粱也君又嘗栩栩詫余鳴玉園水竹之勝期
以卽一日掛冠相與摘蔬啜茗其中而君先逃
矣君易簪後爾耕出其絕筆詩曰塵世紛紛裏
此身誰是真勞勞悲往事已自歷餘人又日兒
啼女哭遶吾末處樂寧知不可當息盡諸緣含
笑去游竟萬里竟蒙莊又爲教日吾口不能言
當直往清虛大羅天諸聲不得亂我蓋

我筆正襟長嘯而歎目垂腹猶褰帷觀天日呼
爾耕輩囑曰作好人於乎至是而君生平始定
余嚮所指目君不刻意而精者皆覺海澱深中
枕據塵垢耳余又何悲哉君治行詳歷官生祠
去思碑中所著有渭濱穠草二卷詩文若干卷
客牘吏牘若干卷藏于家配王氏贈孺人孺人
爲君置三側室許氏彭氏許氏各生子而孺人
卒子男五長卽爾耕國子生孺人出次爾汲君
與孺人所育某氏子縣學生次爾牧許出次爾
馭彭出次爾杭許出女五孫男五女孫四萬曆

王公集卷之九

四

四

壬午某月日葬于祖塋之次銘曰
儒而俠裏吏而禪終至人之德一蛇一龍斥其
棄餘黼藻華蟲不訖大耄斯文之恫彼歌甘棠
如思召公長吉王樓君實秋風孰蟬蛻是而歸
太空尚千百年考德幽封

戶部尚書華峰張公墓誌銘

始錫爵年十二則郡守范存所賞其切悟以歲
寒命題試之試成以示故嘉尹張公公請至松

稍有常性故不受變于物君子有定養於不受
變於時起擊節賀曰是子必爲國寵退而召已
舟中勉之學問後十五年錫爵始舉進士調公
於大理第中延入命酒屬曰歲寒左券在予
乎士固信於知已知已又在其少賤羽翮未成
時則錫爵乃今幸柄用而區區之以一銘報公
也其又何辭矣按狀公諱守直字時中寧峰其
號籍於薊州之遵化祖士能舉明經知山西榆
次縣調金壇縣父惟本通州吏目並以公貴贈

清公文集卷之九

十五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某氏皆太
淑人公生于正德乙亥六月二十日弱冠舉丁
酉鄉試于諸生中最號早達其尹嘉定則以甲
辰進士初解褐爲吏錫爵猶記侍舟中公自誓
豐順其同年鳳南周公戲以陳平呼之然不喜
修容着膩顏裕經年不澀左右或請易之吐曰
爾欲我從吳兒靡木側弁蕩漿木蘭舟耶其爲
政至精事無所不辦老胥銖兩之奸皆立發之
數循行阡陌召前父老溫言色諭曰若等良若

今公賦有期會而三尺法至嚴吾不忍以若等
百億命傳官若等可自圖之母淫食毋濫利毋
競毋侈以輕犯法聞者皆感泣相戒曰慎毋負
公于是邑之賦登刑省常爲他部最其諸治行
其載公平政集質疑錄理人編中人爲兵部主
事尋改吏部歷陞至考功文選二司郎中時分
宜專攻于世蕃尤橫甚持吏臧否進退大冢宰
噎啗歛手視公公卒以荷擔持衡不激不阿脫
穎出爲太僕大理寺少卿已復改光祿再改

大理會分宜父子賤諸嘗爲吏部郎者往往坐

其

撓擱不勝任譴去而公獨巍然居光祿能以法
持諸璫歲省

上供費以巨萬在大理會論世蕃獄奏成公手
陞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條便宜五事皆稱
旨會

顯陵工興

天子知公才乃徙公工部以左侍郎領提督時
詔請勞千有司會工費爲錢至七十二萬緡吳

蜀豫章之間雖然發動公以一切便宜停罷之
工成而會陸慶改元坐謗改南京大理寺卿久
之尋以南戶部侍郎改北陞尚書公即按閣內
帑出入數上疏言

國家虛

帑藏以奉邊譬猶之尾間也不稍抑制其流不
止請一倣古周官歲會之制令邊臣各于歲終
會費上籍度支而臣等加察詳焉奸緣乾沒者
法無赦議入報可行之公既究利權不能覲覲
三又肅公文集卷之九

被

命視地山陵王者屬動搖鼎足之際得遂以徵
文據公罷歸歸十五年而薨時萬曆某年某月
某日也壽七十四矣蓋錫爵始官翰林公數引
入臥內甚親既晚漸登用則公間從里中一再
致寒煖語然神意不接亦不復問朝事于是錫
爵重歎公之不測殆古所謂出則豹變處則鴻
冥者其居家杜門跣坐宗味玄旨泊如也然部

使者輒累疏薦公公竟不起僅以

皇子覃恩詔得復官致仕沒之後該曹為請以
官績鄉行表表得

賜葬祭稍溢常數云配贈淑人李氏繼配封淑
人趙氏皆先公薨至是與公合葬于城北新原
兩淑人女德並茂而李氏生子弘仁弘仁以先
生在未仕而天配路氏有子曰一經明經一
經今補父任實持公之門人孫公狀來請銘銘
曰

三又肅公文集

卷之九

九

屹屹薊門密人挺生鴻漸其羽蔚為國積名封
初試華省踐更既典三銓矢公持平時維朝石
政以賄成公居其中在涅彌清穎脫于囊歷踐
九卿大官侈費三省羨征咄嗟片言雲披日晶
司徒蘭在九賦是經按籍於吏覈餉于兵張湯
心算莫之與京邇反初服鴻飛冥冥五嶽臥遊
里門畫扇乘化而逝終始宜一埋石其藏以永
頌聲

鄉貢進士倚謙金君墓誌銘

自余與金君伯謙游故吳守金雙渠先生之門
先生嘖嘖語國士指目余兩生兩生各年少髮
髭毳始及肩耳先生曰異時兩生伍立屬行議
功名于世吾不知孰後先若盤錯交委良駑並
驚當是之時輿然脫穎屬之金生若驪駒紛櫟
宛枯穢覆當是之時泊然處中屬之王生嗟嗟
余之不肖適與君齊名而又幸辱同榜有婚姻
之好時相與慷慨頡頏頗以意氣酬知己蓋先後
十餘年間兩生之遇于人與其自爲遇無不同

王文肅公集卷之九

十九

者乃今獨不意先貴而君落竟天悲夫然君
雖年位不偶其學問醞藉時表見一斑而余屬
後死不能有所豎立徒泥筆墨上以空言附不
朽此可愧也君諱大有伯謙其字別號豫石高
祖璧曾祖昂祖棟父逸齋翁先君四年卒母潘
孺人後君七年卒自有志君幼無他師受書舅
氏潘君士英所潘君號里中大儒其授君書不
顧用括帖腐語故君之說經及所爲文字皆深
潤有意致依於古法學士先生其北壯外索駁

自余與金君伯謙游故吳守金雙渠先生之門
先生嘖嘖語國士指目余兩生兩生各年少髮
髭毳始及肩耳先生曰異時兩生伍立屬行議
功名于世吾不知孰後先若盤錯交委良駑並
驚當是之時輿然脫穎屬之金生若驪駒紛櫟
宛枯穢覆當是之時泊然處中屬之王生嗟嗟
余之不肖適與君齊名而又幸辱同榜有婚姻
之好時相與慷慨頡頏頗以意氣酬知己蓋先後
十餘年間兩生之遇于人與其自爲遇無不同

王文肅公集卷之九

十九

生唐生戲約爲婚姻後生女竟歸陳氏時君已
得雋里中豪介媒娼求婚者接踵或謂君奈何
以兒子戲立信君曰此吾縮髮故人雖戲何忍
負之唐生者尤貧病君重以前約爲經營衣食
終身鄉人有兄與弟爭產而暮死盜者弟
殺兄抵罪事連監生蘇某君密爲邑令樓
曰其寬獄覆上御史御史以案成疑之而樓
侯乃對衆引君言自解衆始知君之有德于兩
家兩家事卒解而卒無微歸德于君者嗟乎安

知樓侯當時之曲聽君也不陰以德君又安知
兩家事解而訟者不厚譬君此酸味嫌忌君一
切不暇避而急于爭覆盆垂死之命余安誦君
斯事未嘗不歎息自愧其不如也君自爲書生
乃爾藉令遇時攝尺寸自効其事業可勝道哉
君魁貌大度性不喜狎閭械巧遇所知呼飲輒
醉余間與同寢反側不成寐而君鼾聲如雷質
明試問君亦有夢否君笑曰余晝無思夜何得
有夢旣數困應舉乃盡出其文示余曰趣爲我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言是否不得言利不利也大抵君才于古詩文
爲近其舉業往往困于奇陽春白雪自昔寡和
而今之章句老生尚振拾嗜餘欲盡以繩墨駁
天下士豈不痛哉君生平好獎掖後生第大雅
子兆登皆師受君家學爲名儒而兆登領鄉薦
之子屬與君同歲造物者其先期授左券于君
不可知也君一子三女子卽兆登娶刑部員外
郎李君汝節之女長女字高朋次適陳尚恂次
適余子衡俱早世萬曆十一年十一月甲申兆

登奉君柩從逸齋翁潘孺人窆于界經之新阡
銘曰

幾而從其父墓而及其母躬之不遘而食其子
蓋子雲之書以待後世而九方臯之論國馬不
必千里惟其不朽銘之以此

鴻臚寺署丞若齋周君墓誌銘

自余初解褐爲史官以未得盡讀中秘書爲恨
嘗聞從若齋周君借書書闕逸不可讀者則君
爲口誦某師牋訓某氏譜記而時時自參以已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見上下井井卽傳聞掌故不能難也君時以太
學生入選爲鴻臚丞丞間無事則君益以肆力
讀書顧見其輩行皆執務賈人子無可與言者
嘗中夜起坐太息曰丈夫不能鴻冥鳳舉以一
官五十粟局趨轅下而世且拘擥一切法無權
吏貲郎誼經藏史者則奈何久鬱鬱與鷄鶩爭
食哉於是語頗闢爲同署所疾竟出君爲武康
丞以歸而君故饒於財則又耻以財織舊爲子
孫計嘗一至武康盡斥其橐中裝爲貧民償逋

稅武康人德之至今有八賢祠君其一云雋於宗誼家人有執無歸者廢疾餓者歲歲仰衣食於君尤好獎率後進置塾於家聚其宗之子弟擇明師教之郡中施公建書院於玉帶河勸學養士君佐以義田若干畝萬曆戊戌歲江南饑旱君旣以便宜設糜施穀勞來餓民所全活甚衆而君之于太學生治隆復上書闕下願輸三千石粟爲

天子助賑治隆得錄授中書舍人本君教也然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三

君扶義慷慨自其天性臺使者賢而禮交君君終謝不受郡舉鄉飲君辭曰老病憊蹇不能復攝衣冠揖拜長者爲盛舉辱也而君是時年且七十猶不廢讀書所著有光雪樓集六辛稿芸窓目草二十一史疑問師質論統六十歸儒集三經攷錄古文叢測皇明文抄篝燈漫錄毘陵文獻錄北豐周氏族譜無慮數十百卷藏于家蓋君儒者自弱冠有聲庠校多先生長者之游雖數舉不第抑首小官而其意氣磊砢終欲

有所發聞樹不朽于世旣身老不用好行其德于閭里間而亦時以翫骸忤俗誹譽常參半君一切以文酒游嘯沃而消之泊如也壽七十有七以萬曆某年月日卒君諱某字某別號若齋其先自金陵徙常之豐北里父鎮菴公舉嘉靖戊戌進士以戶部主事乞終養不復出卒于家君所通二經毛詩戴記蓋本之趙庭授受爲多其屬厭世味以儒吏隱抑猶遵詒燕素風未虧堂構焉元配孫孺人先君辛酉年卒葬于芳茂山之陽內衍淑美具君所自爲壙記而君之墓也子孫奉遺命而祔焉于男一治隆余雅知君乃治隆屬執事館下介太宰楊公狀余不得辭銘曰

非豐有里鬱其世美表知其父因知其子架有遺書橐有遺金式穀以詒問孰重輕古稱德人圓穀方軫曰吏而隱曰市而隱二隱式兼載德而文將不朽焉是托而匪徒箕裘故業之云

封行人司行人筠泉張公墓誌銘

自余先官保以封官靜鎮稱里中而余兄第遂
其範枯樹名續于世嘗陰求其近似昔甘棠之
思于是焉在因憶載筆三十年所嘗爲封官紀
墓之辭自東阿于宗伯吾里張侍御之外乃今
則又有張行人張行人諱仲號筠泉其稱行人
蓋自其子太僕君筮仕滿三年受封封三年而
歿未及加贈而太僕君請急歸葬於是公詹蒙
舊秩稱行人云世居大倉西關外自崑山割隸
爲州人曾祖某有隱德祖雪汀公某例署邑祿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以大度知名是生公之父芳洲公其娶于施而
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異受舉子業駁驢
向顯進已而芳洲公顧自喜爲文墨雅游不事
事盡委家政于長子槐軒君顧益落魄傾其家
而君不任筆札費于是始棄儒而賈賈十餘年
稍稍拓田宅累千金已會倭難室燬于火公視
母夫人色不悅故慷慨以瓦礫投地祝之曰爾
以我不能再致汝耶此客塵浮梗散可復聚也
少伯獨何人也于是母爲之喜進食而公慷慨

輕財顧益甚市有遺十餘金道上者公拾弗取
求其主還之曰吾室虛焚蕩無餘身之所有弗
愛何愛若金旣復至而公之子太僕君方幼
從其家避入城有一人負之凌波涉斷橋而渡
問之卽向所還遺金主人李姓也時以方翳桑
之餓夫云侍父園城中多致甘鮮爲芳洲公娛
客而迄用餘勇繕完舊業如其母前祝辭若左
券焉兄槐軒君死無後後公之第二子而貴囊
盡歸婿家公一不問僅收遺宅兩區而宅又苦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豪隣日譁求割公復不問竟割地與之曰此尺
寸瑣瑣人爭我讓未必能見困也而陰爲子孫
厚樹德吾庸多矣久之爭者慙悔以地歸公雖
游賈人中然內行錫謹恂恂如儒者室中焚香
置几研手自臨摹古帖讀書評史意泊如也嘗
間用岐黃家言料檢方藥以試人人多得全活
者已太僕君學成有名而公之次子某某又日
以謹辦持其家公乃自稱閒人日從里社長老
爲忘形真率之會目中幾無雜下蘭亭已而亦

嘗以醉後投壺決賭矢誤傷人爲群小所讒
困然公處之夷然曰此佛氏所謂風生業也會
未幾太僕舉鄉會試公既貴爲封官而先時讒
訛公者及所嘗待公舉火後而背之者皆昨舌
謝過公又處之夷然曰此不足以煩翟公署門
也蓋太僕君爲余門生而余以通家禮見公公
被服澹素儀止恩懷如其故賤時而公之密友
潘省庵先生又數爲余言公受封後門庭肅如
無賓婦敢干以公事者其僅隸皆欽手奉教勅

三才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三十一

寂無言聲有司迫老見多避匿請鄉飲亦不時
赴其規模尺幅多類余先官保而太僕君歷官
禁垣以清白謹正酬余知己良亦本之趨庭授
受焉蓋余嘗私感方今士大夫當官盡節易不
得過于鄉黨難以爲教忠成美端倚父兄而惜
乎不可多遇也有如張公卽百年壽考無恙勢
不過享官封受祿入承馬騶奴隸奕道上已耳
乃公業已身自起家累千金飽暖之外都爲長
物不藉太僕重而太僕君德業未量顧反附公

而顯此其父子間相爲遇合孰難孰易自非全
爲人子孰能辯之哉公他言行可紀尚多大抵
孝友篤慕中人所能勉而余獨高其神間氣完
于世故險人情反覆之中在約無窮容處盈
無素色庶幾有道者故具論之公生于某年月
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葬某處于男某銘

日
徐騎視視煦物姊妹斯冠仁佩義之儒而賈服
廢居市隱泊如其卒有譽以登子

三才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三十八

命書以光于里閭我最其遺勒此幽墟將子孫
百世之儲斯焉取餘

叔父少荆公墓誌銘

嗚呼不肖錫爵生于世七十有二年於茲家之
長老及所與比肩共事之人無一存者生平出
處幸全大節則自父教母儀而外其斷斷守善
砥礪家聲以鄉行佐吾父則有叔光祿少荆公
其學卑負奇淹練世故以經術勗吾子則有叔
章源堅吾公今兩公皆化爲異物而少荆公益

棺最早其辱於淺土又最久堅吾公之卒且葬也則兒子衡既誌而銘之矣不可使少刺叔獨泯泯無傳傳則非余誰當任者公諱夢臣字良徵號少荆以貴入國子遙授光祿寺署丞父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友荆府君生吾父及公公爲余繼祖母陳夫人出與吾父雖異母歡若同生既長以吾父齒尊常鴈行辟影坐立必隅處若弟子之事師吾父不敢當也間有所請事則往往危坐正色爲言祖父之艱

請公文集

卷之九

三

難持盈保業之不易而公亦雅自矜飭日與婦張孺人訓督僮奴人人皆有手業作事稱克家焉年三十餘未有子子從叔某之子詔爵已自有子元爵崇爵而張孺人卽世元爵等漸長其後詔爵竟夭絕嗣而元爵二子迄于今取婦成立奉公終焉公性柔如寡言常陰行德于族里不靳爲名有族母之女既嫁張氏而寡迎養之終身其所交皆近親故人門無襁褓富貴錫爵兄弟之登仕也公避權遠勢顧益甚有司歲時或

間進酒餐來則報之刺譎不時通烹鴈不先及家人有犯則執送吾父子封杖杵之且曰爲我重懲毋令他僕効尤也然終不自治貌若緩縱不及事者或告之某奴慵某婢悍則曰吾家人頗客老子以願指代鞭箠之用不亦可乎年且艾而錫爵待罪政府于時吾父已棄養郡邑大夫不知所致禮或告以同祖叔光祿君可交公一日遊行至胥闥忽有某節推遣胥持刺問光祿君何在公漫應曰光祿君昨暮抵此尋去

三

三

三

矣胥又問然則汝爲何人公默不應顧及問胥然則汝爲何官所使其人大笑而去旣而某節推俱知之歎曰清白官易得清白封君不易得清白封君易得清白宗人尤不易得一時傳者以爲佳話盍錫爵晚而遇

主守官如家無內顧憂則吾叔實成之惜乎天年早終其名位不顯而錫爵之賜閒歸也僅得一堅吾叔相與切磋名理補救闕遺而今又已矣天之報施善人則幸則家各有子子各能淬

願向於善吾先公而有知也其亦可以生平孝友一脈無恨九原已公生於某年 月 日卒于某年 月 日春秋若干張儒人先公若干年而卒祔葬某處銘曰

父生公晚公生于晚事則後人德則先人惟其靜翳迄無言聲以最成猶子之令名遺愛在斯徵我勒銘

封南京尚賓卿巽洲沈公墓志銘

萬曆乙未春少司空沈公以先太夫人之喪來

王又肅公之集

三十一

爭已卒拜手一編示余又拜且泣曰此先府君

巽洲公狀也茲某請丐其餘微墓中片石之寵余惟古人居喪禮不爲人作墓銘矧余毀病且

死言曷能文比三辭不獲而司空請逾哀其子

兩進士爲繼以請則爲強占筆銘之公沈姓諱

塾字子居巽洲其號九世祖爲和公五傳爲贈

儒林郎同知孝清公繼又再傳爲樂愚公全怡

空菴公汝梁而空菴生兩川公端中正德己卯

鄉試配溫氏生三子長即公公自爲兒時逮侍

祖空菴公授書及古今事輒了了蓋歲十三而

受易更一歲受禮既成而復從業以春秋應舉

嘗採掇三傳義著春秋說專門宿儒莫能難也

于是沈氏遂世受春秋云會兩川公四上春官

罷歸不復出委家政子公公亦自是罷應舉日

理纖悉用優娛兩川公及溫儒人終其身盤區

杖屨不階祿養而給比兩川棄養值島夷內訌

公奉母溫暨闔家避難而身爲護將迄得免亡

何白巾賊起詐言有神符天兵里中大震爭先

三又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三十一

避匿公獨戒其近堡人勿動爲部署使少年三

百人裂裳爲幟使不得離所部而奸民有欲應

賊者謀遂沮賊亦尋解去庚辰大水米價驟躡

今中丞李公及臬時爲湖守欲稍抑其價謀之

公公頃足曰失矣賴其踴也故杭稍猶集若賤

則四方之賈將轉而射厚利而吾邑立稿矣且

獨不聞乎趙閬道增值富彥國聽人自爲值而

值漸平而官安能強與民以值也李公悟遂不

減李公在湖最號嚴重士大夫非公事不敢有

所清諸而獨雅敬公曰非是公吾孰與寡過時
謂兩賢交相重也公雖治家人產然好施予口
不言利一日築室路地有藏金見役者奔以告
曰是公土也公曰然是吾土也而當其藏時則
非吾土也趨告縣旁有覺者爭先攫之鬪爭信
然終不能及公公與人薰然慈仁也顧性不喜
辯如霽霽間而恍惚爭得失口刺刺言見謂不
能容人之過人初亦不能堪之乃其視身御家
承親訓子弟皆肅括脩謹卽壬夫怨家欲求公
織芥違心之行詭行之言迄不可得公殆古蘇
章王烈輩以嚴見憚亦以見服而久益見思者
與司空服公教其成就自守顧益甚然司空嚴
而公之道廣司空毋官歸一緊謝鄉人請謁公
則曰是何必爾鄉黨有大利害有大枉抑亦何
可自同寒蟬且汝不畏屋漏而畏人耶司空故
與今太宰平湖陸公大司空吉水曾公同爲郎
相善已兩公入吏部典選司空稍稍以嫌自遠
公曰見前交兩君時豈以吏部郎耶奈何重吏

部郎而輕兩君建儲議起士之喜名立標者爭
趨之公獨心知
明主意無他以謂
官禁不必然之事非外廷所宜輕言言則則
王聽疑疑則事且敗敗而求濟此萬不可一幾
者也夫言事易任事難言而不度任者之所處
姑以一敗塞責此爲何心已敗人事而更責任
者以補敗此又何心公以此掣腕時時寓書郊
中久之而公之季孫演成進士官南中公以書
戒之曰人惟是真心直行求無愧耳何必立門
戶樹頹頹以爲名高且爾父三十年官譽何從
建言講學中來耶爾師汝父足矣蓋公之涉世
久其持議依大體練名實要自刻苦嘗歷艱虞
中得之雖白首明經不受半刺一詞之命而緒
言微指授之于孫良亦可窺試用一斑云爲古
文辭爾雅遒勁有先秦風既老尚覃思著述經
史百氏中有疑義未安者手自疏訂庶幾成一
家言會病目不成成沈氏族譜敘敘詳確體例

精嚴歐蘇二氏不能遇也歲時拜墓視牲牢省封樹惟謹故事獨有春祀公復增爲秋祀且廣兩川公所立祀田若干以贍族人其族之貧者給無家者歸雋異者教相與櫛東若官師職屬若版籍竟公之世而沈氏爲彬良族彭侍御之按湖也大姓獄起獨心服公家寸田尺宅不煩有司而公之家政此亦足概焉既貴爲封官燕處蕭然耳目不接優伶之翫器服不崇華綺之餘郡守黃公嘗謁公於家公爲具素食留之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三十五

或言守貴人宜加禮設樂公固不可曰奈何以太守貴壞吾家法居常繹思先世典刑以履滿驕佚務華近名爲戒故躬服書生處子之行而不言于人陰師伊洛諸儒之學而耻爲標號迄以閑然素樸終其身此老氏家所謂習餘福以遺後人者沈氏世顯巍科膠仕比比宜乎哉公以甲寅某月日卒卒之日猶強起肅容正冠欠伸而逝計聞京師得

省典祭禮並祭闕太安人仍給半莖不爲例

荃異數云而公所被

三命致詞有云學窺理奧動秉義程行誼篤於開修籌策關于經濟若貌肖而業之者嗚呼此足以蓋棺矣公生于某年月日去其卒得年八十有三子長某配某封宜人侍公病以積勞歿後公歿百日卒次某孫某以某年月日葬于歸安崑字園之原里花城村而爲之銘銘曰

德之休明在隱猶融矧世文獻公復允宗學維純師行古直躬發恤杞憂肉食讓忠一經之報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三十六

委社以重武較爾子顯允司空載啟聞孫趾武夔龍衆美弗有具曰公功是聞是繹力田乃逢煌煌

命書刻石於封尚千百年垂耀無窮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光祿大夫徐兼太子太僕少卿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敬校梓

王質齋墓志銘

萬曆甲戌守永州臣倅伏

闕下上書以將父情事乞歸養許之

制比下廷臣籍籍言或曰爲廉甫一人父與爲

永州百億人父計孰急是不宜歸或曰新從廉

甫父質齋先生所來見飲餼健甚色不許廉甫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歸廉甫歸必不樂余因迎勞廉甫斗酒而問曰

亦聞人言乎曰聞之夫俎豆思賢人寥廓失羅

者不佞趣舍決之久矣而難吾父蓋先是嘗三

草疏乞歸而吾父三疏疏諫之曰孰使子早興

而晏養非爲汝耶且君子時至則羸糧躍馬往

耳報

主之謂何其敢惟私計以辱長者不佞謹識之

歲已已不佞被命參贊領南兵介然有王陽之

感蓋飲泣不下咽者數日而吾父割裾送我發

客勞我賦詩慰我不佞亦謹識之何但色也雖

然每至於別吾見其一夕以三四起繞庭彷徨

行以此知吾父弟強忍教不佞忠非苦戀斗升

養也雖貴一蔬一糲不忘爲諸生時所居第環

堵蕭然手題其座右曰敝廬蔽風雨無求則居

之自安薄田供餽粥知足乃用之不盡以此知

不佞性而不返固非吾父志也少而贅外氏去

其父母不數里然朝夕跼而東望見幾烟縷起

流涕潸然以此知吾父爲人子與不佞爲父子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以情動情必有合也而會不佞之永州不樂數

使使起居吾父前微伺言色至則聞吾父益嘗

時時向月倚門而歎蓋歎不佞云自是不佞肝

膽如割刀矣而又會

天子方弘孝理得以間歸歸而致其蔬糲以

爲供吾父不吾責備養也父子祖孫媛姝一堂

無望煙向月千里嚶嚶之感何云不樂哉余聞

廉甫言則醺酒簞之廉甫上車去去三年所而

先生以壽終今鄉里耆舊傳先生鼓腹行游山谷

聞廉甫導前諸縣縣吏履休休甚自得也吁
嗟乎壯能成子之忠晚能安子于孝使天下爲
子者皆得如先生爲父則于出處之際豈不泰
然哉先生諱周號質齋曾祖某祖某父夢椿翁
母吳孀人起家嘉善學生八試有司不第始卒
就廉甫封爲兵部主事云生平諸善行甚多尤
隆于孝友既贊外氏事外父徐西疇翁如父父
產悉以義讓其兄春軒公有姑適金氏而寡爲
批杆外侮卹其家放終身三族內外無間言性

慷慨引義急人之憂結鄉社修遠塘計免捕盜
民兵里中稚老皆曰先生于我有德其形容甚
厚長者而時巖巖有立不輕以羣笑假人與之
言情而信不能作萍見兩可俛仰色語庶幾古
之遺直焉晚年絕跡城府徜徉屬湖西庄爲亭
曰拱極賦詩釣魚其中因更號屬湖釣叟豈所
謂貞不忘君通不瀟俗者耶生某年月日卒某
年月日壽七十五配徐安人子某女某嫁某孫
某孫女某嫁某曾孫某曾孫女某徐安人先先

生六年卒葬某處以割股孝聞自有述至是廉
甫謀啟封合葬先生而命館甥沈吉士來請銘
嗚呼廉甫與余善天下莫不聞抑其言推引忠
孝歸之先生有足發余者余雖以雅故再銘其
父母亦無愧焉銘曰

燁燁龍章其文五花思樂採蓴屬湖之涯吾不
知其人仕耶隱耶伏几經綸啗袖鏤錄惟不自
試以昌其家是用成爾之子載忠與孝德音孔
嘉

廣公文集 卷之十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如岡陳公墓志銘

余以嘉靖戊午叨舉應天鄉試于時同年大集
京師而新安張光祿見山與余比舍最狎余聞
指同年三人語光祿曰此三君皆爵祿壽考器
三君者其一則錢公淑吾其一則蔡公肖謙又
其一卽今所爲志總督如岡陳公也一時諸同
年盛傳余語爲笑已陳公竟至都御史總督兩
廣而錢公卒官大京兆蔡公雖遺出遞處官簿

未顯而以講學名天下書考至今余亦得
三君頗負人倫之鑒豈非幸哉先是陳公以中
丞出撫廣西也余別之以酒陳公忽中坐歎曰
嗟乎吾昔與兄韻頑科第以功名相許詎意今
日一龍一蛇渺絕至是余聞甚不悅曰是苟言
也若以中丞建節自比於蛇則同傍中尚有白
首明經未沾一命者豈盡爲蛇所齟齬耶公大
悟引酒自罰曰敬哉良規吾自是踴躍行矣行
役一年而會田州土官告變公授計右江道討
平之疏上善後七策大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
附爲本於是

天子知公才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贈封元配凌氏繼配盛氏皆淑人廕一子
爲國子生會又值岑溪七山等山獠嘯聚公復
授計左江諸道討平之而疆外諸蠻黎莫二姓
兵又起公請於朝爲布立恩信以術籠駕招徠
之賡久之二姓皆請降公以功晉秩右都御史
賜金幣乃公顧推功諸將諸將亦以此懷之有

遊擊彭信古者盡千金爲謝而公怒劾遣之乃
言者顧反職公公亦不辯六疏乞骸以歸公初
中萬曆辛未進士授河南府推官丁父司寇偕
岡公憂服除補紹興先後在官以神明豈弟稱
兩入試闈所推轂皆知名士舉賢能內召未補
而丁母朱淑人憂起吏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
事中所以建白如議督學請兼隸江南北議弭災
一祇事

兩宮二慎選婚三召見輔臣四免汰藩臬五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織造之徵六釋因公犯科之罪皆侃侃持大體
凡在省若干年一被

命督

慈寧官工再主河南鄉試稽覈精嚴選裁公慎
用久次陞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少卿提督四
夷館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光祿太常卿
時

朝講久輟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十八人皆以言
事得譴公自以故言官不得坐視再上疏爭之

其後尋有督撫之命凡三平巨寇兩撫叛孽文
墨議論外且表暨章章如此時稱為文武才云
公通州人諱大科字某如岡其號父司寇公生
公最晚宦遊所至皆載公以從公年少美姿容
未長學成直指某公按海陵請公與相見公不
往既司寇公貴而公布衣蔬食自如絕不作貴
介統綺態論者以武侯遺誠淡泊明志寧靜致
遠陰爲公卜大受焉既歸老林下時謝病杜
門覃思著述刻有五經旁訓初學記楊升菴集

卷之十

七

靈隱子爾雅說文行于世其居鄉抑抑下人途
掖寒峻皆狎而與交圭撮之能尺寸之善仕往
揄揚不容口而時亦有發憤譴氣慷慨爭是非
立然諾者雖自謂責有無以過也教飭子弟與
諸童奴皆凜凜依廉讓軌于萬石家風里中若
無官闈內若無聲焉公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
七日卒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壽
六十八歲計聞

下所司議卹得賜祭葬全典仍以軍功加贈兵

部尚書葬狼山下新阡子四人王錫爵曰余非
知相人者幸偶器公于四十年前蓋以其儀止
敦重體識弘遠不獨爲形貌也乃公亦時時陰
識余芻蕘之論以直見收然後知公之立言立
功不朽而存者所謂大車之載滄海之納固不
以才具聞已銘曰

粵之西東銅柱所標欽鉞四征卽敘三苗蕞茂
明珠有口囂囂我之知公言自垂髫貴謝綺紈
弱不外交既揚王廷德音孔昭瞻是正直而視
王丈肅公文集卷之十

卷之十

八

民恍晚奏膚功三命而逃衮衣歸止恩樂林阜
出從隴畔居號天毀乘化而終

國書軫勞我銘孰徵峴首之謠

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翠峰
于公墓誌銘

東阿于宗伯以萬曆某甲子謁余于京邸請其
大父翠峰公墓銘比葬已五十年

天子業以宗伯三品階

誥贈公爲某官而南宗伯林公爲文表公墓子

謂五十年封止久陳榮哀之典備矣銘故可緩也今年忽使使以書來徵文曰公豈以某遂忘先大父耶始者不急請避公方在撝席而先大父生平裘褐爲侶不因人熱者也故逡巡八年須公歸而後敢卒請予至是無所復辭已公諱玘字世和隱雲翠山下因號翠峰其先籍登州文登縣洪武間公祖一世公奉

詔徙東阿之楊柳渡一世公生忠爲鄉三老娶劉孺人無子而公之母爲側室王孺人王孺人

生三子公最幼而弱數歲失父依兄伯居兄伯遇之不善常奴使之又常坐顧呼公使前侍食盤折立無敢忤比長兄強使出分益貧客然公爲人大度有才氣所交皆豪長者竟自致百金產緣手散施畧盡已復致百金而兄坐法當死詞不及公公慷慨自詣吏請代吏怪之已試問知爲出分第益大驚使前畢其辭而公涕泣對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視兄猶子視父也子爲父死無所辭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

何疑吏疑其詐卽佯許出其兄于獄公望見兄大慟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趣自着械入獄不返顧吏爲之泣竟兩釋之干時吏弗知公爲出分弟不知故奴使弟也公又嘗代兄募使隴西猝遇虜騎夜伏積骸中得免嘗行道上拾遺錢歸而懸之門以待其人至還之生五子其長不聽讀書曰是兒不羈甚儒而不羈則益其疾不如使守田種瓜而美公一日見瓜生道旁大怒曰人乃畏汝不敢食迫旁瓜汝橫甚矣折挺逐之邑民故苦賦公具條便宜爲白直指前得寬減而賦不失額嘗數稱往古事教道鄉里鄉里有疑事若闢訟吏不能決者往往質平於公公所平曲直甚侃侃而尤以溫良豈弟得人惟既老猶策杖從諸少年游諸少年忘其父行也性雅好漁已忽感古人陰德事漁具焚之其篤行至此年七十以布衣爲鄉飲賓里中貴人皆爲公逡巡讓左無作客後奉

詔予冠帶而公之第五子某舉嘉靖壬子鄉試

蓋春秋七十三至嘉靖某年月日以榮壽終焉
配劉叔人後公五歲卒年八十二子男長其次
某次某邑諸生次某邑諸生次某仕至平涼府
同知贈禮部侍郎孫男十一某某出某某出某
即宗伯舉隆慶戊辰進士曾孫某玄孫某葬某
地某年月日王錫爵曰予辱與宗伯同官三十
年竊陰師其侍

主忠篤居室儉閒而言行依于古人嘗一游其
鄉所謂穀城山葆洞黃石處以爲嶽靈星采稟

公文集卷之十

領元氣固宜有人而宗伯不敢當也曰吾所爲
兢兢夙夜者懼忝吾祖吾祖起孤童布衣無所
祈聞達于世其仗義輕死鞠躬化俗蓋天性然
而子孫實奉其餘教以顯見謂不辱然纓組束
身爲名易耳若吾祖則所謂夜浴修容操券不
責報而游域外者也嗚呼此宗伯所以礪石八
年必徵予一言爲重而予實愧之矣銘曰

是惟翠峯處士之藏後五十年有銘其德者以
方古鹿門太丘身隱而名章厥流之長庭有槐

里有棠暨爾孫有閭以經術行誼大啓爾門行
國之光吁其不亡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故司寇楓潭萬公有子曰學憲君學憲君與子
同年舉進士而余因得以通家子謁公於邸當
是時第見公被服雅素儀止樸謹相與退而臨
然有從先進之思已數叩學憲君所習于趨庭
上下者則益嘆公王表黃中不名一德而世不
能盡用亦不能盡知以爲恨嗟乎公今既往矣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其用而不盡用者皆之於其子若孫俎豆之于
民與社則已矣惟是蓋棺垂十年禮官僅得以
故事爲請三品祭葬而公之姪行修能日亡日
遠弭筆載記之史徵之大同白蘭寧復有揭日
長夜於淵中識伯夷者哉而適今得鄧定宰少
宰氏余嘗目少宰人中朗朗掇皮皆真其咳唾
一出必傳傳則自今所爲公狀而公與學憲君
必欲余一言勒石涉江二千里介少宰書以請
其勤且鄭重如此因不得辭蓋公之先在宋建

炎中有處士某者自新建徙南昌之東溪五世以前始可譜公之祖某父某母傳氏始以公貴得三品贈封公諱虞愷字懋卿楓潭其號以嘉靖辛卯舉江西鄉試戊戌成進士授無錫知縣政成召入爲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東參議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參政湖廣按察司副使福建右布政丁憂後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尋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

仕歸後若干年爲萬曆戊子六月十七日卒于

十三

家距其生正德乙丑三月十三日蓋享年八十四矣公幼專敏爲諸生醯貧帶經而鋤時從里閭長者講學白鹿洞中歐文莊公一見奇之問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何得也人以規公終身學術事業若懸契云始仕無錫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爲奸人若其窟淺深不能問則往往寄耳目于怨家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

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母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且技鉅而入之鵲鳩七子誰爲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十徵冊令富人各以差次受繇無得脫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卽不惜爲上官前破嫌疏理時亦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有簿某實廉坐輩語當去公慷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乃解其印綬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卽不聽令令請

行矣直指初怒卒斂容謝公簿亦竟全在南科

十四

數與守備內臣露章爭事謂管兵不當充私役又謂操江都御史每歲操故當與守備忝伍列坐而

武皇朝爲權璫所抑宜如故便又奏華宣成以後月功陞襲若干人而貴倖側目矣會公復疏救失事憲臣忤

肯然僅奪俸猶幸

肅皇仁聖不輕以言罪人云比補外所至有聲

續其大者救荒山東西能以便宜發倉粟及贖
銀貸民而山西饑甚公拮据賑外具爲貧宗故
支均祿法功尤著焉御史有清軍福建者試問
公軍何以清公曰夫明旨固曰清軍不得益軍
今一切汰去遠年耗伍覈實上聞而軍清矣御
史遂以其事委公咄嗟而辦公又謂政先大體
而上官近喜用巧文新進吏日騷獄市民且重
足以是御史行部公輒請自往代爲獻決嘗一
日而出福州久繫囚五十餘人湖廣六十人乃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其遇法必行如案致貴戚之死奪楚遼二藩所
侵地歸民雖百口居間不能撓也在山西有無
賴宗人自號四天王者聚徒謀爲亂部署定矣
公一日方坐有旋風觸楹忽心動曰是何祥也
境內得無有變試使人踪跡則亂者已縋城夜
遁竟追殺之散其黨於是朝議以公有文武材
既再入南京典兵食則是時海上新中倭振武
營新變公承其後日與大司馬兼穀李公謀水
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營軍自備罷已誅外餘

皆得公處給程像拊摩痛疾而安公又以京師
困和買奏復款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于是南
京輓輸日至軍民相與立碑中和橋頌公之德
焉時公已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微而最後
始以積薪久次由南刑部改北其冷吹疎步升
立寡援幾爲笑于天下然分宜之改也其黨有
同里而別藉在室而操戈者公獨持平語於向
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且叛公曰世蕃不叛第
其穢墨亂政自直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嗟乎使臯陶奏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
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
火炳蓬勢自不分菑桂顧其生平一介之守垂
橐而出垂橐而入此亦豈夜行鬼瞰日星視指
所不及者今併此汚公而公又長者默默受污
以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寬也蓋儒者當恩怨
得失之交真器乃見而迄乃有逐臣棄友一不
快于公論則諄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
觀焉而古今人情世道可概見已公爲人敢言

似直寡怨似厚不彫似樸忘機似通守
能斷似勇而一以學問融之門生子第
終日靜翳小樓一榻中間而問起居
時荅荅則語不及他占寒寂寂時陰
讀則覺金剛諸經有悟謂此即我德
註疏然不輟爲新學道聽者言行
友而學憲居未光倦遊日付公左
斷輪言外之旨故世稱豫章之學
若慮數家而萬氏皆以挫鋒含茂
天下參于遊道見謂不廣然政此公
也夫自得則又何得哉知不知勿論
某以某年月日葬某處銘曰
談學豫章碑之淵海公默退藏以
自得乃無不得大惟卓爾知損爲
出入周行守官去官琴書在囊有
於社一毀衆譽萬古不夜既偃經
小樓一榻聞其如愚居不垣墻行
四年乘化而逝易貴之命還于性
始是日可死

亦曰不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先生墓誌銘

蓋自余隸博士而趙先生爲督學御史以文字
知余已先生入爲中丞而余乃待罪歸下
新進以步趨輦笑之習于先生也得僅僅
無何先生竟先予歸歸之十八年而
等以治命來索予志志故不得辭按狀先生
姓諱鏗字仲聲別號方泉系出宋商王元份後
靖康間有武畧將軍善字者扈高宗南渡始家
邑西鄉之竹和元季有友三公者徙居泉塘號
泉塘趙氏
國初有諱同鵬者號種菊老人生瑞州府經歷
思湯思湯生志謙志謙生平海衛學司訓正
正襲生泉塘翁鳳山即先生父也代以文行著
聲而發於先生先生生而敏未總角輒工文司
訓公奇之曰是兒也長必大趙氏令從林陽齋
先生學學成試輒屈其行嘉靖丙午舉于鄉明
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已酉改河南道

御史奉

勅督嵯長蘆屬軍興大司農方右臂焉人或虞先生儒者不習事而先生心計了了所條畫便宜皆中窾老吏所不能及會代改巡按處大司風裁慎舉劾一切不法以杜後患文廟之未幾復改

命南畿學政所至校士懸法嚴而辭以寬其評騰取舍往往在臚壯外如吾邑張起潛志剛卷先生泚筆林盡不遺一字然竟冒優等起潛

公文集卷之十

竟以其年連第充職五年門人益親以勞進階文林郎封父泉塘翁如其官母胡氏配毛氏咸孺人丙辰秋以疾乞歸尋補河南道制卷畿輶陞順天府丞不踰年而改大理少卿並稱劇職且輦轂下勢易挽而先生所蒞輒有聲績不戒外御史朝議以是卜先生通才也壬戌丁泉塘公喪哀毀如禮語及輒涕服闋踰年校謄黃通政未蒞任會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缺先生年尚未及格

世廟謂先生才不次擢先生協理院事先生荷殊眷思所以報稱

上意旨手疏六事以獻

世廟晚年方注意大用先生未果

穆宗改元先生以舊臣移疾乞田里歸卽杜門謝外事日與一二故舊徜徉文溪卽石岡取古人四習義銜其居更號留齋居士時部使者交騰薦剡或謂先生三朝耆舊不宜安家食先生輒歎曰吾豈以山林樂忘朝廷哉

公文集卷之十

三

主上待我厚卽盡犬馬齒先不恨顧老矣且安能復伺人口吻爲進身地竟堅臥迨卒先生天性孝友事封杜史公暨太孺人謹甚撫弟太醫院吏目月泉君有恩置義田卹貧族修家乘皆有法性坦率無崖岸迄官成不一作公卿間貴驕狀其所居無赫赫名父老稱長者必歸先生先生歸田久識者多惜其弗究于用留齋乎留齋乎先生善自名矣先生生正德癸酉四月七日卒萬曆十二年五月廿五日享年七十二所

著有智齋漫稿趙氏家譜六卷藏于家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卜葬于玉山縣六都祝家山之陽胡太孺人墓側銘曰

惟趙之先遙遙帝族玉生於山有光輿積長發惟時時乃先生大廷擢穎秘苑蜚聲柱下之斑惠文客客有歌辟騶有鳴振鐸惟吏惟師媚於天子再長法臺軼登伊始鎮邪就匪不列其鋒烈風震雷化爲游龍遺愛誰徵公門桃李琢詞于幽以告來穰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墓誌銘

嗚呼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父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埒而兄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慕王君公之行別置號曰培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學者稱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卽丘子覽而下世有聞人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爲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官巖之分水曾孫縉爲宋左司諫六傳至夢聲爲崑山

州學正卽其官家焉崑山後割隸太倉州遂爲太倉州人祖倬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爲弘治正德間名臣父忤歷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贈兵部尚書爲嘉靖名臣妣郁太恭人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鋒出甫十齡而病瘵大司馬憐之不欲強以咕嗶乃公顧益苦私習爲文章其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戊午順天鄉試已未舉會試賜同進士出身肄事兵部當是時公父大司馬

在薊遼虜方深入而相嚴欲以是中之逮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請代而大司馬聞而止之曰

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先迷不果上明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臺之側朝夕哀奠啜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羹畀之弗食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紵單衣不敢與宴會聽音樂惟於詩酒風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公業爲海內詞宗而其同社友

李于鱗汪伯玉諸公皆有盛名當世公最後出
與倡酬諸公輒大驚呼之小美會

莊皇帝登極公兄弟於是伏

闕上書辭大司馬寬久而乃白又會南省臺以
公兄弟薦大宰固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命
謁吏部述中途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
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
何以郎中蒙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
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愛愛嬖姬鄭之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子邦寧會夫人裴黃緣請於

上以鄭繼封且謀爲邦寧奪長地會有

旨悉按錄諸勳曹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稱
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廉領部喜而
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違禮而
諸爲徐氏居問者大失望乃給祭酒姜公曰邦
瑞強年矣而始不稱曹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
邦寧不爲嫡而何以毋拜

天子詰稱夫人姜姜疑未決而返之儀曹儀曹

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

然無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同妾
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
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爲長何所請之有林公大
喜卒從公後邦瑞卒爲嗣魏國鑄祿諸居間者
納祭酒亦坐註誤罷而後以無貲白都人至今
稱王儀曹不軌法也居歲餘遷北畿典員外郎
檢緝宗牒詳謹無害會以太恭人病請告歸至
池河聞計以不及侍疾哭數絕而薨癸酉服除
三才計公文集卷之十一

補祠曹尋遷尚寶丞會傳劉二御史上疏言事

觸江陵大相怒下獄公與大理卿石公爲傳治

裴爲劉營救以足失大相旨方奉

命弔祭秦藩還江西參議治南康公惴惴懼不
免乃精心訊牒動職業而御史因扶與俱之九
江饒州時分巡副未至一切以委公公未嘗習
爲及其治之輒精於是御史以爲材而異之尋
入賀

萬壽還遷其省副使理驛傳驛傳在江右最繁

官其地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而會時政裁抑
冒濫則又奉行過當至學官有徒步出入者公
爲令下諸郡縣秉其平上之臺臺著爲令已經
司策及署分巡適當省會至繁調公于吏事益
習有所制曲當理情卽老吏莫敢措手尋監
秋試冬入詩南昌令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始
用小苛辯得上官意屢登薦書以足益駭橫直
凌司府莫敢誰何公書發其奸而去之時藩司
之從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一以屬公當省臺

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二

大會方岳巖二千石及黃綬以下噤自廢公獨
條對侃侃太宰嘆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睹練
事敢言獨吾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公
材聞太宰語欲收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
相寢不奏而山東學使者缺太宰以風公公力
辭歸聞化女事而慕之以書自通無何別去公
嘗決一父子訟而父辟甚公痛杖其子且誨之
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護請代始釋之父
子感悔如初有袁師者好偵諸曹得其事嘆曰

三代不啻是矣移視陝西學政強就行其所條
約束明暢慕雅甲他省諸生欣得師無何而有
給事中某御史某故習余與大相忤乃上疏指
援化女事謂余與鳳洲公講張爲幻而留省應
之至波及公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公慨然謂身
爲人師率卽事弗竟何煩復臨諸生乃移文兩
臺乞骸骨而余第家馭亦自河南朔學政俱歸
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
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起督福

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二

建學政鳳洲公謂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
乃偃蹇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于是公勉而之任特大
試期迫八閩故材數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其
鄉薦紳所在雲集意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
專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汰皆服人進其省
左參政分守福興道入賀

萬壽於道報還今官居金陵雖甚適少事特不
勝士大夫筆硯之請戶屢如錯遺余書讀古人

生我名者殺我身之句意色慘然而以記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遊諸名勝補音遊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于喉寢食爲戒乃移狀於卿沈爲具疏請下吏部極稱公賢始予告治病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卿例報可遂歸里第明年四月手書折產遺戒多理身齊宗要語檢理身後事東禮爲儉令它人積日計之弗及也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屬歲大侵餓卒盈道公乃倡諸大姓行糴粥全活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三

可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沾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尙硃硃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篇經子臆解其課子姓爲諸生較藝不怠而性稍下善悲將百日病復大作二日而粒絕又二日辰與命移席中堂強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鳳洲公訣大槩謂種種証俱現恐在旦夕第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輕死破惡六親既以無情卽兄兒如不見也未復謂天下雖清饑

聖主能蠲賑事尙可爲惟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搜人過者君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卽死無憾既殺書求發追願自力起使人掖而據胡床盥水于足此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言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條然遂逝公以嘉靖丙申生歿于萬曆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生孝友重名義其施予稍裁而能不失居恒不輕爲公府居間間有之必宗戚之困阨不平者若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三八

州里之利弊不能控者嗜義若渴有所聞汲汲行之遠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居官好爲條教煩不至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爲功好擬獎屬吏卽不至職濫未嘗不弘揆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晚視學政旁通諸經皆能最其大要亦喜讀二氏書恒謂吾于兩廡喪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以故望產編諸書要皆其中精至語識者不

下白香山晁文元也其詩文繼鳳洲公而起世
以比宋之二蘇所著詩文集之得五十餘卷其
闕部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籙疏
前已行人間某月某日將窆公柩於某山之原
而以鳳洲公狀來乞銘銘曰

本豐條遠源澄流濤維公之世重賢疊俊游夏
文學由求政事惟公之材一往輒詣六經社涉有
三氏真無維公之識獵精捐粗與可偕入與否
偕退維公之節在涅不累泉淵麓深山抱水紆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三十九

維公之藏過者式諸

翰林院檢討後菴吳公暨配封儒人陳氏
合葬墓誌銘

前翰林院檢討後菴吳先生蓋嘗辱一言之譽
於不肖錫爵錫爵實陰師而嚴事之先生之被
謫歸也已鍵門謝客而錫爵數款其廬執故人
子弟之禮先生進與談時事評較人物皆個儻
出意表已握手殷勤戒努力者三曰此君他日
事慎毋負我蓋錫爵退奉先生教立身遇主粗

成始終既解事而謀與先生爲方外之遊則先
生不起矣先生病且革遺戒其子宗泰宗因薄
歛亟葬毋乞碑志諸子既受命用先生所自擇
地權窆于宜興之伏牛山旣而形家言不利者
十人而九於是諸子更相與謀曰從命小恭送
終大事以小恭忽大事罔極之謂何乃更卜地
于某處敬先生之藏奉其配封儒人陳氏合葬
焉而宗因請擬菴唐太常狀拏舟至海上謁余
銘先生諱可行字子言號後菴世家宜興之北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三十一

渠里父尚寶丞性始占籍武進爲諸生先生幼
而專習且善病年十七始了了向學問病亦良
已喜讀昌黎詩文効其語作小詩同郡荆川先
生一見奇之荆川先生者卽今太常凝菴父也
蓋太常之知先生自此始舉應天丙午鄉試癸
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文名籍甚
然公特以清修勁正爲當路所敬而錫爵之舉
會試也會先生爲同考官時主考爲慈谿袁文
榮公公故以詩經題天下而舉場故事有座主

門生傳衣鉢之說衆指目公以謂必舉其門生而先生獨奮然曰天下事當以天下人之心處之今滿場桃李誰不出公門而娛娛專此小物爲也公聞而矍然起謝曰子言誠是於是遂定而錫爵僭爲舉首比廷試則又屬先生受卷得差次甲乙上請而錫爵拔第三

世廟親擢爲第二既成而文榮公持造謝先生先生笑不受曰我固不知公爲何人知公乃

皇上與本座師馬公也當時分宜嚴公有寵貴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卷之十

三十一

僑新鄭高公以翰林老宿爲後進所嚴重乃錫爵數從館後旅見兩公則同輩類首鞠躬卑下之已甚而先生往往獨後至至則直前笑語無所屈讓蓋錫爵效微視先生私語二同年以謂前輩潤峇至此然先生故自以能高行清益發舒意氣遇事敢言瑕蒙滋起而華亭徐文貞公獨禮重之頗有同升風肯外聞而先生會又以直道忤諸當事者遂羅中以考功法罷歸歸而結茆蠡湖荆溪間盡謝人間事時有所感憤意

氣寓之聲詩而亦不盡留臺示人今僅有延陵小刻及吳太史遺藁數帙行于世蓋錫爵詩在陶杜死白之間頗亦爲世俗法沒有蕭蕭並棄之感雖極意排蕩終不能平云先生有弟曰中行晚而再入翰林以直諫江陵不奔喪事得廷杖爲民兄弟相與爲湖山杖屨之游益潤疎於世事而先生又獨爲最後死雖齟齬竟老其言議風采亦自足照耀古今絕群離類已而錫爵向受教先生雖誓死不相負其竟以掛冠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三十二

不早入山不深每一至鞅掌交游刺感家難未嘗不引領歎羨先生自愧其不如也父司徒公壽六十時戒先生勿舉觴待滿七旬爲壽已司承竟不及期而歿而母段安人會又得疾侵尋不果稱壽比先生年至七十獨強無恙於時諸子諸婦羅拜堂下先生輒蘇蘇閑涕以兩尊人不及壽爲癘其病也猶恨以司徒公服三黃丸之誤盡謝諸醫奄然而瞑余讀其遺戒悲焉嗟乎楊王孫之不作閔仲叔之已亡使世有司馬

遷斑固必能爲先生立傳永垂頌聲是在太常
諸公與先生之子若孫已先生生某年月日卒
某年月日得壽七十有七配陳氏以先生考滿
封孺人既貴生子猶戰戰勤其家時稱賢內助
云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壽若干子
孫云云銘曰

古有史轄其直如矢矯矯吳公惟德之似危行
與言以報知已我躬不同誰爲妻非仕隱惜心
覺夢同趣屬續之言煥煥在耳既壽既康有婦
有子噫嗟乎公是亦可死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十四

怡洲吳公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怡洲公者余先太夫人之兄子而余之從母兄
也沒若干年矣而至是其最幼子某及故長子
某之子某奉公柩暨配金孺人自淺土歸安於
某阡而屬余爲銘嗟乎是固余所欲爲銘也猶
記余兄弟始生六七歲時數從先太夫人歸寧
母家得及見母家三宗鼎盛以財力意氣豪里
中前堂羅鍾鼓管絃後園饒池亭竹樹之勝而

怡洲公於兄弟行最長其子孫最多且賢而奉
余先太夫人最虔有禮先太夫人常指目爲吳
氏長老而不名顧見余兄弟飲食嬉戲公之左
右摩其頂太息謂公曰而亦記而祖而父歿時
吾姊第子立內外噬虎叢棘間能保有今日家
室完而兒女育否公泫然曰姪亦念之人事古
今固無足論論其大常否必通善必福可也始
亦見有兩弟褒然而患不富貴者乎已先太夫
人果卒視余兄弟宦學顯名而亦及以長年在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十四

後之人乃三子先後補邑庠生蔭蓋顯已而伯仲竟先公天季猶未第其迄能卜地矣公爲文狀公者公所課讀書孫嗣元也而嗣元復連蹇有司侵尋見二毛天道謂何哉公于鄉黨故長者望之蘄蘄有氣決意所不善不能作姘媚言語而亦時時能忍詢寬於怨責少嘗慕朱家劇孟之風數爲人出死力排患難而事已不言功姻家龔某坐仇逮捕甚急跡且及公公忽心動夢中若有神咄咄告寢者三亟起夜縫出

正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十五

城竟以免出府掾王某於厄廬其妻孥其仗義慷慨多此類一夕夢兩綠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頭乞命公默念曰是且有常死者待我而生比旦起行伺門間無所見見有人腰斧鋸趨而過前問之則曰適南木商購得村中銀杏二株約券已成且伐矣公大驚曰木乃有神亟止勿伐如其直償之蓋先太夫人故喜爲奇事數爲諸說言如此以爲陰德之報且徵于子孫今子孫即無大顯者而皆讀書良善保世長遠往余

所見母家鼎盛諸宗稍稍凌夷衰微已而公之堂構歸然喬木未剪則可謂天道果遠乎否也配金孺人以公之第畜余兄弟余兄弟亦時時得謁孺人于時姬御滿前皆稚金錯采與孺人嘻笑雜坐幾不可辯識余私問母此孰誰也母一一指示因相與誦膠木之詩稱金孺人女德焉銘曰

公于吳宗若曾靈光載其長厚俾乃壽康有封于丘有秩於鄉有嬈其德如圭儼璋厥源沄沄百世其昌矢詩不磨以配甘棠

正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十六

誥封太宜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往余識太常王卿有壬京鄧王卿太傳文恪公孫父大理君廷壽爲太傅娶毛夫人毛夫人無子而洞庭東山有徐翁者生女及笄而美爲擇所歸久之無當也大理爲就館計行求得之使人說徐翁曰吾聞日者言公女當昌其家而毛夫人無子日夜求有子百方然卒無子誠得公納之卽幸大理賴天而有男則相君冢孫

也徐翁許諾乃折簡決嫁之大理是時太宜人太宜人恭謹善望意旨獨幸諸姬中已累生太常太常事

肅皇帝爲尚寶丞尋進本司卿先後再滿考故太宜人從子貴初封太安人後更令封云太宜人逮事太傅太傅罷相家居四方學者日進太宜人手所進七節調飲饌咸精腹臍實至不以煩毛夫人毛夫人亦傾心以家政屬之其歡如姊妹無間也性慈而能盡下不喜華澤中歲大

三才公文集卷之十

五

理姬侍愈益衆太宜人益默然劇晦褫服屏處以辟之間則持誦優夷語自解且慰毛夫人凡二十年所而大理及毛夫人先後卒時太常方侍中弗及視夫人殯而太宜人實經紀之旦暮哭盡哀諸媵婢有乘間竊匿故大理橐中裝者久之方覺然竟亦不問也持家事務纖細至改楮殘類亦必手貯之一日太常從容言母春高母多以兒女計自苦太宜人曰爾不欲我爲文伯母耶自奉如小家寒婦損杞過當至婚喪

賓祭則中慶焉萬曆乙亥五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五而弘治辛酉七月二十四日則其生時也子卽太常少卿有壬娶給事中陸公榮女封宜人孫男五人儼娶湯倬娶張繼黃皆太學生曾

孫男五人有壬卜某年月日葬宜人白華山之麓遣使詣京師持周君公琬狀而介進士黃君以請銘曰有壬伏塊不得既額門下幸哀憐微惠一言死且不朽蓋余與太常同里開同朝嘗耳剽太宜人內行不可以辭而鄉長老間爲余

三才公文集卷之十

五

言故大理生貴盛以舊俠名里中其後房歌舞都麗統轂委地翩然也當是時太宜人既有子愛幸乃弗驕愈謹以執麤茹淡爲諸姬先志念深矣及其晚節奉毛夫人明哲遠寵服小星穆木之義用調娛上下以榮名終斯尤難焉聞徐翁以經業爲童子傳豈太宜人習聞古義耶何其賢也銘曰

福所以興矜矜翼翼哉終始展也邦碩始則持盈終焉欽路綠衣純扇視爾頤辭古亦有言

靡損弗益太常能養殘罔攸數鏡石勒辭永貞
室矣

沈母洪孺人墓志銘

上既簡沈太史肩吾日執經

御幄半歲所而太史母洪孺人卒太史且辭闕
去上念之曰是其子乃朕朝夕沃心之臣其賜
祭益異數云太史既受

詔則退而跪頽謁余銘於戲余則何能銘惟是

簪幘館下雅故從太史游未嘗敢汗漫泚筆非

三又肅公文集卷之十

二十九

粵人大史世有徵焉按狀洪孺人者鄞人封翰

林檢討慕開沈公仁估之妻今翰林編修一貫

之母也父曰洪公母某媼洪公家累千金而有

五女孺人者季也生而敏恪異於諸女公媼鍾

愛之兒時令守管簫惟謹及笄歸沈封君沈封

君之父曰拙菴翁者席世貴富厚而心仁慈務

周人之急嘗服官閭右役康大侵官督租急公

曰吾爲租長奈何貽後租者里人辜乃恣家代

之輸亡何

詔蠲租所輸租無償者家遂因比孺人來視事
中饋則謂封君曰君貧如是奈何以婚歷酒食

耶雖然吾裝猶足賴君無憂乃盡出所資佐急

而身操作前洪公媼始來視女即問婿家業乎

對曰樂終不以貧自言也一日拙菴翁嘗食而

嘆孺人輒退自責以新婦之不幸而慢子翁姑

慰勞之曰非汝以也曰奈何曰翁且嫁女而亡

裝將舊田田成券而翁嘆孺人跪請曰妾聞新

婦入門而嚮產不祥今妾幸新入而令翁有舊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四

田之憂見謂不祥妾請爲大人計而免之會洪

公來孺人因前說曰兒聞新婦入門而嚮產不

祥始大人嘗欲分田予我我固不受今願得受

田之直而具翁所需裝洪公如言歸翁金翁田

貧自是數以泉布遺孺人孺人顧辭多受少曰

女子終安能機利外家以老耶事舅姑如其意

所欲出常左右奉向之一蔬一飯不手出不供

沈謹於喪祭事亡如存遇六親人人有禮意得

其驪極養翁嘗嘆曰自吾得新婦而姻黨益其治家米鹽筐篋犁然有理訓子女如嚴君決疑應變如察吏一日有沈氏族子無賴亡命其父母窘自經死而宗人某者將駕禍封君師從十餘曹白挺來問狀孺人曰彼挾長也而氣慄悍此難與撓乃匿封君他所而身自委蛇前謝曰婦在也翁何爲者因從容爲言經者所繇狀某心折大慙則索酒孺人不與曰翁異日者以好至酒固無俟索今以難請俟他日更請翁飲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斤斤如也念去家遠家人不習耳目聞則易爲教乃時時自爲韻語櫛束訓道之家益肅無譁歲甲戌從封君歸歸踰年而病病可再浹辰而卒卒之日里黨姻族無不畢哀下至輿廝亦爲流涕其中心誠信孚於人也太史與余言孺人故敬祀歸益崇佛持戒所振人于尼甚衆益自初病輒自謂吾天年終矣趣諸子治具而自擇期期至召所與治佛者諸姬來供設齋具舉手作辭狀乃瞑其考終從容如此孺人生正德丁卯九月三十日卒萬曆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壽六十有九五男子一初府學生娶夏氏生泰始縣學生一經娶朱氏繼王氏生女一一貫即太史君王錫爵曰余觀葛覃采蘋諸詩而竊深歎孺人賢也蓋嘗與太史居官比閭而習其家有齊之風云語曰不知其母知其子太史方從容持議論金華濯刺日月此何數陶魚梁柳武昌兩氏事哉而生命輪旋命殂湛恩微畧方進無已時噫有德詞契則天道恢恢矣是可銘銘曰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霞月湖南東標秀氣鍾于沈西蒙祉厚素封
惟祖樹德則隆捐金振難而橐屨空蹶馬鵲起
王饋有倣佐急舅民解紛暴族哲胤蜚聲金華
振翼曰毋遺功格于

帝側象服斯皇沒有加邊曰母善報汪澤世延
丘阜隆盛釁封楚楚形管勒銘永詔來計

明雲南瀾滄衛經歷蕭公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蕭公諱興成字世功別號蕭川與先君同爲懷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四三

士第子既而同游太學相契善余時纔兒子習
見公白晢而頤有風岍君子也而公配顧孺人
隨公京邸中更善余母晚歲孺人好道余母亦
好道其相得益驩而又晚歲孺人與余化女曇
陽相印可則余家與公夫婦祖孫三輩世內世
外皆同志也可無銘按狀蕭氏先爲河南祥符
人有曰益謙者顯于宋其後人從南渡徙黃涇
公父守菴公以馴行享耆壽里中推爲鄉祭酒
公其次子也水顯記更舉恩疾讀不輟弱冠廩

於鄉已而四試不售乃入南太學司成白山偷
公以國士期之公益自奮再仆再起竟不售而
公老矣鬱鬱不得志謁選得廣東南海簿已又
轉浙上虞丞居官廉幹喜直前不避勞怨嘗再
署邑篆非久代去耳而公勤爲十百歲計其嚴
荒堀條蠲賑皆深心遠謀故所至民德之兩任
中如釋郿治之寃爲諸生劉以節營父葬憐貧
民茶朝鬻子償官俸遂捐已俸以還朝子諾如
此善政不可縷數而開上虞夾塘功最著上虞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四四

故有大小兩查湖蘆巖壁諸山水皆委之田
數千頃浸爲潦自公受事開夾塘修八埭以滙
漱衆流而兩湖始安湖旁窪下田皆倍收居民
爲碑頌公願得公爲重令而公且以瀾滄衛經
歷遷矣公乃嘆曰夫吾官如櫪下馬知無千里
之馭所以俛而就此者恐汝汝以負倫先生也
今吾在簿爲簿在丞爲丞委吏乘田可自効止
此耳吾不可以再辱遂解綬歸歸之後而南海
龐侍御惺菴者按兩浙時馳使分俸存公曰君

爲德于南海吾代爲報也而撫公周觀所司下車即問蕭丞何在特親拜其門以勸資者其兄重如此而公所賻資諸生劉以節亦起家御史按徽寧徽寧富人某以事抵獄知公與劉有恩走二百金壽公乞爲居間公謝不納益公之以清白自矢又非獨吏也顧孺人與公同歲十七而嬪始湯性嚴公又嚴孺人委惋寬但不齷齪邊幅而上下皆安之無忤者嘉靖中倭寇作姑老疾不任從公留身侍母而遣孺人行孺人口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學五

于與母婦與姑一身耳先則當其生則何忍獨也性好善盡出簪珥佐公贍貧施藥日若不給少持三官經甚嚴一日感異夢起視所誦經篋完而經已化燼矣因大悟南面再拜曰噫天命之矣道果不在阿堵中也因絕不口誦但默究金剛圓覺及衆同悟真諸經皆得其指歸與人益衆易不爲町畦即嬰孺就與嬉言笑嫗嫗皆得里中兒女會招之鮮不赴者人但怪孺人食少語少而不知其絕聲戒飲久也余母問之孺

人笑曰使吾有擇味者若輩早烹菹蔬食我輩其矣聞者以爲名通其後余母偶以銀笏二饌孺人孺人曰飭者任也吾今乃真住矣遂不復飯日僅以糕餅少許自給計月僅一溢米而色充然最後遇家臺恨相見晚聯榻話數日夕不休語頗秘事具弇州公傳中一日家臺忽自紉一履余愕問此將誰貽曰吾以贈蕭溫行也而余母亦搏膺謂余曰吾早夢蕭溫攝衣而別我嫗得微有恙乎亟遣人偵之則孺人已示微疾矣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二

學三

謂所遣人曰汝主謂我疾耶待我鵲使歸當報汝主有頃鵲果噪孺人起謝鵲且曰汝明日亟來吾行決矣如期果合掌枕右脇而逝四體如兜羅綿益尸解云先是孺人好熏誦公意不謂是俄而公夢兩人持葆蓋東來曰吾奉南嶽夫人詔汝婦蕭夫人公自此始嚴信道果行疾力則孺人陰助焉公生于弘治戊午卒于隆慶庚午享年七十有二孺人生于弘治戊午卒於萬曆丁丑享年八十有二昌龍州學生娶蒲

氏繼娶王氏昌朝江西按察司知事娶曹氏所
昌令祥女女一適太醫院吏目王夢昌並諸人
出孫男六士總舉人娶錢氏士綵娶毛氏昌龍
出士偉太學生娶王氏士佐州庠生娶邵氏士
倫娶張氏昌朝出孫女三曾孫男十曾孫女十
二以萬曆癸巳仲春壬寅日之吉合窆于茜涇
鎮桃源涇之舊塋銘曰

儒不名而吏名生不靈而歿靈蘭福于陽而昭
德于陰予子孫孫時哉永欽

三六肅公文集卷之十

卅七

邵玄沙墓誌銘

自予爲諸生時諸生中有精經術之士三曰陸
先生袞張先生元蒙而其齒曰邠者曰邵先生
升陸先生早卒張邵兩先生皆以歲薦老辛卯
兩先生會予齋中張掀短髯談易義娓娓不可
了邵先生時出一言折之張爲惘然因而旁及
于宇宙內外變化纖縠之事余聽之幾爲忘寢
嗚呼若而人者且相繼老且歿矣豈今天下文
藝貴經術賤而造物者亦因有所軒輊歟吁可

怪也邵先生長余二十年猶記先生壯時名籍
甚後生輩皆執經問疑已漸因漸先生世亦漸疎
之最後篤老中廢戶外屢絕就先生之身范仲
通塞亦多變而余未見先生之有喜愠色也湛
然而已先生絕無世人嗜慾機性獨好經籍
多湛思其所著述雖不盡踵訓詁要不類近人
苟膽口頰以譁衆而止晚歲目朦下簾匡坐氣
息僅屬及叩以各理如屑木縲絲雅自斐然以
是知先生之所自得深也先生與人交心無彼
此身不飽糠粃而喜急人之窮家世業醫幼精

三六肅公文集卷之十

卅八

岐黃家言間試其術沉痾立起常謂余藥功不
過五劑彼言千百劑者實以掩拙即朱彥修浪
得名耳世醫多諱其言故里人于先生且尊且
疑之而諸上官庶得其効多強致先生因而習
先生行誼爭折節下之歛且傲吾州百歲翁毛
公故事以棹模旌先生歿矣嗚呼使先生而不
以醫聞先生不求人知而人亦莫之知矣悲夫
君今之世經明行修無以自表見及其老也子

大夫僅僅以養老之政收之而又卒以嘔嘔
成功豈令甲實然抑有司奉行者之過歟按先
生七世祖良輔良輔子伯俞以醫侍藝祖其征
歿于燕而伯俞子敬南以母老乞歸并馳父喪
還葬占籍常熟之沙溪里沙溪是以有邵邵之
系實出召康公至宋康節先生有道德弗仕先
生殆似之然康節累徵不起身沉名飛塵幾享
肥遯之利至如先生其節苦矣雖然在先生則
甘何憾焉先生所著南華經解老莊彙詮所詮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四九

次醫學綱目十二經發揮東垣十書且行世多
而春秋通議詩序解願所自詭爲一家言者猶
未刻藏于家先生卒于戊戌年七月廿四日距
生之年得年八十有九配呂氏先先生三十四
年卒先生遂不娶終其身今子鑄孫祖雍奉公
葬于沙溪里先生之次故爲之銘銘曰
先生之道晦而反以藝名其晦者時不晦者經
經術世經世重而吾乃以定先生貴賤之評矣
誥封中憲大夫虞陽孫公暨配恭人吳氏

合葬墓誌銘

虞陽孫公有子文龍爲承天守治行甚高念父
老棄官歸士女攀車臺使有拂者下卒不顧
既還于舍會

思誥亦以時至太守跪進章服其纓冠牛麋衣
疾太守躬侍床第聞得握手以訣湯藥含殮首
無憾里人更相嘆息不羨公生爲太守父而羨
公之死有歸太守子也公諱忠別號虞陽往與
予後先游州庠名亦遞相甲乙公深沉讀書貢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五十一

于廷不仕教子成進士封中憲大夫予晚而好
賢甚思得守經據古如公者相與引釋疑義叙
述往初而公杜門不恒出問出一綴接篤慎蘭
素懷悛粥粥如也公少貧與父同作苦儒賈雜
奉而文學益嫻家無藏書多借讀輟能覆誦之
從常熟試童子科不利更就州試瞰隣百里間
雨雪掬面遺履泥淖中有上無下公不爲動久
之補州諸生少耕吳翁心偉之妻以女即太守
誥贈恭人者也太守方在抱病剝炊糜哺之會

僦屋無所償限錢主人撒尾去飄塵墮塵人
覆以蓋突烟熏涕淚蒸熱不及倒兒啼公大笑曰
若已歲惡米價翔踊恭人從屑麥上蒸梁以迄
兩尊人釜空受受有聲恭人忍飢終不言恐妨
公心公晝夜讀益力雞三號而後寢冬擁絮夏
納足堯中葦蕭麥蓼取足卧起所居厓二三折
足胡床而已公博綜異書手著輯錄積至數百
卷貫串古今如百川之委九衢之市學者莫能
難之遠近爭禮爲弟子師公得修脯治其羸餘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五十一

分授兄弟及女兄弟旁視恭人無幾微見顏色
恭人日課藏獲耕石田數畝戰身機行間以佐
公讀家雖貧公未嘗聞愁嘆聲其後弟子躡高
等登顯仕或知名四方而公蹭蹬不偶如故恭
人指太守慰公曰不有孺子在乎公抱太守置
之膝口授書義咲曰我兩人非獨父子實師弟
也凡二十年而太守學成又歷官十年而太守
政成公病且老卒死於孝子廉吏手中公復何
憾哉大抵父母之愛其子者盼盼以名位相謀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五十二

辭家求仕持踵而視之曰必且無返自昔不獲
從則好語寄之曰幸善飯無以老人爲念然而
陟岵瞻雲潛焉出涕父子之情深矣此里人所
以不羨公之生爲太守父而羨公之死有歸太
守子也公事親孝居喪不愧儒者處家恭儉好
禮以請托報調爲可耻不喜樵駟從飾冠劍爲
貴人容更不喜人鮮怒好食及博蒲六博之戲
見輒障面去少年皆憚公遠之已心服公長者
又率來親近公公嘗試南都同舍生病屬公市
關節可分金五伯公指長江爲誓病者懾服不
敢出口居家奔婦來挑公公堅拒不納婦慚去
其冥行不苟如此公高祖道昂居常執道昂生
愛閑愛閑生敬閑敬閑生思椿思椿舉丈夫子
五公最長公以嘉靖辛卯生萬曆癸卯卒恭人
以嘉靖庚寅生萬曆庚辰卒子即文龍婦顧氏
諱封恭人次子文才娶凌氏出孫一學仁府庠
生予嘗嘆漢儒者經行可觀天子不難畏蒲駕
駟以徵之甚則召入東觀少府爵以通侯爲太

子師傳至唐而備衛少絀此禮遂廢宋有
復先生讀書泰山中范文正富鄭公薦之遂以
顯名及病時天子又以韓魏公言選書吏給筆
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以虞陽經明行修其品豈
在漢儒下公生不逢時予又不能如韓范諸公
待孫先生故事心嘗以此愧公公不予責也藉
手後死以報地下者幸有墓中之石在墓在芝
塘鎮北吳塘渚之原恭人附焉銘曰

芝塘封穹若屋紫微垣龍蛇伏軋負首巽律足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墓誌

閔千秋瘞雙玉吾銘君代推數名儒墓過者肅
後祿崇視宰木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琢
巷馮公墓誌銘

萬曆壬寅月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
乞歸至十有五既上不許三輔臣助爲請不報
癸卯三日公薨
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計聞哀焉爲
加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歸

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阡先是公將薨呼其同里
吉士公君雍而屬之曰子爲我狀誌墓必太倉
王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月有寄公手書數行
與余訣者則屬續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事業
滿天下何待余知惟公則實知余余雖耄不文
其恐辭馮之先本臨胸人徙實遼左公曾祖憲
副公某始復而土憲副公有子四人皆舉制科
公祖爲行人公惟重早卒行人公子參政公子
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也公母宋夫人姪公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墓誌

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戶自名韓琦
遂以名公公勿頽絕人而嗜學甚苦常翳燈帷
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母知年若干舉山東鄉試
丁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
已卯授翰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
典尋授中貴人書壬午冊封代藩時參政公備
兵雲中公頒冊竟服上使承拜舞庭下人皆榮
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戌同考會試尋編纂六
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大明會典成陞侍講賜

銀幣拿文臣語勅以爾雅擅一時戊子主考湖廣已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私計謂講臣與

上日隔徒屑屑守訓詁無爲也稍証引古今政治得失莫有所感動陸右春坊右諭德辛卯主考順天公兩王試事繕校無所避兩解首得之慶卷中皆海內名士所發兼具官府大計劃至而有深憂讀者始以王佐期公壬辰主武舉會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至五

泰政公以盈滿爲念遽乞致仕公隨請覲省

上賜以白金文綺命乘傳歸歸而晨夕參政公側洗膳上壽即有司干旋及門不數數見也假滿更欲移病不許予寬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以公望重越資次推公假又滿適

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陞禮部右侍郎而參政公病戒不以聞于公比公聞疾且革免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參

政公于牀下泣致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常謂人生平榮遇偶爾惟是三日足當百年追惟主恩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已亥以原官充王際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優游養望而已公獨慨然以人材爲已任太宰李公折行輩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槩不復省畫諾而已一時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千壁以次推補即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杜焉辛丑草計吏條教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至五

極詳而嚴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款無槩署跡弛者爲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譴之旋主考會試時公初罷計德甚然卷必竟閱覽者不得奉文體爲之一變無何文選郎中以推欽降官解

上怒以太宰具謝罪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慎報可十年以來

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已是時稅使橫甚頗侵黷樞權孫朝誣奏撫臣魏公

允貞公疏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知縣章
董當調高案薦布政使某等可巡撫公力言
其不可乃已李鳳請為參隨官入贊加銜公為
移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倚公而振是秋三品
考滿贈封廢子如制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教
習庶吉士旬日冊立詔下而公拜禮部尚書先
是公請建儲止鑲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吝贊官
庭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士大夫咸欣
欣慶其遭焉追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五十五

禮為重不可與爭時公第戶部君璆已輦遼餉
四萬出都矣即追還給司設而冊立行踰月

皇太子冠上

慈寧皇太后徽號明年

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封三代皆尚書學
士而公體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薨于官計公
在禮部無幾何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疏皆手
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類仍請急罷鑲稅撤中
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畏者易其中尤無良

者語皆絕痛又請廣厲學官嚴禁異說列十五
款以正士趨修同姓諸王表月朔揭某府某司
應得之序以格額外之微請者秦王由中書選
國統令甲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
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公執謂此
濫端不可啟屢奉旨趣議報終持不上有中使
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

上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借如此

壬寅歲暮猶手條上四方災異陳弭救之策凡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五十六

數千言病且歿命家人補綴舊牘上之比于尸
諫即奄忽中與寮友見季相決絕語惟報國之
為惓惓焉竟以是歿矣悲夫公學以經世為主
不喜為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二辛壬間有
議開五臺鑲稅濟邊者公遺書彼中撫臣云鑄
利甚細而開鑿巨舉必自內啟後數年鑄使果
大擾寧夏亂卒誼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
輕決河水苟善用間賊黨行自潰後果如公言
他策東倭之不果就封楊首之必以兵克皆驗

而至其論虜則謂款不可驟罷宜以羈縻修戰具征東事竣則謂當以倭通諭將士功不可更苛求其持論平又如此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抵直如貫澁而溫達如陸贄而約略如蘇軾而異深語欲涕微言可思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上善機連引端類輒一而勸百雖造膝未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蓋臣良幸必有取以爲法者見朝士好諍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猜矣安能禁上猶公事以國論衰之其私嫌則密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五十九

譬解苦口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仇有黨而公獨以中立稱猶記余在事時公數密規余過退而無後言即泰交疏小酬酢心其端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爲朋友補過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事當先急公而後私事君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寬一分即有一分之益爲一事即有一事之功識者以爲知言公內行純至事母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教兼疾革時曰吾不沒于婦人迄手屬珂啟手足焉

惠施宗黨斥傳之半置義田義學爲立族勸諭葛太史妻子之託所以恤嫠教孤無遺力爲公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者尤喜獎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津常不去口其家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密爲營救甚力令得不戾甲午青大饑爲出粟里中賴存活者甚衆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歸且人賦以道里費青民至今多有尸祝公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六十

此于公爲細行然可書嘗私按公始末負朝望甚蚤遇主知甚深然甚蚤則才太盡甚深則語太盡亮公所以有聽有阻焦神敏形而中道天者倘謂是也或曰公器局膽智大約如韓公而文未過之以過之故年位稍不及嗚呼人耶天耶吾以慨世焉公文集若干卷自有知者其詩以情真爲宗次傳聲調長篇感激沉壯類老杜五七言律和雅會心絕不如近時名家以浮音充飾自喜所著書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

大政記唐詩類韻藏于家公諱琦字用韞生于
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癸卯三
月初三日得年四十有大配太醫院醫士姜嵐
女封夫人男三長士杰次士楷次士渠皆以公
彥爲國子生銘曰

顯顯馮公六德純備耦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陞
不親如隔重淵遇公則合行方道園物情求多
人惡其上遇公則降事任名讓水火構闢身爲
鼎鑪七調其間化爲和美此徑彼塗弗避弗就

三才圖會卷之十

卷之十

中衛而趨萬術來奏稟誠秉忠志在贊廟乞司
厥成冊典斯秩先雲而雨不汲自泉終畜其膏
未沛埴埴福惟王明齊乃邦國于公可輕委命
盡職旂旄來歸賁此瑳瑳寃鬼不化顧瞻
帝京曰惟主恩未報以夙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光祿大夫徐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寧侯王錫爵

尚實司司丞

孫男時敷校梓

誥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

考愛荆府君行實

嗚呼不孝尚忍狀吾府君哉憶曩者乙丑府君五十不孝以冊封便道觴於家府君召賓客爲引酌加滿喜見眉睫旣戾寅不孝由詹事擢貳宗伯方以江陵奪情之故疏請原官省親而冊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爵弟自河南移疾歸府君迎謂曰老人尚健嗽汝歸何爲雖然骨肉團圞致足樂也蓋父子兄弟避仇海上若而年得以七箸之餘少恬百年栩栩之適而今竟何如哉用是痛心疾首堅辭新命僅偷一息不死拮据草土以冀大事而能令死者生生者不死則惟墓中之片石在故敢披瀝具草以待立言君子抹擇焉王之先裔出太原自嘉定之南鄉寺溝割而係太倉籍遂爲州人而始祖有諱者起家蕭田縣丞以廉惠稱

蕭田丞子侃侃生自然公銳自然公仲子曰友荆公宏衷有才器能積纖累微起家至圻素封而以長者稱里中娶徐淑人而生愛荆公是爲府君富姬時友荆公嘗夢一岐角鹿負圖籙入室其夕府君生遂名之曰夢祥及長而字奇徵志夢也府君在櫪祿俸皆異常兒六七歲則以警穎善謂聞里中老儒張偉先生置之膝而屬以對其語奇張先生曰是非凡兒也強爲我弟子我終當食而力及長遂受張先生經而當是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時海濱之王皆饒樂以漁獵自娛府君獨喜爲制科文辭讀書往往至丙夜十六試有司以異等補州諸生尋奉例入太學有聲嘗一再就省試不利然時人固以科甲目屬之而未幾大父友荆公之難起隣有王永者與大父諱謗音聲同御史以名捕王永故匿不出而陰行賂捕者使更捕大父以自脫大父出對簿則所坐皆胥受賄鬻獄事大父自度無有也顧卒迫不知所置對而獄益急時府君少不習訟事強自力代

詠言父子世農業未嘗爲里胥爲里胥者王永
所受請皆有主名御史乃更捕王永承急則据
據公他事冀以兩解而里讐交關其門欲開
之不决者數年而御史爲閩人舒汀者威嚴甚
府君趨與我母吳淑人之弟謀乃相扶携趨御
史于毘陵雲間白冤狀一日夜步往迓三百里
足蹀血流濡纒我母親爲浣濯烹伏雞并菰蒲
以進府君饑甚食將下咽忽吐而大慟曰我父
今何所而我耳此味邪我母亦相對泣遂覆羹
三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三

生悉府君父子事作代父辯冤錄而大父亦時
時謂府君吾業已五十餘其前我而身也自是
以後則我而身也府君旣以家難弗獲竟儒術
然寬博有智度長可七尺廣額豐頤修眉美髯
望之燁然如神人錫爵年十二試于提學馮御
史天馭馮公置榻前手摩其頂已指其敝屣戲
曰若父貧邪有子如此而靳一幅帛邪已顧侍
立者宜典方令吾失言是兒非統袴家物迺父
當亦奇士錫爵入學官餽於官而家弟鼎爵亦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四

時訟久不解力日薄而吾母棉裝以資大父府
君方橐餽入侍見他囚寒餒甚因更出其私錢
衣食之說曰吾答家公有不忍色爲之行意耳
非以吾市德也自大父就逮府君無日不搏額
叩神求援一夕假寐有若神告者曰必藉汝王
氏祖而解府君覺不知所謂俄有馳郵報者曰
按君爲登州王御史言府君悟以語我母曰神
稱王氏祖者非王君耶急投牒王御史稱冤憐
而下之理官立辯里人陸司諭之喪時猶爲諸

漸振府君得從客家東爲德於鄉矣蓋府君生
而汝徐淑人見背後母陳淑人有子曰光祿公
慶臣小子錫爵十歲陳淑人不能無移意然府
君所以事之益恭謹雖燕見必修色而進之退
而所以撫光祿公如爵也爵兄弟每就試府君
必攜以行僦舍擇僻而遠驚者與同臥起小出
則錫其戶壯母舅吳公笑曰兒子邑邑面牆何
以發文思府君徐曰如舅言日見市曹子鮮衣
怒罵者其文思不當大發邪吳公領笑而已府

君年四十四錫爵應天鄉試第四而大父以老
壽終府君哀毀如孺子治喪焚易戚戚備嘗大
父之疾辛也手爲二產參以授府君及光祿君
府君泣語爵女姑爲我承之吾不忍見也及承
券前謝大父淚交于脛不能出一語大父亦覺
之爲揮涕曰有子如汝復何恨今乃傷汝意者
悔不前焚券也其又二年而錫爵會試第一廷
試第二報者至府君潛然曰痛不令吾父見之
會西堂成榜書益謙見志焉其年授鴻臚寺序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卷十一

五

班不赴又二年鼎爵應鄉薦又一年錫爵以翰
林編修考滿封府君如其官又三年鼎爵會試
第五廷試二甲府君年五十八以登極恩進封
右春坊右諭德六十四以大婚軍恩進封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我母吳淑人亦自
孺人進宜人以有今稱府君二十年間三命至
官臣然衫帶皆故暗襲裘垂垂浣補之跡宛然
監臺昇至不任肩從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爲貴
人也詣于旄至州里必造請府君人人與相經

接甚有禮叩之事卽不應直指某者嘗屏人語
府君賢于始仕寒素先生豈有意乎則有恩室
之某獄在府君拱手曰幸足薪水不敢以私
屈明公三尺王永死其于汝舟來歸罪府君好
謂曰兩欲自解難耳非故相警也吾父幸白而
汝父死何請爲餘悉置不問府君家人男女千
指饒爲之衣食而厲其禁有交關外事者醉與
人鬪爭者折閱市值縉以上者收治亡所縱應
門必擇老幹使伺一切覈則賞掩互與同罰或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卷十一

六

誤收他姓亡奴及盜鬻田宅主人以片紙來立
還之不少靳府君性不愛妄費雖一金行之必
以當而其居簞時屬大侵割其母錢米爲糜粥
州之四門以食饑者又募人收浮尸葬之旣從
張先生遊爲光祿公娶其孫女又命錫爵與其
子元蒙遊緩急贈遺不乏餘姚葉先生兒子日
師也沒且三十年其孤駸而貧一旦窶行來謁
府君閱之爲湯沐酒食厚遺之與約歲必一來
來必以土物厚醑其直而後歸葉氏子以有家

性好花果多手自培溉雖大寒暑亡間佳時出遊虎丘石湖天池諸山水間一再泛錢湖徘徊兩高三竺六橋上下山僧漁父怪其狀偉曠語此豈官人耶府君亟引舟避匿而少亦一從獵得名鷹死之謂人支公有言愛其神雋耳乃說梨園戲復謂人此最瑣瑣亦足以觀成敗見哀樂晚節悉謝絕不復近儵然一榻而已府君雅性不嗜酒留客沃之必使醉往往而夜不示倦色其食兼數人然居常齋肉糲飯得飽爲程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七

遇客則備水陸窮膏腴至罷酒而蒸薦如故既已才我母弟而感其捐家爲已悉中外事委之總大綱而已母舅吳公歿始稍稍經營有數質庫聽其息至久而中耗錫爵以聞府君急收之尚有什一二存府君曰收之其耗露矣不責償且益翫我責之急彼不死水火則桎梏耳姑示不測以空名廉之及府君卒而諸庫窠皆如洗也又遺令毋得問鄉里諸責且析其券以故業漸落不能如大父時府君雖膚脂然骨猶挺勁

立踰時不徙足步履如少年方寢熟而微聞人警歎或履聲卽醒以爲常咸謂府君神氣清淨不百歲不止已涉冬忽屬疾若有滯物伏胸臆間食漸減不能快寢以瘦削爵兄弟憂之甚於國醫靡所不延請籲天禮神無早暮休而竟不効以卒府君且卒意揚揚不亂顧我母吾欲聞金剛經語我母爲誦之且聽且瞑府君以萬曆壬午十月九日卒距其生正德乙亥九月九日得壽六十有八不孝錫爵兄弟慟毀幾死而蘇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八

者數矣早車踵至久之小定乃上疏乞府君祭葬而中有云他人有子或恃祿以養而臣父乃羸糧橐以資臣兄弟之廉他人有子或借交以豪而臣父乃杜門歛跡以教臣兄弟之讓里人頗以爲實錄云故事三品不考滿不得全葬詔特予全葬而

諭祭與前後三告身辭褒煥揚屬卽大臣所不敢望蓋異恩也府君談說多農家晴雨豐荒與鄉前輩故事間一及朝家所以揣摩物情觀析

國是處分荆斷往往破節中窳卽達官老吏不能窮也王元美嘗語不肖矯矯風節則吾子萬事不理舍子專人奚屬使繇甲科當平世何至出弘治間釣陽錢唐下哉直而溫詳而坦剛而毋虐慈而不靡好義而不居其名族幾古之所稱鉅公君子矣不孝兄弟既選地得寺溝口之新阡謀以乙酉之二月初五日葬而請辭于立言君子具草至數行輒哽咽不復能下筆故言不成文伏惟哀而憐之賜之不朽爵兄弟死王丈肅公文集卷十一

九

且不朽

誥封一品太夫人先母吳氏行狀

嗟乎不孝錫爵之可哀也生不能早自決進退以上累老母鞶鞶而南又鞶鞶而北蓋疾痛所從來遠矣賴天之靈與夫

明主之賜得復爲投果之烏鳥日夜專其精神于湯七間而鬼神又奪之矣嗟乎不孝錫爵之可哀也今隙光旣往萬事俱空所庶幾不朽者墓中一片石耳痛念閨闈內行惟子孫之言信

亦惟不孝涕泣中口占造次之言質是庸劣述一二將以丐銘表於里中

大賢君子備揀擇焉先母吳氏以正德九年五月十三日生嘉定之塘南鎮父悅號敬軒母金氏翁爲人豪伉有氣故饒於財然不喜纖音嘗省獨時時褐裘芒屨策款段而游顧見道路有寒人寒士及異鄉流寓之不能歸者立施錢布傾囊無所惜嘗被一吳淞老卒詐失風襪縷詒金一罌或以誚翁翁笑曰我知施德爲子孫冥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冥計耳旣而生母及母舅蒲泉公皆穎秀不凡

尤奇愛母常使掌錢出入擁諸膝間訓以小學孝經及前代名人列女故事爲擇婿里中離輒無當意者一日先大父友荆府君偶獵過其門衣冠古樸聲如洪鐘翁獨視偉之延入與語大雅卽其日命駕偕先大父至家問有子否因出先君見之翁大喜摩其頂曰真吾婿也與金一笏曰卽此定矣未及年會先大母徐氏病甚遂以母歸爲養婦者二年而先大母歿先君貌然

孤也會又遭家難崎嶇震撓幾不能存母內
繼姑外脫簪解珥佐先君學從婢教人皆手教
以刺繡紡織然不免饑寒此其故難言之矣先
伯祖友芝府君與隔垣而居憐愛備至每見必
拱揖致禮間遺飲食數噴噴稱之宗黨間曰如
此賢慧婦必有後福惜乎徐姑命短不享其養
耳時先外祖老而病家亦漸索母以此益窮而
先君會又以家故執掌輒不復應舉既生不孝
兄弟則先伯祖又數數語人吾固朝新婦後福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今左券在此已不孝之生也身冷氣母驚謂
已死有隣姬徐氏者反覆諦視之笑曰此俗名
臥胞生吾能治之當活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
累阿母耳母曰兒苟生何憂於余趨使治之其
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捫其背百餘逾時提下而
醒蓋神術也已如其言不孝果多病六歲中痘
母爲不解衣飲食者數旬嘗下樓謁巫見一白
衣人長丈餘闌立凝視若有所言母驚踣樓下
以爲不祥然不孝竟無恙也從先君入太學踐

舍十廟前時不孝甫四歲苦夜啼雖風雨大寒
中必求宿戶外母患之試使人詐蒙虎皮亦足
而號夜夜爲常迄不能禁忽一夕有真虎自廟
墻東緣脊而來其行甚遲睥睨若欲下瞰若比
舍人俱見之一市盡闕持挺杖逐之邏至西垣
而沒不孝至今能記其狀方額翹尾視常虎也
大而黑無斑有識者言此神帥虎蓋慈母至精
所感云居常愛恣不孝兄弟推并就熱真同掌
珠然比見其稍長能讀書更爲節縮一布裘浣
三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濯數年食止菜鮮先大父嘗指而戲曰古人簞
食肉中嘗着菜今人奢修菜中嘗着肉顏又謂
不孝曰汝母良長前言戲之耳不孝始垂髫入
州庠弱不勝韉母爲製青布履韞鞞黑破敝躡
至督學馮公前馮公歎曰有此寧馨兒而借一
新履天道福謙其可量乎于時先君業奉先大
父指代操家政家稍稍饒給矣而不孝兄弟尋
先後舉進士貤封父母或勸母家豐于貴宜頗
治田園輿服自娛母曰吾豈學田舍嫗得一金

而詔詔形顏色者兩兒宦于京則歲時使人致
資斧爲養廉助且教曰吾平生節縮汝輩衣食
爲今日也慎毋外索不孝謹服而佩之至于今
立朝三十餘年母之私囊盡斥以充官費亦頗
以得廉名嘗歎他人仕者爲子養母而不孝獨
爲母養子寥寥古人懸魚棄鮮而下不多見也
性儉厲勤於內事故先君悉以家付之大而吉
凶喪祭小至筐篚米鹽手經目閱各有緒理間
與談古今事往往臆決片言出人意表楊忠愍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之得罪也先君爲緩食流涕慨然謂兩兒曰忠
臣當如此矣母獨曰不然夫人願爲忠臣置人
主於何地且不聞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先
君首肯久之萬曆某年不孝爲禮部侍郎以親
老請急歸先君意微不悅曰父母健也汝歸何
爲者母曰公不記二十年兵備道前驕過門呼
兒附耳之言乎當時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驢
其上人生待足何時足邪先君大喜爲命酒飲
賜體素羸善病而先君淫頽駛氣冲冲然然母

獨憂之私語兩兒汝父神不副形可寒心盡已
勸之爲齋生計乎未幾先君疾作果不起比三
年次男鼎爵尋歿時母在京邸聞計命具輿歸
而奔州司寇陰以書誠不孝曰尊母素慈而賢
仲死無後今歸見荒帷空館必大感傷吾懼尊
母之不保也慎毋容歸時不孝夫婦業已苦諫
不從三上書乞身送母歸
上復不允乃具白司寇書冀稍寬解母曰汝與
鳳洲爲禪友曾未了生死義諦以兒女子待我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邪比歸則憑棺三號畧處分家事使人謝司寇
司寇大驚復書不孝曰尊母真女中丈夫也不
惟深達禪旨抑可爲肩壽百年之徵居無何以
不孝憂懇懇請復裝至京又三年後歸歸三月
而家耗聞母病瘼寒吃頗思不孝不孝立具疏
陳情三上
上京而許焉晝夜十七日抵家拜母床下母子
相抱持而泣左右亦泣時以爲君臣母子遭際
曠古未見也未幾尋有

詔趣不孝還

朝不孝念母老恐驚而戚匿不使聞已而就
聞外間導遯

朝使聲問爲何事不孝始流涕吐實母曰兒寵

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問里怪人薰灼不

孝謹受教已七上疏

上趣召愈急母又曰匹夫猶不可狃况偃蹇抗

辭

萬乘之前乎負恩不祥墮

三又肅公文集卷十一

命有謫吾滋懼矣不孝謹對曰

天子至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母勿憂

母曰夫幸

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

襖投之不孝前日吾夢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

決於是不孝不得已再出出而會朝論紛紛不

能上下間具以白母母曰兒不欺天不害人信

心委命進退有餘何苦日戚戚爲歲甲午不孝

屬頭風發左目失明母慰曰安知非天之所以

成汝疏比上

明主果惻然憐之

手批第八疏特令奉母還鄉若預知有今日事

者嗟乎爲人臣子得此於

君親宜何如辭快哉既歸及江而病不省人事

者數旬時七月盛暑舉家環泣莫知所爲年忽

強起臥坐曰吾生矣索粥飲之片語家疾愈嫗

族賀者咸以爲天祐非人力云不孝因此亦自

謂大難不死真可百年更爲營板輿游戲之具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上

而不圖其竟止此也天乎痛哉一生奉佛精謹

至老頃誦益勤自創作道冠道服爲圖命工製

之祈寒暑雨私居對親戚未嘗易冠惟孫婦入

門爲就床設錦衣見時病已革矣猶自誦心經

念彌陀佛號不離口屬續之辰呼之不復應獨

念佛五十餘聲顧見孫衛在前第連呼秀才者

三益傷其未遇也自外一無所言側身微笑而

瞑時萬曆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也享年正八十

矣賀者在堂早者在途天平痛哉屈指生前與

先君並受封者三先以編修封孺人再以論德封宜人又再以次男鼎爵員外郎仍封宜人又再以不孝詹事封淑人比先君見背而以不孝閣衙贈官母得從封者二先以太子少傅封太夫人再以太子太保封一品太夫人歿後上仍爲敝格追卹與先君並祭加四壇闕塋遣官又

特賜金幣布鈔以彰母恩煌煌異數越今軼古而痛乎朽骨不能再榮已追惟老氏三寶曰慈日儉日不敢爲天下先母蓋服之終身先君亡第所遺貲半以施于貧親友諸婿家而身自御故敝百結衣朱氏婦知其性弗恬華綺爲擇溫輒便體者進之然十不一二受或受而積藏之或湯滅不復省或轉以充施含歛之後試檢視之惟受封翟冠霞佩故在而歲未嘗一御也子孫既貴日以盛清爲憂禁賤儉如肅如朝典人謂先君盛德內助有力焉不孝之病也恨時母憂每旦強扶見母母必問夜來可痛乎寢安席

宜人行狀

乎惟前三四日不復聞蓋不孝始終以病累母如徐嫗之言今母亡而不孝不能從矣天乎痛哉餘生幾何恐更以暴露日久天壤萬世之罪人是用卜期某月某日得葬於先君洋子涇之新阡先期列狀如左伏惟揀而賜之一言允慈死且不朽不孝亦死不朽

先弟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家駁暨婦莊

余第及婦之沒也十三年所矣今歲乙未合葬先考官保公暨先妣太夫人乃獲舉第與婦之樞葬于洋子涇之新阡不肖錫爵老且病愁痛昏眊往事百不記一旦生平與弟宦跡強半相左而第復性挹損雅不喜自暴揚追泯而又不敢徵之僕妾之口以爲死者盡所可狀者其大都而已按吾王氏望爲太原自嘉定割隸太倉有莆田縣丞諱諒活庵八常自謂後世當有與者自莆田公再傳爲皇曾祖考自然公諱鑑三傳爲皇祖考友荆公諱湧以幹局起家雖

里中然里中人以長者稱之友荆公長子卽空
皇考愛荆公諱夢祥累封至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婦卽吾母吳氏
累封一品太夫人太夫人歸三年而生不肖錫
爵又二年生第弟幼而沉穎不好兒弄九歲戲
爲古文詞有警語親友多奇之十四歲補博士
第子試輒不利曩奇第者且目攝之曰是兒非
少時了了者邪弟聞而志鑢礪甚苦又試又不
利而不肖以戊午舉於鄉先考憐第弱爲入貲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補太學生而呼語之曰汝兄幸成立兒不憂門
戶矣何硃硃自苦爲第直視而應曰唯歸而讀
益疾力至嘔血不衰止每讀書一篇粘置几上
不五百過不易夜必鷄鳴始就枕其專勤如此
甲子舉于鄉乙丑不第歸讀益力戊辰舉禮部
第五人試于廷少師華亭徐公手第卷摩安不
置曰更千百卷安所得此識學兼茂者願以語
太直疑未可奉專對抑置二甲第九名而諸公
意殊恨以爲是不足當弟欲羅致之館中使不

肖論意第弟謝不敏時國中洪芳洲侍郎尤愛
第自詭力能道地得高選强第入試第終不肯
强之再三至謝病乃已選刑部主事窮晝夜讀
律手爲批註至乙如曩業舉于時會當奏議太
司寇楊襄敏公諭第神懷明審專屬訊獄平反
死四十餘人壬申遷禮部主事最號精謹執法
俄不肖進爲禮部侍郎故事兄弟不同署例當
改官少子屬磐張公終以前館選事重第謂第
且無動當以尚璽丞相處而第謝曰某非不知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公意厚且某亦非願舍兄而南也終不可以某
故敬倖階固請南乃改爲南驛封郎中南中閒
無事遂得以其閒游涉山水近畿四十里名巖
勝剎無不探者常御籃輿小吏兩人負襆被看
觴以從與至卽橫飲放吟或草山僧剝野栗共
飽倦則藉茅而臥然吏鵠立竟日終不敢踰倚
以第平時無所借詞色也第簡峭不務結內賢
豪長者顧以意氣歸之其所最善者今相國徽
州許公豫章張公四明沈公中丞月峰孫公崑

嚴鄭公等不下數十人其在南中與豫章公尤
習會江陵以奪情事斷豫章公屬意南考功某
第與考功善刺知中指力解之考功即感額不
對一日忽報曰解矣幸不及黜第不領面唾以
書貽不肖謂宵人革漸市權事當有變自此遂
有歸志矣庚辰年陞河南提學副使不欲就先
考強之出不數月聞不肖予告歸省遂亟移病
歸撫按飛檄督之不及其所試雖僅三郡而約
束精詳每卷必經三復乃定試序故人人心折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

其所蘭拔慮無不頽脫者余家故有宅兩區第
自河南歸始析而居東第戀戀父母不忍去先
考強遣之則辰出酉歸以爲常不肖與第日侍
先考灌園蒔藥出則奉几杖盤盂以從父醉子
伏兄飲第滌與與然樂也無何而先考病作第
正焦迫中婦莊宜人暴厲不起甫十日而惟先
考之變第痛不自禁神形纍然病遂從此始矣
居苦次粥餽不時進顧數數微睨不肖不肖一
粥第亦一粥不肖爲之強加餐焉第素無子連

得二子不周歲相繼殤第益醋毒不自門中
冬忽冒眩仆地有頃蘇然自後遂患膈膈其明
年春舉先考喪事第復哭踊如初喪而殯乃愈
痼矣是年四月不肖奉

詔北上第爲扶病送不肖江口流涕近瀾懼傷
母兄心泣下且飲人或疑第以疾爲諱而不知
第意之有所爲也別後第病日進尤手勒百千
言寄不肖皆天下大計數行後顛斜黜不成字
不肖且讀且泣手以示先妣曰第能作如許書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

精神固自王也然心實大憂之至十月而兄衡
書至則果得第計矣其明年先妣歸視第喪又
兩年不肖以省母歸始獲一撫第棺而哭之則
遺書敝履狼籍在笥屋園且拉擲就盡不肖目
替心痛而不忍治也嗚呼傷哉第天性孝友善
伺父母顏色務迎合其意志事兄嫂至恭不肖
僅一子衡以第愛之甚游宦不將自隨輒付叔
使教之兄弟間以道義相切磨或見小左輒爭
之至苦甚或有不能受者事過思之未嘗不俯

服焉第與不肖臭味畧同所不同者不肖木強不諧俗而第僂僂和謹雅得入歡心不肖性嚴冷無一切遊觀之好而第頗自夷猶於歌壇酒社間落落無忤色故與第交者或見謂慎密或見謂散朗而其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介視錫爵有過無不及者人或未之知也平生無少年之過其計偕過新城逆旅主人有處女聞貴客至嚴飾出肅容第亟趨避之竟夕不復入其介疾類此少尚儉素既貴乃彌自約布衣草屨凝塵滿席湛如也然性惻怛遇人迫窮時輒賑予無美凶歲出桴車數百施人故沒之日知不知皆爲惋惜而孤兒婆婦哭之尤哀云第自總角至通籍每旦刻若自課夜斫若有常程夜則讀書伊吾聲出牆外非漏午不已蓋四十年如一日遇事務詳諦不輕發發則擊擊馳驅靡不中節者嘗登故人某惜第歷任閭曹不盡展其用不肖人都之歲欲以近地補第官不肖以第意固止之無何竟死使以第之氣格任大事臨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

大節剛明強毅何詎不如古人而今竟死矣而徒使不肖狼狽出山虛歷歲月吟吟然無所救過而歸此不肖之不幸而亦所深爲第惜者也婦莊氏以第禮部郎考滿封宜人本嘉定名族白水知縣璫女年十四白水公卒歸于余家舉止端審如成人先妣莊時標家政嚴宜入或偶得呵讓郎長跪以謝顏色愈和下至小姑侍鬟無不降心相煦嫺者故先妣卒憐愛之初患無子年未三十爲第納婢察第性嚴重則爲多方調合之迨第四十則側室有人五焉中歲病廢行必以兩女奴掖然其庇歸家政甚察即細而調膺烹飪之宜供舅姑與賓客者非平劑而口嘗之不出也與妯娌嫻戚皆盡驩有謂無弗應者而獨嚴拒莊氏曰吾爲王氏守財即一錢非莊氏有也故弟與宜人終始相莊無間言其死也第哭之慟絕幾不欲獨生嗟乎若第夫婦者深中隱厚薄取而厚施是宜食後祿而今皆中道以天子又殤死天之報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

施善人何如哉卽吾祖莆田公活七人食之
嘗吾弟活人多而壽止此此又何以也
僻每盛濯則淫淫不自止與人立惟恐其
聞好潔者多無子桃李實而蘭菊華之亦有謂
歎嗚呼豈可問哉弟諱鼎爵字家馭別號和石
生于嘉靖十五年卒于萬曆十三年享年五十
莊宜人生于嘉靖十三年卒于萬曆十年享年
四十七先妣丙戌歲歸命不肖次孫康虞爲弟
獨兒衛後又死復命季孫贊虞嗣之嗟乎第夫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婦所爲拮据夙夜纖勤絲累以自樹立者既已
化爲浮雲冷風其冤魄所棲托而名蹟所附離
獨此一片石耳苟汶汶不爲表于死者死矣卽
不肖何以見死者是用披淚敘次梗槩乞銘若
傳於名公大人惟矜憐而幸許之

祐山馮公行狀

祐山馮公卒之明年其子恭政君敏功委書至
京師將乞銘于少師徐公而見屬余爲狀余辱
與恭政君同舉士戊進士於公爲通家子而公

故嘗守余州有惠政余不狀公誰則當狀公公
諱汝弼字惟良祐山其號世居海鹽之大易里
國初析隸平湖遂爲平湖人七世祖顯五公以
農業起家是生珍珍生玉禹玉禹生宗衍宗衍
生澄澄生居易翁保舉成化癸卯鄉試教諭垣
曲館陶遷知遂平三任皆祀名宦卒祀鄉賢配
胡氏實生公公幼孝慧六歲從居易翁于遂平
會流氓犯境邑無外垣居易翁匿母夫人及公
山中而身居中焉巷戰計賊知有備焚闔門去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或傳翁已遇害衆洶洶挾公上馬公坐自若折
其心曰我心不跳何父無恙也已而果然比長
娶婦恭人時居易翁解官歸貧甚公遂發憤折
節讀諸書每夜一燈挂壁凭几伊吾恭人則倚
几理麻泉供麥飯以爲常不知貧也是時公所
以奉居易翁者雖菽水然能得其歡心亦不令
翁知貧也翁卒公傾貲營葬蔚然如達官儀或
謂公貧家宜稍爲子孫計惜公曰家業可再聚
親喪豈可有悔哉服闋舉于鄉壬辰成進士授

行人乙未選爲工科給事中奉

命監督光祿寺及盛甲廠錢穀器械出納必公
疏劾巨璫張時等數十人下獄中官肅然時汪
太宰鉉憑寵驕甚諸言官交章論之不能去最
後公疏上語尤切直

世廟震怒留中五日不報已有

旨遂汪而并逐諸言官公坐出爲潛山丞至則
臺使以客待之不敢煩以事公曰奈何余負
丞乃一切破厓斲奔走奉職如真丞胥吏抱案

王又庸公文集

卷十一

一

立決事於前銖黍之奸摘發如神尤加意刑獄
有重囚以他事羅織罪當死公疑之禱于神感
夢覆獄果得其寃狀立釋之潛舊無志公稽與
章劾情實手爲撰志丁酉遷常熟令瀕行例有
公贖公留之學宮買田四十畝潛人爲碑紀其
事時常熟大水民至以役爲舍公入境首問疾
苦惻然哀之計待報發倉緩不及事乃便宜出
糜穀萬斛以賑飢者而刷庫金數千代上供先
發後報督儲歐陽中丞初甚駭之公具言狀更

大嘆實築堤於華蕩口及釣鮮閘於海上以捍

水患民至今便之邑額糧歲四十八萬飛詭隱
耗不可究詰顧文康公奏請均丈三年未就公
爲設法先會鄰邑畫界乃照鄉都里甲立旗標
疏軍田寬蕩總丈而會除之三月事竣細相
合漏詭一清然竟以是爲同列所忌御史入其
議論調餘干令餘干適當大堤冊又多虛糧公
手自披籍勘校戶總合甲甲合區區合縣凡有
推無收析多摠少者悉按法改正監司頒其式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二

於通省遵行之邑北有黃圻卑密適鄰湖乃盜
盜出沒之所家置十漿船鼓行如飛追捕不及
當道患之公曰是在法其爲患之具耳下令居
民凡有十漿船者即爲盜無者爲良民鄰甲不
舉連坐舊有而今嚴去勿論不數日皆爲農船
監司嘗徵公詰盜七十餘入其二入未服公不
勝論報或謂公七十人者既無辭矣何重疑二
太公曰人命至重母敢不慎更白二人故事邑
吏與僕客皆臨期括其書以行公令官自造船

二十艘待客費取之馬價其餘不煩民勞郭選知太倉太倉公私供應舊取辦于里役所用不貲及給價時非額支者不登籍里役不能給更用老人爲名而實簡富民充之謂之買當月輪二人往往破家公至則節約官用量出入爲籍今里役按籍支價而罷富民買當者蘇州之大盜曰王老三嘯聚數千人出入江海督撫以屬公公請毋拘文法乃縱一死囚潛釣其黨衆執之已而又有假老三耆復聚衆于餘公哨得其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元

官所至喜樂進後學歸田之後復令子起與諸髦會藝于聚樂堂中邑里彬彬興起焉嘗謂史書係百代興亡成法具在乃取古今大綱附以已意作史案數十篇又纂革除死事諸臣族氏集所不及者合爲備遺三錄行于世公雖官不遂其經畫注措緒餘乃時時効之一鄉癸丑倭寇初發公言于督撫王忠質公首發官帑築平湖城身自執工爲邑人見鄰邑之未城也以爲厲已城垂成而寇至乃與諸大姓畫地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十

塘半圯以路出平湖而籍隸嘉興莫爲修築公
聞之積工鳩葺凡築土堰石堰十有五岸梁斷
絕皆爲創建新舊木石橋至三十二仍爲之記
曰爲吾子孫者稍有餘力當世世葺之其存恤
民隱可謂勤矣公年餘七旬每歲當春秋之分
書星出丙入丁之次與同邑百歲者一人逾九
十者三人逾八十七十者各十二人舉高年會
叅政君以轉官歸省命具冠裳侍饌而諸子孫
奉廩帛致諸老家又賦詩爲贈一時傳爲盛事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十一

如是者又八九年而公卒蓋萬曆丁丑秋七月
之望也距生弘治己未壽七十有九耳公天性
友愛隣伯兄貧迎養以居者三十年仲兄季兄
及弟姪皆給田歲收以爲常業又計月供廩計
時饌衣而族之諸子若孫農者與之田商者與
之貨學者與之館穀無居者與之室廬婚者喪
者與之成禮外親昆弟皆以次周給歲歲弗替
尤篤于故舊少與杭士李士龍善李早世公撫
其遺孤希白如子同年王翰林梅故八王龍卒

四十年吳歲贈其家以衣廩姚氏子喪父淵家
不與婚流落爲丐易新衣具禮躬送之業師丁
邑母歿無後三喪不舉公親爲營域志墓其餘
親舊由公得就室家舉喪葬者若干人其以行
人使歸也時華亭馮侍御恩以言事逮繫
上怒巨湖公携其家入都或謂公危之公毅然
曰彼爲忠臣吾何懼爲忠臣黨乎比侍御母夫
人上書頌冤

世廟優之得末減公力居多焉配屠氏封孺人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十二

累贈恭人太保康僖公之侄女先三十年卒葬
于王谷山淑德懿行具太常少卿錢海石公薇
所撰志中茲將以已卯二月九日啓窆合葬繼
室徐氏累贈恭人先公十八年卒亦附管左云
屠恭人生子男三長即叅政敏功次敏勛次敏
効夫以公生平行業如此處榮月旦出炳丹青
子孫戴其德特盈引長亦且蒸蒸未艾少師公
採謠按譜已足表見大都而余小子猥綴細微
冀以培塿佐高平泰山固非其分抑操筆長者

之前措事不敢不核論人不敢不公是則或有
取焉爾矣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相識爾矣

之南註非不煩不辭爾人不煩不食其詞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蘇文公保舉李泰部尚書建康李圭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傅時繁校梓

祭吳惠麓文

益友惟何直諫爲先鏡人則明勝已則賢箴頑
砭愚磨鈍攻堅肝膽之合形骸可捐末世道浮
微貌逐言市心而儒婦女而弁熟軟脫襪以勢
爲權其心多方其道屢遷骨不古處而是談說
惟余與君鄉書後先一日之契以要百年義取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金斷交始茹違余惟懇愚強直自遂公亦坦衷
無有阿比二人同行薑桂一罷問言則對以莫
不既余也通籍公猶陸沉被褐懷玉其德惜惜
引車自匿以避冠者顧數過予曰子素心動引
古昔以相訓歲酒酣氣振燈青語深機羅百代
得失之林嘯咏自得涕淚不禁公車壯年終窘
跼步爲郎長安余適當路過而太息囑余好作
衡羅懸掛不殊往素見責以難相寬以恕陰察
才實不敏是助以諷以行庶幾寡過今之東歸

公出守藩金王之音遠而彌敦心之精微不在
寒暄何當車馬貴我丘園余出公走兩非所擬
初疑非是計傳于邸伯牙較絃終始盡矣憶昔
坐中詫子長生其腹便便叩之鏗鏗憐予善病
教以法程仰托歲寒以酬始盟松柏之質先蒲
獨零天不可問人乎何管爾無恒化我豈失聲
緬懷道義有孚者情豈無他人不如弟兄感彼
黃鳥有響其鳴

祭劉和字文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壁緯西明是生異才武庫森羅文峯崔巍天潢
倒奔采虹揚輝弱冠詞林久侍講幃咳吐金華
光芒紫微慶雲在天誰不仰而彼何人斯爲君
是非余之知君二十餘年溫溫恭人終始不遷
才高而府位進而連襲立馳行屏足東肩立必
讓左行必讓先施於儔輩不避有愆介守似方
盤辟似圓其德深深其容便便泓渟汪洋無得
相焉余曰試哉以質同里山陰相君實君敬事
有輝薦書曰都御史不知其人視兩君于曾是

公評不勝衆毀尚藉微書宛其死矣蓋棺之
亦復何爾人生實難適時爲賢古人偃倭是保
爾體今人揚揚鄙爲杯棬古人專緊道在不言
今人噬豎請同寒蟬口哆目張波瀾沸然人之
所畏不飾而妍君胡不能其亦愚焉身名浮雲
如駒過隙一人知己青蠅可容所愛斯人中壽
未將別來數載或兆熊祥請卹之疏何屬季方
憂心冲冲墮淚琅琅天道福諫尚不可量况茲
橫目能無短長

請公文集

卷十一

三

祭潘省菴文

邑有有道曰惟先生智圓行方志晦節明導之
鶴和執以矩繩于于我義誦亭亭惟酒亦德
人醉我醒局觀章縫上建冠紳何勢與位降心
相承讓席讓步問禮問名側弁短衣望而屏營
畏我彥方如被嚴刑展如之人卓矣大雅時衰
吟徂麟鳳在野三代憂樂莫彼牖下庶幾鄉閭
式茲訖治竟不恕道誰爲來者經師易得人師
難逢豈無桃李陵訖官三吳董平亦惠我蒙

斷斷一節可以知公惟余不佞踴躍流俗
相得如驂附服窅其死矣使我道獨斯人之慟
豈惟交宿後進式公于彼墓木嗚呼哀哉

祭姜鳳阿文

維老成人爲世典刑海內望公獨如晨星衣被
五常黼黻六經洙泗爲奧濂洛爲窟若輩滿車
以啓惺惺西自流沙東暨滄溟家藏其言是則
是聽斯文不亡公其作屏胡不恕道流歸漠漠
嗚呼哀哉公爲詞臣警筆雍雍謨諝之文典雅

請公文集

卷十一

四

春容譬之八音大呂黃鍾賈誼在外不爲儒宗

公於多士以陶以鎔桓譚在內不爲儒吏公在
方岳有威有惠侃侃納言彬彬辟雍乃司邦教
爰作秩宗直道既章嘉謨以庸邁逐初服繕性
保冲出爲威鳳處則冥鴻嗚呼哀哉公在林陵
橫經布席我亦佐公匪朝夕二人同心不鄙
而憐攻玉之石比三十年肝膽互析壬辰之冬
我徂北京公來舟中高論諄諄坐及夜分雙瞳
燭人意公不死否乃百旬別來幾何一秋再春

胡以遽然豈厭垢塵我聞計音有淚沾巾
所好痛失宗臣生芻告哀公其鑒誠嗚呼哀哉

祭趙定宇文

嗚呼俗化而澆士也輕節有俛其肩有紆其舌
以柔繞指謂之明哲柄臣之門槐柳齊列荷維
趙公壁立霞舉筆仕詞林挾其靈樞顧貌雖羸
羞茲茅靡直躬正色爲時砥柱江陵之盛炎手
勢傾奪情事起有五鳳鳴公實倡之首千雷霆
章交公車血灑禁庭一絲九鼎角巾歸榮天下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五

譚士藉以揚聲天道小往世局邇更越從田間
華騰踐登石渠綸史廣厦橫經再領師席旋武
冢卿揆路只尺目竹同升忽而中譏馳傳歸里
人望謝公旦暮且起頻年稱病稍謝友朋人望
景仁彈冠就徵人心之思可以觀德名不虛附
望豈終失一疾告殂于何其亟道之不行有淚
沾臆嗚呼哀哉某也不敏附公賢書後先登仕
頡頏禁廬歸隱同時志亦同趨公氣嶽嶽我步
于千人之相知不必相如我規我病君業

人之相好不必唯諾豈無妻菲衆人于暴討足
交嗚肩聳改調我心匪石鑑可以照詞言若縹
握手一笑君干之交終始勿貌一旦棄我中心
是悼東芻臨門敢以情告嗚呼哀哉

祭殷海岱文

嗚呼殷公意氣一世何合之難何忤之易何感
而病何病而逝天之生才其富有竟人物渺然
實隕我涕子矜之青髮如覆肩頤頤試序伊余
後先身沉名飛三十許年余老宜麻子甫釋褐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六

手板風塵厭飽乃脫來官職方有警一隅揮羽
以馳人渴馬瘡左磨盾瓦右執酒壺且觴且咏
應以宴如人之憤憤公獨了了人之皇皇公
好好聲色不驚驕虜以奔鼓鏡西還將吏拜恩
誰參帷幄則有司存朝紀厥庸暮日可黜功耶
罪耶惟口是出竹帛不虛太常焉秩身之隱矣
違是之恤惟公有才不能不見于將莫邪卒寤
百鍊公之精神不能不用遊觀日新或離轡重
洪飲劇辯何鋒不摧爲鄉祭酒少年避之一旦

奄然曾是不期誰曰老健虎不待衰誰曰爲官
官不救饑幸無田垣以累兒子能讀父書賡有
圖史兩世之交敢曰不知草此數行伸于鬱伊

祭董潯陽座師文

凡號門生恩知所自矧微多幸託身名世伯樂
之園匠石之肆驚足朽材是依是庇彙于王庭
待以國士生我成我在三等視及門以來逾三
十年出攀香漢入侍林泉身範德儀耳服微言
春風夜雪時許周旋竊比侯巴入室太玄每讀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七

師文春容大篇騰騫蛟龍吐納雲煙經緯互耀
金石相宜毫端萬象如探九淵斥其緒餘裁書
累箋欽致詳委酬答勤倦凡有疑滯遇師轉圜
機脫于手所攻無堅知其胸中揮斥八埏囊錐
早出目牛無全帝簡詞臣受知獨偏時或夜半
宜席屢前倚馬趨詔五版並傳人皆糾紛師獨
開閒師之在朝日扈法官寵毗勲輔位躋秩宗
歷踐清華豈不顯融爵獨謂師未究厥庸師既
歸止扁舟五湖逃名晦跡自比陶朱義鳩宗戚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八

諫垣載貽孫謀纓綿綽連伯秉高節羽儀翩
仲也繼典師待暇焉實繁有徒蚍蜉撼山相彼
飄風終朝自還講張旣息福不唐捐不知者人
可知者天生備箕疇茂歸箕繼靈今夷猶曷不
釋然嗚呼哀哉壽于去秋解組歸來師爲命駕
至婁之隈雙瞳爛然中夜徘徊慷慨議論令人
心閒謂當百年齒鮓背齡相期疾間扶履追陪
天降鞠凶梵梵夜哀辱師唁存瓊玖夜懷曾時
幾何師亦夜臺若夫典刑眼枯心灰齊衰不弔

我甲與哉靈其鑒之歎此等靈

祭汪遠峯座師文

昔在壬戌以爵之不肖哀然獲薦於南宮以奉公于石渠著作之後而無祿鼎第復辱公之收以廁于甲子論秀之中則是公大有造于我第兄矣公今者遂辭人間世而逍遙鴻濛矣不肖雅舍遇于國士而竊自信其獨知者蓋三慨噫而愴悅私衷焉嗚呼公之鴻裁豔詞華於綸綍而垂於竹素公之繩趨尺步式於庶常而貞於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九

辟雍警之清鏞大敦凝然隆古法而和風甘雨粹乎有道長者之容此豈非老成典刑而學士大夫交口而信公者歟世所歎息公者惟是公所歎歷竟其身皆所號爲師儒清秋陰有以繫天下之重而無其迹以爲未暢厥功迺不肖所獨知而深惜者則曰以一時颯起之風波成後來不撤之簣鼓實多口之坑塹爲今昔之所同嗚呼是真可悲矣而白晝夢寐何吉何凶抱甕桔槔爲拙爲工則世必有辨之者而浮囂之俗

價值之舉主乃有以公爲戒而相從反於藝階捷徑之鄉杳不知其所修者何事而別方於熙指氣使或貢諛於目前則濡首于養交持祿之術而借譽于事後則色取乎慷慨激烈之風以公視之奚啻群雛之嚇腐而黃鵠之凌空也哉嗚呼論有定于蓋棺而是有戍於獨見者爵不肖不勝其知遇之私以動夫存亡之感聊以正腴之辭將諸束帛而寄余哀悼耳公固已得正而幾乘化而遊僊僊乎逍遙也而又何有於人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十

祭王麟洲文

太常少卿麟洲尊兄之計聞于京其同年第王錫爵爲位而哭之又兩國月而始獲以酒糝之奠率男衛東向遙酌而告之曰嗚呼哀哉死生常事親愛俗緣鼠肝蟲臂胡不釋然况以兄之拳拳以生磊磊以死而豈不可含笑于九泉惟凡少起傳名長遠于儒文章事業恥一不如智刃所攻詞鋒迅驅逐而揀之澹泊是居鴈行伯

子分道而趨爲蘇軾轍爲宋郊和夫既有
又有子庭槐階蘭汗血千里世我家兒行且
起兄有是具美雖位不先人德浮于壽而鼎羹
在世珠玉在後亦自可以不朽予無乃稽以忘
爾心而胡其望山陽而雪涕聽原鶴而沾襟益
余與兄有三同其淺者不及情其深者可以忘
情而今則未至于忘情而情且以不任惟予與
兄始同於里襟連武接已同於朝後先貢牒姻
婭兄弟其心孔親兼葭倚玉猶曰兩人晚季之
同乃爲真同余也逃名野狐之踪惟兄昆仲懸
車以從治屋一區爲三老農醉輒川之柳月臥
谷園之松風靈籤充笑職思其終庶免天發乃
受人益白首志違相繼以出憶予初出捧
詔抑扼所恨者荒先人之松楸而違二仲之函
席嗣茲睽開天各一方赤鱗白鴻道義是將世
出世間兩俱茫茫肉食在廟霍食在場彼此努
力庶幾成章志或齟齬梅膺以呼余曰行矣子
白歸乎相謂不久返於故廬俄而兄病歸沐余

益憤憤乞骸者三而尚勉禁今歲徂夏漢兄隔
鄰指切國事教我其言可伐病氣能食牛且
日余願濟史無虎以待吾子豈謂奄忽霜露而
予猶在此絕筆之語一何琅琅以爾殫晚愧我
羗羊仰屋而歎書空自訟出處若茲爲兄所痛
孰是先歸可慶而弔嗷嗷夏屋爲兄所笑感緒
橫生淚如崩泉蓋余之負兄者非一而尤歎歎
而不能釋者虎別之一言乃若哭不望惟祭不
備盥形骸之外可以忘禮遺行於鄉遺政于邦
王文簡公文集卷十二

口碑燦然無待予揚予有予心不情而情夫誰
知之敢以告兄

祭王鳳洲文

萬曆十九年正月初三日吾鄉鳳洲兄計聞
京師其友弟王某爲位而哭越二月朔始獲走
一介修素羞玄酒之祭而告之以辭曰嗟乎予
之無聊也出山蓋六年矣騁蹕之行闕闕之守
得盡完面目于風塵瀕洞之中則誰爲之救失
而補敗哉奄奄之息予予之身得苟支歲月於

先喪疾苦之餘則誰爲之舒憂而分痛哉寔嗟
弁州兄竟去我逝矣仲冬十六日手書具在不
忍讀矣阿伯之歸而曾不及啓手片言之訣不
忍問矣昔者黃冠共隱白社共盟臥起共榻飲
暖共盂得失共規子弟共教今事事都盡不忍
言矣先是予與兄婿之別阿伯也退而兩淚汎
瀾不能自止蓋一年前妖夢已卜兄之不起矣
而所恃者兄之先幾引決屬厭世味以智有餘
之福一宜壽研咏名理徜徉文酒年至而益強

三才肅公文集

卷十二

十四

身閒而益修二宜壽生平服老氏三寶曰慈曰
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唾面能乾餒肉能忍三宜
壽嗟嗟豈其所受語于化人甲申之歲八入之
數遂不可逃耶將垂絕半偈畢曾參傲漆園別
有爲之梯航覺路引證風因者耶屬續之夕因
且誠妻妾勿近子孫勿哭而予以摩挲把臂之
友獨不勝雍門峴山之感臨風涕泗彌月於茲
蓋亦知婦人之悲非所以事兄而試設以身處
兄之地有如犬馬身先朝露而隕則兄能沃而

忘我否也嗟嗟三江砥柱一代文昌九鼎御疾
二難物望况豈爲一人生而一人死者四方後
代之士聞兄者慕哭兄者哀讀兄之文章與識
其子孫者喜則兄又豈其以形生生而形死死
者顧文選賈神於法虔牢壘持服於謝傳彼皆
所謂達生知命仁人而情至猶齎况以予之下
劣不肖而方羈縻世網又膏以其餘醴湯兄契
濶六年遂成隔世則今日醴酒絨詞哭望兄於
冥雲寒露之表而如聞行車雪管之聲睹玄見

三才肅公文集

卷十二

十四

垂纓之狀又何恬獨生爲矣念與兄言誓猶新
神理未邈故不復敢彫飾文句鋪張宦業而直
敘家人父子之情同志公私之痛如此

祭魏親母周氏文

維靈毓自華胄作嬪名宗修閭信芳徽柔懿恭
家絕嘒嘒門以肅雍春蠶秋麻朝織夜春克儉
克勤乃德乃容相我夫子必恭敬止若圭儼璋
如唇輔齒出無反顧居不邇市下惟發憤鬱爲
名士有待騰騫焯彼翟裨云何中年一疾長已

孤鴻呼號逝者若矢玉樹滿前不救蘭萎門亮
醫香人死醫兒千里汗血良馬四之長郎濟令
弱息所依年方舞象文彩陸離珠璣錯然馳驅
儼而小出而厥事不可期曰留侍母恥競刀鎗
宴茲弓裘必報母慈惟余弱息未習婦儀姑疾
將華念婦涕而庶其一見以慰積思生死所天
曷敢有違星言夙駕升自堂基一視而瞑於心
何其琅琅慈訓敬用提撕遲歸有時式此縞綦
靈其洋洋歆斯格斯

主肅公文集卷十二

二五

祭王鳳洲元配魏淑人文

自古關雎鵲巢之德載詩書者多有而類不
能數其事而稱豈壺則之貴靜抑德盛而自鳴
懿歟夫人毓自名宗儷於名卿人謂其富貴壽
考已全已備而我知其所處蓋抑抑如窮秋之
晚日而永夜之寒星又申之以疾病即左右朝
夕者久不得其片語之溫一環之惠而僅相與
髮髯其音聲是何其屬續之日間以內外及里
閨之婦子咸失聲而涕零則吾嘗聞之矣不幅

尺而嚴不銖兩而平識遠而智韜戢至而靈明
固宜如鼓鐘必聞而奚藉夫談口之外勝日夫
人之屬毛而離棄者誰子乃今之棄官以養
產以殯忽驚忽笑且痛且絕者吾不知其所以
生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抑能加此真不而何必
腹我者之爲親先舛州兄而病後舛州而遂彼
夫炳炳朗朗而且若是矣夫人諱不識與久
樂此而奚戀夫呻吟患苦之餘生抑余所不能
無怵然者感賢母之靜專孝子之劬勤何不少
留一日之養而貽國人以儀刑吾斯言之不誣

主肅公文集卷十二

十六

陳祝史而有徵

祭亡婚徐秀才文

自古有生其孰無死死而無知耶一木戢形一
坵閭靈草腐木朽千載冥冥死而有知耶有祠
于墓有徵于燐暮哭野笑如聞音聲嗚呼是則
已矣有如秀才潛淵委貌抽穎噓枯悲騰閭閻
之廬義感不食之姑覓鬼萬里倏有而無則予
也何能不但焉心悻反袂而疾呼蓋秀才屬續

之前期恍惚見夢於老夫有辭塞訖有涕泣
哀此生之不振泣履霜於路岐指涅槃以證滅
刻日月而言徂嗚呼異哉秀才醇明老夫具誠
一個幼女卜耦曰吉謂言百年話以終始謂言
末路及爾勝駛何圖桂欲實而中摧蘭未秋而
先死氣憤結今長虹目盡歎今逝水惟彼蒼之
惜才豈云異于老夫苟茲靈之有憑靡匹婦而
可欺不然則何以火宅幻軀頓徹者聞之境洞
房重幄有來形影之疑嗚呼哀哉秀才死即是
丑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十七

生吾女生卽是死有如蚩蚩者狂而不信則老
天請拔血刺心而告之以此

祭陳廉石文

嗚呼功名之際難言之矣蓋以王儒仲之賢猶
不免蓬頭歷齒羞其兒女何況于末路之衰
居平小小得失且櫻念如此而況生死大事安
得不伊嚶涕泣而愛慙恐怖之糾牽使盡如先
生之脫然今而貴賤死生造化安得而爲權先
生之名以仲醇顯仲醇言語妙天下未三十棄

儒從養人曰謂養志何仲醇曰吾以養志也
猶迂而不盡然今又十五餘年矣目覩先
門傀儡里社鷄豚鄰園栩栩蜩蟬廬便便觸境成
適信足成醉若晴有合于無往之真種固宜其
坐而觀化盡解四大七情之縛而無疾以上僊
如必父以子貴乎死之後五鼎寒矣曷觀陳先
生歛以士祭以士而橋公之斗酒與孺子之生
芻絡繹而至前者且爭欲俎豆公于漢唐兩麗
翁之間倘天放假仲醇以成先生之高歟而別
丑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十八

以子若孫之詩書甲第報先生之賢是父是子
知子者父既幸不脛腐鷄鵠千仞舉矣知父者
子亦宜無以鼠肝蟲臂而嗷嗷增芥蒂于下泉
不佞誼在交知薦此一言倘以奏虞尸之管簫
而解孝子之檻懸也耶

祭曹傲吾文

嗚呼余不幸內外兄弟棄我而逝者若而人蓋
曹氏族最先君最後而與余齊肩執手稱輩行
者落落幾無人矣嗚呼傷哉若今日去昭昭卽

長夜自以爲至苦也而余生世永七十年遽已

如遼東歸鶴見人民城郭皆非愁眉扼腕而無
與其語也君且以爲樂乎哉因追數諸兄弟之
先亡者或以高明來鬼瞰或以強陽受天損而
君悶悶惇惇守柱下之三寶陸沉金馬知足不
辱一褐一裘觴酒豆肉何所麤于天而中道天
也嗚呼傷哉抑聞之造化忌全或早發易萎而
成功先退今君年未艾而五丈夫子已有室有
家且耕且讀無半百之人而歷盡千年之調此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十九

非如向子平棄妻子遊名山則且從管公明泰
山治鬼不久居人間矣吾所痛者君平日拮据
節齋如燕墨巢如蜂釀蜜卒未嘗一日自娛而
遽委爲空梁之泥蝶羸之糧也嗚呼哀哉君外
醉而中辯屬續之夕條條縷縷且再三以諸子
屬余諸子皆余妹出也材不中罷責在死後夫
而不見而父之僂而行拱而言乎而不見而父
之食福不願餘乎學伯高不能要不夫爲鄉里
善人此非但以教君子抑以告凡爲人子者當

如是矣嗚呼哀哉

祭譚孺人文

蓋棠南黃伯于晚而舉于鄉也其母夫人春然
且九十吾州自縉紳至異隸修談以爲盛事甫
二年母竟卒迎惟母五十而稱未亡人德之謂
孤以經術鳴齊草人人推譽爲歲望爲榜日即
母亦冥然謂我兒故物也顧不以時決起至于
望者厭譽者變而反以故物爲天上偶墮之富
貴計其間竹燈泣雨蘆窓叫風流螢坐書帙樹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二十

課殺所嘗辛苦劬勞之味歷四十年而後得聞
口笑者僅僅四十中之一也此其所遭不可謂
幸雖然惟其前此之苦日長後此之甘日短而
僅有此開口一笑之時此如妻雲東霧中電光
粲然乃似造物者有意留此一日償母四十年
辛苦劬勞以勸天下之守貧家而教孤子者宜
里人之不暇弔而先以賀歟藉使棠甫早達爲
顯官母履金襴綉屐足而此人之爲母快且幸
者未必如今日也然則人情何常不過爲造物

者愚弄狙喜狙怒耳要以百歲如母師堂前
不遇啜菽飲水心自樂之而有才如蒙甫兄
卽母無一日之愉快以死將來之膏肓將而
黃壤者赫然無疑也余家三世與棠甫伯仲交
誼在師友間敬酌禮齊進一言以虞母

祭劉母張氏文

有媛令淑夙閑圖史內德之茂相夫及子相夫
云何作守淮揚鷄鳴徽戒燕婉匡襄亦教爾子
詞林之冠翠幄橫經青宮典策人頌令妻尤歌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壽母從爵早膺以綬多福正堂之慶左護右槐
胡不須臾逮養鼎台某也登朝未瞻太守辱微
蒙君誼則師友論心投分且二十年渥注神種
知不偶然在昔伊川深嘉善養亦有永叔操觚
銘擴母實蘇尹我愧程歐豈曰阿私彼蒼悠悠
惟生有涯而名無替
天子曰呼講臣失侍予祭予葬且予
命詞雖親不朽何榮如之誼在通家陳詞跼蹐
以告靈爽嗟乎瞑目

祭朱五舅文

嗚呼哀哉自吾去年七月喪吾婦今年三月哭
吾內弟而吾外舅黃縣公詩書禮樂之遺寄以
不絕者僅此六尺之孤矣嗚呼哀哉君爲武進
士爲余內弟又爲司寇公婿而官僅一階以止
處之日不能具梧檟盡出其甲袍環珎而家尚
有餘貲也嗚呼哀哉婦爲余家守扃鑰好行其
德獨節束身已及所以待外家甚嚴卽歲時訂
盤饌遺不能比他姻戚家君亦不以望其婦兄
弟相見三肅而入揖而出侃侃如也蓋君材性
不甚類婦而其廉重之節凝遠之度乃並肖吾
外舅今吾婦不可見欲見似吾婦者而亦不可
得矣嗚呼哀哉君少好讀書善刀札以君之才
使其奮迹黌序于鎮浮疏穢必有當焉而顧由
他途以進佩玉瓊裾不利走趨蓋不占而知其
必老是官矣果而人以以此進君以此窮風波不
仁償以官不足償以家又不足卒乃以身償也
嗚呼哀哉猶憶前年東歸出君雅有壯志踴躍

欲行余婦以談笑阻之今日療黃不瘥而死兄
女子手安知不以爲恨雖然不猶愈於弱子
婦招魂登祭於渺茫萬里之外乎信矣君歎之
知君過於君之自知也兄耶弟耶何去何從願
憑君而問之嗚呼哀哉

祭王鳳岩文

自兄弱冠余猶未升一經並授養師之前諸鷄
壇之久要秩鴻序之周旋蓋拔茅之占兆於兄
夢而吾兩人遂儼賢科以後先當時腸肥腦滿
攝衣登壇以爲劔不孤飛冠必共彈詎意糖糗
之陋饒揚偶前而吾兄六誦之用竟以蕭疎摧
鍛而小試於一官三年倅汀政稱不煩偶然投
簞薦墨未乾而余方且汗背灑額於五都之肆
濱附枳足于太行之山鄉里小兒或後爲榮盛
而吾故知兄之持螯把酒而笑予以不閉衡門
錫歸求仲寃焉遊家多難事事可憐兄弟相見
強半墨面勞苦未及剪燭而話更聞庶涕洟之
聲收曳杖隨兄舉香山洛社之遺事而兄已去

我而上僊條條悠悠今我思思冉冉今少矣而
千兄之言純行純可師可法古貌古心不
錫則鄉黨後生所共咍咨悼痛于遺直之衰太
模之殘者也而吾願能以釋然也耶

祭陸五臺文

嗚呼翳彼湖濱世固有陸一時聯翩爲鷺爲鷺
於隸宰宰白簪冠族掄魁踔武天路飛鸞奮
熙載畫省持銓自矢米藥一節彌堅時有勢人
能爲先鞭稍一屈意何論九遷公竟不可遂謝
歸田趨焉棲遯一去十年神武之門衣冠督耕
言僊之庭踪跡久謝貝葉朝緒蒲闥夜話僭彼
老衲追隨白社出亦何心處亦何望

清朝賜環知交勸駕

雷寧望殷勉意捧檄南井廻翔清華駭歷風裁
獨持官常吃吃朝論籍起晉司槐棘泊掌邦禁
明刑是職讞議平反進退比律毗野撼推終不
爲易商在

帝衷特子魁柄程量材品較若衡鏡疏濬拔滯

樊恬退兢衡茅諸賢彈冠用慶條議選法星
爲令

累朝以來殆難其並自公得謝事益弗靖一時
任使何必皆稱人亦有言景隨形正知公之歸
非國之幸嗚呼公而在廷矯矯錚錚主特國是
賴此老成公而在里鈞錚錚師表後進賴有
典刑龐眉皓髮坐閱椿齡倏然觀化箕尾是乘
蓋公忝悟寃竟無生蟬蛻滓濁遊于太清鼎彝
之勲金石之名人之所寶公之所輕予昔在事
接武垂紳猥承匡翊情好彌敦公既懸車予亦
乞身相望帶水時懷故人而今已矣念之酸辛
雲車風馬杳不可親平生交誼盡此一尊

祭馮琢庵文

嗚呼惟公之年耆艾未來名則山斗位則鼎台
人之躋此已九層臺公而止此如棟末材瞻仰
昊天不雨焉雷人之云亡惡能不哀公去大拜
咫尺之間爲丙爲魏爲范爲韓未見其止畧窺
一斑窺公文章有筆如口開我大冶諸變來糴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二十五

新輪宗工廊廟老手千古目前萬卷肘後大者
藥石小亦瓊玖窺公局量如龍萬斛難親難疎
不情不濁立干中央材俊輳輳道孤迹羣諒衆
斷獨其在侍從禁局尚冷爲霖之望朝野引領
及貳兩卿事權未振夙夜兢兢上者畫諾末世
傾仄忌于見奇毀譽每倍恩怨互隨公獨何施
獲此衆宜蓋世之才震世之望虎尾不啞龍領
不亢箸借一籌殞補仍上都俞時來緩急是仗
如聞密畫愛度愛咨聿食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二十六

主罷果命后夔浴日旋軋千載一時武侯八字
司馬五規簪笏以待旦暮見之如何夙夜竟此
盡瘁我躬勿恤我志誰寄尸諫之章語語涕淚
九閭不開重臺永閤節義文章總此一喟嗚呼
哀哉邇公之生名世再來河嶽不靈箕尾乍迴
眞幸有無爲此作幾元運薄大德不載道與
世衰梁木先壞剝果已食泰茅焉桑嗚呼哀哉
方公中秘余忝署事文字之外別相賞異我翼
我規謝我俯拾爾步爾趨愧爾弗及歸田以來

百念永蠶我過未補遲爾爰立何圖老
而濕兒子一介雅知慕賢然明執手僅在一言
終望龍門如登高天晚而得師在三罔缺匆匆
東歸遽爾長別公私并痛俯仰腸絕誰無知已
泣不可噎嗚呼哀哉維春之季奉公手墨其距
易簣僅以一昔琅琅數言約結胸臆語不及他
勉旃報國腔淚已枯恨血猶碧而我父子負師
負友魚潛鼠循奚取丘首自有簡書爲公不朽
我欲言之我類有泚所不能忘生平而已悠悠
天地誰代斲駸駸斤斷絃吾言止此嗚呼哀哉

祭張春塘文

古之君子博物洽聞我思其人實惟張君少恭
英賢邈焉寡群沉濡篇籍窮夕及昕六經昭昭
百氏紛紛墳典興亡變態如雲盤盤厥胸筭置
墓分是經是緯繡數爲文長驅無前如項籍軍
時之不遭天命實云出其餘力老不忘勤陰陽
參端六甲續紛青島之家岐路實繁鴻寶秘要
大還所存君涉其流必邇其源或相是非屈其

專門方鼎康爵夔夔穠穠尊寶繪妙墨鳳者
蘭咏其間各爲記論寄情花竹自貢丘園闕
之珍斐然當軒手作譜記高下具繪書畫兼美
吟咏日審晚依西方作禮三尊親註大乘以覺
群昏黃面瞿曇亦謂利根吁嗟生人亦多所事
譬如百工何能兼備君子多能鮮有所遺力之
古人可謂強識求書不觀彼獨何昇昔在耆時
君年相似得其文章謂不可金巧卒蹉跎不試
故藝君之賢子顧我九曜君所纂述時出相示

春言懷之想見雅致疑其異人百歲未旣胡爲
溘然忽朝厭世一束生芻以寓余意神乎鑒之
享不遐棄嗚呼哀哉

祭陳穉登文

惟靈轟轟人倫矯矯風義何以徵之父子兄弟
其智內朗其信外將九鼎一諾千古寸腸俠而
實儒非但豪舉出其餘慧更妙言語藻思泉流
玉質錦章縣冷趙風博士下堂名滿區中老更
健陡不能逐翁顧調且首有才如此未棟而摧

輪歟與歟彼何人哉惟君尊公與僕交善
蓋世卒老州縣誰其似之之子有饒紫髯時
腹中見奇必也勝公乃更不逮以遇以年事
可慨始哭君父今且哭君人生實難老淚自紛
嗚呼哀哉

祭潘文菴文

憶昔恭定名高仕縣公與伯氏比肩武王戊
同升公綏予組頤而王立光照曹伍郎署分符
出參淮土慮彼陸運咽或梗阻匹夫一呼停閣

卷十二

二十九

萬櫓何如海漕若肘使股朝是公議晉街東曾
夙夜匪懈心目蒿苦天人妬之風伯鬼弩有功
不竟歸臥申浦公歸來今霍霍熱腸談及國事
削臄膏楊誰令老驥躑躅康莊誰令寶缺封葑
精芒壯心難耗日月未央直道坦中公實長者
每歲顧予笑言啞啞近獲觀公四月維夏斐惠
終日旅進觥竿余心異公兩願微卸公指玄
光澤非假神華內腴庶幾全瓦既而下堂徘徊
小立謂余申公次第第七十我來壽于子亦我及

八十之期惠然來觀白髮相鮮衮衣赤舄築三
老堂以示賓客余領點首公亦遂別風雨橫途
十步九蹶余及公舟日暮城闕何知爾時遂成
永訣嗚呼同朝兄弟升沉消歇曾不百年曉星
殘月碩果僅公又碩霜雪人生實難破環斷玦
老淚紛如爲公欲絕

祭朱金庭文

甲午之歲詔許歸田垂死病中若負去肩公來
受事後十餘年時益艱難顛後跋前萬年之基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三十

如波蕩船豈無群策築室道邊老夫耄矣猶爲
涕漣矧公之身百憂所纏外疑操柄內乏轉圜
孰知苦心惟我曾先嗚呼哀哉衰年廢疾危千
朝露尸居餘息何堪特顧乃招群言紛紛若霧
壁彼老馬僵仆中路幸解羈帛林下偃臥忽來
人間自求馳驚然乎不然請尋其故蒙議受訴
余心無惡公獨何辜及我餘禍嗚呼哀哉憶昨
之歲惠我尺書憂切國家言與淚俱謂勿觀者
豈有嘉謨余謂政地密勿是圖入告嘉猷外則

弗居公爲國老豈其忘諸將耶未報訟言巷
我思古人無乃過歟尚有簡牘斯言不磨何斯
人斯重加詆誣皎皎白日載見百卓玉帛相見
屢張之弧嗚呼哀哉忠或罹謗信或見疑自古
常然何況今茲八十老翁意欲何爲進不怙勢
退不營私

高廟神靈庶其鑒之人之多言益亦勿思

祭亡男衡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荆石老人祭告于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三十二

亡男編修之靈曰天乎天乎予生七十有六年
衰可死病可死觸藩世路可死狼籍人言可死
死而及於壯男之手猶可偷一枕一榻之安恬
一七一筋之奉而今無望矣天道無常世界缺
陷予其敢求全但思汝生平孝友忠信之德粹
白清嚴之守廣施翕受之量通今博古之才不
惟國士無雙人倫罕二而予之淺衷浮氣且賴
以觀磨礱之鄙俗澆風因之而屏息至於操觚
之子得汝片字而輒令紙貴遠聽之人下及童

諱而爭爲禮佛則汝之關係於世非淺歟矣卿
予一身一家豈可獨私今日之事自合還珠金
滿歸駕蓬山而予之不能無慟者自以去歲十
五年先喪母繼喪婦繼又喪三孫而今日又喪
汝老者可以有子有孫解刃者可以未婚未配
解而獨女不老不幼甫籍金閨遭此沉淫委頓
之怪疾以死母不及葬子不及成人非木石誰
能含汝而超然也天乎天乎

首七祭文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三十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六日太原獨夫焚香祭告
于亡子之靈曰嗚呼汝非吾子乃朝野公共之
奇寶而造物所鍾愛不忍令其塵埋世途久靡
好爵者也第令天果有意則何不假息數載使
之收失補敗於吾前奉觴上食于左右而逢數
如此之厄其或命有限有定卽一旦忽然不扶不
藥而死此亦得偷冥冥長逝之安而奈何令其
纏歷歲年備嘗荼蓼始奪之言繼奪之食又繼
奪之視聽寤寐而其終竟以嘔血數升絕于群

婢僕之手彼蒼胡酷哉方病亟時尚能三謝余
疏塗乙句半而諄諄以老不耐辱自傷傷人爲
成汝之事我其可謂竭誠盡愼既卒且忠而余
又安得謂汝非吾子邈然等死生旦暮之視耶
余今自度欲報汝以力力已不逮欲報汝以泣
泣不再生惟是生平一二德美可對于天地而
質鬼祚者余不敢忘亦不敢秘汝有遺教爲亡
叔家馭置嗣于宗吾當遂成之有遺糧設於
城西南二境濟饑部署已定而未果吾當卒行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三十三

二七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太原獨夫祭告于
亡子編修之靈曰昨日汝之故友陳仲醇來弔
予因憶昔年長孫鳴虞之亡仲醇嘗有春行秋
令之譬予心服之而未知其言之有味也乃今

則又見汝汝爲予子席箕裘之廬爲詞臣綴館
閣之末而被服寒素如書生居處靜閑如處子
雲間未使却車騎而徒行江上尋賢隱姓名而
謝客且幾於春行冬令矣顧欲望年壽之永綏
身名之長泰可得哉死之日至於旬貸親黨爲
人所笑汝雖以此自困然恐天意亦終以祚汝
而予之耄老方日坐飛矢叢棘中尚思微汝有
餘未盡之福爲懺罪滅恥之計汝其知也耶其
不知也耶茲當再七爰抒情懷而告之以此

三七祭文

古志有之天必祚善人同秉彜今汝雖官不過
七品年未及五旬而業已登科顯名生子取婦
不階父祖之塵不辱孝友之門此亦微祚善之
報已死之日士友奔走竟牧驚呼有憑于棺有
哭于几此亦微秉彜之同已而余乃不勝兒女
之戀嗷嗷隨而哭之豈非至愚抑有私恨使余
先汝而死無所取忌汝應不受其累使汝先一
年而死風波未興余亦不能累汝今皆不然此

余所以悲也汝嘗告余曰可惜做兒子不了余則謂汝則了矣可惜余做父不了以爲汝憂憂汝子之不能代汝養也汝又嘗告余曰父爲大臣人言紛紛當公爲國體而爭不當私爲一身憤恥而爭當力爲善類而辯不當但爲兒子蒙詬而辯余雖服之顧猶恐是世清畏禍之見不能盡從既而私閱汝所遺相知書有天理王法人心三不畏之說則又歎汝神識之了了憂懷之忡忡大忠至孝陰爲余爭臣知已而余不

正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三十五

速也嗚呼汝今則既死矣余無所復藉矣惟念汝生非凡人沒必不爲凡鬼呼吸寤寐之氣將朝夕而惟余是從使余得早見汝子之成與新婦之孕而余生死畢矣

四七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實當亡子四七之期其翁荆石老人焚香酌酒而告之曰世從喪禮類以七終而輟今汝之子若女獨以余老人不任哀勞之故爲之越期二十日是皆體汝

之孝思欲以安汝而汝滋不安欲免余之哀勞且逾倍矣撫今追往悠悠我思孰使余正色危言進不涸論說之堂者非汝耶孰使余杜門塞兌退不辱鄉黨之評者非汝耶詢詢其表異翼其裏嶽嶽其操坦坦其履汝真今之仲山甫也獨其病中厭薄群賢謝遠方士見謂有自賢惕士之名然亦焉知不以此粗安性命少引日月而余之老憤日逐逐於郇厨鄭驛間顧反不如汝之壯決也余雖愧汝汝不余瑕死之前二

三才肅公文集

卷一

三十五

否

日猶手疏乃公年譜每閱邸報未嘗不歎噓灑涕歎朝堂遂爲戰場而終不聽余動色憤氣而爭也有士如此國不得盡其用有子如此父不得終其養數窮進否其若之何抑聞人鬼異途吉凶同患鬼而有知顧何忍見白頭垂死之父獨守一篋筑未立之孫而母妻長子五喪未殯又皆汝一生長恨之事不識尚肯乘風駕雲出神入夢微惠在天之福俾生者可死死者不憾

寒食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未死翁荆石老人祭告于亡子編修之靈曰今日何日乃汝亡後之新寒食也余以汝故且殯室未穩趨期於初三日權厝不及行墓中祭掃之禮而先靈或有以諒我矣寂寂殯宮子西丑東千秋奄奄遺余老翁嗚呼哀哉時維春祭凄其以風白日晝昏薤露宵濃脂脂霜露懨懨抱音容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嗚呼哀哉往者既遠來者尚新鬼瞰于室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三十七

陰火燐燐紙灰成蝶草腐爲螢但令兒女羅哭成羣此時此景能不傷心嗚呼哀哉汝之神明料不我遺余之形影尚思汝依猶憶去年此日花明杏園草綠河堤汝爲余舞余乘汝車春曉臺中父子嘻嘻今者如何高山已頽廣陵絕調華表空歸言尋舊遊物是人非無以寓哀醉此一杯嗚呼哀哉

五七祭文

今者重亡靈五七之期以第五殿閻君威神顯

赫亡者必將經由考勘於此冀以赦罪超生耳顧汝則何罪可赦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又何必廣設齋壇踵行善事乃稱超度哉悠悠之口或以爲前生造業則今生爲善何不可以功掩過或以爲陰魔作祟則冤各有主又何以怒甲移乙靜言思之意者爾爾工作稍繁偶觸歲神致招危疾然多爲子怡老色養之資神之見惡則當降罰予躬汝不任其咎也自今以往子且觸目感衷過園亭西不敢陟臨魚藻而不忍觀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三十八

用嚮汝有餘之福而因以告之森羅殿前庶其哀我而亮我耳

六七祭文

嗚呼汝之亡期至於六七而吾終不敢薦一饗之饗蓋猶守汝戒殺之訓不忍以存亡久近易心也卽此一事而汝之慈仁好生恩及禽獸清淨寡欲教行兒女予方資汝之冥福而汝胡其別我之遽去我之遽也余不知古但見汝爲子而牽爲父而慈則以爲世無此人又見汝仁而

祚短善而福慳則以爲世無此理其蚩可笑其苦可憐抑使造物果憐余也則何不使汝夢中眇現一聞警效之音又何不使汝人世托生不失本來之相而今竟爾杳杳冥冥一訣永訣也予其能勿慟哉

終七祭文

萬曆己酉歲三月十九日是惜亭子衡終七之期其翁荆石老人操詞几前哭而告之曰嗚呼自汝亡來予蓋衡有七負而未之言也天地生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三十九

汝及余之存亦既多福汝又生孫胡不永年逢數之屯長幼五喪殯官未扁遺予一老獨送晨昏命懸朝露家蕩飄塵此爲負天地一帝有恩言予告南旋結跏南園躡履東阡汝則待予綵袖翩翩精感玉芝三秀名軒孰是福徵翻爲禍繼故宮禾黍鬼窟其間梁空舞燕樹明鳴蟬此爲負君親二予祖予宗一綫之緒家世單傳綿綿未墜今其往矣其哀誰寄矢絕于絃馭委其轡豈其令名鬼神亦忌此爲負祖宗三鄉之遠

近聞計驚傳有憑于棺有哭于筵里爲罷市悲號沸天而汝已一鞭不視于古長捐此爲負鄉黨四一經奮跡登科顯名海內之望過指公卿而才不周于世用籍僅綴于詞林書遊晨省曾不久繁譬之驥伏於櫪刃初發矧誰豐其始而阨之成此爲負才名五瘡式金相動應矩繩目無忤視耳必擇音爲予礪石爲家典刑今也如何雨絕霜零明珠淪浦玉樹辭庭此爲負生平六計汝生年四十有九有室有家如賓如友謂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四十

此歡借白頭可久何期早謝三春花柳數遭仇倘晚更奇醜喪則速貧死且速朽此爲負室家七凡此七負業不在汝搃由予祿過其量福輕於羽以餘羶累汝以流言及汝汝雖不言而予之內愧者多矣茲當終七爰盡抒予懷而告之以此

百日祭文

嗚呼予之可死而不死汝之未可死而死皆天也天可問乎乃問天而天不應矣天又可怨乎

乃悠天而天愈怒矣無聊之感獨有鐫石銘金
暴汝之行誼圖形畫影傳汝之風神而汝又一
無藉已將翔翔紫虛上下玄冥以從雲翮羽駕
於蓬山繖嶺間耶而予不及見也將長揖顧盼
下笑凡愚如腐鼠之嚇鵲雛市井之爭圭撮耶
而予不忍言也其亦將謁東皇而禮北斗訴以
予之冤酷俾泰山漆速報之司鄆都奪醜口之
食耶而予又非所敢望也客有告予以夢中所
見者曰汝已生天果若斯言則何淮南之鷄犬
無聲漆園之蝴蝶竟杳而予之所爲搏膺而慟
升屋而號以庶幾音容之再覩者其又何時而
慰耶茲當百日瞻望愈遙爰爲灑泣叩天而告
之斯文

夏至祭文

萬曆己酉夏至日太原獨夫荆石翁焚香祭告
於亡子之靈曰嗚呼自汝得疾三年以來醫家
謂之中鬱巫家謂之中鬼其謂之中鬱者蓋見
家聲之辱敗物論之冤誣以爲意氣感憤而然

其謂之中鬼者蓋見亡母之在薨三殤之海哭
以爲冤愆纏結而然總之汝生平皎皎無幾微
言動之戾宴處蕭蕭無淫哇視聽之惑朝論鄉
評必當自定千狐百魅斷不相干而余之老諍
特不勝古今倏忽之感兒女乖離之痛日月雖
遠未能沃之於懷此真愚矣愚而不死尚可慰
汝在天之靈儻其一旦忽然又未審得從汝於
冥漠再徵定省之歡復理生人之樂否茲當夏
至敢昭告於神祇以寓余哀而會久疾喘喘中
涕咽而不得下情至而拙於言汝其亦可以鑒
我也

週年祭文

日月易得汝之別我又經一期客有見我終朝
愁嘆不怡者則或勸之稍事行樂因而權牽小
舟有非關數日之游又或勸我頗近聲色自遣
因而間出觀燈奏技暫與親友爲歡而無奈神
情之不從也私念平生高興鍾於各園花果理
疾之暇則以朝夕至各國徜徉其間而園中臺

樹皆汝心經目管之地觸物成悲期於破涕而
涕愈不禁於是撤毀涼亭封閉春藻期於耳且
清靜承謝感傷而去秋忽苦瘡痼並作纏綿至
今憂生之念未一而汝週年忌日又至矣豈不
悲哉記得病中檢出汝遺箱一隻彙有論揭若
干道今已重錄進呈汝之孝思備寄于此而吾
亦藉此爲汝子孫無窮之計乃舊有冤汝及我
肆心肆口欺天欺人蓋必欲殺我而後已汝其
知也耶其不知也耶爲此發憤草成辯疏願自
書於封款以出月中旬上之汝之有靈或
爲爲我游覽變化託夢帝前以白吾父子之
冤罔吾亦求于夢中一相見自此以往萬緣萬
緒悉絕矣故事父爲子服僅期而余不忍釋也
得已或且替御道人冠履見客以終吾世
耳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光祿大夫孫奉太子太僕卿曾憲殿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留時敘校梓

陳見雲節推

寧鄉之政于公論何如皮毛相馬絕墨取木今者不幸類是矣崑崙兄今安在見間爲道相思大抵年來僕所歷世態皆解禍以前意中未到者頭顱如許空苦日日利海中換得皮囊以外一袍一帶真成長物而朝士重以生平人品心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余同麓論德

除夕抵任且行李蕭蕭如此兄之好奇大抵然也然而幸有此一出得少嘗閒官之味若稍遲數月又當汎汎揚舟矣汗青之事虛心欲相待兄盛誇吏隱豈宿醒未醒耶官舍叢竹間有土間隱起條區區編籬種菊處及兄未行幸爲我

漚酒問之頗思故主否衙門舊吏夜半言可琅琅徹床矮皂老而朴俱可念也循南而出可二三里圍戶盛種芍藥惜乎不見發花時今就兄爲傳花神意北錄寥寥數言蒼蠅之聲在蛭蛭中元不擬大方鑒賞兄味心見譽徒損盛德耳

陳松谷相公

爵自徙官南中蒙相公收召以去年重九日至京距台旌榮發之期不能半月然竊聞相公初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得請時

天子親爲臨軒勞送文武吏千餘人走馬遮拜于郊至笙鼓沸天壺漿填道兒童走卒有咨咨泣下稱賢者即此一段奇事固已駕軼千古恨爵不及一見耳

陳肅菴禮侍

故司寇午山馮公初督學南畿弟時垂髫人試重荷獎提至推置案間與同食飲人生知己之恩無過此者沒且十年未蒙贈卹今其弟歸衣

公托弟假寵臺下敢僭爲一言此翁生平醇德
雅望具有鄉評至于歷宦清修見幾恬退如弟
耳目所見亦自表表非敢爲私恩曲說也蓋棺
後事在臺下拈揮間耳伏惟留神至望至懇

周翼亭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在吾丈何
胷中擾擾藏倉之多也事之顛末生亦頗知然
安知造物者不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
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七

三

已矣勿言之矣後園池塘修竹無恙乎丈雖落
落儘健爲馬少游奚必廣文舍苜蓿盤茲聊解
左右意

楊虞坡尚書

今天下以我翁方郭令公其勲塞天地望重華
夷真不能相下至於出文入武膺兩朝終始之
遇而雲仍燁燁三鳳高飛則自來名公世家無
具美者伏惟衮衣入覲又且經年一顧而懷恩
走再顧而回絕拜即古旂常金版所書何以加

焉顧人品如翁愚以爲當道間在帝師平章百
揆然後以玄菟樂浪爲湯沐之州功効尤偉此
亦天下士之公言也因書奉謝聊布所欲言

董勿海侍郎

翁文章節義海內無兩迺齒目不肖於衆中而
收之似真謂玳瑁可以攻玉兼葭可以成樹者
非其分也雖然竊不自量幸以操筆君子之門
瞻目而視躡武而趨庶幾少益尺寸而今奔命
以來至愚極愆行復錮心眷眷之懷何能已已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三

四

側觀

主聖時清明德鄰起而比有耳語咕囁妄意廟
堂喜怒者已盡得譴讓此可爲世道賀也

吳悟齋太僕

吳門曉送後物色茆枯時情雲雨擾擾遂成萬
狀臺下冥鴻也今方在寥廓之表何因知世間
有望慕如鄙生者此每見湯丈譚山中起居狀
所謂一丸在爐一局爛柯世人之忌名與臺下
之逃名類有物而成之不可知也抑僕又聞逃

各之名忌者愈衆昨姜祭酒書來以山林自命
僕未之許得微與來教荒村之說類耶年來鄙
悛馮丈熟曉自歎頗涉維摩不能却事而又厭
事望兩公一出解之母弟曰蜨蝦矜糞丸也

馬乾菴座師

目前事皆茫然無可言

皇上日見和公從容客議真聖人也聞講官中
注意我師獨切中外人情似有言此歸嫌于執
禮太過者然無非願台衮邇來之意鳳磐翁召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命亦在旦夕矣

胡蓮渠御史

王使至仍聞扁舟數過敝里能令慈母當炊花
木作主此亦人事中盡圓僕也歸心一片談此
已坐而馳矣

郭鯤濱丞政

使至得書把讀老兄今已許劉伶閉關盤桓於
桂間有詩有酒志意樂也弟近者每得一鄉人
信至爲不怕數日夢寐所見無非故山景象蓋

性有所美真覺宦途無一分滋味門人久矣
事可憎今老兄勸我以養喘則是矣弟固能
守尊戒其効不過爲卿爲相頭白京師已耳兄
能強使羊負車董航海否乎

李夢池巡撫

追從館下已識門下文章之美既而居止連捷
覺玉冰金矢餘輝照人自五尺應門之外庭除
若無跡窺突若無烟乃知世真有晏平仲也盛
撰領教會史事促成急如星火過此月即當放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聲附呈納謹復

鍾百樓憲副

敝府鄭虛舟山人乃藝林中武庫門下想亦聞
其名矣今客死清源暴棺不收其孤元毅走京
師告窮當道弟甚憐之又山人嘗著有類函一
書原奉趙康王命爲之今書成不及獻嗣王而
致倘門下哀其一生心力七十歲遺孤量加虔
卹俾山人早遂歸窆妻子或得假丐餘資復赴
府之命則門下高誼存歿俱當銜戴於無涯矣

聞曾司馬越中丞俱爲之發書弟風交山人諱
不得無言伏惟 幸察

范屏麓中允

昔前輩王槐野公力能扼虎談可驪龍然二十
年得南院喜勁言色弟何等人也病瘵餘復此
踵躡方下簾而頌老子兄謂召命在即亦非也
賤踪崎嶇半載誠如尊教方理輕棹欲一見握
手回 候董師不意前官限嚴如此今已星夜東
張惶接中略布微款不宜

吳惠麓教諭

養生之教敢不書紳第鄙性更有不可化者二
嫉惡便露一遇事便憎本非隋珠乃欲徒手彌
雀所謂人已兩失耳坐忘真弟對病藥惜苦口
難下咽耳

王笠洲僉事

相馬舉士古人所難不意盲人亦以此相待已
矣置之兄腹腹中試着幾斗酸醕儘不妨也大
抵天道飯飯畢竟難肝腸巧之徒理不全幸如

兄所謂力田待年徑最夷衡最約此道惟弟
之然自省連歲叨轉已似廢人快步大非所
兄當爲我懼也

蔡拱朋知縣

三載賢勞諸臺奏牘萃于一時庖丁之技至泰
刀處不知踟躕却顧費幾許心神僕乃安坐享
知言之名殊可憐也比日館閣選動以次見及
山猿野馬乃耳耳轅輅之中何所謀遠謝誨獎
之辱

何華山憲副

環餘山水自文忠品題後會見美談再續顧來
教方以民生馬政交餒爲憂席不暇煖條畫便
計乃知賢者之見遠矣退食自公不妨一吟醉
翁亭上也

董幼海侍郎

悠悠世路如方之不可入圓木之不可附熱遠
而疎者一切喜怒自當聽之若同鄉相與日語
老氏守雌作用似更於此喫緊今一二下石者

若翁丈度不能枉道從彼則一切付之不問亦人已兩便術也

沈晴峰論德

天生老兄器局以爲世用其珍重愛惜豈異人情願兄自不覺耳前史稱叔教豪而霸世文子綽而亢家史事多年閣中雖粗有胚胎然前甲後乙漠不相顧中間儘有可笑者其難在後來諸公更貴一番手脚耳

陳愚所食意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二

九

十年附驥屈指兄弟中如老兄待我則又在世語之外篝燈愴歎耿耿腹腸固難與世俗悠悠者道也南中在龍蛇赤子之間老兄已游刃解此弟忝在史局弟恐筆弱不能奉揚功名之盛秋場屆期遙見西南萬里有光如虹豈古人所謂翰墨氣耶

劉見嵩憲副

猶記高齋促膝時令郎殿撰方綰髮出見賓客今放進公車已稱前輩亦太難不能負笈以從

然畢竟吾輩塗脂傅粉當讓與後生老兄既心總西嚆而復望我以頭白廬廟何其迂而可怪哉丈夫仕官至執法中外曷問天輩如弟面墻枯坐茫無建豎乃足厭耳恃夙狎不敢効世俗語奉報伏惟諒之

董泰庭知府

教中念及老親稚子所謂身處三山而下乃羨人間蒿蓬之飭之適似不無少過矣聞尊候近准莊居習靜蘭芽再茁得微山中遇異人授藥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二

平長郎初見時幼慧耳今聞其倚馬千言最發平有跨竈之狀後生可畏已別設一榻待之將來未可量也

陸包山

門下乃錫爵丈人行也記童子時曾從家君三識道貌於山中即慨然有棄百事驅履從游之想今此念墮負且二十餘載而門下濯纓洗耳爲世人結跏趺之輪蓋有王公大人順下風以請事而不可得者更錫爵齒卑道左辱先賜問

而又使執事視爲役甚感之矣甚愧之矣示
善履清康東籬秋色無恙錫爵雖碌碌然夢覺
非遠嘗試爲長者品花閨藥必有日也家君遠
來篋中携得壽意一軸珍佩之餘重以增懷今
輒裁短楮布謝南極耿耿倍舊自愛

周雲川太守

古人有言生寄耳今六十無恙甕中有酒瓶中
有花毫髮變衰了無着於形神門下試自揣能
嬰兒乎即天壤俱歟術矣兒女輩得失亦自有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數賢婿幸自勉養德愛身若穉女已屬公家賢
不肖非吾有也

王勝泉兄弟

家親豪中所將親故書累幅握讀不勝慨然今
官味如此世路如彼人情私其所親大抵說卿
說相以爲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爲幸也

陳雲浦孝廉

門下披帷抱槧當時豈知屈困至今蕭然四壁
時乎時乎安有往而不來者昔夫子觀歌舉之

歎以此推之則門下可賀生等可懼也家親老
矣蒿里往來不肖兒子不得奉薪葵以待來教
三樂之說似恐未然愁劇草草

安楓泉廣文

家君相見爲言朋友間長年惟門下一人魚翻
池藁身辟庭花亦惟門下與家君共之惜乎僕
也風波之民膽寒萬里爲恨耳

郭總兵

公敝里崔葦間談及公名號尚相與破膽廟堂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方急才終不令公拊髀而歎他時虎帳中置生
一榻可也

王鳳洲太僕

教至承已受代而南計此時當與今弟執手祇
園修竹中鱸魚正肥公可趁此時一飽過是恐
無及矣弟嘗恨兩度游南不及覽棲霞之勝况
門下此官如傳舍可容再誤耶昨

車駕幸學日會大雨師生俱不及成禮躬履行
泥淖中水深沒脛公所謂譌然太和之會然得

此景象亦非常盛典也

趙大洲相公子

鄙人往送先相公行見神氣充充騎上下若
竊舉手加額曰此類百歲人物吾道之幸也
世不圖忽焉今古自非足下之英明能萬里請
疏馳祭不朽則生等老成之懃懃有已時今皇
典既備良慰孝思至于載德紀功則已藏之石
室而鄙人與搦管焉此先相公嘗見屬于後生
者亦足下所欲聞也

王文肅公文集

胡蓮渠御史

足下茲已蟬蛻畏途烟朋霞侶酒仙墨客一呼
而集念人生之適至此慨慨天道豈不大哉而
言者尚欲收鴻鵠于籠中可發一笑聞五湖一
葉不時飛墮海濱家君舍弟權爲戴安道亦厚
幸已顧僕也迷方之民株然抱柵他時躡蹻
以從足下幸無勒猿鶴拒我王山人安否雲滄
異才僕雖不能爲重定不忘也

蔡雲衡學憲

請三晉教約已知別後功業大都至於天中
明一新往陋則薦紳有口碑在而教中所謂
官不預三等尤快事也明詔赫然門下從此可
以勿憂怨責但鄙意竊謂與其少進不如多出
而喬憲僉至奉行大過新進之士不能百一時
論頗不予之如何如何

張起潛憲副

雲路同盟以爲易紗巾上更無長物不意彼此
東牽西帶至今未了來書愈用愈竭之說聞之
刺心殺青稍就弟無意人間事矣麟洲出參秋
後或當相見吾城拙官往往而然弟豈能獨存
耶見政聲籍甚今會樞門已設御帳待兄矣

赫衛陽節推

仰惟蒞政經年生剗間頗悉然大要在用法不
阿則吏無敢舞手爲奸者此理官第一義頽脫
何疑嗣後第望處心愈虛臨事愈慎宵旰憚於
詆訶中則萬舉萬中矣

徐鳳竹巡撫

門下之德直如朱絲清如玉壺而狀貌恂恂者於賢不肖無不容語云山以逶迤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不虛言耳側聞下車發教首及國計民生海塘要工生聞之民間論矣第費繁役鉅非旦夕可効門下毅然任之且定議土石所出不專仰一方此所謂必成之功萬世之計斷非若前河議之落落也幸始終就之

顧觀海兵侍

曩者除書初下以爲羊腸鳥道竊視翁有難色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三

今一行便到古人云惠州豈在天上也惟大賢處遠則似稍屈翁試觀目前翁翁訛訛欲相爲者今問之不應則可以知世態矣適宗伯汪師草疏乞休謂僕曰今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僕對之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筋乃佳耳汪師爲之首肯今特以奉勸來歲可來即來不則且安之家親至京兩月餘日夜欲歸今擬初十日出京僕爲之愁苦焦爛然無計解官只得命兒女侍行天涯一身寧得無病

翁幸憐而教之

明襟寰副都

嘉垣聲遠提衡兩都流俗務詆訶賢者居之老子云道冲而用之豈門下謂耶僕頃聞世穆二廟有聲人物前時嚶嚶立柱下其人肯鞠躬從首似不能言以此卜門下所善與所用不待涉樞璣衡而標格已定矣不勝向往

郭龍渠巡撫

風謠在野公論在朝臺下雖久翺寥廓不得不爲人情強起譬之于水升之則雨施沉之則土潤君子豈有閒乎哉而鄙人竊以爲吏道之薄久矣中間自知自信之士非監司責之以趨承則猶紳撓之以議論能屹然不化而去卒遇和知如明公者有幾人故隱淪易爲名高而進仕難於遇合迺今則可謂兩兼之矣臺下其何以教之

王僕臺給事

南曹借重雖適少年然不肖舊于此頗見三十

午間曩時列隊百重之所今環堵蕭然矣而猶
紳風尚自吳太宰一變後質文運遷迄未歸一
門下方爲世道主盟殊不得晏然已也陽明證
謬屢翁既有於說自當獨斷今一下司曹人情
便各持堅白以生之思當謂此老人品功業粹
乎無議惟良知一說斷自榜履圖覺翻來其旨
融通活潑能使賢者不覺自入而不肖者亦易
爲操弄精神遮蔽頭面之地門下試觀海內賢
不月多寡何如則可以知鄙意所在矣曹侍學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林對山尚書

翁文章德業海內共仰至如却行而避要路創
履而接後生此一段風節當亦自古人求之而
某最鄙無狀不早問計長者以致褊心發狂聖
見訶督今已不敢復言秋中當勉爲老親戒路
耳回首門牆復不知遊侍何日惟願我翁早踐
台樞以從人望不勝禱也

李實吾巡撫
雅教拳拳欲推而進諸古人之列甚愧其詞從
竊從館下與觀近世俊人才士輟者徒激巨幕
之清名怯者或依流俗之口吻異路亡羊古今
同此慨也昨偶從馬先生屈指關西人物不勝
縑衣好慕輒有所言願門下頌折衷前二說以
強毅弱輪交相爲用蓋爲將來大業計不特撫
巡稱職耳已聊書此以塞下訪并以爲謝

熊陸海運判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行後舉朝公論如別黑白就中海上之夫至爲
懸懸稱冤極可鄙笑僕亦嘗矢口爭之然不能
爲助也乞休一疏于事體不合勸行又知龍蛇
變化無適無心且恐犯叔夜匿形見忌之譏今
者一勸公平氣二勸公寡言僕于僚輩中最名
稍狹然相告則不敢不以中庸之道幸熟圖之

瞿洞觀

承示結廬先隴苦風寒露中可以想見夢我心
事嗟乎兄已揮手謝人寰定中試想畢竟衆生

漂浪愛河流吹愁海者是真苦惱真獨辱天
固非夢夢豈有人常爲刀俎我常爲魚肉但志
心念持上士無爭之語可以照了諸妄矣

吳鵬峯參政

弟曩聆緒論稱同榜官次之選嘗復書云愈遲
則吾榜愈重此語惟臺下可以聞之今其効已
見政事之暇試觀人情國論何如所謂騁驥之
安行勝於驚馬之促步也

李環洲憲副

自吳中奉違以來侵尋十載追惟文酒逢迎肺
腸交寫風萍聚散之感知彼此同之也伏惟大
賢屈左久鬱公望今雖翹舉未足爲賀獨喜雄
篇大翰飛照河山而秦晉間古碑奇字埋沒於
荒烟野草中者且一一待兄拈出信乎物固有
所遇也弟面牆至困無從一寓目爲恨有便再
惠教一二絕何如

余樂吾布政

弟竊自計平生未嘗宴息枯坐而一旦涉事飲

於動中求靜決不可得恐累世爲擾擾
人已耳神勞柴欄古人至論如必謂朝市不喧
僕愚者老兄幸教之

李次溪巡撫

歲云暮矣遐想歸鴻度雪牧馬嘶水萬里故人
不堪悵結乃兄壯猷方在撫戈曲突間固知真
王火三日而見性不虛言也

馮小山參政

桓山罷酒後一春光景都消入醉夢中喜音到
日想即戒輶今先賀兄得安林地而升轉次之
弟史事所謂頭白汗青頗類爲后櫛三年不成
者故園松菊應咲我耳

董勿海侍郎

尊大人奄終壽福善類興嗟不審門下罔極之
懷亦復能支持饋粥否門下試觀古來賢聖往
徃稱孤於童蒙中其間即有長年厚饗而以奉
命淹恤不得一日之決爲恨除此二負即其他
諸妄可以了了又况貴名暴白儻然獨徃不受

一塵挂及則門下所以爲先大人重者又自方在也幸節哀自愛

王笠洲食憲

父在法行可謂賢愚同滯然不爾則何以令金庭玉堂長駐神仙之駕俗稱嘆到後愈肆此可爲兄營也滿書初上已聞有騰章奉薦者弟嘗評兄清不劇物和不潤時而來敬兼兼若不足何言哉何言哉弟款之馬五步而顛十步而汗今輟驛不可復施但株守舊轡免于目前

幸矣定宇入館詞林真謂得人弟班簿居下恐須坐破寒氈兄以爲何如

王笠洲食憲

檻外長江磯頭夜月兄對此亦無醉酒相憶乎人生稟氣受性各附所安今宜北者南來南者北而區區業已鞭撻市朝之上狼狽筆舌之端不知當塗何事勝之不已然去就在我步足相困至于家親怒聲老昆計窮則所謂走爲上策種中之虱尺步地不得自主矣因兄知我有世

苦情他處亦無敢言者

林果秀才

大抵時文至嘉隆之間爲極盛雖風尚殊軌其以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于冥冥不可爲也不可言也然機牙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臂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而悔否能獨泣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拙而若斷詞欲前而且却不得不出于脂韋軟熟以幸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故策不如足下試裁聽之幸甚

趙振宇知縣

今廟堂中評騰吏道爭言永光以敦尚惻愍爲上至于操別券以相責不曰上官無薦書則曰報政失期會以足下觀之世情可知已一歎

曹愛山

海內先達者蓋無幾人而門下與履翁聯袂桑

梓聞其爲道世處功名始終不離于誠心直
生以此數我吳士庶幾從二先生駁還先進而
令予仍以趨庭之訓爲國學領袖生竊觀其言
動不失尺寸乃知世固有丹丘鳳也

郭華溪巡撫

昨者聞關西諸寇以次蕩平生頃在館下得繙
閱章奏頗知其事始末因爲故人王君相與歎
息門下功名之盛乃王君遂過而屬之以辭生
誠不量其愚亦欲以平生向往稍見篇翰而辭
力不能發之稿成之日曾切誠王君不得聞於
左右今者使劉達頒生誠愧懼欲逃然念翁長
者所爲取在文字之外因復裁此紙申謝并告
不敏伏惟裁照幸甚

胡雅齋巡撫

別紙示改折大議爲東南百億命解紛計達甚
具生適在史局見嘉隆間章疏頗嘗及之至如
臺下筆端點綴若飛鏃游刃則當求之晁賈便
宜中非私佞也議旣上屬柄老平章持故事不

欲行然投膠一念所在固有飲待矣

吳平山郎中

刑曹郎得頗頗臺使主斷郡國獨有審恤二事
足下此一行也錦衣春書豈直爲將毋私快耳
已生愚不適俗近以衙門綱常二疏見坐爲驚
今歸矣足下玉節未回能訪我於飯積之野否
乎

周象峯副使

塞帷上郡年望崇深不知境上爭杜父席前問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賈生孰先得之賢者視內外如河沙聚散了無
着于真體乃弟達麻私戀不能于此中無介介
耳

周儼菴司業

弟嘗勸左右勉抑遁思其說受之塞上翁漆園
吏而不可深言今門下試觀世態何如飛蛾撲
火作何究竟則雖十年不調亦可一咲而遣之
矣弟頃在病中會有客見訊以遷次不及爲怪
嗟乎市兒爭餅餅旣入喉復有知其味者乎東

方大夫噍噍解嘲弟以爲嘲何待解解嘲亦待我向子平日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言可謂簡而盡矣

周軫明學院

敝鄉士風乃門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恥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前案不托一人縱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翟公祖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稍着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竊指諸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縷縷効忠規無以復下問皇悚

王叔公文集

卷十三

三十五

浦理川

足下兄弟已各白首幸及里中無事秋忝登場飲醇擊鮮足以忘老昨家親偶論各族子弟以公家稱首足下若未能忘世弟請爲黃金勒白玉鞍以待此輩騰踴萬里耳

余同麓諭德

顯望歲報吏到非但欲聞日來動靜兼亦有請

教新史之思焉今兩得之矣喜荷不可言子今已遊四禪天上多苦何爲凡平生嘗笑我然眉今當此際打不出嗔愛二關平生所學將以何爲老嫂雖未愈據傲庵說已瘥五六分朝夕間兄率于婦路歌酣飲其前便是萬金良藥來教云云忍天眼甚寬不計錄許大功過真一杯淡話也

吳少泉

長夏琴尊清齋荷簾門下婆婆里門以觀賢子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弟輩駢武升朝可謂出處兩榮已僕久困面墻志力衰減然尚從公一把袂萬先生之門來教所謂文章勛業及兒子賢愚俱非吾事也

王笠洲僉事

適頑兒有書至內云昔父官已尊矣何苦隨人賸賸不意穀郭中忽作好音奉聞一笑兄今再登進然尚未當樂局儘意更隱何必更存他計也

王鳳洲太僕

頃賴花得兩世施恩一了家君積愿真是
但弟兄間出處之計轉更支離滿朝婦態苦無
撐船大腹不能容也已飛箋告別退從家兄問
奇字耳呵呵凡童子好大言必鮮成事公長者
片言之譽渠遂借爲口實誤此兄矣時事家弟
能口道之亦復不盡

李石麓相公

痛惟先太師南極一星久照人寰今者聲光渺
然哀動朝野况在老師几筵之慕復當何如願

三
八
肅
公
文
集

卷十三

二十一

三公典策五代雲仍于世諦中已無遺憾惟老
師爲社稷蒼生節哀自重則門下小子之私願
也

李近台學憲

自念爲諸生時學官弟子惟屏息待主司之命
今則月試季考俱有先容郡邑長貳稍自標榜
即羔雁日集其門此風一倡遂如關市想臺下
久已入鑑空中矣重違下訪敢附此以復憲臺
清肅無敢多言

吳少溪詹簿

別後往來貴境且三度矣萍踪孟浪未遑款詞
遙見荆南紫氣以爲門下扁舟岸幘必集于此
想慕何如今九閼驅虎啄害朝士而吳中至鉅
鉅積道欲盡取衣冠而藉之門下手握摩尼珠
靜觀世變亦頗動江湖隱憂否令弟翩翩才藻
富方駕二陸騫騰且邇乃亦作北面攝齋狀何
也爲此附通起居亮之

徐少浦參議

王
文
肅
公
文
集

卷十三

二十一

九關荆棘紛紛刺人兄至則當銜枚袖手勿懷
慨論時事舌間譏柄願相與防之至如匹夫橫
行則已聞頭頭整帖不足爲意見兄看山妖颺颺
乘夜睢盱若頭上皎日一出獨非吾輩世界耶
弟居此頗安但過從稀少兄又令我遠去三春
花柳盡成愁色矣

王笠洲僉憲

近海上之捷知出吾丈石畫爲多文子身不勝
永留候狀如女子而功名偕著于春秋古今豈

異哉昨小兒延得台州一師爲譽言王明府弱顏強植如此疑有洞靈鴻寶秘術弟笑語之曰讀書生子即此是術矣黃天台不負相知否今又有翁太平來謁其人乃閩中異才而恐其年少未練吾文當如于弟一體教之廟堂昨以書成頒賞弟與瑤泉兄獨得優叙昔人所稱狐繃貂蟬附驥何意近屏病侵尋欲謀引去而爲舍弟所先家大人前再難啓口如何

張裕齋憲副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三

三十一

客歲榮補時忽漫言別兄行至邯鄲道上嘗有倚枕而卧者吾輩此景似之矣可歎吏隱甚休賢明文譽籍起夜雪春風抱琴散帙似此謂之消冷逼人非所聞也

馬肖乾

二兄鱗角競爽填荒父和天下文獻幸于一門顧不敏辱以通家之未得雁行班坐相視如左右手此生思幸當何如也每兄霜紳傾蓋之次往往先賀其得明師第罕識二兄之面以問不

敏不敏爲指臂間詩翰示之因粗述平生月一狀咸津津若有感也去雖雖遠此聲光照人何殊晤對而老師方日以天下爲事廣厦萬間託蔭有日以此謝二兄亦以此自慰諸不及覲縷伏惟照原

劉彬泉知府

舍弟補主客甚適先期有欲爲道地者頗咲僕矯激僕非敢然也書生謹慎竊怕陷迷竟陣中耳史事從頭看無殺青之日樞馬正弩何不尋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三

三十二

八足駒呵呵

張右川僉事

王簿陳景淳其人乃散鄉才子與歸震川齊名弟嘗目爲經生中武庫不惟吳士無雙雖海內博古多聞者指亦不數屈也鍾期既近世無知音除目一下弟與馬師爲之扼腕浩歎者彌日嗟乎抱關戍吏古人不辭今此生業不能躍冶自鑄求爲子將莫邪弟復何說我顧不勝惜才一念且知老兄好著述聊爲先容以爲燕閒消

古之助倘可假借勿以爲吏相遇今此生得
所聞于前則古人所謂傳馬萬言未必多遜也
白首相知固亦非晚老兄豈有意乎

張王屋藩幕

留都奉教後別十年矣無望白雲竊想見公松
琴尊園史之間擔簦未涯徒制傾嚮耳翰至知
起居無恙兼承教近時著作僕耳目塵陋浴滌
一新固未得一見鳳雛爲恨史例甚佳愚意嘗
欲將史漢二書盡刊註釋較似玄暢然恐野人
嗜斤未諸衆口輒附此請教

汪少泉

古道邇矣如門下賢行長者宜使竝立朝端是
是而非非至于五技之選六翮之用不患無人
此僕所爲不敢賀也抑來教云閒居十有七年
無心出岫今試爲門下追數十七年前本奉面
目何所加損僕也願以君子之心爲小人之腹
浮雲在空誓不相負

袁見陽茂才

昨貴省鄉書至首閱專名過數行後遂不復立
閱蓋知世無伯樂故也度足下大指非送客即
罵鬼屋梁月色可望可見抑古人不云豈有美
好如陳孺子而長貧賤者乎今僕之知足下非
直貌也黃金白髮何有無大丈夫老當益壯
耳

潘印川巡撫

芸蓬秘記岳牧師言皆辱見推于僕此決非書
生所敢與知若傳者不止門下不察則無爲貴
E之請公文集

卷十三

三十三

知已矣莊生有言魚相忘於江湖苟味斯旨即
來論所謂忌者諒者且都入陶鑄中若其他又
何以爲僕經春多病歲中決意逃禪不知可及
翁曳履人朝之日否

王振泉

來論齒髮變衰亦有生常理古云外其身身存
由此觀之盛衰不在齒髮也即君時未至則待
之若更須長者憂身外身則弟請爲兄談夢中
夢以相解何如世味只如此年來頗受瞿曇之

說僥生此身兄亦何以見教也

游靜宇布政

弟十年前曾走貴部父老爲指示故淮陰侯提戈斬綏處至今猶數千衛屹爲京師右翼茲古今之壯觀文武之劇任也伏惟老兄以明德重望簡在鎖鑰樞席虛左且有後命弟備貢館下庶幾得擢管以紀功名之盛則蒼蠅附驥於終始志願畢矣

余述齋大僕

今里俗浮僞所恃一二老成屹立危坐以無名之模鑲之造物者不竟用翁於朝廷未必無意也玄經草就倘許後生問奇則生也負笈而前固有日矣悠悠世味愈嘗愈苦檻猿繫鹿理不久安而長者何督之孫也

趙汝泉巡撫

昨得郡縣書脫隨已啓謝茲續奉誨函承麾憶已抵歷下受代矣我觀之千袞衣綉裳安知東人信宿之思不在今日生往聞齊魯諠俗朴而

近悍動之難拊之亦難天道雖遠以徐勢度之恐飢吻相煽不無唇齒憂門下三年艾未爲早計也

羅南泉知縣

世情貴耳使騷騷辱于鹽車弟即能爲兄子皮鮑叔緩急豈有濟哉來簡謂一遭垢膩戮力無裨自古稱盤錯別利穠業待豐此左右之事弟不敢知又有稱棄灰可以濯錦腐草或能照根此弟輩之事兄亦聽之矣聞山縣多益兄業用庖丁手作用一番自此皆鳴琴種花之日願倍自愛

顧二懷文學

昨承教佳篇已盥讀一過文字至此有旣彫既琢復歸于朴之意其精處不暇論贊而僕又恐其過于精爲世眼所忽因僭易指搢一二處却寄大抵歸太僕古文家已得其髓而用之時義則似抱甕灌畦涓涓然用力多而見功寡高明裁之

顧應宸知府

古人論是非不論利害此世俗老腐之談然畢竟守此神閒氣定萬無一失足下雖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上官雖責備趨承至于情意疎冷無大相去者僕謹株守前說以爲高明涵養之助不識謂何

李繼泉同知

側聞雲卧百花叢中陶阮風流未足多羨弟屏居無事頗慕爲門下抱甕老圃吾丈亦何以教之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三

張準齋僉事

弟耳目口鼻人爾豈真麋鹿蛇豕不堪駭策獨有厭事一念旋滅旋生終不可化此自兄之所知去年已再露歸意於李司空爲一刀兩段之計不意事機到頭翻成沮滯今雖濫轉一階食噎寢魔朝不保夕凡兄所以責我教我望我者誠手足相憐至情而弟也自知力不任志不及容異日請負恩之罪耳今世論悠悠又謂弟失

歡執政有所避托兄試平氣觀去冬之事弟爲則誠兩翰林盡師生之情公則勸元老全朝廷之體我何嘗負執政執政亦何嘗不知我凡言者推高于弟歸過于執政皆非事實兄謹勿聽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卷十三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茲錄李少保兼李太僕吏部尚書通議大夫主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終棧梓

吳復菴趙定宇編修

國家二百餘年士氣推于公等爲批龍軒虎萬
歲一生痛平方正之孤植也僕抱有嫠婦私憂
連日但爲足下叩亨禮佛而不能過咫尺之款
長迷苦復想

聖祖在天之靈必當爲社稷培植善類足下幸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強食自重僕迂疎抵忤茲已自分譴逐不知握
手更何日也臨楮瞻俛

文明野主事

方匆匆請告中忽接使翰爲之驚感遠戍荒寒
良不忍聞足下萬金軀在飲水吞炭固無不可
獨奈八十老母何僕今以爲母疾顧天乞歸聞
此不覺蘇蘇涕下所謂同病相憐物之情也大
馬之功若得其當以報足下必無所辭如必望
金鷄放赦僕請卜之于天爾世事悠悠僕止辦

塞耳障面于五湖雲水間不足廬遠望也臨書
對使哽咽

余同麓相公

老相固之峻詞二兄長之溫論敢不拜承雖然
第真病矣兩道嚙眉半生隙影豈可復受他人
窘落且語莫語于奴虜悲莫悲于別離男兒四
十年間重爲同朝觀笑復何情緒暫拋妻子向
人乞斗升相活耶兄今責我不過曰往日迂此
兩款罪名甘心招伙但願爲我善詞相國之前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及老親處亦望鼎言萬里陳情實非得已兄肝
膈至愛善處人父子師弟之間其餘閒話祈請
打疊一邊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盡

滕少松布政

弟狷狹人也有故所秦牛在河濱不日且從之
洗耳老兄尚安得以大丞相之事相期責望
昨家親書來不勝歎私懸關之私命二男少恐
待用略如盛指弟謹對曰此生報主報親止辦
得守身二字經綸幹濟實非所長奈何

王西塘

翰脫再辱因得拜嘉集焚香讀之鏘然金玉之聲藹乎仁義之言望而見者可以知門下人品生也宗服大方奚翅河伯望洋耳已聞公暇喜讀易文章助業冲而用之益取諸謙如不肯筮得遜之九三門下當爲之謀遠疾厲無更祝之假翼而飛也

林瑩峯尚書

門下業已飄然拂衣不肯且編輯妖黨自分此王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生與君子絕矣不意遠教再辱重以珍遺捧次豈勝銜悚竊嘗謂門下之德如滄海千頃而砥柱屹然撼之固難知之亦不易今身游世外何物腐鼠復能嚇人不肖雖罪謫彌天頗亦引鍾期自解悠悠素心期各崑勉白首不相負也

唐曙臺主事

古諺有之擇禍莫若輕今不肖野狐蹤跡與灰心事兩者俱暴于人問門下若必欲推而進之中庸之列則不肯敬聞過矣若又有進此者

門下雖試登三十三天能復索我於屠羊之內否側聞雅志誓不作三代以下人物教中所稱庸德庸言世間法出世間法大都不離此願與共勉之

王麟洲學憲

區區麋鹿之性五年前已辦此一着必不怨悔第常自評渾是一頂冠兒女子所貪不過閑茶冷飯而世人妄語及之此區區第一違心折福之事鬼神陰禍必中於此老兄自今肯爲我閉口卽是爲我積福京師故人有相問者第爲言一疾病床奄奄垂死使忌我者心冷愛我者望絕則爲賜大矣

周主事

與公先後出都門日月遂久杳不知故人行藏大抵仕宦覺苦則種種疵物厭事之念千緒萌起公雖身未當事眉端意氣頗已爲世所指名今跡處岩廊而繫情丘壑位非衡宇而私論世故僕已誤矣公又可再誤乎今海濱生計止辦

漁樵一不泛交肩客二不出遠游眺三不讀文
四不言時事如此可以免過否其他非所敢聞
命

吳平山郎中

嘗暑中鄉舊俱無書不敢顯然異同以重隱人
之罪不肖已入無諍法門尸居以來覺四大俱
假泰山撼之必不能動誠自知豎頑無耻無所
逃罪然化女修證原自曠然本宗恬澹而謂之
豪黨本教忠孝而謂之妖言公以爲尚足置辯
否丈夫謝官謝事謝客便可一絲不挂此外毀
譽不在我矣幸政府雅嚮此道復書勉不肖矢
心精進毋休人言不然鑠俎之上有完肉乎

鄉聚所食事

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乎
得性均焉僕茲有尊羹一杯手獻二親舍旁三
畝地穿池稅蔬且分爲農夫沒世去年十一月
十八日奉一孫嘏笑可愛南還時嘗發三問瑯
琊公一曰奈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曰奈何

使世上不知有此人三曰奈何使盜賊不知有
此家瑯琊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敬之
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已自託于玄牡之間足
下無復問我造請矣

王望川推官

聞驪駒且駕不審定期何時兄望重科深斷無
終屈在外之理但官亦自不易往來多費多議
論多此三種種纏人今又益之以翻雲覆雨
千幻百化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此言不可不三
復也兄雖潤達鴈帛中數字不得無情至望至
望

張岬峽巡撫

昨見敝門生宦浙者言浙人斷去湯火特召公
如泰山招撫之術生也何敢越俎而謀第素奉
老子之訓竊謂泰龍馴虎亦人所爲若萬萬無
他計始議鋒刃未晚耳

李肖岑叅政

往公在省時鄙人罪誹滿天幾爲知己之累乃

公違俗破嫌問遺交踵未敢顯然布謝而豫
使者又至矣今者志行遇合出入兩榮而參簾
一轉爲時論所稱臨徑不爭肯趣逾永鄙人益
深知而遙賀之自今以往公毋愛譏鄙人毋情
俗忘我以順萬物之自然雖冲舉不能飽食安
坐有餘矣

陳浩菴知府

劉寵橐中金不能充買琴飼鶴之費乃公必欲
盡散之故人此不令受者愧耶前除細叩其說

日之補公文集卷十四

畢竟無他古道邈矣人情既不肯懸殊格以待
異才則相與借托爲好言或曰此利器非用之
盤錯不効或曰此賢者雖處之遠地亦邈是皆
不足重公然僕所聞止此矣古人云吾道固是
正不必傷失于既往決疑于外人僕所以告公
亦止此矣

張起潛副使

第二宅已種種亭不加修臨事不度時勢不提
義理信心而行以致費詞費氣彌浹年月僅而

得此一歸今已抱孫侍二老親行年四十有六
無意人間事矣昨麟洲書至頗言兄直道失歡
之狀幸不大挫然政聲如此恐悻悻者徒足自
累第不敢一味勸兄作轅下駒要在虛心觀理
求得自己意滿卽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可也

凌洋山巡撫

生得請抵家逾月山鳥海燕戢翼借巢沒齒無
恨今世論悠悠好獎飾迂固而生最短見從火
坑中索水雖幸而得之豈足更以爲名門下自

今第收之襟袖中置之齒頰外則幸矣

顧學海編修

發都門彌二月抵家二老親無恙兒衡亦既抱
子于不肖始頽足矣獨念心知故人渺然在王
衡泰階之上落月暮雲并爲離色此情惟足下
諒之風波險巇則僕乃窪頭坳隨雨破者不足
置問六合至廣魚川泳而龍天飛何所不容待
親之暇止辨閉口逃名朋友間有齒及者此適
足抵之吾弁未爲相愛也

張和陽諭德

世情擾擾以形跡爲別端處者有羨乎廊廟之建立出者有慕乎江湖之蕭遠僕所患不聞過耳屏居以後與世事益迂濶習氣滿腔望嚴師良友如泰山而足下又遠在索居可知虛之一字談何容易佛說謂我相人相無之而後可以言虛一塵識心染于我則我障染於人則人障足下以爲用人自用虛實何如若僕林野生計藥瓢藜杖之外損之又損是吾師也

戴中齋給事

挹家冉冉遂成隔歲教中二事其一戒不言時政僕幸已先得之其一戒遠游僕日事閉關欲粗理性情未暇及此兒衡耽嗜古書資才要自勝僕同州師奄忽竟如兄言直木先伐非止門下士之痛同署諸老有問及者乞免通賤名海東片雲僕杖藜倚枕其下老兄幸時時望我

沈少林修撰

南還忽忽逾五月方流連乳哺間未暇記問故

人山門一經彷彿望見西來紫氣爲之慨然擬從事老親暇後便當幅巾奉訪此時公幸爲我鼓南風之琴廣伐木之章人世浮沉置之勿復道矣玄關未啟且無及度外舉動當此之際僕可往公不可來慎之慎之昨公關救諸君子聲形踪暴露而事非戎首不甚爲世所指目今者潛龍勿用何憂網罟更顧于慎交游寡言語之外稍稍着一分混浴態使尋我者無端慕我者無聲則所謂沉冥中經濟其功出于閉門掃軌

卷十四

十

萬萬也僕此者止辦專美一杯獻笑老親餘則滋蘭藝藥學爲老圃二者無恙良足矣喬子習語一再宿而別觀其胸中如滄溟萬頃出奇變應無窮公資其經世僕資其出世不兩盡乎餘語不多贅

吳復菴編修

不肖草棲石隱二載于茲矣無端意氣後相益爲累世人貴耳既公藉二君子之名而執事者又重私之以爲德不肖負此二愧也恐容足之

地鮮矣不敢聞不敢聞教中逃虛隱迹自有隱
客之體宜爾然願公毋遽以斗室巨牀爲末落
作蘭處若造物始名則譏構方自此始嗟乎此
君子所以難也

蕭觀復太守

逃虛之人無所比數追憶曩時鹵莽角奔於名
譽意氣之場譬如夢寐覺而後知其直夢也公
尚欲以僕夢境爲覺境耶適方從瑯琊結跌野
次求所謂針芥相投地公言大非所願聞拙撰

古文唐公文集卷十四

十一

業呈覽僕已受告子之學不得于言勿求于心
公當自爲尊大人計不朽榮辱非吾事也

李霖裳郎中

嘗與東泉公稱足下惟恐不旦夕至公卿此豈
爲觀觀世名誠重惜奇寶欲有所用之也今更
才已見心愈虛氣愈斂持法愈平則僕願畢矣

陳鶴麓知縣

膝臂之目不意偶識明珠此生之遇足下適足
下同無藉于生也淵才雅度已于文字中獲見

一斑今操刀試割定自澹然聞稍若武弁
吾曹驅駕此輩大率如餉虎牧羊在緩急之間
若與之爭氣則左矣千鈞之弩不妄發機幸然
思之

郭鯤溪參政

兄雖身處江湖未學巢由洗耳夢勞時事想飲
恨同之以爲天夔可畏乎不可畏乎人言足恤
乎不足恤乎

祖宗列聖何負于士大夫得此果報第痛心病

古文唐公文集卷十四

十一

狂終不能忍過一兩月後兄當訪我于屠羊之
肆可也

顧膺篆郎中

大教中所云愚之一字朝事用着山林用着如
公妙齡高譽能盡剗機鋒齟齬而守之以愚何
事不可爲不肖若早聞道于漢陰愚叟之門當
亦無近者之紛紛矣

戴愚齋掌院

來書念我謫我赤心一片真是動人第雖愁病

亦得藉此口實一切謝絕門外舍後治方塘一區屋數楹植以小竹籬落家君拈花朵拈瓜蔓其中此所謂萊園非園也隣翁見之以爲寒儉可笑而弟自謂得罷吏病客之體老兄無事更憂其擾擾成累也但世上原自有一種痴人所貪閒茶冷飯何名高致且愛病何人不有而時情好評論多愛惜以爲區區別有遊託必欲強交而就見之人山以來獨此最苦上有老親又不敵投跡無人之地惟有小舟一葉信潮來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十三

往于出城數里間晨出夜入如伏鼠耳言之可歎兄今處得尊地亦得閒地亦得遠地亦得畏地凡出入多言語多文學多皆能豫以爲兩司成亦然幸老兄慎之母曰野人復作吏態也兄衡何知聞延見款誨如子今眼甫止此一緯亦甚以功名課之煩兄更爲伊查星度他日子嗣不落莫否久不相聞踈箋不覺觀獲

郭錕溟參政

教中雖頗審聽忠告之語然尚開闢接賓朋和

解公事似此擾擾老兄縱不知勞恐五臟神必不甚喜自今以往願與爲一竅不通鄉黨無聞之人庶可保守靈龜永邀上壽耳悠悠世界何患無人他日輔弼等語真乃一杯淡話第六尺之身斷乎不換萬鍾鬼神知之矣操尊使言道體暫發勞雖無他慮然乘此小病謝客亦裨家三昧也

胡雅齋巡撫

救鄉災歎故老相傳以爲四十年來未有之事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上

承爲額天請命議賑議蠲甚大惠也然竊詳部覆尚持兩端小民喁喁且望明公大破拘牽便宜措救一晷談身處之卽是救荒奇策耳

楊後湖知縣

世俗好同知公賢者亦復爲資調所拘牽僅得改郡此朋友之過僕何辭焉蘭芷處幽谷而愈芳松栢歷歲寒而著節况綠江名郡政聲易達願公毋薄淮楊勉矢初志時乎時乎行且至矣

馮仰芹副使

天下方無事吾等幸各把膝林泉蝴蝶莊周
忘夢境可矣泯泯虫豸何知天常國是門下乃
欲取不材朽木而文之惟口起戎可不慎乎

江續石郎中

歸途暑氣方熾不審道候何如堂上倚門莫嘆
歸暮否山居雖適未可效區區自同寒蟬世事
方新賢者以時爲擊楫運甕計卽此是學問也
僕比者侍省病親漸次向安且喜執政半徂益
茅一把粗無後患足下勿復念我矣

管東溪僉事

卷十四

三

僕乞身後准備結跏了却生於大事而父母在
上見謂不祥聊復罷勉塵障百病叢生古人以
有身爲大患不虛言耳公年力既壯情累又寡
趁此勇退之日何事不可爲僕雖潦倒此志終
不忍墮落嘗聞之師曰行住坐臥檢點過失卽
此是道願相與勉之耳

李繼泉同知

向蒙惠芍藥內有一種深紅密瓣者極佳偶被

園工刪去公有便乞于秋時再惠一兩株盡家
君老年篤好名花故不憚煩聒耳頃小圃草堂
中枯書司馬君賈二語頻教人種菜莫誤客看
花此僕之近致也并附一笑

馮具區編修

公方年盛德完會處間地水斷陸剽惟吾鋒鏑
所試而不言于人此天所以爲

高廟儲才而賢者踟躕四顧之日也龜雖烏篆
龜息猿引公業已饒爲之事到得意處若顧戀

不忍捨卽此是欲障公雖高明然向來頗覺注

念於此爲當痛磨鍛一番耳僕習氣驕嬾度已
成癖故不復收拾自放于山煙水月之間可謂
負時兼負君手然尚望足下爲我一指南毋令
人謂吾徒俱空談養高無實用可也

徐見西叅政

穉穉穉態糟粕腐守竊自揣骨相豈肉食而飛
者二親衰年亦頗以尊美一筋出不肖手供者
爲美因此遂甘廢絕悠悠世語乃妄相指目爲

名高流言止于智者惟老兄諒之

董澤陽尚書

錫爵生平懶病頗厭世氣當我師柄用赫威時雖口補周公之業而心竊悲吐握之勞每與余內仲私語未嘗不歎息也及今退就林壑正願靜養從游何得遽求斥外第入官三載稍見宦路風波心膽孤怯故形迹之間不能無避耳

鄭崑巖少卿

人情太行客路苦海吾丈已飽嘗而歷試之古

王肅公文集卷十四

人所謂立義以宰制萬物其游刃餘地竅肯正在此況今公論漸出同志皆君子兄乃欲舍所學而從漁樵之伍不已迂乎猶記客京時第攝程與兄切磋道義高談名理此時目中豈復存一毫軒冕態今者天涯去住各保元龜老兄幸已得漱身市朝區區侍老親棹頭林藪處者不必望兄等以三臺橫拜之榮出者亦願毋及隱人以滿輪漚帛之事急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

遼海今日之謂也

凌洋山巡撫

得書知大征方畧已定虜在目中度歲暮可得捷報矣翁草茅夷異期于盡然不肯兒女子之仁願以佛家多殺生爲戒想長者意同此也

王會泉副使

再辱箋貶回知老兄眷存之渥不以末度相求然慚負何能已已今世有尚子乎不但舞綵含飴草事稱慚且使宰物者知九霄之鳳終不食餒下食于士綱人紀非小補也

王肅公文集卷十四

西亭王府

錫爵歸來聞仙翁殿下之名殆所謂御風然非世諦中人也越在海陬無緣仰止乃今得承教幸甚幸甚伏念錫爵流浪半生退而盡屏去雕蟲芻狗少憩空門聊以懺罪業遣情累耳來箋獎飾過當且要以世外之交示以換骨之訣非錫爵所敢任也抑軒轅鼎成旌陽丹就則小臣鷄犬有攀胡詆曰之想小子不敏可幾幸萬一敢持戒愁二字爲他日花梢稽首地耳

蔡揆朋主事

每見敬美談足下吏行人品皆第一居曹適少
事試推往驗來賢者不從寧靜中能致遠否若
因捧檄得喜因喜得忌則不肖且歛手避之矣
風緒見指不曰高陽則曰野狐不肖兩不任諄
而歸之太空足下亦兩與歸之不聞而姑攻我
片言頑石可也握手無涯臨箋馳企

李石龍副使

伏惟雲臥多時想却郵夢後不復以天下易黃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十九

梁一飽甚休甚休第掩關來頑鐵如昨比者稍
因外魔自省于鍊心養氣得分寸力翁丈卽令
身心塵境都無纖滓於裨那更易入蓋參讀道
書多尋道友不如大靜一番先除此心散亂後
除昏沉又後則三關九竅消息自覺凡丹文談
藥物火候其理實然而其枝葉未必如許零星
大要怕學人道聽堂說故作隱言明者自付耳
翁丈自戟心體認以無爲爲宗待一念不生彌
旬浹月後覺頭中有物融融汨汨而起者卽此

是藥是火其餘不必多求也第于是中實亦有
得聊述其所聞于師如此惟高明存而勿論幸
甚

赫甯陽御史

貴差越在邊徼自昔直指諸公強半以移病行
通臺下受代且及期目牛若無全神馬若無繫
蓋方寸苟無欲卽煩惱皆菩提境也來教云由
物覓道由道凝心嘿然定泰然守僕自今始得
見公真道面識公真種子爰所稱伯夷云云又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二十

恍然自失矣然願公無厚自遜伯夷而輕言人
情入情至陰巖處首陽不能避而薇蕨難爲飽
也

張嵒咏巡撫

側聞麾節照臨崑城旬中且移傳東矣不遺草
鄙將過而禮于其廬此古虛左追侯生綈袍憐
范叔意也敢不引領第家老人方病脾伏枕恐
不任扶服車前爲恨耳吳浙近事自有史官持
書太書者彼以巷戰克此以廟謨定徒薪焦爛

未易以什伯計功也側聞廟堂方以張益州翁而在今日肘腋間安能其隱憂十倍而處分之難百倍非常之事故自非常人所能言耳老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觀我翁今日提籌清如鷹犬射隼此慈儉之効也若不倭若空諸業何足厯遠慕哉奉教之日家君病小愈能起行庭間數武因得以湯藥之問畧布謝誠如此惟台亮

王念熙郎中

僕嘗謂世路如漆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尋地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門下壯年雅望安知目前退步不爲福也

周翼宸知州

老親比以圍造田冊將敝戶虛推各園田數送臺下此實爲身家遠慮非避厚產而飾清名也聞臺下頃爲家人私買要行庇護以全區區主僕之私父母之爲子民其委曲甚厚至此豈不知感但老親連日查過戶實數前田委其別戶

虛推亦不聞有承領家人即使有之家人私自置田收利不關白主人免于坐罪入官足矣而又使掛籍官戶累窮民代爲當差於情理安乎夫向來翁宦間有說寄人田而不聞有不認已田者此臺下所以疑愚父子之非人情而處分未決也然版籍重事不取多順德意市恩間里敢輒此再布腹心若不信願將前田盡數入官以明此心惟高明留聽幸甚

趙垠洲給事

王叔文文集

卷十四

三三

二老人侵尋日衰已絕意當世惟是二三兄弟言行志行則僕從林野中劇聞風采竊自比于枯井之附春光晨昏多暇幸得從事灌園一簞一笠聊足怡老不意復爲造物所妬經秋病脾至委頓幸不即歿皆足下餘庇也來日尚長不識何修可以寡過于鄉曲願終教之

沈少林修撰

伏惟高臥方酣何以得劇問門外事然人言亦苦未審所謂徙木樹幟者豈一斧一足哉門下

病初起僕方苦頭風困甚已矣勿談之矣不肖
自揣報相知最忠待君子最厚若意所不可何
苦作狡獪微言寓諷而又詐蒙慈母以疾痛不
祥之名烏羊愚畜所不忍爲而世語且妄指之
門下復妄聽之東京黨禍可不鑒乎竊嘗謂門
下熱心一片可貫金玉而跡太露語太易乃撫
松所誅起今折節就官終不失萬一於常調若
猶未也則絕口世事待時至爲之不肖雖屏山
澤有餘快矣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滕少松布政

我林幽谷來日未晚意動胸次則底物厭事之
念紛紛萌起第已誤失兄又可再誤乎抑第乃
投巢之鳥又自知骨相爽非功名會中人所謂
臨地却流何高之名適病脾累月缺畝之身不
耕而食造物者已似忌其過優適兄又欲以世
名歸之茲益疾矣不敢當不肖當使旋力疾附
此爲謝

吳南洲巡撫

上谷聞問後星霜擦指驟當大拜朝廷度外舉
動真自服人至如彈節故都延見黎老棠陰正
穠竹馬填道迄今吳下喧傳以爲數百年來盛
事而第也病不及一見此爲恨耳嘗聞非常之
事必以待非常之人斯言惟臺下可以當之知
第展昏林拾不失家二親歡爲幸敢妄意出處
之計及海內悠悠之名乎伏枕裁謝惟答照幸
甚幸甚

吳子山郎中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滕少松布政

歲除擾擾雖同里巷中不能相候適兄獨不遠
百里專使馳覲而又以長箋辱之不肖村農病
叟得此于兄翻覺多事不肖官至九卿知止已
晚今雖入麋鹿之群尚嫌舊籍未除微名作祟
以致入秋以來身病孫天鬼神是怒來教又增
我一番罪過矣謹謝

太守

謹啟伏承遣官賜教以撫臺之命欲爲不肖建
坊不肖竊自端生平學術行能無一足以當世

取舍而歷官垂二十年。施恩及兩世。小人之分
勿逾極矣。幸今身處閒地。得稍避世名。以餘
歸之二老。親然爨席。猶警晨昏。未効自今。以
獨有履水抱石。使公卿不見齒。鄉黨不聞聲。庶
可以懺罪業。而遠妬媚耳。若遂赫然表厥宅。里
辭曰。旌賢不肖。隱居之爲何避。名得名雖甚。厚
顏不敢居也。夫撫臺雖同年雅厚。至如臺下。乃
親臨切近耳。目所自出。今日之事。非我翁噓借
不及此。但時禁方嚴。年荒且甚。不貲之費。隔月
王來肅公文集 卷十四 三十一

胡元瑞序廉

病苦聞教。未飲。獨時時手足下集讀之。足下今
之高岑也。袖中自有摩尼珠。乃何感于苦空老
子。而特相慕焉。足下又何受于苦空老子。而特

相問焉。足下殆聽之過不肖。本以庸謏不能効
短長于世。則退而乞一日之養于老親。乃今則
已矣。熱血未冷。而雙淚已枯。惟是無生之教。亦
不能竊其一二。以自解脫。乃手誨云。豈猶以
少年燭武視不肖耶。聞古君子心相知。則廟忠
之以言。竊謂如足下振古豪傑。當推弘風雅之
道。潤色太平。毋姑以翰仙墨士自處。因書附謝
不宣

唐曙臺主事

唐曙臺主事
公所論不過謂三教同源。儒者當于應世中。了
出世耳。然二氏作用。數從和光方便。入門若吾
儒。則必量腹然後食。擇器然後操。如不肖自揣
力綿智短。不敢強其性之不能。乃學儒而過了
不聞道者也。性先人屬。曠時使老母坐榻前。陰
誦金剛經。含笑而睨此。何嘗鞭策不肖。應世耶
會當強食支床。稍理問學。以酬恩待耳。白沙先
至真吾師也。其文字之奇。亦似脫盡經生窠臼。
讀公批教。恍然若身在冷風秋水間矣。

王柱石學院

向者追陪館下仰見吾公學問中經綸於易而効矣躊躇四顧問道于盲此非不肖所敢知竊謂公虛襟道服自能先壯中索駸若必以吳士多端欲厭服其心則散卷防換號印卷華圖書舊案不查廩增附不查即格眼冊號簿亦入院天青日朗誰復敢置喙者不肖芻蕘之愚已止此矣

三才齋公文集

卷十四

七

劉彬泉知府

側聞願者仙踪出視令子于京邸萊衣綴錦連炬分輝真儒林盛事弟翁方厭井門之味而思東山恬臥之適匹馬遙歸白雲彌望徒令人悵然思躡履之無從奈何追惟既往闔闔于名譽憲氣之場以幻修習起成罪業今疾痛喘喘之甲乃始伏而懺罪其將有及乎翁天上福人若某飯依淨土宜以時努力龍舒居士不妄也不頑鈍其于修持了無證解頗闢之化者

言不貪生卽長生不厭動卽不動張以此爲金片之獻

孫小溪撫臺

黃卿相公我翁便中相聞且勸之先調和官府而後以次及外廷舉措使異時反側之黨不知不覺入我彀中社稷幸甚天禍吳民十四日夜風潮之變亘古希聞止據一家漂厥男婦十七口則小戶可知劉河新城壓成軍民二十餘口則村落可知見今流屍塞路四野無煙則廬舍

三才齋公文集

卷十四

七

又可知矣紛紛餘民各裸體投宿野寺槿粟與糗糠俱蕩盡無所得拾如此而地方不大亂者未之有也第一片赤實心原不喜州縣報荒虛張聲勢今日擊變故如此剝床以膚上爲廟堂憂下爲桑梓哭我翁造命之地千萬靈行違官查勘先期題請元元之命生於在今日幸林被亮留神至荷

孫小溪撫臺

群兒煽妖危機巨淵我翁不動聲色如雉堞

蓋石畫所銷得陰功所全活有出于耳目
且萬萬矣奏報之外僅本兵一密移而
無功地方若無事廟清中寓鎮靜即古者
床散賤部不是過也廟堂處分渠首悉從輕比
且巧六一切黨與大都受翁成斧上帝紀功不
知何如矣

劉守有錦木

自門下典權禁兵用儒飾將府中不聞急步疾
呼蓋江陵之威燭得翁調劑者多矣豪傑當事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三十九

作用斷與書生不同今人情無端射影以此而
吳趙二君傾蓋門下亦以此方當官府改位國
是未定之際左禁右拂不激不阿非門下之望
而誰望也自古小恐方能大就彼曉曉者既化
為冷風不當復置齒牙矣

李修吾主事

為鳥啼血且暮思盡今又聞足下以抗辭遂貶
公私之病轉益無聊正耿耿中忽使至發書拜
既因承故人遺鋒音耗感謝之極歎且不朽

不肖竊觀近事公等之謬謬廟堂之休休皆太
平萬世景象自後兩歸之渾噩一毋居名一如
任德如何

李及泉憲使

承封示近報似以廟堂齒及不肖為同志色喜
適不肖聞此益茲甚感愴江陵事乃滄海桑田
莊周蝴蝶變幻只在目前彼惜不知直欲以有
涯之生作千年之計真可笑可悲也昨敝門生
谷道長談江陵事甚詳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三十一

上脾晚數年發于一意

宮闈不敢主外廷不及聞而次日

齊旨忽發下矣報中稱提學如金者乃國子
舊官開揭考退旋投馮保門下語肯俱出其手
狐深恨此人今亦一網打盡矣諸君外補尤快
人意然竊謂此時政府言路大動之後各宜稍
鎮以安靜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
陰潛起亦不可不早計也

張陽和諭德

客來蒙足下特枉皇華之節臨弔不祥之門論
交生歟非復世情豈意罪逆餘生復延至今日
而足下悼念不已再枉顛仆何能不感咽哉適
見洪陽尚質言足下此行轍環全楚諸名山間
真儒者壯遊嚴程屆期盍早稟命太夫人爲迎
養計蓋二三同志出處識者頗用以覘世道而
足下有母恐異時復効鄧翰編少壯幾時不得
容身虛擲景光以此輒先事爲足下計耳不肖
向託先君子蔭下含哺而嬉不知帝力今百勞

汪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三

滿若備嘗而日毀粥三三足下勸我自愛猶恐
道對也若他人勸之并愛天下不忍置對矣

周山泉通政

承示葛仙翁丹法不肯往于都門道藏中曾談
之過此蓋晤後拈成多方誘道銳根使人知
實有此理實有此事又使人知萬法歸一各以
所近入之于無罣礙爾然不肖竊謂外丹
秘法入衆不以書傳我輩即精心向往而風
蘇秦張儀及煙狐跡不如姑守空淨雖今生

必成而來生或不至流墮此不肖自知自恕卑
卑可耻非所當爲上智逆也

陸五臺尚書

正人登用實世道一快然極盛光景已多內憂
從來極賢宰相必多外侮未有十分快意者側
聞近日紛紛令人短氣翁慷慨一疏關係非小
然自此不得更求大快矣漢唐鉤黨相激之禍
顧亦由此使大臣之身安而後朝廷安耳不肖
陰伏草土久不談世事以翁當今重望聊復切

三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三

切齊唐二給事及龔史一清者持重可與言
廣州公當推轂一出也

李順恒御史

通者承公私盛莫辱于先君萬里間遺曠然若
手拊其疾病而相濡以沫也何能不感而涕哉
竊見吳中野老人人能習皂囊封事直聲奇氣
注列無兩而不肖罪逆之名獨幸以大賢嘯借
未絕野天人非土木又豈不知榮其如哀病喘
喘寒灰之灰不可再燃吾公幸勿復念我增其

罪業矣

申瑤泉相公

至公與虛二字此武侯功業之本不肖昔空于
世法卻無所解然一腔心血實欲灑清知己前
以明不欺昨所以云云者妄謂老兄有反顧和
遲恐未能一旦斬然以塞仇口以今觀之老兄
胸中自吞雲夢八九而俯井之蛙無端鼓吹張
公教神龍行雨何其可笑之甚也來教謂欲言
魏鳴恐天下終無事而不肖所最苦者士大夫
五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翁見鵬州判

黃鶴一去青冥無極僕也不能鴻豐隆而寄聲
茲擇教遺汗淫淫下也世路如此覺得愈遠愈
苦愈高愈危今亦不復追爲公慟窮途之哭但

男子一生無端暴殄於射工沙蟲駭機壽夭之
中道見不平未能抑氣王郎酒酣拔劍空自苦
爾柳古志有云立德不朽文以窮工公之齒未
也物色河上著書名山揀梧而吟屑榆爲粥千
歲而下其于遇不遇何如哉勉之自愛

蔡拱朋吏部

不肖罪逆彌天一身俯仰宰物者既割裂且盡
而頃之脾疾侵尋朝露之生喘焉漸成者又數
月于茲矣枕上偶得句云羲皇入夢嫌多事何

况悠悠世上名足下試讀此以爲尚堪鞭策否

申瑤泉相公

曩承破例主持先君卹典已再領公私盛莫之
辱不肖孤葢銜之彌歲矣及是始克馳一介代
叩而復不自揆量潛有所陳竊念人子孫未有
不欲章祖父之德者相公方持衡天下衣鉞森
然不肖何人也敢引生平握手之歡曷勝曲聲
以祈諒墓手第念先君鄉評家訓真是塵慮爲
封官二十年而聲跡愈闊生產日落此寄通相

公台經之下可察而知也况易質之辰猶乎就
教翰誠爾兒世世莫負此公嗟乎相公而謂此
也當亦爲動心灑淚不忍其泯泯矣用是取頌
一介馳帛奉書以墓下之石仰累勞神伏惟哀
而許之舉家寡母孤兒不勝非向伏首悲號俟
命之切諸無所云

胡蓮葉侍御子

正人奄喪悲經朝野况不肖論交世雅見收爲
同志者乎計聞之後與瑯琊公掩涕相弔久之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始克附片言東帛致莫黃鳥之歌百身願贖今
日之謂也伏惟賢伯仲几筵之慕何以自遣遺
書在篋遺教在庭雖復不掛杖頭一錢守此至
足矣

呂日洲操江

少方兄隆赫用事時舉意陶台吐口著龜豈知
一敗後若斯之烈也此以投抒新相不過失官
彼以入幕舊質錮及子弟得失較然此亦可以
解願矣但目前破碓當不得干提萬敲我輩此

時若隨衆打夾虎反傷雅道不若竟付之忘言
爾

楚定宇論德

兄行矣景星慶雲孰不快觀盛名之下其勢不
可虛讓不可處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己任
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
近者視遠者指君千愛小人畏譬之射也百矢
注一鵠不得則爭古豪傑處此而功成無後患
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抵今日飽君子可磨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徹
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
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虎慎毋忘霜降水落
時什九在心十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
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待而爲兄責之毋甚
苛操之毋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論之
去泰去甚可也道人忘機至此見故人在天上
不免黠然而雅意亦似未得區區片言爲恨聊
復勒此代面苦次苦哽不宜

張念華御史

世事奕恭非苦次所宜及但願廟堂乘此更新之會痛加意民生吏治一番以事權盡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唐虞之理不難致也何謂公如璞王渾金必肩大事報代且還當遂入主國論凡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微小人方能害天下今之所去比比皆小人而痴者若朝秦暮楚之優媚易姓變名之賤隸與與金輦王之大豪未見拔去病根杞人憂天方自此始公以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爲何如

李見羅巡撫

別教山中課于試讀一兩段所謂靈鶴煙霄飛止自在不肖竊揣知老兄所以用此矣惜哉以二十年前隨俗徵逐蹉跎請教今稔知名譽意氣之場病而求醫日月已晚乃茲得老兄度外品題罪業益增而重矣塞路風霜願言自愛

趙定宇論德

公等出處已向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

敬中鑒鑒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

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廷意嚮政府止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與金輦王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拽滿靴裙便且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則傷人決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李

而厭絳多而亂則難爲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廷必曹起而爭明日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執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爲喫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他言惟願風船不可滿使論人論事且急

且寬常留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

吳復庵論德

昨屬聞新閣下褒然進用爲善類主盟草土野人卽遂歿復何恨矣

天子至明宰相至公公等今吐氣真成雲雨此亦何事勤勤小讓抑不肖屬私計以爲方今千載一時難得易失第區區抱此一片誠心苦節以內支腹排外悍背芒公等日耳而目之凡論

王肅公文集卷十四

人毋太高道已毋太露而度不可守勿發語度正快意且忍住萬里相告惟此而已憂中久不談世及以兄至雅燕承問屬輒復及之諸台諒不宣

劉節齋巡撫

今同榜弟兄鵠列中外惟我丈振羽先登班在二品甚顯重矣然刺謁不交于中貴趨舍無當于游談而孺仲先生無論識不識皆稱曰長者譬之鍾石之量不爭能于圭勺而物自歸之則

世之營營求進者豈非惑歟

申瑤泉相公

孤前書謂初政最喫緊者在莊密二字君子喜于生事欲言灑洛絕上之言責望一切小人錯認定盤欲以紹聖調停之說陰持溺可老兄既宰天下却偏聽一邊不得然君子却容得商量而小人露不得一毫破綻江陵歟復不肖嘗以惜國體之言奉勸正恐銅廢不已爲藉沒藉沒不已爲逮捕投鼠不免忌器耳今群奸止貶罷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四

而江陵夷陵諸子亦遂無再登仕路之理吾兄但正色屹足使天下曉然知其向來持議原不爲楚黨然後爲所欲爲一濟言路盡反舊轍臂之着脚高處順風而呼誰不響應者豪傑作用心回欲虛膽不可小即如晉楚更寵之際老兄反側針氈其勢自不得放膽今高下在心操縱在手天下事但公則生明明則生斷毋更以前二病爲疑也頃董師下顧亦大以正人當路爲快而特憂一時熱面卒急難于翻轉此老成更

事之論并附開備擇其他無可言矣撫臺疏下
地下亦受一分之賜今年太倉嘉定稍喜二麥
薄收而沿海一帶時疫盛行有滿門遂至絕丁
者郭龍渠比道府諸公卒勵此皆老兄之庇也
世上騰騰開氣偏來赴好人販夫販婦一言不
合偏許爭我是彼非獨宰相與庶官爭之便爲
矢體可嘆可嘆使人附此并効肺腑之忠統惟
台諒幸甚

申瑤泉相公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四十一

三日前開撰一書號星變紀事又以江陵編戲
文傳入禁中老丈但冷眼觀此舉動大是可恨
周生弘禴有書來勸第此時不可使子弟應舉
第謂大丈夫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豈作詭
故不情之事粧點世界不好使人逃南山之南
北山之北也會病出應酬匆匆附此數字奉報
不一

趙定宇諭德

日間老兄復留消息鄙衷乃安益面目小嫌理

須遣之胸中不但事君事長當爾別夾承已得
差甚善或亦當需次上轉及期去留恐難自決
耳政府從諒如轉圜天下之福不肖頃之微
覺有物色草野之意因此避嫌畏人連兩閣兩
同年亦不輕致書惟碑銘則當以故事相煩而
亦未敢造次也

上獨斷是好消息然就中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閣部不可一日有權亦不可一日有事中貴惟
恐其不好名亦惟恐其好交結兄試深思之事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四十二

機如此則言官更當着一分老成往時所望江
陵今日所望

主上公私不同其流弊一也

張鳳磐相公

不肖近者茹痛終天待次朝暮不惟心灰世途
而口亦不宜問廟堂黜陟但以時事一新舊遊
親識自長安來者間爲我翕蒿目憂時赤手補
天以社稷之靈神勢宴然而九關肅穆矣風波
之民幸不即厥本之自我翁郊育而比聞改革

之際所推轂起廢自不肖始于是群目睜睜爭言曹平陽之事蓋官府乖異之端亦自不肖始昔人稱士爲知己成今不肖反爲知己累有如妻非遂行鬼神助之不肖已矣如我翁何如國體世道何執事者明知不肖必不可出而惓惓若此垂注之勤用情之遠真令人灑泣初心而自傷此生終不能久支僮僮以効執鞭掃簪之報于異日願我翁勿復見望矣統祈台慈憐察幸甚幸甚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四

陸平泉宗伯

先人就窆後方杜門謁告不能出謝長者罪負何可言連日披誦誨言乃噓沫中之積楚爵雖至愚固非異物然竊謂老先生博觀人情未若小子自觀之審今登高而危止于隕越得譽而過則陰陽之罰乘之可不懼哉深源之望一出而不效千載尚有餘懸况么麼章句之守而以忤權之跡猥藉虛聲暴于朝聽異日者人尾交忘循名課實當何德以堪之何修以效之小子

持此言也以入告妻子夜省夢寐而以君友之不吾信也則惟有引疾深辭可以僥倖一而又恐悠悠者流以爲養高賣名妄意終南之捷徑也可憐哉又教中人心浮競一節即同是紛紜之張本小子何知但據目前交際鬼且駭耳老先生袖手局旁而以責後生下着茲非所敢聞命矣

余同麓相公

世事賴諸老且收且放不激不阿目前儘見清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四

澄來教中云不肖故亦憂之然三代而下光

景決不得十分全美政府既不攬外權不交中貴則事體自可觀但當斟酌利害輕重隨宜補救于難處中求善處之附耳

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灰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力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可力爭力爭則

上滋不信外延而言官又復效江陵時承
事此真亦難矣聞大瑞中儘有一二可以談
而義動者其臺省諸君即不能徧論曉然亦
稍擇其中一二老成不好名生事之人令時時
密傳方畧按伏書詭譬之某家漫處着子則緊
處方得其力老兄既兩魏同心道不得袖手旁
觀既擔子着身道不得不可則止勉之盡心盡
力勿問利鈍可也

沈季山主事

三才肅公文集卷十四
伏惟景星慶雲一出瑞世朝望人情且操左券
而責于大賢若立名之與居名死事之與成事
惟高明熟計而兩全之則幸矣

吳復菴論德

比承教惠之辱隨附啓謝想使者必能速達也
適卧痾臄上又接七月十日手書兼領珍餉感
戴外竊訝語意理正而氣和令野人一片熱中
爲之頓遣所貴于君子者謂當紛紜之際能上
夷惠可否問處之得中不然世非唐虞三代

無可爲之日今廟堂網紀非不肖所知若如近
事可見者高崑崙出題一節原係委巷之言閣
臣自合解救惟銓司許相二疏微色發聲太過
既而言官九卿曹起爭勝又各太過不肖頃之
一疾幾死既絕意世緣復何知於申相爲之緩
頰但局邊見聞委于天理人情合當如此且如
江陵破敗我輩在今日決當哀矜而不以爲喜
定牢兄臨行一疏甚不可少而就中却多出
軌二字不免似婦婦之口許相雖失體而兄等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四十六

平日推爲端人楊王陸諸公皆一班時望今激
而至與君子爲仇不肖所以力勸兄放開眼目
行道異時使曾王朱陳輩皆自遠於小人而今
聞曾王朱陳輩必將顯然自託於爲黨所謂急
之則交愈固而謀愈深此大患也曾王仗江陵
做官做家今堂堂仗義責其輸財濟邊何等正
大聞丘司寇乃坐以寄頓爲名致其及屠所謂
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吾兄指日宰天下於此等
事當一切以鑑空衡平之心視之可矣餘勿復

申瑤泉相公

茲者恭逢五十生申之期不肖非敢忘也第因相上壽于禮決當避嫌故小奴垂發而數返耳此方以國是新定人情寧靜爲喜既而見海老論疏及潘司寇謫旨可見世界常有事斷不容君子十分快意若君子又爲朝廷委曲一意以潔身爲高抗言爲直則事體將愈激愈壞矣張曾王三公破敗不足惜豪臣媚夫向以此爲奇

上虞肅公文集

卷十四

四上

貨今不審何以底柱丘月林舊臣之望今似爲羣少年作戲場傀儡聞曾王俱被誠張樛打江陵諸郎皆體無完膚可嘆今日之勢全靠宋儒議論不得必須作用一番鼓舞臺有大臣方得展布近見洛陽一仕客說魏確菴望果高收之爲用恐亦不相負也歲寒爲國珍重不一

余同麓相公

廟堂景色大可愛不肖竊於局傍觀之正如大海中一船人人可舵師此全在老成不動聲色

吳復菴論德

上虞肅公文集

卷十四

四上

而持其間若與之力爭勝未必能勝而從損國體今不審老兄何以調停之許相公一疏陳義甚高而將來從傍爲密着數若大臣止辦一去乃有最便宜於國家無分寸之補此區區所力勸瑤老着意寧耐也吳趙端人而惜其效忠一念太激太露以此遂爲羣少年所趨眼前世事擔子且及兄身閣臣權輕言官語輕朝廷放逐大臣輕此意旨關係安危非淺淺也

竊觀老兄雖望重泰山而同舟之人未必無矛盾時乎時乎間不容髮苟爲社稷自今姑務爲深沉堅忍鳳皇所以稱一出瑞世者以其不爭爪距之利也江陵敗後時以

上怒爲未深而欲證成遼藩之無罪則似同浴而譏裸程老兄試平氣觀之以爲何如令兄老先生尚欲一至海上爲我觀地今趨首以待耳

江續石郎中

江陵事既敗

天子既赫然降發中之諭而外廷下石不已此則似成畫靶當道老成自不妨小爲調停但稱勦業批打讎夫乃更於蛇足外添翼天下事難得十分妥當如此來教持論甚正芻蕘之忠更願其當事者稍加寬恕耳

張嵒峽總督

別劄示及內外憂端皆不肯與瑯邪兄弟日夜傷心者首鑄歛跡避權於彼計爲是却外廷不得其力江陵生而伊周沒而莽操翁試謂人臣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四

嗔怒者其有幾乎蚤也老成諸公未調停事體而先追頌功德此又似同浴譏裸程天下事難得適中如此高宗伯以委巷語見廢許相既輕爵祿則何不以去就爭此其他內操巡幸等項則皆我翁他日之憂不肖垂死餘息豈敢越俎而謀茲聊以復明教耳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鄭國公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敏校梓

李養愚兵道

維楊報謝後涉月抵京以六月十三日朝見但從此便入劇場喘汗應酬日不暇給而目前相與又多生面諂譽之人無相親以過失者當此之時能不念臺下哉東海波臣離闕廷久至是始親望龍光乃知

三 請公文集 卷十五

聖主決可爲黃虞而在廷以私意見憤語言日相尋於本分職業之外有若無臣可爲千載一慨也

詹昶亭太僕

滁陽史隱固知雅況甚適間亦私有所憂如來教云云竊謂老丈偶然也而或非世所指目彼有餘我以甘言則口受而心吐之據我以疑事則理解而色諭之席中之蘊未必不直若不佞乃坐劈頭下手絕不受其一毫推戴而又喜面

盡腹腸直揭鬼臉以今思之誠于來教包羅之道相左然老丈姑爲我設身處之蒿萊偏起在政事之地身未入國門而羣少年飛書空集或曰向某在衆人纓頰或曰某爲禁地尤容或曰公當助我或曰我當助公此時立脚一不定無論功業奈父母之身何哉來教謂悻悻自好不知所指然竊謂士苟有自好之心而又復隨人之好儀行妾婦合爲一人老丈試虛心靜觀以爲何如也承切屢至愛謹以銘心并附此請教不備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五

謝賀入閣

諸司賀官賀壽賀滿賀恩近奉明旨已一切禁絕而不佞尤以此爲入朝第一義方命之罪請自隄始

海剛峯集

景星慶雲一出爲世道生色今臺下之謂矣然亦賴天扶正氣使公奔命萬里而神色愈壯若不肖鎗粥餘喘雖猥綴彈冠之列苦於謬悠未

知救過猶記往年京口邂逅時王石相攻舟旋
其濟大臣之注意遠矣幸終救之

沈季山光祿

東山雅志已達貴座師要之老兄今日決亦知
執政之無它特不忍負翟黑子耳寃哉百死之
後留得此金剛未壞之身而盡以肝膽耳目爲
人用僕茲爲朋友執申也語盡而繼之以泣矣
汝師云不去不已去不盡不止僕以爲人情即
有之必須諸公且出以試人之果去我否也今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鄭純吾按臺

敝郡有貢生王敬臣者古心篤行真今之曾閔
袁宗伯雖嘗薦之而尚以同鄉難于議覆明公
勸世之機也持太君于道義之知語不加飾臨
書呈報

李養愚兵道

母家先年有一節婦甚奇老母無日不言之
縣中已申呈臺下久未發行千萬留意小兒行
乃未出門之處子向偶遺之代行謝喪禮因見
兩臺接引太過不覺失驚已輒戒之杜門不見
官長此分也亦禮也

任正字御史

省教具見風裁

上方孜孜嚴貪吏之禁令既勘證在前參革復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屠瞻山御史

別示論囚人數雖情法無枉而猶爲假丐一日
之生此固

仁主所欲聞也敢附此復

王會泉副使

不肖業有結言于諸公間

上恩難辭物望難塞犬馬力難強廉虎性難馴
此四言者老母拙婦聞之矣而老兄未聞耶市

口之後也至于稱伊道傳極矣老兄不亦嘗對弟笑江陵薄新鄭乎滄桑轉眼而旋以見頌則其誰敢受之使老索報不復作常辭而效其款款私望如此

荅南道諸公

伏承遠使合辭以就列枉質僕也駑馬之力已困鞭筆膠柱之守未諧琴瑟益自出山以來痛自省虛名之爲累而觸事感憤反涉近名則其先資之寡術末路之難期亦畧可睹已乃諸公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孔尚儼然辱以丹青之價而責以旦夕之功古有之矣易罷而操非力而任斯兩敗者僕皆當之而諸公尚以何望乎不勝慙夷輒因使者附狀以謝諸不及言

王鳳洲巡撫

奴來接手教抵掌談天下事何其確也弟初意入班如禁諛諛等項于礙頗多元老蒙其慨然許連名進揭請

旨嚴禁弟遂不敢獨有此名惟黨風中人最深

最綱最難轉移羣少年來見弟謂之曰我平生不喜佞人今却以國國人品還諸君諸君亦當認零碎過失還我即如近事言者固過矣而諸公抵掌露跟將此得意事懸在鼻間豈不可醜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僕不愛其進而反憂其退也弟向奉貪聞礙禪之教千籌萬想畢竟月計有餘歲計不足耳如何如何

滕少松布政

別札惓惓猥以江陵舊事塵借齒牙此不佞所以飲水內熱而耻于置對者也百罹萬苦壯志久摧國論人情隱憂方始老兄即見望以永嘉之事且安得此四通道路入面氣鬼哉惟是經經墨守庶幾來教所謂一意奉公者則不敢不勉亦不敢不自信也

張崐崐總督

將官爲一切目前之計以媚虜僕久聞之蓋武人不曉長筭亦由一向網疎漸靡使然今借此懲一警百且令部中因以激揚僕謹聞教矣

任正字御史

省別示具見調刺江陵苦心不佞十載避仇以至今日然終不敢先私隙而後國體非高明莫論此意比者煩言噂沓爭歸町畦不佞竊以所聞瞿晏家言于是中作平等觀一切推以赤心廟以苦口而不識諸君子之見信否也

任正字御史

三令參疏俱領教矣近來

明主親決事內廷而於不才守令多從重違謹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五

七

此公等激揚吏治之時而亦望加慎耳目使雷霆之威必不虛發可也

劉肖峯主事

僕自京口間問後艤舟彭城下邳間猶幾幸

明主賜珎得退守匹夫之志而慈母在行手奪

其疏草焚之今則已矣眼前好醜變習非惟不

敢作分別想亦尚欲以苦言異語左法右拂其

間使楚越爲一家狙詐咸作使可憐哉群少年

克自甘心自誤誤人而海上猶有逐臭之夫欲

借其齒頰以趨張桂之捷路者足下教我之言皆是要之道家所謂恬澹無爲固覺妙應乃在一切相中不縛不捨非盡剝去廉隅混混沌濁終也兒衛學雖未成頗有志苦爲奇節其文喜學莊子而未成公通家一體不惜爲我提耳誨督尤幸矣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此會甚難此別甚苦歸見瑯琊兄爲言不肖塵

勞擾擾狀然飄飏故吾一毫未改請戒山靈勿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五

八

以適容見請耳舍弟小兒已各有陸路人寄書

今兩兄相見無它言當勸舍弟於養身中兼外

身小兒於屏事中兼練事若父兄之成敗利鈍

揔不必挂心也

陸五臺尚書

今日趙官諭到灣遣人以書來僕答之云僕之

憂庸端仗老兄指教如欲使我操戈申許垂面

楊陸以順驕臣之心而骨詭間之吻則不佞豈

解如就決不能臨老伴兒妾態也夫吾輩同心

而後可以格心賣友則必至于賣國門下試讀此書則僕之取舍可以樂見今朝堂若學堅曰未必皆小人惟是一種議論朝更齊而暮盜跖則最可駭笑不佞局外之人止辦挺心直口中立是非聞耳

孫雲衛郡守

今

王德甚清大臣甚肅而是非反盡亂于下朝堂之上梟鳴鬼嘯非復人理見衡秋試不審利鈍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九

何如不肖此時嫌疑之際正不欲其有名且喜寄來近課或可望將來也來儀何敢辭但

嚴旨初下物議從新此臺下以義割恩之時亦不肖受寵若驚之日自後不惟祈免一切恩澤亦望於諸臺處轉借重一言庶幾愚分少安而諸臺亦得借以爲名樂戒合郡士大夫交際使有司竊指比境聞風亦激揚第一義也

辛慎軒副都

御史之事

上始終皆親決僕等未嘗贊一辭也門下以本建以情議緩要之于憲體皆是乃上意在飭吏安民懲一警百所謂五帝神聖尤非臣下所及也

辛慎軒副都

臺長不私其屬指發無隱此百年所僅見也據揭職數既確有主名見證廟堂卽欲爲言路假若無可藉口者如何不佞林居時嘗慨世交浮薄能公行懲美吹盡正在今日已聞傳論士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十

姜鳳阿尚書

沈御史之事殊不意

上怒至此近來

上親決事凡駕帖傳達者皆從中出意在飭吏安民而閣臣卽欲有所可否狐鼠競伺動輒譏端益實有萬分不得已者耳其詳想悟奔

能悉之此復

王貞軒御史

比者麒麟皮進到

皇上一覽置之雅亦不以爲瑞也該省部封事皆引義謬誤而未有及

中旨與獨斷之是非者此今天下安危第一議論兩大疏發

皇上耳目爲之欣躍不寐謹附此以復

劉華石御史

諫疏雖解中然

王貞軒公文集

主上雅無貴異物之念麟皮已一覽置之

君明臣直未多見也省教知復曲擇鄙言以前

渾章爲悔要之此老才輕意狹理自不免僕前

放云云乃論事機非論人品也平生慕韓荆州

久思一望見而疾病支離恐不及公代還而去

矣如何如何

王鳳洲侍郎

前月中有書奉候達否即今扈

蹕歸病病者又數日矣不敢遽露章乞假以諱

酒饌恩真正所謂進退維谷耳

壽官一事危而定定而復危者再三私計

上此一由從官軍卒之犒賞及沿途之獨郵約

所費通幾百萬若說改卜他山此費又且十此

安危之機真間不容髮適有

旨要陸隨從官四輔同聲力言其不可而止弟

出山以來稍于此處立脚得定四方交際已不

入一蔬一粟頗聞

上亦稱弟之清煩連次得與召見叨賜蟒鶴羅

王交肅公文集

上思如此而不能報命也官洗頗歸心于我要

我大作用一番此則非蛟鼉之力敢任待後生

中再有王晉江楊遂菴輩交付此擔子耳

陸五臺尚書

報獄使至又得接手書倦倦以兒子衡場事引

頌感愧愧出山以來覺得世間好事無不爲

果然兒衡讀書真苦不能以身之微嫌無端錮

人粧點得世界蕭條生人坑塹也翁謂何如

上之閱壽宮也臨高四顧天顏大喜因退謂左右形勢如此諸陵皆不及

上心從此大定矣浙直改先事司農苦不肯主行昨又託敝府諸公苦勸而未見慨然也允遽草章

耿楚侗操臺

手教再辱承以壽宮事定爲賀此實

九廟神靈默祐

皇衷故生等得以微福免罪耳景山問答知翁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已飲聞

上真有堯舜之資不知夔龍當此其精神感格更何如而生等徒博得金蓮一炬五饌一食可愧矣

滕少松布政

壽官之得勝地天也

皇上始闕而定卜再闕而奏成亦天也微聞泰

中

皇上尚欲奉

皇母一閱此萬年之喜臣平當思將順乃貴供億似不可堪不肖方抱喜中之憂耳

楊廉峰御史

適方在省與諸老道公首事發奸而後正扼腕聞尊教至矣科場更化之初當事者錄於嘉靖七年覆轍欲稍重內簾事權使將來可久而大疏乃專爲監臨明職掌使目前無弊要之皆爲國至公也語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今僕安敢謂人面同我面乎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嚴旨雖下然公乃法官以糾佞察奸爲職更不必避嫌自挫矣

丘月林尚書

教至承已幡然就列同志之望此久矣方今雖主聖時清而俗化日靡其在江以南尤甚天使雨靈光臨然表範之地以素風方軌力追先進而上之蓋世道轉移一大機也不佞出山之初門屏私謁耳絕流言亦願望以不肖之身稍見趨合使士大夫知水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爲

和衷核實之治聞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
書怨喫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時詭面及家
庭諍語可耳若批棟樑天蟬棘蔽日兒童走卒
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之以養量唯
唯以情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于有力
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四顧掣肘方思
鄙大言一疊障江一髮引鉤誠自知其力之不
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內頂天
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敢道惟
執事者裁之

耿叔臺知府

大計時彼此以世嫌自引一相見而別嗟嗟就
謂染淨果一門心迹非二言乎嘗念公恂恂如
處子而二千石治行爲天下第一漆雕聞自信
不過此乃真信今世儒膏肓之疾全坐遺體而
求用賤物而貴我王叔文之黨傾天下而其自
名曰曰伊周管葛曰將興堯舜孔子之道足下
以爲何如哉教來承已報滿今不負足下多相

知而賀世人知足下卓太傳顯而惘惘之吏
此關于世道不淺淺也

郭華溪尚書

翁之得請也朝士藉藉言或曰是古所謂鼎
寶玉可臥理坐鎮者或曰是病因思生思且不
得則益病如

天子必欲終用翁則留之不如安之此兩言者
顧不知有賞有否乃其依依于老成出處如
魚鳥之宗龜龍無異指也傳車且發猶得聞金
玉之音先此報謝不

劉肖華主事

僕之出山固知枘鑿難投然亦使天下知鄧通
戲漢殿彌于駕君車有志之士決當鳴鼓而攻
庶宋紫雅鄭終不涸涸耳小兒科場雖再黜落
然鄙意原不急之有名第重幸雅望爲愧耳

陶蘭亭主事

昨小兒信至道公數枉車騎于逆旅主人家而
以不佞札戒不敢出迎蓋後生之分宜爾亦

人事一開端則他處更成葛藤非敢干足下相
外也此兒干文字中暗爲商榷以此點落然
寄雅自翫然昨僕行時少年有勸僕避嫌無
就試者僕應之曰公卽不信我亦不信我兒耶
丈夫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乃忍自疑肝膽校點
鬼魅世界非所聞也僕身管恬淡之味知其最
甘最美非同心不敢效之頃觸起大條誠爲瞞
冒然亦以稿形灰念及得世名就列以來無一
日不下簾而誦老子奮怯之狀雖不足自齒大
三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上

顧冲菴巡撫

老兄一擔事精采便至此大司農加餉一事尚
持兩端不識高明竟謂何又如編征弛役等議
旣在急解倒懸則節省二字且當作按伏着數
兄邊臣尤宜丁此若規切
上躬未必有益而萬一意急齟齬事事掣肘則

難爲矣司馬公筆削等疏確有深意別割論
中舊事足見意氣今諸公已漸次登用而游揚
二公則鐵中錚錚者承教謹書之夾袋中矣

顧冲菴巡撫

日開大軍出塞弟心壯之亦心憂之蓋千里頻
兵兵家所忌也茲得教將直抵堅城雖首酋未
擒然所摧敗斬獲亦足以落種喪之膽矣適本
兵相見乃更以滅之不盡爲賀益大漠部落一
破一生其勢不可窮詰而兵卒不解亦非全遼
他日之利此至言也今稽顙軍門覆以威德此
始終勝筭在我豈可又自引無功以構
天子之心資少年之口即有捷書聞願慎之干
此黃公好謙而毀其子不昧美乃匹夫之行非
社稷之計矣惟高明裁之

顧冲庵巡撫

頃者虜人非時將掩我不備而該邊倉卒應之
如驅羊射隼千里不留行李寧遠真百勝將矣
而發蹤指示其誰之功也乃兩臺互相推獎文

武同心脫世僅見廟堂卽不能盡破常律爲
直指欽功然定賞刮目待之異時且以儲邊才
督撫之任耳昔子貢贖人而辭賞孔子非之
溫給且下門下其毋獨爲君子可也

顧冲菴巡撫

比者開原捷聞後弟局旁過計猶慮彼醜唧唧
草心茲得敬而後喜可知也然臬覺之性
自不可移使老兄與寧遠一聚足彼不釀酒相
慶則介馬肉向矣兄不受報功此猶是婦人之
仁弟所不取今蜀撫又見疑紛紛喜事少年終
不肯以避寵避名倩人落得愈提愈醉耳老兄
宜深悉此機餘不具言

顧冲菴巡撫

危邊創虜一可當千乃廟堂頒賞每事從薄者
以成老兄之美而明人臣之義也弟儼羊故士
亦宜稍存介石苦節不可訓後老兄自是莫勤
勤小議亦莫屑屑泛謝則處人處己兩得之矣
遼塞此一舉也斥候連而備禦嚴足稱全提

大疏乃故暴揚東境小失狀爲掩功
又爲寧遠辭恩所謂藥武子讓其下皆讓此意
古矣

李寅城寧遠伯

教來審以新命懇辭雅悉冲抱惟公累創百戰
喋血千里朝廷直恨無官可加猶推恩任子非
所宜勤小讓也賢子都督君一出在事屢立奇
功古稱于公世美于公家復見之矣并附以賀

王四槐副使

王支肅公文集卷十五

比遼陽保塞之功諸公不有歸之造物然

上且明見萬里賞不逾時勞謙終古古人豈欺
我也

王雲達巡撫

近者噫左之捷親係對壘堂堂二百年來所未
有門下指縱既效矣乃欲循牆而讓之不亦遠
乎是役也

上欣注特甚已趣紀功官上狀永平道自不嫌
體敘錄也

郭希所御史

與公未嘗一面僕也物色籍籍間忽忽見之眉宇使人各利心都盡比者一官量移固知當於賢者而僕竊以謂方今士風爛倒極矣巨一鳴而暮三窟其衛日鋸齒炎炎攘攘趨蹌一日之遙耳幸同志中有東修退守之士不動聲色以化之而不動聲色從氣節洵鍊中來者於今日救弊尤喫緊嗟嗟此非公僕且誰歸而又誰望也

三才公文集卷十五

西亭王府

不佞爵竊伏海境聞西亭翁之名二十年矣方今世語以翁爲劉子政後生然子政初典事尚方則以枕中鴻寶爲累而翁乃著書羽翼

聖言揚厲

祖德

天子即一日通古初馳域外以安車致翁于金華石渠之間功業可勝道哉不佞爵猥以野狐涉世恐覆餗軸有負神交乃來教弘獎過堂

非所敢承也使旋專此拜命之辱

龍斗垣布政

頭顱如此豈能復有所建立耶乃鄙性所趨于磨甃塞兌寡交絕游差足自勉而嚮以諸少年尚謂或可牢籠收拾於寬親一體之中每見元老未有不勸其書悉字百餘吃醋三斗以成就休休斷斷人品而弟亦陰自點檢徒恐輕發一言以資口實而累相知也聞道駕及春且發尚預防此輩暗窺元老之門寧疎毋密寧遠毋近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此爲人爲已兩得之道也情兄一體之愛輒密布腹心幸亮之

沈少河太常

老兄十年九列至是始得奉常抱蘭書而南也蓋甚晚矣省舍無事可以柱笏望西山不佞嘗從劉司空受老子講義子其中而知老兄今日之適也輒附使者以復不宜

甘義麓參政

十年契濶門地風波足下之久無書見抵也真

我形骸外耳不侵林居七年所受于師
有維摩儒有文中子與物而來與物而去治身
化俗具是矣其他自足下所知不敢奉餐

沈少河太常

老兄借淮蔡爲喻信是良規然弟乃道人故于
諸公有面議而無背攻庶幾一念至誠而諸公
反挾之爲懼真可笑可痛也若人臣少自能於
上前事事順指則何求不得顧我輩羞而不忍
爲耳執我之正以御彼之邪蒼蒼在上未必都
無記省聽之而已

王對滄兵道

不佞繫官萬里家鮮兄弟所有先人薄產遠寄
海涯家人宗族皆在焉誠恐耳目不及易爲奸
利官司或以不佞之故壅不上聞敢冒昧布腹
心于從者事無大小人無親疎幸一切以法裁
之又並海居民頗爭魚鹽舟楫之利此尤非指
紳家所宜染指先詹事每諭諸宗以此爲第一
義地方有司官所具聞也更望嚴爲體訪有犯

者比齊民加等下情幸甚

吳小江總督

別示營兵小訃此新帥鹵莽未信而然其取信
無足恤者弟今將權旁落所在效尤恐江河漸
篤漸不可長已謀之司馬先調吳帥而復議處
營兵示若不爲此易將者于體面稍妥不識高
明謂何

汪榮瀛御史

標兵小訃狀事端甚微且旋已就戢誠不足遽
聞于朝足下便宜寢罷此老成之見然近來
兵鼓譟頗漸成風屢霜堅冰防之宜早又如別
揭所稱齋徒建旗稱亂雖事如兒戲而其究恐
爲奸民作厲階臨到之日
上留覽彌日方下此亦非細故也

汪榮瀛御史

向來再盜先勦後撫此智者必然之畫也大疏
錄斬級之勞開受降之路可謂擒縱在我南人
不復反矣

徐樞東商賈

日于途中匆匆問使者治田方畧通使者不能詳也比入都問同省諸公始知京東一帶晴暘桑然功決可期月而望矣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事既有緒從此便成游刃破竹不憂中阻第僕竊謂繁開在工費而廟堂方急財若倚內帑恐主者之難言也間私問元老則有在外關倉糶米可以那借候彼中撫按疏到必當有以奉報也

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十五

張弘軒巡撫

昨徐尚質疏止弟固疑南農之未易招也聞頗効其私憂而尚質以爲將來必不患農之不至而患兵之敲農是或一見然必如來教乃可保目前兩全耳大馬軀兩日間一疾甚狼狽草此不盡欲言

王雲達巡撫

自水田議興群喙紛如至于今彌甚矣乃來教斷以小費不泥妨大策卓然處便宜于募召土

着之表使兵隨餉籌餉隨田補寇而卒之功決可期月而辦也聊効區區以復

王雲達巡撫

三日前任直指已飛報南兵處分狀此肘腋之患門下且茹且吐陽開陰閉真得庖丁運刃之法而嚴裝且辨指揮失遣不以憂遺後人尤爲奇也群狙倡首業有實證且明布大信以安反側擒者縱者俱無憾已朱帥之議調蓋已先得廟堂同然大疏不覆而下使疾雷不及掩耳此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十六

任正宇御史

手教中竟擒巨憝如扼稿葉大威不怒大智不擾信哉法行之後恐及側子尚有一番危疑屢霜膏雨不妨並用朱參將以銖黍惜費失兵心今爲官更事則可爲兵報讐則不可來教云安衆心全將體已先得同然矣

襄理菴巡撫

先二日李震守備已密報臺下計擒南兵狀此

處女脫兔妙運在聲色之表蓋難言矣事已決廟堂亦自當以疾應何蒔之取生朱參將者弟向固疑其必不可留但處之太驟太重則似爲兵報讐殊非事體今從寬議調不惟本官心服且該營亦自帖然但反側子實繁有徒法行之後尚似當苦心安輯一審該營員缺當急補而不識何人堪任乞示之

蹇理菴巡撫

田兵事向頗信于遼撫公今得彼相信則目前

王丈肅公文集

卷十五

二十七

縱有異同一手一足無能爲也大疏寓撫綏于銓鍵之中大是喫緊茅威繼光一節不宜昌言若置帥出軍中則東唐之藩鎮何異縱有爲之作主者廟堂必不依阿善後二字太張皇此非平寇且先期不聞告變而突然有此亦朝襄所驚乞再對酌何如

戚總兵

世語忌宿將掎援部事不依蓋嘗于林居時陰爲公解白而不敢告人今者鳩夷跡跡杯酒釋

兵宿將從容進退之間屈指有幾而不依顧門恐方內多故恐未容公遂表東海耳若其他非所憂也

蹇理菴巡撫

手教再辱豈不知臺下苦心弟如此則明示督府異同之迹且蒞道本自他人叅而我成其怨南兵既稱服處而我引其幸不惟同事者生心而科中亦有所不安矣愚意必當安靜老成示之以無懼應之以無心可也

王丈肅公文集

卷十五

三十

甘紫亭御史

揭開諸文武品題軒輊俱已至當內已故已去應否追敘原無定規公自當以軍民口碑決之或者實疑從重不失爲厚也蹇王二公處置南兵一事用心最苦亦最危而世鮮有知者得公度外拈出尤感道義相信茲不復贅

張弘軒巡撫

輻重營不待充發即以四卒輔之蓋廷紳中已有議及此者至于收殺補餉以兵教兵則來教

更爲百全第將領官或尚可以隄防不聞其
辭否幸裁示不一

溫一齋巡撫

沐兵豈人情所樂然門下爲之則如承蜩丈人
直援之而已三子除山陵事外終不敢訟其短
今怨隙雖成自古亦無絕人已甚之理尚當
苦當事以謝始激之失計異時或望有同心共
濟日耳幸高明更裁教之

倪雨田主事

三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三九

船政更張此清朝至美事亦至難事足下業承
專委盤錯別器故自哀然但中貴武弁紛紛必
得且寬且緊以計縻之爲妙有如飛一辭
上前徐尚寶已事可鑒也幸慎之

徐華陽巡撫

來知採木平昔漸次有緒天下之事豈不存
乎其人哉兩寨破竹之勢度諸番可指麾而定
獨未運之木已發之銀公私兩屬掣肘門下憂
累方始適與察長再三謀之姑爲截數從容起

運之策而未定也如何

徐華陽巡撫

麾旆入蜀後蓋席未嘗燬也而胼胝櫛冰以日
事于跼蹐落雁之間采芑之詩曰豈敢定居一
月三捷謹持此爲今日頌已兩番磨齒之勢庖
丁用斧先其寬解則自此遂無全牛大疏所謂
擒縱萬全終始一簣且計日而俟之耳臨敵重
慎威毋輕殺此不佞所聞于韓子者前啟中頗
效區區不識將吏能仰體尊意否

何淵泉御史

三九

三七

涼山之役雖微有損傷然諭者直以道遠傳訛
致多溢毀而其實
上未有成心也今一經足下虛心覆勘情理適
中而事遂大定矣會廟堂且以公論行功足下
手握鏡衡以古法薦賢之賞律之不知當何如
也

徐華陽巡撫

再接手教知用兵方畧決可期月而就甚慰馳

懸釜底游魚倘真能畏威請命天地之大也何所不容武侯七縱何遽不如新賊功也

徐華陽巡撫

二寨凱聞于門下庖乃饒發劓耳讀教乃推功首事道冲而用之不佞茲恍然自失矣諸蠻既氣奪識者謂宜乘其震怖急收之向來勦後行撫百舉百成幸門下之勿疑也瑤老審疏乃公中之怒而下吏有以奔趨得譴尤足風示百官敬服敬服赫直指非門下不能知之但移病而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手

遽乞休則頗駭觀聽當如來指議覆以成廟堂惜才之意耳

徐華陽巡撫

松州凱音到日不佞反覆大疏讀之益用兵甫三月逾而四十八寨建僥破竹之勢類有鬼神矣叛番十九就撫何云多叛僕前所云乃慮將吏貪首功玉石俱碎耳

張弘軒巡撫

來教乃苦欲避逸而就勞辭內而處外蓋有古

豪傑拊髀據鞍之恩焉舊本兵執法之過示人情致不爲上下所悅要之五味中亦須間用苦辣不可全以此老爲戒耳

赫衛陽御史

得華陽中丞書乃知積勞之後道體果甚撓制人生在世獨來獨往惟此一身豈有空華可以格肉者五濁世界賢者誠不能人人悅之公義不食陶胡奴米則如僕等鹽豉故人亦尚不乏行矣勉之母遽作絕交論可耳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手

赫衛陽御史

丈夫從累劫來受此一身雖風波萬變留得此區區者爲息黔補劓之地安知塞上翁失馬是禍是福公尚能以修命勉人豈不能自勉造物小兒或故以此簸弄英雄若遂靡入其環中將使子桑王孫笑人程節推註誤可惜事後乃聞成都耿守亟稱其寬僕向日緒言有怯行賞勇議罰之慨公知其意乎往事不可及當無惜齒牙餘論爲公一紓懷懣于當事者之前耳

張弘軒巡撫

先嫂請卹察長沉吟再三終不如少待之爲
當所以然者蓋因近各宗干請紛紛關中專守
故事於

上前力爭若一奏討便破例則內中愈有辭矣
乞亮之幸甚

李對泉巡撫

承示曾宗許奏事此閩係紀綱縱其事直亦不
當以一人傷大體况

三才齋公文集卷之五

曾王賢譽素年可不爲之一主持乎張銀既處
以補欠祿當早奏聞使
旨從中下方服其心有如事久不決先入刁宗
之言則難爲矣

毛文源御史

近來所在群宗專以劫脅諸司撼搖朝聽爲事
上好察邇言多所舍如今日早朝又有周府宗
室大聲千午門稱冤此風洵洵當爲亂階若老
兄審知曾王之賢而原許人之無狀決當追

主使從實奏聞使

明主時時覺悟此等情狀杜偏聽伸吏法于治
安非小補也

徐文江御史

豪宗無狀乃腹心隱憂近來內意稍事姑息千
鈞之重加銖兩而後可不畏哉來教具悉老成
長慮方與察長議所以旋幹其間者必得彼中
潛得十六七而後廟堂可顯爭十二

王鳳洲侍郎

三才齋公文集卷之五

主司

老母遠人歸後又有書奉報矣頃傳

旨責十三省贓罰閣臣爲之惶悚數日連名具
奏以去就爭之大畧言四方大災此時但宜發
內帑以賑民豈有反查民間額外之銀以足國
者若必不得已寧可臣等盡辭俸薪必不忍爲
誤國殃民之事也奏入次日

上忽下手札諭四臣盡從票擬第不覺爲之感
涕將來君臣之間必能終美却不得悻悻以母
老不樂就養作題而又恐老人行與難阻反覆

恩之遂成中消員火之疾吏夫一出山雖不
十分有益干國然已極盡忠告不可而止將
更難得好事機好時光如何如何

沈練城巡撫

弟今者望遠白雲悲纏黃鳥向子平云吾已知
貴不如賤但不知如何如生爾弟愚不練事要
之君臣朋友間開心見誠真自謂可質天地而
亦幸察長虛懷舍已甘苦相調其入夏後事往
往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五

三五

旨出禁中頗費幹旋然
上實有聖人之資發言措意皆依于天理而左
右輔導之所不能及者閔臣未嘗不往復宛轉
而流涕也溫室之樹不敢向人言所謂自苦自
知耳

王雲達巡撫

危遠恩澤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饑溺由已而黃沙番白之骨獲幸以
聞沐浴天澤則非門下血誠苦

感動者大疏推

主思勵士氣非常之功樂武子且讓而況其下
者乎不佞茲儼然拜命有餘愧矣

顧冲菴巡撫

遼左加餉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明見萬里念軫匹夫而螭頭雉尾之
間自一二左右未有敢造膝先請者非老兄血
誠苦語誰爲感動哉來教并示謝疏草描寫三
軍挾纊距踊之狀不惟忠義藹然而文字亦當
爲國朝第一三寮欽祚更讀益惟恐其盡矣別
諭補闕通融之說無念不盡司農詳慎識大體
將來必有以相濟不相忤也

顧冲菴巡撫

方今爲遼人計一粒一絲掇是恩澤貢金既屬
可省

明主自當垂聽耳外諭開禁一節彼空言德我
其實阻之老丈暫勿與爭事量彼量已明立限
數使人入我環中亦急救一奇也第禁開之後

恐東人逐利勢若卷錫可得自由否乞再深思之若市糴兩事一禁一不禁決可經久則作速上請不妨弟輩須教來奉行耳

曹如川巡撫

捧讀教知莊抄二首從帳本情慰甚慰甚楊直指疏中云云雖不無少過然決大虜情實以發揮邊臣之勞老丈姑取節焉可爾那憲使弟所深知已爲游揚諸公間然我輩爲國急才豈合使叔向知有祁奚老兄旣以此君爲右臂則當王父肅公文集卷十五 三十

少示意指令其執謙養晦以需大用可耳

蹇理菴巡撫

黑谷溝之警先此旣以實聞且主客將皆得重効于臺下風裁亦足矣惟是小酋賞後無聊之計必且日日生此法所謂窮寇利于深圖而不利于急攻言官之激昂幕府之持重兩不相悖也

蹇理菴巡撫

小酋聞邊似已非一次矣據報則月明誓衆之

期我兵已先爲哨備而復有此失該邊將領安所逃責也

蹇理菴巡撫

承揭示預借倉儲改給本色所謂拯溺救焚朝不及暮者也外會疏五事其四事皆夷兵旗淵因其固有其一事乃操券待責亦非索兵本無但不審大農肯作主否相見當卽以來指委曲爲言爾查該鎮餉額舊止二十餘萬而今近至一百六十餘萬此極重之勢將來必不可議增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三十一

蹇理菴巡撫

來諭云云昨督臺已先示及芻蕘之對大指幸與尊見畧同但自不聞增賞之議此發自何人豈有方赦其罪而反加其賞者若此議未息老丈不妨力爭本兵當自能爲作主也

顧冲菴巡撫

子綽到日僕與三尊長流涕讀之蒼天蒼天夫
何使老兄愁窮軀軀一至此也當山陝告災之
章及宮中

聖人重索之命同日下部不惟司農難而弟也
恤緯之發幾欲自燔臂以分痛奈何哉獨賑加
餉勢不得不就中通融老兄姑強飯以謝文靖
作用高詠浩浩洪流則人心自定而天意必亦
可回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三九上

何同也

於恨高橋吉吉共流個人山自安而天意必亦
回變不替不終中區煽之只故然以以文靖
以韓之嬰幾將自燔臂以分痛奈何哉獨賑加
聖人重索之命同日下部不惟司農難而弟也

章及宮中

何同也
於恨高橋吉吉共流個人山自安而天意必亦
回變不替不終中區煽之只故然以以文靖
以韓之嬰幾將自燔臂以分痛奈何哉獨賑加
聖人重索之命同日下部不惟司農難而弟也

王文肅公讀草卷十六

北魏李休孫李休孫部書建康李士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敘校梓

朱肖巖太常

不佞爵竊嘗謂古先退之風邈矣富道者讓取舍於今日與其斤斤抑浮剗競不若求所謂真恬退者凡之而真恬退未易言也不規世名亦不荒世名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乃名教中之道遙異乎睢盱標榜捷徑終南者蓋今廟堂物色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得門下而門下之幡然一出也真不佞所謂其

人哉神交已久至是一聞音聲私喜誠幸顧來箋尚自悔道蹤之未密而以齒力向衰爲懼若然則東方朝隱貢生晚遇古人不足爲矣努力清時不佞是且以伴食之間順風而請

許益齋巡撫

省教知礦徒瓦解具見經略其河南撫臺推辨事情不佞微聞之乃止以嫁禍爲嫌而未嘗執認河南之無賊也此公事小異同幸彼此部內

各晏然可以忘言矣外論市米艱難狀計曹白應曲處此復

袁洪溪巡撫

頃礦徒事發山西報至不佞偶思爲三察長言疑其影響隨於許中丞報書中稍示之意勸毋過爲聲張既而事果紛紛至此輕率之咎當自有歸門下執實御虛其權在我固無足以較計口舌多煩朝聽也

許益齋巡撫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該省啼飢之狀亦既危且棘矣

明主聖仁無不留意但適會四方灾疏輻湊待命此時勢不得全仰太倉門下且隨事補苴則廟堂富有任其責者礦徒既散門下及以此時行不言之教處無爲之事天下若雲夢豈海若而已

吳小江總督

海徒喙號之後人情第見已然則以爲釜魚暮燕制命自我豈知其中容不得一分僥心來教

所謂以威助撫以撫全威百全之計也劬勞更自應疏錄門下勞謙雅指則廟堂所備悉而非不佞所敢與聞也

李對泉巡撫

東昌盜案至是始聞其具出匪役重雖自投天網然萬一機不先發事出不意枯木朽株盡爲難矣盜徒論新似已盡法我朝原不輕用參夷之刑此自在門下酌量罪疑從輕可也

賈石葵巡撫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東郡狂謀幸而早發又幸比壤先爲屏火之慮無揭竿相虐者辰下當無他虞其庸縱縣官既經奏處則就中能奉法者或亦當稍爲激勵也

東洪溪巡撫

奉劄示彰德等處僞檄此飢民借之要市有司羣府以靜制動無足慮者第東昌適亦有報至發謀舉事之人見在擒獲兩省接境未必盡係虛聲惟執事者深副而亟弭之幸甚

楊益所侍御

接見兵部覆河西添城之疏正憂念中今又手教乃知河東形勢亦復成累仰此哲士之先機忠臣之危論伏讀一過隨白察長與部中詳議覆行矣

張弘軒巡撫

修邊之苦弟屬耳垣外非一日矣大教乃良醫視病急則治標不知向來諸公何以久而諱之又不知舊牆果可裨虜否本築新牆因舊牆材料之便先修舊牆漸修新牆不知財力可兩顧否又不知遂可棄新仍舊否幸詳示之

韓明宇巡撫

承示城垣議草此王業始基之地僉謀叶卜之舉而門下以折衷定論反覆千言足令禳祥小臣結舌退步大疏已下部
上特以城工重大論稍詳議可否不審部竟何如然門下赤忠耿耿
祖宗定式靈之矣

鄧純吾按臺

適見北來人有傳敵鄉秋潦者爲之驚惋得
乃知海濱得患最劇不依私爲桑梓終歲憂公
爲明臺盱食憂奈何能煖席卧矣今歲四方報
飢獨蘇松未至恐廟堂更以爲樂土百需愈急
今幸明臺拈出一番經不得度外恩卹或亦可
少分大海之潤也

梅嶺湘知縣

次年兩度相見意落落如此雖苦法縛亦由其
精神衰短不能於賢愚疎戚中提撕了照一番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五
泛然而應泛然而辭古之三吐三握者竟何人
也教來承已報三載治狀不黍被野鴻雁來庭
單父鳴琴之理豈復過是詔徵近矣願請其緒
餘以爲天下方今世風固是雖小見清楚而九
尾三窟營營之黨尚伺天下有非常以伎少年
血氣未定之舌此足下他日憂也

陶蘭亭主事

捧讀教乃見公之氣平而心虛方是學問得力
處僕頃卒業文中子言好成者敗之本願廣者

狹之道人才如公乃千里之駒鳴鶴按學門行
何患不進粹有衝決抗首以馳於奔星駭電之
間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執手有期餘誠自當口
布不一

杜爵齋給事

比者科場禁防不翅三令五申而猶有狡獪倖
冒如大揭中所陳僕嘗謂友今天下之患不在
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事如此類恐尚
當小懲大戒亦訓俗作人之一機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舒中陽巡撫

屬者禮闈之役不佞弟自詭曲表望影萬萬不
足以塞責乃不意賢于佞而入其彀中又幸而
主上神聖閑次手拔使劉黃直言一日而令長
安昏貴烏夷如兄家者不省過庭之訓何修而
得此捧教乃殷勤辱收世誼且欣且懼之矣

王鳳洲侍郎

昨病了却場事雖得同鄉三人而賢子參竟落
四房高先生之手是德是榮不患無學幸也今

廷試第一原閣下所擬其他皆

上親改以第三爲第二第十爲第三歛縣所請

竟落傳臚可數然舒生實是奇童方進呈時元

老直加議定而恐有妒婦之嫌故不敢擬前

上真天人也英英明斷

召對之際謫然念及民瘼真是可喜耳

王麟洲學憲

出會場三日戴星入朝秉燭見客不曾喫一筋

安閑飯人生貴適意耳如此食少事煩其能久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七

乎

上聖德日進頗亦肯擇用四臣密規建儲一疏

乃將順中之防閑籌之至熟事已報允而書生

不曉着數紛紛露章遂令閣部未敢復說又徐

尚寶雖真實任事而竟亦爲流言侵沮弟居常

對客每歎服李文靖之先見有以也

張弘軒巡撫

伏惟錦旋滿月急趨簡書虎節熊旗寄北門之

鎖鑰棠陰桑南騰南國之謠謠弟也雖捧袂無

從樞衣在遠翹首見平塵之下有傳呼郭令公
來者此時兒女之情都爲意氣風雨夢思若在
朝夕矣因書報使尚容專賀不宣

王鳳洲侍郎

小奴家來書真萬里若面也城居安便且時用

小輩亦暮年攝理之必不可已者聞之殊慰舍

弟之病聞已成痼必不可起母兄既不在前而

小兒又不審能支持湯藥否世間最苦惟有死

別生離而不肖一身當之吾兄謂吾宜如何處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八

也連日行坐涕淚眼枯見血而天地終似無情

小疏已上不聽即欲再舉而

皇上忽遣王醫官來看弟以爲閣臣恩典故事

耳晌午後

上方侍宴雨

聖母前不知因何想起三遺中使至會極門討

太醫院看病回語本此非好消息必是疑我詐

託探虛實耳然據此則葛藤枯手豈得便洒脫

也昔人稱貴不如賤生不如死及今信其實然

耳千錯萬錯悔不當初裂冠毀冕絕人逃去
夫既失身苦海而些少幹得國家將來猶尚可
以藉口弟觀萬象雖目前洶洶小定而
上好獨斷閣臣僅能支吾外廷而於格心功夫
杳然無着脚處又各宮用度浩穰羣吏校實喧
鬻秀才民本根蔓到底弟奮馬病樗豈能復攘
臂其間哉心事勿勿諸不及細復

張陽和侍讀

出山經歲頗怪公無一字相聞得教殊感僕年

三才肅公文集

卷十六

九

來與世法家難無所不盡先弟天絕亦知數莫
可爲但幸以足下之莊容得寡母孤男臨榻一
訣臨哭一慟或亦可藉口萬分之一而鬼神終
妬而奪之冥冥之中非不肖一出負之而誰也
明主在上何敢愛死惟是鷃鷃之性原不適市
朝而平生所相與同志切磋者高之上于青天
卑之入于潢汚僕也獨信哀歌誰爲鍾子足下
且責以鼎彝之事豈不痛哉屈指援琴有日願
及以壯年一出報

主僕病擔之人跋而求代耶其他無可爲足下
道者矣

徐華陽巡撫

亡弟無婦無子又無年來教所謂不朽安在朝
菌蟬蛻其有遐乎言之重以憤痛

曾景默巡撫

別札追念亡弟令人感泣亡弟刻苦一生死之
日一無所盡僕也鵲鴒之淚幾乎洒竹成班焚
焚母子更相慰藉于旅館寒燈之下此豈復能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十

爲久計也

林壁峯尚書

爵域外野狐再裹草服然亦謂遽廬之下一託
宿則去之豈遂乃廢禁至今日家慈老矣一弟
又天老先生其亦聞驚

天三章爲我流涕否天下事正可爲亦正可憂
爵氣力已竭且樂天下賢者以弛擔而逃責焉
幸老先生毋忘世亦復毋忘我爵比叨場事膝
警張鶴幸而賢子入其彀中世誼雖差足藉

手但掄材得失非特鑒反難照乃亦逆之
無所辱盛獎已謹此謝復

王環伊副使

不佞頃之三章叶天言氣且盡內批皆自

上授稿而閣中票行嚴諭在前不敢再有所請
已于十五日會朝矣感公千里憂懸附此以謝

赫衛陽御史

觀前書食丹冉涉秋乃願以物情喜事家故榮
懷益馬在軒理必不久昔嘗謂大臣有伯夷之

王東麓公文集卷十六

十一

清然後朝廷得其用
自去風諸葛氏以嚴

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爲功
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二大揖議

謹領教矣

吳夏雲給事

大疏切中時宜該曹據理議覆訪察一事據臺
長之說則謂遂當停罷而他議者微有異同僕
竊謂縱不音罷亦當暫禁數年使竊訪買訪者
行險僥倖之機稍戢而後間一舉行於臺祭之

風力自在也高明以謂何如

黃貞所御史

近者閣部

建儲一疏乃激于流議其實

上意無他也想批制傳到貴臺當自了了矣冊

妃據先朝故事原不爲

建儲作地無可疑者大疏具見忠懇然亦望細

察宮中要領萬一遠聽不真恐更生他說不可
不慎也

趙澈陽侍郎

別札謂日讀案頭書不審何書也俗儒麗詞上

古迂事恐徒亂人意智不如趁此清閒一考我
朝家法治法近以時事質之紛更孰與守成孰

驚孰與輟輻使得失理亂之機了了而將來大

刑爲益裕耳弟今日悔不從事于此臨事茫

然轉成愧歎如教中所稱震宮兩大憂反覆思

之畢竟無補天車手處而又何可冥冥什食坐

爲太倉鼠也高潔恬退諒何容易乃不佞所規

抱檐棚棚之適耳老丈莫深望莫遠引天下事
自知自爲之可也

楊漸川尚書

明主睿思舊德就家徵拜同朝同里陪未議而
望下風者不啻如星雲之瑞世鸞鶴之儀庭而
大疏堅辭雅志若此第

主恩在上公論在下爵其敢以桑梓私情不成
廟堂之美哉趣裴行矣鳳洲定宇諸鄉紳彈結
一時不患無與言者并謝勸駕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十一

周山泉巡撫

第入夏來老衰種種盡見餌參至一日九錢素
不能飲而每起進燒酒三杯方得寢老兄知其
所以然乎蓋家國繁憂死生別緒壘塊胷中積
而不能散故也尚何言壽前書士胃之說反覆
思之此非法令能禁意色可轉除是尊顯朴實
恬退之人立標示影方曉趨避耳而此機廟堂
似未着緊兄謂何如

吳鳳麓郎中

吾文手掣完器付之後生龍蟠蛟屈何求而不
得彼曉曉妬且嗔者信妄矣僕曉曉爭之亦不
也足下復曉曉託知已於僕亦妄也僕會當返
屠羊之肆與足下相見一了諸妄耳

邵文川總制

捧教有東臺二虜聚攻瓦剌事又有生番盜殺
官通事塞上紛紛多故矣然我中機宜總不出
文告武備二端而擇將尤其至急者廟堂直聽
便宜於翁耳全陝向傳二水大發使人憂煩救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十四

何心泉副都

荒良吏在今日爲應病之藥誠當亟爲優處也
別示士風雖運會湊合然是由生等避權畏事
之過門下以此見疑誰敢自信嗟嗟今之建言
者即盡取若輩七寶莊嚴之亦費得朝廷典許
官爵乃繫繫最苦而最難羅絡者中間又有等
不逆許之君子未練事之書生此不佞等當事
之所以難也我輩今只講明大學泰誓章所容
必在彥聖有技使君子之義常伸而放流媚疾

一節始在所緩異時事到歸綰地小人不信
子必信之朋友不信鬼神必信之然不佞雖知
其如此而齒衰病甚不能爲翁等執鞭矣

王雲達巡撫

墻子嶺事始而上厓

天問者綜覈之嚴也繼而

俯從部擬者包荒之恕也有

君如此不佞等敢私威福其間哉折膠屈期邊

情孔棘別諭屬夷威喝之聲未可盡信然封狐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十五

九尾出沒難防不妨多籌多備使萬全在我可

耳

曹如川巡撫

承示莊虜之苦番吉虜之求市恩威操縱已各

得所惟邇者失事重大其之厚贖不足以償勞

須得一大創爲快但火丙二酋語雖云云恐尚

有唇齒之戀今遂仗之援甲冒冒爲我前行恐

萬全未可量也幸深思之

孫漪西御史

淵乎深哉臺下之緩刑一疏也蓋留中不發者
累日生等恒惕獻疑恐愛莫能助而及會衡岳
雲開萬姓鼓舞古云至誠感神蓋其然乎

鄧純吾按臺

揀教審以王朱二中丞事深思歷算務求萬全

蓋門下之惜才有加於不佞者非直二氏子孫

世世錢骨之感也先是王麟洲齋捧來京以乃

兄之命及此察長謂事出自私請有礙覆題不

若聽命於兩臺旣而朱之裔孫鵠衣袖麻草并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十六

鄉先達薦書來見尤慘痛可憐僕于察長各助

之還鄉之費許爲先容臺下故前啓冒昧有所

陳請今奉來教隨於察長謀之但得地方公論

有據則該曹覆可似無難者然不佞乃鄉人何

敢強聒乞再訪之蓋棺月旦知臺下必踴躍於

此舉也

王古林巡撫

榮代且邇地方賢否諸疏不佞不敢越俎而謀

第蘇郡有朱秋崖王思質之冤死當追卹松郡

有陸平泉之隱望當特薦而巖下遺才如支公、
憲未經表章者似亦當拈出此月旦公評特雅
聊附及之

鄧純吾按臺

別札八款鑿鑿破的使來議盡行將東南百世
利之豈直數年耳已尸曹加派一節雖似發明
趙官庶之意而詞婉旨長理無再格王朱二公
入條陳中陸宗伯待類薦優叙尤受不佞向止
知爲地方先達計而不知爲臺下計愧服愧服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十七

介州兄弟昨日有書來云從明公所見僕手書
勤齒謝僕一生薦人未嘗使人知此更似增
一重公案矣皇恐皇恐前院請優崇陸宗
邵中久未覆者蓋尚有望其再出之意今
事更數年不如就林下表章之可以訓俗耳高
明裁之

王古林巡撫

敝地方虛報錢糧昨已會計曹講通而後行催
乃兩端支吾之計今得臺下更發揮一番人心

念安矣王司馬與朱秋崖事體略同僕曾囑兩
臺一體具奏今得來教于條陳中叙及形迹渾
融尤見公道非愚慮所及也謹此再爲鄉先達
叩首

賈春容巡撫

頃之會典告成不佞不復專辭而藉口于必不
受命之閣長蓋不惟欲逃濫恩之愧且兼欲逃
辭恩之名門下望而知其至誠已尚足煩枉賀
耶伏惟照原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十八

姜鳳阿尚書

公劄外又兩辱教函首以書成近事彈冠此未
爲深知僕者僕居常竊嘆閣臣起廢爲累世第
一皇恐事然前輩所以因循者于產立公孫洩
之義雖以王文恪之賢而一歲再遷至今尚爲
口實僕初入閣門自罷報功報捷陞叙叙既倡此
端則今日便當充類至盡豈可冒昧也一階拈
帶尚有餘慙老丈復何以賀爲也

陸五臺尚書

王給事有志有才能自立而自知僕向者一入
朝房首倡胡越一家之論豈有不傾心推轂者
但近來羣黨風尚若一人面而衆人切齒今日
見親則明日又尋題目自解嗟嗟此我輩所以
日抱漢唐二季之憂者也今鳳阿又被論傳聞
又有所受之我輩誠不能動勇不能持尚焉用
彼相哉綢繆牖戶敢不承教抑不肯得其體未
得其用知自守不知防人翁氣覺大見聞廣畢
竟當少展布於世莫學區區匱下局趣爲已

王愛齋公文集

卷十六

十九

黃貞所御史

前司空自以慈寧管工勤敏爲

上所特注全不關左右論者殊未察此然臨了
一訐便掃地矣馬選郎之事察長苦心萬千不
敢訟言歸過于

上幸

上自發憤于召見語聞中外而縉紳間始知從
前揣摩一毫不着反有說生等包荒太過者信
乎當事之難也

賈石蔡巡撫

雲南已故進士顧紳萬里與尸極艱極苦即日
假道貴部不識可於公文數外稍爲優處給夫
否會以同榜諸生之請輒爲一言知門下施恩
朽骨無煩多贅也

郭希所御史

門下素心玄覽僕久聞之豈以一官冷峻爲重
輕哉所謂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此難爲詔
詔者道也方今士行以好詐好進好亂爲第一
惡俗門下試以此提衡稍誘進朴木堅忍不恬
聲利者庶靡靡鄭衛有還淳之日乎因書寓謝
輒以此請教

朱貞石掌科

保荒一疏云云言中窳其最快人意者閣中
正有密揭進規指與兄同而兄發自遠不嫌附
和
主上聖明或以此卜人心同然賜聽轉國不可
知也教中疑進言被言兩未盡善不佞請銘之

證凡客至則以示之若精純粹白之羹以俟後之君子

梅鶴洲總督

外示虜中同氣推刃自來胡運之衰未有不起於內擾者漢之呼韓唐之頡利是已第今日塞內饑窘非漢唐全盛之時幸執事者小喜益戒可矣

曹如川巡撫

古之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今其効見已省教王肅公文集卷十六

三十一

用恩撫於戢抑之後此徇倭承蜩狙公賦亨之餘術也雖然處强者利用戒自古記之矣

許益齋巡撫

承示虜中新耗頗聞教矣自來東西兩鎮血脉不貫傳聞不實據薊鎮所稱縱有其理未必有其形今第可撥本酋使遠於避嫌而其他往來祭賽等事似不必盡繩以中國之法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西塞斬獲伏此彼驕我奮皆門下以氣倡

之氣既勝則漸可用已蘇子所謂乘戰之後以用和方今西事計無出此獨款虜大部小小駁執則其勢不可以兵驅而可以辯屈今門下已試用狙公賦芋之術而効請更慎其後耳儒帥如所聞豈得不急易併此附復

鄭範溪總督

伏捧續教乃具悉翁前語僕所謂虛聲兩聽之者辰下且馳咫尺之書暴板升饑疲乞降之狀使虜中自行安幹而我權衡來與卻之間毋迫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三十一

而距毋望而許倘亦可以借前箸一籌乎古豪傑舉事且不論成敗何論譽訐斷而敢行鬼神避之矣

龔月池御史

巡差夙弊非公不能言之亦非今日之政府不能主之要之據法處議毋深累前官則又正直中之忠厚也

蔣魯山本議

伏讀歸養大疏陳議凜然廟堂不忍奪公至情

而復重違粵中借寇之意用是踟躕久之始得報九僕亦人子也能無戚戚心動哉今朝士有謂王陽愚李密許流波靡靡僕方願以一葦障之齒舌腐矣而不能早脫于世網今兩疏氣盡且巧門下餘勇不誠何以教之

李寅城寧遠伯

天子以全遠付公雖謗書十至決不爲動而賢子禮節微黨亦自暴明不足爲公累也危邊積苦生等豈不相念但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三

主恩如此亦自直得公枕戈卧甲以先子弟毋更煩來章矣

宋可泉撫臺

錢糧積逋在往時誠多大姓乾沒今亦未盡然要之在有司催徵有方緩急得所使民知該年公賦之外佐貳吏胥皂快人等更不得上下其手橫索一錢如此而不襁負輦輸者未之有也聞明臺已行檄清查兼揭示應徵免額數小民歡聲載塗和氣所感今年可望有秋矣但住

今係官必須得與委曲題開方可責之安心辦職

主上憂軫元元千載一時明臺即有便宜不惜借箸

上前爲百億請命可也審編簡要之法止是先期令各里老議定而官府折衷其間庶無大謬亦幸明臺公正深燭奸巧之弊而毋至臨期貪讓則吏之賢否民之利病皆可參伍而得之矣謹此復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三四

郝元洲給事

士風在今日真拉攏壞盡別作一口舌戰場蓋不佞十年前猶見弟子事師長部民畏有司下吏憚上官新進推前輩今轉眼蕩然而有識者將不爲痛哭流涕耶來揭在公入省爲第一疏在國家爲治安第一義不佞會當起主者從實奉行矣

郭似菴宮保

方今海內有衛武公而後生小子之未能盡識

也則借重廟堂隆賢優老盛典以私淑風采之萬一而翁臺金玉之音亦能不我遐遺辱之至再矣惟是傾朝上下虛佇良規翁臺穎陽抗節即不屑爲鄭潞之事可第云朝無闕政猥小補太平而已哉適賢孫見謁又益信藍田有種因書報命併効嚮往不宜

郭東野相公

存問盛典故事自撫按具題今發議內垣降旨中禁備物備數局奕前古此皆由老先生道襲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三五氣毋守握斗維鶴在陰而聲聞殊雖藏而澤媚上壽全福顯各厚寵褒然爲國華世瑞豈偶然哉爵仕在下塵但有藉手爲宗社賀爲中州川嶽賀而廟堂末議則固非驚冗所敢與聞也茲承翰儀枉謝非所敢當謹倚枕代叩萬一荒速不莊

余中字大理

頃之廷尉借推漸爲樞筦階梯僕嘗謂功名之際惟賢者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今老丈與朱太

僕公是也大相所陳並係衙門喫緊事宜該曹自當一一奉行令叔祖見田公僕未識其面而陰服其人堯舜在上若萬一更有媚夫齒及者僕當銳身保之此天下任事任怨吏縉衣之好誰無秉彛老丈請高枕無虞其他也草此布復不盡

張肖岑郎中

先文毅公知不肖最深當江陵之在闕也所推轂起用者止不肖一人而爲大瑞所格今已勒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三五石表墓諸所聞見悉從實錄蓋詞筆腐弱而所以報知己者忠也顧此報命之辱

張象川僉事

老丈盤桓外藩冲然泊然處功名之會此真可以愧世之呼盧博場斃足岐路者萬里驂騑契濶無涯之戀何以見慰詩有之矣誰謂河遠跂予望之今日之謂也

西亭王府

大稿真丹屢允規舊世治平之助也宗學借重

不獨以藝文蓋景行行止率薄鎮器端有賴焉翁之道不行于朝而行于家足以不朽已謹謝教

姜養冲郎中

足下行久安所聞委巷之語雖然端倪誠有之僕等非婦人終不爲三至一投杼也教中云云縉紳已下知意指而莫敢訟言會得王司馬疏公論稍出然小人醜正洩憤不得之于地上則必欲得之地下險哉世道真可憂矣痕瘡滿身投得一逋逃主便仰射天而俯畫地見謂氣節嗟乎嗟乎此不佞所以勸老姪爲腹不爲目爲舌不爲齒蓋鎮萬物以無名之朴今時則當然矣歸見尊大人試以愚言質之謂何相望日遠臨書但有瞻戀

王嶠竹副使

翰誨畢竟似以僕之倦游專爲避謗僕雖褊心何至忍以老母疾病不祥自爲解縛計耶凡吾輩告君之言不可告朋友即屬欺心心苟欺而

何以禁人之昧心見指也不緇不磷自非聖人何能免此今公言能自信不緇磷矣能拖泥帶水自托于青天白日耶隨遇觀化談何容易幸公爲我更思其次者專割誤授賴老函中怪其稱引不類傳授讀之始知兩札皆爲僕特裁而三老且因此見公道識淵猷爲之傾嘆至于貴部綰繫華夷廟堂識可而用之不必煩問道于盲也

王珍齋運使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王本

別示鹽課三難皆鑿鑿中窾而開歸改隸之說則河東所諱言老丈論利害不論爾我足見至公便當轉達大司農計議歸一以報也

王麟洲提學

忙忙歲月不覺又是新年至如當官好惡不操遂負如來夫青天白日之下若必欲盡倒生平脣肩諛笑簇擁衆傀儡登塲則弟也今生已矣請討來生別闌一付李林甫面皮却與此輩周旋亦落得遺臭萬年耳

謝賀生

生辰稱賀禮久不行矧不佞神理降罰一身無餘而尚有可觀顏觴祝嘏觀後祿者乎抑聞諸古有以范蠡賜夷圖爲上壽之儀者公之相知獨未了此耳

王鳳洲侍郎

主上聰明日進章奏無所不覽齋居祈雨葦酒不御者彌旬真盛德事趙官庶畢竟高明眼前靠此一人爲直臣爭氣耳

三文肅公文集

卷一六

二十九

沈蛟門禮侍

主上率羣臣步禱焦勞彌月矣而和氣未回如僕者處位非據向隅失所皆足以召災而來教顧反以霖雨爲屬何其戾也事已至此敢有他計第恐

上神聖而下不能承兄等操左券而僕不能償終爲知己玷耳

葉龍潭兵備

方今邊境漸多事足下用周官之法修公輸之

械雖幡鼓未交而魚麗偃月之形成矣方司馬

之上狀也以爲優賞非所以勵君子獨有發中

之命例外表章一番使人人知良工之苦心爲

足以相重耳然此豈直爲足下哉丈夫意氣相

昂何言謝也京邊積弊使人刺心今堅牢重難

者姑未可造次至于鎮營火器則力自可辦會

當與兩曹主議者言使爲綢繆思慮之得力耳

今世爭鶩利于空文跋扈於傳舍適足下一受

成事遂思老于其局終身不徙豪傑伎倆固豈

三文肅公文集

卷十六

三十

在錐刀尺寸間哉嘆服嘆服

蕭念渠巡撫

承示莽苜云云此不惟明足衷情亦慮深國體僕以爲莽與事里強弱不論也但車里等部使其携而向我我自足以制莽今無故入其影響之詞而先賞以要之操縱之權反聽于彼猶謂

國有人乎門下策之甚當仍一古當道毋爲

諸鎮所惑可也

蕭念渠巡撫

論安酋者以其力勢變詐自託內黨謂更不能制若是則吏且自伏其短而暴彼之長矣徒空言勸之盛氣挑之何爲哉門下老成深算懷鵬舉以好音董生班椽復生其計必無出此統續二部彼此去就之跡若干中國無大緊關但使總御在我指麾隨意可也永從介在首壤當爲參銓者言已後稍簡能吏處之此復

鄭慕塘恭議

安酋既悔過便可因而收之邇來此輩因文吏三文肅公文集卷十六三十一
太苛盡驅入內黨今當勸兩臺以操縱法待之耳

鄭慕塘恭議

安酋本非孝子順孫而近且綰結中黨尾狐首鼠甚自得也然不佞已逆其志在報我不在勝我正當因而御之且操且縱勿邀勿携此安遠通全國體之上畧也不相見久僕二毛已種種矣而世緣不了比且用叨滿加恩彌益罪業湜再恨規惟台臺是望便中幸不惜嗣音

蕭念渠巡撫

苗夷如怒獸自昔而然來教所謂治以不治乃千古公案至如安酋之狡得則門下旣耳而目之但有舉動深其機牙而勿示以辭色不然賊威未加而彼間已入矣不可不長慮也

蕭念渠巡撫

貴陽災報向所未聞得教惻然土官中有張氏一門者捐穀較多民受其惠而但請爲伊父乞封無他覬欲此尤當深嘉而與其進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蕭念渠巡撫

昨日又與毛道長面相咨畫乃知建州一事干安酋原無不便游詞請張意專在持吏長短威赫上下耳近新奉

嚴旨禁飾角距小損門下及以此時行之無不如志也

顧冲菴巡撫

開原道處分自出宸斷彼時與徐華陽之旨俱下而省中少年已

噴噴有譏言

上遂爲之動幸而天扶正直此中風浪已平但不知開原逮至如何事旣如此若便作兒婦人不忍態則反爲羣小所窺若復作小丈夫悻悻態則反爲英雄所笑想已具引罪一疏詞氣之間亦當略言該鎮未嘗失事原不宜逮開原與閣疏相應若過自推屈則將來邊臣不任事撫按怕忝官關係不小也

顧冲菴巡撫

三才肅公文集卷十六

昨申救開原一疏已得

溫青爲開原留活路矣然我怯愈孤彼驕愈狠鎮撫司招詞言言伏登使人痛恨我輩又方在苦心饒舌間天但祚我無他事耳正作啓聞今日陳疏到又得手教密且從容伺上意何如別有容報也

王文肅公

六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七

光祿寺少卿李太僕寺卿李太僕寺卿李太僕寺卿

尚寶司司丞孫勇時教校梓

嚴寅所尚書

僕彈冠始望原不擬遂以優賢憲老故事處翁今雲臥方酣蒲輪未就宰物者無所尋聲光富物色徒幸即家敦禮非所得辭使青史相傳知穎陽孤竹之後猶有幾晦退舉表章

聖代者乃翁與陸宗伯義皇枕上不知視此何如哉大疏陳謝禮則宜之省闈贊員樂觀盛美敢附以謝

林王吾恭政

幸得教前詹食臺極言司道權輕之弊方欲痛改茲一番足下信已而行無所復慮矣別論尤悉社稷遠憂調停之說乃宋時亂本然在今日先着已差浮競方長卒卒豈能挽回之惟在就氣節中辯別孰真孰假真者信之不得不過處之不得不優若一切兩可十不狂不狷且信且

疑之間則又落調停之說矣高明謂何僕出山祿祿惟是秉彜好惡不敢一毫負知己救過良藥願續聞之

陸五臺尚書

教中虛靜寬弘持平守正八字謹已鑄骨豈但書神僕本從混沌中出頭卒卒未曉人情機械故向來遇事激昂誠有之今所見所聞益習而益亦益平自詭次能從事于老兄之語矣乃灼見近來新局必不容賢者爲我輩之用如艾顧鄭等足跡未移此時已有謾言入耳翁試驗之何如翁所謂曲成攝受弟子此儘盡心雖高第昭王臺遂讓虞卿印僕所願也今江陵之崇公然顧面對人亦將托氣節以自固而翁且望其愧悔天下之勢至此真所謂膽大千腹也可嘆可嘆

王鳳洲侍郎

鄭吏部畢竟君子九卿中王用汲郎署中李三才此鐵肩幫漢子老海白成就狂狷人品此三

人即手批弟頌弟當含笑受之其他斷乎囁弟不動也兄已得玄關一竅試熟而守之何如

朱虞封郎中

南中雖信多賢然求其亭亭物表如敝門生兩李君真不多得吾丈更相與切磋使其廉不割物靜不却事高不比于名博不泥于古乃真所謂聖賢而豪傑耳李君其一爲脩吾名三十一爲霖寔名化龍又郭考功周通政亦一時閥然如修知趣舍之士公不可不一識之此外倘更得人亦幸有以告我

李修吾郎中

朋友中得公真鳥有鳳魚有鯢無一語不真無一事不正但能知公而不能卒置公左右徒悵抱兒女之戀何爲矣別來數月過失何所不有然尚從公推心剖腹之訓已佩之如草而頗聞南中少年業有切齒于公者公尚不免則僕又何說且相與努力自重

沈龍江尚書

老丈情事之苦弟久悉之然

至尊之前豈得言私今一疏已贅又可再乎下勝欬欬劇欲面陳而使者見拒甚嚴二公見窘尤苦弟等寧負老丈不能負國已千萬量已與人審時與勢以上成主德下慰物望是禱

顧涇陽郎中

昨承枉誨以不及此一段議論從赤心秉彜中來敢不敬佩僕之愚見亦以盡效知已之前要之我輩當于職業中町畦外自勘自承而其要又在以學問識見參証于旁觀當局之間僕正與沈少宰談此伏其戰兢歡喜兩言幸相與共勉之耳答崑崙崙兄報藹久勒成篋中茲特煩使者轉致冗次草草

王崑崙山人

周使至得兄書及詩乃知故人情思亦復爲世界作惡何況萬里老瓢瓜旣不能官又不能詩不能領而何以支簞仰娛幽獨也益卿方苦事作掉臂想兒衡舉子業苦不似穉登世

自有酒決不待後生求醉也周公子所託文已
許之但苦無隙暇驪歌詩負約更皇恐耳

沈日峰知縣

僕出山已不覺冉冉三年身心之病將不可支
所謂吞餌之魚非在籠之鶴也怯不敢執滿者
上以兩旬兄知其意乎近日詹中丞爲虛齋請

上亦未許然惜繁纓愛嘔笑固是美事第當觸
類而長之冗次草草不旣

吳復菴論德

別彌三歲而兄之音聲始一及我初以爲富彥
國劉器之特不作政府書耳至于身謝交游耳
屏談嘵而世人不復知有河汾之棹河上之蹤
者則不佞始識鴻冥鳳隱固有真也大抵豪傑
舉動其特立類怪早計類迂而事後熟而驗之
乃千磨萬障都入淨潔空濶世界中平生爲如
已忠告自揣無負而適有布散流言疑我於君
子者此不足辯且觀兄掉頭以來曾有青袍一

懸再虛白壁否嗟嗟友道之坑塹極矣愚不量
力年來頗至露巖若

九廟有靈則區區心事必白于天下而我兄自
嗣適思亦當爲我一來顧耳教中所言殺棘茹
茶不知何指豈尚有傳安危機械嚇兄之進路
者今之洵洵專用此術尤可笑也

鄒定宇侍郎

別數年矣朋友間或傳老兄已成浮丘美門之
侶而僕不敢謂然也第嘗窺雅意如遜以學問
無力不堪應世爲詞此長者之言耳然青天兩
跳九浮世五濁界豈能待人而兄且見二毛矣
設果有意當世也果擢躍焉又當待何日耶待
平進耳順世至唐虞則河清不可俟昔韓昌黎
遺少室山人書其言真有可思者而不識老兄
之謂何也方今朝廷望兄之出十人而九顧其
說出于進取之口則不足信如僕乃厭世老頭
陀兄不常規我于弇州席上耶今九所挾以捍
我者不過爲太夫人而太夫人之微言審意則

淡已望而悉之張學士亦有母其微言密意
亦已久望而悉之兩賢左彈右結千載一時朋
友一快也特厚觀錄幸恕其狂

李漸菴抱寬

剛峯公磊落丈夫僕已有私許在前故中初房
宇上時偶會楊太宰外補之議已決廟堂之上
亦自了三進士處分門下亦尚未悉委曲耶
是文書房口傳旨着從重擬票而察長難之
止票罰俸二月既而旨出乃紅本批定徑發會
極門矣南察事得翁王盟復何憂剛老以廉節
立標若必欲悻悻潔身不佞當與之俱逝矣

李漸菴抱寬

海中丞要自頂天立地男子即其於毀譽之交
漠然中處自成片段其胸中定無宿物門下以
至誠中道惻怛告語不惟彼之壘觀可平而我
亦未必不得其切磋之益今市口俚謠既不能
累此公而三進士以未彫赤子即能爲公論吐
氣剛老竟置前言於若忘可也

伍冲吾僉事

大察洵洵不佞不敢居鎮定之功至于開心見
誠不挂一絲恩怨神明知之矣幽莽出山自惟
無尺寸報

主獨有區區耳不入諛言手不作私薦庶幾君
親朋友之間了無愧色而亦不敢不自勉勉人
慎始慎終也公前語觸新安公至今尚有疑爲
不佞者此何足置辯要之在公當自反使果出
已見則不必懼獨使果受人使則不必飾非不
佞所以第一得于公止此矣

郭希所御史

南察之公至今尚藉藉談口即有挾之爲然者
不問可知其人非司寇剛鵬諱舌口中無兩他
人氣節專逢迎內好而此公氣節專駁正內短
言官附和報讐真清朝一醜事異時門下知其
主使之人則亦可以觀士風之一變矣

傅約齋巡按

方今宇內多故人才中如王敬所魏確蒼者乃

經綸大才僕屢言之而當局尚若異同溫一齊
其氣節真識見後來廊廟持衡當屬此公來劉
之教及也真知人哉

滕少松巡撫

來教真膏肓上藥但所云作用者將懸揭和平
安靜之旨與今之喜事者露齷而爭乎則愈不
得和平愈不得安靜將密勿之地一味閉口拱
手而以爲和平安靜乎則又有見其和平而愈
之使爭見其安靜而愈接之使動士風之一
世道之真可憂如此弟所以深服海剛老真
狂真狷者恐千古亦不多得也

王對南相公

方今之世非但君擇臣我輩亦當擇友始不依
爵之躋躋望闕門而來也規進止于大賢亦步
亦趨之意我丈免喪無恙而
天子物色高嶽就宋徵拜則人情與天意有適
相符今者大疏知非爲禮辭然苟度情勢萬
長往則亦有乙酉故事我丈爲區區勸駕之

在

陳玉壘詹事

今年老兄奉諱西奔乃在霜露之交徒跣墨面
行道掩泣不肖亦人子也食荼嘗苦能無戚戚
心動哉爲別之後則重念先文端廿年國士之
知暨老兄兩世通家之好單辭束芻乾乾未克
伸展而使老兄復儼然奉書以至伏惟懸遠何可
言所喜馬鬣就下雞骨猶支衰絰九重平車萬
里孝思可以無遺憾矣老兄憂虞間自當反顧
君親社稷之身并効區區珍重

俞勝峰知府

郡中循良之頌萬口同聲而仙鄉半刺不入公
府尤世吏所難敬美敬服僕浪遊遂久恐家奴
宗黨有藉藉氣勢以干公法者倘事到臺下不
問是非但指及不肖名一切重處乃慈母嚴師
生我而兼愛我也千萬留神

周二曾尚寶

翰至前一節則國家大計正觸觸同然而後一

爲不肖謀出處以爲愛之則愛之而不欲其生
使人何敢求愛以爲責之則責之而不量其力
使人何所受責嗟乎政府之地使精神化而爲
作用作用又化而爲口舌豈不可憂可愧之甚
哉

明天子邇日輪臺悔生而給事小閹寬于遣杖
顧及有歸功不肖者此不肖所以欲去愈急也

韓對庭州守

南方卑濕所望倍萬爲百姓自愛薄田數頃不

佞里居時輪納必先能任其往不能任其後
有不如期者請以必然之法懲之特此奉懇不

黃貞所御史

貴臺公疏義不可少得教甚喜

主上甚神明如近來獨斷閹吏等事此原自親
親仁民德意所發鄭給事已行雖不可挽然頗
聞

上意亦悔之又近日借題進奉此安危之機

溫吉
言已起跡效爭之賴天之靈更博得

上真聖人也但此光景不易得外廷更有蘇旅
之事則費乎耳

沈衡臺御史

適于省中先見大疏而後得手教讀之蓋臺察
之體不在使人畏而在使人服明公所謂獨撫
摩于檮楚吏有不顧手奉法者非人矣想節議
必無異同先此以復不備

江亨泉御史

南非諸曹有劇易要散惟南國子得兼領天下
士兩臺詠得兼言天下事三衙門要劇畧等而
吾兄以處于束修之仁居惠文彈壓之職桃李
雖不言所至豈有不成蹊者又且白雲親舍不
千里而還僕誠爲兄俯仰安之惟是方今喫緊
國計士風所望于同志挽回不淺想高明神用
不煩喋喋也

萬摩洲知府

方今市朝趨舍雖似曉然而大寐初醒之際不能掃惑障以求所謂耿介處子而用之此吏道難而多端議論所以滋海河也即如老兄之醇明尚在岩穴吟殘梁父天下未有知者千載之上使王陽貢禹笑人而弟尚可謂無負朝廷無負知己乎

楊楚亭副使

微辱覺故人達而愈親且言色脩然了無欣厭僕又因之探策元龜徵言塞馬知公之必有合也今臬臺再遷已爲之兆矣乃區區愚論則謂當置公青矜俎豆間而主者請以後舉此非公所當知第亦見賢者去後之恩耳

沈少河太常

老夫金玉也婆娑九列更踐兩都出入風塵關闔之間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于今萬目張瞿而無一辭以掛賢者乃知士節固有真也登臨且日新願言自重

臧理軒巡撫

日者齋堂以公定省至情義不忍奪雖王陽之道暫許回轅然畏壘之民終虞臥轍茲教來承已得代解任僊僊乎歸矣抑不審世情遂能忘否古有之矣常應常靜不縛不捨因書報謝輒以此廣門下意

陶蘭亭運判

自來遷客多厭薄吏事乃公遂能折腰上官前婆娑海水南簾弄明月珠簾大者真無所不受也平生慕浮槎其亦可以樂而忘我矣一官何足掛也

馮清宇郎中

以公之賢浮沉數載而後爲尚書郎乃隨地展采無一分矜詡色此其過賈生數等矣僕聞任事觀才致遠觀器因書報命輒以此致嚮注意

李修吾僉事

公以粹白之德行循良之政此所以一出表表而頌聲盈耳也然虛衷撝謙惟諸世無術是懼即此一念鬼神亮之矣而人豈有不知者乎熊

僮吉徵亦頗有端倪否辱在知雅政事已無可言惟倍萬珍重是祝

李修吾參議

新參量轉益當事者以形屈公以情重公而不佞無所容喙也太宰初意尚期于必行乃常掌科昨日相會則謂此異才決當煩之以事使軍民蒙福若優游九卿則反爲驕足之辱其語雖似迂亦足以見人情之傾好賢者不佞同志有光矣承念老母足疾今已脫然無苦但不知尊

二二肅公文集卷十七

七

公果是何如足下到家日可發一信見示倘禁例不可就會或僕間出登堂或相邀近城一面必不忍遽別也憑限當如所教先此具復

范含虛布政

年來老兄垂橐道路未審琴鶴無恙否別且十年黃叔子風度不在眉宇間今徘徊外遷復何足厘齒謝所幸練心愚論偶會知音異時老丈用此寸丹鑄鼎魁題莫逢乃見學問得力處耳貴部方多事兩院公引領甚亟該曹已爲馬上

移文勢似不容久憩也頗聞今歲北檢而南荒此憂在根本幸與所屬賢者迫圖之

姜鳳阿尚書

王侍御公僕未識其面而讀其前後疏草蓋君子而豪傑胸中有實蘊卓識者及來京師一再見于客次恂恂其欵訥訥其言則又豪傑而處子矣寧親雅志本不忍拂之第大察在邇老成持論之人豈可多得已相爲勉留幸此公傾蓋知淵然遂起還臺之駕翁可以賀僕之得友

二二肅公文集卷十七

七

僕亦可以賀翁門之得士矣

李霖寰學道

中州吾公舊遊地也今儼然以使者之節臨之爲八郡弟子師表丈夫仕宦豈不稱適意哉乃議者尚以銀青爲不及格則不佞亦嘗私質之主者此重事任不重官資董帳春風程門夜雪知公必不欲辱此舉爾大要此官在持重諒公少着意避怨則怨愈多不如去取一聽于鬼神之無議也向嘗以語先弟芻狗未陳敢再勸之

孫念齋御史

三復前後兩大疏指意不同前疏則謂虜貪而權在我御之宜嚴後疏則謂虜驕而權在彼防之宜備雖古人借箸而畫不詳于此矣事已下該部議行先此附復不備

劉鳳坪巡撫

大疏義正詞嚴不徒爲一劉尹申辯也初黔國書來弟已據經折之竊料此公易與耳造言撥置多自其下人漸不可長以

二屬公文集卷十七

主上之神明乃一疏遂動恐內中亦必有與之竄穴相通者事雖小而兩臺不可不力爭輒以此復不備

黔國公

劉尹之事門下與勘官各執一詞

明主在上計必以該鎮體統爲重生等亦當委曲調停但爲門下計則百爭百勝不如一忍之無後患也大抵世祿之家嘖笑聲影皆可以資文吏筆端門下試自度一、二家令能盡擇衆口

否因書報命輒效此萬里忠告

劉鳳坪巡撫

捧讀諭知賊黨已携勝負在目中矣先是疏聞上頗怪處分不早以致延蔓閣中具對自來制馭遠夷原不全用漢法督撫官持重堅忍以觀變非廟堂所宜遥制也

上意乃解今捷音且至生等愈得藉口不勝愉快之至

劉鳳坪巡撫

三屬公文集卷十七

羅雄凱書至喜動

天顏起閣中栗振即古麟閣所盡銅柱所標何以加焉劉帥信虎將然湏得門下拂拭用之方展其才古人論功加鄧侯于淮陰之上固有以也

劉鳳坪巡撫

年來滇中凱音絡繹以至而薄城營壘血戰斬敵之功則未有如今日之殊尤卓卓者也省教分部夾攻斷放夜發則信稱神兵矣而妙乃在

幕府之用以夷攻夷此武侯所以擒孟獲也南人豈復反乎

蕭岳峯巡撫

來教所謂活佛者傳聞甚怪天生此等奇人偏在虜中殊爲可慮或宜早結其心使之以慈苦行教則化妖爲祥術也高明哉之

蕭岳峯巡撫

虜中活佛者既訪知是真安知非今日之鳩摩什天生此人未必無意我當儘意拊納之不可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
與書生言也新中丞協心乃安邊一機不佞聞之又喜矣

鄭範溪總督

僕往開鑑川司馬言俺酋雄心強半爲奉佛所耗今日之事名收番人乃是實麼羣虜計無可疑者不佞謹傾耳以須後報

胡順菴巡撫

西僧入虜中此撫夷一大機也今漢法羈縻止于趨利而佛徒勸化兼以降心執事者度不致

大費便可決計招之使從附此復

鄭範溪總督

承示虜中近耗及幕府三面構合之詳此蓋以蘇張計謀行尾生之忠信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而群少年袖手局外動輒求邊臣之短此宋事之所以壞于議論也勉之自愛

胡順菴巡撫

承諭知虜中聚麀事幕府且縱且擒造父之御有出於御策之外者而難爲衆人道也方今虜王文肅公文集卷十
命在我宜及其感恩之會堅明約束慎固封守不佞自度可以獻蕝蕞者如此

顧冲菴巡撫

東虜雖數入數列去然其意尙霽然今得來教首黨且內携而外市早晚就約駸駸如呼韓故事矣竊謂戰勝可得此聲不可得吾史弟乘此廣布威信養全力以待安所不如意哉新命褒然大丈夫報主立功更不當以第二義讓人也

鄭範溪巡撫

目俟扯酋請封之耗得教甚慰犬羊虫虫未必知天朝封爵之重乃該部會議張皇耳目鼓動酋婦之心皆慕府周思歷筭綏頤府舌權衡皆而愚信明之效也其最可喜者鯢鯨吞餌可送因以爲聯絡東西之計廟堂此皆定當加意表章以杜讒口其他想司馬必能具復矣不復叨

鄭範溪總督

所諭虛酋嗣封事已得俞旨但伊婦封號禮官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七

卷十七

三

尚勸一階此蓋責極溺以規行近世儒者之論每如此今于夫人之上加二字示褒或可小塞其望如尚未妥不妨再請也

陳南濱御史

別劄與宣大相左彼此傳報虜情似所謂調取者畢竟是款戰兩端之言今封璽未到彼鎮之恩信未洽而遽責之首尾擔當爲我發憤譬之舟也我固憂逆水篙之難前彼亦慮順風帆之失手幸且平氣協心以俟後圖何如

鄭範溪總督

虜王新勅已發行犬羊之性原不怡衣冠我直以虛名款之而彼亦以虛名縻我若我操之太急要之太奢則彼一旦掉去便成敵帑矣西鎮當明告以事體而不必與之爭議其扯酋既可勿西則就中使以利害傳曉諸夷而不必執定調取題目亦安撫中之禁禦也來教藺之一字闕棟盡在其中老酋乃有此身後奇徵大方廣佛隨緣化度何常之與有弟黠胡自古常好稱天以自神神道設教尤帝王禦夷之上策耳

邵文川總督

據宣大稱扯酋夫婦誠順連發信來廻行封典已有旨扯酋王之妃子封夫人今聞彼中薄夫人之號求爲王妃而朝議未許者專爲貴部紛紛且留不盡之思以責將來之効耳此輩犬羊若糾勒太過久而不決恐又生出事端惟門下審已量彼更求歸一之說見教爲幸

鄧王洲巡撫

虜王受封事竣僕也遠聽之人初謂邊吏一宜
勅通事官一贊拜耳乃不知勞來糾合其銓旬
震動至此而使者往復索講之煩其費詞費日
又至此祇今貫辦來庭邊城晚閉不佞難伏處
垣扉志已馳于伊吾之北矣

鄭範溪總督

頃得遼報中有哈酋一枝僕固疑其爲託也敎
至則果然矣執事者譏防密而順逆明則不墮
其彀中矣長酋東婚業有成言令止駐薊門邊
外完親自無可虞但往時聞屬夷誓不外通而
今日返聞外夷誓不內助則長昂之聲勢已隱
然爲我敵國亦執事者之憂也

鄭範溪總督

捧教具悉邇日邊情觀夷部擾擾自生猜貳如
此此我之大利而亦能爲小害蓋鳥獸窮則搏
噬自其性然而勢分無統猝有零竊聞邊竊恐
非頗義一部所能鈐約也久婚未還此酋即無
他意而長昂老猾外倚婿家爲重恐終非孖子

順孫歲事正可憂惡不容一枕華胥夢也

張弘軒巡撫

長酋既悔罪撫之何疑茅首尾唇齒不當異趣
此亦謂就中撫勦必有並行不悖之舉非遂欲
空薊卒以捷遼嫁遼禍以歸薊也屈指旦暮且
得代強藉惟有更引着肩爲新令尹計者古稱
憂國如家于今天下一人而已

鄭範溪總督

昨宜府許中丞書來備傳諸酋送款狀以西馳
之虜決可勒回不佞竊以爲未也今中國父子
兄弟尚有相謾況犬羊一昏之書支吾藉口竊
禍逃責而可信耶耶如尊教所謂我欲求彼彼
必我索已照破肝膽若但持國家區區封賞之
德使之革面感恩禁戢他部此正如操豚蹄而
祝滿車未有能濟者也茲聞所示往復說諭之
詳乃直據彼中利害以疑其部落之心將來隨
機發弩步步破的不佞雖在遠或可任其必成
已竊謂翁今日安危事大毀譽事小婦人瑣言

再不宜掛口專此以復不備

鄭範溪撫督

所諭番僧乞陞事乃繁虜微權無虧國體當事者自當從中贊決此復

俞勝峯郡守

承示合郡水災狀已徹聞朝聽不佞業與寮長
緩頰上下間主藏者雖會以南北交戰計未有
所定然料必不能剗吳人之肉以充他處之腹
矣敎中大蠲正賦此目前第一要緊議論連日
正與司農講此蓋實腹即所以安邊庇民即所
以保國有如警者駭發事出不意則廟堂今
日之累忝安知非他日之千鈞也外示先年蠲
數不佞謹執此破拘攣之見諸不具言

荆厚齋按臺

地方理外重災上廛憂棘而官無盈歲之儲民
屬屢荒之後其事勢之難處又有百倍于往年
者不佞爵雖碌碌備官然自見桑梓腹心之
啼哭沸天豈有忍寡然臥安席而食下咽者今

已緩頰上下儘力爲明公開端以待勘疏之至
大抵疾苦呼天不嫌過切倒懸望解所貴及時
明公我東南之大父母也必能爲百億元元造
命矣

余樂吾撫臺

捧教知地方災沴之狀聞碑爲河野無青草又
以辛酉故事不肖弟與在檄篋而調弭無術
以累明臺下憂桑梓杞憂之懷但有飲泣呼
天而欲而已伏讀大疏事核情懇一字一淚今
已下司農議覆凡不肖弟口之所得言力之所
能爲者斷不敢泛常寒貴而
明主在上計亦能曲番養高之聽也事且行按
臺查勘分數恐緩不及事千萬囑之預構一疏
必得稟寫淋漓十分哀懇而後不肖等得據以
陳乞百億元元命視此一舉耳

陸平泉宮保

爵不肖備員鼎足丑三年而方隅積殍殍之憂
政地鮮災和之効衡壘交聲庚癸四呼此已屢

明主而羞衮職甚矣惟是粉榆舊邦苟幸衣食落葉存根猶可乎

上前藉口今當復何如耶天災流行雖自來代有至如室廬成沼河流彌野以上憂我諸父兄儼然萬里而辱教之此尚可言職非司命官不錢穀苟援拾舊案以塞責爾耶先是未奉教之前已陰懇司農爲破格一處分引領按臺勘疏至使爵等得相與灑泣叩關惟力是視吾翁幸注食

明主在上毋更以金陵不足之說先入爲疑矣
陳仲醇文學

比聞故鄉大水之報則不佞日夜飲泣欲成此寅陽太僕所親見也自惟備位鼎足弼諧未効以致譴誅見于天殃禍移于民桑梓陸沉廟堂行食負國家負朋友之罪已驛駟難追惟是政地緩頰假丐得一分恩澤乃是區區分內而力或可以能之豈尚待吾兄從史耶捧教尋與大司農函計破格處分之策而公私困竭所在嗷

嗷

主上幸而十分見信恐辛酉故事之外不可不望矣若哉兄但知徃時民戶之尚實而不知近日國計之尤窘通司農上十四年經費已加往額三百萬矣少府水衡錢不能支陵工半歲且謀外索矣所以然者徃時南荒或非稔下調或上贏一歲歟或他歲熱天時不順或物力未窮小戶無租或富日可陪糧今四面牆壁更無支吾展足之地獨特司農僞儒知天下大計可與深言若前者兩公尚在事當此之時止辦閉門守鑰不發一錢耳來教已并送司農乃一卷流民圖覽之而不流涕者非人也

本鄉先生

捧教審以桑梓大災爲元元百億請命蓋先是小奴自南來親見枯天汗湯間殫成湖不佞爵已私告寮長狀而飲涕者淡旬矣自惟備位鼎足弼端未效今陰陽之罰中于鄉井瓶甕之憂止及父兄而尚有可醜而食肉者乎惟是

明主宵衣之日大農高目之秋爵也有喙有舌
苟有可佐餘議而歷危懼者隕越爲期不敢愛
力其蠲賑等事必不敢泛常藉口如昔年故事
也方今南北交急公私並困列位老先生試閱
邸報恐江湖擬闕不能忘情不肖爵噴喘計窮
尚煩誨督以幸補過耳

李養愚兵道

來教所謂部米斗糴秋糧夏兌各縣各府各省
參差異同之故一向尚在沓茫漉漉中此部中
所以展轉生疑而更欲求奏進士清查原田以
決去取也今部院議止潞府兩公主之混派謂
當查革耳棚荒真偽易覈書摠奸弊難查此後
當論于法制之外頗聞敝州韓守于此獨了了
當由明臺覲面提衡吏民受賜不淺耳地方春
涼傷麥流言洶洶聞米價已至一兩四錢秧苗
雨過插時如此則大亂矣愚竊謂兩臺雖不常
過爲張皇然此時恐再宜有告急特疏以爲乞
蠲緩征張本如貴省原無大荒而陳中丞摘寫

淋漓此亦有足以動天感人者不可不早計也
輪解緩急之論自來諸公所未及明公真是吳
人再生父母適在廷有議以明公換節水利者
僕竊謂水利移是保釐一事以尸祝代庖雖賢
者大度所不擇然得無欲重地方而反輕家門
乎議雖不果亦足以見嬰兒爭乳之狀爲可念
可矜已其水利中經畧便宜且尙取裁左右愚
又以爲此時恐大工未易言且先料理圩圻支
河爲治水急務耳太湖寇不必有無要之目前
所急在閘里剽奪如松江城外之事可爲寒心
若湖海間猶是外寇但飭兵吏謹防之未必有
他也僕聞兩臺爲僕建坊荒年苦不甚喫紫
若并停此工留爲設粥濟饑之用其功德更百
倍也望轉諭本官亟止之幸甚

荆厚齋按臺

使者奉勘荒大揭與教翰俱至不勝喜踊謹再
拜疾讀一遍乃知父母惟疾之憂更加于子孫
十倍即此一念至誠惻隱有不足以感天動

主者否也外諭表進士清查款目先已奉撫臺
傳送計省內惟有路王府及兩公主派徵當改
正其餘尚有遺議者倘公臺未即行姑先了此
二項使民受一分之惠何如辭坊鄙悃蒙俯亮
萬荷然又竊思歲儉如此連張遊擊所議敵臺
亦似可緩不如徑那爲設溺之用功德尤無量
也此意先亦曾附達撫臺使者裁鑒尤荷

滕少松巡撫

弟老入世途大馬之力知不能事事惟有秉公

好惡無黨無偏差自謂鬼神可質而士風迄未

三十一

還淳鄉土淪爲巨浸罪業之報豈敢盡諉之氣
數矣弟前啟中思任道任真之士蓋救病治本
則標末可以漸及若一味木強則舉足呈礙又
非所望于大豪傑大經濟也倘自疑時俗更求
所謂真而古者請試捧土揭石而蒙之纓見果
有補于萬民之勞若否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強其志弱其骨守此十二字無爲復問道矣報
災疏須早上仍當急會直指公旋踵勘聞不必

待此中行查庶元元百億命早受一分之賜也
敵鄉撫接倘有便亦煩轉致鄙誠萬荷萬荷

余樂吾撫臺

不佞受屢宇下桑梓之念章獨無情第思上供
額糧萬萬不敢諱省獨有種派虛加等項似尚
可清理而過客之迎送與士夫之贈遺不妨損
之又損以惠元元乃其要又在有司先節儉崇
悃撫臺下稍課功千簿書之外此又治疾先本
術也

余樂吾撫臺

聞地方米價已至一兩四錢間里相聚妖言日
聞恐非好消息也廟堂亦似已動心驚惶所請
蠲停各項必不成杆格耳外諭宜興江陰盜情
弟亦已久聞要此湖海鈔掠時去時來未必能
大爲地方之害而目前宜急撫急防者盜徒與
饑民在在俱能爲亂明公所憂正在蕭牆之外
也未審春收果有幾分禾苗插蒔不成再傷否
天以災民相累至此真出理數之外念此令人

然忘食矣

荆厚齋按臺

道敝鄉人至談及地方利病云有民間最不便者如踏勘荒熟有司安得履畝而勘其勢不得不委之佐貳吏胥而佐貳吏胥百中無一二實心任事爲民者賄賂之所乾沒權豪之所干請千訛萬變出富人貧臺下且安得戶戶而詰之聞縣佐已有將荒糧作士夫人事者有富家鹹金營賄里胥以熟作荒者夫大抵法主通融可以隨人上下未有不緣而爲奸者愚意與其勘荒不若先勘熟與其望賑望蠲不若先止詞訟清獄囚以法有司之急緩不才者尤今日救災之急務耳舊撫臺胡雅齋公亦斷以爲然千萬亟爲留神至懇

余樂吾撫臺

凌氏獄不佞昨已言之

上意止于亟處而未必深處若情法已盡而凌氏挾以爲怨諸生因而益驕則非不佞所知也

工部錢糧那借甚當已相爲轉達司空照數

允其請賑一節則察長原有此意今營并行中甘棠餘庇在在非淺也比來京師喧傳松江俗亂幾不可收拾而長官新令使人挨戶攀報出粟賑窮名雖甚美實則誨奸可爲寒心幸明臺稍鎮遏之派荒一節既處分井井士民無譁不佞亦與受賜矣大抵吳中獨苦議論太多不樂成官府之美如禁逼違債禁賴田租二令并行使貧富人人得所畢召復生豈能易之乃悠悠者偏喜談一邊諱言一邊會當以明示編呈所知令稍息異喙也歲儉民急至此弟前東所奉告張遊擊議于海口築臺雖爲保障然事權緩急即今且有工費何不移之賑饑其功德不尤大乎本官見調近處若其事未興不妨便宜止之何如

余樂吾撫臺

派荒分別美意若果耳目無遺上下兩便則誰不勸成者第民間方以大戶官戶占荒爲言此

法必勿問之大戶官戶而後其論始公來教謂
間有熟田作荒未聞以荒作熟良是良是昨敝
鄉士夫書來又言有司近出新令急徵官賦而
禁索私租此亦非通論今廟堂既不能盡折盡
蠲亦當聽田主就戶下小熟者量收租而後可
以還官蓋田之荒稔官府通查則難田主自查
則易而佃戶之租若今年無取明年可以棄而
不種此田主切實利害不必盡煩官法也昨考
成類恭原無罰理而中旨特降令人旁午不俟
弟與齊長自相飲恨不得縮地回天之術也敢
附此區區幸留神至懇

卷一七

三十五

荆厚齋按臺

明公之請亟矣廟堂恩詔且以前五日回天卻
日秋毫皆我公力也惟是漕糧計石折銀之說
最易惑人所謂每石先徵銀五錢緩徵二錢者
蓋通計米一石及耗腳等項六斗之數摺折五
錢此該曹所諱言以愚有司而有司之中亦有
明知而混徵以愚百姓者今事在臺下明白由

榜使窮鄉下井人人知六斗之井于一石別無
科派庶德意下宣民被實惠耳僕乞骸疏已再
上而諄諄于此不獨爲地方益亦所以忠明公
也

傳約齋御史

常州乃敝郡接壤啼號之聲僕飲聞之吾公便
宜發賑真今之汲長孺也可農雖重國計然事
權緩急寧令賢直指獨當其艱疏下必當有處
廟堂且因蘇松請賑之便議更發南糧使貴郡
均受一分之惠耳

卷十七

三十六

余樂吾撫臺

廟堂爲吳中墊溺

恩旨一滴未爲無濟但天未助順聞九月中淫
雨彌旬不知竟作何景象也治水一事最不可
通度亦最不可輕舉鳳洲世居海濱其見必確
但今日所議修濬者原不專在海口通將腹裏
州縣支河可溉田處隨宜濬深卒有小患易爲
蓄洩此不盡議之無益也弟居山時見鄉民各

私其上官府不察猶爲有力者所賂指本鄉治水而使別鄉不得利之人赴工或客戶遠調而使本境土著之傭坐享弊端種種謗譎頗興得一分廉細心之人如朔同知董使專理之則善矣愈慮未必成設然即使有行亦不過責其困人因時因地整頓修舉不在與希濶之功謀難成之事也

滕少松巡撫

方發書勸速上乞蠲賑既而大教至矣慰甚但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七 三七
司農計窮尚未能意表行事當緩頰爲言醫家標本之說必不專累老丈也浙中今日之事豈但火坑復如苦海老丈既弛不得擔子且儘意耐煩試看古聖賢花夜皇皇豈爲已也然弟乃一般擔子能勉人而不能勉已可愧哉外示屬官賢否狀此足成一部信史王嘉興胎德曾承敝府爲清嚴第一料此公必不爲士大夫所便吾臺特表章之尤快也

滕少松巡撫

適潘道長來別方談及兄臺實心任事百艱萬苦之狀竊自笑

朝廷之上誤兄雖然有味乎潘君今日之言也大臣救世忤世毫釐千里寬得一分民受一分此救世事也若力量止及一分而企望乃在十分主必求盡信人必求盡悅此忤世事也今吾道多窮高志雅遠大抵皆以救世而成忤也非吞得三斗酸受得一國詬鮮有能濟者蓋潘君之言如此其意本以規弟而兄臺恰亦似對證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七

三六

之藥野人食片而美不敢不奉獻地方父子相食真近年未有之變然只得直述

上前雖監司守令不必參而况撫按自引罪平幸深裁之

荆厚齋按臺

承教密爲地方荒艱苦心查處此百世之利也松江樞頭華後已聞彼中士夫手額稱慶正裁報間會貴臺長以敝州失囚事見詢因相與咨之道釋守之循良欲委曲求解而苦於原擬住

停不容無故改輟今再行查問明不意指使兩
臺據以爲從寬未減之地伏惟爲公道留神地
方幸甚

荆厚齋按臺

明臺交代近矣倘尚有欲行而未竟者不妨傳
告新院開羅科罰事苟爲公

朝廷豈盡以文法相拘今出境之際但願于舉
留神則安民在知入之中矣

范中泉

天下漸多事故鄉彌望滔天僕備位鼎足失職
干和之罪已萬萬無可贖者惟是酒血
御前巧貨得一二分恩澤翼翼之忠竊所自詭
而未審天意竟何如也傳聞後園松菊全凋荒
臺無主公此時醉月之暇復能爲逋客解嘲否

謝賀壽

今敝鄉大浸稽天浮屍蔽海而下不佞卽不能
棧車牝馬請伏負國負民之誅忍更言生辰稱
壽事耶伏承使騎覽辱不覺愧涕浹踵謹再拜以

辭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七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七

卷十七

四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尚書

尚書

承孫男時欽校梓

王麟泉操荃

捧教不勝驚悅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
魯山之流有傳其衰蹇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
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簞飢僕數人在
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
天復忌之今一木斲形蒸嘗無主而廟堂徒借
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魖鱓
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疏高義薄雲覽之又
淫淫涕下矣卹典易名決富超格以慰朝野之
望不宣

耿楚侗總臺

別示海中丞去後遺思此錫爵久望而知之誥
文諭祭俱出手草雖荒蕪不文異時亦可見此
老於地下矣丘月林之真與此老同而丘好以
簫銅物海蕪能以簫濟物嗟嗟九原而有知也

吾誰與歸哉三進士赤子之心豈可終廢曩聞
諸言欲爲之請竊所踴躍既而言官救疏先至

上既然下部以爲轉移一機而不悟郭疏之竟
誤閣臣兩易票以上而猶不獲也今日

上又發藩御史本意色甚怒恐不可遽批逆鱗
伺有後間當馳報耳

賈石葵巡撫

向以願進士之事讀聽蓋謂天南旅櫬返首無
期欲少慰臺下于本分應得內早賜逆發耳今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八

十一

郵符給賻鄭重如此死者何知不倭謹編示同
榜諸生使代爲叩首也

裏洪溪巡撫

趙令柏案乃法中之情自後貪吏倘耽濫數多
雖不能盡形章奏而民脂民膏當更嚴追沒之
條亦激揚第一義也

陳心穀巡撫

初奉手教請免燒造之議卽入水灾疏中及
讀大揭乃專以十分難成立題此苦思苦計實

狀實情

明主豈有不感動者疏雖未下然寮長已陰爲緩頰上下間必能寬假以報也

陳心穀巡撫

貴部燒造項之蒙

恩寬假蓋自老兄赤心苦膽得之來諭餘干進賢等事亦意外所時有記得餘干之民近年曾爲劉令豎旗鼓噪一番今復爾爾恐激之不可騎之亦不可惟高明自擇於芒及芥斤之間則善矣大疏請嚴禁資格齷見偶同方在省見有談閒糴事者弟又以爲閑糴固善然使湯無節制則又徒爲商賈資而地方自困也何如

李晴原學道

學臺嫖地我輩蹤跡自不妨少踈至如兩潮風聲則直謂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調然要在兄以定力定見守之蓋不佞眼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通於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畏諛

而不知正爲諛端也遠南學臺有教至僕亦以此答之要在相成使兩公卓然幾無漏果耳

楊後山巡撫

昨聞寺建言與脩馬政事本爲公但法不執方政當因俗該曹固已憂人情落落難合矣大揭斟酌地宜爲疲忙解紛敢不奉教

胡雅齋總督

曾里居時嘗一奉教於左右固知騏驥之不可緣而羈矣比叨起逾三年而翁之蹤跡掃塵聲光愈杳嗟乎此豈爲今日耶皇路新蕩平

明主手握太陽鑄鼎以照神奸而後終南真隱洛下名考始茅拔嚮用嗟乎此又豈翁堅卧時耶魯今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止有一映然不效世俗以虛辭引重而於使者之辱教也爲道主知之必不可負如此毋更煩三思矣

袁裕春尚書

大疏便宜十事雖董賈復生不能易也王孝廉真是古人僕嘗與長寮言之欲得度外一處以

風士行茲長者語次及之生等愈足自信矣

上聖德日新方今所患止內庭用度一節爲緊而下則士大夫驚於榮利真如夜虫之赴火今在野如王孝廉管東溟在朝如李生化龍三才皆卓然入水不濡者顧翁更傳訪而誘進之

馬肖乾僉事

所論乞廕事已細叩察長緣查故事無之昨日又面相覆證一番高嚴二翁原自爲人閣追廕老師視之多却講官一節然旣在閣矣則不論

故得叙廕講官此理易見亦恐大哥自有實錄可查今達年勿論止如嘉靖間顧文康公以講官入閣事與先師同而並不曾追叙講讀此近證也兩兄名高典尋常世家子不同一言舉動當求萬全幸垂鑒之

郭東野相公

錫爵詞林晚進幸徵後塵竊膏私窺老先生出處之槩雲升霧隱其道猶龍蓋至於令孫曾亦

美茂齡而後知天之純佑老成以馮翼昌運不

偶然也憶自曩歲伏謁仙里回今幾二十年而老先生始以大耄稱鰥爲一品夫人主喪此亦希有盛事卹典加優自無容小子置喙顧今天下災異孔棘吏治鹵莽老先生旣不忘

主恩宜尚有千秋金鏡之獻而錫爵步武未成游燕寡効倘幸而惠徵咳唾之餘策驚補過則亦惟老先生所以命之敬此附謝

賈春宇巡撫

老丈官評鄉行歷歷在人口顧豈藉軍門爲重向來豪傑功名真有邀之而不得避之而難免者行且以老丈卜之竊見近日薊門處分操縱井井當是老丈樽俎密畫之助但今遼東災報踵至廟堂隱憂方自此始耳

王麟洲太常

得教并閱刻鮮荔枝之惠深感注存吾兄齋菴且邇炎方終不可久居先服身後論進退未晚也方今部中事權盡歸司屬長官閉目拱手

已事之大者如科道年例九卿陞轉並不關閑
中矣大抵近日人情極忠告中有極諷諫極恬
退中有極奔競浸淫之極必成厲階而其端乃
自執政爲諸人所脇遷太驟漸啓倖門即今
知其已固而無及矣兒衡近日覺其意向咄咄
近老成但眼中看不見他文字又性不喜近婦
人嗣息尚杳然可嘆也

冊立意實無他節奉

明旨科少年隔壁捕影欲加惡於

主理但知出口之快豈知就裡調停之苦耶幸
察之

沈玉陽巡撫

處分流衆事宜此等未必人人作賊而爬搔不
先則釀亂麥羅太隘則傷和今當捕者捕當驅
者驅此可爲饑年治盜之斷案不宜安一方而
已也李報兩澤固不厭詳但就各道中稍舉大
畧如云某月以來某道言某州縣等處旱某等
處水亦自了然似不必錄錄而較也

袁洪溪巡撫

大教五議真續命之金膏補天之煉石也內雖
有小費屢分者而事體通融不盡仰國計所司
之奉行易耳兌運水次改徙近河尤便督糧道
留入覲則當與銓省會擬歸一以報也聞中州
今歲已成大稔食子析骸之事且移之吳越間
矣繼自今南北恩澤亦當少權緩急輕重使生
等尚得一藉口不勝區區

王會泉參政

所示東土阻饑狀兩臺先各已奏聞放賑使者
且出要在我兄善推而廣之如來教所謂減未
價獨布價主者業方議行顧又恐中帑耗甚難
得十分滿望耳擬楊太宰說今年本地方尚可
支持不至如遼陝之甚第得有司肯實心措復
勝於獨賑此又探本之論也

顧冲菴巡撫

大疏久下戶兵二部已俱有成說留天津糧以
待該鎮糙糧此兼爲部省餉費事可決行但

原擬徵左必得彼中再發一疏主考始可據之
覆行今通糧且不發以次後命也方今邊事幾
於厝火積薪老兄側足潦原之上前後血誠鬼
神實重鑒之春懷漸邇會當有抒眉日也

顧冲菴巡撫

部議發銀之數尚虧二萬不免又累韓旋然觀
宋司農心計窮極難再強之會昨日

聖主忽報恩諭要將各省被災地方槩發銀各
五萬兩察長謂地方有邊腹灾有重輕與其浩

蕩加恩不如就中擇其最苦最迫者倍數與之

若此說見允則遼鎮尚有餘望今年決可支持
二萬之數再從容議之未晚也

顧冲菴巡撫

苦心哉遼餉之一疏也讀之真使人寸寸腸裂
艱危至此而廟堂不思變計抱火厝薪可得久
乎新司農多大略可與言事其兩鎮通融之說
則主者必無異詞矣庫金雖不可多得固亦當
曲處以濟然眉至如教所設最後策則洪陽詹

事方共論朝房以爲方今東南大害在盡籠各
州縣羨銀輸之內庫而有司復苦於正糧額外
之加添積歲負逋之多累移東補西豈得尚有
稅銀存庫者衣進士黃博識士也其言尤絕痛
謂內地括盡只今已肉盡髓枯將來天下之亂
必起於民窮而不在邊新司農亦頗憂此馬市
一時之權豈可復用也不佞聞敝州故老有言
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於銀貴銀貴由官
司之解多而用缺少米賤則耕農愈無利而田

卷十八

愈荒此亦似有理今太倉太僕之儲原不乏日
前所急獨內供之費與四方奏免之紛紛耳念
言至此真覺而窮老兄知赤手未能補天則當
且寬立題目由少入多使言之必可行行之必
可久而不必取盈於十六萬之額何如伏幸裁

教

鍾文陸御史

大議量增茶引不獨爲通商足馬計且使諸番
豪利內嚮益堅亦制虜一奇也

王麟泉操院

捧教知印中有荻港管失事一節此伏莽小戎乘官吏之不戒臺下摘參典守是矣而自任一耳目謂當遙制千里鷄鳴犬吠一一引過自歸此堯禹之智所不能及者也乃不佞何敢聞之綠江比歲大稔竊料此地寇鈔時時有之但因此嚴飭將吏謹備加防則臺下之事畢矣若非必歸已則功又將誰歸大臣之義恐不得瑣瑣乃爾特雅敢私效區區惟裁亮

楊後山漕撫

別教兩劄乃不獨爲運道民生計且事關陵寢數萬之費朝廷自無所惜但不識可先事清河以南石堤而興工老黃河一節姑待歲用稍稔議之何如

常心吾閩河

河議八條已下部亟行而目前難得確然任事之人爲之料理如藩司空大勞不賞公論又待時今得兄表章一番河濱有神寔歆鑒之但不審

朝廷尚得其用否老河故道定當何如今楊侍郎諸議中獨此尚未剖析利害公亦當據實見實聞另疏拈出不然恐使車一轉轍而異論又興矣淮楊民力已竭可不慎哉舒丈練達足可任以後事第河道既報竣則此公利器遂委之無用不知該曹復何處也

楊後山侍郎

永示歸仁堤上護

祖陵下全民命真百世之功也原會工費據籍已省十之五六此皆門下苦心節縮之効乃反推勞首事錄及枯骨此意何其深長也

王竹溪巡撫

全陝雲霓之望日日引領乃茲奉五月中續教更愜然刺心矣應天以實不以文僕豈敢更祝門下鞭龍暴巫以希不必然之事第流殍相望府庫一空山澤奸細因而生心周禮荒政一在備盜賊恐不可不亟計也

劉鳳坪巡撫

我友積苦籌邊功成之後卧未煖席而羹菲及之長林豐草之思固知情事所必爾第竊謂我丈他時可言去若今日以讒去則不惟心跡欠明而將來貴鄉人之招索恐轉成葛藤不佞已爲直指言之誠慮將來邊境任事之臣動觸機弄有烏盡弓藏之續爲朝不爲吏也溫旨且下幸無再言倘年伯年母相念者亦幸有以慰之

卽梅墩巡撫

聞浙五米石銀已幾二兩小民洶洶皆歸之上流暹羅之故此声尤不可聞太湖盜乃以七八十人爲群若炎炎不撲安知不成燎原臺下或當一面奏聞一面勦處若事久不決則群少年飛片辭於上前又成一形迹矣幸鑒之

卽梅墩巡撫

營兵鼓噪扶雖事端微淺觀聽不驚然驕厲可長也彭帥以覈奸石疊若重處之則將官爭爲首鼠紀綱蕩然矣來擬情法已當該曹卽當

據此處分此復

柯立臺御史

米帥一事僕平心看來武夫原無志畧彼新官入境譬之乳猫爲群鼠震怖唯唯自全則有之今必欲坐以倡亂誅死之刑而絕其彌縫補過之路是驅之人內也又自古亂軍撫勦全在乎之問斷無可事後株求反覆粘帶者今

朝廷既已明布大信縱有遺奸自難一一爬搔其因事而斃者既稱曰事矣又可露章發撫治

之本情以疑之於反側乎其未斃而欲求其重

者既欲離之於本事之外矣又可明言其人人當斃使撫治他日以本事斃之乎以他事斃之

乎此我之械盡暴於外而彼之猜愈有詞於我

何公等之未深思也今少年之論但語三千鎗毛軍可以盡誅不知除此三千軍之外鄖陽更

有幾千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又謂堂堂撫治

豈怯此一二兇狡不知未發之奸猶可以措手

足若已用之械則明日盡成芻狗豈可造次也

凡着甚易下着甚難今其事正類此矣特雅敢盡布之

仰梅墩巡撫

捧教乃知部中又有生苗拒捕一番擾擾爭之小大豈不在人明臺寓哀矜於斷斬執堅忍於紛紜豪傑作用當如此矣記得三十年前敵州亦有越囚殺指揮之事今天羊化外雖非其比然至於交刃殺將則梟懸一二渠魁恐亦不可已也即陽江端在舊撫則已坐別事

詔逮不可追求在新泰則議論正不定而新撫保之極口今彈章又上廟堂出特

旨留之差目前且以安反側爲第一義耳

房備吾副使

別諭知下車發教軍民視聽一新第科中新有所指發恐兵心將氣未盡帖然足下試深計之撫軍之與易帥孰便追往之與撫來孰急前守道與撫治啟侮開釁之情孰便中幸不惜一示我也貴同年柯直指方虛心相問亦宜以

誠告之

仰梅墩巡撫

外示黃忝將失事狀衡鑑甚平第臺中新有正紀綱之疏若輒爲叛苗重處恐非所宜法如是足矣矣傷會方謹卹使翁臺得藉手速行也敵同年馬大叅鄉之悞悞君子客死可憐想公臺必能爲之辦護歸葬耳臨書攬涕

林竟宇御史

僕嘗嘆天下事未嘗不以似是亂真遂至矯枉過正如近者特原亂軍廣察流議豈不皆盛德事哉矯枉之過則煦煦似仁察察似智皆足以累政體而長澆風如公所論丹宸格心之箴非止救時良劑也不佞謹領教矣

杜爵齋給事

安慶盜情亦孔棘矣適仰中丞方有報至稱已調土兵合剿蠶尾螳臂知不能爲大憂但恐守土諸吏震怖文法匆匆應之不當則反生得失耳竊意賊方阻山爲回我兵且事防守絕其流

粵數月則自盡之術也高明謂何

御梅墩巡撫

山寇蕩平藏者已知功之所自齊桓伐楚江黃八國離合相資豈得專以焦爛爲上客也楚兵援楚自其分內而言官所以風聞獻疑者亦或曰臺下先題不甚明類客居遠調之爲今拈出展沉兵道卻下一款更不費詞矣

舒中陽總河

安慶盜平後接踵得度粵警報天下漸多事矣

大教乃從新長美敵方近海所謂箇主航主者多出入鹽徒中不佞蓋憂之且久數與醴使者言之茲得老丈發明重慶一番不止貴部奸民革心回面爾也

黃貞所御史

比先奉撫臺書知有海黨之舉據稱元凶就擒其餘似無足慮者竊謂此輩比肩遁相雄長一首敗一首復出今日來明日又去此海洋盜之所以難平也官軍不在衆在守其必攻攻其必

故將才急矣而孫道不審能辦此否

蕭念渠巡撫

老丈經略貴陽事方有緒而滇南之命下矣伐柯之則不遠即來教中等事尤滇中用兵喫緊機宜前撫公未就之功不明之過托在老丈爲之斡旋耳

蕭念渠巡撫

達苗鵬勳先是未有聞也今嚙嗟默運事成後奏使當事者皆若此遠聽之事誰復有後言

蕭念渠巡撫

諸文武功次固當如教一一議擬此時旌表已入滇廟堂方有譴逮恐氓夷不安全感倚門下爲桑土之計此復

李及泉按察使

今年貴部貴卿雖非大稔然較吳中則已天淵小人輕死君子好亂皆非太平消息也見羅丈西地樹機湊泊閩中之緩頰

上前者至再至三矣聞將逮到昨先已陰爲開解

上之怒雖發於滇寔先中於郎不佞爲此兄熱中實爲國體世道計耳

姜鳳阿尚書

李見羅中丞不肖同門長兄平生相與見其喜愠不形語默不苟陰以國士期之郎中之轉尚謂屈滯而兩連洶洶皆理外意外

明主既未垂棘木之聽而外廷亦尚有兩可之疑莫非此兄之命也聞已逮至近郊同鄉諸公爲无投辭疏而僕等尚當儘力爲之斡旋如以爲所疑當不至此即至此亦未有一訊而決者事久論定

上怒必解弟且先爲此兄禮佛耳

劉鳳坪巡撫

自老丈與兄羅兄得罪不佞弟卧未嘗帖席也時命不圖雷霆叵測已矣尚何言哉從來用兵撫臺職在節制調度幕府對簿自有司存豈有可責以提鼓先鋒臨場驗級者老丈乃遠道其不幸耳西事見羅辯頗明異時終不成大譴若

河南湖廣二後文案尤了了老丈第高枕以待其事定可耳

顧冲菴巡撫

兄莫問李見羅事初發時我輩明疏暗囑專以海內清流高其聲價以告

上今

上已有盡疑廷臣之心矣蘓道長處弟昨已有書及之勸其虛心兩解以弭江右之怨事雖至此然我輩天日心事何所避嫌終不忍使賢者作傀儡籠鳥也

舒中陽總河

治河諸議紛紛幾成聚訟自老丈節鉞一指塵立定天下事豈不在人哉先是常掌科書來已傳老丈經略之槩大要因舊緒而稍飭成之不驚遠不尋新最善調停今日事勢雖神禹復生恐亦無事于穿鑿矣月河既未喫緊稍需至歲稔圖之更便外示塩場小訐雖已牢戢然後患尚可虞截留漕糧之誣明萬非得已會當與司農

言必得其當以報耳

俞新宇即中

僕愚憫於河事尤賀賀而譚河者人操一喙大抵客土異便士民異指帑上與當局異形傳聞與目見異狀此其所以苦也即如兄前議主徐城內填土之說問徐人則大駭以爲如此當有拆民房填土合境騷然矣教中第一策引河北注之說人人言之然運道所關乃九鼎一絲之任何人敢擔惟入海下流愚意爲必可行而土人又多方梗之可嘆也徐州南別道有無利害不可知而方今最苦錢糧有如遂興大工未保河勢肯從之南徙否而先糜百萬之財厚集饑疲之衆此豈亦可以嘗試輕言者哉徐州內外水不知竟何如若諦察事形外水原未嘗入則將來縱至復滄決不大費手會且以來議存而佩之卜之天與人耳每見兄抵掌謀事必超然在拘攣之外不肖胷中積年塵土爲之頓開願愚者千慮亦或以小心慎事爲一得惟高明擇

焉

陳愚所副使

伏奉大誨採石工費則已轉達工曹必有處至於河道灌漑則非廟堂所能遠度見今建言紛紛有主復故道者有議遣大臣者若從復故道之言則古洪內華二閘便可復圖若止於經畧二閘則老丈任之有餘而何以更遣大臣爲也科使者尚在表童之際方倚老丈爲指南幸悉心熟計以佐之

常心吾閱河

老黃河故道之說久沃耳中茲言重複發揮一番生等面受其語若將謂全淮百萬生靈旦暮爲有而中丞之縶隄遙隄一毫無用者生面墻豐部聞此不覺此然汗下竊亦以爲國家第一大事何難駁議使危敗之形果至此則倒倉治病難盧扁亦爲之以此間私於左右初虐心一恭訪而乃今披圖省教然後知百聞不如一見百動不如一靜又恍然自失矣事所以洵洵專

爲運道運道既妨乃是割心腹以捍四支元末宋季之亂可爲寒心公所謂捐不貲之費以幾萬一之功費猶可言也費之外不可言矣歸途倘更採得野老歌流民圖以獻使廟堂知物力艱苦末末不爲流議所惑乃荒度中獻替也望之望之

陳警亭御史

捧續教經畧沁河利害洞如指掌便當信心信目而行廟堂不復從中制矣引沁入衛言者已成畫餅今欲疏入黃河舊道不知費當幾許河勢人情異時可保無他悔否紆憂決疑在門下此一行耳

潘印川總河

昔年彌天冤橫至今使人植髮上指然不佞冗寮也偶科場於賢子相知則遂有磨牙措舌者事既不能勝公論乃因緣決河迫致成事以爲遙堤縷堤一毫無用冀以點動

上心而在廷却得反借爲辭此天也非人也先

時或謂當以復銜名用二端頂

上自擇僕竊謂如此則

上必從其輕者且非常之舉止於復銜是乃爲一人巧思不爲地方拯溺群黨愈有後言矣愚者千慮偶爾一中孰非鬼神陰陽之今局面一新萬口稱快強箭射魯編更何憂疑賢子別後不知政聲何如乞示慰

常心吾閩河

河道已用得罪司寇不惟慰緣河俎豆之思且

因見

天子至公舉措不測恩威

命下之日公卿無不手額者而吾公爲公論主

盟推功迺勞當更居鼎脰之右矣

潘印川總河

崇命下後此聖主非常舉動清朝喫緊觀瞻不惟全清百億命所托而國是人情實待此而定然自非九廟有靈陰啓

宸衷則嗷嗷者方含沙注射事機之會能禁然

至此哉抑東山之卧方醒今難奮炎雲騰旆荒
度誰復爲左右其者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
之從則區區竊所効於翁者身雖倦遊
天子不以世法相勉聊寓此報命之辱

潘印川總河

榮蒞且甫閱月功用復興翁勿言前事僕等勿
交後事止辦作金甌鐵柱後言耳比河新議翁
不虛心再訪入抵今日事勢如病羸之人當
先照顧元氣而後及其他可也擬議者所憂謂
河身日高他日不能保無恙又曰梁漫爲安
恐數千年天險終不受人束縛此說似翁久
之以爲何如并請

潘印川總河

不佞初起河事弛廢不可收拾頃棟教則興修
葺度漸有次第乃知向來諸公全淮魚腹之論
吹波撼山其意真不可測已河南新築委屬可
虞然阮在翁燕韓之內恐題請申飭尚屬虛文
不知可屈駕一臨視否高明裁之

傅約齋御史

公之按浙談者目爲自來靜重第一若執持風
戾或省浮浪乃責臺分內事豈有敢挾之爲能
者爲姚士風天下所聞今不惜任怨以寧鄰國
復何所疑萬一今尚有訛言梗令者不妨露章

言奉行或就中稍放一分寬則情法兩盡矣
傅約齋御史

公頃發倉一節大爲士論所高司農雖口持異
同而心服意氣僕耳屬甚真公所謂不滿者安
在手相見定當歡然一家勿介介前事也

楊漸川尚書

捧教承已于月前蒞爵舊遊南卻猶記吳介
肅之爲太宰也士林接之如坐元氣渾噩中蓋
及今始再見門下然兩公並負天下之望而介
肅以年用之非其時門下以嫌處之非其地則
爵尚銜此慙于古之彈冠者耳榮滿未奏聞勢
須一來同朝引領以具瞻手樹爲快乃爵安庸

伴食展下且將乞骸未審得速朝夕否

王竹溪巡撫

承示秦州寇抄狀鳩眼蠶尾乘饑而動撲之誠宜及早弟

明主好生一念下車祝網在在不忘門下姑仰體此意凱奏之日肯從及側咸與維新可也

陳愚所副使

弟此叨滿蒙

恩不種而穫宜概而益則鬼神實忌之矣而老

丈願以爲賀耶方今同榜中如老丈乃霜中之

菊生色伊始而弟所謂殘紅刺綠把玩復得幾時大教華袞千言挽不如藥石一言之爲厚也

傅約齋御史

承示完銷考成舊案謹領教矣外斯獄之數求出於入培

主德養天和亦荒政第一義也敢不奉行

王鳳洲侍郎

令弟之信果真矣苦痛五六日前兵道差人有

傳而其人自丹陽餐不敢信之然以夢兆不佳

語未確而膽先碎矣今書已到又何言哉易黃

之旨現琅如此方是學問得力處然竊怪平生

自許以調神養氣有所悟入今一疾遂不能支

持可見天命斷非生人所制而吾鄉丙申三喪

人俱夭亦闕元氣非偶然矣吾兩人即今便能

縮地到家野草開花搃成悲悵今先弟已無一

絲影響之留而老兄尚有遺墨可把諸姪可教

乃讀詩至腸斷知音鶴鶴在原又屬第二義矣

李見羅事極力維護之而獄詞互異只苦得二

三閭臣耳兄年已逾六觀人命危脆如此當且

排遣自愛二十四詩既成之後切莫再讀若情

事未斷索性學王子猷撫琴一懶不得作日夜抽腸態也弟方欲遣一奠而不能詞兒衡又會進場忙且先一酒雍門之淚耳

陸鍾符大尹

來教云云已具悉治具大指第所謂任怨後名者亦尚有作用以愚言不避怨亦不必任怨不

爭名亦不後名先師論達以察言觀色附質直好義之後固有旨哉

蔡見菴副使

丈乃遊方之外塵垢秕糠猶且陶鑄堯舜而弟也老因迷途不能爲我一餐藥耶竊聞古懷道君子其身之不盡用則藉手同志著書名山有所以抒憤懣附不朽者亦不得苟默默也

趙定宇祭酒

捧續教脩理衙門事宜并條畫監規蓋職業緊關鑿鑿至當豈有不舉行者勲賈送監弟與美宗伯共事時尚有徐劉毛三生不知廢自何年而援例在監加納者又不知起自何年今得大疏申明一番亦一快也鄧劉二舉人弟已久聞鄧之著作苦未見之據疏中所言當是老著作不可強之會試劉方壯年弟嘗探其意於王羅二進士似亦頗堪世用而必欲待徵聘以出何也當與該部商之或特文催試或遂與鄧等名授一官若吾吳之王可望而知其爲賢也今弟

章三君子亦屬博一博不嫌破格耳耿中丞行時曾謀及三進士有特疏薦用之意不知更可一趣否餘不及

王竹溪巡撫

捧教知貴部得雨歲稔可期此門下積誠感動轉機爲祥之効也自古饑盜原相爲表裏今如雲被野何苦復帶牛佩犢廟堂自此西顧無憂矣

舒心矩編修

足下猶然處子而艷稱世上蜂爭羶慕之事綺詞藻句不以之潤色典謨吟弄風月而直爲區區儼然辱重使而致之奚翅楊雄所謂勸百諷一已也不佞往年與馬師相別時佩有一戒問無恙外一不作頌語二不作文語今還以相規多讀書善養身則同志之惓惓也

舒心矩編修

十日前有讀書養身之說奉規然讀書非鉅釘得古文奇字以備觀閱養身非慕道求空賤物

貴我之謂也凡少年學問功業從大處發端則耐久豚子天資不及公萬里而亦厭爲應舉之詞諧俗之行今磨礱得一日之遇以粗酬知獎第不審向後更何如耳

顧冲菴巡撫

黃口豎兒驟得名譽老兄是其父行當召立廷下蒿目訓之以世途方艱天命之不易也蛇蛇碩言蒙者猶惑辱之批獎此其井蛙語海詎能當之哉

徐孟孺太學

豚子衡侍教且久幸叨一雋固知兄之色喜也老母衰年不能忘世內想頃之順天宴徹回手抱內外曾孫分餌梨栗喜色誠饒然也已爲位告先君子涕泗隨之乃知世間好事挽不如無耳

周二魯尚寶

來書乃津津兒子得解之榮此真所謂得之一指失之肩背僕且其身之是厭何況兒也然笑

志勵行之教敢不敬佩料此兒亦未必遂趨下流而規模小識見迂將來恐終非爵祿器耳偶檢得虛齋密箴聊以奉遣此我輩救苦真方也

陳愚所副使

別劉撫今追往不佞因之感念先君十年前提耳以訓此兒也遠室廬屏聲伎防之如防堤束之如束薪今尺寸少進而先君忽已朽矣使且旋兒衡問所以報命者弟語之曰此乃公手足敢言例乎然長者無下交之禮繼自今請愛此兒以德可矣餘不盡

王介石給事

僕之相重不獨以建言也而相知乃自建言之日始蓋察聲視色有以知真氣節真涵養之所在非沾沾爲名高者握別許久昨鄒翰林使歸問道所經而後得公之政聲固知磊落男子于素位中能了照宇宙內事茲兒衡之得雋也僕恐其眼前見一切漫不知肝膽內是何物外又何物故願以家庭私語一請正子賢者兼爲攻

王之賜惟公幸有以復我

鄧定字禮侍

兒子衡切雋不佞陰識此兒清恬太甚恐終非
爵祿器將來使受學兄門則農山言志汾河鼓
瑟或可與共之耳目前沈少宰及灣而返吾兄
及江而返而洪陽亦有老母又不知出處何如
蕩蕩乾坤所望于幾人而卒急未能應手且安
得不爲世道慮也此情真不敢諛真不敢欺鬚
眉丈夫臨箋至此忽不覺兒女態爲有道者所

笑

錢繼山主事

僕居恒喜誦塞翁禍福之言而因自以多驗之
十年之內每當一度小喜則轉傳得一度大憂
今俯仰骨肉剪焉幾盡喜不盈眸懼且戒趾其
誰爲之崇也如公家自是三星注照得全全昌
必欲爲愚父子分福計者請爲之端弁而讀老
易則僕也知捧盈稅駕之所矣

陳聲亭御史

大揭而通其一通爲薦起三進士此所謂圖機
發矢納約自牖議論識見人品盡在其中矣先
是僕亦有心偶與貴臺長別時託此方傾耳堯
章而不圖公之先得同然也今幸

明主虛心得下却詒論當相爲大伸白一場以
不辱雅教耳

耿楚侗總臺

手劄承以釋兒切雋枉賀弘志崇德二訓遠魏
中丞見語亦云顧欽郊未破猶屬先天而頃之
世榮被體物譽薰心混沌鑿矣非長者孰爲憂
其終而思其敗乎三進士已得錄亦吾黨一快
而周元乎且得侍翁此君品格意氣亦足當大
賢切磋者因書附謝効此區區

沈鏡宗太常

伏承專劄獎誨老兄之愛僕深矣若兒衡穉晚
何以知非曳白乃津津見修其一雋之榮以爲
無愧則豈敢承之哉五臺公之私受語于僕蓋
亦慨世憫俗微意要之真君子在盤桓造處之

際始驗辭翁頽然乃更是其醒時耳往丙戌之計吏也頗悉當時三月內彼此相晤僅寂然今世士乃專恨入市廉夫市廉孰與市貪哉來教乃今日第一義且當一聞于典事者惟台諒幸甚

秦舜峯巡撫

不肖頃因父子之倖冒而諸公之爲道喜也私拈得二語曰塞上老翁未知是福是禍關黨童子未知是益是損今言未卒口而十一月中家門已連遭亡叔亡女之痛天之惡盈甚矣本耳實而傷車兩軸而折老丈何以教我

傳約齋御史

僕之出山初計亦豈遂敢恣然哉

天子聖仁英敏虛心見待但

主聖而時未康官清而俗益薄詔令不信肘腋多梗竊計以爲世有真豪傑必能目視耳聽大作用一番而僕止辦硜硜自守又靡而不能去則進退兩失之矣公相見且邇當爲我畫支持

幹旋之策桑榆之收庶幾未晚此復不既

潘印川總河

頃之

扈蹕憚河寮長對

御所以敢談及舊人者蓋窺見

天顏閱視大喜得乘此上堅

主心下杜群口爲百千年清安計也今大疏當

機敏而指事明又經親閱上流毫無滲漏自此

出門看花更無煩左右顧矣南中餽美又是何

人人心之河難治要之

朝廷築得廉耻則易矣一笑

石介峯太僕

該寺草料積通議免此救荒實政當宁所欲急聞也大疏已下部覆行矣會賤軀扈蹕還病甚占報不及綴縷

張摠兵

公之廉守閫器不但生葷刮目而比者蹕前之部署陸見之威容已蕭自

上心矣。薊門推轂，非公而誰？頗聞舊師之不理，干衆口，公當盡反其轍化，呻吟語于載一時也。

王鳳山巡撫

騷虜之積玩怯，將之積偷，自兩臺大議一出而該邊耳目幡然矣。新總師之用舊昌平，詎迎駕上親注問刮目，而其人亦自修謹可用也。

王鑑川尚書

僕嘗必許翁才識，可以刺犀扼虎而量，可以狎平田乞兒汾陽之後一人而已。功成長揖如遺，涕墮乃南國之棠陰，未剪北門之額。鑰鑰然其眷意廟堂而增紫泉石也，豈偶然乎哉？職方兄勳名漸起，生等爲社稷大計，義不得復顧翁父子之情。想子牟魏闕亦自不能釋然無沾沾家慶爲也。

徐熙宸巡按

甘兵洶洶出所不圖，而吾公咄嗟應變如響。譚嶽立何其神也！軍中有一韓而賊膽寒，此寧獨爲古人道哉？劉帥既失軍心，自宜調處，但今日

之事爲朝廷紀綱重爲一人利害輕若但以一二豚鼠不狎軍令遂易大將則代者更何以行法也。今如來議先革史陳而其他以俟後處乃廟堂之深計而足下當再與曹中丞審擇所安僕謹領耳以俟後命。

邵文川總制

得大揭并手教始知有甘兵小江扶軍法在麓劉帥且不可以成敗論而況老兄乎。今群鼠一千教令朝廷遂爲之譴逐大將更置撫臣三尺柄盡操于下唐之末路可鑒已。劉帥之失軍心恐未免有櫛下一二玩法生事者。今但可澄汰此輩而本帥從容議調不遲也。

曹如川巡撫

承示西寧勘核失事狀皆欸欸効實足令道聽膠口矣。方今天下事大抵見者之効恒遠而聞者之言先入此古記所以慙慙于詢黃髮慙多指也。諸弁業對簿異詞不得不小處若新令已無恙第劉帥擬旨尚未出使人煩懣使旋顛此

不具

曹如川巡撫

太二帙言言皆深憂至計勞賞未酬豈有友
諸公此行只宜料理未來莫但追言既往意蓋
有所爲也李給諫來別容卽當以尊示語之

王對南相公

自榮徵命下歎勳舉朝閣臣再起週年僅見而
不卜不謀虛席以待者且三載則亦傳嚴

物色以來所未有也固知援蔡餘念非所樂聞
而宗社蒼生延佇已久弟也兼葭之盼王亦且
幾幸馬首之一瞻而後敢退及私計耳老丈處
此不當遲遲而來也舊吏奉迎聊附此數行以
候行色餘惟台鑒不宣

卽仰遵副使

今世所名直道忤權者老丈爲最久抑而最後
起此其故難言之矣一官借宦爲山後鎖鑰
風寒月曉柝宵砧顧而思幾星杖上時得不生

厭離想則一俟弟亦已過堂敢更尸推轂之功

哉使來承已取道都門而西公存疲喘蓋古人
王陽貢禹彈冠相勉之意而弟也身病毋衰強
支旦夕知其不能爲同志前驅矣并謝不敏

蹇理菴巡撫

恭審新陽扇慶保釐外動止萬福不佞弟出山
以來始見

明主親如之奉璋成禮榮藩已甚此亦清時

一盛事想門下所樂聞也

三又肅公文集

卷十八

卽文川總制

歲云暮矣老矣冉冉門下萬里辱教自非世情
抑不佞冒言之矣知我者憂其終愛我者鞭其
後譽我者益其疾三者門下且何處焉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九

先叔太公衛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贊 賁 駁 接 梓

李太清給事

足下萬死中得全真社稷之靈也然昨聞貴館稱連日微苦眩暈豈瘡發耶不勝馳懸專此代候僕頃俯仰情事非復人世所有已辦裝必歸而同官勸且爲公稍避意氣之嫌真所謂進退惟谷已道體展下決不可動發或暫移別館或且屏交際便可支吾旬月以待水泮從舟甚盛也

耳紫庭巡按

李給事雖得罪然

聖主固無成心茲得公表章一番爲正人生氣僕亦與有榮已鎮守一事則僕之私心久所不安而根株似難卒拔容相與緩頰圖之耳

秦舜峰巡撫

承特教鄒吏部之賢具悉雅好同然頃已推

許久該部覆請疏又再上矣如此君之氣節與額涇陽之本領雖千疑萬詰僕能受之吾丈亦幸推此以待周尚寶使世人知我輩胷中皂白自了耳

趙毅陽侍郎

今宮闈之內保躬是第一義而生等最難爲詞發揮大激則有漏泄之嫌證引太多則有株連之累今大疏直披所聞似急似緩真境外妙解一言可當弟百言矣然不識果能感動否

陸五臺尚書

適王鳳洲兄書至則已知諸老之意必欲爲奸璫一爭畢竟官禁之中畏迫外議不敢大有所搖惑變亂

上心正虛此璫見失右手無能爲也若不肖且理會分內當爲事如鄒南阜及顧趙二吏部等生心之所謂賢無不舉薦不知諸公命竟何如耳

楊漸川尚書

曠前之事空國而爭元老與不肖之頑鬚白矣
上真堯舜之資區區之心膽願壯外廷之公論
亦明萬年國本大計已十八九點運中矣

陸五臺尚書

僕老不耐事頑不畏人如此亦或有微意存焉
平平蕩蕩不肖早暮以此規人小兒亦早暮以
此規僕今指蒼爲素豈能使事權一而謀計同
哉昔李文靖於上書者一切報罷又屢薦門生
數十人於選郎設行之今日而世不以爲媚爲
私否謀身濟國定有兩途僕不能酬翁望審矣

李修吾學道

公此還乃常調耳而栩栩爲尊大人捧檄以喜
賢者固可測哉川途安善不佞亦爲公甘之茅
里門相率咫尺而公不得歸僕又不得出會天
涯離索之感方自此始耳茲專人遣候亦有微
芹奉餉從者而別有

聖節賜衣輒爲尊大人千齡之祝古云無德不
酬今不佞亦循此意也幸恕菲褻

韓對庭州守

僕家人宗族肯守分奉法否大要機關全在公
府門痛絕私調法在必行誰敢犯者司農急征
見年錢糧本爲舊通開一寬路僕已面問主者
萬不敢相誤也

潘印川總河

方今之世士大夫有能尺喙銷氛空拳解闔者
則不佞與翁皆當望下風拜之至如河議一起
區區因人成事其策固已下矣及胥胥告成以
勞叙賞又復囁嚅

上前調停反側雖翁亦自恐得全之滋累也不
知古大臣視此何如天地四時且有消息姑相
與安此庶幾干柔能制剛不失爲第二義耳

耿楚侗總臺

揀教足見翁閒中水鑑一毫不枉瑯琊兄之爲
時忌久矣而不佞私評以爲士林心事人品第
一蓋門下識之學道之後而不佞識之學道之
先此璞玉渾金元未雕鑿顧懷世人不早知不

早用耳此兄歸與已勳僕既各相知不忍以世
清勸留而諸老終欲令小換頭角以去此亦似
愛此兄之淺者門下試與之深坐緩頰而談染
指不二之門心境如此真再來人也昨瑯琊兄
父傳雅旨以時情之側目于小兒欲令僕自上
一覆試疏愛我良厚然僕竊有兩言未忍以鬼
魅待世界以盜賊自防其說已具瑯琊書中矣
陸五臺尚書

今公道觀世界有兩截十年前大臣子以江
陵壞至十年後大臣子以江陵冤矣以公道觀
人情亦有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
謂之忠厚又必以東邊罵西邊西邊亦罵東邊
謂之後謂之氣節矣然此亦當看定人鬼關何如
如青天白日果無可疑屬倒十年前大惡長起
十年後大冤又何害此可發一大笑也

沈鏡宗侍郎

春中雅教皆已施行凡不肖所短在是非心太
明遂以爲累耳夫吐握集思蓋晝日夜以此

勉而今一二躁競之士所責望于生輩者非吐
握集思之謂也且計欲使衆人盡疎而已獨親
衆思盡誦而已獨伸使政府能依阿其間則吐
握施二三人而千萬人之譽歸之矣不能依阿
其間則吐握施千萬人而千萬人且誦而從二
三人之毀矣然依阿亦有何難而事有必不能
依阿者如推轂建言則論某人決當爲某官而
不念某官之無缺主張時事則曰某事決當從
某策而不念某策之已陳又如子弟人場其相
爲已謀則自當求進爲人謀則自當避嫌宣府
一般事體據昨日言則自當主和今日言則自
當主戰老兄以爲如此衆思是可集乎嗟嗟大
臣以此得過誠亦甘心顧不甘遂承爲盜賊耳
生已密受諸公規付之捧腹一大笑旦暮思微
罪行或覺更有味也

梅鶴洲總督

平生禍中就行不爲風流所歸雖門下私我亦
自不能庇之至必欲執塗爲盜指鹿成馬則誠

不知其何心何說也疏章言之已悉自此不復
引言以公論付天下以冥報付鬼神以國家任
氣運以此身付丘壑耳

王鳳洲侍郎

兩奉手教兄以鄙性不能耐事爲憂惜乎聞之
已晚而悔且無及也獨饒主事之說弟杜門中
特請理老至敝寓爲與言此而不謂兩公竟不
得全也適喬御史壁星有疏見示內亦及之即
使置弟十殿闢王案下恐終不以爲弟罪而諸
君子獨持休休之說以責我群少年又持休休
之說以禁我則我寧受責而不受禁耳

喬聚所御史

生也不佞一生未嘗作違心之語比者肉袒于
公真心悅誠服恨相知晚亦恨廟堂
批肯欠溫與小疏意左無以謝良友耳伏枕占
報不盡謝誠

陸五臺尚書

金石之誨借其聞之已晚又惜喬道長之

上一日僕引罪疏中不及與鳳洲諸公列名
御前使知天下君子之多而胷中蒼素未嘗不
了了也然僕則過矣而翁觀諸少年豈真以小
兒爲關節者哉外示孤介三公其兩公則已該
而艾光祿行亦且及矣

王師竹宮坊

大教數百言乃一篇名世文字而惜其以不肖
辱也推心置我設身處我重爲感涕一番嗟乎
悲者不可爲之累歎矣而動以大千世界愁山

二二肅公文集

卷十九

苦海使蟻蝶垂死之命爲之荷擔則不肖非憐
死即慚死爾人誰不自知自不肖之無狀也則
已自評守已有餘濟物不足其在今日家緣身
計蕩然矣老兄即欲收召寇鬼與謀天下之事
其能承之哉第三小疏已上內亦言家鄉早寇
本非樂土所以嗟嘆者且救母子目前之命耳
丈夫負國家誠死不償責然啣環之雀與及
之焉或者不相恃也

鄭昆岩太常

一度辱教直緣最上義諦使人心顏俱豁然此古人所謂引我入青天不得更理地下事僕謹開教已然竊疑世出世間畢竟打不得一片如兄所云本體則具矣工夫尚從何處着力必如借事練心方得了証則

國本未定國是未一能盡付之太虛如說不得思不得否耶乞更有以教之

董澤陽座師

竊詳台旨似猶以區區專爲小兒暴冤而今之

三入清公文集卷上

四疏乞骸亦尚爲前謗發憤之故則小子心事實不然兒衡學識似未必卓然先是先君在時則已試嘗此兒資性喜稱奇節好讀禪語因此了不急課以科場之事而比以官舍閑寂會諸名士入監相依聊使爲前場社會不意遂爲田祭酒與兩考官所奇賞此幸也亦不幸也今不根口語則老師請問之忘者靈臺而小子可以無辨矣茲捧教之後已即日報名

廷見勉從大義兼白此心但方今執政者誅自

媚于主以格外惠則復爲張嚴之續謀盡守初心事事顯辭則白旃檀終有逆風不効之時借乎老師但責小子留而不教以留之之術也千載而下阿衡再有幾人然至于任事之勇而犯天下之嫌則創烹之要君桐宮之自立史且書之而天下種種以爲疑矣况小子根基既淺識見又卑而眼前上下之難處如此我師何以教之

丘若泰知府

三入清公文集卷上

僕病甚矣寇王姬宋談何容易小兒春中罷試兄誤以爲不欲驟進真古人事不知古人曾有此否昔初筮以至公稱于晉狄仁傑以持正顯于唐然皆自舉其子今僕已明目張膽暴白此心于天日之前又欲引議將誰欺乎外示則敬當領命矣

陸平泉官保

伏惟老先生早謝朝榮表千東海今上壽松喬蒲明泰華已噴噴在海內矣而賢子鳳毛鴻羽

會又且駭駭然爲小子竊于衆中陰譏視之
其居止形貌猶然要生亦不當館選倥偬之際
試訪之要人之門乃聞無賢子履聲然後知老
先生之教又行于衆也嗟乎世風日往安得令
今天下士盡出老先生之門而與之言個幅節
禮三代以上事哉小子淺衷弱植已可概見老
先生得不少巧刀幸一藥之乎輒因賢子差歸
力疾恭候起居惟台照幸甚

余曉山巡撫

古文苑卷之四

朝堂之上頃之自簡紛然巷伯之傷青蠅之刺
不加于此矣遠銓屬沈君來見生因以門下問
之昔何所據而勿勿議覆如此云未覆之前口
口稱倖既覆之後口口稱冤嗟嗟前口口後口
耳彼不能自信而能信公平凡愛憎之變至于
相激而爭則門下更當從傍袖手以觀其變生
業自悔與高饒二主事爭茹荼而苦亦願門下
之以生爲戒也

周山泉巡撫

弟之罪多矣

主太顛持物太急信已太狹涉事太疎負此四
罪以藉于人口其誰能說之雖然山鬼伎倆有
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此弟衣帶上語急時忘
之茲得老兄提確一番謹再拜受教矣

袁了凡主事

兄之大論以不肖發也則豈非至情大義可感
可佩者哉一點太和談何容易士風軟滑激詐
兩端並持然專排軟滑則激詐者其焰愈張專

屏激詐則軟滑者其流愈溷

公方有志天下請

自圖之

耿楚侗總臺

相望雖遠然生平竊相計各有天下之憂今門
下一當及噬迷謀引避耶荷檐者豈不以息肩
爲快但使臺長爲屬官而去成何法紀門下得
不爲朝廷計爲生等計也悟齋公方亦杜門觀
此變態使人痛哭之後繼以談笑然
州主未嘗負我輩也且相與濡忍何如

耿楚侗總臺

一日而接翁與洪陽兩賢積病之狀僕嘗疑君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爲世界詭徵翁頗亦有味其言今須臾之不能忍至于屢疏是僕言愈信而天下愈疑奈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母辭今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寧負翁耳外示樹喻喻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肯膠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眼緘口以聽枝葉之欺本根而國事尚有可爲者乎

三又肅公文集卷十九

十三

耿楚侗總臺

翁病疏已下僕之愚裏已效諸前啓中矣捧劉陳二君勘結具悉苦心方今之事使老成膠手不敢分明皂白多此類也言官風聞豈必責其盡實但事過而能虛心要不失爲君子路上人

耳

姜鳳阿尚書

自翁之得請而歸也則不佞爵顛越喪屨之人而形之以海上之白鷗雲中之黃鵠豈能無感哉然四章上後悟齊業爲之道喜憫前相期作山間老伴已而

旨從中出以江陵送母故事相處不附身不免權詞先免差官後尋別着進退之窘至此而翁身在局外遂不復顧我子翁出爲周尚父處爲麗居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兼之矣黃髮老臣恐未宜遂忘廊廟賢次子方壯年何不趣之早出以繼翁志耶

三又肅公文集卷十九

十四

趙定宇祭酒

劉元卿撫弟所聞于兩進士乃謂其不忘天下而耻于自媒非不必出也今吳中旱災疏又至矣事勢至此真無可晉昨周巡撫行弟勸之謁陵時一面咨老兄此公大有志有才必能濟民者兄但知家有王麟兄而不知官亦有

賢相欠九原者道窮矣兩日方爲之議
于主者十且八分可望耳承賜新刻周書謹領
不知南監有周益公集可翻刻否此書京師已
絕待幸留意也餘不盡

贈少松廬撫

小奴自南來脩道諸州郡目擊耳聞種種呼號
慘亟狀隨已傳達禁中會司馬上草料疏因得
旨量錫積欠起運錢糧此又是吳越間一番新
雨露也織造事各部且續有疏將來決可處分
兄臺一手補天一手支地食荼自苦而少年之
說反以爲張皇嗟乎世事真難爲矣丈夫鬚髯
至此而不自信尚安用平生學問爲哉聞四月
後吳越間乍電倘不妨插蒔則秋收可期老蒼
以此爲兄臺結緣未可知耳

周志齋廬撫

犬馬病甚乞骸疏上矣家故農也所望者戍耳
乃茲復蘊隆爲虐米價復騰病農即歸恐更無
含哺之日若臺下苦心民閭疾首則太

冥豈無及風滅火期耶望寬之仰尚須嗣音以
安旅枕

李雍野按臺

此時鴻鴈嗷嗷公私懸磬食豈能下咽也傳聞
比有老人生毛小兒生髯者此等災異或亦宜
撥捨

上聞庶亦知請蠲請賑非得已也

馬泉參政

家鄉風景比已絡繹有聞然但悉天時未詳吏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九
治得教令人刺心方今士大夫寡廉恥乃腹心
之憂而水旱盜賊直第二義耳今兩臺早疏鹽
至敝州瀕海又有白露前風潮僕且不能一夕
安枕也

韓對廷州守

今歲三吳如赭吾公當準脩支撐之策多爭得
荒數一分即多全得吾民一分之命而吾公亦
免一分之累也堂堂州王恩怨所叢勢豈得每
人而悅但看誰人不悅于公賢否何如耳去年

留庫銀當此饑年脩海不如脩荒之急請公自便宜行之毋勞于下訪已

許敬菴巡撫

根本重地帑帑至此乃關係不輕大議以劉晏平準之法行汲黯發粟之仁此俛拾仰取兩得其便已第天下之事使盡如兩先生委曲三思則廟堂亦何難處而近乃以新言官紛紛條請九閭聽之有盡疑諸省報災之心此非好消息也

李雍野按臺

伏承再爲地方請緩金花漕折不佞亦已屢言之而司農謂金花係上供定額若地方緩征一年則太倉庫當補進一年萬萬無可委曲者今再增之漕折一項亦苦未允楊掌科到日親見吾臺呻吟拮据之狀必能相與分憂織造事喜已准停一年然察長從中旋幹甚苦恐日後不可多望也

李雍野按臺

地方牧荒之後譬火燔之人元氣豈易復者大縣懇請再折俟已先爲農言之畢竟拘于成說難便主行而兼以江浙浙江援之爲例蓋此老計慮甚深而不佞等往復亦甚窘已然必有以藉手帶徵錢糧當不至重累也迨聞松江守楓谷一清徹骨而沈謗幾危此關係民風世道幸深察之

李雍野按臺

松江科舉生至則力陳喻守楓谷虞子之耿介慈父之拮据中間即有藉名勸借者亦心服其至公至清不敢諱也于今正合破格優獎此外則非不肖所知矣

滕少松巡撫

漕折之議迨蘓松兩臺亦以見委而計曹畢竟有難色異時本折中半倘可得之林憲副不但朴實亦且練事有劉河舊遊擊范朝恩者忘其籍貫此大憲將也或可正拭目之陸生起龍少年登第以落拓左遷然故是奇男子茲忽稱病

告敗益苦官舍近鄉客交求索之多迂其身以避之並無他忤也此可笑亦可取去後倘有疑而物色者乞庇護萬萬

勝少松宛撫

閉糴之說大抵皆起于穀煽而又捏兄告示與淳安令及覆市聽之言此聽言所以當慎也弟有座主汪遠畧老師年高已無用世之志倘可與地方一薦以鹿名重之古人替履不忘舊而况一豚乎直指公處偶忘及之因使附此區區

王肅公文集卷十九 十九

許益齋巡撫

奉教知爲晉人已處平糴井井有條廟堂業已便宜相委即如教中權利子母隱然爲數年緩急之脩更何復疑第法行既極其纖碎則委託更在得人不審文書行下可保諸司歷歷報成無訛冒旁落之病否乞更教之

袁洪溪巡撫

兩河天澤漸洽人情亦稍定矣僕自疑衰病一策不便于聚衆今雅慮已先及此所謂與不期

多寡期于當厄流民客寓日久要在有司寓解散于招撫之中其平糴一節亦頗不易候倉米到日自當先嚴畜戶漁獵之禁而後及其他方畧何如

徐文江御史

奉教此備荒第一美政貴臺既自出銀金則有司奉行更不可泛常塞責已也得請之後更望以實稽查毋那移別用可也

周志齋巡撫

王肅公文集卷十九 二十
承示勘災諸藁此時非臺下不敢言比事非臺下不能任改折事宜尤中肯綮第查各縣報災分數通集不過二三分恐該曹撫此便爲異議張本未必能奉行德意耳今時諱多端人情叵測要各令長或嫁怨于上司喜事縉紳或訛言于當路凡此之類胡雅老故事可鑒也

李養愚兵道

明臺累次爲地方告急三劄在朝縉紳口相傳已熟雖題請自兩院而一粒一銖則已知恩之

所自矣。潯河正濟所急且困，可以名食饑民。明臺碑見，便宜請檄而行之。今日大司農相見于易，以江楚二省灾疏狎至，疊疊憂窘，謂目前若欲仰給水衡錢，恐尚扞格耳。新差掌科至日，明臺可再以緩征恩澤與之一言，若安民弭盜，則請責成良有司而寬其他課，使得有以自展其治。行尤異者不妨稍優待之，何如？生已于初六日扶病暫出朝請矣。

李雍野按臺

部覆恩澤疏生等言窮智窮惟，有丁寧科使者到地方之後，再爲他計而已。廟堂狎于久安，諱言變故，僕頃已一夕數驚，恐湖海之間必將有事。而今來教中有匿名帖云：云則機牙業已動矣，可不爲之寒心哉！弟造言多係奸民，非窮民縱之不可尋之，亦不可必當以嚴法輔寬政而行。如近來各處要脅成風，未必盡爲歲儉也。惟高明裁之。

石楚陽郡守

公臺拮据救荒，日不暇給矣。會撫臺移文至而科使者且行，僕已囑之再爲設計，寒家無一親丁，守閭恐宗黨奴僕生事，有所干聒乞，嚴法禁之萬萬。

周志齋巡撫

來示請緩請留，皆解懸急計。第織造則已有寬旨，粗慰目前。而漕折金花則該部終以前議爲疑竊，謂科使者見到地方，莫若留此使之更端，陳乞一番，其勢無不行之理。要在翁臺力爲之。主善爲之詞，使此公動色相信，必能相與以有成耳。

楊宜菴掌科

地方盼公真如子弟之望父母，而各撫按諸公有未申情事，亦且待公爲中流之柱。師續命之醫王也得教知節施，蒞吳大揭中所陳不限歲格，以勸吏查理，郵政以息民。此入頭作用，使得綱領其他，自可便宜興罷廟堂不從中制矣。聞放賑一事，宜早決又宜博謀。王司寇昨有計來。

恐有司奉行無法復如往年故事議留小半以
抵歲徵愚竊謂朝廷方舉曠蕩之恩典以委之
明公豈必送無奇策第撫按方苦緩征一半之
未允聞該部亦且留爲明公後地此則在啓口
片言間耳淮上雖得雨已無及秋成大槩敝鄉
自淮以南風土濕潤麥秋苦雨不苦旱獨水田
不可一月闕水耳使節暴露日夜蒿目而對饑
民不佞願炙臂爲公分痛而不得也

吳郡之婿

三才肅公文集

卷十九

三十三

前第四疏萬分必允而臨期傳

旨忽變反加優異如差官先送老母若道
旨而行則復爲江陵之續若再有陳請則兩衙
門方以大義見責只得又爾遷延差乎功名伐
性忠孝傷生古人豈欺我哉地方凋折等項費
盡唇舌僅僅有此分毫及民適場給事使來隨
又書託之使再上一疏將半徵之數盡行蠲
或可得也今年鄉里之論偏說吳江太谷成
以吾觀之亦恐不然所以得此聲者以州守

公調停得所間里差安耳鳳洲稱吾婿循謹當
切磋向前此聲難得亦難副也

李養愚兵道

前疏漕折金花畢竟該部不肯覆允蓋恐他省
有援例者小民何知或恐更爲疑端耳京師紛
紛有傳或言貧民揭竿逼糧欲害丁食事或言
府城劉姚二家俱被劫幸公臺以渤海潁川之
政相兼用之不成大亂亦須彼蒼助人而不佞
乃敢安枕耳金花白銀記得先年亦曾有告匱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九 二十四
時不知有司將何項錢糧那湊乞更留神查處
散賑銀欲官吏之無侵牟易欲貧民之沾實惠
難欲一州一縣之奉行如法易欲各州各縣之
如法難然公臺在上皆無所憂乃不佞私心獨
最不平者夫公臺何人非昔常鵬立紫宸仗下
片言驚衆者乎今諸公空率格鬪人得美官公
臺萬苦拮据尚濫常調僕今日偶會三寮談至
于此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而歎當今真恬退
真知人難也望見有期願言自重

李雍野按臺

蘇松府縣正官員缺已先期議處皆精選物望中之表表者清樸幸賴貴寮長力爭始得議改三分而司農至爲之動氣移病生等之居間亦苦矣聞今年開兌尙遲事或可及中間即有良民早輸者恐不可獨使受虧或一槩徵完裁留或從長調劑使人無後言總之仗臺下造命耳

李對泉巡撫

賑金既發之後想各軍有耳有喙者傳布畧過勢難扣減必不得已或且人給十餘金以慰其整饬而剩存之數當明白開曉以脩將來各軍緩急不那別月底無後言耳

其紫亭按院

楚中皆少有獨折此明主與公臺爲之造命也來示清折存留等糧緣諸部止拘折直之例未深惟設處而公臺今日不願改折之論一聞則又恐轉成疑網將來履虞未必能一一如意耳

滕少松巡撫

弟嘗謂方今浙直二撫臺乃一人當十人之用一日當十日之勞幸臺下已在游刃中經畧事有緒矣而年穀未登軍民望恩無厭至猶有浙東近日之曉曉激之不可驕之亦不可廟堂尚安得以區區文法掣當事之肘哉大率今日在紀綱懈弛如卽中亂卒懲創未盡此各處因有所傳而動心也若此輩聚譁則尤理外意外非好消息矣方今

三才肅公文集

卷十九

二十一

明主在上日月行天而風俗一敗至此少賤以欺凌尊長爲椎桀士夫以鉗脇官司爲意氣如此輩又特其小小者爾識微之士寧不痛哭流涕且太息也臺下其何以救之

周志齋撫臺

遠聽紛紛已聞郡城士夫家兩次失盜脩城可得已乎來揭亟當議行惟錢糧難處不識海防支剝銀果堪給用否比來士大夫喫緊病痛在執着過去未來心言求必勝法求必入使人人

能持翁臺一片慈悲心天下豈復有事哉

周志齋撫臺

薛察大章最後至而最爲詳核公恕可無煩部院更訪也人情避怨以摺據去任爲得策惟高明正直忠厚先得我心耳

滕少松巡撫

吳越間今歲之事寔係安危前者傳直指便宜發倉之事甚壯而却不慮司農難于奉行不免更累後人今必當力懇該曹早開一方便門明

太湖公文集卷十九

二十七

臺勿用溪憂矣太湖盜情弟初得兩院報已隨手荅之度其決不能爲大害而所憂者菜色滿途人人求死將來喫緊亂階當在蕭牆之內耳茲得教承湖中蕩平已在日前但當示有司一意撫民勸農可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張皇僕久聞之今形影既茫然自不得不以實報但報疏中或當委曲其詞不礙地方官則僕等亦當從中求兩全之術若二十六人

名豈可更從空撰出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寇出沒杳然此中已有明傳是毘陵一卒倡詆鼓衆其實原無大黨而所謂蕩平者亦不關兵衆之力也事已往恐難爲前臺然不可不詳以見告望之

江亭臬御史

兩差迴避一事于政體無大損益而

上持之甚堅貴臺長因德意而發明之此天假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九

二十八

僕與戎丈相見之緣也喜甚喜甚水利設官廟堂已定造瑯琊司馬書來謂海口決不可隄前亦有紮築圩岸濬深浜港爲治救第一義不知何如然就如其議多設一倉事官專董其事亦何不可今佇俟彼中奏到即行矣

彭念川御史

舍親亭臬公之議此遠聽諸公人人稱便者廟堂已決策主行或有言大災之後民情救死扶傷不絕稍遲至來年設官不妨而瑯琊司馬則

斷以爲海口高于內地不可議疏今吃緊治法在幫築圩岸濬深浜港而其他六功則必待年豐計之此又一說也統俟明公到地方日博訪獨斷三人占從二人之計可矣水利既未設官明公自不妨照舊兼領異時覆議之後別候處分何如

李雍野按臺

承示爲兩道議工題請此任事之苦心救荒之密計官帑十數萬金似無難處者而頗聞司農三六篇公文集卷十九二十九之議甚各出納其海塘一節則斷謂可緩惟濬漕許行而又欲委之淮上接濟如此支離難貴有便未能措手奈何哉然掣兩臺之手者計臣也掣計臣之手者內臣也傳聞時下又有宣索譬破舟補漏真不可支公臺且量彼量此以餘力聽之天耳

徐龍環給事

開河大議讀之使人濕然汗下利害在目前而前此無人道及前院第未嘗習地形耳僕即當

面起該曹主行也好屑作弊僕里居時欲見之非公亦不能破的如此兩疏不知活幾許人命謹奉教矣

李雍野按臺

海塘據該道論則急如燃眉而人情頗亦謂然生等初非敢徇俗阻難直苦錢糧難處且偷目前耳運河當濬何疑而徐掌科又謂京口一帶不當虛費財力然李道非孟浪者倘必不可已不妨再請也地方官之得人心恐無過李道薦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九三十疏中乞特加優異以爲超用張本若本府諸州縣聞彬彬競美恐更無可指論者矣

李雍野按臺

大議一勞永逸雖劉晏復生計當必出于此第恐委官難下得人府佐事權雖稍重而精廉任事者什亦不能四五也如何外示九月初地震連展誠非常大變據書則又似陰氣脅陽主兵主水宜謹慎之耳

李雍野按臺

導河夫銀畢竟王道議爲是而苦圖計得然難處其海塘一說則方有巷語聞以爲秦築長城其苦未有此比而水道之毀譽亦甚不齊信平任事之難也公臺更有以教之

石楚陽郡守

天之未厭災如此拯教幾千言爲之流涕第與工一節則又聞饑民各處苦疫流骸滿途恐春鍾之下千百成群更易爲傳染不可不慮也大德已即封送司農矣

文肅公文集卷十九

三十一

陳愚所副使

方尺之書妮妮于民生國計者若萬牛試刃而七札貫矢也敬羨敬羨淮徐南北咽喉民勞歲儉當事者最難最苦即如開羅一事嗟嗟者或反歸怨貴部而來教爾爾可見今日事勢患不在四方而在士大夫議論之不平血脉之不貫耳恍惚上言便者八九廟堂進止有水緩沙停之餘燭和塞壩便宜當即如來指轉達二曹

以復

許鴻川副使

臺下官從創設事在今委與他省司道一一點節于兩臺者不同竊妄謂東南水利識者湯其詞以爲極難鉅非數千萬費數十萬財未易計日而理也若果爾則廟堂豈不屑屑有事乎惟是吳中水利原與大江以北汗澇者不同循行溝洫築治圩岸其事儘從容而便宜在我未必有道傍築舍之惑也若下車之後細訪民情地利但肯降心爲地方一番籌論當自知部言之非妄矣適有奏復黃河故道疑議紛紛不審竟當何如敢私以請

韓對廷州守

別示承爲僕惜費雖感情眷然愚母子業已爲窮民行捨豈可空藉爲名若日前小艇候至來年青黃不接之際可復以涓流助賑也周撫臺精勤練事其毅最有司全以開報錢糧調停賦役爲第一義煩更留神昨日該部上金花帶折

疏有

青嚴催公私困迫至此真難措手幸吾臺政成
暮冷可以支持若呂崑山方爲之暴明重謗不
知其釋然否

周志齋撫臺

本州徵充金花數滿九分此從來未有之事州
守與吳江令初奉院檄徵完九分即與題覆而
今歲卽符必滿十分各縣之糧滿八分者反安
然坐視而滿九分者必責盡完賞罰無重何以
正文肅公文集卷十九

三十三

分功罪而均勞逸也若臺下開俸疏至則不佞
夾當盡力懇其覆允此不惟爲本官兼亦爲地
方公道耳

周志齋撫臺

吳人好事又或傳新糧立限四個月怨咨頗起
而臺省間因遂有物色及之輒有區區之私以
深沈嚴重四字爲獻不知可以脩翁臺藥籠一
助否

周志齋撫臺

比聞里中籍籍訛言有謂以賑資不足而借徵
三年前之積逋以抵積穀者有謂上司故緩而
下司故急者竟不審其何謂又聞治水使利不
補害謹密以叩臺下若此二說者萬有一實則
臺下必能濡首及足而救之不待鄙言也

喬聚所御史

歲荒民急漕事難處有百倍千往者豈可更拘
常法責備也僕遠亦有聞所謂大戶無米小民
匿租乃目前有司切膚之累而有司但知急責
大戶不知其爲小戶之母低昂一不得平而官
民俱困矣此亦關氣數難遽以失職罪之况十
日期會所失無幾臺下苦心裨用亦已聞于廟
堂但部吏以勤補遲正未晚也

三十三

李對泉巡撫

貴部兩澤尚慳僕亦爲門下苦之大教未至之
前二日業與司農計量留漕糧貽德二倉蓋專
爲東省緩急之脩而疏中未敢明言者猶尚幸
脩而不用耳今卽當以議議并行酌處荷寧理

可通無不盡力也

吳惺初御史

今歲典漕使者蓋兼攝救荒弭盜之政勞百姓
時而足下又素非習簿書期會今咄嗟沆應承
遊縷解何其神也漕艘入閘如寶珠之入囊軍
吏始得安枕第聞前路尚淺阻爲愛耳

李雍野按臺

承示舉刺諸疏一一破的他郡不可知若南道
及本府各屬之賢則其一時之盛雖周君亦未

聞大失且苦群鸞中難爲孤雛耳王永異才苦

三十五

銓曹尚未能破格要之我公一言之譽已重九
鼎此澤一聞斗食以上其誰不望而加勸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吏行人材自有朗鑒不肖何知竊謂吏難
得真節愛勿論幹才士難得真恬隱勿論官位
遠見無錫華生稱史黃二紳之賢而其人皆不
在顯位此可化牡外索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奉鶴已駕僂僂乎且歸矣而來教爲地方

官民畫計詳懇如此惜乎公臺一啓議論發之
已遲何不轉懇楊科使令其援此條陳破恣恣
之口亦一快也楊科使二分之請果不出尊料
大抵荒年蠲貸分數請者每溢額覆者每減額
此積年成套然楊科使熱心一片已暴于人間
公臺與僕等各盡其心耳金花之說今公臺在
地方尚抵疑如此若撫臺更去而楊科使又未
能久留然肩剃屑可不爲深慮哉吳中三大冤
顏之泣下不知將來採譔之吏亦肯收入皂囊
中否

李養愚兵道

凌宅事累蒙教及不佞已間進微言大抵當事
初發時擾法早處若

嚴旨既下之後轉當斟酌以抑黨禁刁乃爲地
方風俗不爲凌氏也今如來教處分詞內致詳
以塞衆怒而不及事外之錦衣與望風之諸告
可謂至公弟聞奸民有隱之氣籍更抵他縣以

遠年田產盡指爲凌氏侵占者天遣神明不可欺也幸一察之

周志齋撫臺

坊牌極榮之典極重之費而當此地方極荒之時則不肖上爲翁臺惜慮下爲愚毋于惜福斷平當以死辭而翁臺請亦無待其言之費可也追憶前年余荆兩臺亦有此舉不佞固辭之未免而兩臺去任密囑錦州守將坊直賄庫以待救荒公用今韓守報來已動支開河費訖生爲王文肅公文集卷十 三十七之大喜豈有方命于前而今日又敢冒昧于後者萬勿再疑

馮敕齋京兆

使者別將額命則嬰孫方在乳喜而若迎不佞一門老稚無涯微福之感又可知已聞道體受異人術冉冉還少不佞異日尚能扶杖抱孫就訪于芝田玄圃下也

馮咸甫孝廉

賢女過門浹歲而得男老親至是始及見四世

繞膝蓋實藉我親家餘庇又非不佞薄德所敢專也抑有願私于左右者兩家今日所謂分形一體祇祿未成之嬰當彼此爲之惜福昨彌月洗兒不佞預陳三戒被用布衣用故帽用素今重珍襁佩非其質矣而又以地方寬旨猥分天功和氣之報則親家不見四郊景象薄暮塵起流言野哭之紛紛乎親家無爲爲我羞疾也

王文肅公讀草卷二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都督建寧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孫男時敏校梓

毛文源御史

潞府供張等項曾因肅司馬報書先贊其途中約束之有功更勸其於到府後稍爲兩院作外護以防中官求索濫觴今雅意已先得之大抵事在起頭揆得些煩煩惱到底落便宜不然由奢入儉難矣愚又料新王與文吏不同諸公處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之遇執持處當執持若細小禮節等項始與調和左右莫輕發言則妙用又在兄等而不可應度矣

周衛陽巡撫

頃肅司馬途中書來盛稱潞府之安靜弟復書云途中安靜是一時事到府安靜是百世事必須爲撫按諸公維護得終始無擾方爲盡善來致可謂先得同然大抵謀事當如頭若臂限制森嚴而其後自能安之蓋由儉入奢易由奢入

儉難

潞殿下大賢耳目豈有能備及者老丈執之其是却又當耐煩委曲以上全王德下調群情耳至于朝見禮節兩臺同出使官合先升拜此禮之不可易者幸裁之

周衛陽巡撫

承示乃知

潞府談議紛紛如此老丈酌中新舊早爲題處亦息囂第一義但衛輝之旨畢竟未下不知日來地方人情如何今楚中又以庄田告窘儉歲災昨使有司奔命不給是何景象也冗次草此不一

甘紫亭御史

潞府庄田曩日乞討時生已憂地方之難處矣茲得教更知就中曲折儉歲災昨豈堪紛紛如此適中州西臺又以師令告訐事支撐鎮邊日不暇給公等之憂生未知所稅駕也事倘至于必不可姑息處亦當有言此自聽上之酌量緩

卷二

邵海墩巡撫

災中秋後光景深慰馳懸廟堂恩典未必能解
應如是之速或亦曲體臺下綢繆盡計給散有
方以人而勝天耳十六年緩征議會當與所司
趣行其潞府庄田處之當不棘不阿蓋衛輝事
未決該府差官亦似可以理論也

甘紫亭巡按

潞庄一節公慮之甚遠僕言之亦甚切但該部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

查舊例無之知其必不見允順奉

嚴旨使地方得自爲政以分該府之權但不知
數年後竟何如耳楚地濶遠恐守令中名不副
實者尚多公臺復命之際但品騰見在了了地
方蒙惠不淺也

李霖寰參政

積年企渴至相見則又若淡然無情者要之我
輩欲體認真交情分別真知已耳
潞府新封自不免紛紛幸

上意能容有司執法吾公凡事裏于情法而行
何所不妥無得便作稅駕想也

李對泉巡撫

貧宗放賑事宜此持衡在門下廟堂不能達度
郡王儀厚恐無援例之理支銷要在不失原數
而就中那補之權則不必膠柱也

舒中陽漕撫

承示議蠲馬價積逋爲

明主市義甚忠計也泗州民且魚鱉尤宜矜貸
不佞決當爲老丈贊成部議耳

孫織造太監

竊觀今日歲儉民急如此亦恃翁年年以疾苦
上聞粗有更生之望歲運常額雖未克盡減就
中劑量緩急和調上下蓋有外廷不及知而良
工獨苦者矣人臣事君惟民苟盡此心則鬼神
亦當助之而況有堯舜聖人爲之主乎千萬留
意

張元洲尚書

玉音令下舉行憲老優賢曠典而老先生在焉
在物色真斯文一快事第直恐使者不知
闕之家潛鱗驚餌或掉臂更深則生等遂問澤
之無日耳教至乃知老先生忠不違君貞不絕
俗卽不佞爵亦獲微榮華交幸之甚矣而河汾
太平餘畧不少爲迷路指南似于舉朝虛行之
懷猶未愜也如何如何

陶泗喬尚書

明王超然降發中之旨蓋頗采三代兩漢優賢
養老之義以明示風尚弘鎮雅俗乃自爲人綱
目體計耳若臺下雲臥翛然且不知世間甲子
乃茲再褰章服拜表闕廷得無悔入山之未深
乎然不佞竊謂

主恩如此宜以時驛獻謏言爲太平金鏡之助
不佞願屬耳焉

舒中陽漕撫

李養愚兵道乃吏才中之人品實心任事自其
所長而面不形意氣之色口不及進取之言也

夢寐中輒口其名字以示子衡而茲奉教左右
則知海內奇寶已自有人識之幸相與無斬齒
牙早置得此公安地耳

柯立臺御史

蔡觀察瞿孝廉僕言之已屢此輩高賢但當物
色漸次用之方今天下漸多事失一君子不啻
左右手知公與我同此心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兩大揭其一爲延鎮處餉乃萬分剝膚計
臣斷無可膠固之理其一爲管糧官吏虛捏摘
發至精懲一警百兼亦可以風示他鎮也

李敬菴巡撫

昔宋臣策邊釁以爲數年之後不發于彼之無
厭則發于我之難忍今其效在今日矣所幸饑
鳥昨太原無深心達志故操縱之機尚在我而
我之所執以操縱者止有罰照一說支持體面
此虜之所以益驕也今大議以市賞厚餌顯絕
示裁兵法所謂形人而不形于人廟堂且以一

切便宜奉假爾外示分別將材疏草并願悉

邵文川總督

承教委爲恤軍制虜上策大抵天下事速藏頭
面支調言語未久而不窮者也今盡脫風套
一切以實代名而又數不逾原請實不待後信
明主在上當自能立決毋庸置喙已

邵文川總督

河西創虜反積衰爲大勝不勝欽服和戰二策
自古不兩行而今日可表裡爲用者以虜中諸
部之心尚携或彼順而此逆或陽順而陰逆故
我得離彼以合此縱陽而閉陰然益難矣非門
下沉譏深思能保萬全無後患乎續教不惜嗣
音

曹如川巡撫

西兵創虜狀此積弱中之一振老丈運籌決勝
及諸將吏之功不可無錄但虜中情故多端彼
若露名露形直來犯我則我自合顯絕二酋以
風示各枝若止爲搶番波及則我第當聲罪干

虜而不必借力于番將來奔逸可繫羈而制也
局旁觀者聊陳短見惟高明裁之

艾明野通政

世局無奇畢竟以官爵待君子且使公黃冠綠
衣謬謬言仁義于我輩之前豈爲不重哉而
爲之金紫是管以階旦夕之用則教中所謂知
已有在且烏乎在矣凡不肖今日所以得過諸
賢皆起于惡諛諛人之言孰非推轂爲卿爲相
稱愛道高者乃不肖所信惟公所稱懸而無他
勝者惟趙司成顧吏部則教中謂報知已以身
身無以論報爲也能知知已之人卽報矣

李養愚兵道

別幾三懼生請易之以三喜凡操器者惧于生
手使民者懼于不信今公臺器已習矣民已信
矣所尚有餘懼者舉司之權上壓於兩臺外府
之政不行于畿內而茲事權得專制血脉得周
流非三喜而何然當喜而懼在謙之六爻中而
聞民間有變早憂盜者又未知明臺果能釋

懼否也錢糧起解審先後糧長因革從民情此不易之論臨占懷服

陸五臺尚書

前日小疏之入也

上雖不能遽納然似聞有微言見稱今交秋以後夏楚束而不用左右之直諫者皆召入據此則時事尚可爲三老任之有餘僕又何難一去矣文明野僕之所敬愛日夕催太宰處之四品而竟得南曹不過爲開府過文耳顧鄒二吏部乞請公文集卷二九
可謂極清潔而顧所薦江南第一恬退人爲馮文所鄧所薦第一真氣節爲沈太僕僕不待識而藏之矣翁雖病且強留爲正論一支南銓新轉知無當于道眼中不敢言賀也

周衛陽巡撫

前引咎大疏

上誤置潞府積案中遂至沉閣實無他疑也外示溫縣反囚狀此吏之不職若上官事自引不勝其煩矣偶銓報聞思貴部有王如堅周獻

臣兩賢皆江右名士不審曾刮目否

吳韞菴巡撫

近者

主德甚清每決侍從數不過十此可爲社稷賀南北雖紛紛多故以愚言之畢竟操縱在已當事者但按局下子萬喙不逞則功效決可得十半老丈且答應邊事而勿憂人心也鄭崑巖金省吾二賢皆出此亦我道一幸至如及泉八面長才去歲邊才之舉不佞實陰助之聞服闋已乞請公文集卷二
久何其久不赴部也馮扶溝爲假名宗室所愚有何大過當極力保全之不然豪黨橫行執法吏皆欬手矣

楊止菴尚寶

生與足下皆田間召起之人乃足下次且尚重閒秩而生獨冒昧機筦荏苒三春賢不肖之相去何其遠哉長卿卽倦遊且一出謝

上使生等獲窺道德之光而後從容圖之誰能奪者今移病至再此非生所敢知抑昌黎氏言

有遺少室山人書不獨爲國家亦所以忠朋友足下試一把誦則不待生之嘵嘵已

沈蛟門侍郎

兩疏不允之後舉朝欽望真以日爲年矣今車駕望見都門却復稱病僕等不生于空桑誰無父母今早三寮聚案而謀握筆踟躕不下者移晷而後定嗟乎君臣父子朋友間難處未有如今日者也

方采山侍郎

三才公文集卷二十

翁之重望不佞竊所聞月旦評强于持已弱于進乃世情好凌長以齒髮疑精神最爲薄道不佞不敢信翁自言亦不敢信人言信鳳洲送友之言雖竹書金版無以易也

錢浩川進士

襲者陰識公于小兒會中縑衣之好不獨以文也青雲聯舉既副所望矣而臨徑不爭取矣省則愚父子且知而舉之以賀又舉之以書數行珍重可想第屈指遲期已迫不審

時戒裝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幸賢者勉之毋煩間途老馬爲也

何心泉侍郎

捧教知道駕已發行凡大臣爲一身或顧惜前輩爲後生牽制皆非治朝所宜有白駒之志其能遂乎計季月初決可望兒矣

黃對茲給事

僕之寢寐高賢蓋古人有願爲羊叔子免官仲長子徙宅者自謂無以愧焉縑衣之好豈獨爲人亦竊幸引蓬附麻粗免億闕而今下流謗議奇怪至此則尚何以論平生奉慰藉哉左遷遂久僕終以世道卜之君子進退不戚戚作兒女態也努力自愛

朱肖巖僉都

朝廷用門下晚矣叙遷雖稍驟古人不言予溫良靜正天應之以福夫天且好善而況于人使顯名高爵爭者盡得不爭者盡失則老氏歎戒矣耐得官職心卽是處得山林心嗣有後命一

切信之太虛可也

王石廩大尹

公能苦身爲廉自是當官第一義然豪傑大用却不當茅草以陳仲子漢刻自處如內外僕侍但嚴其鈴鍵勿窘之衣食于政體固無害也水清無魚此言可省教中推轂二人其一則僕自知之其一則公知之堂堂世界而公所知止此何也

陸五臺尚書

大抵天下事法則不可發發則不可再怯僕所自處者如是而已餘容後盡

傅約齋御史

吾公律已嚴故嫉惡亦嚴不欺心故亦不欺君此天地神明可以質之無愧者士大夫稍有志向自不敢隨流俗之毀譽僕何至以生平龜竊肺腑之知而不能保守節奉憲之吏乎教中云云頗勸僕避嫌遠怨而何公之待我不如自待也竊嘗私評公與郝渭陽爲屋漏不愧男子

渭陽大剛峭爲群小所嫉公涵養更沉密其敬

信僕尤甚而來箋則似亦有獨醒憤激之態未盡合于中庸僕特知故敢肆言及此惟鑒之

朱和陽巡撫

公之才器業已盤錯見奇換節兩鎮皆急艱至苦之地廟堂之知公乃辱公也來餉謹破例祗領西果雄譚雅著且齋三日而後敢讀耳

李次溪巡撫

伏惟邯鄲一枕方榻甚適而

天子未遺金城玉門之功優詔賜金欲以絳綬晝遊景色則誠清朝盛事矣而老丈領此將無更以世網葛藤爲累乎抑尚有感知戀闕之思將彈冠踴躍以報也願老丈莫遂忘明主與故人

新綸且下幸勉之耳

鄒愚谷學道

不佞往子林間寓仰止意于瑯琊太常益觀人於睚眦失意中其神安其節厲者任重馳遠百

未嘗失一二也頃之借階漸中使瘡痍赤子先
微過化之澤而後使飛黃效足鸞鳳矢音廟堂
固有意哉

成益齋兵道

榮蒞席未及煖方汲汲爲省耕救荒之計人有
達而不可致抑而不可下者則老丈之謂矣敢
附以謝

陶雲谷巡撫

不佞竊詳近時老成多謫綱幅無名其端皆起
于少年下吏喜捷徑而熟險塗將來竟不知稅
駕何所僕頃涕泣籲天雖自爲身計然見賢不
能薦聞謫不能爭理亦當以失職自免矣冗劇
草草

張弘軒撫督

承教爲蒞門捧將敢不敬領陳朱二將弟素不
知其人然即其經薦之後內府無人爲之先容
則自當刮目待之矣

顧冲菴巡撫

李與故將豈非向年推用薊鎮而奪歸者乎聞
其驍勇久矣而未聞其廉得教重爲惋惜老兄
憐才一念何異古之吮創泣齒者將吏有不感
泣致死非人也

沈王陽巡撫

歲儉暫緩邊工此所謂良醫治病急則治標者
也僕往聞孟尚寶云各邊弟喜言罷戰而不樂
言輟工此爲何故門下請及此也先國家之大
命而後將吏之私情不佞謹聞教矣

李提督

所諭策虜奇計在西邊可出不意行之而友專
恃宣大之招若宣大既主招則又當先之以聲
示之以信待其不服再圖可耳預整兵馬暫停
耕種敢不奉行若曠賊事原不能相累公但廣
布方畧使地方官不得藉口則幸矣

鄭範溪撫督

適正讀兩漢書見微針失和多坐我軍貪利交
關貿易今所諭屬和盜情卽其濫觴矣懲一警

日從重爲是大議斷當行下各邊著爲律令華裔受賜俱不淺也

顧冲菴巡撫

土蠻市議昨制府已先論及此遠交近攻非常之功固非常人所能辦也長察以爲便宜在彼中可以嘿運愚意竊計遠耗鮮真傳少年好異議若審知其不傷體不費財當題聞爲穩先是宣大始通虜我得挾伊孫爲質今遼塞止開市而不開貢事雖易處然我別無所挾而彼却以

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壓境按兵示聽于我萬一將來要永不已何以應之我兄更當徹首徹尾熟美一番狼子初馴且無大開其混沌如市賞之類稍亦爲限制多寡預申明年約束乃可久耳

顧冲菴巡撫

比者三事獻疑皆坐不知廣寧市是舊開府茲蒙批示一言而決矣然不佞所憂及在受脅之失體而不在發帑之費財今撫順威逆體已全矣遠交近攻計又效矣顧不知別有牢籠之術

可以一鏃下雙鵬番又不知可遂因而訂約預弭後患否此輩好人怒獸不可爲常然縻于市賞之利其權未必不在我也如何

顧冲菴巡撫

向讀八萬積金之教以爲其術只在通融節縮閭耳今日始聞其詳乃盡縮高利操其子母之權而其究能使商更安官子可代毋此補天手也爲而不有自是老兄所長然此等銀貨灌輸之間不一分明爲廟堂言之恐十年之後桑海變更臧餉之說亦徒付之妄想耳天下事豈不在人謂他邊必無逗漏可措手處此則弟之所不敢信也

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十八

賈西池巡撫

來教乃燃眉急計讀之使人心動即當與該部趣行然該部所以先持異議者實苦內帑枵然非遂忍胡越邊鎮也此後有請宜直抒至誠勿動意氣耳外示套虜黠桀之狀使人短氣然勢既至此亦當從容應之但持得市賞之費不虞

撫鎮之體不失則此外紛紛語言直付之鴉鳴
蟬噪可也該邊諱言戰固不可驟言戰亦未易
惟老丈慎之重之以司馬法狙公術相兼而行
此外非愚所知矣

劉節齋巡撫

珠池善後疏草乃豪傑用心防戈矛于談笑甫
申世世之利也棋局在手豈得爲怨嫌廢箸廟
堂當自能一力主行不備

劉節齋巡撫

思用篡殺之事大逆人理讀之憤扁此雖在彼
俗中不以爲異而堂堂天朝不一爲孤兒寡婦
作主何以率服四夷教馴異類也大疏已下都
決當如指議行中間細瑣便宜不從中制疾

劉節齋巡撫

土司狂逆諸狀事既發聞豈容輕縱第此輩根
子野心雖創目前未必可久老丈所畫四要信
所謂防水自源無容置喙若奉行有司則當商
節目毋盡以漢淋繩之使彼樂從尤便也

饒行素御史

示東關勘草成案之外復爲之引比求生真
有古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之意宜制府公
之爲理屈也不佞愚不習三尺至于寧失不經
數奉教予君子矣

劉節齋巡撫

賢否數揭至不佞伏讀周如神遊水鏡中矣外
議省直交界便宜允關大計其李陳餘孽盤據
至此旣形奏章則恐彼已成驚鳥設官置衛未
必能濟緩急也如何

彭念川御史

頃江楚二省報災疏至趣謀之司農議卹矣
上已一聽鄙言視朝倘問及必當懇請以報

邵養齋巡撫

仰惟貴陽舊部賴在安撫
天子嘉楷矢之來庭修彤弓之故事重違謙德
薄示獎勵蓋鄙人固不知所分功而老丈亦當
爲此加勸者來箋非所敢聞命矣

劉石浦誠意伯

比者王道長奏內事情乃民間瑣屑爭言廟堂不主先入付之公論門下第虛心平氣待之必無所損今三尺管下如厲霜斧雖云理直氣壯然忿憤之師得無爲兵家所忌乎佛云歌利王以忍辱波羅除其我慢翕聰明蓋世此何難也今百折太行嘗歷且盡而一朝曖昧語言之不能忍惜哉引隋珠以彈雀不知無諍法門曾有此作用否不佞久蒙切磋之益木瓜報施敢獨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無情輒因使者効其苦言如此

李青城司業

省別諭審以遭喪繳節此似未受從來冊封所以置介使者正防意外事故得轉移執事以從簡書此義起之禮不必更上請也來疏封還幸勿爲訝

黃鍾梅御史

伏惟榮差且竣特發大議爲成者求生甚盛德也

明主方宵旰民窮自應嘉納然便宜在足下若明示所嚮以爲槩從矜免則人輕玩法亦執事者之憂也何如

張還樸副使

教來承榮蒞會聞有閨門之戚彼蒼之淒風苦雨偏趁人失意中公賢者南華一卷非我礪石耶

楊漸川尚書

承示會勘事情兩處甚善但與司寇原奏不合

奈何

主上英明每事不肯朦朧放過尚未知肯從原擬否也

賈石葵巡撫

東明義宦委當議旌穆憲副者生之同年其人慷慨有丈夫氣而失官限例使英雄坐老生甚恨之今得老丈表章亦此兄不幸之幸也

黔國公

萬里之外文武異心如此將何以鎮服遠夷舒

聖心南顧之憂昨新大總行生已諭之老成行事勿爭瑣飾毋惑先言則門下亦宜少忍以國體朝命爲重矣承教敢效其腹心鑒之

蕭念渠巡撫

承示總鎮與兩司禮節相持幾成聚訟不佞亦且爲之疾首久矣此前人之事若與之力爭欲拘入門班坐等項盡行降屈則該鎮必不能甘若盡從該鎮即令親王數世之後朝見禮儀亦已皆從謙從省而勲臣獨偃然貴倨有是理乎然亦望門下微諭兩司凡事至不勝少辱求勝之過則有激而反辱者撥置左右不審是何等人可密曉以利害使之自行解紛否

黔國公

承教具悉

聖主殷念名勲已如來疏降

嚴旨申飭矣乃不佞竊羞之愚竊望執事者持威重識大體使府中無一事絀文吏刀筆中而後體統常尊尊議不及卑不然雖

明詔目下而曉曉者或更尋端于左右不可知也

蕭念渠巡撫

黔總鎮昨又以教場事出不與露爭一番看來此公終非好相識觀其題奏不會稿明是故與兩臺爭先欲以相誤知其必將有所舉動已陰告察長潛過其內通之端門下亦宜有以待之聞此公本強有朝紳陰爲之食客舞文生事者今縱不能與顯絕倘可廣布耳目使奸人毋出其門亦一快也

三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

三

明旨新下或當與司道諸公趁早議塞其口因教及附此不備

馮鳴陽御史

承示該地方又有楊憲副被辱之事貴臺豈得無言而朝廷又豈得勿問會當與該曹議處之大抵方今文武之勢既成水火則司道諸公中更不當自爲異同以資諸鎮之口吻卽如避路一事若前此胡道等所行是真此諸公自爲何

矣體統既凌而一旦欲振之又適會其積忿無聊之際挾賊自重之時譬之劣于可驟治乎愚以爲諸公禮節事小該鎮不法事大不如善養操縱徐視其體解之所在而加斤斧焉則磊落萬倍矣外用兵進止便宜乃老成石畫其孟養久爲內臣若罷兵之後能使綏不敢爭則思固之子與思遠何擇焉弟恐既棄思遠又不能樹恩向之子則諸夷漸輕中國而緬思復收爲用遺思未有艾耳幸裁之

林錦峯布政

承示洱海道被辱之事愚意欲諸公且忍其細而伺其大天道不遠盈而罰之可也據彼與兩院書謂前司道業已自爲異同若國初禮與則低昂太甚反是彼藉口之資語云千石之弩不爲鼯鼠發機此言可以喻大也

蕭念渠巡撫

覆查奏上土漢人自然帖服無可疑者惟黔國牟利于私而

于公尹氏不平謂何當使

之此類折角不更生後議乃佳耳據揭中免稅田數且不少卽本鎮未必肯聽亦可以陰動上心謹領教矣外洱海需平章將領敢不奉命并此復

黔國公

公之家事乃以質異聞于僕敢不奉教但公道在彼中獨斷在

明主幸執事者虛心平氣待之堂堂帶礪豈憂

楊洛源御史

承示思化款情似真此輩本非孝子順孫今勞來得所更不必追于既往亦不必盡繩以漢法僕之愚見止此矣

黔國公

伏承特示姚卒訖端蓋失意將官玩而成之委不可無處然亦惟門下鎮壓事後毋驕軍心以滋他釁可也

蕭念渠巡撫

姚兵之變不佞聞之而不驚者徒恃老丈在也
蓋數年玩政各處驕兵俱視此舉爲狂瀾中砥
柱其功在社稷不在邊境也崑岡之火就中稍
知分別玉石尤足慰

聖主好生之念雖奏報稍遲不佞乃更以爲賀
耳

蕭念渠巡撫

凡迤西功罪汶汶至今皆坐當事諸公心不虛
見不定而以將曾食功妬功之口爲據爲劉者

三
八
蕭公文集卷二十

三七

則毒矢強射於鄧子龍爲鄧者則又摘癥索疵
於劉綎不知地方一旦有事能盡屏舊人不用
可乎即如李撫臺蘇道長之事亦然講學之論
如此執法之論如彼朝堂自相聚訟至今日而
極矣今早得門下持衝而兩全之天下豈有事
哉鄭少叅慕塘廉實君子而形貌太古瘦恐不
爲人所知省教深慰并此附謝

蕭念渠巡撫

初得黔國報未悉所指以爲煽亂者必劉綎舊

部卒也乃茲捧教則姚兵乃鄧帥乳下愛子而
忍叛哉適蘇道長至卽以此事問之渠亦謂鄧
帥向日當留今日當處了不嫌門下之異同也
若謂其左官快快因而故縱則恐狃不至此愚
亦不至此請更察之

蕭念渠巡撫

年來兵變獨貴部處分爲快心使呼吸之間小
不當機則漢唐末路可鑒也散兵戒餉乃饒悍
斤斧因其固然此收張中之靜謐施施之下有
將吏能辦此者乎推功不有自是盛德然營平
破羌功不嫌伐是或一道耳

三
八
蕭公文集卷二十

三八

楊洛源御史

年來各處軍變止于事過奏處一二首惡以藉
口而所謂首惡者且未必是主名蓋姑息成風
悍卒之得有所侮而動也乃貴部疾雷一震如
決壅潰疽稱快萬口雖蕭中丞主畫之功而公
之以三尺法令激揚其間其神氣乃更倍耳
場小定不妨便宜改絃一番萬里之外若

可以專制者不必一一見聞也監司缺員數多此則當傳示該銓速行議補矣

楊浴源御史

公作輟章句且孱然弱質也而處大事決大疑能揭揭露鋒穎如此廟堂方倚後用何區區以滿秩論謝也所示定亂之後處分條理條奏詳明既銷奸萌且減浮餉據蕭撫臺先揭謂石畫所受多自于公而劑量叛兵情重罪輕尤足仰慰

明主好生至意不佞謹領教已弟滇中地方頗安而鎮臣之與諸司矛盾方熾將更有簒弄以動

上心吾公經略之暇亦望早爲裁斷使文武同心議論歸一而

朝廷始無南顧憂耳

蕭念渠巡撫

來示因散兵而議士著此轉亂爲安甚妙用也萬里之外雖多訛傳然訛不至于極真爲慰

幸卒成之屯田事既落落不可力強然萬一再有征動而盡仰轉穀內地容得無困乎幸三思之前言功次至今論者謂老丈勇于任事怯于受賞而何言任德也

蕭念渠巡撫

外示客兵已十散其九而留其一其留者自願附藉永昌必非始亂之人但永昌人自爲猜防則亦當明示之萬全使客主之心洞然而後可爲久計耳土兵代客乃自來兵家長筭况又有戒餉之利乎請斷而行之矣

蕭念渠巡撫

僕嘗疑方今賞律重北而輕南豔和戎薄勦叛此呼吸難易之機猶幸任事之臣不待此加勸耳教來猥推

上德及於鴛冗雖謙尊彌光顧令不肖何以置對也

邵文川總督

囉盜竊發廟堂業有旨勒捕矣捧教乃知係流

民聚衆饑荒之際勢未可盡驅復業然亦宜使之散而不聚不然塞水不自源未有不潰者也

毛文源御史

續示驛遞乃當今最便民事亦最懇惻事非豪傑不敢言已爲兄私質瑤老極口稱服但就中必須着一分寬使人情不苦方可久行今以所疑畧拈出一二隨付使者請教越此饑荒之日斟酌張弛一番仁人之言爲利不淺也

周漳南大尹

適淮上有信來言敝鄉人有米船數隻齋官批過淮以不肖爲名假驛傳送都下豈有此異事也事倘在府城乞一查之倘在敝州亦煩亟達韓父母不知印信批從何而來關係區區名節千萬留神

姜鳳阿尚書

大疏初舉三公舒傳陸自無他議若今老師則必得盡氣表章一番而後廟堂可處先是實錄稿已發謄矣僕心袖至江陵所白而改之江陵

言我亦知其言之太過但公乃副總裁官無反駁正摠裁之理且傳史館慢謄明日我自刪改付之公勿與知可也此亦見江陵好處至今人未有知者翁但見改稿爲之訟究竟不知原稿之更寬也

王嵩淮御史

董宗伯係生座師尚書八十不識可查優老故事得借重一表章否若不肖齒卑福薄尚勤公臺在記則曲逆之恩報本自不能忘情矣

傅仁泉巡撫

謹啟生與容長俱出董潯師之門飲水同源不忘所自茲師年八十矣念累朝舊有優老之例而臺省又新上覃恩之章耆德如師表章似不當獨後適聞察長已諮奉台旨而久之未見舉行此慎重公典之意敢復容喙第不肖竊謂大臣在家惟薦起一途則事關重置言涉嫌疑雖弟子不敢私于座主若潯師則高年久臥已絕起莘出洛之想而生等門下之情徒僅僅欲

借空名惠徼餘福未嘗有所撓法紀而動觀聽
也不揣敢附効區區惟留神裁鑒幸甚

蔡思川巡按

按節之出都門如昨日事而瓜期及矣以勞言
之則浙省之一年他省之十年也儉歲之一年
他歲之十年也而法簡心精戒行惠浹嘖嘖于
士民之口者則又無容不肖致頌爲已別不爲
兩生推愛董師甚盛心也謹代之預謝

王文肅公讀草卷二十

王文肅公讀草卷二十

聖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光祿少府監主簿太常寺卿監國太學生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敘校梓

傳金沙巡按

歲朔始和正

明主布德之日而識疏適至固主者所欲亟聞也

張溟池孝廉

前啟未封而

上忽召見四臣于毓德官命鯨瑞跪于前使四臣責數之因趣召

皇長子三子出見君臣父子之情藹然生等因事劾忠凡升儲視朝等項大政無所不及

上皆首肯復出雜計事諫疏要送三法司重處

元老爲之解

上又特呼僕曰替我一處出我這口氣僕謹對

日豈不欲爲

上分憂但此疏不可傳傳之則損

聖德不傳則處此何名不如勸

皇上耐氣養身

上復喜而從之時三法司已待命評臺未遣

上又止之因談近日小臣議論紛紛全不成朝

綱卿等到這時還要推委不肯任怨處分四臣

頻首而出言多不可勝記看此景象則

上之英明不下

世宗而外廷駁數何也僕歸興已決因此未可

驟言且看一兩月內

三法司公文集卷二十一

建儲事體若何以決進止耳

柯立臺學院

元旦一召乃毓德秘官非平臺也自此之後故

璫灰冷昨又被杖五十貶秩奉御足爲要寵之

戒至于

冊立一節亦似久定異議諸公中亦有誠懇爲

人所惑者不佞却昌言元察太宰之前不可全

倚勅論一槩混處如王光祿之操乃區區一力

保全而此公頗亦能見悉方寸若此輩人才再

加之以明識擴之以虛心何所不至矣記得前
年有母族一人假書投院因得科舉僕至今猶
恨前院之欠明公臺遇此當不問親疎盡法繩
之乃爲真相知耳

甘紫庭巡按

承以元日召對爲賀大抵古今絕盛之典難繼
官府一體之情難屬今不肖等遠類又三月矣
假令以元日一時之言分作三次一月一奉對
豈不更覺款洽又令去後章奏陳請盡如面對
之沃心豈不遂成唐虞此區區之所以自愧自
苦而不敢對人言者也

儲教雖未行然大本已釐定矣不備

王忠銘尚書

先是元日之召對也則
明主已披盡襟曲面諫佞璫
儲官一事不言定而自定矣獨

冊立大典尚以目前等威微礙連豫教不果行
生等誠意既薄口舌且靡茲得二丈重復發明

一番舉朝倚藉之重九鼎不實也傳聞初九日
上思視朝而以感風召醫服藥遂復傳免此時
且未可急何

重體萬安後閣中當再有請耳

秦舜峰巡撫

比者此璫怒自敗

上檢其官中餽送禮帖立召生等與三法司欲
治其罪又得解校而止然猶降爲奉御群小中
雖或有以失計而愈憤有更求生事以邀備者
然唱而未必和矣

沈鏡宗侍郎

不佞屬面對時頗蒙注盼置建一着

上意已定故璫又不得日近前我輩且料理民
窮吏玩推較正人而建言失意諸公愚意亦欲
赴

聖心見信之時再爲薦用如何

徐龍環給事

伏讀疏草兩通其一爲講筵勸學行補家之患

其一爲畿郡彈災抱納隍之慮蓋方今治安大計兩端而已聞

明主先行閣臣之請開講次日即降手劄細評
唐太宗君臣一番又命陸續進講禮記史鑑又
命重錄累朝實錄實訓進覽有君如此真公等
揚眉吐氣時唐虞之理不難觀也

張準齋參政

公真赤心君子不佞知之獨深而一官尚隨時
調卽此可以占世風然天下事亦尚有種種該

二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五

究心者紹璫史鑑前章有王龍溪李文麓皆曾
爲之而目前倣璫已逐出南京則此書微旨所
在畧亦施行不在汲汲刊布也惟大學義則卓
然定論決可傳速而

明旨旣下不妨且藏名山以俟君子大槩古人
著書若有意于傳則反未必傳竊以此效區區
忠告耳

楊漸川尚書

建儲且喜

聖明已示端倪必無他慮若籌邊一說則愚夫
愚婦所能知諸公自不勝成心客氣苦爭口味
不過如此翁咀嚙已厭尚何所須不佞亦何所
勸願以常理言之脫身先謝病謝事先讓忙乃
爲得中耳

陳心抑御史

榮代報至喜得聞吏治賢否之詳其地方人才
中有饒主事者生業具一敬欲託前使者奉達
會其已行茲幸先得同然喜藉更無量也附謝

鄒南阜主事

治安新議真千古破的文字內所謂人爲情死
法爲情虧則兒衡赤子見而知歎之僕入都第
一義欲痛抑板緣親黨請托陞除者言朝發口
而暮非及之矣足下旣有志且望少待而行毋
先樹的爲僕所侮也仙蹤何以至今尚遲遲僕
之苟活苟留或天假執轡之緣而教中亦似有
引盼彈冠之意敢遂惓然弟足下旣勉人則亦
當勉已報國以言固不如以力耳披奉在邇

此附復

蔡思川御史

手教再辱背肺腑道義之愛社稷蒼生之憂顧
恐不任執鞭爲愧人情雖巨測然出沒大端有
二其一投閒抵隙幸天斷之非常其一蓋愆餘
名微一時之速化賴天之靈內釁解矣而外黨
未消然使公等立定脚跟不悞不阻則正論所
歸即爲元氣莊生所謂一夫雄入九軍在有志
者勉之耳受代已近歲中公用等項乞加檢詳
使忌者不得以絲髮藉口則區區萬里之祝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八十屆壽爲

天子眷思舊德就家冊拜之辰此四朝元氣所
鍾百辟儀刑所係非止標瑞一方婉榮五老而
已也爵門牆後進遙見南極一星耿耿在醉白
堂錦之間雖操筆靡從望洋自失而鄉之士大
以賤姓名辱于末簡竊亦與有青雲驥尾之榮
焉因便附書致不腆之祝餘惟

存問令下別容展賀不宣

熊陸海參議

盛暑榮任體中不無小苦男子四方之事所不
能辭頑猛下耐煩心拓開無畏膽遇事却以沉
潛精細行之僕出山以來止辦得保持良善自
許不愧神明而所苦今日少年習氣愈出愈巧
或自生一議論曰得于某人或自駕一風波曰
起自某所公試枕上冷眼而觀定何如哉

李霖寰學道

文約一編寮長謂禮曹新頒科指雖繁然不如
是編之操實因相與嘆賞久之大抵禮至平不
爭法至公無怨我輩信得真行得是雖眼前天
花亂墜不復顧之矣

柯立臺學院

江以南士習不比江非喜說好幻幸加意關防
如僑童替考換卷一人頂數名之類得澄海
絕亦一快也記得舊院曾有隔夜擬題破門了
宣漏者亦幸慎之

陳心抑御史

承示極貧竄阻饑狀令人酸鼻議賑誠不容緩
大荒已下部覆行矣比有南來人謂大江左右
春雨淡月恐麥秋尚可憂患不止中于鹽場而
已也救荒良策乞更有以見教

嘉定知縣

承諭該縣承折事此僕之夙心本之徐宗伯李
黃門而成于吾臺之力扛九鼎昨該院已先示
及矣有如不力何以歸見粉榆父老先此附致

區區不盡

陳還撲給事

付示漕糧漂浸不育夙所刺心記得去年妻弟
杞槐朱級遭此失官破家至于流落京邸會不
肯坐而爲之辦裝以歸官尚如此則軍民之苦
又不待言矣伺當與該曹言小揭莫以示不相
知孤臣悟主獨恃有此不干名不避謫赤心耳

郝元洲給事

自漕糧量留之命下而中外寬然以爲無復後

憂矣乃不佞又有憂者糴麥固可以代米而米
性易爛非若米之堪久貯也萬一麥未及熟米
入有餘則足下更當思變通兩全之計可耳

李養愚撫臺

平生最快心事無如臺下之一推而合朝公論
九郡歡聲不佞亦與有榮藉焉疲民願望無涯
計部出納太吝吾臺正當折衷其間六七分熟
止報四五分譬之市物將高就低僅可得平耳
竊微一節部已有舊說從容更與訂之大抵

三入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今日智慮至甚計臣真是難處不佞竊謂虜憂
不如內憂而內憂不在兵而在食此小疏中所
以有母子相權之論也但虜已被創此見其前
未見其後不佞憂方自此始耳安慶大疫該部
已卽從優改餘郡則不能援例別容議定以報

李養愚撫臺

日聞吾臺之榮代也則篋中惟圖書二有兩青
衣策蹇隨後嗟乎古人胡威之清有如此者乎
敎來頓感憂歲預請折恩則慈父慈母無涯愛

子之心計自不得不急而病夫亦豈容臥視也
大抵明臺執掌安民核吏核吏在廉而不剛則
人易從若必欲如晏嬰之儉亦自任雅意爲之
顧恐過去將來人已太相懸孔孟復生亦當折
衷其間矣適周尚實言前太湖王尹之公潔精
明世吏無比而竟以論調事雖已往然更望一
察得爲廉吏自寬耳

楊漸川尚書

連日方在送母涕洟中而手教適至令人重復
羨嘆一番大丈夫至此方是脫皮換骨行地神
仙想此時已見鄉人父老問桑麻說秬稻加餐
倍常若袁太宰恩例乃是爲翁傳粉朱顏擲金
空谷安所重輕損益乎而世債未了又煩拜表
發揮一番此分義之無所逃者也至于身在雲
霄而課人以焦頭爛額之事則不敢置對矣地
方有司亦不知果能務實養民否翁雖隱無遂
忘天下計也

袁了凡主事

老母此行不敢告一人者蓋憊于往年之事
再有驚動進退愈難而不意吾公又已物色以
之捧教增悚老人念佛喜其愈精進而又恐其
勞損方命小兒勸之戒課而得教又慙然矣兒
衡之別也作游仙詞數闕見調以道人不了之
義而生又可強之應試乎使旋附此以謝

錢春池副使

方今新司農在事苦國儲懸罄但有急徵更不
肯弘貸僕一出朝郎與言改折一事而渠言官
俸見在罷支軍糧不支三載大有難色容俟本
撫臺疏下再爲從史兄頃道業何如我輩卽受
千訛萬謔不可猥自退墮人之不足安知非天
之有餘也

周二曾尚實

近送老母出都風淒日黃雲橫霧結類有鬼神
爲遊子助哀者賢兄憂我勝于自憂僕也
中得此更黯然銷魂矣

錢啟新御史

捧教承已干閭月榮代不勝欣慰僕之賸昔偶
幸于群醉中知天下有獨醒之士而老兄亦似
能干皮目外相取然四壯既西無所復聞訂頑
餘誨悔各種種矣來箋傾注彌廣弘獎加溢則
何敢承之哉惟兄此行上下必更有一番局面
以愚私禱但時時執持中稍存靜重豈但粵俗
過化而已老母已行僕亦且有遠志從此恐聞
問無期輒以此復

劉荆湖教授

清公文集卷二十一

十一

廣文瑄冷何緣得解衣爲故人賜頃之獨身旅
寄但有燕影窺簷鷄聲入枕而無聊極矣輒此
附謝

張準齋奉政

頃之補牘入諫攀承送辭君親之間止辦得兩
行涕洟爲烏羊蛇雀所哀足下尚以何望哉

蔡龍陽巡撫

方讀先朝實錄歎交趾捐棄之損威今廟堂先
事知難豈有後悔彈丸遺地豈可鹵莽遠爲改

流之說斷斷乎其可緩也但據彼中陳豆盛族
等諸部彼此各負叛名天下之惡一也此輩亦
豈可全不置講惟門下更于彼中就審其輕重
或擒或縱毋失便宜使星蒙無後言尤幸矣

朱明虹布政

承示礦盜雖散歸原籍而猶敢毆打差官則不
佞歎日前偶對同官言此輩目前不患其不散
患其散後而爲法縛爲吏苦當別有變耳顧不
意其發機如此之速也教中安輯之計固是然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使其既亂而安輯彼且益驕我且益輕不如預
半籠之使不至于亂耳

葉龍潭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聞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
材寧緩而爲之擇地毋急而爲之擇官蓋至今
日鄧言始驗然千盤鳥道萬里狼煙以累賢者
勢于奔命則生幸毋任怨敢任德乎

葉龍潭總督

自信之說向乃爲門下言之若驚病何入而

自信也電光石火一不敢信此身白晝夢寐二不敢信此心旅進旅退三不敢信此官以明主之誤恩與門下之誤獎則尚謂朽林有一楠之用不知寵爲辱媒譽爲誹因其逃死救過之不暇敢自信哉如門下挾素養投重望而方處人不爭之地故愈自信則愈安而非所以論僕也門下幸裁教之

朱虞封郎中

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
在位則虛張我之聲色使之懼而不來已在位
則嘲笑彼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
豪傑虛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
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
年不過求爲我輩罪輒先期洵洵號於人曰某
斥矣某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其語皆不驗無
以自解則又洵洵號于人曰某某我爭之某某
我記之懼而不敢動耳凡廟堂有分毫之過極
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

爲君子也大臣承晉楚之後援薄舉滯開誠布
公開一善若驚得一士若寶斯亦無負于天下
矣若盡取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必以三徵七
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爲
市而有志有恥者必且竊竊嚙地而不受也言
繁緒多不能作手書呈懇

艾明野通政

大教再辱爲之心眼俱醒辦天下大事得之于
真者應者恒多可謂要言不煩公請執此以觀
人亦請執此以觀用人之人當今之世且莫論
五霸但求霸而稍沉重知取予者僕亦當以真
與藏許之若容人則請以從事矣而身直禁閑
非如野老可任人爭席爭鬻呼馬呼牛而無咎
國家者且如臺規一事原不犯僕等安得都付
之混沌茫無處分一處分遂得不容之名曉曉
至今日然則足下所謂容者容其諫我罪我可
耳苟欲盡容其諫人罪人則孔子何不收少正
卯用之嗟乎此可爲足下知者道也

胡越微御史

天子數出視朝宮中鞭朴亦臧公所謂虧朕財用等事漸次料理似未甚難使不肖毋安身健

何苦求去頃小疏再上同

上言王其素硬直他說我今該受他嗟乎人臣聞此而忍以此時求去哉甲乙可否此是公等言路之事不肖去後謹傾耳以聽風議耳

柯立臺學院

承示諸郡試卷皆文采與識詣相資非公臺巨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十七

暇回不能及也科舉事不惟他人口吻不足避抑自己成案亦不必拘異時定爲吳中第一文

宗耳

冊建定期實天啟

聖衷吾臺莫湯以爲喜莫湯以爲不肖功也

湯覺軒副使

人情日出事生知必塵番念然我輩非聖賢伯寮毀而臧倉沮亦何所歸然弟如蔡驗封者方得罪時閭中兩次爭執

上硃筆親改而以爲長寮故倚機之豈非門元此君昔年奏草燁然弟至今尚檢置齋頭我輩此時豈合搜尋其短兄更緩頰與言或更有詰頭思我輩之日不可知也弟籌邊一疏其意原不專與言者爭勝但祈廟笑安妥不至作萬世笑端耳

王辦竹副使

自不佞扶疾強起會廟堂兩大議不敢緘默足下謂欸不可戰不能竊意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一八

若用威以受欸完守以寓戰而用人如足下忠實敏練者提衡其間涇渭分明鉗勒有素則安危之權固在我也高明謂何

劉節齋巡撫

靖江豪宗之事廟堂適已處分所以不待尊疏之至者蓋恐多睥睨一日則釀一日之憂耳事權歸一擾擾自定更望老犬提衡子操縱間勿棘勿撓可也

饒行素御史

豪宗恣睢狀廟堂業先有處分然不肖竊疑蒙
端中開必有訟師惡少主之公臺既遇其流當
更清其源可也顧憲長亦已有旨與馮憲長相
代馮憲長昔守敝州老成端重知其必能鎮壓
耳

孫慰沽知縣

沁源獄案已經覆勘情真

天子卽重念親親義不翫臯陶之法矧請張四
口誰能點白璧也毋以爲意適見行取諸君大

察以卓異稱者得請偏多保永終譽幸相與勗
之

毛文源御史

衡殿下計閣後

上忽于章奏中有所摘發大是快人今尊疏至
乃事機湊泊恐處分必不輕也

吳惺初御史

德府之事僕向疑之以其跡太奇而情太夢也
今奉續教爲之戚然生歎之獄俱無憾矣

徐龍環給事

近者

聖主屬念親王名宗望風越境于請甚費調停
諸公履霜在念何爲無言已下所司必不泛常
輕處專此復

任正字御史

最宗之事奉續教乃具知就中曲折大槩繁
養亂責固有歸而訟師惡少實其戎首聞靖江
之亂亦生此也門下發憤嚴創一番足見風采
但將來防患于漸更祈知意耳

鍾文陸御史

平反歲報他部或以爲故常而公臺丁寧鄭重
如此此一念好生真可以感天和而致刑措矣
謹謝教

趙心堂巡撫

方今士品之難難在任事事之最關安危者
莫如撫臺綽數百城表儀諸吏其裁決不以
色而以精神注措不以材技而以識見茲廟公

選于衆中得門下而又爲門下選地得閭豈輕也哉榮代之後想見經畧風采大賢治効豈勝榮藉若來箋問道于盲則所謂正已率屬察吏安民八字外無他道矣高明謂何

王珍齋運使

鹽議支離至此此國家大計兄乃當局豈得避異同之嫌但該曹未肯遽爲變計而其說之最細者一則以民貧而商富恤富不如恤貧一則以肩旁論多便改者從寡不如從多而未必專以爲河南也老兄或姑使各商再具一奏以緩圖之何如

陳南濱御史

王轉運之清操古行則不佞向于吳關鹽稅時知之頃之當力薦于鹽臺而未知果見信否茲得教神爽欲飛乃知天下自有鍾期而獨泣哀歌之士亦可以樂而忘其老矣

張賓蒙知府

方今虛靡浮競四字士大夫不惟自諱而下

亦且惡人之言夫其所以諱且惡者何也則有藉虛靡浮競之利而及其敗也則又有可以匿虛靡浮競之名者敎中四弊真按本塞源之論其中二款朝廷或能以法必行若收養之早習尚之侈則須痛洗士人心腸一番臺下以爲發

任言下明詔結繩之理人遂能不犯否蓋已丑八試時不佞稍規後生莫贊謁官長莫戒開年莫盛宴會飾裘馬而同鄉已有竊笑者矣在漢倒誰爲砥柱引少年而却其坐曰爾非顏淵子奇又誰肯服臺下年壯氣盛請以侃侃正論就左券而効之異日不佞謹拭目下風耳

吳惺初御史

郭司馬向以御史按吳先大夫嘗稱其風操峻特每行部盡屏騶從乘馬出入時號爲白馬御史而墨吏望風多自引解綬去者今端然竟作尊靈光此海內人瑞也大教揄揚極口繼示之好真先得我心矣

王竹溪巡撫

別論鄧司馬似當追錄其柱下之功張廬州既入望所歸門下不嫌例外特薦取廟堂進止耳大丞相論定干蓋棺士節難于處隱此不佞愚見而不審諸公謂何也

蔡思川御史

俸教稿忝二吏具見風裁縣官新進劇輕害事猶小若監司耳目轉爲下官用則臺使者膜外皆胡越矣僕未識蔡方伯之面而耳熟其聲心慕其義如此公者斷爲大道君子公臺一切以心腹委之當無負也

毛文源御史

孫懷老門戶彫零至此天不祐善使人憤歎然得吾丈表章一番雖伯道無兒而羊舌氏不餒矣

李養愚撫臺

教來亟將疏草披讀一過委悉停妥真可以佐鄙議之不及生等無不奉行也適鄉人來言地方兌運粗完米價亦漸落此皆由臺下精誠孚

格傳力幹旋有如賴庇今歲復小康則可漸興教化使士紳嚮于節禮呈俗歸于長厚已鳳洲鄉之大人亦感願開元氣今久未計聞豈有他阻將鄭重不容造次耶

李養愚撫臺

鳳洲沒且數月生固知吾臺必將痛惜其人鄭重其事而不輕發疏也然以常理言聞喪一月之內必當爲之先發一報訃疏而敘獎其生平則廟堂便可乘熱議卹若欲南院優題以待師生之勘結不知此公豈藉勘結而重者事緩之後則人情反漸冷而生疑矣幸高明詳之方今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鄉宦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鄉宦以爲巧真極亂世界吾臺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未瞻侍間千萬珍重

鄧定宇侍郎

爵亦有毋毋之年與太夫人相若也乃老兄能以情信于朋友而爵不能信于主上由此觀之

可見人在自樹灑泣相慕復何益矣然朝堂舉動亦難草草今以爲兄急處一南缺以便近家迎養此則斷無可堅辭之理兄不記祗園相對私語乎此時自謂練事得力能終日飲戲而不倦茲輒稱無故四五驚掉然則十載別來靜功了在不處不欺之教蓋以此頌充之何如本相推引半亦爲私如年來爭事之失體格心之無狀切劇救過端倚大賢乃兄既介然自遠南風雖薰不能終日解故人之慍矣

孫立亭副都

大疏三至豈云套哉而世人亦豈敢以套待翁然不識翁之所謂套者其世俗且留而言去以

朝廷之套乎抑古大臣移病潔身之套乎由前則中人所不爲由後則恐賢者不免翁果惡此名也則道體雖病且強至南都使大夫見其羸形弱骨而生等因之爲藉口

上前豈不進退兩安哉今遷延戒輜更復

而病又適當南卦大寮避言求去之時啞啞之人其誰肯盡信若懲雅齋心齋而去則見啞者皆可廢食也將置生等老羸未休之人于何地生連日在告不知諸老之論何以處翁愚意如此矣

杜爵齋給事

今日閣中會生相與談詔令不信必爲亂階言未卒口而大疏至矣乃知閱覽深識之士不出戶而見千里不數言而嚴斧鉞會當與主行吏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唐柳所修撰

僕世味飽膏前籌已錯青山白雲知我心者足下猶求我于方之內乎所云益梅霖雨之業僕幸矣請以爲足下願早割松蘿之愛勉最光彩以副

主知足下試觀近日餓鵲滿朝餓鳥遍野此何景也謝此而歸雖東南千里在在可爲蒿目而舌鋒齒鏘猶或不以身爲招鼓在而從老圃生

冀或可以卒歲乎蓋僕之志決矣

吳璆州總督

野狐蹤跡不謂逐羈世網門下吟成梁甫夢覺
邯鄲謂我何如哉方今邊事可憂亦有以公尚
父之事接賴左右者乎去將而相投竿而師君
子得其時則駕何必古人也

赦行吾御史

嚴旨發中不佞雖自愧不能仰成高志猶幸爲
荒微借寇也今大疏再至

三三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三七

明主亦自動心矧不佞哉已相與謀爲公兩全
計使向平五嶽之蹤猶未絕君實再起之望耳

袁洪溪巡撫

不佞頃之正與司選君言方今天下吏治所苦
躁進而飾虛今卽欲重躁進飾虛之罰懲一警
百則罰者不勝懲而僥倖者益衆矣若優處其
不躁不虛者則鼓舞一機也茲捧大教表章治
水實政爲之擊節其反獄二疏草皆事關法紀
茲當如指議行矣

馬連城御史

臺臣乞假而嚴旨發中閣臣告休而事機終阻
僕之與公可謂食荼同苦知其不可奈何且相
與聽命于天耳

張容宇行人

正未得錦旋之報敎來甚慰公此一行龍節鳳
詔輝耀錦堂尊大人萬千壽喜可想也而不佞
首丘夙志尚爾蹉跎此時望公真在天上耳聞
李倅及署印沈公皆甚修謹精練而當道有不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忱者幸公在里當相與力扶公論使廉吏舒眉
則災氓亦按堵矣

李似齋布政

公之醇明正宜于近地劇地治近以不撓治劇
以不擾則不肖所受于師而惜乎垂成疲癯不
能効執鞭也貴部謠俗僕亦嘗耳剽一二要之
兵民士夫雜處彈壓勿激勿阿可也賢者何人
不刮目豈藉僕相知而重此後有便勿惜言

王鳳山巡撫

承密宋陳師變者係前科武狀元僕偶讀其卷
奇之因請與相見比官永平則見其矢口論邊
畧加獎賞後遂以魚酒來餉僕怒而拒之今
聞臺下有謠語託人告急似反有見疑之意而
不知僕實愛其才勇欲養之爲用耳聞此生一
臂上能立三人舉數石弓嘗滿其子十二歲已
壯勇有父風不知果否

陳竹菴

聖主在上彙和朝野出洛之圖鳴阿之鳳不稱

王又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三十九

祥也惟是黃髮老成巋然以古風直道與南極
並懸則太平元氣繁之而廟堂所爲華華物色
之意固非爲翁一人矣使來乃勤齒牙見及辱
之曰謝則爵也其何辭以對抑聞古人隱不忘
君翁杖屨之暇不惜以治安餘策見遺則爵也
敬拜賜矣

余幼峯司業

歲報使來釋書悉道候萬福爲慰亮李門牆份
翰郎弟即佑爵稱市朝犬隱兼此者鮮矣

君從來爲神仙遊處之所老丈暮月教行宣
惟均勞之義錦衣盡遊軌處寒鴉之夜草也

周心監御史

相知中公之聲效最不易得茲再承長箋
良過望矣會省之勞僕方爲公苦之士大夫恬
淡一念固自功業張本然矯枉而過則或爲遺
事爲負俗公賢者當用其長而毋用其短耳

沈鏡宗侍郎

敬中論同異不論是非嘉隆間蓋有之矣然彼
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今之所論同
異者同則退異則進且非獨于此也同而退矣
則曰何不遂擠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曰何不遂
升之青天又非獨于此也退而深淵矣則未墜
者懸于既墮者之得禍而旋改初心進而升天
矣則方升者懸于未升者之見嗤而愈挫齋脫
嗟乎此有異合從連衡之世乎天下事無不可
爲惟元氣之壞則不可爲生且勸長察以
之此不佞看定事機決然至此老丈但可爲

廷社稷者性而不必爲同志憤歎也

馮文所學道

相知萬里料發書時未必知邸中近事然教中憂盛危明已似若身處劇場而警欵于越鴻楚乙之間者德音孔昭談何容易蕩蕩凡几可師者心若敗局已殘而欲以赤心安坐勝之此聖哲之所不能也蜎縮鳩藏且從吾所好耳

劉肖華郎中

僕觀今世立節好修之士所至齟齬未有如足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三

下省也自南祭至冉冉逾一年矣而終不知足下所坐何事得謫何人不佞私自號鍾子期不能爲知已剖血以明又焉用此伴食爲哉省教承已殫斃一官而惓惓未遺故人此亦見大賢雅量第自古畸人退士以窮通爲寒暑之序故議者謂退之送窮不若文昌留窮今足下之未也而廟堂以稍懲前誤卽家補官今懂懂較于折腰秉憲之重輕不識古人謂何耳

杜爵齋給事

僕嘗謂人臣進言當視理勢之重輕勢重則不

嫌委曲以求其事之成理重則不憚再三以求其事之盡今諸公疏草雖在事後以理以心揆之豈得已也伏讀數過不勝欣服

彭念川御史

南中屯政不佞竊以敝地方觸類推之而知其難爲也大教遡原窮委處分至當敢不奉行其隱占一節未必全是衛官即今雖一一清出而又有貧軍不樂佃種者異時恐又當防拋荒之弊也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三

賈珍宇御史

去歲江南冬潦本出意外廟堂業先示風旨寬之則臨倉恐無更責備之理從來民間得恩太過米色黑爛不堪則公臺不得不先與題明然題辭更望萬分委曲若追治諸管官責之賠補則地方騷動矣乞慎裁之

周山泉巡撫

漕糧腐黑之故一半由雨一半亦由去年部議

先下聽其改折則稍示寬指聊以支持足數而不知其難處至此也今漕倉二臺皆有處之之說該倉勢不能失信苛求惟查叅一卽則似據法難已但揭中詞氣甚平吏民卽此受惠多矣

李養愚建撫

比來吳中士民一日變一說主安靜者則以修防爲過計事張皇者則以持重爲偷安然臺下試權輕重而折之多備不用與無備而有事之實孰多惟高明所擇協濟銀乘此經一番闡明已又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石楚陽郡守

地方不幸使公臺有此意外註誤今士民萬口如沸豈有盜金直不疑者愚以爲公臺不必辯但撫臺據迹生疑原無他憾今公臺旣自服文移舛誤之過則兩賢心事便可片言披豁顧獨苦地方俎豆無緣恨恨之私吳甯赤子之難乳而已也昨甘按臺面問此事生應之曰李

君子必無成心石守真良吏必難重處渠首肯而去適又以此語白陳撫臺勸其早決吾公但准備將來竹馬重迎而已謹以此復

陳光宇撫臺

別示鳳洲司寇請卹疏草此老益棺公論得吾臺表章一番九原爲不亡矣謹代爲謝外繕造一節事在工部掌行者曾司空已有成議至于戶兵二部意見或未同容更祈之委曲善處必不盡虛德意也敝府前石守本良吏而前後申報錢糧那借之數以舛誤致疑必須早勘早明庶撫院與本官彼此心事各洞然而生等地方之公論亦定已恃雅敢私及之

陳光宇巡撫

明主停刑一疏雅所樂聞但觀外廷之論以爲國無喜慶天無重災不當歲歲姑息是亦一遺而不識聖意謂何也臺下姑自盡其心可矣

蕭岳峯巡撫

捧教知瓦剌無主虜王西搶之志其勢恐不可
中遏矣要之西往東來無大關係惟使之一日
早離甘州則該邊安枕一日耳著落兒哈能殺
我首恐不能遂爲瓦哈之主虜王乘此收拾全
功未必非計但恐得志後愈輕中國而散部紛
紛以征調告勞亦恐其爲我累耳

崔振峯御史

捧教具悉憂邊苦心虜謀如此蓋駭駭巨測矣
乃黃河不凍瓦剌稱兵則額有鬼神陰騰其間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三五

非人力也抑古志有之天不人不成幸申謝執
事者毋忘戰戰兢兢我如涼州之報聞之可喜執
之可虞非不教所敢遽度矣

崔振峯御史

甘州西寧事體原屬重大但求勘報得實小遲
不妨至于西行虜衆倘必不可阻則望公臺嚴
其五餌險其疎集使將吏毋輕挑釁正
胡運方衰未必能爲我大害也

崔振峯御史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鄭國公李鴻章

尚寶司司丞 暫時繁梓

顧冲菴巡撫

此番自陳疏乃理之所宜有弟尚恐老兄露
動氣轉生得失而詞氣和平如此乃知豪傑作
用自別也十一年之事在老兄任前故閣中得
處以爲詞無所絀礙此天也非人也危邊重任
借一事解手誰不樂之况老兄壯烈丈夫豈戀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顧冲菴巡撫

承示王憲僉之賢而任事如此又以將

爲之請此忠不蔽賢能錫類當事者必能仰
體也寧前改軍一節原係克邊賴之爲用不可
以王司馬初題例格謹領教矣適司農覆餉既
畢竟不可全准又累諸鎮費處爲之奈何

顧冲菴巡撫

節庵已得代手采薇之勞復陟岵之孝思可謂
公矣兩獲所安矣南倉根易銀之說弟亦嘗偶
及之然又不審彼中軍情若何恐歲儉急食之
不便領銀則事且不可達度湏老兄榮蒞後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而央云云

顧冲菴巡撫

節減去遠情如之何教中三感乃成三累如老兄才具磨礱過日亦自可以不出長安立取卿相今危邊累憂國遠宦累憂親大獄累憂身以天之道幸而見蠶絲成繭廢境得甘此忠孝之報也碌碌如弟能尺寸與力哉

寒理菴巡撫

南兵營之冗官冗後士夫知其糜耗且久而不敢議汰者蓋二司馬先入之說銅在人心亦偶

三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二

三

會蘭門無警得因俗爲安耳省教可謂一掃塵翳令人不覺擊節明主大釐軍政之初片紙行下誰敢有異議者努力便宜慎無憂廟堂之中掣也

寒理菴巡撫

南兵食餉既多往往輒挾宇臺之勞以激變邀上漸豈可長尚祈吾臺三思抑驕制猛之術使之不知不覺歸我籠中耳

張弘軒撫督

太平堡失事雖小而兩塞陣亡不得不題明若卹錄自有例優死固所以勸生也

胡趨微御史

數目前亦已閱過塘報隨諭兵部加嚴觀上之注意如此而吾臺豈得循例緩題也來教甚當第虜人小有殺掠自來不免公將來報書疏中更宜斟酌不然薄叅或得重處邊臣展布愈難矣

張弘軒撫督

三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二

四

比得邊鎮續報爲之劇喜筆舌之士日夜注其耳目於此番之舉動而今督撫同心功罪核實則自可以伸眉上聞不當存一毫疑阻以隳邊臣之氣念方今內外議論牢不可破者謂首功正論論衝鋒不論追擊殊不知避其方銳擊其情歸乃古人一大案而近來無人拈出何也候直指信至當稍與一言使知爲邊臣暴白耳

王鳳山巡撫

諸夷近耗知無大虞顧未審節年曾有此

騷掠否公臺便宜操縱自不心一一奉聞至於將官失事罪輕隱匿罪重似宜加嚴督察一流舊套耳外示演試烽埃既於邊防緊要而期會約束使遠聽不驚尤見妙用并此附復不宜

胡趙傲御史

來論勘報事大約我輩爲邊臣主衛無過一實若曲詞爲之諱敗則長其欺刻意爲之掩功則挫其氣無一可者吾公旣已先得同然不妨諱諱封

趙公文集卷二十二

五

主對衆言之蓋不佞頗懲西邊之轍有激而言初非爲遠左諸吏計也

胡趙傲御史

向所以倦倦私布密款者但祈於功罪之間核實上聞不使流言昧於公道耳若異情將官豈得不參參中卽如來教某某蒙霜露某某犯矢石挑剔分明使廟堂無涇清渭濁之疑邊吏有信實必罰之驗乃詆訶中激勸也尚何所疑勤遠問哉

張弘軒撫督

少年言勝事則不喜言敗事則爭傳言賞功則囁嚅言罰罪則踴躍蓋邊臣之苦極矣而口舌不可爭惟有先自處於千牢百實之地而與紛紛異同之論吐氣發揮一番方成局面而此區區私計爲安危不爲毀譽也教中云云謂孫吳在事亦所不能弟方與言路諸公露叵談此且引世廟舊事爲證中間老成相信者固有而輕薄膜誹者尤多老夫身處事中苟灼見其必然則在當與廟堂兩分擔子毋盡倚主持於弟輩逢度之口爲幸耳

張弘軒撫督

啼鳥夜月光景略同諱無父子而忍獨爲萬里瓢瓜煩兄姑爲我謁呂公祠而問之異時豪覺之趣是真是假可以發一慨耳

梅鶴洲撫督

今日之事上怒猶可解而人口最難防其所以本自貴部訛傳沁河之寇虜主實爲戎首於是

衆怒如水必欲爭食其肉而督撫關部俱不免矣教中既有本首悔訟之因無不可招但罪送已暴於人人既不欲與戰而欲撫之卽宣大有心誰敢於紛紛中擔此擔于此首察爲丙全計而以便宜付之經畧有以也人臣爲國家爲公道雖萬被戮辱無辭門下請始亦少忍共濟艱難而至於量已量人量敵之間若能戰則必藉手隣部若欲撫則亦須少假題目不然彼已兩困終足爲道聽資口說耳適肅督臺書至其言

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七

又云云虜非神鬼其蹤跡之順逆情罪之輕重至今尚爾茫茫可嘆也今各邊契緊在血脉貫通陳奏明白使朝聽先定而後外侮可禦耳萬里之外疾痛相關耶此附復不盡

崔振峯御史

失事一疏詞嚴義正讀之欽服初廟堂久持臨敵易將之說今則似必當大處一番梅督府難再留矣而或謂趙撫臺處餉甚有功劉帥能對邊列陣雖敗不可以不戰坐之或又謂虜雖暫

退恐將吏盡易又生其心其果然不每見公勇激烈竊以自中數萬甲兵爲計乃大蹶至未一款萬全之計乃不出敵察長所策先革市賞後行責論而群情洶洶必欲宣大先搗杜首之巢自古豈有此廟筭也僕病且死決不敢隨俗附和受百世誤國名幸足下更有以教之

崔振峯御史

來教二扎皆注的之矢望影之鞭不佞因此識禁中之頗牧矣可憐李帥膽勇爲故胡司徒所知稱絕塞長城第一而容易摧折至此今邊臣在京者但能矢口論該邊之失計而不復及李帥之寬處我輩有口有心豈可冥冥中負此赤心丈夫也今得來勘增氣至其他小小勿論之矣火酋無賴該邊馭之之術似當以持重輔兵力而行此非局外敢達度也願此復不佞

崔振峯御史

大抵方今將官之罪欺隱爲上敗衄次之若勾引乃是最上上等公其謂何外論允爲經

許容遇所司議行不脩

崔振峯御史

今日之事在貴臺不妨儘意振飭而廟堂以包荒佐之僕前啟所以云者恐復如蘇道長故寧本參罷斥而得速斬難幹旋耳茲幸已兩全代者皆一時之望庶不遺公後憂也外安邊八議彙票如大將指麾就中破格之語正以濟非常之事生等所欲急聞耳容即與本兵議行之

蕭岳峯摺督

比來邊事未見頭緒而朝堂已先爲戰場首窺坐之待罪矣範老之行欲多帶兵將不惟先聲可以攝胡亦足破少年洶洶謂此行專事講和者據來教中台吉之報則順義原未失臣節而西邊乃謂有人親見其行事至相反之極必有一誤幸深察而明報之若貴部恐西邊之累及專事容隱西部恐東邊之坐視務爲聲張將來不特經畧掣肘而閣部諸臣亦俱墮陷阱中矣逃夷出入未定亦非小事彼黨猶懸萬端恐亦

不可以虎聲嚇也顯此復不脩

崔振峯御史

西事已棘公之壯論廟堂必當出此然愚猶意順義火酋未必敢露形自絕況我旣不假以事權而及其有急而遽欲就彼索火酋之頭此題目甚大收拾甚難扯酋度必不可受約宜大度必不敢共擔則諸邊瓦解大事去矣不如且陰陽其間在貴部則儘力禦寇不必問何部人馬而在宣大則使之明詔切責扯酋觀其支吾應對之詞何如別圖操縱可也譬之同舟而濟或箇或楫各有所宜若束手無仗而望他人并力加功迄無後濟其失均耳惟足下裁擇

梅鶴洲摺督

承札所論邊事不壞於虜而壞於文法議論此不肖病卧時已先爲經畧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胃中卽抵牾一時又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押闔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

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虛捏首功以幸無罪翁所謂重戰罪開儒門古與今斷成不改之套矣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嘗不明若必欲遂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非不肖所敢言也

趙寧宇巡撫

生之愚論蓋陰爲邊臣解紛而不意流言涓涓已先入

上心肯出禁中驀方驟而蹶足願欲削而銳羽

三才齋公文集卷二

門下經營功緒竟校易有可歎哉事雖至此幸而公論甚明有識者斷以爲保釐第一人才安知非門下屈中之伸也外示洮河二川圖覽之若再見伏波聚米狀據此誠得兵強食足二川巢穴可圖奚但守洮而已目前計無便鼓番生所憂者鼓番得力之後恐番人又不徒爲我用耳新中丞以名用之以氣用之料其沉思妙算未必不仰門下異時子文傳政幸無惜盡言耳

趙寧宇巡撫

外示乃腹心隱憂去年小奴自五臺山歸亦聞聖母於此飯僧廣脩福事而無文牒的據吏不敢詰以愚言之此等事縱有影響然

聖母盛德必不禁外人之查問今當審與該科言之或可因事就題以防詐冒生患也門下鴻鵠雖舉儻更有聞見不惜時時遇便爲生等言之古人身江湖而心魏闕請以爲別後之贈

梅鶴洲提督

近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境失事正合論

三才齋公文集卷二

罪不合論功僕卽與力辨之夫罪自當論若俘斬實殺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槩沒而不論也翁行矣此事亦當囑經畧公從重發揮以折曉曉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諱將來必令戰士投刃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檣酋悔罪求還但自審不辱體尙不損威嚴便可從容受而縻之亦因可以孤火酋而堅諸夷必然之計也僕又料事成之後少年必又有一番疑議然人臣謀國事豈有顧毀譽不顧是非

者翁且莫飽于一歸遂忘後憂也

鄭範溪經畧

翁此一行其荷擔奚翅九鼎昨定府報來則已聞該邊諸酋傳呼郭令公來皆稽顙而去矣然輒如此則結局後事可知而羣少年猥以筆端爭勝或謂當疾走西鎮或謂當先搗杜酋至於本兵圍議盡欲動搖曾未見虜而朝堂先爲戰均矣若門下則業已矢一腔血報上更不必局版爲內顧也

鄭範溪經畧

得書知台駕已臨左衛暴露良苦所請預發馬價及便宜隨帶將官無所不奉命也獨苦朝堂議論如配麻而東西邊傳報虜情一一相左如岳峯丈則力稱順義原無與火首作及而西邊督府乃節節歸罪及其計窮則又俛而就招撫之策此少年之所以日洶洶而蕭君已坐其累矣翁一到且先審定夷情順義是否倡附之報孰是孰非明白奏聞無一毫回互貸

曉然而後可及遽畧耳翁有心爲國家荷擔當努力放膽而行即報付之不觀人言付之不懼可也

鄭範溪經畧

得報知使鉞已臨計此時業與督撫諸公相見戰守之策定矣彼悠悠說者饒他千訛萬變終有醒時以

聖主之神明閣長及本兵俱已蒙勉留任事此亦翁扛鼎一臂也榆林選軍事宜敢不如教搭

鄭範溪經畧

首情形畢竟何如來教謂事定之後尚有一番議論雅幸同心天子置公卿之臣豈專令模稜首鼠漫無主裁而已也幸勿爲慮

鄭範溪經畧

頃之鎮巡諸公紛紛譴去生固知翁獨力扛鼎勞神且十倍也捧教則已聞鼓審判虜漸有次第惟兩川通寇復集不知更作何料理耳西寧要害本道雖授節方新亦恐遠水無及近火翁不得不置身思怨是非之外儘力任怨一番其

井鎮玩愒情弊亦當明白改張廟堂固不惜小費也虜王雖未東度其事形必不出翁疆總但祈萬全毋論一時淹遠可矣梅督公辛苦得罪可憐部議之所以遇缺不補者蓋德美吹蓬使翁便於展布翁但任其外而使不肖等任其肉其餘憂中醉中話置之不足道也語云堅心可以穿石至信可以格魚翁准備赤忠請事武侯餘論則鬼神不能遠而況人乎聊復附此以廣翁意

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五

葉龍潭摠督

方感西事捧教具悉馭苗便宜然僕以爲苗易與耳如門下千里絕足豈弟效之過都歷鬼間者僕病且死一腔憂國苦心願與門下共之楊應龍者聞其大膽敢通書大老則他事可知重叅夫豈得已也

葉龍潭摠督

承示楊酋之無狀卽如所報自難姑息但查此酋前曾接見面談縱之則聚兵或遂欲內叛或

止自相攻其情尚有辨處處之當服其心耳生竊觀前輩南方用兵往往出以夷攻夷之計料此酋結怨已多五司旣不爲之黨則檻猿奔虎不在多兵惟門下便宜爲計幸甚

李霖寰巡撫

承示乃知有叛番之變幸續教中報普安寺堡危而僅安足徵公臺俄頃方略弟奸謀不逞恐非鞭策之所能定楊酋新負釁於貴州可乘之使過自教否摠兵移鎮望而知其爲便計然九思新華且令摠兵隨警往來而不必拘以建牙定所向如失事之罰一面行勘一面且責其後功以贖何如此揣摩局外之見知無足以倖採擇者有便更希教之

林錦峯布政

過川省上擒勦楊酋計弟卽趣所司覆行此雖獨夫儻俛首伏勘法無必誅今處之有名矣但安酋亦非良善倘用安擒楊如狼飼虎希慎之不宣

陳輟麓御史

貴陽建縣一事生觀安會曾有私揭阻撓今遠
隔輟麓具見公德招徠之効廟堂何難奉行
矣第本酋方甘心於楊應龍今楊既緩誅恐此
酋失望將兩持耳蓋姑羈縻使之若地方無事
則此輩不宜使有功自挾矣

李霖寰巡撫

僕頃因川貴爭事爲之浩歎彌日彼當局者欲
以開勝立奇是其習性而中朝恰更有一番議

論以爲主勦卽不當怒蛙之勇當得憑試飲容

上

而敬之嗟乎此世道之憂非公一人之辱也大
疏理直氣壯足愧曉曉此公方置之西邊以洩
其銳氣而調其忿心公姑爲國家強忍可矣外
撫兵移鎮原議生等百聞不如一見公第從衆
行之毋再煩於下問也

李霖寰巡撫

湯酋之事此中業已左祖川撫其急調葉院而
代之以川左使者意圖有所在也葉院比有書

甚悻悻特今西事方棘料此公無久戀舊鎮之
理願虜情關係十倍土酋萬一再以鹵莽施之
則天下事去矣如何如何貴省直指僕陰察其
老成諳練公與之同臺同志可從容以理曉之
若廟堂主張則不足爲左右慮也

葉龍潭總督

來諭未奉之先已曉兩境異同狀此酋兇悻西
事緊關且十倍於此而廟堂業先主公移鎮之
議恐倉卒受代勢難兩顧因暫假便宜於川省

以綴此酋之心而後從容計處非謂川省一說

上

遂謂定論也別諭使其果然則誤國殃民甚矣
三尺法具在誰能庇之西邊相望如渴幸高明
先大計而後小爭異時川中諸公必有飲衽相
報時不佞請爲公携左券待之耳

李晉峯巡撫

黔蜀爭議不佞已望而知是非利害之所在矣
會此公方爲新進所宗當事者姑使換飾以解
之然門下自當侃侃一言使廟堂易爲斷決不

然彼既在鳴鈞抵掌之秋此又屬控拳解圍之會

明主意向未可知也不勝欽服 此附報不宣

李霖霖巡撫

不佞頃之有啟與李中丞以多殺爲戒此婆子心腸未必有當於事理否捧教爲之輟然蓋不獨見識畧超遠號令明信而好生一念亦可以効天地格豚魚矣不勝欽服

葉龍潭總督

上庸公文集 卷二

七

揆教尚以黔蜀之事爲言不知此等爭議古人時有且正未知爾我是非何如惟是國家大計在北不在南門下袖有青蛇喫緊襟縱正在今日毋以此遂沮獨往之氣亦毋以此傾司事之心則武侯魏公而後可再睹也前啟蕩蕩之論頗係安危幸存而商之

葉龍潭總督

承示苦心壯氣可動鬼神火酋嫚書無狀如此此兵法所謂聲強者恐未足爲犬羊辱怒但當

嚴兵備之昨姚中丞書來具言本州虛會不可遽往之故今聞已至彼中而此公且有新命代之者爲劉憲使又不知其人果堪爲門下分憂否也番虜爲一真將來大憂門下試飛一籌別有離巢折虜之術則節鉞在遠與在近何異有如事勢剝床星言風駕亦足以愧他人之觀望者而非不佞所當主張矣

葉龍潭總督

承示虜書殊不可曉然要挾之意已真撫公自宜移鉞料理生昨見李中丞書揣料夷情甚當而目前似當且分順逆以孤火酋高明謂何盜

上庸公文集

卷二

七

課不能滿額大司農方議之所獲賊徒自應伏辜度餘黨亡匿民間者不少自非逆狀灼灼如天爵輩者且勿問恐反側不自安亦地方一憂端也翁謂何如

蹇理菴總督

各邊界上小訐在往年則爲常事在今日則邊務一新有不得盡爲諸將官諱者今據實聞奏

而稍從寬處諭令立功自贖乃折衷情法之間
謹聞教矣見擒二夷倘彼會遂棄之于我則更
用何法處之此似不可不早計也

蹇理菴摠督

承示石門路聲息未及奉答而按臺失事之報
已至今日文書官傳聞賊衆不多而殺傷許多
官軍何也閣中已調停答之恐督撫疏亦宜早
上不然好事者又生心矣

張稔戎

承示該路虜情雖諸將鼓勇足嘉而損軍數多
頗動

上聽生已寓書閱臺令其權衡功罪毋一槩議
罰以沮後來之敢戰者專此附復不備

穆敝吾通政

承示諸路夷情本係零竊而官軍傷敗至此殊
爲可恨然諸邊怯戰久矣此舉當先議預備不
嚴之罰而諸將出邊輕敵次之蓋追敵而敗猶
愈於避敵而全者敢以此報命之辱

蹇理菴摠督

承示教橋墻失事疏草中間裁量情法至公至
明已造船費省此治標精筭但不審得遇大虜
大濠能支持否適會石司馬云臺下以遵化一
缺坐名卒生但衆生初領事須先咬得衆根方
堪致追臺下業爲此生造命主人愛而勞之乃
終獲大惠也

蹇理菴摠督

上到在慰諸邊事情不過如此恐

上意既動承望者又至此不候所以汲汲也適
閱臺書至弟頗以微言規之內云輕敵而敗猶
愈于避敵而全宜從寬處以勸後來之敢戰者
顧不知于事理何如然其慮蓋遠矣

穆敝吾通政

蘄鎮切近輦轂每一中虜則聲先上聞此不才
將領所以專事媚結苟支目前而不知其流禍
之至此也大疏八條真該邊照魔鏡會當擬嚴
旨法在必行耳罷將敢爾橫行棍徒敢爾虛捏

處之甚快但此輩恐必有依憑城社交關引薦之人拔本塞源更新高明留意

武秦川副使

承示貴部夷情西河彷徨中卧始帖席已留虜虜突雖所在當防然遠地生地料其未敢長驅而陝中近方晝收番之策番收則虜益孤公臺自此第以嚴靜鎮之可耳頃新橋堡收番據其情形殊類狗鼠而該道報揭張皇以攻撼城堡爲各省中亦迷望塵而駭有番虜交通之疑妹

一文肅公文集

卷一

三

周二曾尚寶

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卽如墾田一事向來人抵掌以爲極敝壞又極可爲其始終言無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番中間豈無熟地作荒及隱占侵沒之弊且既

日開墾甚難而前撫按之紛紛奏報墾田豈得曰非欺也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於策虜則斷自詭爲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間耳決歸則虜之決不歸則絕之口稱歸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邊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脩備一日不知經畧公何忤於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別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幣不厚羈縻恐喝只在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中令之握手呼同乾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也當弼苦爭敵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膽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韶賈似

文肅公文集

卷一

三

項之覆轍可鑒也。新督帥實不佞所薦。故太宰以爲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畧者。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鄭下。不如待鄭功有緒而後用之。今魏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描模之外。且使其疏果保得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以萬舉萬中。則僕當望下風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

文廟公文集卷十二

三

一空。而前代征商權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生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提臺相過。勸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畧事定。而公顧欲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乎。危乎。開市遲遲。一說僕已先爲首。公言有識者果不異人意。且喜。冊立分數已有七八。使其必變。我復何留。使其必不變。則我又何留。適兵道有承差來。傳老母近有微疾。小兒貽書獨寄姊夫。而不及父意。甚疑之。公此將衙勸我。恐則天下豈有無

母之人耶。從此答書後。恐不及再相聞。千萬自重。千萬爲國家邊計重。

房倫吾兵道

外示虜情。邊備整鑿。破的向畧。陳小疏中意。正在此大抵。節年養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道。而其他受挾弛備。次之。今噬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下着漸次修補。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徒手搏戰。其計必出於欺欺者之計。

文廟公文集卷十二

三

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紛紛一場可笑也。僕正在閣中言及兩川建堡議。成一節而問之。崔御史則以爲難入。衛兵議撤。僕大以爲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種掣肘。如此高明。既實見得是不妨力請。該臺太行在廷議論。雖多然善均必當從衆也。

鄭範溪經畧

教至乃知有上首摧敗之耗。蓋自堵截借路大

議行後不佞猶拊心慮慮恐言之甚易行之
難今一舉得算自棄校枝想撫戰機宜在
矣閣長初意本欲待翁再疏別推揔督弟以愚
意言之若爲事體請則可許爲人言而請則不
可許況盤錯入手游亦有緒而中道委之他人
爲國謀爲翁謀俱有所不安也捨酋外懲內夷
辰下必去無疑但不識可乘此將火酋大作用
一番成甘陳千載之功否重購之下謀勇必出
不候庇在宇下不勝得隴望蜀之想輒以此復

文肅公文集 卷十二

鄭範溪經畧

水泉大捷部中已據塘報畧節上聞奉有溫旨
不惟借此激勵士氣亦使翁神意舒展游亦愈
利耳套虜既大創度其意不出兩端或以扯火
二酋是其唇齒相累之人索性要之併力拒命
以圖報復或未指市賞之利落得歸罪火酋自
解此尚可乘其震動大黨將合未合之交驟馬
驅而緩頰下也適少年諸公又倡言虜王必不
歸此亦恐宜急爲諭遣但要得彼中悔罪畏

實情實語則當事者便可毋惜小費以防狐疑
旁落之變敘功既已令該部早覆早行外不論
夷帖此乃回風一箭極得力若卜酋來輸款且
以計縻之使該邊之裕力專事兩川則火酋無
能爲也此復

張摠戎

頃經畧信至已畧陳麾下得邊斬獲之功虜輕
中國久矣此一番譬之勝局爭先着數將來擒
縱次第便不礙手然公之智勇乃自廉仁得士

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八

心而偏裨未必一一同趣如教中所謂沿襲故
套當遂指其人早更易之若而在而在而爲之姑息
又落套矣外示乃必然之計而七邊齊舉似未
易言此練兵選將之所以急也僕正慮首級論
功必悞事臨陣之際能保無爭功奪功否耶此
事更難處後便幸裁教之

鄭範溪經畧

套虜從中挑擾似未可以故習玩之大疏責成
一說確是先機其火酋雖非入犯之時然因緣

生事掩襲報讐不可知翁既得要領生擒叛酋
便可乘熱布局收絕漠之功昨少年之舌在此
一舉也不勝喜躍欽遲之切

萬震澤僉事

方今制虜第一着夾在收番全倚公一人首事
今虜鋒既熾則番氣益壯而我亦可露檄爲之
主盟壯哉功也三賢相得操筆而前使王庭空
幕太白懸首而不佞東山一枕安矣

梁霖宇贊畫

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十九

擇教其悉兩公籌邊策虜事破的蓋不佞向
來陰主分別順逆之說以爲川海卽未必蕩平
而遠交近攻尚可次第措手乃茲卜酋敗服火
酋逃遁而順義又可保其必歸諸番又可保其
必爲我用頭頭勝着顧反出始望之外不佞誠
不知古人當此何如若就今日見之亦可謂陸
剡水斷雨驟風驟赫然旂常之伐已乃來教示
以勿虞道路流言夫使廟堂而果虞流言也則
諸公有今日哉顧世情悠悠畢竟以說夢爲真

境如近之望公者尚欲追虜以爲戰無不勝不
必藉保番之力嗟乎士大夫識見如此不肖不
憂虜也憂邊疆却數湊合而諸公顧畏首尾未
得盡行其志耳來教剖析利害使人滌耳洞心
何不遂以斯言徧曉朝士懸萬無一失之券以
卒就萬世一時之功哉謹此附復不備

鄭範溪經畧

承示處分卜虜罰服狀恩威兩全從此着着按
局而行持之堅定應之從容則夷情邊計奚啻

文肅公文集

卷十一

三十

十全而已收番一說其爲便計何疑但不肖前
啟不憂番之懼虜而憂虜之嚙番今旣櫛柄在
我兩無後憂古人謂蔡功惟斷乃成尚何疑哉
昨又有揣摩意見謂虜王必當誅而降番未可
信不識門下聞之以爲何如大槩朝堂汨汨衆
醒不能當一醉翁旣實見得是功決可期月而
待則索性與之明白可否叟敬趙充國獨何人
也外費出環瑣該曹豈靳此以誤大計如一時
未應手但可隨便借支無煩于枉詆矣

鄭範溪經畧

虜王雖不可輕招亦不得放緩帳下智謀舌辯之士不妨物色鼓舞之有一聽勦舉人李鼎獻策一道火箭書一冊頗籍籍有時譽此等人不識可招之到彼盡其材用否

梁霖宇贊畫

來教未辱之前則經畧公已具傳英猷石畫矣凡邊事所以紛紛其失豈在今日然就使今人處昔日之地令言事者處當事之時亦未必不

文肅公文集

卷一

三

斂手相服也教中謂有智有膽方能實心任事愚則謂實心任事乃膽智從生足下試觀前後諸公豈盡無膽無智哉智施于文巧自營膽施于躁競勇進耳禁遏假道真當今第一義然喫緊在水泉一捷而後首尾成章公所謂兩策者其實虜入我彀則成一虜不入我彀則成兩公且措足實地先愚其次而後及其上耳假道既絕則請惕及西海糾番既效則又當謀及保諸至于東方十萬兵之聲勢莽捫兩川之版圖必

當使聲中有形予中藏取而可保萬全不然虜中未必無耳目也經畧公作用定何如與兩賢肝瀝意氣之何如紛紛之論向惟恐其不徒手搏賊今一酋一創則又幸兵連禍結可釀以爲當局罪矣予之初僕嘗一口言憂不在外而在內不在議而在人心公籌邊之暇盍姑回首爲洛陽銅奇耶萬念慮爲我道向往意餘不一

余曉山巡撫

文肅公文集

卷一

三

邊事至此恐全顧不得前人體面及下吏口吻尚望屬耳私教得密爲同志一言不敢忽亦不敢露也卜酋一創誠快或又恐其牽制扯會使經畧頭緒未能歸一高明何以救之

鄭範溪經畧

凱聲又至歡動舉朝即古所稱一月三捷何以加焉不佞向耳剴糾番初計尚以爲落落難合今立竿遂見影操券輒取償而悠悠之徒更安所措空蒙已適葉中丞頗懷事後之憂固是一

說然與其使屬懼而思報之可憂又孰與驕而
要挾之可憂也惟順義已訂約于初九日行而
延展至十日之後恐此屬尚有他腸畢竟乘勢
早驅爲妥而兩川効力諸番尤當預爲將來犄
角之計萬一屬未能報我而先擾番則血脉遂
支離已不肖奉奉萬里之憂特在于此惟留意
幸甚

鄭範溪經畧

翁今暴露何所擔當何事而秋滿側內之恩尚

小疏公文集卷三十一

言謝耶扯首既成行門下又多設方畧扼其吭
背遲中豈有失哉而少年耻于言之不售且疑
且憾僕陰揣其意大似淮南王聞人言漢治則
怒言漢亂則喜而適者兩曹郎又以翁之報捷
爲闕長賀儀嗟乎苦矣適葉中丞言欲洩怒扯
酋華封絕市而以翁之平處爲失策然翁已是
九分功緒當橫槊萬衆中必無所撓不佞且藉
之吐氣耳

鄭範溪經畧

勘功疏到令人又添意氣如此光景不在翁暴
露一番人情雖稍功亦豈能盡昧本心以成爲
敗也昨李提臺又憂彼首徘徊肅境以俟水草
便利別爲要脅之圖大抵羣少撼摧非此即彼
門下只顧自己把得太阿柄牢耳下首震懼之
際受罰久而不決未必有他顧不肖陰恐東西
二部未必盡受節制東屬怯而太張皇西屬橫
而太鹵莽門下提衡其間使呼吸如一身乃保
萬全也眼前勘功故事且尚墮夢寐恍惚中而
其他何足與較惟閣部敘功則我輩儘不藉此
爲榮門下落得省事省文耳適見梁贊畫書乃
大有識見翁門下得此公亦洙泗門中子路也
使便偶及之不便

葉龍潭提督

報功之際門下獨自屏樹下不及一言惟拳拳
以練士招番爲務所謂小勝益急知其必辦破
虜矣生曩見沈參將茂言虜騎而戰決當以步
勝之今來教旨與之合若苗兵真可用境外之

事不妨專行適李舉人招蕃一說生新與經界
公言此時戰既利番之能格虜則他日亦必任
我之能保番但恐茶馬尋常之恩未可恃也高
明裁之

鄭範溪經畧

得教更爲之慨然曩時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
而虜無大業則勢自不得助番今我乘虜逆番
乘我怒爲合從犂奉之舉最是勝籌第此後則
當步步喫緊保得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

八肅公文集

卷

三

又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常山勢耳梁主
政適有揭見教願歸誠委計于翁乃知亮李成
蹊非虛言也

魏確菴抱督

仰惟門下雲臥方酣驟聞嚴召固知萬金軀重
不輕許人也弟今

天子西顧肝食以負檐相累非以爲榮門下辭
榮可矣辭負可乎每見撫臺公問門下起居狀
而喜其尚能喫燭對客借箸談邊此何心哉夫

亦爲方今世道安危關係不數人而未暇爲門
下出處謀耳巢由同志請卜之異日

鄭範溪經畧

自頃卜首被創則朝堂更有一番疑論或曰虜
王爲卜首所綴萬萬不歸或曰兩川之虜且爲
其黨報復萬萬不出不佞因戲謂之不識諸公
所謂謂戰者以口啐之乎以指挫之乎此博得
齒牙間微利而其中未嘗不怔怔懼也有如萬
里一吸一不效指而鼻鳴鬼嘯皆操左券以嘗

八肅公文集

卷

十一

主心則天下事去矣捧教乃爲之安枕竟夕但
得京虜成行則兩川去來雖未定已具有九分
功緒撫兵本曾摧虜翁索性委任責其後功以
國家大事爲重昔武侯用與斬馬謖用魏延疑
人莫用人莫疑固英雄所以屈群力也竊疑
燒寺一着真華陀割癰神手而虜本以奉佛爲
名聞其先斃首歸款原藉佛家權教攝持今亦
似宜毋絕其重許以建寺于巢牧本境則無詞
矣適萬僉憲亦自有揭至稱諸番絡繹內附

于胡越一家翁此段方畧決不出班定遠之下而或又以爲收番難矣保番尤難昔齊桓建鎮江黃後二國被兵而不能救霸業遂衰翁亦宜鑒此等徹首徹尾使諸番必能爲我援我亦必能爲諸番主方可盼長久安靜耳大抵今日多生議論以阻壞成功皆游士不得用者所爲卽今諸說之破則又有言火酋終歸于罰服草草而止又有言虜王陽以辭款我而陰召諸酋以八月大舉此等皆齊東野語而老成亦或信之可歎也

邢崑田巡撫

與公橫經之契淺而推轂之情深丈夫意氣社稷是念乃諄諄致知已之許何也扯首雖停市實經畧在撫剿之間昨已見其備罪書信歸巢之後未必敢榮正在公臺處置得宜耳其文法之末議論之多非豪傑所宜處也

邢崑田巡撫

擇教并示各夷悔罪諸書不勝欽慰生原謂虜

情在逆順之間定當如此操縱萬一牽制人言先聲不張信使不往而由莽襲王恢狄山之說則天下事去矣盧某等官旣得用益稍破格優之火酋已膽落誠募得行間敢死之士大作用一番亦千載一時也

鄭範溪經畧

承示虜情卜酋固無終絕之理但前旣勦滅一番今忽又三疏罰服了事委果太輕門下遲回未許是也然恐將來此酋必當收之以全力專

水庸公文集

卷十一

三十八

事火戰所報斬獲雖少然使彼知我有備頭頭觸網亦足爲後來大舉壯威耳

鄭範溪經畧

類報一疏讀之有虜在目中狀此安上定下九再擒子我氣旣壯虜知其無能爲也堵邊借路之

言雖下而該邊兵力恐倉卒不能起手流虜如麻開門一線當更煩神用提撕以保萬全耳招降納叛乃弱虜要領而就中審察情僞將遲安

棟亦不等閒其目前操縱虜王認罪之僥倖獎
繁文告之外亦須稍示以武備不然彼夷有耳
未必可以虛聲喝也擒斬功級既真似不妨隨
事報聞外諭并領附復不脛

邢崑田巡撫

承賜答戰撫密畫云云如此卽常山陣法已具
在指揮聲款間何不遂謀之經畧公使急操先
着以往百舉百中也第不佞竊觀順義侮服雖
減而其氣已衰其權亦已旁落恐不得遂倚之

文肅公文集

卷一

二十二

四十一

爲從約之主此又在諸公相機設變于甘苦疾
徐之間使之樂從而無後患耳外所放二李火
器似奇巧又出所論之外李舉人門下收之爲
用未必無益僕亦未便語之以曾薦門下可否
自在公耳

王懷棟巡撫

捧教該邊積弊至此罪不獨在將領然與其人
人提耳而問之不若事事徹底而查之
明旨雖細閱三年內事然追查已往正欲明白

見前何疑之有哉上首新敗乃倉卒調兵聲言
欲搶瓦剌此其意必主窺邊門下策之是也先
有該鎮傳言此首已服愚竊與長察言虜創之
後怒乃常情服者不可測也今弩機發矣尙豈
得不防之則必當如郭中令趙管平遺策有後
應毋先挑有堅守毋必戰而順義諸虜情形未
敗者且委計經畧以虛聲款語激之使塞外多
譁一日則落得塞內多備一日耳

鄭範漢經畧

文肅公文集

卷一

四十一

至決筭精彩若神扯首卽未東還度其情形
已在目中

溫旨既下翁可從容展布而生等亦自能儘力
主持矣蓋曉曉之口其在壯者已似覺索然而
南中方人人自以爲頗牧正可發一大笑耳小
說苦詞不達意至于事理乃愚夫愚婦之所能
知而不識果能爲邊臣助臂否觀扯首與火首
二書則扯首便可離之于火首而火首又可離
之于扯首諸番又可離之於諸酋天下之事愈

從容則機括愈生翁其專意外事以趙營平郭汾陽自待而其他摠付之不聞不見可也

李臨江巡撫

承示傳諭虜王往返輪服之狀具見樽俎先聲咄嗟妙用一帋書賢千十部從事達矣適聞虜王見有差人到經畧公處想東邊決有定約更望門下審諸恩威之間勿棘勿縱則邊方莫枕可立而瀕也

魏確菴總督

事孔棘而門下既抱有越俗之見笑前人之未工此復可逡巡小讓爲哉大疏侃侃然非愚懂所及然不知廷議所謂分別順逆者何曾謂某酋必順某酋必逆但就一部一人而言今日順則今日縻之明日逆則明日絕之又如陽順而陰逆則我且落得陽藉撫形陰修戰備此國家威信當然亦以邊備積弛不得不然也卽如教中謂經畧日夜求虜夫使其求虜而必如宋事大費大辱則其勢自不可一日忍今虛聲款

竭何名爲求而塞外多講一日乃正足以資塞內多備一日有如涉夏虜馬不歸或再有鈔犯及分外要索方訟言絕之則門下定謀固在也何遽言出無所爲乎今區區數月之事幾不能待而待數年之後則恐門下能必之已不能必之人且不能必之國家財力曾未及期而七塞已墜然矣書生之處倘未必無一得惟高明稍留意聽之

鄭範溪經畧

日新總督飛章請戰而人情愈岌岌矣然鄙見則謂必得彼處事機湊手其氣始壯而扯首遷延乃爾萬一彼中有人覘我謀議異同愈生猜阻則柰何川底之約更成閭動要之保得扯首移帳秋高必不復舉則警番請路摠係枝葉忌者終不能構我大罪而督公新被煩言譏訶恐亦無遽出梗撓之理但安心定氣期于必成可也

蕭岳峯總督

適得經畧公報尚未有屬主檄帳確期乃教至始了了已經畧公頃雖伸威于西然照顧東邊諸虜不門下一面隄防一面撫諭先使虜巢勿動以待扯酋之歸此敕開不控拳其勞効豈在經畧之下也京師少年至今尚苦爭扯酋必不歸兩川必不能驅虜今定何如但扯酋歸後更望深思所以待之莫沾沾見喜莫棘棘生疑則又在指麾妙用耳

李桂亭給事

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不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不必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歸何以保安疆土又云姑羈縻以緩他變爲久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爲防禦之策此聖人復起不易矣愚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肯綮首既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畧既欲離火真于扯酋則不妨俟其再合而後誅之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嚴尤之策匈奴郭令公之制回紇以及趙營平班定遠西畧斷案症

班可攷也教中一則曰過辭一則曰悔罪夫狎子野心直患其悍然不遁且悔耳苟遁且悔則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而乘其間以益修戰備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謀漢漢不能誅李龍等日夜詭形逼我而我反欲誅之愚以爲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勢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筭後而後可圖前僕觀比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遠見與尋常不

刪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葉龍澤提督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所聲罪首惡卽所以堅和好是已乃首惡之罪無所歸逮遺之火真而偏追論消沮悔禍之擒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好之能堅革王號斷撫賞在擒酋未東之前猶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真而彼業亦稱徙牧內嚮矣譬之市中群鬪但患其構而不離若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鞫其心曲要遮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

如殺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以東邊任責難即如大議革封則宣大又爲戰場不遂爲東邊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遠家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河之衆使誰人任之夫捨舊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爵地稱大唐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

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四十一

八班定遠扼竒立功而及夫究竟持遠之畫見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魚而已先是經畧之西也周尚寶聞其欲以空口掣歸櫓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此一步可以專事火真今捨舊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門下又以求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賢之所難而責經畧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

之二捷耶捨舊之肯辛面受約束即若此若果誰爲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敗之古人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矢可不爲之三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反爲中國之笑耶背後有他如公所聞然堂堂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禦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虎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

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爛戒美成在久莊子格言不肖芻蕘雖狂儻亦可採千萬之一否卽今火真雖逸而西邊信地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保川二者已足令門下屢事至于局外規恢請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爲未晚也外論火器真禦虜長技李生門下旣知此人請自以尺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即如議起用之亦嚮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

論頗不許經畧既與之同事乃嘆服不容叩求
教謂慎勿聽過臣則公亦邊臣也可盡瘁乎臨
書不勝肺腑相成之切惟鑒之

梁霖字贊畫

來示以策虜便宜盡歸之經畧乃經畧又以幕
中之畫盡歸之足下兩賢相得如此

天子豈憂邊哉顧今之倡異議者非他人即同
而其說自革封絕貢之外別無奇畧所謂一
敗而萬有餘敗不倖斷不以垂歔垂去之身

清八文集

卷二十一

四

田同附和也經畧公主斷顧不當曉曉足下
謀故不容嘿嘿乃來教專責生等以主持而
憤在京之疑議殊不知弩機不在京亦不在生
等亦不在經畧足下既保萬全請即以告生等
告貴鄉與閱視諸君而天下事定矣顧虜中萬
一有細探知我疑而欲絕之好人怒戰驚判在
俄頃呼吸間此誰人任之今後生抵成執獻納
自愚之說不知今日之事乃唐事非宋事足下
試觀郭令公之禦突厥揀縱何如也千古斷案

聖人復起不能易足下第勿自疑且無疑于僕
則幸矣暑中暴露珍重珍重

鄭範溪經畧

方答教頗悉時情一二而續札所謂創虜王戮
火酋者則其說之所自似亦已了了恨廟堂無
人敢用漢武帝難狄山之法徒令英雄短氣而
已雖然事至于此已一着穩一着翁旣保得虜
必歸無過望于我則冷眼可以看世人之熱
而又何以匆匆置辯爲哉我只擇其環中以

清八文集

卷二十一

四

休塞外保番則其餘皆枝葉已魏離老又上
二疏閭已咄備發行此老之性要在喜人宗
已而識見氣魄固非若新進之孟浪也幸少加
折節和調以濟國事此又根本第一義高明裁
之

鄭範溪經畧

連得兩教譬之啖蔗者漸入佳境不佞臥滋帖
席矣虜王之言旣爾爾就使河州果在行可逆
其詐追其往乎今籠駕招揀業已步步嚙緊第

不知所謂水凍草枯者真情乎托辭乎有如眼前且欲支吾卜首熱面則我計不知連卜首收之使之得小市以爲功彙詞再留中國之重未失也火首暫離據土恐亦有二說或遠塞避我或糾衆謀我若虜王雖未行而挾其悔賴口詞以折彼恐亦不煩用兵也帳下行吳梁二大翁又能傾心委之此一身肝膽手足既得力則其外即有些小異同固無足慮然耕輕折軸理宜防宜示生等過便得轉移其間也收番一

入肅公文集

卷二十一

四

既資其用則恐亦不可空言慰藉即有小費亦所不惜但保得將來不復苦番而我能爲番主否境外之事法得專行况茫茫萬里而可須奏報耶此復

郭中宇巡撫

捧教疊疊安遑大計據川之說生去年聞之榆林房道雅相印可曾以訊之當事者今來教及之此即裴中令之蔡功可斷其必成者也但不不知財力果堪辦此而道傍築舍之見又不知何

如耳順義決歸然以其遲延邊外日久群疑又生甚而謂款番皆可虞憂慮必大舉如此紛紛使人從容下着不得凡但知經畧功成當召還不知召還之後人出意見以賊之邊事方可憂耳勉之自重古來豪傑舍沉審境當四字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

鄭範漢經畧

个肖一日未行猶未忘邊事一日之處茲得大爲之快然第彼狡屬屬意必當別處之無所

入肅公文集

五

你之地任其瞋目撫劍獨霸一方奈事機不他生兩人正在告恐他公竟狡鬼心耳然虜既決歸彼與已阻八分翁但信心信理不沮不怍可耳此後恐開教無期千萬自重

蕭岳峯總督

經畧信到已傳虜王必歸之意望貴部約束之所在不審執事者操縱何如茲接教示彼既掌天立信迂路趨行則廟堂西顧可無憂已仰惟苦心經歲游刃目前將來論功未必在走營平

鄭範溪經畧

自兩川戰勝後則舉朝動色生氣而所憂在歸
酋之愆期或恐更生得失耳乃茲聞一得二旣
喜途中無失又知望外得其迂路川底不敢近
此翁之神威妙畧勝十萬兵遠矣賀賀

那崑田巡撫

始望亦疎及此浩望言將盡其能而不澤也
 革勇狂張振鐸期未審悉旬日新賊首謀逆
 逆又以似木銅環帶賜賜町事者幾正變亂其
 間看難處來教引而未發所謂效一應力在
 戰中撫逆事機靜取擒匪匪既經見前公所
 以爲子可也言其食服之罪可居職下亭示
 榮霖字贊畫財材未試然西清張公也

不獨見公籌邊之畧且爲人謀而忠自爲
止不佞之知公方有此始耳空舟揚海此
意氣之談言者甚易行著甚難乃茲仗尼
下經畧回俗半載之間如分理亂繼頭頭滅
藉此功亦不細矣顧目前又有二種惡感事敗
敗吳黨洞之徒難然獻疑其計兩湖兩鎮無
虞而外張草莽之衆吳復其雄壯首領者無
間遷延肅州境止必有後圖非盡戮之船燒
白截滿華之難也雖管委定遠復法然不能
本支事
端羅望之觀不故請以爲危亦之天下其
謂天下事策有爲之而難故若抑歎慨壯
然故先又有是步驟舉難通釋換之說議是計
毀喪難通得奏置舉事之成敗則爲兩途者有
如奔之而是以吳取爲匹是前簡朝殺整厚友
下月沙使三公持行祝聽如云身是則更笑能
保必成否故不佞滿謂故今謹告衆面禦外亦
以聖朝聖况經畧斯處與是不家同若年矣

狼戾敗事則將來更有禍人任責焉

已律人盡付道傍口語于度外可也閱視

公自志有操而恐其先入者急氣之言公當稍從

定計定理曉之收番之為石置極疑然平

加于虜以奉馬駟屬之諸將徐有疑焉且

將安施而費為發也蓋東歸而北之說且

鄭寬田巡撫

撫諭該邊諸酋云云嚴而不惡可謂片言

于三軍適聞扯酋已拔帳東歸兩川之寇且

遠徙邊事儘可為惟公臺熟思至計以佐經畧

公如哈台吉既表表當別具一青眼待之或得

其氣力耳扯酋至界當思所以待之莫煦煦慰

藉亦莫切切諛詞操縱機宜在公雖經畧不能

遙制也

邢崑田巡撫

虜王在途西邊之急解矣而東道主人正在興

緊之際蓋彼輩雨之初且疑且恐且喜且怒

夜不鳴未可以為祥也

葉龍潭提督

兩川虜退趁此急流縱擢批亢搆虛便宜自在

門下該邊積弱之勢目前且無恃兵多而恃兵

精毋專務激番而務保番毋先恃殺虜而事難

虜恐天下未必無難為之事而門下姑以定力

見行之目牛豈有全矣

鄭範溪經畧

籌邊馭虜勞已至矣績已成矣大行不

盛德不少諫古人云乎至此而尚婉

避得無為趙營平王藍田所誦鑑川公首事

餘餘將吏官實則惟來疏所擬悉從傳

更聞母喪天之困豪傑如此或將以大用之不可知也

張豫吾縣令

足下任事之聲久飢耳中前進必媒忌却行必見忍將來實儲在府實愛在民後之人能遂剪伐甘棠否也僕昨已寓書劉督餉此緇水一念之誠亦將爲公大用左券勉之自愛

蹇理菴總督

不媿媿數百言此京東防守第一務乃向來

既有二將官以修邊爲家苟且塗墍了事費于上一也長邊步步扶策東修西壞度終不能成萬里金湯二也今教中計處定費實支將官既膠手而地酌衝緩工分先後執之有表俟之有期尚何訛言之有哉聞視公不知何所作用當此之時軍情吏獎正當兩重翁臺宜會王撫臺相與調維折衷之

袁了凡主事

大議再斟酌一番更似匪人可行但租軍拙樸

二弊尚未見處分明自侯檢原教更參伍卒業耳天下事一拈手使難且如東南浮糧一事幸有周中丞力任親委然畢竟清得幾何而所聞吳中口語尚沸傳即公之同志反見有譁于南中者教中所謂未了心事讀之慨然老病相知且先爲公暴此肺腸而後圖其効用耳不一

李仰城提督

教三箋衛瀝肝膽且因示閱視公之相知不意中方寸爲之頓涼如公家世才名寧保無人疑忌如近者微文小事以一人一事曖昧及若認真與之折辯則其說更長而累疏乞閑恐亦屬文吏畫眉調舌之態不如已也幸一聽鄙言靜待躁忍待舅眼前參商將化爲和氣矣

盧石齋郡守

十五年催徵事已蒙大司農相信無復異詞但夏間頗有流言謂公催併積穀因而重追經綏舊糧充數本不欲爲公言但祈少思起謗之因

慎之于後耳 冗太草草

秦舜峯巡撫

學圃之冠未審其巢窟阻深黨與衆盛如此省
續教知已便宜蕩定而

宸扉不驚從大郎處施谷蓋古人所謂治于神
者嚴霜之後萬葉發春此門下經畧餘事惟思
威兩濟可矣

吳止菴巡撫

枉大教皆安邊至計竊賊雖屢嘗我而尚未

八肅公文集

卷二十三

五

詔旨譬我非有一旦飄風驟雨之勢而何遽
土兵之不可急辦也顧所急目前錢糧難處
而蒸米之說亦頗類斗升活計不知夷地可興
屯田否幸高明努力爲之

吳止菴巡撫

緇衆鴟張三宣蓋岌岌矣據揭中諸爵尚爲我
用且頗摧銳鋒足見帷幄妙用戡定必有期但
萬里之外轉餉調兵比內地十分煩費仍恐事
機呼吸緩不及事使諸蠻失其時雨之望則誠

合勝負未可知也大疏已下該曹自當曲處亦
望再加詳慮先處分目前而後可仰哺朝廷與
他省之協濟耳

潘印川總河

方今實事之與虛談爭爲雄長而老成恃其實
或以觚稜見傷後進飾其虛以曖昧取勝其地
之有端而補之無影以至于今紛紛無怪也若
下治河續効自在耳目原不與人爭功而人
論說能盡掩緣河內外百億之口否耶人

八肅公文集

卷二十三

六

如寄天命不常使狐狸獬豸果合噉盡含靈
翁雖吞景大荒未必無物色者不然且因當
益亨老當益壯耳

潘印川總河

明旨既定中外人情便覺帖然仍聞徐城積水
亦已漸涸翁既手握造化則其他更無可憂者
余主事真似可用蔡君已于月前行大槩今日
處翁之地客多獻言者請一切和顏受之而從
容商證其是非亦收人心阻橫議之一端耳

賈珍字御史

承示會勘河工疏藁詳委深切更無可疑公臺
即審知城中積水與外河無干則將來縱有淋
潦正如雨集溝澮無永遠不涸之理惟越早加
隄填窪無惜小費爲望耳

周山泉潛撫

徐賊水退弟久已聞耗而猶未得老丈火疑茲
及爽然矣弟嘗謂天下事皆可策惟河事難
天時有旱潦地形有高低人情又有爾我

又肅公文集卷二十三

七

思變幻皆足以成詭乃知天假撫河公之一
不偶然也適漕臺又以伏秋水發爲憂殊不
知伐柯之則不遠將來即小費濬築與遷城徙
河無端付巨萬之費于烏有者利害大小何如
哉諸河臣賢勞久矣當優叙一一如教奉行耳

潘印川撫河

來箋所示河道利害則

天子業以一切付翁非不佞所憂也徐方之支
離廣陵之辭勃與泗人之挑構今節節自有應

付下落翁但請放膽爲之若不佞乞骸得遂則
桃花水漲時決當幅巾奉見耳

潘印川撫河

前乞休大疏所以遽覆允者乃故人相勞苦之
私至于部議加官復官二項生等稟從其大益
尚慮有意外矛盾爲翁萬全必歸計耳乃留中
竟至逾時生等初亦甚憂以爲巨測既而微知
上意乃爲借寇而臺疏又相與交口頌翁翁拂
未定而安枕則有餘已今楊給事之疏新下
又肅公文集卷二十三

八

處撫按之疏續上部中得再據以請旬日之

決有明示

天丁明聖翁乃其拂拭注目之臣來教所疑何
恐出口生竊爲翁責拮兩說行則感恩止則奔
命此外更無方便別圖矣

潘印川撫河

承示祈禱疏揭敬已領教聞之道路大江以非
麥秋又復半荒以天道乘除之數言之則春乾
又恐夏潦更費荒度耳彭御史之言何足置辯

十五年事尚自有人任之其屬察懸動等情就使是真若因人言而匆匆檢舉則忌者不以爲事前容隱又以爲事後推調矣大抵當局老成清許中更當着五分閒暇如飲工之賞誤作次工則祥少年尚在夢中不可不一分明也

周山泉漕撫

頃之徐州一洩水而歡頌大騰群疑屏息信乎大事者之先識見也勞而不有乃盡歸之該以河臺意合則廟堂亦何難于相成第古人謂爲君子是又一道耳

潘印川撫河

承示引年留省不肖雖未敢贊一辭然豈不知其苦翁累翁謀相爲脫籠解縛計哉第事勢至此亦不由翁亦不由人必時與命會瓜熟蒂落然後爲無悔耳見今河事正在安危閒而少年不遂方更有以薄爲濫恩者廟堂此時張翁其迹愈疑故不若安無事俟夏秋畢防後稍機圖之然亦不可不慮也

保家無一事身無一疾翁昔年坐錮廢憂危中尚能自遣今獨不可借境攝心因幻修幻耶努力自重

韓貞齋御史

不肖爵父子塵肩極矣年來遠寵懣罪且不暇給若儼然建坊里門稱官則益愧表闕則何功乃明公被之以莫大之業而不佞且釀之爲莫之戾其敢不引分深辭爲老母惜稻計哉記

甘公文集卷二十三

不佞猶不敢當一以助本州開河其一以資八義田公臺特舉旣過分之甚而地方又別無一事可借以行惠者故不如從中徑寢勿下本州之爲安也謹謝

光蘭憲巡撫

遼事方殷該曹自無吝惜小費之理第節年市馬給軍耗損多故若乘此修防之日整頓一番或官自團養調其饑飽勞逸縱虜馬未必盡全不至累軍累國如目前之兩困也幸裁之

王鳳山巡撫

鑄刺將官其勢既難盡絕或可密移兵部使事
過而處之何如汰冗一議雖其數不多亦可少
佐虛乏不知此外子入衛兵馬中可畧裁一二
班否

郝少泉巡撫

教內所言待賢將以禮待庸將以法法之行自
門下耳若禮必有與共守者頗聞連帥副提
四下府縣小官章縫下士皆抗行不下棄體
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如塵土此何禮也過張戎政見過談此敢以
門下引而未伸之意

鄭範溪經畧

初讀大匠精言虜事類不以萬物易錮之翼者
及賢子賁續教來乃不能無介介于多口欲遂
為引決去就之計嗟乎功成身退天道固然太
公之表東海何遽出負康營堯後耶乃區區私
論則謂大夫尾勉一生仕必立功隱必謝節
豈有汶汶泯泯抑鬱懷喪以逃文吏之口繼生

等同志能明左右之心迹將來遠聽傳訛史官
承誤亦有生之至痛也翁高明豈不達此顯此
以復

鄧叅將

僕念如公才不患不遇恐久煩轅下無所發其
精采今海運防虜兩大議炳炳動聽矣弟如公
言事海則當廢漕漕廢事河河淮之民無處所
若兩事則斷無此勢方今司農空乏云何而
以域外事也輕車火器此藥和平少試用之

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言但尚未見虜度亦可支窄隘否千百騎突
原廣野汗漫而來一車夫防萬車盡廢公當
更熟思之僕亦且緩頰當事盡公之用耳

王復齋侍郎

承示南都恤軍諸便宜不遇調停于預支正支
折色本色之間有先後而無盈縮也苦心妙用
敢不仰承其兵曹會題減存月糧雖小為破格
然患切燃眉亦自不容膠柱矣

王雲泉御史

京管大議四條鑿鑿中窾而內一條爲將才尤喫緊大抵今港滯之將多貪而自守無援于官禁無交于貴門者大司馬方注意別白當亟如來指奉行也

杜亂臺堂科

故事南省章奏無副封見及者來揭乃特爲鄙人破例三復讀之覺其引義甚正持衡甚平乃杜中之長厚而其他則低昂在該曹毋庸置已方聞南軍政久敝而將官有十年不調者

賈西池巡撫

承示條覆清查事件大抵于舊貫之中從實從省上不抗法下不拂情其灼然可施行無疑也外屯賦一事最難清楚茲如所議明設寬令與之更始則官吏之隱濫自出第祈向後更留意聖荒毋仍襲虛文爲快耳

徐仁宇御史

近來軍犯發過之幾乃不肖親見王司馬原題

固有說也今議雖報便然僕猶欲師其意而通之乃公臺爲寧前主畫以邊實邊則恐該曹雖欲異議而不得矣

彭念川御史

邊也政敝乃寮長得自見聞之直擬稟特致詳謹比該曹再覆疏至則亦未見有確然處分者大揭歷引舊制議遣專官生等樂于言議主行今日適奉

旨以除官擾民爲疑

王德意容更折衷其間耳

張滄涯巡撫

方今天下之患在老成輕退少年輕言而至尊之令不行至公之論難奪此當事之最苦而病夫釋肩解縛之所以難也今宜留者去宜去者反留世途光景如此老先生卽高隱雲臥能遂忘魏闕之憂否耶

董潯陽座師

今天下穰穰皆爭牛建言而其實皆以近來留

中頭多士大夫陰利其無害而藉以爲名若直
持忠用義膽故嬰逆鱗起或杖下則前有楊椒
山後有鄒南阜要使

主上知人臣亦有不爲爵勸而祿勉者未必非
格心一助也至于語次及饒正郎乃正直中之
處子方今朝堂群少相與籍籍有言而甚者謂
小子薦饒陰實阻之茲得令孫霽靈一聲使天
知我輩相取原不以通家而以意氣又知言
所親使小子

肅公文集

卷二十二

十五

則密奏表于天日則師與小子皆當以令孫
益友不學之訾非所敢聞命已傳聞第四小
疏已留中此愚母子之生機我師手札中所聞
更有犯顏逆耳之言不知何日傳之夫

主恩如此大臣苟以逆耳犯顏傳去則爲負天
地負此心然使苟避犯顏逆耳之嫌諱山陰之
事而不講則等之爲負也今萬譴甘之矣寧要
之變寧忘杞憂邊臣每事泄詔書今日發祭
銀明日降溫諭如慈母之照驕兒恐他處公起

亂之心而卓澤之豪閭里之俠亦將有以窺
朝廷也師謂何如苦冗不能細復俟得請專謁
面盡

劉芝陽撫臺

不肖嘗謂史行從人品來撫臺歷外任而轉此
如大匠試有成器于胸中其左繩右墨圓方
軫何疑也卽今三吳士庶雖仰止方新而不肖
已于十年前耳剽及臬公祖及家駁亡弟之
至而知棠陰托芘之所矣謹謝使者之辱

肅公文集

卷二十二

十六

道印

公久諱世外之緣譬當沒齒不意一出支離
至此今眼前法友鳳洲與麟洲俱亡觀門閒寂
香火蕭條尚賴師默佑我歸然一身爲荷擔如
來耳承教知惓惓見念之意鳳洲去時不亂足
見逆力但天生此聰明男子使再假數年成就
更不可知已後處者起色身尚強可不勉乎家
幹僕成倘歲資時缺不妨自言此事非所當避
嫌也

張平野貢士

逃空數年不能得禪那一分氣力日夕反側流涕于寃親聚散岐路東西之聞足下華胥夢醒念我舊游令人愧且欲夙膺圓花神尚有主人遺愛乃聞敵園松菊強半已折而爲薪足下倘掉頭一顧池蛙梁燕或尚能鼓吹詩腸毋設作北山相誚耳

王會泉叅政

靜攝中乃獨肯皈依大醫王此宿根也當

肅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七

間善事成之焚修乃落第二義兄老作禪旨見賢倩處石刻大書不遺我一語而偏好形人之短此不審如來法寶中竟是何等義諦拈得病中有戲做米字于廢揭者今漫以呈笑李繼泉兄盡品直爾大進奇哉案頭倘有不落款扇遺我一柄何如

梁霖宇贊畫

不肖適聞母病方寸亂矣乞身之後所憂過甚紛紛將來國家大慮必在于此葉公膽勇言

量不足公既知經畧之是萬萬不當爾可謀國也扯酋之歸不歸只在夏秋數月不肖業有成言決歸則受之決不歸則驅之驅之雖不得而口尚言歸則待之待而後戰使曲在彼得無與足下指合乎方涕洟中聊此寓信不一

劉和宇詹事

第四小疏發六十餘日又未得報蓋疏中力舉

陰自代知其必作

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非敢借此博去也

肅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八

真可憂如公之言則僕之自引當益力無留寧無伊傳孔子即有之能信于已而不能信于人能信于主上而不能信于天下安危事重非可試嘗兄其亦爲我三思否山陰之在閣係不淺僕所以望公之大而先以其細規公爲社稷不爲一人也

與閣寮書

三十年來閣中套數至今日一變出相援去相

留憂喜好惡無不相同豈非弟遭運之幸而効
久之日也經不云乎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夫恩
而至于害則後之人誰復肯求恩于我輩哉方
弟之四度乞還而不得也老先生所以見留者
節節有名或曰起家未久不當去今久矣則又
謂相與數年何忍去或曰是非擾擾之中不當
以發憤去今是非定矣則又謂無故不當去或
曰陰王老先生未至關中無人不當去今至
又謂故人新聚首不當去或曰老母方安
不當去今病且不安極矣然則世上安得
此六通四解之術後盡無一事畢礙而去也
且老先生昔欲相留何患無詞過此以往將其
端愈多其說愈長而最堅難破者關臣去留同
官不得主張之說也大馬病甚而言去則曰奈
何遠涉病未甚而言去則又曰奈何張皇然則
爲弟計者除是別尋事端以觸怒
皇上求踈諸老又除是目瞑口閉萬無生理始
見信爲真病而可脫身耳嗟乎苦不亦甚哉書

氏亡妹乃老母之愛女降臨寒門母病轉劇如
此情事乃是天絕我老先生再以

三上爲辭不肯一舒手相爲解縛則是人又絕
我方今四海窮民不肖一人而已病中揮涕乾
筆語涉不遜惟亮之恕之

張洪陽相公

三十年來客勿故事歷歷在眼曾見有今日我
之同心者乎要之揔爲國家不肖不敢私謝
官傳舍原不擬長侍左右而疾病趨之乃

曰意想之外造物者或忌而爲之挹注或憐
絢之藏拙多不可知臨郊執手使人動心次
日解舟而南檣櫓下上于蟬聲柳色間頓覺此
身別是一副五臟自此靜調何疾不已且喜四
川丈一入而傾心天下事尚可爲老丈幸苦心
強力作用一番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此外千
萬珍重臨書悵悵

石東泉尚書

魏督公鄭範溪皆是邊才

朝廷既已爲魏橫鄭赫然待之如神明亦當畧
威首尾視其成功何如若疑而用而又疑徒
仇之灰心藉口以事權中掣爲解耳寧夏雖紛
紛然將來檻虎之勢非擒卽走獨恐招虜習賊
目前縱有功去後未必無患要在門下以心審
大機執持初議爲主貴鄉張鄭二司馬恐必不
可終廢顧吏部具言張之才畧目下無雙而時
不聞物色何也聊效野芹之獻惟鑒之

牛春宇巡按

肅公文集卷十三

手

之役雖多束裝而尚能讀實言半部私
印于同志謂此書必傳自今當更求明臺于
人品吏才外耳確菴公品格自定乃本兵一面
請劍又一面誚責此何體也陸諭德之言甚公
間亦嘗與確菴相復駁論欲其酌量戰歎不宜
遽笑鄭經畧耳

李及泉巡撫

言臺之交際不施于鄙人在事之時而施於行
後此意古矣近時大臣去國不以上忤則以八

言如不肖真可謂兩微其幸顧自揣薄量已盈
更博盡有餘之名有餘之福而去夫庸知天
不假寵而益其疾也不肖止爲桑梓經營得
一好巡撫乃銓曹終以自違從腹嫌于調簡其
議竟寢卽此亦見病夫之無能爲已敬謝使者

申珪臬相公

別二十日而抵家見母水陸馳驅一日數百里

必見者或以爲神而不知鄙衷猶以爲晚也

令郎見顧與相談說生平感歎涕下誠日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三

三

其銜結不終以負知己而又苦風波之際
兄獨當補天障海之勞不能如弟之解手
則弟也雖強食能下咽哉今姑奉勸書悉字百
餘恐愛忍辱努力社稷之計而從容學會向偕
隱顧未晚耳

王鳳山巡撫

虞煩在途僅二十日而涉三千七百里之程敢
不勞然博得病毋早見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顧不知向後風燭之勢如何耳外示胡君參疏

幾平獨犯合朝後生之意氣偏而識見小如此
自是篤實人前年曾謬薦僕而忘者幾
公處之得此一取乃更見師生間原無一分偏
黨僕方爲之喜不以爲憾也

石東泉尚書

類此病母湯藥雖稍能支持然甫踰四日而羅
風潮之變沿海居民棲住屋梁大樹之上屋浮
板則盡化爲烏有耶如寒宗王承芳一家老
一僕室盧鷄大了無子遺而其他可類推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英民至此饑荒且未暇論有如流言果信
內窺亡命外構而方內益岌岌矣今目前

惟有早降

恩綽少收人心而萬億之命方倚門下爵巢林
烏鳥不敢言朝事而言鄉事誠傷心慘目非得
已也

閩中公啟

近者母疾愈綿身病且劇鬼神之忌不肯甚矣
尚敢開口言及時事耶惟是桑梓積荒遺穀

波風潮異常之變流屍塞川哭聲滿野真耳目
所不忍聞見而昨又無影妖言敝州嘉定上海
之民爭門爭道而外者縱橫如亂麻此非奸消
息也便中更不惜緩頰

上前寬賦減織以活須臾之命則愚母子與受
賜矣今書生未曉安危大計不憂腹而憂邊
主上雖聖明亦恐未必信撫按而信翁不肖草
能見一簡不能答而扶憊勒此數行幸恕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許張二相公

老母七月見兒之後謂其自此心安得從容調
理今則又以假限將滿轉憂轉病矣
聖主之前可無再煩一言始終成就之乎不肖
今已歸隱與在朝不同一字不與人辯

壽官

官二大事不肖更不服辯近爲此疏中畧不
自明止借以形容乞休之意原不爲此使

明主優于即九而老丈亦不嫌爲之聞言毋子
人生係此一舉適聞邇來官庭注習方隆不肖
以此占天下事尚可爲萬千之祝無他但願于
厭煩中耐煩多事中忍事朝夕獻納之外或亦
須多引老成同志託之心腹便

君側常有磊落正人翁之直道得行而不肖在
遠猶近今觀此事勢則閭長必不可輕放而鄭
四事邊臣必不可輕動此又爲社稷不爲諸

王公文集卷二十三
李修吾學寬
字五

足下近來聲光杳不相接茲得教乃厘親
使走數十里而辱于猷畝臥疾之廬則感喜又
出望外矣病毋賴天之靈與足下之芑晨湯暮
藥尚在支持而不肖此歸真一絲繁九鼎可謂
至險亦可謂至幸矣杞人能憂天不聞能補天
婦能恤周不聞能造周斯時豈不肖出頭強
之時耶但保得赤子心腸道人面目爲餘生
酬報知己之地耳捨得篋中有些小器服附壽

尊太翁惟鑒之幸甚

江纘石兵道

迷中車駕往返竟不及知生苦極矣負恩當
夙饒舌當夙僂蹇不前一步當夙因陳情而兼
援山陰自代犯

上所怒當此然死而得藉口母前實所不恨而
我公更毋作理外想矣

謝賀壽

者上賴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三
三六

予告將母知公故人必相爲動色也第使
工詞曰稱壽則豈有母呻而子嘔朝嘗藥而
暮飲酒者禮自當辭情自不忍不辭有如僥倖
晨昏無恙則公臺乃可飛一觴賀我

周二魯尚寶

連奉三札乃全是阻中之勸欲以不出養其出
而愚意則勸亦不出阻亦不出天下信之亦不
不信亦不出蓋眼前病母乃實境背後人情
乃幻影使不肖義當出情可出天下事果可爲

堂堂丈夫決不怕人疑謫而阻亦決無使天下
人不疑不謫而可名任事大臣者也今日乃
是物錮我病親泣而留我且落得自屏于疑謫
之地以污我只以小兒應舉一事言之使今日
成行則謫者必曰噫甚矣其身且出而不避嫌
也不行則謫者又必曰噫甚矣其欲出而先避
嫌也世界至此直是別殺好漢我輩且保得上
皇天下不疑知已死不怕閻羅王耳寮長

王丈肅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

地獄豈可平白賴人佞

心之後只合自認罪使

上怒解而從容勸之未必無益耳

方岱陽御史

小兒之行也不肯拈得兩言送之天日在上誓
不伏盜賊之名載籍以來原無錮子弟之律斯
言也雖孔孟復生可以質之無愧但信心無干
而世人之知我罪我非吾事也兄以爲何如

甘紫亭按臺

吳人聞有蠲停

恩詔如獲再生然又在有司處分停受如敝鄉
之海之種花高田斤兩無收種稻低田止減分
數若一槩儘低田蠲折則甚災之民鼎沸矣幸
裁之保甲鄉民誠善政然前臺數多議及或竟
震不行或行而輒止倘亦地勢人情使然而正
官于頭萬腦亦自有精神管攝不來處乞再訪
以者何如

江續石兵道

王丈肅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

疏小及時事益有深意使

上自思庶幾不復見強耳石司馬擇巡撫之
說良然西北邊事將來決不妥當事者必欲責
備扯苗以必不可做之題目而因借以振暴經
略之短兄所謂魏公之計亦踈踈不踈僕所不
知也知區區前說之是而已急不作手書幸亮

劉芝陽撫臺

聞吾臺徵糧檄下疑議朋與而昨聞之徐少
浦舍親所徵乃正額通糧非停緩帶徵糧也如

此則聖佛再生亦自難每人而悅但望以此意
告各司使傳諭曉然不成驚惑耳先是緩徵
與不肖曾面質宋司農與其多緩一分不若
少蠲一分以杜豐年帶徵之累而司農大笑以
謂帶徵乃皮面之詞名雖緩其實蠲也今愚
竟爾偶中吾臺勢不能回天則望少權衡于新
舊緩急間而人情國法兩全矣

江續石兵道

止裁報間忽有傳州人刑揭妖言于西南

門者其聲不可聞要之揔爲徵糧發憤而
上官意正不然也據敵親徐少浦及本任
府新陞沈徽州皆言所催乃緩徵之外正額積
逋如此乃極光明正大之事雖聖佛再生自難
假借而愚民無端好亂至此可痛可恨然察其
所以止緣各州縣未肯實以撫臺德意告人而
以房又陰利其得以影射舞文巧爲騙局先是
妄言未布之前不肖已于撫臺答書中勸其速
出榜文遍諭各屬以急正額而緩帶徵之意彼

時正慮有此吾臺目前雖得替手而餘累未釋
再以已意密起撫臺早發而榜中不可及妖
一字使豪民得借以脅上官大非地方美事
也特知敢直布腹心幸秘之

王對南相公

近事乃爾爾使人駭使人悲老兄之當此直苦
矣蓋天下之望久陰屬我丈但未知作用何如

問弟弟曰明者望影知形公等不見區區
毋而悅出聞朝事而不憂乎徒幸以韓稚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馬君實在也世緣到手非我求之今方事

左避以萬斤擔子懸空交付于三千里外
必不復來之入嗟乎誤哉傳諭報至弟于病毋
前無計支吾只得密戒子弟僮僕將前後差官
降勅等事匿不使聞以冀安病者之心然弟固
已灼爛心腸頭鬚盡白矣二老之歸較似爽快
而乎雖老一寸赤心爲此大事費盡精神而反
大下之口老丈近者引罪一疏一何恨恨弟
雖疏遠然業已苦口爭之于前今日豈忍

吾丈擔憂只得附奏數行婉約其詞冀于感倍
原不敢以去就要君也向者群少年若爲邊事
料扯首必不歸兩川必不能驅虜今眼前俱
不驗又共百計鎖攻宣大之短而薄經畧之功
天下事正可憂耳邇南倭告警歲復大稔所在
郡縣府藏枵然譬之敗落大戶乃一意鋪張門
面不照管內囊虛實可歎也此啟當作手書而
多日短不能及并祈照亮

周二魯尚寶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三

三

奴乞骸骨今又聞李帥相攻或以爲必當
不肖大笑而謝之當此之時隱人蒙垢一
分且解手一分機會甘我者賊忌我者德矣邊
事紛紛若必欲九邊盡絕以逞一時之勇將來
天下之患非構于虜南結于倭國儲內虛軍心
外動恐加賦剝民之事與而盜賊起耳知者見
然况已著乎僕臨行時具有密疏在
前而未薦饒伸高桂等以廣進言之路至于
邊事則請借經畧之口吻以措諸公之手足赴

浮面之羈縻以修各邊之實備似乎必不可
謂何如文多不能錄呈或待後却寄耳

陳心穀尚書

比者兄臺入而弟出如相避然人生會有聚散
朝廷之上願見汲長孺在左右亦何恨別已胡
生又煩唇舌一番弟立朝如此所以誓不謝人
之譽不怯人之毀者有以也今山南水北更落
二人呼馬呼牛爲莊爲蝶耳

沈鏡宗侍郎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三

三

辱書承以近日口語相爲發憤而勸之辛
應之不肖今日處地與在朝不同凡前此
矢口曉曉爭辯義不受污者蓋大臣當事無此
心不自而能行志之理若一行荒逕則古人尚
有混濁迷名徃往自廢者卧榻之外何預我事
且使天道而果信也薄舍錫于孫而厚選福于
女得失輕重何如哉葛藤易斷乃成隱人門下
向責我蟻螻扛鼎耶

王對南相公

敎成而見邸報乃知近來朝論愈紛然他計可
亂邊計不可亂不肖事可受責茲事不可受
老丈擔子方着身請看國家一日盡易舊臣
宿將則大兵大役必起而頭會箕歛之事與土
崩瓦解之亂作矣此豈可草草以逢迎少年之
意乎老丈幸堅持之

邢崑田巡撫

不虜中近耗蓋不肖行時具有密疏保任經
功且顧爲公等畫並首既東折衷貢市之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幸成左券已而群譁永布其說之不驗則

責公等以所難而利經畧之後改異以保
強解慙然不肖竊獨窺而知主戰諸公之口已
自兩可遷就漸入公等環中公等但睹其外未
睹其內能信之于已不能信之于虜以此未較
訟言與爭若自不肖言之今日處公等之地直
須將毀譽榮辱都付之身外而一以安國家利
稷爲主他議可擇擇之不可擇明白爭之即
身名萬全不保而九廟神靈必將鑒之若冥冥

決事以主張盡仰于廟堂則不肖恐廟堂才
生擔而及至一旦決裂曉曉者終不蔽開邊聲

之罪而愈得反爲嫁禍自脫之端此不肖私
憂過計恐將來亦未必不驗也教中操縱賞罰
之間當矣富矣弟恐虜不堪苛責其勢必變而
朝廷之憂又未必在虜變而在兵變此又不肖
兩年前言之將來亦未必不驗也天下事大議
務纖裔如小家窮子而浪戰則又似有矣
不知苦辣者無論不肖必不出即出亦難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矣

張洪陽相公

今之紛紛咸謂小疏留中彌月

上已大忤而兩翁爲之擬稟連揭必欲見致若
果有之彌天置置乃不在仇讐而在手足雖不
敢怒抑恐牛喘馬啼有傷變理惟仁人長者圖
之觀

意專憂西事以愚而慮東賊更可憂茲小疏
不聊據

明旨所及之言不敢張皇蓋恐迷人強作解事
吾愈不得脫身耳據教中自謂如過風濤同舟
危亂亦嘗聞謝傳泛海之事否賓客皆蕩漾失
色而謝乃從容唱歸識者知其能鎮安朝野方
今之事只覺多指愈亂三思愈惑喜奇愈不及
平常非我丈鎮之而誰也天下洶洶始別出好
漢來幸自勉之安勞相望涕洟中草此不盡欲

趙毅陽相公

疏至

中彌月不下愚母子准備熟眠而不圖
之又變也時事至此敢復怵怵已免勉裝行計
不旋踵庶亦見人臣奔命疾趨之義

上意專憂寧夏

旨中既及則不肖不敢無一言以對要之老丈
既已妙運主張于上彼區區內援之虜與外勾
之賊非久必將自離料無足為宵旰大憂本兵
不必過為忙擾自亂著數歷觀前代平亂大挫

多先散脅從購募心腹魏督公所報賊中擒獻
黨既在疑似

朝廷亦當以疑似答之似未可遽然駁倒但此
下稍結果殊欠光明非

朝廷所宜遠擔利害而公然為之請官
將可笑也教中為不肖計以為事寧之後不妨
再請終養此言聽之可喜行之甚難會母子相

中漢中不能作手書并祈台諒

周青萊知縣

五不可之說良是然謂侯耽寂避器計負

入之恩道四海之責而遜心于綠野
業者僕非敢爾也蓋僕有三難以弱植而當大
任一難以褊衷而調衆俗世難以輕權而塞重
望三難足下所稱古入彼肯度可任而任處
之度可讓而讓者幹苟不同其不欲誤國一也
僕往時皮膚目足亦所憐若見僕新面目則驚
勸慰之不暇忍復言公孫丞相文潞公之事
耶會將孔棘病父期無以佐其籌者而最迫

命聊復罷勉然而十步九吁五日三沐僕之
八與方寸已不能自主矣其他則尚何言哉

王文肅公牘草卷二十三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十一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四

芳祿全少錄李于森督郵書其後

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繫梓

曹仰筠御史

昨睢陽道中謁閔子祠有兩青衣侍拜於階下此聖門德行高弟而後代恩數與顏曾夔絕爲惻然悲之不知可一作興否

溫一齋侍郎

翁八品海內自定價

天山家召起告姑以南曹一充吏隱聖人

望已耶太翁設年高然父教子忠豈兩年間遂有二命且生等人臣卜王言之出未卜其反也敬謝使者并請先君後臣之罪

李見羅巡撫

弟比者浮湛數年往返萬里而老兄猶然辱于胥靡不能發

明主之夢豈非天哉聞道驅以少苦肩臂作楚而讀書談詠未嘗少暇此金詒火自然居性

弟非以兄婦人相悲相慰之語仰瀟道懷而

不敢以虛聲爲德全負此心今則炎夏日中撫時觸事不能忘手足之懷特人代候起居附有寒暑暑服爲獻老兄今在籍業塞充中無緣復聞理亂抑古人經綸于屯習教于坎屈平放而著離騷箕子囚而作洪範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敢一請指迷緒言自今以往諦默進止何道之從酸鹹勇怯當何所出赤心方寸之外願從事

公文集卷二十四

見羅巡撫

頃小奴自老丈繫所歸備述老丈苦貌欸語爲之流涕嗟乎弟之初心何如而敢留不盡之言於

上前於老丈左右耶顧事機至此畢竟我輩萬千思算愈直懇則愈決裂龍性惡激事事如此此進言者所以難也若閣中揭帖則從來只簡要數語若叙致少兄放手便反沉廢此不肯所以委婉其言詞微省其頭緒耳至如該省勘功

疏則尚未經眼止據該部審錄數語略節上請
其意已無不盡若必欲鋪張次則先時臺
中爭之已屢老兄之幽沉久困誰爲之祟也有
如必不得已虞卿捐印其耳如齊但
聖明在上久之當自回心不直得人臣有此奉
動耳

江續石兵道

不肖發瓜洲之後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
儲卓揭之日焚香呵凍手書數百言欲以區

公文集卷二十四

下則以爲逢迎毋則憂其抵觸另則趣其強諫
當事者豈不難哉今小揭再投看內耗何如老
母且留之灣中爲拂衣張本力之所能爲者止
此矣

王對南相公

冊立雖遲

主上實無搖動之意弟今日已上請
召見揭不可而後求

冊立又不可則身自引去而聽滿朝爭之極其
光詔當先請讀書其事較繁其力較易而愚以
爲終不了亦幸高明三思教之母使再誤
也

曾見

昨承教後即擬進一介專謝會

建儲議與倥偬未果嘗考閣中故事原無先
決之理惟調停俟外議之入而後從中力主
之

爲桑榆之收庶幾萬一其濟則

社稷之靈與門下之庇也不濟則請更用何着
可以訂定後期決無他悔幸裁示之

陳還機給事

承示

冊儲大揭乃急時一助捧次爲之生色生倥偬
入都端爲此舉竊恐快意一激則諸公後路遂
阻以此先布私識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
入而後後中調護之舉教所請以忠誠感動以

謀談幹旋先得我心矣

李瞻原參政

里居擾擾恨不曾飲領緒言茲且踉蹌百憂萬苦中如得惠

微寵靈匹夫精誠一動蓋高之聽進允

儲議退諸私情則兄當醪酒相賀耳

鄧定字侍郎

生此者再入春明幸老兄未忘我兩箋誨掖字平心敢不敬拜以謝未得教前不佞差有緒

言敬菴中丞矣天下事無如格君之難而格物次之要之亦痛自己真精神擴充不盡耳

鄧南阜素心馴行不佞望之如古人入都之次日業與選司商定着數先用饒比部爲緩頰張本矣冗次輒布腹心不一

顏登陽給事

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審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之計而首從不肖所忤饒比部始使上不疑然後及鄧萬而下自今目前

爾立第一義五揭俱發如何如何大疏乃朝陽之厚可謂先得我心輒此附復於使者

顏登陽給事

公以薦鄒比部得忤直得一貶顧不肖雖在告中未離朝籍敢辭調燮無狀之罪至於外間說慶語擬票自閤中則虛舟飄瓦雖有褊心不怒矣連日三思與其爭公之去不若行公之言今擬得一薦鄒比部揭且使貴衙門公疏慢上以舉消息何如諒不爲訝也此外欺欺不知

許敬菴巡撫

別論乃蒙以苦心見憐苦則苦矣然畢竟儲典未定死不償員今方借天變爲緩頰計而終不敢露章示人萬一

九廟有靈或尚以赤心見助耳趙考功之事嘗嘗考止疑閣中下石今既

宸翰親諭蹤跡了然老兄其愛弟之難處一談一笑儘自浩然於天地之間乃知止謗真不必

辨也趙定宇識見太遲弟與之陰相推許鄒比部等而杳無牽復之期然此心不敢頃刻忘也

郝元州給事

外示爲鄒吏部諸公執奏雖知無及然吏部之賢非他人比諸公不妨爲之冒小譴以伸大議也近又有傳選宮女一節以

冊立爲名憂不勝大者此外則諸公斷可以忘言矣

上柱山巡撫

公文集卷二四

地之辱乃知忠臣爭友之用心某等計天即與之言若不才果當事則必先着意收拾實人爲老兄忠臣使天下心服而後可以行事瑤老長揖謝之願詎意諸公未免先設附以付也吏科之事猶有再議一旨是閣中所票迹涉可疑若趙考功之處

主上親傳親改天日可鑒而舉朝却自墮南柯夢境中可發大笑泰交一疏此在不肖自處則

可若謂諸君不說不婦而當事者決盡收入無遜功德中則堯舜以來豈有此朝廷世界也往江陵敗時僕方起官即貽書楚中撫按力言追賍休逮之不可而辭疏中且預自陳不敢私附氣節之意今雅意竟獨不然但望常持此心永爲頂天立地男子毋使將來史書韓非與老子同傳耳特知恃信章此不覺切切

顏仲巷總督

府血脈終不能通如劉給事已票下部

徑出使給事正欲待其再疏使部明白放之而內批又舉出此輩智力所能及哉李順恒昨與選君言而舉君問校書給事一驚決不敢主張且喜丁君亦窮實士可與言耳

馬肖菴僉事

見已爲海鷗鳥亦聞朝事乎不肖以冊典未定焦舌腐心疏讀者六七次矣鄒南阜輩薦薦之已屢小揭見載起居注天下事萬分重大難及長孺復生必不能事事苦爭惟有去耳

林錦峯布政

林敬知老兄萬里呼吸之氣常與弟通願泰支
一駭竟託諸希上空言鄒比部等推用不效而
老兄謂有此矢志武侯否劉文選苦爭一場今
每見未嘗不噙指而悔人心尚有秉彝弟儘力
從事於教中至虛至公四字但苦最上格心一
着尚支離耳

沈太素布政

宋 兄海諱諱始知足下真侶我而欲與之爲
言 兄心一着畢竟如探珠大海茫然無下手
處

上仁主也又英主也仁主無迅發之令故多留
中不決之事則追而導之之難

英主無旁落之柄故多獨斷不測之旨則逆
挽之之難嗟乎足下尚安得以周公孔子不能
之事而責我哉鄒張二君昨已屢次揭請且別
尋一題目當相機以副尊教不一

沈季山巡撫

比有傳老兄結廬塵外雲卧正酣

新命而次且其行此情也家貧不辦萬里裘其
貪於得請飄然脫屣之爲快此亦勢也不肖新
苦疲役豈敢更以餘趙漫人第念此非榮地乃
劇地老丈辭榮可矣辭劇可乎且

明主旣已物色嚙下無命出及汗之理而舊撫
臺情事孔棘又非可從容候代之時以此不得
不爲公私勸駕而區區彈冠故舊之情則又在
言外

公文集 卷二十四
定宇侍郎

方與洪老謀必致老丈之策而念太夫人年高
口不忍啓已復思之本所以相屈非爲一官即
老丈出山之意亦豈有

天子未見經濟未展而猥以白門吏隱寒責者
今借重留都徒得丈麟鳳餘音一爲人倫冠冕
而不敵遽煩以事來疏雖懇然公叔座且先君
後臣不能更作兩舌爲門下私計已幸諒之世
風異甚想洪老能悉之老丈定慧計必自有伐

魔秘訣顧不肯止辦強攝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虎浩然兀然自悲自笑耳聞貴宅有火驚且多骨肉之痛人至中年何事不有丈歸豈更有禁火還竟衛耶勉之一來天地四時尚有消息生終當與丈偕隱不切切也

蕭岳峯總督

聞之舊閣長趙大洲翁欲邊臣之力戰莫如寬損軍之罰甚確論也來教今日之事正可以此

包冲菴總督

比者弟入丈出如相避然人生聚散乃常事而廟堂傳舍用人如此顧可爲世道慮耳教來極喜台錢已蒞鎮退想竹馬歡迎之狀穹廡遠塞之聲令人卧稍安枕

儲揭俱留中大臣之義無至此而反覲面受辱者辰下將欲引去惟老丈亮之

陳還樸給事

前有數行奉報想足下已知不肖心事矣顧今

不思心之不明而患

國事之日壞上激則愈忤而難調下激則愈焚而難解蓋儲揭已十餘上所低迴未去者實萬有一分之轉移耳不肯且擬明日不進聞爲移病引去之計而目前意氣諸公顧有反見勸以容者殊不知閣臣之體上未忤則不可驟諫以沽名已忤則又必不可畏威而苟合乃先後一定之着斷乎不可倒持者高明謂何

陸五臺尚書

公文集 卷二十四

事止可支撐愚則謂支撐正難東西之寇畢竟

是亦癰而將來膏肓之患乃在王德壅而政體

乖土好亂而民思亂至于國本未定則外觀甚

詫駭而就中必不有他趙定宇王弘陽革初亦

勸乘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旨且先請出閣再

圖後計而羣少年攘臂一呼其詭皆變滿盤活

甚盡成死局乃教中尚諄諄以言忤爲戒嗟乎

苦哉賢子貌似恂恂中實了了真門下千里駒

也

張元冲操臺

明公臨掌雖專轄江防而臺綱吏治皆得提衡
鄙人之望願有在於軍旅舟楫之外者外承手
教三復慙感不自今日爲法受惡爲並封一事
而並封實奉

御札降下遵擬二道就中原另擬別論以駁初
論之欠妥今又上一軌旋已收回並封前
旨此仰仗

公文集卷二十七

聖二日月之更風雷之益而僕且爲之嘔血枯
聾者數日揭草有傳南中者吾臺試取視之至
於趙考功之見疑則使人意外絕倒前旨之已
票而勒改後旨之揭救而反重天知人知
皇上知即嗷嗷諸公亦已知之而畢竟尚有以
輕聽爭權之說欺臺下者天乎冤哉要之此兩
事大小懸殊今冊立揭已上過十餘次使不肖
別果隨順後必不能規異時終當以去就決之
相知實難敢盡布腹心以復

李提督

我輩天時地利未便而賊據堅城食積粟必無
內薄登垣之理是以明詔諭公等進止今已饒
賊積聚則我得勝算矣正宜聚器械保資糧撫
循將士時出奇以捷之此坐而制敵之策朝廷
不貴公以速戰也駐師異域惟在行陣和睦優
劣得所勿令麾下侵偏裨勿令華人奴虜朝鮮
勇士是所望於大將者耳春風方急恐賊當益
其持重以待之倭奴臨陣一步百計不可輕

公文集卷二十七

十四

宋祠園經畧

僕念東師暴露中夜忘寢自古兩軍相持以糧
相敵曹操之克袁紹陶侃之破蘇峻皆用此策
今門下以數人之力成此奇功甚何可言第恐
我能往彼亦能來或遂用我法竄我餉道當謹
備耳如對馬島益兵而來或爭開城或分犯內
地則蔓草難刈惟門下圖之若復合屯王京適
足自困我軍堅壁保險制之有餘矣

顧冲菴總督

承示保延二鎮入衛兵故當如命若沈茂兵則已議發朝鮮之寇雖目前必走而去後不可知老兄莫遽作清閑話也

主上聖明近者內斷皆了了而決見羅事尹總兵事長蘆運鹽事皆奇而談口數數盡將中旨抹倒以謂皆閣中爲之大可笑也

劉太景贊畫

聖天子下書欣喜無量東師之出蓋成幾拒險

古文集卷二十四

七

居野而食者至今以爲專援國也諸公既真見其然何不一揚之于廷以塞中朝異同之口且使沿海防威得擇地而息肩乎三戰三捷其可謂非常之功但愚見以爲倭兵既退第當嚴備以觀變萬一困獸之心未死而我黔驢之技已窮當復奈何本兵且上議者如尊指不佞業已再三商確莫少爲公分憂顧今目前最急者南北軍勞逸難調文武意見難一留師之久近難處朝鮮與我血脉難通公更當微體理會

一番耳

李提督

捷音再聞因領手教既仰賀公非常之功又備悉公非常之苦當二李將軍滅血馬前公之安危且間不容髮矣雖本天祐精忠長城無恙然自此或亦宜稍自慎重全身即所以全軍也高明裁之王京地險而賊衆在朝諸公業憂深入之非策然矢脫於弦豈可遂止今已疾催李劉二將前來策應顧海外遠征其勢不可多增兵

古文集卷二十四

七

宋樹岡經畧

前小啓謂賊食垂盡必思致死於我我當續食相持以敝之不當急攻既不急攻則與退屯內地利害亦不相遠但恐賊未大創而見我師歸以爲懼而避之雄心復起宜乘劉綎沈茂之方至先示強形然後從容振旅雖不得王京猶可保開成平壤一路耳邇來言事者頗及采金而

朝議異同徒恐內地與前中貴筭事則利不償
害今便宜行之外國無害有利更何所疑大利
所在人必奔走之于以召商通百貨無難也至
於中間纖細綜理則自在門下留神非不肖所
敢遽度已

宋祠岡經畧

海外之功誠倍於寧夏門下所爲勞心焦思而
得與將士之飲血暴骨而爭者誠不可以薄報
似公早功甫叙遠師未班局傍妬眼尚熱似不
如公行王京寇退而後論功專疏尚可及止否

耳楊袁二公寬抑可憐會

上方齎驟叙之委爲無益然袁主政係特遣又
與楊不同將來恐終當一叙寧夏功何如

宋祠岡經畧

今日正有客見過憂王京之賊僕應之曰彼非
天神必貪粒食豈有我飢而彼常飽者但軍中
謹護饌道會自有不驅而遁之時正恐遁後未
保將來結局何如耳茲奉大教并面詢來人具

悉窮寇飢疲之狀而門下且聲且實已步步中
窺喜慰不可言弟赴此櫛柄在手時幸早爲塞
水自源之計至于中朝夢語非止一端煩語督
公大將在外其身之不遑恤何論是非矣
素貧羞不識肯幅巾羽扇暫留軍中否

袁了凡主事

適與經畧書欲暫留公白衣揮塵談笑不識肯
否

冊立一事已被諸公攪爛如糟愈激愈壞
公文集卷二十四

公作歸計而昨又見

新書強出公試以理以數揅之究竟何如也別
示優情間賊相圖是第一着公姑了此而後行
天王聖明未必相負也

宋祠岡經畧

主上正有旨問倭歸的耗今教至隨即奏聞門
下苦心焦勦其明効已睹矣第追襲一說已聲
聞滿朝未必無識恩意欲請禁中

明貞鎮壓之然在門下只當備備堅硬肩自立
下不敗之地羣議有無不足論也古人千里襲
人謂之危道觀羣賊在途創建城寨阻山而居
此必已知我有謀爲致死格鬪之計幸謹備之
前遂其援兵後絕其糧道或可坐困而又不審
我軍財力果堪相守否總須石畫以保全勝爾

梁霖字憲副

承示答張銘盤造船曲折此公因至於此豈得
自失計而工匠等輩亦豈得無乾沒者獨念

北分清白不可以累之至此耳足下教以明目

上元

張膽一言使此公能言則僕亦不爲之言矣幸
卒哀而維護之王承業暫領新兵之說當即達
之本兵聞朝鮮倭正洶洶則此船或未便爲贅
疣也

梁霖字憲副

本兵固要閩中爲海運作主不肖固心疑之忽
聞王京倭遁之耗旋議中止公臺自可相忘于
無言矣第目前又有新募沙兵臚泊津門不審

作何設遣又張正郎督造海船聞尚未成而此
兄業已疲極窘極向人止辦長號又不審作何
究竟也竊料倭既不至則此船不時得用而又
無送費不用之理若用則當更募沙兵而兵又
必須餉此則本兵與似已關而力亦且竭矣幸
高明更思所以處之

蕭岳峯總督

西功奉叙雖知非門下所覬然弟已前知方字
販小勾時扯苗業爲搖足欲西因門下一言禁

蕭公文集卷二十四

三十一

戒而止此功豈區區飲食所能酬也會以隔部
止於照常議擬何足更屢枉謝專此復於使者
不宣

魏確菴總督

榆林功賞不佞雖未陪末議蓋亦嘗屬耳郎報
中夫功至五百級封侯之伐也何論陞陟何煩
辭謝乃茲更屢以覲草示及一階半資義不敢
暗昧受恩古志有之安有以性慳爲忠而當見
疾者宜乎君臣之間善始善終如此也不勝欽

仰

李對泉漕撫

來諭二事一爲英山縣破格用人一爲條議漕規俱已領悉內漕規中議復早運救弊實深尤司計者所欲急聞也

林錦峯布政

別諭具悉遠官心事如老丈之才所謂八面長城豈憂軍旅第貴屬間關則真有所不便者而此時世情重內輕外藩省臣得一節錢遂爲至優乎老丈且濡忍以待後機耳將領非關耳即恣睢此在在皆然要以提衡操縱自我使武夫不得借卵翼而偷安憑城社而生事則其他夷情恐無甚難處者聊因來教及之

安明宇侍御

承示某州君事禦禦三尺此何事而可容情哉此生乃僕門人歟州蔡守臬曾亟稱其鄉行之清高卓絕頗爲心動然士固有善處鄉而不善治官亦有能律已而不能檢下亦有鄉人之好

未必是而百姓之口未必非者公臺但據法處斷何嫌何疑謹領教矣

陳五嶽布政

捧教撫然今之從政者真如着敝絮行荆棘中權臣重臣兩無所處然門下徒知人情借權以斷尚獨朝論尚衆一柄而左右掣一鐵而水火爭循而行之雖伊周復起欲下鹽梅甚難無論不肖五日京兆矣

鄭崑巖巡撫

萬苦着身始追悔少壯失學老兄幸且以身處不肖間理會得先師能却萊夷而不能化季桓佛祖能下天龍而不能格愛弟則天下事或亦有一半在人一半在天者幸以此見原耳

王梧岡御史

交南本我叛臣伊黨相攻萬無中國代爲任難之理故擬旨甚畧意已在不言中大議一何先得我心也

王懷琳巡撫

續論經營降夷事意思深長署置周密病中不覺色喜至于安免納款且不顯絕惟苦以難從尤見劑量之妙但大羊新附立約束宜寬而行之必嚴若有法外侵逼者罰亦必行門下在鎮必無此憂憂後日復有蹈前轍者耳

于完朴副使

承示該邊啟釁類末令人刺心凡先爲不聽平不納虜使之說者初聽之豈不痛快及利害

公文集卷二十四

三

臨前方知其誤而朝堂之上且至今爲千金敵帶此當局之所以難也夫督撫之重戰豈真利戰哉彼直見臺垣年少之盛氣姑矯情示之先彌縫內言而後料理外事耳殊不知人臣爲國忠計正不當如此求教中上好下甚之說事理實然愚以爲上果真好戰雖未必勝猶能買勇今所憂以苦戰之心飾好戰之言本末顛倒上下牽制而能安邊者未之聞也省教深服公志略聊効其款款如此

陳還樸給事

召見事生已揭請至再至三有如過節天涼之後又復杳然則孤臣惟有去耳生比有一密奏乘彗星入紫微垣獨上一手揭其語切直犯諱殊不可聞既而蒙

上密荅生隨後奏內有此論原無人知尚可及改之語竟不審何故偶洩於外區區萬死不足惜而使

上心愈疑後路愈阻所關社稷之計不淺淺也

公文集卷二十四

三

已通懇臺省諸公將來封事慎莫援及此論爲國中更端張本惟南中阻遠未克奉聞敢恃公憂國同心之雅附使及之臨書悚息

郭夢菊叅政

世事不可知弟之易易再出巢丈之麒麟未得路此皆失其固然而丈能安之弟不能安也世局一新念吾丈相與閱過三十年前事各侵尋老矣亦見太羹玄酒能復與牢醴爭權否伐柯不遠丈自循其伎倆若何而猥以格心保泰見

頌也

溫一齋總漕

捧別教知爲淮爲國家爲生等緩頰大宰總臺
閒翁之苦心且與不肖共之第世愛江河老成
必竟爲少年所制政體畢竟爲少年所持即如
教中不重建言之罪在今日豈惟不罪且將一
切羅而用之其奈

上意不測人情無涯方且暮生風波中以日爲
歲耳務實之士欲以此時摩肩並進直難如升
三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四
天門下端揆在邇倘更有幹旋妙用乎願洗耳
以聽

吳韞菴巡撫

冊建事定期雖遠然觀

內旨不以爲諱理必無疑病臣燥唇爭此忍死
待此決不相負也邊備雖弛即今因事振飭亦
不甚難若必欲從諸公用空口意氣搏虜則賈
似道景延廣萬世罵名真可鑒耳咄咄乎
高識堅操其得謂最爲無名而亦最不可磨滅

其事少公或尚可幹旋若云無成心則未也翼
軒乃大用長材老丈既知之當相與游揚其聲
譽爲生等推轂地耳

徐龍環給事

別示軍政拾遺疏草萬里風聞與此中較若符
契近來邊氣頗振經畧智識舉朝皆掩口服之
公試揣以前紛紛是乎否也傳選宮女事雖可
已而喜得將

皇長子重復提明一番諸公幸且小小放過以
三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四
就大謀可矣

葉龍潭總督

僕竊與相知言方今高官厚祿不足以奔走英
雄乃英雄獨可以恩使可以事激公感恩則有
所不忍負當事則有所不敢辭此兩者之外顧
門下豈藉一級半級爲重哉來箋勤勤枉謝非
所敢聞敬以復之使者

葉龍潭總督

承示近日虜情雖各酋異狀未必祭就龍檻而

其勢似離離則無能爲也火酋忽然遠寒焉知
其爲將擊故匿其形幸詳備之道體行遽勞
頃更幸以時稍自節適安危寄重此豈翁引疾
時哉

葉龍潭總督

昨見新撫臺報稱火酋遠遁目前似無他虞乃
來教更爲糾番密圖之計去莠除根豈不甚快
顧又在帳下委任得人耳將官進退豈但當會
同即各臺亦當稟命門下其套虜求乞請以計
探縱之衆不可啓欲不可厭也

蕭岳峰總督

承示該邊合用諸公惜乎已晚廟堂業先用舊
監軍矣此公頗有意氣難以論功疏挑人言然
寧夏真有功其才識膽略必可備翕丈一臂者
幸推心任用之葉總督之不合以彼此各持勝
心今芝蘭入室固當與之俱化耳

梅衡湘巡撫

吾公稱中龍泉業已試于斷割今游刃之餘豈

復有難事若教中所云虜情宗祿如理亂絲如
解連環在細心耐煩耳

牛春宇御史

僕頃以

儲教事定得稍理泰交前說小疏方上而來疏
適先得同然此爲國忠計兼亦可借明愚心第
觀昨旨畢竟又以市恩先入一念未融所冀吾
臺片言九鼎庶可收桑榆之効耳承諭水道便
宜絲緒歷歷苦心實政具見一班淮揚之民可
免魚鱉矣其老黃河議未見着落容即與當事
者商之揚州守素以廉幹稱吏治第一乃本末
不相坐一至此耶僕不惟疑本官且疑地方背
面之口若盾與矛而兼亦自疑其耳目矣

蕭岳峰總督

昨日正接得葉督臺報推伏翁丈弟荅之如別
紙今錄呈大抵西事之仗東二十年來已然然
亦坐彼此偵探不真有以誤之今不審何術可
使耳聞了了西不疑東之嫁禍東不疑西之推

千苦哉難矣扯首既有確報乞作速一題譯字
官業已別差但張少卿以該邊之特取爲別有
所受囑今即當以台諭曉之耳

朱和陽巡撫

曩承囑留麻帥本兵以事體難處始暫調之夫
此一帥也兩年之間人情乍以爲鷗臬乍以爲
鸞鳳茲奉教而愚意始了會當相與愛惜之以
盡其用耳套虜骨肉相殘倘可因而構之成漢
代兩軍于之勢乃千載一時人情難於慮始大
事當以密成章奏之外請更着一分苦心勿疎
勿洩可也此外填補將領具如尊命并附復不
宣

朱和陽巡撫

門下在鎮諸狀鎮人能知之亦能言之譬之金
石糞土終不能消蝕高易正未盡良弓得久藏
否耶近者朝堂又有一種月旦論人論官更不
及三事九德而曰某心術暗某機械深夫既深
且暗矣則誰從知之不幾于日曰談鬼乎郭汾

陽非天人觀其處進退間一何洒洒幸門下勉
之

葉龍潭總督

伏惟台鈇行邊風霜鞅掌中且多古今之慨令
人繫懷所謂安定沙河者久聞其要害而屯守
肅然信可慮也大議敢不奉行外示首婦款關
既悉理自當羈縻乃知向者九塞不分順逆之
說及此而後知耳萬全計定請斷而行之

葉龍潭總督

別教定謀議兵之說鑿鑿當矣南兵若便惟所
用之然亦當計算首尾在途何所給餉事定何
所着落山陰閭長生長邊方備知客兵之害况
客兵在遠能保其秋毫無犯否此高明必有成
畫不妨陸續見教也今貴部腹心之害在西川
爲盜窟不知此地可建城宿兵否更容請教不
宣

葉龍潭總督

諸首求欸此誠僞在彼中操縱在門下非所宜

歸計廟堂也第不肖頗嘗聞門下緒言義不與
火酋共戴天矣今死耗既虛即畏服果誠難遽
贖其彌天之罪須多爲之計以緩之嚴爲之約
以難之使太阿柄在我而後可望虎兕馴狎耳
套虜倘有挾而求亦難准許惟高明裁之

葉龍潭總督

承惠該邊夷冊此自中心創觀何其區分明晰
制置條暢至此也今亦當飛報東邊使案此而
行亦萬里一快事而各條之下更小詳夷情之
順逆強弱與內備之虛實難易此尤快耳

李實吾巡撫

承示處分各路夷情順逆并井至于款賞中不
拂不阿寓威於撫尤見羈縻妙用大抵塞外權
宜自是邊臣之事將能事君不御自古記之惟
在門下堅持大體如所謂犯而復賞挾而得賞
斷在必絕則其他固可隨事牢籠毋煩聽可否
于朝議也

李實吾巡撫

年來虜之日驕雖其故態然邊臣亦或以姑息
誤之門下此一番振作或有引壁睨柱之氣竊
料虜貪我餌未必敢桀其聲言戰實則所以寓
撫也第有如必不可撫而聲息核實當陰戒將
吏須百全乃發可耳

葉龍潭巡撫

揀教爲之驚愕此何時何地何人而容得造次
移足也僕適與陳太宰言方今揀要秉權誰非
苦海但苦十分卸肩不得耳矧翁十載籌邊已
歷秦功狀而昨者大司馬出示手書只知一首
漸就籠絡大功未竟而去之可乎天下事一日
多於一日豪傑有志者操刀而割穴今恐無時
矣惟鑒之

葉龍潭總督

六十歲福心人閱盡世情始覺識見粗有進步
而又恐不接君子之教如何適已聞火酋定死
翁真可謂神畫靖虜議謹領教矣

張元冲操臺

服公之訓邇來儘勾心虛亦儘自覺耳顧但恐心虛之極至成磨礮耳頑之極流而玩世則我公更幸有以鞭策之耳

顧冲菴總督

弟頃日日與諸公言方今倭患是第二着當以兵心動搖得不償失爲慮今且議定撤兵大半其餘姑留守要害俟釜山賊退後再商量盡撤耳會病作不能多復若南禮部則已推黃儀亭定字方有別簡老兄何意之過也

顧冲菴總督

老丈不記弟高郵之說乎紛紛徵募未必有益異時或恐有自厭自棄之時今頗驗矣弟所以爲此事者仁者蓋緣家鄉干賞竄罪之徒皆資緣募兵數中即寒宗敝親已有坐守舍中求薦者誠恐倖門一開遂成鬧市所以陰主一人不留豐犒而遣之之說今幸二老計同更無他慮惟陳九霄兵遲散之說則司馬欲乘東南倭報事借事催發亦或一道耳

常心吾巡撫

捧教乃憂邊至論僕亦曾慮零星調兵恐無下落今幸天敗狂虜王京等衆並以野無所掠紛紛拔營歸矣本兵因見事勢略定已撤止沈茂李承勛兵而沈茂適正有書稱歸卒無聊之苦殊費付銷公見天下事總當慎之于始耳

劉晉川巡撫

數日前已有傳天津小訐者問之石司馬云已旋定此皆仰藉門下不怒之威而梁憲副咄嗟應變其才亦可概見已大要此等事遲速低昂之間毫釐千里但在法行而不必情之盡得可也

劉晉川巡撫

比者天津耗聞不倏固以一言夾之此所謂兵譁非兵亂也幸門下咄嗟處分如水釋驟散而廟堂亦已陰假當事便宜不深究譴矣惟是續到各兵尚多恐其因此有以覓朝廷故

明旨附有就處首惡之言此亦政體當然而折衷操縱則自在門下耳

顧冲菴總督

未得教前此中已有成議乃弟獨恐直浙二兵相錯而居必不可令兩將兼統今兵既可分老丈一指麾則定矣楊把總輩輩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聖南來兵未諱不可薄既諱不可徇來教持衡而論得其中矣附此復不備

袁了凡主事

仙翁飛同何所得教恍然身生小會夢中忘我且世矣公忘裏生竟與交會賓客莫多談祇祥天下將治則公等爲龍爲蛇不可知近者之事已成冷風畢竟藏倉樂正子寃親復何所在董潯陽宗伯

歲月既已蹉跎情誼又復石隔遂不能展葵霍之誠于

主上退不得專易鳥之養於老親而重之根痛滿身怨警成市嗟乎人生至此而尚有可以壽

爲樂者乎適合奴傳至箋取以爲勞苦契濶之狀善龜藥石之訓則小子自當百叩以承既而

披辭發帑乃儼然爲之六十稱壽而又爲補壽

老母夫以六十老人眼中幾無故物而小子爵

上幸有百年未艾之嚴師內幸侍八十粗安之

慈母此其所遇亦不可謂不奇而天下亦有以

此賀小子者微福之念敢曰無之今所苦多此

一官發疣萬緒繁掌而自傍人視之猶誤題爲

木居士可與妖作福者各實兩幸出處無據而

我師猶強爲奏鈞天以樂海鳥歌維嶽以壽朝

舊則焉能承之哉臨箋報謝不勝荷遽悚灼之

至

許敬菴巡撫

人生六十年來日短矣而國謀身計且一切在

支離莽渺之中衰慈喘喘惟其疾之憂衆目睽

睽惟其敗之俟老丈以爲此時可宴然稱壽否

君子愛人以德聊以此附謝使者不宣

王少方侍郎

據教知十年憂患以來道體無恙爲慰往事悠
悠纔之皆種下今日禍胎老丈不記弟握手之
言乎今日忤元老是弟他日不負元老亦必是
弟息壤在彼敢會斯言所以甲中破召就於辭
中明示意旨使少年不得借弟驥官而丘侍
御史適在楚中皆嘗力以書駁諫其追賊
猶面從丘則大謬今兩賢皆蕩爲冷風而
不失爲榮啟期也可憐高明如老兄不早
不遠權息交之言以及世網則兄爲負弟六
老人不勝

明主之恩覲面再出使江陵之射矢移中及身
則弟亦負兄彼此恨恨如何可言教尾不植黨
不修怨等語赤心一片止此真不愧人若賤生
值此世故紛紛自難稱壽老兄亦宜愛之以德
也謹請方命之罪

沈季山巡撫

手教再辱似頗悉相念乃鑿坏高志竟未肯降
不肖誠自知餘瘦不足以漫賢者而智疎口吃

不能如留侯之致四皓昌黎之責李拾遺顧
觀廟堂虛心相待已備盡委曲方中州命下則
責以政事使之無辭繼又恐老兄之不欲廢事
也則急處內缺示之相重嗟乎

聖主賢公卿何負於老丈哉蓋先是陳太宰之
辭召而以書來辱不肖應之曰方今之時士之
踐華乘重誰非若海抑莊生所謂義與命存焉
其不可逃而又不能逃不若借之煉心煉事
工客有言老兄方結廬遠市其跡愈奇人求之
愈急此何異畏影避疾走然大隱不必曠穴大
孝不必玄牝試理會昔者爭席是何光景而煩
惱皆菩提矣不肖生平粗心浮氣至今年六十
而知五十九年之非雖高明固不必待此而知
不必厭此也努力長途特雅不復作套語惟鑒
之幸甚

朱虞翁吏部

出山小草固知其必不能副厚望也李鄴侯韓
魏公顧不知其精神作用何如當時能令人主

母后握手相親垂簾引見則所乘所遇之爭亦自有萬於今日者而書生少年猥見僕禮遇稍殊則謂引裾跪蒲無所不得卻日開雲如服諸契嗟乎難哉若哉方

主意未忤時僕首與還司謀推轂鄉南阜之術嘗竊評南阜金堅玉潤必不虛生吾曹効力以後且卜之天與

九廟之靈耳二閣察純誠君子恨同事之晚何人能問亦有何意外可疑六十歲老人至此而

主張不定則生平蕩然矣

萬思默副使

弟也汨汨以寒灰小草再照朝班進無啟心悟主之効退無鎮俗諸世之權而翹首老兄擁蒼紫養於清風一榻之上真松喬之在霄漢已琅然之音何意得因賢子見屏而大著中所謂深心反已痛懲舊習者又輒爲頂門着針惜乎聞之晚也生世六十年暇日儘多模不得此心本在何所比至今日風幡亂動野馬奔奔而老兄

始誨以涵蓄神明取証菩提最上果豈不難哉賴天之靈殘息尚屬將歸而諸事焉必如老兄之出世經世斷爲一途則膳肉不去簞屨不西矣

金子魚孝廉

使者滙行數千里而辱以不肖生辰來賀其勤已甚箋幣之外重以春容大篇綴賤姓名於古人之列而祝之曰主靖國保治無窮嗟乎足下之言至此而老衰刺心矣天下之勢方如漏船

漢不幸以長年爲任而使維楫亂城安所歸咎然猶自信者世上雖有切齒之人而此心真無

鑠眉之事蓋至于十疏留中經年不召始慨嘆南陽一出爲天上人而悔其入山之不深也提子之期失在歲前萬幸無以愚父子爲念輒此附謝使者不

朱虞詩學道

使者至以六十見壽嗟乎我生之不辰以及此也又以爲日晏而鼓缶樂乎哉華廬通顯天之

所制天子之所操今此兩大權者皆倦勤而聽之人矣人聽之吏部吏部聽之司官司官又聽之各部各司各部各司又聽之一二失職下遷而日夜冀天下有非常老丈以爲四衙門果華廉通顯乎不憑其牆不入其幕且朝青雲而暮黃土矣僕不敢輕天下士經術孝廉豈其無人而要以柔心弱項立乎氣使威喝之間勢且折而入之嗟乎天下皆醉誰其獨醒我輩所恃者頭上有天日腹中有肺腸耳丈所日記九十四

李苑王孝廉

歲暮戒行承竿舟遠送所談皆經國遠猷恭簡公未展之奇當發之老親家耳一行受事遂辛辛未暇修候而重辱省記賤辰以箋幣在賀感之愧之僕晚入羊腸意趣惡甚燕喜之觴不忍入唇但能爲親家破例傾華袞之賜他非所

當也郎君讀書當風氣日上張平野丈此吾州傳雅大儒而更可謂之易聖郎君得與朝夕僕甚爲之喜承其垂念并望爲謝之語不次

鄉南阜刑部

別久得教如挹冷風生之謬悠敢辱盛獎至於純心二字須禹稷或可當耳生六十病人已憊從前學問之不審今其計無復之矣異日即不死持寸赤以見公庶幾公之未忘我乎而來教白駒之志似未肯釋然生何辭以置對抑嘗謂人才如公品格定矣朝廷未展其識用朋友未究其切磋公執古人四十始仕之說以謂來日正長報國未晚正不知自古起巖徵洛之士亦曾有如今日累次而升召公等即嗜古當嗜其巽然幡然酒落信心處離之啖炙飲精而棄其龕可也而或謂天下穰穰更道猶穉有志者不如且歛手局外以待時清此未睹三十年前事耳必待時清則出恐更百年後更無可待之時而家立門戶人持堅白必且入於亂也或又謂

公之清直必不爲當路所容此失意之士以此
相引而足下或能辨之夫天下正苦難得清直
之士如清直而不愛官不喜譽眼中能辨是非
賢否心中能忘人我衆生胷中除了古今治亂
則生且望而拜之非足下且誰歸者謹此以效
區區幸台亮之

文獻公文集卷二十四

四十一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寧侯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 時 敘 梓

蔡肖謙尚寶

手教具悉惓惓高正郎之事昨已函復此公原將小兒說開而弟自急性與之爭此則實弟之罪也然有謂小兒實可疑則

九廟百神之靈誰不電照弟前有疏爲兄求廢而不行又力薦高郎中今高郎中丁憂回家何

緣復起起遷之議又何緣以數年前青天白日

之下無愧無怍之心而今日明欺天理以兩悅人情此薄不爲也想老兄在山中久未詳委曲少暇當檢出薦高之疏相與觀之耳

劉胤從副使

公頃又以病告豈其果然抑或有所苦而欲逃也今世吏肯修實行而效實職千百中有幾有之世或知調護愛惜又有幾又或幸見知於世而肯委蛇從時忍辱以濟功名復有幾今公且

事事效實矣人亦且知公矣而畢竟不能忘情世厭離想嗟乎安得朋友盡如呂中丞而與之立功圖事哉古人云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不恨今公業有呂中丞又有僕此知已非一人已而方俟然逃之北海以待天下之清此孔子之所不爲也捧教二刻具悉所志僕且勸公矣卽名山著書趣爲我言海內真修士某某循吏某某識之而異時相與試磨勘焉此所以發僕之鄙而亦卽所以需公之用也

陳還樸給事

人才一疏甚快錄用直臣不佞亦已屢揭言之止爭得饒比部餘尚杳然徵求巖穴度勢未可行則莫若照常薦舉人才疏中物色縉紳不交官府養高自重之士今樞按復命則紛紛求薦因親及親此豈可謂之人才否焉此附謝并復不宣

董擴菴巡撫

教示累幅門下以一身當龍蛇赤子之間而咄

差指麾從容鎮定操縱緩急不失機宜如此賊不足平矣大抵此事其初發必起於饑而久之則奸徒挾饑民爲市涓涓成河必至之理故廟堂之先聲必主勦而地方之密計必先撫若大兵一動則兵又將恐爲變端蓋凶荒觸緒無非危機不可不慎也雨雪既決即此人心已安五分倘各門遣官放賑而門下布宣拊慰其間兵亦可無動而解不佞謹傾耳後報耳

董擴菴巡撫

開礦之說不佞往年承

上問及亦嘗以利少害多必不可輕開之狀爲對茲讀來教益聞所未聞然不佞近閱勸開諸議多出干氣節高名之口若

世宗朝專差內官錦衣使貪吏奸民相與爲市安得不成耗折也高明謂何

范游擊

承示開礦事宜不佞與該曹動色難之向買白煎誠亦良便但勢豪無籍之徒恐非法令能禁

況既名開礦則不得不

上聞既

上聞則官禁必且生心而錦衣內使四出此其所難也會河南又有礦徒新報且俟其散盡而徐議之耳

蕭岳峯撫督

承示覆處礦徒事宜謹已領悉張允清聞其大侯既撫之後隱然一土官將來恐有司不得人或以姑息長奸或以誅求激變須設法預防絕

無滲漏乃佳耳

張惺宇侍御

晉邊借重今廟堂業以便宜委公礦盜事不肖原有成言目前不憂此輩之遂變而憂將來之激而成變今奏牘屢騰猜謫日起其勢決當解散何疑但既散之後須得操之有券駕之有術使有司不必疑于彼足下必不疑有司而其黨遂各鳥徙默馴不復陰聚乃結束最緊關着也不識高明更何以教之

董擴菴巡撫

近者礦徒結聚之事就今散後視之其輕如羽而使當其時處置無法剖決不早安知不小事化成大事也病帥誠宜亟易謹領教矣昨河南直指書示謂礦必可開開必無害愚以爲此舉未易言驚內聽生衆心而生等不敢遽許其成也

蕭岳峯巡撫

不佞弟昨與顧選君細講一番凡邊臣請留諸調人才必當曲從庶將來可以責成有事無所歸咎教中冀北周道弟亦聞之必當相爲推轂也李王政尚未知其資俸相應否

黃儀庭侍郎

日政籌畫乃比有爲南禮卿樺官之議同朝推轂無踰翁者以此復借鼎而南公試觀方今我輩之命豈復在我以衰慈之喘喘而見朝命之至爲之彷徨下床而走則太夫人豈獨得寡然耶有如即不耐非途者吳越一水間振輿迎養

又

且何說之辭翁其亦爲天下計爲故人計可也別札慰藉良苦弟雖褊心豈復以世間鬼夢爲意但苦最上格心一着正支離群少洵洵乘其負而攻之使之無所措辭然人臣妄引

天子爲證佐我輩盡構舟中爲敵國真千古奇人奇事而弟也狎于見怪顧及覺氣壯耳南秋宗新命似天之預爲尊母方便若復贅辭則不

百必不敢主張而且恐重爲使者累也幸虛心
一聽鄙言
范曄陽布政

兄之即家拜官蓋殊典也先是江西之政不肖頗厭聞之公以此誦亦以此伸可見自古定無天理外人情而不肖懂懂毀譽間亦竊可以自信耳捧教固知白駒雅志不廢好爵弟廟堂方急才而不肖且倚大賢開遇有如逆客高尚則此舉爲不成章矣惟高明裁之

劉雨峯兵備

公以望起以急用勢不得辭而官亦非所當辭
趣裝行矣方今公道大明之朝幸賢者自領本
來面目盛德不小讓此王藍田所以屈其子也

邊少微侍郎

榮推之日會有以外藩未久爲言者愚竊惟自
古用人論資論望原持兩例若此舉不卜外而
卜內則內且愈重外且愈輕於銓法政體俱無
當也推轂初意未嘗爲門下一人何言謝哉

艾恒所布政

翁丈久次南臺聞少年之議者嫌其太惻惻太
平易此矯之不難但露派爭得一事而鳴飛萬
里矣然賢者固羞而不爲也則何不遂守此故
吾局尙而以積薪爲愧乎大疎已發使者度有
人知不得不上然溫旨降後則請遂付之忘言
駟驥之緩行終當勝駑馬之疾步也

江續石兵道

適聞松江士民以保留賢守李多見地方喧擾
爲臺下訪拿一二乃不意就中有監生彭汝讓

秀才秦汝中姓名爲之駭異二子貧而有志行
且能爲古文辭大有鄉曲之譽不知何以一旦
狂惑自墮忽至此也事在彼中非不肖所能懸
辯惟望臺下審諦真情叅以公論如該郡諸君
子陸宗伯而下視其友可以知其人矣若不肖
十年文字之交亦何忍坐視謹代爲之負荆而
謝蒙推愛僕覆盆可以望天不但二子一家
之感而已

鄭崑巖巡撫

適假居敝鄉一不平事有原任絳州同知王必
強者新陞王府審理官嘗領解市貨或言其有
乾沒故得劣處既聞彼中公論極苦極冤其
行也衣裝盡典而鄉紳至爲之代金償債道經
都門糊口于市憑父子聞而稍齎錢米周之嗟
乎此司馬廉吏之冢孫也第乃至此何辜于天
今旦暮遣之就官以造命相累千萬爲公道

神

呂新吾巡撫

門下明德清望出入爲僞爵也遺簪再收恨未及朝夕君子乃來箋猥矜其入告之小忠置齒于干誹譽之外不肖卽歛以青蠅爲爭客所不恨已二三英俊自是有成心作廢不然誤不至此不肖以冊立一着支離無心更理醉夢語言若媚嫉與彥聖并容則古大臣謀國必不如此門下請毋以過爲譽也

徐念東御史

孔子高云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比者惘

惘惜別實愧斯言然老兄試觀同謫幾人而朝

集卷二十五

九

堂論何如則不肖或亦槩非楚囚泣而兒女戀者乃教中以此爲德而欲報之可愧哉然賢者未忘世憂故是吾道好消息不肖其敢更以身之千瘡萬痛怯而畏人退而負君子第如教中所謂叔季風熾辯之難調之難處之尤難愚以爲此必當從中從慢轉移而期以十年二十年之速庶幾能濟也天若祥宋則人動我勢人急我寬如王茂弘李吏靖作用亦或是收放一

機而審着未定嗽嗽者復起矣兄乃豪傑中處于使其終廢必不虛生未追召問且潛心料理整頓乾坤之術毋謂卽此澆耳熟眠便是本真也

史鶴亭編修

別論辭考官一節此日月可查何煩置辯兄自謂寬可對天日而不知天日之權果堪與見口爭勝否也

主上明聖真未必有成心然其權亦僅與天日

集卷二十五

一

等耳世道至此我等但自保得靈臺洞然此外一切知其不足恃不足怒而忘之則吾事畢矣

黃儀庭尚書

適金華丈問兄翁之去留弟答之云此時難得代者寧負朋友不可負朝廷旣而

俞吉忽下使人頓足二老相見閱之亦惘然可見太夫人真有福更當以嘆爲賀耳教中從容委曲四字豈不佩服但年少方爭執此四字以爲天下惡物計惟有焚詔裂麻嗟乎世局至此

而老兄之不早當事非不幸也

郭希所巡撫

景府之事不肖固心知其難處吾輩不得不一爲委曲今前件糧完足可報命至于後議則生等自當從中緩頰而其勢終恐不能一一如指

蓋

聖母愛子

皇上愛弟摠係至情不可盡以法裁此外廷之所以苦也必不得已或災傷量蠲一說未必盡

肅公文集卷二十五

五

格耳陳太叅所爭水次之事其故今日始悉然此公素有清直名當使不失彼此之歡可也

陳警亭御史

大議乃治河切務濬沙一說此實前藩司空所創今遺法未艾按行不難獨吳楊州疏海口之說則此公自謂卓然定見而苦不勝梗議之多未審公臺肯爲保任否

趙見田巡撫

仰惟門下春風綵侍早薄三公而朝堂湯爲好

爵可以磨賢者此如雁媒招鳳誰甘就之顧蒲輪強起之意在事不在官爵前啟已微露其端已門下辭官猶可辭事可乎

溫粹再下幸勉承之

王方麓侍郎

門下之請亟矣白雲同志豈不欲相成顧聰明神用乃自暴于人口不佞敢以蔽賢自累哉度溫旨傳到已悉然竊謂老成當此日爲國家無不當留未見猷畝中果能安枕也幸三思之

肅公文集卷二十五

七

蔡肖謙尚寶

辱言審以老年毋不樂就養再疏陳情第廟堂物色二十年僅僅得鳳凰一下集而以時無竹實梧相竟謀遠引此亦可以卜世道矣弟守身事親庶無相負今老丈方日思爲巢許而望人以雙龍之業何其遠哉天下漸有事弟且筮得遯卦以餘年從老丈于春風沐泗問自不寂寞弟老丈亦尚恐無此緣耳

劉筆山副使

生頃往來南北見民間最苦是驛遞而三思無處之之法今在兄調停其間以法懲僞廢濫牌及襍流胥隸之乾沒者倘亦有十四五可瘳乎

王弘陽巡撫

門下乃方今之伯夷伯夷聖矣而未免傷隘蓋風流靡靡之時聖人且有以過中矯俗者何至乃以誤聞自愧要之在門下不敢以名高而乞身在不肖不敢以迹白而玩世彼此實相成也

郝少泉侍郎

比來世情貴壯朝議喜新蓋嘗有未識門下之面而以衰晚致疑者矣比丹顏健履屹立公卿間而後知良工必不示人以拙也今假道里門適以病告白駒之詩曰勉爾遐思此豈徒爲伊人計哉

溫肯且下趣裝行矣

李涵一郎中

客冬途次一奉見已罷公不在簿音聞乃茲然詔徵同志稱慙方引領警聲而使者辱以芳訊先之豈勝慙感僕之驚鄙豈敢望可馬公但昔處新法改弦之時收入心則易今則勢極動而當歸之靜俗極巧而當歸之樸凡此皆新進所不便此僕所以難且苦也公行且當路試熟嘗于夢覺之境則知所以信僕知所以憐僕矣想道駕已臨近郊嫌不敢遣候顧此附謝不一

盧理南知府

徵科一事不佞已累奏

上前原無苛責雖部檄亦止照常行催取調停劑量自在吾臺傳諭所司非不佞所敢知也協濟事俟按臺疏到無不盡力敬此附謝

李中石御史

茶馬積弊近已籍籍有聞蓋徒貪其數之多而不覈其用之少此非公臺實心實事者不能覺飭也苑馬改銜一節亦無不可行何與該部言之以復

吳止菴巡撫

緬賊入犯事萬里外不能懸得要領但奔應徑託孟養進方物未久也俄而入寇矣又俄而退屯江洲又俄而進矣據蠻夷文旣不可甚曉而報自鄧子龍者尤爲驚惶得無以金山爲倭衝欲借此賊虛聲徘徊作久計耶緬在極西去開府至遠竊疑不能一一皆實私用質之門下但徐察之幸且無泄若速檄新將受代則役猶畢見矣兵家雖忌臨敵易將然不足以論今日事也此外夷情向背自在門下以咄嗟指揮兼顧而行之非不肖所能瑣瑣已

馮鳴陽御史

初見鄧子龍久不起金山而緬甸之報覺有虛聲意南中聞倭勢張甚金山又爲賊衝所謂老將生奸計且欲借絕徵不可致詰之事以過春汛耳已作書與撫公令徐察之及見尊論所談十疑躍然與意合至于籌度兵勢揣摩賊情尤見方畧益不佞每聞往年蠻夷爲變多由倭

過當憤無所訴若以良將吏撫之自可解散今檄金騰將速往受代卽令孟養等招諭緬酋開示威信或可不煩兵而罷猶不悔禍以進西土兵一創之恐亦非難辦也第本將自知去後諸不法盡見必更生他端須作計遣之何如

黔國公

詳緬賊反覆狀心竊疑之及讀開募異功之諭馬之躍然但萬里外事難達度惟麾下偵伺得三思而調護之毋縱寇毋煩兵使黠者不得行其詐是所望于同休戚之世臣也

吳止菴巡撫

緬賊退狀摠鎮先已奏聞茲教至乃知地方警寧具見運籌神用但迤西尚爲賊巢萬里征伐恐不得全倚兵衆將來或計招諸蠻用以夷攻夷之策庶幾逸而有功耳

黔國公

文武爭言非清朝美事敵省中已傳有溫粹爲該鎮解紛自此幸相忘于無事可矣

章念清侍御

伏讀條陳大疏凡鄙心所疑者斑斑在識中公臺真八面才也末款文武相見禮節自當酌議定規永爲遵守但亦望公臺於有過中觀人不佞往見將官肯抗顏爭禮者其才品必不卑如敵州之張守爵等皆以忤廢而其家皆蕭然此亦一驗也恃知不覺觀饗

吳止菴巡撫

別示鎮臣驕悍狀此明因地方有事挾以自重

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

門下先既已忍氣下之則其勢自不容過激伏讀泰疏且寬且嚴具見苦心妙用廟堂不得不相爲仰體弟恐緬賊蕩平有期而該鎮披猖無已目前挾賊將來且挾內而其既也卽縉紳中且有隆受其賄指及歸曲于院司者矣門下不能遂制不如且養贍以待之何如

吳止菴巡撫

捧教知夷孽生心報復戰守之計委宜早圖惟平門下以謀輔斷而行務保萬全耳頃之

欲奪鎮臣服色爲生等擬票不可其意正忌有今日然軍興之際却不可將養太過想高明裁縱自有妙用也

吳止菴巡撫

自門下受代後則滇中幾爲戰場幸庖丁亦下有餘地耳鎮帥積驕其罪既不至革奪而其勢又不可革奪今瑣瑣吹求彼已益玩我已益辱誠如來教處之方爲得體而刪去交際繁文尤正本第一義此李師古所以屈杜黃裳也

孫念齋御史

省來示殊爲詫駭用兵之際因資于敵理則有之若以降爲擒乃逆天道失夷情之尤者其罪且十倍貪黷矣但此事恐又礙督臣近緬捷紛紛可鑒也

吳止菴巡撫

世風日下士爭以少犯長下訐上爲風節此已病在膏肓救病之術當一切以實政爲最景使入及噬無詞耳比來處分夷情甚得古人化有

事爲無事之說但恐台駕一發後群少年必將爲任尚而不肯爲班超耳如何

陳毓台巡撫

緬報情形不一會兩院俱受代楚中去滇不違公宜速發勿令弄假成真大抵諸夷之性與南壯二虜絕不同無事時爲我將吏所侵侮無所泄其忿恚至于爲變有事則廣張虛聲請餉請兵使地方騷然至于徵調未集而賊已退矣但得其情明不威信可不煩兵而罷也封疆之憂予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一五十九

陳毓台巡撫

曩見教以緬情爲憂第不佞先年每見彼中警報初皆徑傳內犯而禍卒中于彼黨而止今亦當審其情形倘可急驅或從其事逸而費省者可也川中方亦有征楊酋事大疏所請借餉之數恐未肯盡給如何以夷攻夷真割粵一奇但遠紆遲遲謀未必不先洩使遲遲又欲伏我先發而後敢來此連鷄不飛之勢也希更裁之

李碧筠御史

初得撫臺教以緬情巨測爲憂已隨發幸函讀之乃知思仁實爲戎首曩有所歸或後如往年一逞而去不可知也今我兵旣不得不出則處餉誠爲急務而特恐川省又方有事恐不能如來請二十萬之數今特爲量減因擬嚴旨督之必發庶不辱盛委耳

李碧筠御史

不肖嘗爲蕭中丞言方今處緬易處兵難而處兵之難又莫難于餉少今計以漸汰去老弱散處屯營此不識不知作用萬無可疑者但不知新將果堪辦此不復爲鄧子龍之續否

田東洲巡撫

承諭處回夷番夷二事精明停大兩得之矣大抵二事皆有本末回之日騷得內奸之機置番之日貳苦邊吏之侵辱茲臺下最得策矣當事者無不奉行也

宋桐岡經畧

得報倭急攻全羅殘破之虜其氣愈壯其入愈深將以何爲雖軍書絡繹而尚未悉其要領曾與接亦否賊疲困久矣月餘以來盡仰食于剽掠乎抑關白達餽之糧也提督而下意氣何如不復憂衣食否此皆所急欲聞者又勁敵相持已成持久之局向所云朝鮮銀礦可開否彼處腹裡地方有水草可屯田否關外之事雖非中朝所當與聞念今密勿之咨盈庭之議必有真知灼見乃可主持故敢詳詢如此大率使賊糧不繼我氣未復則門下所謂扼守要害俟其糧絕邀而取之固是勝策請勿復疑提督已移書督策之矣此外惟奏報如期明註時日以息衆疑諸不一

宋桐岡經畧

軍中暑疾士心疑怠則不得不稍慰拊之今忽請得

溫旨發下想旬日之內必更有蕩定好音關白有西援耗否若援兵不西我又截其反顧之路

則雖有百萬之衆可以立竊而特恐彼中未必無人未必無計耳

宋桐岡經畧

奉續諭晉州中倭之說真矣但愚意終以寇爲窮計未必有意得城及更韓掠而非也教中分卻兵馬及計處轉餉皆中竅本兵移聽尚州之說不肖先不敢主張止以就近商量爲之此正令門下得自擇便利何所復疑勉收大功以塞說口耳李提督處生恐言不能信復託乃父以言之宋桐岡經畧卷二書切戒之今喜得絳灌同心何事不濟第萬一晉州賊退仍歸峯山不歸對馬島則不知更用何計收拾沈秉彜之說想已略聞使全無影響則不應有此鑿鑿杜撰使果有之何朝鮮獨杳然竊聞台意疑降倭有詐何不以此爲鈞距試之若長平坑卒之事則斷乎不可輕舉以傷天道也

宋桐岡經畧

群賊不能久住咸安一城我兵屯晉州爲已

得勝地勝算不憂賊矣提督進止多不能如翁
指授然渠或以賊退放膽不可知今

嚴吉又下提督處似不必再致書但懸軍異域
事宜輯睦願翁嚴示方畧而以意氣激發之以
精神聯屬之勿令生疑則所存者大矣此間復
喧傳關白必信情形不必盡虛昔何無忌擊賊
偽舟卒以取勝權道可以破敵亦何必不虛耶
今用間不廣而專恃一沈惟敬以通血脉此外
惟以力搏力耳愚未見其全利也若不知朝鮮
六篇公文集卷二十五
勢及倭奴海中出沒之形有間幸圖以賜覽庶
可備顧問耳

李提督

大將軍積苦兵間勇氣逾倍可賀社稷之有人
也捧教似前信初人日倭遁之說猶未確然僕
竊疑關白令嚴將來清正可拘行長行長未必
能拘清正畢竟嚴兵爲備是第一着而寶山一
帶截倭徑道尤屬緊關此中因見經畧教功不
早臺中頗有異議然非公之所宜置喙可准

峻峒倚劒之後使諸人相與樂成可矣

宋桐岡經畧

充國征先零孔明擒孟獲豈必盡殺卽如教中
謂倭奴可盡截然截之於此未必不生于彼揔
不如固蛇無足之全美也

宋桐岡經畧

承教示先後塘報要之倭雖未滅而我兵原無
無失着但謹護讓道使彼饑而我飽借之走路
則目前自可稱萬全不在多殺也當趁此朝鮮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五
氣振時責之使自爲守以絕後望倭婦若定必
則兵恐難歸關白或可乘間圖之臨書惘惘

宋桐岡經畧

再捧大教始備悉倭中實情實狀苦心說門下
當局之難也降倭五十萬之說雖未可信要之
彼既偵知我兵追襲則關白大巢在通豈得置
之度外援兵未必不出出則更辦一番成閫事
已至此大行不顧細謹夫復何言後衆我寡度
不可盡殲與其多收降卒以自累不若少假歸

以縱之此亦一說也高明裁之

申璠泉相公

手教萬里疼痛一體相關然老兄但見其影不見其形使談身處于其間不審更作何方畧挽回也人情之變弟初擬以靜重服之而不勝則示以寬和及寬和又不勝而稍與之辯是非是非明矣則又曰彼將有處及不處則又曰處者常情不處不可測于搜萬索如此卽市井小人亦能看破而中朝號爲有識君子相隨入醉夢之中劉文選無端橫爭一場而十三道助之問其所以乃謂六科會議之旨票自關中而不

知上親筆大書見在許少微處弟問許因何不與人看荅曰恐又惹事以我爲回護關中耳乃知群少之勢真可以生人殺人朝廷一毫無權可爲痛哭流涕也弟風火之性卽今已儘勾容耐且捱至

聖節後或再請

冊教而不行雖百計挽之豈可復得老兄勿復見勸矣本兵輕信然無奈其赤心忠良不得不且爲周旋看來眼前邊畧還是鄭範溪而一忤少年如壓萬重鐵杵之下可數也

劉華石御史

向謂公久在南都今報代之使始至雖喜貴差事簡政寬雅愜吏隱顧竊謂公此行伸譴言扶正氣以醒南中士大夫耳目正惟其時抑何濡滑爾爾也僕往曾會飲貴署山光湖色真在鏡中公家華岳一峯未必勝此直恐世變狂瀾有志有識者方當思江左夷吾公以如意柱頰望鷄鳴山當流涕耳

陳應和撫督

古稱廉吏于暮夜砥節此猶爲却餽言也乃官帑公羨不關會吏籍而斥之以濟邊胡威之清不加于此矣欽服欽服

魏見泉巡撫

樊曾辱面論有司不才此輩若不遇照磨鏡安

知簿書筐篋間不盡爲中牟輩父乎顧敬中竊訪蒙蔽之風亦須加意洗刷一番譬之導水源清則流自清已此復

王齊宇總督

僕居常每歎公處貞臣廉吏輩出面恂恂款款依于長者此天道所以福謙也尊太母之長年節祿以哀榮始終豈徒然哉今世情好面諛人若邊道諸公中執事褒然爲卓異第一此則不佞聞之鑒鑒僉論而乃茲得教愈益見安攘大畧使國家盡得公等羅列要害謂虜尚足慮乎自歎戰議與而言者爭誇空庭絕幕之事今其效竟何如努力萬全謹此附謝

蔡肖謙尙寶

久不見君子幸聞金王之誨但老兄所云趨勢逢迎似是數年前事與近時局面全別今天下勢上有勢情外有情似非一切結繩之治所能辦理有見愛者勸弟以術御之以權鎮之弟惟自度不能而徒以赤子輜輶之念相與

殊故若辱至此耳方今官府內外之間情關九關疑高萬仞調下難調上尤難見羅兄第三揭救之而僅得報何暇言逮事哉正已物正真頂門一針然老兄既知其功效必爾乃復自訝我以中心示人而人謂不情豈正已亦有不能正物者乎廟堂久知雅志徒欲借明德君子臥而表儀朝著師正士風聞老年伯母方在壽康而光祿清卿于奉養殊適又非若弟之日坐劇場以餘憂累老母也尊疏雖上然勢不可不一出幸裁之大集僅窺一斑慥慥實言已被盡近日浮夸之習俟犬馬疾少間當爲老兄序之使旋附此

梁靜齋巡撫

嘗屬耳委巷之言而歎邊臣之難爲也捧教重以增懷顧今風波旣往而言者亦自捫舌去矣天日之下原無覆盆翁其試人我易地而觀孰得孰失哉世局一新險巇萬狀然其中頗亦有以自信我輩知千天而不知于人何害適其適

不適人之適又何害。特翁舊雅聊以此廣來意之厚。惟倍萬珍重。以需追召。不宣。

劉和字詹事

昨山陰丈極爲公發憤而僕荅之云。使此舉出千翁人。且必讚歎奉行。何至見詆此實。僕整輕誠淺。爲知己累耳。近來朝中成一種風氣。言出謗者之口。無言不真。言出辯者之口。無言不僞。在瀾已倒。誰能障之。承示諸疏。初疏已在事前。第三疏又有待勘。

公案以
卷二十五
三九

侯百世而已。僕病狼狽。且暮歸矣。竊冀以未盡口業。與足下微福于冥冥。毀譽真同浮煙耳。

陳還樸給事

近者紛紛外廷夢語生等。聽之已玩。皇上亦每加優容。而貴同年獨不幸受譴。可嘆也。此公志履如玉。不肖以一日之雅。獨深注措。即評。亦知其非辜。爲之揭救。而不得公賞亮之耳。大疏自不可少。內四不允一段。快心不使。

會亦當遇便。採入揭中。庶幾千回天一助耳。南家宰久推不下。恐諸友不得無一言。兄次草草。

朱鑑塘撫臺

伏承臺下已蒞任。受事不肖。可藉手以報國家。謝父兄矣。三吳凋弊。誠如台。下所言。然非台。下則孰與了此難者。催徵止於官戶。自是矯枉。美意然。以積荒責積。連其勢必窮。而官民緩急。不得其平。其法亦必窮。編列之內。孰非王民。豈有運。門素封。皆自託于民戶。坐令賦稅虧額者。此則決望台。下就中調停之。褒益次第如衡之平。則催科中亦有撫字。不至譁怨如昨日也。朝鮮之倭。聞已力盡乞歸。關白不能遣一矢。爲援四千艘。遊兵恐未必盡實。僕以爲今日患無將。不患無兵。兵患不練。不患不多。萬一有事沿海之民。厚賞可使陶侃。所謂用官船擊官賊。未爲不宜。是皆台。下掌握中事耳。何法不可便宜。何人敢爲中制。此外敵境。苦惟復煩訟多。公編審大姓。不得以報復。有權省獄。詞則奸民不得。

以告許爲市此亦休息地方之一端也 原答

宋桐岡經畧

東師事三言蔽之以兵挾貢必不許即不挾而兵尚屯釜山必不許即釜山屯散而求以遼陽爲貢道亦不許惟多其防禁而苦其題目則稱柄在我矣

杜摠兵

承示謬誇大議謹已佩服其借支塩課一說昨細叩之本兵言俟查明決當補還並無敢嫁禍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五

三十一

地方也朝鮮倭離此後有報蓋驅之出境爲實而延之人實爲虛公試觀結局則知廟堂微意之所在矣

陳芸窓御史

征倭兵適已有

昔撤回偶得足下同然至于平壤等處三戰難謂無功惟碧蹄一挫輕則有之懦則無有生等貴備經畧在畏議論而不在畏敵少俟殘倭盡表文果來廟堂當自有公論也

宋桐岡經畧

中國戎革不駕久矣乃者仰使壯猷摧方張之猾虜扶垂亡之屬國勞苦功高如此而將士以力擊賊于外議論者以舌擊任事之臣于內僕誠不惜動氣與爭幸得少定而昨尚有謂倭奴無一人歸國而東征戰士盡沒者豈不痛哉門下此時當自然無疑于僕而僕于門下更著一分放膽當吐誠登對使將來毫無滲漏耳朝鮮地形真我東非數千里垣墉留兵之說誠封疆至計至于不倭之意則異于此蓋以將士久住外國恩不施則士氣自消威不振則如驕子不可用朝廷無所寄其耳目則三軍之苦樂不得上聞一也我軍自負其代朝鮮以受敵必以奴虜侵役之彼不能堪反忘其大計而樂吾之稱倭奴相猜忌何事不生二也彼軍怯而善走倘倭奴復至必推我以為先鋒主人先奔客自沮潰更加衆寡不敵推蘇後時懸軍無繼大可憂三也至于內帑歲增出六七十萬金蓋其小

者矣是以頗主撤兵之議使彼君臣知亡之無日苟自爲謀耳門下以爲何如

李提督

適接塘報知倭遁有期麾下衣衣歸來報成天子此邦家之慶何論啖飯毀譽已昨寧夏大功已論敘雖竟爽封拜之命然喜不落第二功大疏輒爲專公持之不上益公論至明他人自有爲公辯者姑泯此形迹可也乃不佞所憂在通貢一節悠悠之談恐又將因此生議一者背古文書今文集卷二十五 三十一

祖訓二者放後憂似不如姑以言款之而審以計阻之使之日遠日疎庶爲長策耳

周朝宇御史

邇者寧夏論功本兵來議封爵不佞倡言李氏父子太盛爲人所忌當抑而全之至于外間洶洶加以不可測之心不可赦之惡則實無形影即如李如松近有報帖來諄諄以早班師還鄉爲囑據此情詞何曾一毫番戀朝鮮之意而中亦何曾有一人議留邊兵者今生等商確已

將來決留劉經所部商兵與來敦意合與之辦事體當爾原不爲猜防李氏李氏亦無可天理人心鬼神寔式臨之流言止于智者不能無望于公乞自此懷之

許敬菴巡撫

生世六十年不曾理會得自己真精神即今日日言捐恩怨日日言外是非而究竟止成就一調停人情舍子而不得也有告弟者曰胡不學徐文貞文貞之事弟與老兄所見也一年以來小揭數十上皆摩切入主申救得罪而天下尚以爲疑文貞曾有一事否東師撤兵一著斷不可緩目今內帑枵然寧夏費百萬矣朝鮮費百萬矣國家更有幾萬萬而盡耗之外國猝有他變將何爲計耶孫司寇在山東久習倭事謂必當早撤兵老兄僅續有所聞探得先發制人之計幸不惜飛信告我

顧冲菴總督

畧苦爭留兵爲朝鮮之所甚樂而弟不謂然

之數四今來教果云然則撤兵議更無可疑
有倘保得倭情目下無變連劉綎兵亦當敬耳
撫臺以才超用又幸與老兄同心知其必辦
治遠也

梅衡湘巡撫

外論東封事唐太宗謂李世勣曰吾以公爲將
安得不用公計但無誤吾事而已至于朝鮮不
宜置戍之論誠然誠然豈有傾中國之供億終
歲爲屬國守禦計者劉遠平原淺草之地非倭

清公文集

卷二十七

五十五

所長騎射可以制之清野堅壁可以困之獨中
原饑亂聞有大資頗能自輯否大抵撫饑民定
亂民不出公緩急兩言願密示有司令遍識此
意擺馬事固可以嘗虜得其要領者必能譬伏
其心豈獨市馬乎屢聞謠言受賜不少謹附謝

劉太景贊畫

華札始至亟發讀之曠然心開但止辯倭衆不
歸我兵盡復二次夢語則中朝原自了了無可
請封一節經畧欲借此行間公乃欲罷間却

爲調發兵馬之計絀禍于彼而靡餉于此此
亡國之形不肖斷乎不能爲公等保已有千六
千人有勾踐范蠡輩君臣于上則可責之必成
今朝鮮何如哉而我兵客寄孤懸其聲又且自
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年之後且
胥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天下已岌
岌有識者亦爲是言耶必不得已則劉綎未撤
兵使移教中所稱千家庄營田樹旁或可爲也
而地非郡縣恐客主之間終不能相安蓋敵鄉
有積年板荒田棄于蒿東者其徭里人徙室處
貸牛具種之禾甫垂穗而田之舊主紛紛出爭
矣此亦東師今日之勢也

陸葵日祭酒

久不聞公耗日月以須是河衙門而客得公如
此從容也使至始承以孟冬榮滋公之醇明留
重師席顧恐臯比未煖且尋有後命耳適正對
余翰長思公東閣且聞無由得公縮地一至公
以時柱笏觀山正樂豈知我輩苦也溝中斷水

更被人題作木居士今不惟伏之求福者一毫無效而居之爲奇貨者其氣亦少衰已東師且決計盡撤而劉賡畫適有書來謂宜益發兵馬三年之後當練成君子六千人僕應之曰今朝鮮君臣不見有勾踐范蠡而我代爲守又其資自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年之後且胥而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安得此言哉外論割付事甚小公向用方新讀亦以老頑作用處之不必與動氣也餘不備

劉太景贊書

頃讀尊論於閑田置戍鄙意猶未了了蓋朝鮮阨隘可以制賊者宜在鳥嶺諸處此去漢江大同固已遠矣而况鴨綠乎若在鴨綠誠足以張遼左備虜之形勢矣而去受倭之地已數千里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且所謂三江者謂漢江與大同鴨綠乎聞鴨綠江中有沙渚人謂之夾江其地肥腴而江以內沙渚所界亦謂之三江下所謂空地數百里者抑謂此乎抑不知屯

積穀將使戍士任之或責之朝鮮臣民自任也留兵一萬六千人經畧所規軍食之費則中國當六之五而朝鮮供一焉借兵以自衛者如此無乃非人情乎今戶兵之藏俱告匱矣又增歲費七八十萬豈可不深計哉東國雖當殘破之餘未有數千里內不能供二萬人食者也若云彼國自當養兵而兵不足用何不減去老弱以奉中國戰士乎又不然彼之君臣言及亡國輒涕泗橫流此勾踐棲于會稽之時也豈不能

日下讀公文集

卷二十五

三六

李提督

至得書知倭歸且盡其西生浦離出朝鮮境

而彼若駐此講封貢則尚有要挾之狀慎毋
許大將在外豈容日夜憂譏長議經畧累次
書來已歡然傾心于公公但謹守便宜和輯將
士准備全勝凱歸毋慮于後事已朝鮮志書不
識可索寄一册否

朱和陽巡撫

邇者部科匆匆議處了不知瑕釁之所在今早
正與大司馬歎方今朝無真才時鮮實政皆論
虛論望之說誤之言未卒口而華教至矣廟堂
之上方賞功而旋議代生等罪之謂何而敢
附封也

呂新吾總憲

方今世風日往所恃端人立朝表儀鎮服之耳
乃協臺新簡初無加于官簿而門下亦豈數重
輕於出入之間惟是彈結爭慶驟督得師則不
佞竊有公私之幸而茲奉手教以治水喻人情
曾未欸謁神已馳于金聲王色之前已謹此報
使者餘嗣容面叩不宣

周青來知縣

公仕未達乃敢口刺刺談天下事明與時好矛
盾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堦雖然公之道是也
而使吾悲已抑關臣議權自是美事惟實讓而
得爭名爲可駭可笑耳身直爲帷闥任事之臣
而調停遷就又憚不得人喜則公私且兩失之
而公尚以何望矣讀扇頭佳詠使人懸愧聊此
附不宣

田東洲巡撫

王文簡公文集卷二十五
讀教之後旋會大司馬相與其嘆吾臺任事任
怨各邊無兩其茶馬風槩已議嚴法痛改弦一
番何憂忌毀若益耗牛種等事則便宜自在臺
下雖人各有心而懸法令明賞罰以齊之如水
從繩豈有不直者謹復

歐陽宜諸知府

客秦郡時已知公治行卓卓得教重以仰止
祖宗朝奏報災傷原屬守令之事大疏何嘗出
也第悠悠吏習每怯于撫按而不敢言耳公

固是幸努力爲疲民作主專此復

翁見鵬提舉

捧教如再獲晤對一番然公五難之說是矣要之我輩今日只可努力武侯四言而武侯却先于出山時量主自量譬之蕭憐不必得則不爲若群少年責我以周公孔子必不能必不爲之事九原若可作也公請就而問之以爲何如郭中丞向所云未嘗去懷然請公觀今日我輩獨發言薦人其人有不反因而爲累者乎平生與

三才肅公文集

卷二十五

四二

陳司寇神交乃其人清貞恬素有古大臣之風而特以好談機祥小損聲譽今不佞之盡心揚吏無所辭弗不審部議竟肯從心否耳

比來朝堂洶洶足下所知老衰齋此一片赤心以獨立前矛後盾之場而尚有足履遠望者乎足下能譽我不能哀我見鵬公能哀我不能助我臨笑但有慙愧

王珍齋運使

沈季山侍郎

部盤錯恐須以夷惠之間處之使利罷游必而後見大車能載耳屬吏中有如前蕭蔭異味者願陰察之而勿震以言色寬其小矣而把其大負是則豪傑作用自立不敗之術也惟鑒之

三才肅公文集

卷二十五

四三

主恩勸駕而恐雅意終以常

肯視之耻不受狗監薦引今再假該銓公論或能相屈餘非不佞所敢任矣祿位身命之重似不待智者而辨乃不佞竊觀世道惡容不得希夷瞻醒此又在言外倦倦爾

許敬菴巡撫

世上是非若必待人曉曉自言而後察則古有盜金不言焚草不留者千載誰復識之一歎近承三五相聚則各袖一仕籍讓薦某人去某人

日薦為吏部某自薦為奉坊行道之人誰不
知之方今世無仲尼子產則此等直可付之度
外泰交小疏惜乎并此俱裕而弟復何心理論
聞是非不久挂冠神武耳

陳抱冲孝廉

承委撰先莊靖志文會愁冗中塞命方恨不能
謫謫名德仰慰孝思而來箋弘獎過情惶悚惶
悚比者易名之典出自敝省擬裁頗自謂描寫
先輩而實與論同然此豈足下所宜私謝亦豈
僕所宜受謝也

袁葵冲郎中

前微近矣竊有思慮天下事至於宰相不得行
則恐諫官亦未易言吾公他日之憂方大耳一
官類脫始未敢言賀聊此報命之辱

蕭鶴伯楚江

伏承示會救疏草此不肖所以日夜腐心者也
悠悠之談一者託于風聞二者蔽于意氣其責
不肖蓋或誤以為賢而以董狐之法坐之顧

肖不敢當耳至于處分過重乃

上自行親批獨斷惡假乎大臣之名而諸公直
以為不肖發憤此更似魏徵獻陵之對而不肖
藉此言也其以身為諷愈有詞已疏內引為君
難為臣不易三復更以刺心明珠兼乘不如得
此一言謹再叩以謝使者

顧膺寰副使

僕當局之人譬如自不能免若况則又何說要
之此世界日日事生鶯噪鴉鳴撼不足以定凶
吉也況有東漢言我輩但保得闔閭無殿前質對
得過其後即戲實隨論耳

蕭鶴伯楚江

前微近矣竊有思慮天下事至於宰相不得行
則恐諫官亦未易言吾公他日之憂方大耳一
官類脫始未敢言賀聊此報命之辱

蕭鶴伯楚江

伏承示會救疏草此不肖所以日夜腐心者也
悠悠之談一者託于風聞二者蔽于意氣其責
不肖蓋或誤以為賢而以董狐之法坐之顧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少保兼太子太傅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尚書時敘粹

六部堂上官

詳啟僕所以去而復留者專爲

罷立一事故慮不容不深今二三年之旨屢申而皆以羣小激怒爲詞則目前事機之難動明矣就使力爭而得勢必將待來春舉行則必於冬前啟口以大事博一勝耶僕適與二閣

寮議欲於數日間先請

召見不可乃請

冊立大綱以交冬春典宜預則言之有名

上亦難以見格若渺莽如故然後舉朝相率而爭之死生去就可以無愧萬一不能少待匆匆激作則其勢更不可收拾僕雖以死謝諸公亦何益國家之計矣敢煩翁一傳鄙意于貴寮孤臣赤心想必爲同志所憐也會愁病相迫不能躬請奉告代布草草惟亮之

顧冲菴總督

昨蒙

召見

天容粹然

天語翩然弟止奏得

冊立一事頗蒙

首肯連上四揭催

九廟神靈或有相助

人之量我否也求正

恐羣少年又疑事體弄壞借人擔擔只得且緩

其詞擬旨勒候盡歸耳閣中原假使宜丁局外

其力量事體不過如此而弟非敢有所避也

周衛陽司馬

僕幸得

天顏一睹

儲宮大定無疑而昨日又奉

御札有不可下同親王之論即如是將來兄翁

可以安枕矣但所苦傳買多費弟隨有三揭呈

之隨以部臺諸公苦勸爲大典將順而止第一
日不去一日不敢逃責矣

鄧定宇侍郎

前使者發後生固已日夜虞大疏之復至也太
夫人健甚此實得於洪丈即洪丈且欲挾太夫
人一相屈而生豈得無引領乎今此望遂已無
可言者第請就來教質之丈謂橫耳所聽無違
順橫心所念無憎愛此兩言者得非孔子以上
事乎今丈之學術其已至乎未也僕不敢知若

自審未至而必待坐破瓊柳生肘之後即心即
佛而方試之則孔子未耳順踰矩之前終不可
以從政乎孔子沒而三代之後士遂當秦越視
世患乎且丈之稱曰避賢不識所謂賢者賢于
丈之賢乎何吾丈自愧不若孔子而目前世人
擾擾孔子之何多也僕以爲祇此人我分別想
已墮入違順憎愛中矣老文學之言是一說而
有如世不可待身不可待俟俟然懸遠期抱空
參而謂以曰我將以殉爲也俟河之清人壽其

幾何哉昨日蒙

上召見頗哀愚誠而大計猶似未決適洪丈見
戲謂不知定宇處此更有何作用耳從此德音
日遠萬萬爲國爲親自重

梅衡湘巡撫

捧教知今年貢事較精采人之相忌不早用公
於遠豈知正所以成公也貢馬旣高壯盍就此
講求饗養之術使馬不損軍不困一旦更得共
用耳僕頃蒙

召對之後

上欣與往復問答數四其詳不可外傳乃知
冊儲猶豫之故不老無疾一言毫無他意而羣
少年睥睨兩宮一毫不着則有以閣部院異同
之說別生事端而不知其愈巧愈拙也兄亦可
以無憂疑謗矣

劉和宇詹事

僕雖名綴首拆齒摘下壽乃其中千芒萬刺曾
不得如農夫野老一飽一卧之安惟是骨肉聚

頭祖違朝夕而家故又爾爾歲行盡矣萬里木
之人愚母子相對飲泣不暇何暇言國事哉
主上明聖幸得一召見而其所感動止此然亦
喜將來

國本定無他虞惟內外漸多事爲參政他日憂
耳

李漸菴總憲

危言狂論喜名釣奇此原非吾事但其中要認
得貞與不真徹與不徹耳朱考功好名而徹者

李定武負氣而真者也僕親之重之知其必惜

廉恥必顧頭面不諂不貪不險故足任也此則
顧鄉兩吏部雖去僕終念之皆有本領末路必

不墮落者我輩今日爲國須作養此未彫赤子
高明我走之

董淳陽座師

方今人情鑿空杜撰以不肖待人則九天之上
九地之下無不蒙教疑者其求全責備以聖賢

至人則曉舜所不能謀責育所不能舉無不蒙

賢過者而抑又有惟中之惟焉夫疑之以不必
疑則信之以其所可信可也而

上之口傳不信手札不信則閣臣豈有此飛天
使鬼之術責之以至難之責則任之以至重之

任可也面一批駁謂之爭權一主張謂之生事
則閣臣豈有此左圖右方之才嗟乎苦矣乞骸

疏已草成會

上忽然召見且許先行

預教之禮小子見

王定公又集卷二十六

六

儲位大定以此又隱忍少住耳李見羅三請而
後見允此

聖主之明門生何力之有許敬菴誠如師教方
今海內真朋友其驟驟得地可託安危者幾人

王弘陽雖嘗見忤而其人才守卓然不敢不亟
稱其善但不知在浙行事何如苦冗不能細及

惟我師亮之

李及泉巡撫

援援經年幸得

王上一對面小瓶初入開

一頗爲動忻然發票會臺省救章入竟成遷怒

清原票盡改此皆

御筆發會極門諸司歷歷共見者前此無不皆然而吾臺以爲生等心跡至此方明乎教中紛紜浮議真如太虛浮雲以生言之吳當浮雲真黑風鬼怪耳

王對南相公

徵天之幸青宮出講此實老丈手繹絲緒以付

織人似已別無可慮目前獨有東侯之議極其支離大都在始太勇後太怯聞外聽于閭內畏議論甚于畏倭此聚訟之所由起也教中而大雷小馬疾響鬆洞然如見矣北來閣臣輕塵弱草人皆思以憾之即如劉詹事何攻之急而詞之煩一至于弟之知詹事實不如老丈之深然使此議發于翁則人必讚服奉行當不至動仙話罵至此也

鄭崑巖巡撫

此者不佞拮据上下間唇舌且乾肝膽欲碎蓋乃能不及前輩什伯之一而事之難處萬萬出閣雖成傳買之命又下矣

主德之憂豈獨在國本之未定哉山左之患總關元氣適與戶兵二老言之皆屢額無措教中所請約三萬金此則或可處耳班軍當免久悉亦已商確再三不獨該曹無肯主行即邊臣亦復有異議者會更擇議以報也

彭魯軒御史

伏惟公臺憂國因以出講事定爲慰顧此未足慰也乃不佞微叩

上指止法

世廟了無他意而後食始能下咽耳

聖主心跡尚爲嗟口所疑而不肖安所逃謗又安所徵功茲重枉公臺爲之擊節而愧汗且淫淫下矣朝堂喧闐誠非盛世所宜有不佞第不填之爭是非而與之論綱紀吟嘯歟少定以此去不愧公若主張他事闕失更祈公之見教也

陳南濱御史

生頃侍文華侍讀班而出

皇長子儀觀偉秀舉動詳雅且英資敏悟一出

驚人而

上復於宮中親圖課傲慈念蕭然乃知

冊立濡滯真吾黨激之耳比有人云建言不當

分別一分別便惹是非此則是率天下而趨捷

寬捷徑也六十老人不能更作此誤國之語吾

公其謂之何握手在適諸留面悉

曹嗣山兵道

斯者出閣之事乃

明主自以父子至情假口札于不肖而不肖屬

以跋閣一召遂爲世所指目今低頭入守雖法

門而吾臺無所復望之矣

黃儀庭尚書

蒲輪未至日夜搔首以時而何意門下更作遲

句然雅志有在生等不敢再向使者前作兒女

叩囑態今大疏上矣而

明主畢竟忘前忤趣

詔益急此實天扶世道非特生等二三兄弟之

私快也

吳小江司馬

往門下自南中請急歸也蓋維摩示疾意固有

在而述微詞速使廟堂不覺入其環中今星光

劍氣耿耿照人而尚欲久恬雲卧豈可得哉不

佞初出山所推轂三人而其一間已向衰其一

頗不悅于新貴用事者惟門下絕金粹玉萬口

臨時兼聞體履加康神用無改此天之所以毗

王宗也

溫肯既出理無反汗惟鑒之

黃麗江御史

適浙中有談山陰毛令之政者以爲自古循吏

又有談其鄉行者以爲真古醇儒二年不逼

一字於座主僕陰識之不識高明此子何如

人也又會稽有一士夫周應中太僕稱其清

操正氣不容口若果爾雖卑棄何惜發於

一篇又不肖前啟以沈太僕李山爲託不識聲
留意否特雅敢附及之

李臨川參政

謬悠再出因感世風貪競如火之災竊計方今
必獎得真廉而後可以懲貪拔得真隱而後可
以止競然則老丈之一推關係豈淺鮮哉竊謂
處老丈之時則業嘗委質爲臣有東西南北不
可逃之命而年未及懸車官不逾舊秩以官爲
寄以吏爲隱未必不肖等餘謹遂能相漫也勉
之一行冗遽草此以復

王吳皇巡撫

蓋鄙人再入都而所嘗傾蓋清方之士間頗爲
陸太宰屈指數之今其人定何如哉吾道不孤
已儼然見門下秉鉞而西殊恨風萍寡緣有鄙
吝復生之嘆耳使來伏奉長箋獎藉謬悠一身
人情墜淵加膝其懸如此視身致主膽略不効
何辭以謝君子聞之故老不言之言無事之享
千芥百結會當自解門下請以此術試嘗番廩

聞而不佞比亦知翻然從事於此則尚可支離
甘習氣錮之終不可化也幸教之

徐龍環給事

運軍之苦生死已聞之會有傳沈郎中整頓一
番稍稍蘇息者茲奉來教乃知法外奸罔何所
不至即當與該曹如議奉行也

趙南渚巡撫

弊通之濫已極若鄙民敢撓臺長之執法豈可
不一駁正方今土風止爲解差大臣休休二字
以爲不論是非皆當直受不佞殊不敢謂然要
之如劉公之事則又可笑而不足怒也

李碧筠侍御

爵往見敝鄉小官得選滇中則往往動色相慶
可見遠方樂土易爲吏公臺不惜任怨一披剔
之此去秀全苗善政之大者也獨苦貢金再奉
嚴旨生等薄力僅得減五分之一殊有愧於左
右耳幸相機圖之

田東洲巡撫

引臺每事於簿書舊套之外釐刷井井敢不奉
行倉場選法縱有小出入不得不爲安邊曲處
至於倉官既欲久任則須着意優恤而常俸不
可得加不識以何優之此輩窮官倘久任無出
頭之日而清廉無破格之處未必不化而爲武
弁也幸吾臺再思可少設官而多加俸否外新
定營馬罰條確不可易併此附復不備

梅衡湘巡撫

公之料事多中僕深服之但如近事亦止是格

大清公文集卷二十六

十三

面伎倆而公比之魚水之懽則誤矣且喜得公
處展驥之地揚眉任事不憂其他也自古未見
有譽馭夷於養鷹者公之力至於飽能使之飢
乃其作用耳外周李二公推補事宜謹領教矣

顧冲菴總督

古稱荒政之難蓋其難於兵民穰穰之地此着
不得一分麤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弟
初聞雅論欲通融自處不煩解官意雖寔之竊
恐頭緒多端急難措手今得大教如古人畫官

於堵順指如意天下更無難事矣諸省適奏到
便宜無他奇略止以煮粥爲第一義不佞竊頗
心疑之人之朝暮飢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
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吾兄自謀之暇倘更有
餘策可賈人否

李對泉巡撫

此亦見計曹窳感之狀稍慰藉之使毋惜小費
以誤大事而屬以四面請求其勢愈索故不忍
再強今門下指引勸書鹽課爲言合當相與力
贊成之耳量留班軍適已爲山東開例但恐兵
部以援例者多又起恹心嗣更酌議以報也

彭魯軒巡按

昨於司農造船疏中擬批再議權宜之策蓋專
指改折一事也而該曹慮專國計怯於主行茲
得公描寫淋漓譬同舟之人篙櫂並拖庶或有
濟耳公何乃自謂去年停工之議無當以生言
之使四十萬金早費於此今年又不知作何狀
也民窮則盡將來斷爲可慮以此決計盡撤東

兵且事根本高明謂何

越南諸巡撫

頗聞占象家言中州荒亂未必無事當預物色長才異能之士以待緩急而目前未見其人也如何天下有心人方料理天下事便中希不惜銅音

陳南濱御史

承教使人寒心慘骨地方事勢如此有司駁最豈可只悠悠照常公臺既有此大議必當先題而後行若附于復命疏似則似緩而不切矣公意自是天下男子必不可爲之執法避怨也

陳南濱侍御

語云善均從衆今言散銀便者十三四言奏粥便者十六七則宜何從兩令之事果真天亦當誅之會便即當傳達彼地方時勢至此非重法不足示懲也開礦議此亦中丞力爭以爲不可者觀吳指揮稟帖可見公一紙書賢于十萬甲共今亂民尚可化而朝中賢士大夫不可化矣

明李倚

鍾文陸光祿

公此行單車數千里兼道而馳蓋勞甚矣傷形鬼面羅于前而揭竿斬木之徒伺其後亦甚苦矣乃

主上儼然以百億光元之命寄之其殊隆鄭重口倍他遣生知公之踴躍于行而亦知公行後其景必將化疵前爲太和銷甲兵爲農器也操數十萬餘金即時散盡而且次第由親及疎人求賜大儒俄頃之力豈小補哉生頃聊假捐俸爲宮中募緣疏引而不意其事果諸今速發速賑已十分出望外公自此亦當內顧根本外防徐淮等處之援例以義裁恩而行可也

鍾文陸光祿

承教郊令之貪實真天下無心肝人

明主赫然詔逮所謂聖人之勇一怒而安民者也聞地方天澤人心十回其九此公臺俄頃之如夫即死微比無量也

鍾文陸光祿

承示二令不職狀具見風裁會吏懲嚴如比據所奉陳令職數且及格矣而禮官方新行重職之令日後有庸猥如張令者恐亦不當操縱政教也此飭吏治塞倖門之第一義耳惟公臺留意

陳南濱御史

承諭吏治暨否混淆誠然誠然此不肖日夜所腐心者也原武令既審知其冤縱事已前決不
三十八公文集卷二十一
竊再與仲儀若墨吏私罰贖以充囊縱奸積如山而稍假博擊豪強奔走期會榮名美秩皆歸之矣茲幸公與趙中丞從實整頓一番爲元元造福不勝幸甚

鄭崑虞巡撫

適司農喜色相告謂東省人心大安而聞之趙司寇登萊一帶尚枵腹嗷嗷也來教賑貧民防亂民及區分各郡銀米等事可謂良工獨苦生昨因河南直指來別勸其目前且停止等情專

理荒政不謂偶觸門下同然恨不得遂借台錢兼鎮兩藩耳據趙孫二司寇斷謂賑不如蠲生亦嘗親見賑之無益斯忍門下別有術如委託得人未見果無益也抖擻精神掀翻案套其中更當以不擾爲權輿而精采佐之適朱公祖書來謂浙直羣少乘倭沸亂之志其事已發據此景象謂當事不當早發而必求臬司汗斬樓蘭則不肖所不敢任已

曹仰筠御史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淮揚之民貧已徹骨茲重之以災沴爲虐而河工海戍紛紛未已此安得不爲深計也承示蠲賑疏草敢不奉行輒此附復

李桂亭給事

大疏已特旨下部矣蠲賑自當從優但適又見外議謂蠲恩不及貧民賑濟止於朝夕謂必當富賑於河工而河工若加派于民是又助災爲虐矣幸高明裁之

沈玉陽巡撫

裁難便宜此本部議而通之於郵食之中需勝
為之術筭至此真無遺策矣但關貴部雨澤尚
慳恐二分貯倉於空手待哺之民亦尚未給不
知天意竟何如人情竟何如耳

鄭崑巖巡撫

承示獨不如賑之說果然第衰粥亦須有次第
親見散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疊累相藉或謂飢
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場不宜駕遠今有司
能精心及此乎比見廬掌科自貴部來稱道梗
已通皆門下指揮消弭之力且時雨霑洽天亦
助順自此可望太平矣

許益齋巡撫

長所見略同該曹已即日議行矣
第限以五十里建廠則飢疲仰哺者恐不免奔
命之難而民間見有司急米或故昂其價反為
畜資不識更有便宜可展轉無礙否

章念清御史

比者水災倭患交棘議郵議餉紛紛夫大疏警

策款陳洞如指掌真

九重修省之助先是部議已留漕糧十三萬石
尚有餘羨欲留治隄之用寓賑於工而兵餉則
未之及也蓋頗聞金山倭耗漸次入海目前未
必能達南當事者因姑為累黍惜費之計而不
知已增之兵不可速減應補之餉不可終負會
亦當多方酌處以報耳先是鹽官更議時侯固
已私為選公言政體未一恐有志者必不樂就
今不意兩公果稱病矣即如來議非大改創一
三又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肅恐終不能鼓舞豪傑也

胡葵南知府

放賑之命不惟為事擇人且為人擇地固知公
雅能辦此

九重聽早業不靳數萬帑金發崇之請豈嫌再
三主計者已先為奏捐八萬雖不能盡濟燃眉
投醪飲河要在公善行德意耳

張仁軒巡撫

羣盜蟻聚則為賊鼠伏則為人門下不膠一見

之在文武之間宜乎竭力省而其効速也就
反側未靖散而復合此恐必有奸雄挾飢民
爲亂者第鈞致一二誅之而衆且自輯譬之治
絲得其緒而理矣發賑之命此時想已久聞又
會甘霖與

王恩並霽舞非門下至誠所感而特不識有司
本行虛實何如耳幸詳示之

郭希所稟稿

大民流民最難處之則無所仰食驅之則更

以生亂此向來籌畫者罕開羅放糴之間處之

未得其平惟高郵新集開則幸矣

趙南清稟稿

蠲折疏草即當與該議行矣外示王中丞東
修至行游乃通才生久知之入都後已歷薦該
銓諸公間未見有首肯慨然推轂者蓋悠悠海
內皆私其親人情或以此見疑而不知此公一
向未嘗交一書未嘗及也茲得門下片言表章
其重萬倍抑亦使人知蘇肖器才每在形交之

或嘗見信耳中州尚聞有張澹東孫露山其
何如可備物色否

孫月峯司寇

伏惟朝望表表向所以屈分陝之任者自爲長
公避嫌耳茲復何辭教中賑不如蠲之說不佞
自五年前言之而恨未嘗特拈出無田不荒之
說今幸合駕且至明目發揮一番計臣必當有
悟也且俗諺稱富家爲從容貧者爲急迫大是
有味今之紛紛知責通無益而勢不能通計三
十年之盈縮大抵皆以急迫故也我丈既有真
見何不單題一疏爲百億元元造命乎力疾附
復不次

張仁軒巡撫

門下之請亟矣該曹據稱先覆桂掌科疏已擬
恩澤數浮千來教之外似可無容別議陳仲弓
爲吏不問盜賊而問骨肉相殘于今復有此人
否

明主方下安民之詔幸門下以實行之

孫東流繼造

南民力竭矣門下之力亦竭矣門者生等亦
常具揭舉真仰分萬一之憂而寬詔未傳乃索
疏號咷慘怛究盡商民之疾苦此真感天動聖
之一機耳生向者但知民苦不知商苦今展轉
相累勢且奈何門下爲

聞主竭誠盡計久之必自能上通不可更着一

身爲名心知難而遂止此則區區私望也

上約海關開辦乘倭發難倘可密報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李及泉巡撫

前者賑饑之事生等聊假捐俸游說

上前不意其事竟成此蓋九重德意先定何敢

今天功也吾臺開府地近自不同外
一開則南九卿各監司安得宴然今定
之以省解運煩擾幸台亮中外紛紛如此生之
前思乃辭罪也何煩置齒頰哉

陳南濱御史

賑事且報完矣而公之以便宜設粥爲貧民續
此一實心不知活幾萬人努力成之大幸
也留疏尾一段灼中吏治膏肓不佞往於戊
人察時不敢行卓異之賞蓋今有實見實聞
信口足下更足自信矣

宋相國經畧

宋征事緒至今報而十竟八九矣第西浦之倭
其情形似尚在順逆間渠若必欲坐而挾貢則
兵端力始即中諸少年有異議者其意恐倭未
盡退而翁遽還朝嫌卸肩太早慮有後變此則
似爲有理二萬兵留守目前尚不駭聽若更無
武備之期則兵心久而將動且使朝鮮歲歲爲
二萬人東道主客主俱不安矣請更裁之愚計

心得國王自疏請留而後對酌許之目前可以
留去後亦可以免累至於劉綬之加衛事任
則惟台意耳

張元冲操江

訊防在邇頗聞倭奴未有南意臺下得從客爲
備將官廢閑中尚有人趁早物色之何如

李提督

來教雖盛稱周直指之忠而此公報疏却尚牽
中朝餘論不肯會當以已意規之蓋安公即所
以安邊也

柳庚虞御史

前大疏乃卓然議論竟不得下可歎也僕何幸
得以赤心見信于君子而又以時勢之難見諒
恩意原無難者但求士大夫各吐本心各核實
事不責人以難而天下之事皆易矣東征一就
封貢必當盡絕自是千古定論謹如草教矣

李提督

師在通雅意不以馳肩爲樂而以厝火爲慮

北古賢不以賦遺君父之心也教中語三漢亦
之度留兵多少無濟於用而朝鮮又似不可
久留者已主議撤兵專守內地公去後便宜具
在近

言中一以息公久勞一以防人復議斷不使公
成北山之怨也

石東泉司馬

見願總督培報稱朝鮮與倭攻殺等因如此
支離必難成款且福建又有疏不如乘此貴部
上中一從之大約言本所以羈縻朝鮮原爲朝
鮮之計既自能復讐且不受邊臣節制料無
求之而後從既與朝鮮生釁料亦未肯速歸
此間已絕封乃爲有名非爲前紛紛之說也就
也愚謂如此既免紛紜且占地步惟高明裁之

許敬菴巡撫

太宰摠憲一新而士風只如舊日今極意爲補
心堅定使之自服而以其不可知不可能者

之天耳正郎純德之士其推舊省弟愛與謀
贊之今事變忽然勢不能救負此君矣朝鮮
兵無論倭歸不歸自當速撤撤而後國他患尚
得中策不然糜餉于內兵變於外乃亡國之形
也通謀之月峰司寇亦以愚言爲然幸高明更
裁教之來札中有民窮財盡之說本所以規規
不敢言快意爽口之事正慮此耳

顧冲菴總督

承已受代于寧遠內外事機皆決于此此弟前

殿中所以不敢主張緩行之說也號令劉綎牌
先之實已是第一勝着過又有少年議欲出
題先考老兄而後行事此則弟死不敢從老兄
但自保能爲趙充國不患弟不能爲魏相也但
中朝元氣壞盡恐必不容人有功識微君子念
之真當慟哭耳

顧冲菴總督

適福廷又有傳報倭情大意主於絕而其稱
實以敗歸足可證中朝議論之謬然欲判其弱

而更爲行間募兵之說則迂而可笑矣今幸有
朝鮮挑釁一事愚謂乘此絕之有名倭難責我
之失信朝鮮難望我之再援而於前後旨意亦
不相背棄老丈當以爲何如

錢淑湖太僕

承採行愚論竟此歲終舉劾之事而疏中因事
論人設得大體以此持平天下可矣扣留銀拈
出解京從來諸公無及此者當此兵興用詘之
際一金足可當十而該曹之踴躍奉行可知也

田東洲巡撫

辱書娓娓數百言老成憂世之思有出於言表
者不佞謹再拜受賜又再拜受規凡今鬼夢紛
紛不佞自合於前生理會風業可以爲飄瓦亦
可以爲礮石乃

明主方自信夫夫明斷而諸公苦證以爲籍手
於人此弄舜之所不能受也教中靡激二字惟
其臨實事而靡所以爭空言而激激之利大而
靡之害隱惟其避害所以趨利耳我輩但實見

可是爲此不爲彼舉世皆醉會亦有獨醒者不
所以復明教止此矣

薛降華御史

楊酋之事據向時諸公請剿以爲衆叛獨夫可
願指就縛而調兵數萬之後且有傳賊巢甚堅
勝負未可必者一何前易後難之甚也今此酋
方有疏乞哀朝議欲且以生路開之使諸公得
隨裁操縱可以收拾不識高明謂何董少叅招
撫番民亦制賊一奇公當稍激勵之餘不具

王泉臯巡撫

伏捧教揭爲貪功將官議處此所謂涓涓不塞
駑成江河門下防虜在幾先而指麾得大體如
此敢不敬服愚以爲瑣瑣蟻聞無足煩兵即楊
應龍惡聲著聞而使其肯僂首就拘恐亦當以
鎮靜處之若必欲夷其種落利其土地堂堂中
國之富強恐不必在此也高明裁之

王泉臯巡撫

乃今之世上廉而下或涸法嚴而人或玩即如

日前臺省大臣門可羅雀而小官外吏索賄
自然此安所從來也來教泮礪諸司以此爲
一義得其本矣至于徵外雜夷原非孝子順孫
因俗而治自不難處昨朝旨所以放寬楊應龍
之意想自能言外悉之蓋機不先露使之不驚
則該省便於操縱僕竊料此酋聞風其勢必來
聽理來則量其情罪輕重處之不來可矣
不易之定議也

王泉臯巡撫

前者楊應龍之事不肖固一言以蔽之待
受攝而議剿此堂堂正正舉動豈容再行姑息
避之文避非畏其強直道理當如此聞此酋已
衆爲獨夫祭而尚敢負固恐其下亦有與同死
者倘遂進兵不妨過計防其狐嘯獮突也

林錦峰布政

楊酋之事蜀中已有報來前軍頗失利而
上意爲之大動傳

廉肯切責矣此酋初據言者以爲蠢爾獨夫故

弟等擬

吉止下擒治字樣今忽聞出兵數萬又不能克會

明旨正以他事怒王中丞將來恐相累不淺奈何奈何昨本兵先見此曹辨疏以爲尚可操縱提開一生路與之今畢竟難處不免付便宜于兩省而王中丞且行譚中丞新至又恐不得不勞老丈獨任其責耳近來宇內之勢已如破屋禦寇四面不支百凡慎重是祝

吳恭軒御史

播州之役前者諸公主議以爲擒一獨夫勢如拉朽不佞固心疑其不然嘗遺諸公書謂此首敢於憑險拒捕必有同死而今敗書忽聞

明主遂爲之傳旨切責此首又會有辨冤疏上甚寬處分將來又恐如安國亨故事奈何奈何王中丞素著清望其治蜀之政亦卓然而科疏

一入

內皆遂欲以入已賊坐之僕等力解乃幸得以

交際行勘蓋謂是人情所有將來可以收於耳

聖公臺共體此意稍爲忠厚於正直中亦請毋累兩道長可也顧此事尚易處而楊曹之事不決則難處愚謂以夷攻夷乃制馭上策若一一盡仰力於我兵隋珠彈雀復母論中與不中總之爲自損耳高明裁之

鄭慕塘副使

僕病癯餘生臂之折鎔敗悶

天子猶欲理而用之匹夫之節敢復固守但邇

三才集

卷二十六

三十五

來朝議又不覺曉曉知我者不思其稅駕地耶邊烽戒嚴知公自不免賢勞然僕嘗謂方今憂不在外而在內議論多可以敗成局而形骸判可以生繫端即貴省播州事亦其一也高明謂何

劉石浦誠意伯

生自由山以來輒見門下條陳疏得教乃承與許給舍議論不合狀此正所謂上殿相爭無他私忿門下忌只宜以理勝之如勲臣奉旨

人朝行邊幾千結繩以前事少年不將念有
耶生之苦口前已累爲門下盡誠而不自覺
然意則忠矣惟高明幸垂察焉

胡龍滙御史

示獻策何葉宗慈長風之慕子牟魏闕之恩固
知不爲榮進汲汲也第浮俗多嫌或恐以迹疑
心而該邊廟畫亦似方有次第公臺此舉不如
且待祥禪之後移孝爲忠庶不至重駭物聽耳

朱鑑塘巡撫

三才集卷之二十六
外示留倉米平糶之疏司農業先處就其數

想吾臺具悉即報中矣適聞敝鄉人言去年秋
成僅可六分今米價遂踊吾臺再有疏來不妨
時時點綴使

明主知四方無一可恃少顧根本此亦臣主德
收人心一機也專此附復

蔡懷峯州尊

負江南風聞事不肖饒舌朱撫臺力勸其慎而
慎必不可株連善類也今奉來教吾臺已先

同然要之描寫在人櫛柄在我茲不肖危病
自誓必不至死者亦特生平有此些小陰陽
耳力疾口占不備

朱鑑塘巡撫

向聞吾臺以勸疏

留中杜門待命爲之憮然苦病次無緣致一詞
効忠大抵

留中之疏未必盡閱首尾或見奇事新事
上院有所判訪待報而發又或欲獨斷處分以

示尊重至如大疏尾有求退一着必是未曾看
及論點獨遺何過自疑無病而疾也吳俗多訛

世情如劍萬萬當慎而又慎以瞻力鎮之方便
濟之謹察而後心此後不敢復有言矣

王廷奉人

丹徒誤招鄉紳有傳至者不肖業已手又發去
了無及於兄兄當一意爲顯親揚名計可也世

貴日昔兄試觀老病年來事事克已而怨謂日

此由少年不能養望之功鑒于人者知吉與

不可不是務乎開仲兄廷試第六平生無此屈也然大比必不落後兄當與努力爭先耳

曹嗣山兵道

邇撫臺報來地方奸徒謀乘倭作亂士大夫子弟誘入其中今已有就擒者不佞爲之股戰慄食此等萬一不真則撫臺一發之後何以收拾此緩急安危之際吾臺聞此豈更容俟駕而發已

馮琢菴屠事

清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三十五

求論否爲疑根疑爲爭根爲今計者非格君不足以用人行政非得君則不能格君而非加以十餘年之強力忍詬則得君亦不易居常自念宰相器局有大小規模有久暫如張文忠徐文貞皆輕拾身牢立脚乃克有濟使薛文清効之則又不知何如矣足下試設身處僕縱欲以頂踵報國豈能強八十病母久圖之長安中耶則不免爲其小者而姑以其難貽吾用韞可也屈指開歲榮假當滿若星言赴關或尚及執手一

談諸佳爲吾道蒼生自愛

王對南相公

比見台翰周環捧讀尚未釋手而見訊之箋又至矣弟之不忍欺翁猶其不忍欺

皇上也乞歸諸匭字字皆真而翁僅以爲目發赤墮而已則弟于同室之內尚有隱情而又何足以厯翁之見問哉放鬆一着之語弟初實勇於前事而比者身當拂鬱始見其難論事勢則着着不得自由論地步則着着受人責備前着王公之函公文集卷二十六三十六

不應從着愈難自是放鬆不得至于病苦之中

國事歸計千緒萬端平日所推排素位知命之說無一毫得力者乃知此二字實爲未易奉行也當小疏六上添官跪下之日生機已自勃然而比復忽焉變卦

天威震蕩既遂紛紜不知又釀成何等世界薄命不祥之人哭上更加笑好事亦成惡而願猶佳身朝籍不能即刻決踏以去弟方自限吾生之辰也弟未去翁未來天下時事可知豈云

必欲待其窮敝極壞而後展翁之濟時大手耶
可爲浩歎佳莫謹拜尊賜并此附謝

顧冲菴總督

近者添用閣臣命下弟東裝已就而第七疏又
格不行或云因見金華誤票南昌不出復起舊
弊之想嗟乎

上恩至矣老兄進退之計畢竟難決金華必欲
分出經畧餘姚必難遂辭總督而本兵又惑于
科臣之論欲且留老丈于遠先替人驅除倭虜

卷二十六

器刀斗之才分出粗細二任使議論者無日不
空口笑人而當局者無日不聽人穿鼻愚以如
此不惟弟必當去雖老兄亦豈無南山南北山
北掉頭裹足處也

上以又怒發將顧涇陽逐去詔處遼撫兵備等
官觸目無聊轉病轉深耳

張洪陽相公

落成後而大病忽作氣息惛然天絕

下何乃至此弟之於老丈非寮友乃真弟兄也
共事以來休戚相憐腹心相語皆他人所不得
聞而弟之狼狽風波間阻成結局又不知老丈
胸中維護之力何如矣朱中丞疏久之始發發
而欲查勢宦主各此爲何意萬一別生他端構
成大獄關係世道不小幸極力護衛之至緊至
緊口占數語不能及他事矣

沈蛟門相公

昨使者口傳台指云尚欲枉道一就見爵病廢
餘生貪見知已未暇審答既而思之爵身遠朝
市且抱宿疴外而邦君諸侯內而鄉黨親戚既
一切謝不相見矣今若台駕一臨病人一出見
風聲蹤跡有目者何有口者疑必將曰何昔者
疾而今日愈也又將曰瑤老與門下一般寮案
何迎新厚而待故薄也又將曰何門下遲於赴
命而疾於見故人也又將曰盲老子恩仇未忘
而授指新令尹快其所欲爲也嗟乎此世界何
如而我輩可又藉之口乎記得三年前瑤老

半年辭始微服一見於舟中然已爲本道所
色登之奏章此兩人皆在林間猶自不免而老
兄今日新履熱途一舉一動爲具瞻所屬弟又
謝章未久若更以餘糧自累累老兄四海歸大
千何逃矣竊料老兄未忘病人之意不遇見
時事難處欲稍有所諮問顧爵自審身既負國
盲人指路豈有是處且眼前局面一日數更勢
亦難懸斷惟在老兄到彼隨機下着不激不阿
耳霜寒長路願言爲國家珍重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森森後集太子太師尚書左僕射王錫爵著

尚寶司司丞 孫時敘梓

趙激陽相公

獲綴寒家再歲春夏今時局異甚蠻觸滿前而不肖幸迷痴謔以榮名始終則今日爲愚毋子遺命者豈獨

聖主哉癩花已子中元日抵家初謂解鞅之後試理淨業未必遽爲廢人今兩目轉盲入秋未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能先歸而後知天果厭不肖矣老母垂及家而病作迅急駭人第之手滌廁牖不解衣而寢者浹旬於茲而後知此歸之晚也雖然其敢忘吾君吾相之恩哉回首雲天恍成隔世然野人之分不敢復作攀戀語惟是贈言在懸解衣在簡有舉家銜佩無斁已耳專奴奉謝惟台鑒不肖

陳王壘相公

文傳政本爲國家老丈娓娓以推轂論論非可以知教中及信上獲下之難令人刺心

力荷擔以沉幾輔直道而行天下事未必不可爲承念及小兒試事弟在官時誓不伏盜賊之類或可令之放膽一出今父以病歸子却就試于情理進止殊未易耳謹謝倦倦不一

張洪陽相公

弟也質篤村散無當世用所以違心視面一再出者誠幸明德君子示我周行而竟以奉教不謹傷貴交其前疾病隨其後負負何可言者上

明主之恩與翁丈之庇發楊津後四十日而抵家大馬之驅雖狼狽苟活然兩目畢竟盲廢而適又會老母暴疾駭人第之與婦以淚拭面者浹旬矣有生以來豈有此苦狀而翁丈自遠觀或見慕爲翔鴻躍鯉豈不誤哉雖然愚母子一息尚屬莫非吾

君吾相之賜區區環草餘忠亦豈敢一息而忘報也茲專奴奉謝因布感懷萬一伏惟台慈弘照不宣

趙潑陽相公

追思相與不過年餘乃廟堂之上議論參事體
多忽忽如數十年光景之難過自非老丈并心
裁力能至今日乎賴

明主賢寮殷勤眷惜以去老丈又專爲再臨慰
前咨以國事心事儼然若芻狗未陳而枯齒再
啗者人生會有別念此自能無恨恨世局已如
此且喜新舊二丈同心必能力補謬悠之罅老
丈慎勿以眼下風波自阻凡事可忍則忍當斷
不計公文集卷二十七

凡所有靈未必不相助也

石東泉尚書

濟寧見邸報知門下已出爲之色喜國家大事
終負老先生擔當幸勿懲美而前却也目前所
急倭款既罷禍必中于東南雖明旨歲歲申餉
海防施屬畫餅計必立一勤惰賞罰各港失事
之格庶可遵守草野之人不宜復及朝事桑梓
念切不敢避喋喋耳若近日所獲倭船則失撫

臺已爲疑詞上聞不待鄙言自知真偽矣特愛
并此附聞不盡

陳心毅太宰

濟寧道中再見老丈辭疏可謂至苦

至上明聖卽一時喜怒小異大體終炳然不消
若

上無成心而老丈反執成心以抗弟竊以爲非
事體也想此時且翻然出矣賤踪賴庇已于月
之十五日抵家飛潛路殊自此恐遂無緣通問
因齋疏人便章此布謝不盡

甘紫亭御史

行及天津忽奉手教且以古賢先憂第一義相
勉不佞爲國家計當歸爲母子身計亦當歸既
歸則萬萬無敢牽挂時事者惟幸在事逾年如
未嘗倡議倭奴封貢及懲懲緝捕用兵異時差
免誤國若其他摩拂上聽詞停人情則恐古相
休休必不應爾而吾臺獨深取之不佞衡此而
兩與

恩並榮且益其婉已

為文所副使

兼瘡無狀奴奴自免此

明主不當以為臣同朝不當以為友而老夫萬里馳使慰諭加勤敢不重拜僕年來觸簾進退幾忘却本來面目幸而天假病緣弛于負擔願今右目已盲母子癯癯朝不謀夕兒衡亦未敢遂卜行期蓋器滿而覆自繁之理若復墜斷世名猥自遠于見幾知止之義則鬼神惡之歟且

文蔚公文集

卷二十七

五

速朽又何高飛遠舉之有側聆道候甚休但小苦更事人生世福自無兩全幸為時珍重

黃澤陽座師

重九日方占做驪候而會有携貴省小錄至者則賢次孫褒然魁薦矣伏惟我師純嘏上壽自是德福報施左券中物而名位未滿設施未究則天意似若留此有餘發于子孫者今三代簪纓一經求鉢如聯珠綴壁焜耀宸廡而我師方手握文昌之柄身領神仙之籍以稱南山非海

之觴此實係元氣陰陽其間非偶然也小子因思年來物情洶洶止坐勝心忌心橫於胸中以為口吻利宰眉睫雖雄可與天爭權不知蒼蒼者陰玩而弄之即如今日鹿鳴燕笑之主人不審回面而思前事以為禍耶福耶思耶怨耶自來科場一揭榜則貴家富家必有一番譏妬今賢孫恰入此公之彀乃是天差排下無衝無破福星以成我師之全福也小子觸類而推亦知良病此歸皆天所以成之自今以往小子當以

文蔚公文集

卷二十七

六

從前口舌為謝世之本而我師亦當以一切塵

孫小溪撫臺

孤不孝自絕于天先慈竟背一日之養而昔之叶開哀血及哺惟顏種種皆春夢矣猶記十三年前臺下枉鉞見臨時不孝猶稱其慶而先慈尚能主饋延賓今人往事往使者旋以莫咥來辱一腔苦腸為臺下提醒奈何不悲感且涕泣惟華軸長箋言言榮哀九原而有知也自當求

從不枉乃不孝之極。雖喘方悔不早歸。以不孝。惟不早成。以代母命。而臺下願強爲之師。罪成福以榮。破哀痛乎。非所敢置對矣。

趙張陳三閣下

不孝孤罪盈。禍烈先慈。已于去年十五日背養以

聖主天地之仁。老先生手足之愛。不敢不奉聞。第今日月已遠。起京師先有耗傳。而老先生亦忽爲之輟食。驚汗矣。自古有死。又得從容。臨

公文集

七

公天然。竊有三大恨。一者大馬病朝夕。可然而不效。竟爲家慈所先。二者昨午之焦唇。敵舌乞得一歸。端爲何人何事。今結局僅止此。三則見家慈京口再生之後。以爲大難不灰。餘福未量。更爲管板興游。戲之具。今一日無常。盡成春夢。此不孝孤所搏膺。推腦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因思蓋棺之後。設案上食。事事俱假。惟有微國寵章。稍彰潛德。雖不識冥漠有與與否。而人子劬勞之報。舍是無可藉口者。用敢泣泣

上請具如別楮。伏惟老先生哀而鑒之。令來奴得早還報存沒之感。當永永銜結于無涯也。臨告荒塞不知所云。

許穎陽相公

別來四閱秋矣。而不孝再有前年之出去年之歸。中間銜羞覆餗。茹苦觸簪。以不才狼狽之身。種種遺憂。長者所不足復道。惟是惠徽

主恩與門下餘光。得早稅駕。迷途奉板輿。且墓之欲春暉。寸草差謂無負。而鬼神終忌而奪之。

公文集

卷二十七

八

高門古哉。適小婿周秉忠奉援歸。具道老先生。設食滿堂。兼傳語。次殷勤寄慰之音。正哀感中。乃再承千里專使。以華章盛奠。見辱而別。雙生爲拔拭罪逆。推往證今。援佛理以破執。見嗟乎苦心哉。老先生之爲故人謀死也。蓋恍然若手摩面命。而三疊且浴之矣。世界缺陷。願不孝何人而敢求全。獨念連年宛轉進退。間疾病不謂醫淺。毀不置辯。腐心抉眼。端爲何人何事。今告東僅止此。天而旣厭不孝矣。則病廢當歛。窮

當歟乃竟不灰而爲家慈所先令其狼戾人間
備嘗苦諦若斯之酷也近且稍事鍼砭爲支持
寃安計杜門月餘目眚加痼益至是而生趣轉
索然矣聞之周壻台蹤近復儵然綠山爲宇結
筏爲舟而長洲丈亦以角巾文酒相望五湖間
乃不孝獨爲匪人欲近攀長洲而不得何暇謀
遠老先生游詠之暇或肯釀酒盃一酌故人未
必之靈乎臨占附謝使者惟哀亮不宜

沈季山侍郎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九

潞河別未久而不孝遂爲匪人天地絕之慈母
背之矣乃門下公私莫咥一何惓惓大君子之
愛人也或責備于當塗而矜原于處閭閻疏于
交際而綢繆于夙喪此其去世情萬里也乃不
孝顧自惟十年流浪止以一歸藉口而疾病驅
之原不成勇退今天厭神憫禍罰自貽而門下
尚以誰慰耶草土妄聞時局水火幾復加不孝
往年之事然要在一靜處之嗷嗷者終自定耳

王對南相公

世禮越疆弔喪或在官公差或偶託風便又或
有一使而齎數十簡吉凶並行者乃不孝獨以
先喪仰累門下懸哀四千里外專發親使及其
奔期此情過於禮即束芻漬酒之將于哀榮不
當足矣又比敝函讀教則誅章數百言咥箋又
數百言而匪頌之渥稠載疊累重令人福薄不
勝類厚不能謝今匆匆遣一介代叩又以凶
不祥之言唐突新歲則其慙使者而負先施
不孝甚平竊念老丈所爲惓惓故人當歌而哭
豈不知其無益於者毋亦謂犬馬命一綫尚屬
手足開情不忍遂見其狼狼觸藩匍匐下井乎
蓋餘寡孤獨自古號四民聾聵顛廢等症並
稱廢疾而孔子獨哀齊衰與瞽者今不孝兼此
亦可哀宜門下之不能忘情也抑嘗內省平生
冒越朝榮沉迷世味揆之人理決無滿而不溢
者今萬苦萬病報業猶輕一粥一菰亦已望外
前近且延得百歲老人教以禪定攝生之法其
濟則吾丈之庇也不濟則窮身亦何所顧

勤我夫之遠望乎伏惟獻歲萬福不祥無敢言
賀臨占耿耿

王對南相公

我丈早高飛遠引拔足風塵頃洞之場而不孝
乃一出墮名再出滋垢以及于今則天怒神恫
一身剝喪無餘而萬事已矣譬之失羣哀鳥徒
羨翔鴻敢尚掛時事于齒牙理折角之如意哉
苦口雖無見而耳不能無聞即如近耗幾于
爲戲場同舟爲敵國山濤范文子內寧外

清公又集
卷二十一

之虎兒證在目前不孝一孟麥粥亦須得造
不若賜之安樂消受而此時寧得不思司馬相
公家子弟過有鄉人傳申許二老蹤跡日日在
山郭水涯不孝進既不能爲老丈之立身顯名
而退復不得如二老之含哺鼓腹今日倚枯藤
啣啖自悔自痛耳頗思賢嗣公開美而老衰愧
無請教之緣不敢具書統希台諒

陳毓台巡撫

猶記不孝往年觸藩狼狽時交戟之士譏訶万

起乃門下獨爲之懸照予遠內師于心以書來慰曰公之道是也而不孝固自恃一人知已矣日發狂吾道苟是則天必令老母長年今定何如耶人生如此方知寵祿爲祟憾悔無及而來笑猥見譽以炳然幾先比于李文靖之報國痛乎非所敢置對已

以蘭臺郎中

天爲之先慈奄背則前此不孝之焦唇敝舌
以之爲聞兄臺之破嫌違衆以伸微節畢竟不
王丈則公文集卷三丁七

荆公文集

能與鬼神爭權而不孝之歸且晚矣歟且晚矣乃兄臺萬里莫唁之辱而教中扼腕于近者如不孝十年在事再出無功向者猶自言心以爲不欺天不害人不貪財不怙寵身茹煩冤可以資老親餘福今則肝膽自疑及恨諸公見政之不力使得以微罪衍耳竊嘗評定兄之人品斷乎可質天日其在同朝有顯忤而無陰中吾道苟是何必掛冠但不激不狃有待而爲了

也商疾之人久不談外事聊占此復於知已不宣

趙寧宇巡撫

敵郡濱海軍門就近彈壓此事體之必不可易者臺下不惜小勞以從輿望即此初政便自卓然但到郡之後顧且以行巡爲緩明年春汛一出料理海防更似妥當蓋近來鄉少喜捕風射影若吾臺舉動猶見非常其知者以爲地方不知者以爲不卒不敢重爲吾臺累也因教中有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李翼軒參政

別十年間彼此契濶升沉之跡摠不足追惟乃不肖顧自幸舍館尚有母採菽尚有身差不愧老兄善養而今竟何如哉人生至此罪逆之報端生寵盈今即欲追禡朝榮悖換老兄一日之奉而不得老兄試推今轍往所得孰多當先自解而後爲不肖解耳久承賢仲大名一見爲之破涕驚棲駒隱乃不擇地如此亦敝鄉斯文一

遇也會改歲哀迫中諸不知所言

邢崑田巡撫

哀迷中過日忽不覺聖節西巡已至涉年先是此首貧固時畏之者以爲長蛇猛虎必不可接狎之者以爲腐鼠孤雛命在掌握蓋至于勢成事變而吾丈馳尺一之詔臨之緩之不可急之不可世間第一擔子第一難事也每見邸報中疏揭指麾部若事事安詳知其必辦治首今果束身繫頸歸命下吏萬結連環即時盡解嗟乎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一四

孰謂禁中無頗牧哉教云事于外夷處法無以復加此即不肖初計而王中丞不聽竟以憂勞遺吾丈吾丈若再遠巡則後生必更有一番議論而西事瓦解矣此社稷之功自然有人拈出至此而尚未移去自便誰其聽之哉記得先朝處分安首懾心廟堂縱不能盡錄大功然斷無使丈復南之理不卒距違雖遠且拂拭盲眼爲知已一快耳餘不盡

黃儀庭尚書

見為令親至亟問起居始承有太夫人之諱不
幸茹荼方若仰知純孝至情必不能堪試檢後
中所遺誨札讀之言言皆以不孝甲午一歸為
無憾夫十年流浪萬里間關若一歸可以償百
貨則吾丈先幾遐舉不掛一絲而太夫人迄以
九十之年備平人天之養其愉快復當何如矣
無記昔年我丈將母疏入以同省落筆這次為
恨以今思之畢竟造物假手成就我丈為天壤
間第一完人而不孝病苦狼狽遂至此厚薄之
王又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寧豈不以人哉今匆匆附以束笏致弔未能標
詳聊占此奉慰萬一不宣

鄧寬溪總督

不孝頃年得告扶母南還竊有羨于翁臺一立
一壺之適恨不如王無功徙我相近而亦謂鴻
冥胡伏可以兩忘不足貽長者之憂乃今竟何
如哉天道不遠罪罰之報則尚以寵祿為階今
伏草內訟咎已莫追有生之緣萬事俱往而門
下猥以通家之情為親裁哀夢遠致束笏先靈

而有知也則自當永承徽榮不朽若不幸天塹
戮人君親兩肩親焉餘命即強旦暮支持而自
眼枯骸雖造物不能芽空中之核矣乃來箋更
以誰望耶惟是顯迷中未忘理亂竊計方今邇
虞孔棘國是日清廟堂日日謀治安而眼前有
張魏公父子俱置散地可歎也軋軋覆涕不復
知所言矣

劉如野吏部

承別箋以先太公墓文為託不孝頓首惟新焉
草土具親之不能事而尚能及遠乎然先是葉
有緒言夫人之愛親誰不如我蘇長公猥以身
自居喪而絕不為人銘墓非通論也今所苦大
疾既痼重以哀勞近者亡親就窆之後聊復勉
支鷄骨出疆謝喪而喘喘餘息盡矣心廢不能
稱思目盲不能對蕭此殆鬼神所絕最苦最真
萬萬無可受得之理若足下果念其傾蓋舊雅
錫之存類則何惜自構金玉借不孝出名而不
辱微榮庶不朽已此方命中之曲處庶乎兩全

惟足下裁之

余騰江中書

公此雖係欽遵而實則欽備此慰存乳獨至於龍光先凡大篇華軸東帛加邊一一不煩有司此從來諸使君之所未有而不孝能無刺心鑄骨感知且總別者乎念公懷悛如書生處子因亦以書生處子之禮奉侍而士宜薄將不蒙塵納是絕之也然世豈有號爲人臣而

天子之命使顧反累其累糧輸幣無一髮奉酬

三又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者乎茲追走一介令小兒再叩以請雲泥永絕

行矣自愛

申道泉相公

不孝擬於先慈百日後力疾馳奠董老師會間

聖恩出望外隆重如此差官此來係函禮似與

前數番不同不孝該出關迎接否宴待之禮擬

請本州士大夫代陪但不知小兒當與席否喪

中無奏樂理而朝使又不可素設相待或宴之

別館何如又此舉專爲購慰生者恐不宜待喪祭一并謝恩若該專謝則差官事畢後便當發

申瑤泉相公

開禮部覆本下又使人窘熱一番此會典條例

一旦爲不孝抹倒大駭觀聽相知者勸其苦辭

此事體尚緩就附一辭疏于謝恩疏中亦甚便

三又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但所慮者身受許多

恩典而獨于父母市廉橫來直去免不得人譏

笑老丈其爲深思教之適李繼泉父子送一山

泉眼詩謂不孝疾尚可活但須箭頭透明砂一

二斤煉和諸藥而市中無堪用者有如尊篋中

貯有好砂乞隨多寡見賜以濟急不敢祈足數

也

趙潑陽相公

間者不孝之請恩也踟躕進止者久之恐

上意不測復如去秋留中故事而又念老母之歸係奉

旨扶侍勢不得明白始終以此小疏雖上着有查例量給字樣庶了公案且便批發而不意中旨隆赫出例外望外一至此也今欲辭則請恩在先朝使已至欲受則衆視羣指以爲百年條例自不孝而壞一身五體寸寸負苦而奈何復望久活耶竊謂此等恩例即有內傳在閣中不妨爲衙門前輩照管折衷不惟安不孝亦所

七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十九

王西里吏部

不孝孤哀病歿矣腔血未冷猶有生平傾蓋故人不能忘情如禮部王二峰精金美玉而以護送不孝一差坐累失選近又有遺贈趙大行遺

蔡余中含兩公他事不可知若其奉差

規模吾丈無一事苟且不審貴曹憑何議論一乘在差補部不孝因懲往年王二峰之事爲之動心不得不私于左右遙想緇衣一念有同然也草土饒舌皇恐

李見羅巡撫

明主在上恩威不測不孝力未能徹底奉雪今大獄既反老丈過去見在心業已剝空一半其將來而未來者以斯文之興喪卜之天以此身之東西南北聽之父母而老丈姑隨地隨時爲重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手

趙激陽相公

別札爲賤目憂懸而勗以陰符機在目之一言適正會百歲老僧亦舉此相勸近者稍自斷不接貴客不閱邸報以爲在喪言喪即此亦收

心一方便而教中偶及近事則不免萬緒又起
天抵今日士大夫之勝心非必真有不平直是
邪氣鼓之一鼓作氣至再三而衰竭矣怯而避
之則破愈勇憤而爭之則彼愈諱今老丈嶽立
臨生談笑指麾其得竟何如也喜聞東款已定
西師又大捷
主上歸勞密勿特旨陸敘此不可復爲常辭老
成報

王以保躬格心爲第一義則其小者固不嫌于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下

少將順也河事可憂自古天下之亂多起于大
真大役亦幸留神此番相問更苦氣息虛假倍
前語不能多及矣

張洪陽相公

別致箭頭硃尤濟急須今遂以付之蔡醫修煉
且成而客又有謂丹砂經火燥熱必不可用者
顧先親既委習此殘廢之身了無重輕以此耶

擲耳故事祭葬禮成後閣寮當具一謝
象盛惠禮無不答聞之瑤老以爲此

文近奈且不宜以施于寮案遂復已之此衷惟
有荷悵耳外示近來人情面背相左而部院矛
戟又生不知竟作何處分大抵自古國家莫不
諱言亂而亂之機甚微紛拏而不理謂之亂政
靡而不一亦謂之亂非必土崩瓦解方稱亂也
可憐諸公讀千古書而識慮曾不及此河事可
憂此百萬生靈之計着不得一毫勝心酒滔者
終不定也幸與老成者圖之

黃穀菴司業

前昔率爾齋先錄奉謝政恐仙旌或未至南
彼時况屬奄奄匆匆語不他及亦其情與禮然
也比今日月漸遠饑餉稍支可漸申同志起居
之閒而冥目面牆不見天日則亦惟有喘喘近
悔出山之誤積業之深以羞遺體而愧知己耳
乃來教尚爲之當局隱憂以覆轍見起嗟乎安
得此長者之言哉大抵人情一有物于胸中則
九域之外千歲以往無不可羅織爲案今日之
事且安知不有見牛喘而追勸術吉者吾丈莫

謫以君子之心遂作世人昨舌想司馬公所謂
要之成目是非乃定聊以此奉慰并自慰耳聞
之談口貴廟教化寬和中而嚴介此聲豈易得
也猶記私齋前池篠雨沐松鼠窠瓦今風景故
在吾丈莫因此遂恬吏隱否草土避上交之嫌
止以此空楫附謝力疾不周皇恐

周二營尚寶

罪苦中猶喜聞足下音郵不絕而乃茲萬里哀
此專爲先慈可憐使到遲半月不及以盛章登

王次肅公式集

卷之十七

五

然爲送親友然亦知不肖未厭吐于諸賢而或
亦可以藉手見先親于地下矣雖然生此一念
又縈繞名根鬼神滋忌之今世界如此公自不
得毋思故人而故人亦思公之快口卓見不可
復得夫我輩至于兩相思而兩不在位以脫于
雲翻雨覆之場此可謂不僥倖乎苦次杜門管
登之更不得數會然不孝業有成言此兄立身
持論畢竟是一代人豪所謂卿不知我我自知
卿來日尚長非用世即出世無不得也

鄧定宇侍郎

猷承爲先喪遠頒奠醑而手札十行且強爲啼
兒猶慰于時太夫人台恙語次及微風秋葉之
感而不孝且戚戚動心涕外加哽矣俄讀劉太
史書則太夫人亦以日月之際忽焉棄養嗟乎
人生至此萬事俱虛不孝方荼毒在口何能以
非禮非情之談強爲門下破哀惟是太夫人康
強榮壽者殆百年其間優游林壑復十餘年乘
運而往怛化無從而先慈八十年中半床摩半
道途不孝憂亦憂不孝病亦病欲求太夫人鳩
車一日之樂無有也則不孝安得不撫心而痛
也門下必欲舉先王之制拊藉窮人則請以兩
家毋于繁而較之大年小年誰能齊物門下姑
以此自慰則可耳不及遽奏荒詞輒以束帛先
焉伏惟原亮幸甚

張洪陽相公

道候少恙非風非汗直是時政焦煩力不得出
於已言不得闕其忠韓休貌瘦或亦在予

假間而外廷未之識耳陸大書前敕中畧不稱賀蓋逆知雅意必非所樂直苦礙同官隱忍就此我佛在世亦多有如許隨緣應迹處而來錢及小奴口述之言一何驚警甚也適聞宗內火災此亦改悟一機若萬一景象如昨或增加甚則不孝亦不敢勸老丈久留政恐尊體欲諸後而不孝奄奄殘喘不能待相見耳臨占及此不覺耿耿

李霖宸巡撫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七

五

古來文士知兵已自難得若大敵在前一出効勝大賞在後三命不驚則自是重才實用而幸物者又重以全福盛年假之親髮未斑已見壯猷元老策勲萬里之外此又千古間氣而不幸亦一日之知歟亦可以不朽矣教中頗及長安近耗不孝但十年語識其知者以爲偶中不知者以爲妖言若吾丈果思李文靖則當更理會四方之事一切罷轍是何等膽力作用而不幸曾有分毫報國者或在此一着耳餘不敢多及

李玉海給事

先慈之沒也爲去臘之望先四日新婦進門尚能手執喜酒飲盡一杯口呼佛號百餘聲而竟不延殘年數日之命可憐哉適至貴城謝喪始聞榮轉之報同志猶用敢爲世道吾道賀但不第朝中光景比不肖別時何如積年苦心拙守亦頗見諒於羣少否此非哀次所宜問知兄念我聊復及之

黃儀庭宗伯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七

五

往者先慈背養自揆積疊有靦爲人而望中又有九十強飯之尊母三徵不出之老丈則安得不愧且羨也禍罰以來無復一事藉口惟是逃名懺罪自屏不祥以幸膝臂一日之生則九原以陰賈之乃數千里車使而華袞出自手裁齒及罪逆先靈而有知也則不孝有肉袒受杖地下已耳今強占對使無所置辭竊獨謂老丈身處世諦之極歎而強爲啼兒作劇以圖榮見慰此非情也然感念謹心銜之矣

徐檢菴侍郎

謹啓先弟鼎爵夫婦歿且十年尚在淺土茲不孝父子卜以今年歲暮並舉四喪用慰先二親九原遺德同鄉同榜中獨老丈握手相得甚歡生平大節頗亦嘗屏樹大賢齒牙今年位未究血胤又絕獨有微榮華袞萬一于不朽耳茲西向授書小兒衡再叩以請伏幸亮而賜之一言薄貽殊愧菲蕤然實自先弟所留老丈無辭見外也荒率干冒皇恐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主

李次溪總督

青雲兄弟頃辱憫然爲草土分痛而兄翁又會間在方新當歌而哭則先親冥漠之所不敢承况不孝乎脊令之詩義先急難今寃寃如見古人而弟自揣非罪逆所宜蒙但增隕越耳猶記兄翁宅憂時舉朝引領恨不得墨衰借重豈不以今日哉業已受才造物安所辭勞頗聞虜比穿窬所斬殺過當計幕下已勒燕然之碑不孝雖盲猶願一寓目焉遠愛鄭重

李修吾大理

前啟在喪言喪不敢及私因見手札中頗及時事聊附一言以復大抵外軍必有內憂天下之勢自然至此惟在吾臺有志有識諸君子併肩而擔其釜而炊即有小蛆醜不妨爲社稷忍使形骸雖判于外廷而事柄不歸于中禁則世違尚可爲也可憐遇主一擲眼中便見今日吾丈罪我或以此而恕我亦或以此適貴同年霖霖中丞書與使者同日至其言略如專指而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主

楊本庵尚書

適兩拜公私莫喧正修謝間會按臺巡歷敵州見地方荒民紛紛訴牒以併徵舊逋不勝惶窘因感嘉定地震之異飛疏請命而其詞專以速年拖累催徵必不可完者仰求廟堂寬卹此即

前司農宋公面諭不孝名幾實屬之說而不孝亦當直述以告門下矣今天災如此民困如此必欲以虛名作實數趣辦有司民分無所逃命則強者但有逞力挨罪盡賴現租弱者不過賄脫吏胥及轉徙四方而已臺疏字字喫緊實撫字中之催科貸積歲之虛遭以登見年之實課非比關梁山澤諸稅求蠲則上必損此借則彼必虛者千幸深恩而力主之喪人久不及門外事地方利病不得不爲當路分憂臨青皇恐

陳王壘相公

卷二十七

教中頗及時事責以愍然忘國家不孝知罪矣第譬夫既一物不見而先塚間松風草露觸緒生感何心更及理亂所聞東嶽既成西師又捷足徵帷幄運籌精米萬倍更望賢神范文子外寧內憂之戒耳承夏中道候小惡旋已勿藥天下事正可爲不得云擔子未着身奉公守已自足了報國事也正作書忽發眩不成語而罷人光景理不久長伏惟爲社稷自重

許敬菴侍郎

先寔雖封墳草未宿而不孝方舉周年魚菽之祭灑血長號祗以出山失計爲恨蓋人情痛定尚思痛豈有痛未定而復求痛者乎使者到日爲扶疾示之盲眼瘦骨雖聖而阿衡之格天愚而夸父之逐日其勢揔不能踴躍中野規尺寸之用明矣老夫莫輕道天下事皆可爲天下人皆可化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登踐日新謹拂拭盲眼以覩大業此外不知所言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七

彭旦陽主事

古稱大孝不遺次者不辱乃不孝顧自惟生平一誤于入山之不深再誤于嗣世之寡術今罪業之報沒世不能復矣而尊兄不知何生風業一出挂網其冤酷至此世間是非無亂于今日乃足下所苦人言不同其心人心不同其面而不孝則正苦人言不如其心人心不如其面要之元氣使然太上忘之其次玩之而最下與之爭未知是不否

李棠軒宗伯

孤不孝幸未即歿勉于前月十四日舉喪于時
松戶早露永閔一丘漬酒慟輪都成往迹豈意
萬里之外尚有一體分痛如門下者哉自惟德
薄罪盈以寵爲累天而旣厭之矣又重以望外
邱恩增其隕越報
肩友死不敢暇謹此哽謝惟哀鑒幸甚

萬慶洲知府

去所津津爲不孝解者止于陳情一歸謂之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王

無憾然自不孝今日言之正以天道忌滿近其
小喜憐其太憂今日前惟有松檜號風程聽暗
月而犬馬命尚以誰攀乎可憐王貢相知得遙
望彈冠而吉內之間邇成天壤命也何如臨占
執謝有涕如綆

林光壁吏部

南署水清不肖蓋嘗身歷其苦以此不敢冒昧
諸公分俸之惠足下一體通家義自不能獨領
幸亮我耳爵去國五年敝屣旣脫差謂安閑

堂口語或亦當以舊事見恕而家禍頻仍至此
必有陰負罪惡人不及知僕亦不自知而天獨
知之者今杜門瞑目方事懺悔而足下安所得
過情之言理外之望爲病人增繁也

陳光宇撫臺

伏惟相府清風棠階惠露自不肖爵未伏田畝
而瀕海星鳳之仰全吳竹馬之思已寤寐識之
而日月遲之矣今舉轅未數載明公買魚之序
尚在第三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王

聖主不惜屈卑臨于舊垞賜之斧鉞重臨殿我
南國不惟人願允諧抑見天謀懸慰于歲之新
野有擊壤而歌市有分室而謠益聞晏嬰子產
爲政時其光景如此爵也受厘雖遙怙德實過
况咫尺未申已蒙明公愛幣之賜辱于下里敢
自引縞素不祥闕于展賀茲謹專一介代叩
請嚴伏惟台照幸甚

魏古渠孝廉

三復來教知不肖出山時公與定字史業曾編

書授之應門老奴不意竟至沉淪而此奴又于
去秋病歿無從追檢但看愧恨今賢子尚能頗
憶書中緒言似稍及不肖悠悠之謗大抵離我
于貴鄉諸君子以爲海外異聞而不知不肖連
年嘗此至熟且能借之鍊心夢寐不驚幾成一
土牛木馬矣今所若乳哺之懷不能遽割有如
一日未死則足下當一日勗我爲人至于人情
險習至此自閩世運橋梓始亦以付之造物者
可也

孫雲衢知汴

榮范方新義不敢以商賈肩禮有薦幣不惟
屬名用簡不便且楊船爲政正士大夫咸從撤
樂之時何得更以故事相潤也茲空絨代叩亦
未敢別有所陳惟白照舊荷

楊本庵司農

壽也廢疾長休于世事已矣而適見鄉人以地
方英鐘來告惻然憐之不得不爲一言殆爵之
還也見教鄉花藉被苛問之老農咸以爲

白露節中係歲收一關今幸已過節可保海上
風波偃息坐享而歲豐亦頗自爲一家終歲之
喜豈期天未厭與八九月間無日不用無雨不
風海潮挾之而上遂致早禾生耳晚稻亦歉收
而其最苦酷者嚴州嘉定上海三州縣也緣吳
中惟此三州縣頻海多種花田花田最畏久雨
而尤畏結鈴後雨以此一敗無餘深可痛恨而
嘉定全種花田則又苦中之苦者聞兩臺災賑
已上嘉民又自合詞叩閭請永遠改折此于人

情地利誠爲兩便况折價原重視京軍支放之
額且浮二錢而各州縣自非大旱大水不得援
此爲例更易處也伏望台慈念之庶按公會亦
有書致不肯托爲三方請命亦幸胥神并祈轉
達于五閭察處弟謹與百億元企踵望賜餘
無敢多及

丁見白知州

自中秋告災以來陳陳露露哀涕請命幸徵今
日自天之賜得從寬折在明公慈慮不有則亦

也矣而及躬即情繫以草土一言爲謝不降正
爾猶牆却走愧汗未收乃夜來又聞大張榜文
推功不孝復何心類可以處此先是兒衡偶聞
流言密傳臺旨謂必欲發憤一暴白誼則高且
厚矣然不孝竊自揣從前猜謫彌天尚未深辯
今身遠市朝正欲小受懷散不關公事之名以
此口囑兒衡懇請停廢而不圖明臺意尚未已
也夫辯謫猶可揆恩則大不可今一分一粒
帝刀攸歸請卹請蠲臺章具在而無端盡使局
王文瀾集卷二十七
外野民掠而有之萬一有好言生事者執以
上聞不孝已矣而近貽朋公有掩蔽
主德之名遠貽該部有曲徇人情之誚此不孝
所以辜負萬幾而不敢以身奉累者也幸今尚
未流布乞即收原榜止將
欽改分數徧曉愚氓庶形跡渾忘事體較妥無
任肝膽歸誠之至

李見羅巡撫

昔夫塊處遺物者尚假之深尤殘漏以再聞我

笑金王之音而此番重以買次恐親齋書幣補
致先慈誅章嗟乎不孝蓋至是萬罪可滿萬歎
可咽已而賢子初聞闢苦難不孝以爲一見當
相與遺落風塵慰藉枯槁迺扼腕而談乃公心
事法然涕承于睫也其大者如兄伯父母封寔
不安賢冢務蘭雅玉折誠亦非客鄉遠謫所堪
但我丈讀書萬卷了證在何處即盛刻中所謂
德操擇虛玩弄子性何干不孝敢借以奉規矣
子質貧寒萬里行哭長安道中匹夫
集卷二十七
兵女摧城不道何獨昧之生子有此豈必
在多大疾涕送未盡欲言
曹嗣山兵備
傳有馬道長疏真朝陽孤鳳當爲天下第一不
怕成男子而
聖主能寬之又快也臨書附致向往不宣
周衛陽侍郎
別諭及毛侍御家事具仰高誼毛老夫人且耶
世矣妾婦弱兒頗爲族子所憐晚賴嚴嚴諸縉

紳以公論持之不肯雖柱門謗事爲善人故友
不敢自同路人來請當即以轉呈州大夫別容
奉報不盡

扁公文集卷二十七

集卷二十七

五十七

平趙自同部八人請書氣
將事他大夫
公歸林太不月遊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八

光祿大夫少詹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寧侯李王錫爵

尚寶司司一本

楊爵時敏校梓

邵城蓮郎中

正史曹太學談公之人品而惜其冤然尚未知風聞所指何事也棟教更爲之憮然記得生初出京時曾對貴同年諸公言人生毀譽只有出處二字關若當官蒙謗桂冠後必白在世蒙正史後必自全不肖雖未死官已去矣從前正史諸公文集卷二十八

今亦以此說廣公顧恐公清名久著官又在開局更月如不肖待身退而後論定者努力自愛有使不肖何舟一訪故入否

歐陽文忠公

綠江領餉自難計理然亦望於有事中求無事頗聞人情漸喜亂而亂非由薪木揭竿之謂語多緒而焚政多門而斂事多徑而支交多愛而難此其中於元氣非一運而萌芽在南中者最

易見最難防茲不肖方倚吾臺爲江左謝安耳

朱希江巡按

卧疾小庄乃城中忽傳異報一何驚人至此不勝爲時政憂鬱爲吳人悲總輒飛遣一奴代候并聞所忤何人構何事即報可得一抄示否適州民喧後有好五謠按臺好兵臺好太守好知州好歲好不意世界缺陷然指遂見風波此關係氣數不小而適足爲吾臺雅望增重耳

神聖或疑有改悔不可知且不可悻悻遂

人恍惚中辛爾占此不周皇恐

張漁池知州

先聞丈留京謁選親友皆譁而不信乃見衡獨本私教知其有此又知其必辦治清源然竊謂古丈既已決計爲之則當時時提醒一片忍辱心耐煩心倒身入俗支局中不倦不苦而後乃見丈此舉爲真涵養真識目斗

彭義陽尚寶

二官如履此非談得喪時然不審足下竟坐何

事男子戴天履地之身以一半還他宿債一牛
自認真我而萬緣廓然已公謂何如

江續石廬撫

教來承已至彭城登陸觸暑奔命固非雅性所
恬第時事知此人情物望如此且倒身發付一
番計他日綠野歸來頭須未白何苦遂作前却
態也勝此者息肩世網蓋亦自謂得所乃天厭
神已充不密一刻伸眉病妻入此月來命在懸
無復還之理欲作數行奉謝伯留使者逾

王文肅公集卷之二十一
行遣則其什擾牢搔之態自可想見公其
幸自愛毋多念我

唐煥菴太常

春中扶疾西行屬有天幸解后仙槎得侍移晷
真令人五內俱開有棄百事相從之意惜乎如
此人才閒卧且老而世事安得不可愛也會又
聞朝殿大災天時人事種種日新非草野所
宜關與特以工役繁興軍國之計有如再云加
派則東南益騷思亂而戎輩寧獨宴然以此不

能忘杞人憂耳吾丈謂何

馬肖軋僉憲

近者免喪之後幾爲兩臺物色羅入奏章幸而
覺早扶服叩頭得解乃教中尚云云可憐老病
猶尚能發大哥周公之夢信乎知已之難也不
肖盲人頗亦能遣此所以不急小兒之進實非
避嫌益覺世上少一事是多一福耳力疾占此
數行爲謝

蔡懷峰吏部

伏惟吏隱南中志養太夫人白雲相望彼此俱
適而間者來警日騷亦恐貴曹不得無事何容
造次更起尊鱸菽水之恩爵也疲瘡不死冉冉
遂及喪除翹首功名尚能遙頌惟是摧酷之餘
偷此半殘光景終日清齋趺坐而外不省世間
更有何是非即如教中所慨乃是如來說爲可
矜悲者張機敗於機設險死於險公臺誠相與
絨口待之耳

楊復所侍郎

不肯年來屏處床簀如經霜之柝花實既落始
覺有歸根處所然枯枝不可復榮丈乃從榮華
時尋究竟第一義真萬古不朽事業也恐前路
轉忙轉促能如今日閒暇則愈見得力耳病來
久不見人劉君至亟爲倒屣此君具用世才惜
其已老而僕會以絕遊避世與之肯馳甚幸其
遠訪之意如何如何

耿叔臺操江

同志中聞鄧少宰長逝僕爲輟饋累日吾臺觀
天意如此何暇更爲弱侯稱屈矣閩中丞之推
何以久不下南中多君子雅意或自能安之但
近京南北百口喧呶恐謝公坐鎮復不易耳客
有傳丹書新刻之佳恐市購不得致煩臺史比
讀之乃似風漢矢口一竅不通却復敗詐傳欽
依鈎結當道諸名公不但比書當毀其人亦可
誅也因思厲階亦由我輩近來喜談三教合一
故妖人得藉爲奸吾臺風紀之地可竟付之一
炬耳

李繼泉同知

花事及期荒園中無一可觀者教來得所遺四
種會群賢在坐相與破顏欣賞一番恍對顏色
顧床有病入弟已經月不窺園感此增其悵悵
耳小兒驚足知其必不能前因見伊母病劇勢
難盡諱不得不以實告之且示以畢場後即歸
不料此兒倉皇自絕如此然初十日前病者危
如朝露若此兒遲數日必無生理真不幸中之
萬幸也今已延至鎮江醫投藥漸有次第有如
願其後起俟歸聞菊信尚能強拄盲眼相與拈
花一笑也

南京各道

錫爵不孝不忠自貽天譴猶記昔年以先慈之
變上憂諸公今誅墨猶新心銘未替而使者又
以亡室致莫詞盛禮殷則奈何不令人涕交于
汗再拜隕越也爵哀痛至此已無可言惟是白
首糟糠克勤家訓粗獲姻黨之譽然年非上壽
行不出壺錫爵尚爲之避嫌不敢援

恩創請卹今華表裏蔡廢幾于朽骨再肉而特不知愚父子尚能假息餘年環草論報否杖泣不周惟慈鑒幸甚

蔡懷峰吏部

去年雨中賜奠於先內人者自臺下爲倡日月易遠不肖與諸孫且除服已向蒙記念小兒雖雞骨尚支然老瘦伶俜不復可策之學問蓋此兒至性自吾臺所知伊母之亡也執不肖手泣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子報公今私爲吾臺言淚又淫淫下已因書布謝附此悽慘

焦澗園修撰

比者老兄方有世道之憤正馳騁間會又聞察報驚人當事彌天置且尚未忘家廟已翔之鴻在老兄真可付之一笑比者家難接踵眼枯且見血已安危之計了不關聞惟是生平所物色一二君子如昔賢之以身事托范祖禹世事託司馬君實見謂必售乃時情趣舍爾爾則不肖惟有塞先卷舌而逝耳偶讀易見諸家疏解

成說謔老兄靜息中肯草愚一勘定否

劉斗陽按臺

聞之州吏明臺未行事而先欲枉駕敝廬不肖林野舊氓亦豈不欲早望清光仰承盛德第感臺有體不可爲一人假借矧事竣公見計日不過旬餘在明臺既不妨撇嫌下交在不肖又得以從容請教至於前臺過分之禮萬乞已之母徒滋病人悞越也謹露緘上狀以聞

楊荆嶽掌院

先室人真不肖之良友其亡也不肖以嫌未敢爲之請卹惟是虛枯耀冥所藉立言諸君子足下顯使益怗慰存情貺兼渥不肖哀寬未召豚子衡毀骨不肉則但有日展哀章一讀再三流涕已耳不肖此者形影一身備羅謫罰即強年徒骨已自不支矧六年病廢漸成雙臂顧此老景妻其萬緒劃乃而足下尚以何望哉南署高閣記得聽事堂前有手植紫薇一株不知今尚存否愁居無賴屬有洞庭之行以致稽留使者

十日始得遣之報命惟慈炤不宣

馮琢菴侍郎

歲云暮矣兄之憂虞已開僕之涕淚方新乃使者會以此時儼然奉箋幣再辱似尚以老鰥班平朝案不惜以夢裡周公猥分半席此何敢置對故聞之道路兄宅憂未除而朝野日歧大拜兄童走卒皆賀此天道也

明主或聞兄援琴未成聲遲之日月此吉音也諸賢有云參政他日之憂又有云天下事尚

可爲實勉之今據且着肩不待他日也而廟

堂方開舉行冠婚大典諸曹封事漸次批次吾兄儼一出而階太平又不僅稱可爲而已可憐敬承開之皆囑然人品而其一一以高明得鬼瞰其一以豈弟受人侮九原已矣存者亦以頭顱皓然兄得無爲振淹發枉計耶承麟兒再殤道侯爲之小損此我能自生壯齡繁育其年未艾弟願兄爲

社稷爲高堂自愛耳兒子衡荷兄忘年忘分之

癸今症不終填毀幾減性年未四十已顛然隨其負兄必矣頃先妻之屬續也執僕手太息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兒報公今寤寐誦此賈酸鼻也聞兄亦有及於此兒容容惜其不偶乃家喪正幸其早歸一面談而老鰥不得其手上食不食手調被不寢兄即此亦可無念我已微謝使者交歲擾擾言不盡誠來箋亦不能細答迺哀仰德但有區區

公啓謝賀生

頃首避愁還由北歸則華裘在堂玄黃載能蓋重肩諸長者爲賤年枉壽不肖獲罪鬼神盈而降罰目前老瓦盆邊含飴剖甘之樂尚不克自保而茲復承寵樂續紛鄭重如此將無更益之疾乎愁中日月彌厭其長拜命矍然重以感愴

梁景泉兵道

昨中元節正亡荆忌日撤座之辰錫爵一慟什地舉體麻顛形勢甚危不知天涯相念光景又當何如矣人情至此誰能以哭爲歌扶病

公臺知我懷我國無待煩訴於左右也不肖賤
疲瘵餘命雖尚幸爲宰物所錄揆於世名已清
陋之器薄涯幾何敢更貪長久惟幸賴公之庇
地方日見太平足矣

王齊宇巡撫

不才病廢入山非但絕口世事屏跡交游即筆
研膏物亦以推置南柯夢中使者之來或亦當
親見其謝文門狀矣乃橋梓之委義不得辭而
辱太公休烈盛美此僕所願爲執鞭者因輒爲
破戒勉成數言家有哲匠何必遠求倘必欲以
拙語登刻請隨意損益用之不煩再示也

貢彥通參議

竊聞南兵變時公咄嗟撫定其行也兵民至焚
香綠道而哭不知召公崇仰伯黍視此何如人
固不勝天有如公遂以臺章百折九躓塞翁之
馬未失也矧茲履證了了而

明主方虛清聽以臨之抑而愈揚天道豈遠哉
左來官似武健可用窮愁中一見故人而喜附

此報命餘不多言

李中石巡按

伏惟福星臨境萬戶欣仰矧不肖窮愁故人渴
于望見更有出恒情萬倍者第院臺自有體部
民自有分若必欲先公事而厚于不祥之慮既
非常典且使不肖踴躍避嫌不敢獻杯茶于左
右於公私彼此俱不便也不肖因感前院誤行
恐遂爲例所以未接臨而先辭免至於不肖纖
經儼然又方在百苦之內一應吉禮尤非所宜

鑒幸甚

焦涓因修撰

科場口語令人憤極而涕涕已而笑初亦謂每
年榜下妬婦翁訛之常耳捧別教知復爲有力
若驅之今時移事往曉曉之徒試自門本心以
爲何如不直得更與之辨也兩摠考分經閣
是科場一大關鍵即如小兒銜是盛副考

而疑謗歸之黃藥陽兄此一審祐出真青天霹
靂耳世界人情至此有識者誰能更爲兄左官
則嗟頗聞杜門不見一人亦非中道化俗刑家
誰非功業出玄入史以待經綸何得遂爲汶汶
陸沉態也

許仰亭吏部

舊京閒逸首署清高公新離劇地優游曳裾其
間真如執轡之濯清風茅簷者所居在遠則憂
其民在近則憂其君恐不得遂以息肩簿書爲

過倘聞都門待選諸君舊屬進退之狀則當更
憂其友至如盲老人目逼桑榆先內子奄過周
忌惡緒種種非所宜更累公下爲分痛茲不敢
盡訴已

周懷白郡守

昨聞郡庠錄士公嚴整最隨又聞外邑生童開
場大變殊出人理之外在明臺自當以鴉鳴蟻
闌視之但不直得終始認真輕以去就決勝負
至于歛州士風頗驚蕪村乃聞亦有掛名童中

上累師長不肯憚處海隅亦安能以同里私情
保白人于百里之外所介介欲進一言者直以
事關重大鼓倡之人必不肯自言而各屬校官
既迫嚴譴又必不肯自首其子弟有如崑崙之
火玉代石焚則恐其說更長耳今者莫如盡寬
諸校官鈴束不嚴之罪使之從實檢舉而吾臺
一面自行細訪則此無聊惡少豈有能真心仗
義挺身受罪者必且內自相攻戎首自出矣臨
呈恐

許繩齋太守

憶從消夏又見頒春如癡簪老叟曝日得煖了
不知謝暄于日也箋餉賁賸其何忍辭但有受
無反終以滿腹爲懼耳

韓惺菴巡撫

使者以函禮見辱緣此不敢諮問與居今三蕭
拜後乃得一道萬福督從子事久更習心久更
虛向者民譽翕然以爲清吏第一今則復以爲
才吏第一不肯微舉其惡法票稟屹如山立而

吐茹不形于口，真喜不見于色，真曠世奇珍。通
張太僕來過，相與談及至此，因復爲使者誦之。
平生不作舉人書，想能深矧其非佞耳。

程居仁府尹

別簡殷勤，具悉肝膽之愛。第不肯已成，非醫藥
人末榻之外，一無所聞。見鄉人有傳時事者，爲
據案一灑涕而已。回思五年前事事苦爭，以觸
明主之諱，雖幸免優容，然安知今日不追恨老
強項以幸寵，遇事爲戮者，可憐盲瞽餘生。天又
之室中，良友今冉冉再辭萬事都已在，有杞
憂一念，皆之青雲故人耳。北京兆在九卿中，雖
極爲要劇，然貴戚宦豎干擾紛紛，兄當以夷惠
之閒處之，要使志行物濟而內不失已，斯則異
時樞筦左券也。何如。

王齊宇總督

爵也疲瘁潦倒，仰荷

聖主投閒之賜，得盡指筆研故業。已從事于灌
園植樹間，當勒門帖，控辭箋委前使，省見而

此爲却行彌月，始再致橋梓之命。于時不佞方
學陶三讓，重違孝思，不得不用此勉強拙陋，附
數行既而自顧形骸有忝名臣遺蹟，行復視
少役淵覆，惟恐不速朽也。乃門下過爲鄭重
飾以琅函錦字，申以重幣華緘，不遠專使，儼然
以奉通家。至雅敢論報施，願循涯而受，亦所以
爲惜福計也。伏幸裁督尚有別言。

王對滄總督

將也歸臥七年，日趨舊臺之下。鄉人父老，屈指
神明，粹自使君。至翁與養恩中丞，未嘗不歎息
泣下也。幸而白駒適思，肯瞻然爲世道一出，爵
草野病眼，即不敢修只尺之問。至于霽色在望，
清風襲人，更自願須臾無死，以及見翁功名之
盛，而乃茲瑤華遠逮，滋今朽株倍萬，微榮感喜
無量。方今時事洶洶，獨喜公論在朝，知推轂老
成而仍以高懷達俗，暫處不爭之地，可謂龍韜
鳳舉，無適非心。若又生厭，離想恐爲忘機，陽鳥
所疑，幸深思之。

張容字給事

累閱邸報中籌邊封事真是精采不才向每笑楊簡獨夫之說今更何如伏莽之戎能爲難首不知老成何以策之歲月流駛先內人在殯條已逾年不才淚眼雙枯更無一分生趣茲欲手勒數行報命而不得更何心憂及世事兄久推未下但可隨時隨地行志若發歸念恐

聖主復以積薪生疑進退愈難矣如何沈日峯何罪而去年不列於錄用之疏兄既當路所

兩言爲同鄉公論主盟不宣

中瑤泉相公

弟與一事無聊亦欲學老丈寄情山水而足不能步口不能吟又以城中百禮坐此闕然兩度西遊俱不敢奉聞承教重以疎薄爲愧佳篇何不早賜使花神微龍不至如今秋之零落矣所索諸種幸上海常熟花客正在弟所得附致使者然不能滿數以粗花數盆充之僅堪作種耳今花事正未闌老兄若有興何惜枉路百里借

此一看東籬病人弟尚能策杖奉迎也

錢豐稟員外

吾輩老矣末年光景即尚能至百年亦何足玩把惟是目前遣得一分情遂得一分事庶幾一日當一日乃不肖竟當爲情死矣死中之生賴有閒林野草與兄共之而恨不生兄之鄉相與婆娑六橋三竺間又恨兄不以自盟者見收爲同盟更以爲談門外憂惱之事使人悻汗雪涕一番然則教中所云懸車塞竇者其受用安在

也西湖無恙犬馬軀或尚能一來但恐驚動地方巨商量扁舟微服獨使吾兩人自知方可決

計耳

郝少泉侍郎

不肖識翁蓋自庶寮時晤言未既肝膽已傾矣既翁典樞中外得預陪安攘末議癘陰歎翁淵識壯猷寓指揮於鎮定如冥鴻未舉廟堂早以安危倚翁豈至今日東西盱食而憂者虜哉辛而追鋒詔下猶及翁轅轅鑾時不肖

薄瀕私亦自附于彈冠之舊蓋茅餘花徵之淡齒而乃今更聞天上好音與豐儀並辱雖寒食之嗟春潤鱗之濡沫未足喻也伏惟老成出處自關世道東山洛下豈以矜然損高翁試以身處古人間勉爲其難且勞者耳

陳嵎陽太常

辭五竿來每遇歲節輒避出遠境蓋盤中魚菽市中燈火種種皆增悲之具膝前一兒雖百方爲翁強笑稱觴對之轉復凄然若使者遲來一二日則賤蹤亦當在山南山北矣

沈太素布政

承遠寄長箋公私之念種種衙刻西事決裂遂至此大征勢不可已螳螂怒臂終歸糜滅第惜宇內兵糧半耗於此寇平之後或恐有奸民悍卒窺朝廷之虛乘勢斬竿而起此非獨西蜀之患我丈一身之憂也

主上神明矜矜使使者輒敢雲擾天下不肖一日未死敢忘杞憂之憂李督府文武異才比不知

有何風指好事者已喧傳其厭兵謀支吾了事嗟乎使趙督平郭汾陽生今日亦當欽手退矣如何以物論揆之我丈秉鉞不遠且安排定見定力以待崇召不宣

周二魯尚寶

正無賴中忽接得萬里音聲中間垂惜滿紙以外觀言之恰有一分近似正不知故人年來身爲家難萬千難遣乃信古賢所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未是了語必須綴却生不如死一句乃

其光景真解悟耳聞兄此來情事亦不甚佳特以區區自比足可舒懷至如李和尚者詭言怪行不佞亦是刺心然竊謂事既至此其人已死其鬼不靈縱有二三徒黨未必能重起風波我輩却當有圓熊檻虎作用不得更與之紛紛關勝增其狂淚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生鍾間氣體備太和四方學者以其言爲著蔡動爲矩矱出爲景星慶雲處爲伏

龍翔鳳蓋世法中道德開聖之盛皆老先生
固有而所不知者壽考耳乃今九十康齡迄爲
清朝上瑞

天子且於存問之外議有特加此則典軼古初
事關元運即考載記所傳香山洛社諸公未見
有完福具美若斯之誼者也天祚明德其將有
意而里中後生敢私爲一鄉一家稱慶而已哉
已勉綴數言寓之潛方伯所再遣一觴代致千
秋之祝有如病力差強登堂尚有日也惟台慈
鑒之幸甚

申瑤泉相公

半月不相聞未審棲霞之遊竟得成行否向承
示欲挈王子幻臨賞園菊今正花時小園雖無
可觀而粗種未荒近又于上海覓得廿餘木麻
不孤高興也邇左日夜徵兵內地驟然或宜爲
當道言稍爲調停計可憐石司馬罪皆歸之
記十年前老兄不用爲本兵受盡氣節諸君
諒今其何如耶即日面叙餘不及言

牛春午逸菴

聞之道路稅使之害於貴部獨酷而吾臺發
雲屏逆折亂萌然又迄得善代豈非神明樂相
爲江南百億造命之主而爵也竊伏私慨以爲
士風文體於世運尤緊關非吾臺則狂瀾決
京回之日想朝堂公論亦復不遠耳教中念及
此寔坐從前寵祿爲崇方嚴身杜門冀延
而江右一書生責野荷恬隴畝不肯飛章
可以發一笑也行矣自愛天下事所望于
正人正學不淺臨占報謝無任區區

馮琢菴侍郎

今日張郡丞辭行而台教適至彼此惜才一念
各已罄竭無所復憾但地方失此神明吏而廣
中二司據此妬賢名不知公道謂何耳海鷗島
久已忘機路見不平乃不覺氣血俱動既而自
笑此非道人本來面目而終未失赤子之心兄
其以此觀人觀我固以自觀毋使人謂君相尋
言命可也

徐理齋總督

諸公有見聞者皆寒燠起居之私而吾丈兩札諄諄皆憂國苦言不肯簪履舊物寧獨無情然尚未敢信殞稅之事果出

聖衷否先時不肖在朝端倪已見爭之一二揭橥而默寢今廷議雖格挽回未必無機諸公但知東西用兵恐沸亂滋起以愚言之正恐外寧反生內憂耳塞虜遠徙奸人怒默未必有常大其且寓揮霍于鎮定養由基之矢度不中不發

社稷之賴也病人久不談世務恃文知已之愛聊復及之

崔際虞御史

貴部當災徃興沸朝不圖夕之秋公之惓惓分念于故人也去世情千里矣教中感及時變甚足異常今中原尺土盡被爬騷緣路擔夫悉遭操奪自古豈有此景象長遠無事之理公臺吳便謂東事已安彼倭虜亦有耳我民籲呼愁疾之聲明是一道光符矧揭竿而亂者又不必倭

虜也天下事至此以苦爭則中官震于威怒或屏不奏聞以力爭則羣黨自挺風指或轉為疾公其以權輔正而行匪棘匪徐則救助一機久不談世務會公之知已聊復及之

李修吾總漕

月望之日偶得報於郵中知聖主已翻然改悔罷曠分稅曠止一新而隨繼以吾臺加銜新命于時病骨頓起喜躍成狂誠不謂一階半級於雅望增重而特以風雲蔚起之期日月重光之象爵耄老餘生尚能拭目以見太平豈非幸哉方與兒衡北望醺酒間而使者忽來長箋盛貶公私之荷合併一朝乃觀教中尚謾謾憂時惟恐補天無策豈得報反在賤子之後耶問嘗思主上神明年來舉動疑必有左右盜弄太阿欲以威脅外廷計能財賄者比聞新司禮領事定知一番補救必有可觀而今果然矣吾臺骨鯁名天下然在彼時不妨危身以觸奸罔在今日

則又當納牖以成大忠事即有掣肘未盡如意者毋急近功毋求全効大直委蛇以歲月計而不以日計則芻蕘一得之恩也至如病身潦倒恰正蒼瑤老書以早休逃責爲幸而吾臺假責以東山之事此常文套語不望之於深知也來煩何其鄭重既不得辭於使者已將解衣推食厚惠盡數祇領此外雖不得繫承亦恐吾臺量已量人不深譴過耳

孫見田知府

昔人泡影之喻人是達觀今不佞有兄吾兄有壽親又有壯子當以悲喜輕重相推而行而尊父色丹履健尤其重之重者養志之外可更萌他念乎貴部出水火而就衽席兄真隨車露矣彼瑤既知好名而兄又以名收之此緊關治標上藥吾輩眼光且置之牛背上可也

杜太監守備

昔稔議初起時不才寔代庖閣中片語朝入夕已報罷可見

主上眞聖人其激而至今日則外廷之質直與舊人之導諛固當有分任其責者以此尤服公居功之慎防慮之遠即今內差旁午人百其念公當十分輒晦以微詞至誠勸掖同事諸公而不必自以爲名乃最上菩提法門也

寒理恭摺督

故司馬雲齋翁之裔孫伊父新喪見停客館而此子既有差便力不能扶柩還鄉亦可悲也前教中慨及時事意若有羨於不肖早歸之適理則誠然然必如瑤老母婦俱存子孫無故而身又得健履湖山松桂間或當不愧斯言耳

徐振雅御史

以足下才氣閱歷更深駕輕就熟無足爲公難者時事非鄙人所知第請靜以鎮之平以調之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耳豫章賢綽綽輻奏爰咨爰詢正不乏人輒勒數行以覆來教諸不多及

樊崇軒崑山大尹

吾臺脆屣一官寸絲不結此不肖生平飲水知
味者以此別來不竟作白駒無益之想而獨傾
耳尊太公華善之報茲得教而喜可知也人之
訛言或謂上官不甚相知朱紫顏色亦莫須有
乃近境三百里內皆帖帖公論無復言者吾臺
其一意舞班扇枕以保太翁餘歲耳第六年官
橐不辦有祿奉資吾臺清苦一生至此能不爲
太公作嘸貧怨乃真學問也候旋手草此報命
諸不盡言

樊棠軒崑山大尹

從者既行彌月而地方清風猶爾肅然則不佞
父子之馳戀可知也最可恨者向耳飛報以爲
扁舟携兩僕夜發離崑城士民不及知比再捧
教始知臺檄未到仙蹤留候山間信宿而遠氓
失于追送愧悵何可復言顧切許吾臺進止從
容如此必得太公萬安續報辰下舞綵翩跹真
不以三公換已使旋勒此數行致嚮往意感知
種種不盡欲陳

周懷白知府

稅事止而復行人心更爲擾動第適接沈少傳
書稱劉中使在浙頗以安靜得名則吾臺調撫
上下不患無機非野人所敢出位而思也屬有
妄言時政者以爲幕官獄獄非宜不知其言亦
有萬二可採否恃公道義之雅敢密以聞

馬北濱郎中馬見系給事

爵也病休海濱不復關公私一事猶憶先年附
驥尊公年丈金聲玉色故自依然乃茲忽得教
于兩兄始承有天上修文之報爲之驚淚流涕
不能已已人生朝露誰能自免尊公清白家聲
輝聯子姓業已於世誰百全其又何假蕪詞爲
重而兩兄辱以寒山片石見委此誠復死之事
敢復例辭輒有私禱具在別箋惟永鑒之幸
吳安節御史

瀛嶼今姪至始承臺節有江右之行抑有愚言
方今班政雖多而士人清議猶重牧民長吏多
循謹奉法者其數要全在臺省監臨而吾大以

醇德重望提衡其間太平之緒當自西江爲嚆矢此非育老所庸贅一詞也

高受所副使

我輩乞得此身來日苦短弟已盡酬宿業爲聊賦終老之計雖老兄性能心好神王體強亦幸以金剛杵勉摧文魔使世間可以累心事都盡乃爲大勇耳

房備吾巡撫

我公已飄然抗疏得

吾受代矣此見使者爲之惘然更爲之快然前敵耐煩忍辱之規尚以功名勉今則相望山南水北間翔鴻萬里風期更親不復爲公思人間吳腐食世上冷熱面矣第此四字在朝在野俱用者如不才近感里俗紛囂幾復與鑿臼投憤之想此亦公練心一公案也

王宇泰檢討

足下旣曉然知義命所在則世上夢語其得行命也其不得行則義也亦自可一笑置之矣

命不在我而在人我之義却少差一絲一線不得即如不肖往年與高主事力爭此義之不盡

分疑至今以爲悔若僥主事則業已有兩疏林

而輒薦薦用始終不曾負之小兒之行是不肖

之兄子堂堂正正無白日怕鬼之理而此兒

且却世道可知矣

沈鼓門相公

昨小兒徭行已具小啓附謝想尚以科場避嫌

未敢即達遙聞近時稅監章勅皆直委之撫按

而公可得罪者止於降級留用即此二事不知

陰失矣諸國體人命而談者猶數傳我兄翁

病月家酒泣對客豈別有官閣中大疑大危不

可措力者耶此非野人所敢問兒歸乞一示

確耗以慰懸懸

黃穀巷侍郎

此者檢張太僕所寓書讀之勤念滿紙重以古

人赤松綠野之適慰解離愁竊自愧兒女情濃

烟霞與少方強以撫松持菊畢餘年而消永日

幸膝前有孝見不忍聽去爲老人坐銅轂復行第見文體性亂至此益羞謫遇使獨携南鏡以行嗔喜聽之人耳聞館閣諸相知貴同年何以盡辭京試將毋懲噎逐廢食耶世嫌方重見衛其託之一報書而不必求見兄亦宜亮之也

馮承菴侍郎

時事至此幾如破屋漏舟微幸風波盜賊之不作野人不能知遠止辦憂天而尊札獨推本我道好殆輕言使

卷二十一

士上日輕士大夫痛哉平膏盲砭石已頃之耿操臺見聞亦略及此僕應之以古來理亂無非天人兩參今聰明之士不少而臨局僨亂如是冥冥中必有負之而趨者計其人久亦當自悔而惜乎不可復及但苦累兄等百戰水火鎗中耳比聞東西大定不肖殊不敢以爲喜而獨喜外朝稍矜于清議未聞東京中貴賣官之端茲亦泥泥且鑿而廷推數格或未可盡歸主上故人平日屈指命世異才能復有幾幸

又處人人相信之地補天却日猶有一綫機關竊懷慙以沉幾重發爲誠若此外自凡度內耳出處事小安危事大丈夫業爲世所指名譽之冷金醒出何所不如盡掃他念之爲快也

李九我侍郎

去離六載不佞衰病年擾中亦嘗爲吾丈五閤除音引領揆路然亦謂榮進分并素來相重正不在此惟是口碑與誦日從舟車而東知今世有晏平仲復生而不佞且遙緣執轡之未雖不無一字已自餘榮矧茲華筵盛餉獎藉有加千里素風若在披挹則安得不自忘其愚賤飾身求路稱報知已顧狗馬日侵而耳剽世事恐終以傳彰收局遺愛吾丈不佞死且不瞑尚何當齒牙之重敬謝使者不宣

沈蛟門相公

昨奉來箋詞旨悲棘有不能終日之狀老臣憂國自不嫌過然愚以爲未必至此聖主自聰明其積疑致憤於外廷實外廷自

矛盾以大權歸內而閣中恩禮未薄密揭什行
二三故猶是轉移一機翁丈即自謂孤臣無所
効力試令孤臣一朝解肩而使官家別用一番
人則掣且萬此矣此安危事體最近而機最細
着二分寬心厥心不得詞林後進或可盡力一
薦爲同升之助此美彼調漸扶元氣其功又在
批發引裾上也何如何如中使雖四出然變亂
數起

主上決有輪臺追悔時我翁啀繁知人使中外

吏不走賣官一途庶幾政亂官清尚可救得一
半疲瘁所見不過如此兒子衡因令一出赴試
然世嫌方重誠以場畢後方敢叩問幸一見顏
道之

馮勛齊治中

恭喜上壽八旬體履加健洪範之篇曰攸好德
既天表之應矣而稍辭椒盤供其燕喜忝香杏
暖行聽捷音不肖忝屬草萊能不欣藉第盲老
浮恨無澄堂微福之緣而小兒又在遠不得承

以蘇詞紙帕實之一介奉祝惟台照不宜
屠赤水禮部

此偶見趙叔度云仙旌之態虞山恨不早聞得
擬衣一迎侍也日月流駛爵今便爲六十七歲
人若道力果勝何至躊躇對使讀教未終篇而
三起三卧也老兄乃天上謫仙人今日得早脫
塵網而從事玄同大覺之門蓋蒼蒼者實隱隱
之非不肖悠悠所敢望也根器既劣又加以年
來七情膠擾久疾侵尋何足更煩齒擊哉賴天
之荒自以生平一片信心誓之生死然竟敢與
琴瑟爭勝近有綿竹一僧來報化靈顯現願未
月兄一論不敢輕和半語蓋處僕之地其理其
勢當然足下既審世多疑謗幸且膠口戢身緇
以君躁古不云乎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不肖千里芻蕘以此爲進耳然尚爲雕蟲風葉
所苦如何如何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蘇美公集全王侯爵署建慶堂主王錫爵 著

尚 實 司 司 去 舊時繁祥

黃穀菴侍郎

兒衡四十老書生竟叨一舉綴籍館下此愚父子驚寵懼盈時豈敢復追十年前過去之事或有齒及舊忤援天角人則恐自嫌天忌以速不肖陰陽之罰不特忘情忘言即夢寐中都忘之矣方有信及小兒謂文字未必至此當由脩身行孝所感父子既以此相知則不得不以此相成已致書各位座師囑之早放終養此孩提天性之真亦老朽終身之託也兄真愛我望爲緩頰諸公間至禱

張洪陽相公

前札既盛稱山中燕處之適弟也亦自覺世名都幻我道日尊而近者忽不意有見于事令人從滛塵中擾擾三月細思過眼雲煙真不知安頓何所教中四議惟有栽花種樹一着僕于此

既復不淺而一春風雨郊之不知餘生更看得幾回花着得幾兩辰耳

馮琢菴侍郎

兒衡廁名堯李正苦不見全錄得之亟與孫兒盤誦一遍因數年來詔令之不行于士子率懸主司標準尚未得中高之則刻奇卑之則淺俗未有體局神情折衷今古如是科之卓然者此道路自有公論非不佞敢阿所好也至于二兒微肩未知果能不辱盛舉否海內尊其師因愛及其弟子快程文之精因并恕墨卷之粗此老張之榮且幸更萬倍已謹再布謝不復陳

曹嗣山撫臺

使翰遠臨承已爲災民請命今麥秋絕望猶企幸揀蒔可及而雨色正濃未卜開霽何時真地方異常怪事適劉河岸邊有人鋤田三尺之下得四狗皆吻吻作聲亦前史所未聞者此豈佳景象也大疏不知感動何如要之借此爲異時陳控張本豈曰小補即不肖一家亦方倚翁造

命耳小兒雖賴此連身然前場終有詭遇驚奇之意翁品題過情非所敢承適又寄歸刻本殊愧雅馴今附一冊請教

王澹生兵部

別數月而始得兄

廷見之報比時想榮補已久尊眷上下各平善也爵老年病體跬步難于出境頃得爲兄攀送百五十里流連信宿誠亦以父子受知受眷有出恒交萬萬者至于餞贈之禮及更落落而仙

瀾波江後又特爲朽老量體裁製新衣殷勤眷別故人情念至此真是一縷一金當傳之子孫承以爲好耳小兒年志已就衰退不意忽有此理外奇舉此莫非餘教所及客邸蕭然正苦弟兄星散得兄時時過從相與晤言朝夕喜可知也第此兒坐未煖席已復作乃公世外想僕亦自循頭顱如許家無別丁聊復爲緩頰關師座師問趣之早歸兄亦當愛之以德耳竊嘗嘆兄腹腸懇款真是道根而當官處世則恐更宜者

一分周旋世法小兒雖體局有餘作用亦不足若能左提右挈不必更向外求助也賢子輩甚好長君能楊門謝客更可喜日舉舊恙稍差尚未知向後何如故鄉一雨連三月二麥壞盡其稅無可言者惟努力珍重是禱

鄭崑巖撫臺

自歸途辱訊後在舊八年老兄之出處從人不肖之苦樂從天總付之不足道已幸而小子衡亦復以長者餘教得覆水再收潤澤重臨此則出理外望外老衰方拊躬愧慄之不暇敢當贊哉遠家同志原不以繁名相黷不肖已矣而小子衡末路未涯惟台慈進而教之

顧冲菴總督

兒孫分定福祿何與我事而不肖顧反爲小兒葛藤纏累不了衰疾日侵已飛信趣之早歸終養矣老兄省此歡對綠衣前未必非福聞方太延基客小林已聞風而至但恐貴境無敵手茲又有同事王道齋操轡而前與相角勝于東山

賄聖之下老夫憑几而觀亦隱囊一快也

劉斗陽按臺

今同進三百人光榮略等而此兒獨最幸爲君子所知世嫌尚重未必他人是非一一如公又未必此子果能勉修末路不辱知已否新部雖不爲無事然棘手費心處止一二大根株而未若松之叢項事事如亂麻也且喜程好已遠避或尚防其蠶尾採木包礮事試看民情若何如可處處不直得頭頭觸忤適李修吾中丞書來發憤時事決計投劾而去生應之曰此了得一身事耳于世界幾毫有益否此亦野人之芹可以徧獻諸同志也世途羈絆既未得去留如意當稍用二氏家常應常靜使形煩而心不煩乃見學問得力處耳不相聞久臨啟不覺切切

耿叔臺操臺

小兒十年曳白三載倚廬蒼蒼者或姑以第一酬其孝思而其才與志未必能至此也焉此一

病不輕以榮爲懼若復得隴望蜀鬼神將速殺之矣貴臺雖專轄江防而民生吏治誰不當關聞者今年大察頗稱公平而滿朝家各置象以此如張丞輩未得盡懷人心吾臺方宰天下母使人謂君相不言命可耳

趙澈陽相公

客冬率爾數行須小兒塲後乃上殊自愧避嫌太過非所以事長者近乃聞

內廷呈卷差次及兒則又見老先生天日至公何嫌可避而不俟擬自爲退縮更愧已父子兄弟接踵爲門下通家此世絳中希有敢曰非榮抑聞之亦再實必傷器已盈終覆老先生既外而翼之矣盡日夜計而訓之以世名之難居天命之不易也則愚父子知永永託命所矣短箋特爲知已敘感不暇縷陳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侍郎

世豔科名久矣乃不肖竊微于眼前得失皆冥冥有力者負之而趨何與我事至如小子衡憂

虞之後舊種盡落獨以生平知喜讀門下三試
次字摹句擬竟復爲造物所錄顧十年之影尚
爾棘中未路鞭驅方虞窘步乃長者更以高評
寵借洋洋滿箋愚父子蓋至是始知榮而亦至
是始益知懼耳聞之鄉里公方以宰卿下攝諸
司之事苦心苦行可謂至極今黃口後生一登
祭次遂儼然作溫貴保德尚不知小子衡可以
免此否惟長者不惜爲我提耳誨之幸甚

趙寧宇侍郎

年來京病日侵迴想所歛遽然天表又陰嘆翁
蒿目憂時恐未得如往年之從容譙笑而兒衡
新進小生又不知果堪長者藥籠中一物否向
聞高論以爲大人格心須得門館永寒蒼莖盡
絕今身自効之已不知鼓官而官果應否兒衡
伴躡至此本藉齒牙之餘而不肖父子間頗亦
以性行相許恐一入聲利場漸成流墜翁更當
思爲救過所耳

申瑤泉相公

花神久待臨賞竟爾失望風雨中遂成糟糜無
復可觀此亦主人累之矣得兒衡前月二十六
日書稱榜出之後
皇上特差人性順天府備查年貌脚色知是小
兒

人顏亦爲之喜據此則請卹疏未必中格擬于
月後差人催趣上之昨見邸報二親家已補
小兒且貪其數月周旋得相與切磋寡過

中瑤泉相公

昨前表賀一節弟得附名奏尾不勝榮藉然愚
意尚以先疎後親爲疑如老丈主張已定自然
當待接詔後方可發行至于中外該有致書者
乞先示下庶事體不致參差小兒聞已齋詔歸
而至今尚未見有禮部題差報據稱淮南不知
淮南何郡也想按公在郡邸報必早聞并祈確
示爲感

李修吾漕撫

爵也衰殘餘命久謝時榮猶記歸休時嘗一出
小兒奉見于河澗齒牙之重賤父子相與銜之
至今顧恐腐草不復生光罷牛終當救策以貽
通家長者之羞乃不意尚微餘福引蹕前行書
生之幸極矣而內慚愚分外迫時嫌前有不
見之二親後有未入土之家室愉快未幾涕泗
隨之北豈敢復當遠使華獎之辱哉伏惟王貢
兩公笑談未替公之眷厚且百古人爵雖豐贖
忘知己之感輒有私誠具之副墨統惟台鑒

下

李對泉尚書

不肖年來交游屏謝惟是秉彜一念未能盡忘
竊見令甥婿雖寄隱偏官規行矩蹈一事不苟
真代間難得人才而此官出身終不得展其驥
足以此每讀其文輒爲手自批改越登天路而
不圖尚爾銳翮也翕宰天下豈得內舉避親如
此兄者生雖口騰齒牙亦可無愧色耳近者不
勝爲公追發憤以張丞嘉言達于少宰公不意

亦求信及此外則崑山有一異常清吏樊尹此
今世伯夷亦望格外加優若其他非所敢漬也
馮琢菴侍郎

方今之世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擇師蓋士風
日澆一日而俗嫌且日重一日青雲驥尾雖附
爲榮而寃或以肝膽隔千里點丹成鉄者往
往有之嗟乎此古人所以有兔絲引夢之歎也
比者小兒衡一得舉而曠然洗塵决波流議歸
允此豈伊章句小子之能亦豈覆餗陳人所宜

得之報惟是生平知仰止韓荊州宰物者故假
以收名定價之緣真是不偶而悠悠物論亦遂
以爲真知已此則真在望外分外雖一歲九遷
至萬戶侯方此未之榮耳顧龍門之下容不得
爬步踉蹌異時轉思檢束酬知之不易斗筲器
清之可憂則愚父子又惕惕汗下已謹力疾奉
啟私鳴感誠萬一野人不敢他具以瀆清嚴統
惟台照不宣

焦澗園修撰

爵臥息海上頗恬康處之性而習心未融時復
爲人我是非獨緒憤結如兄與損巷兄金堅玉
潤不知風生何業爲時播棄至此每一念來覺
得此生父子微榮萬幸都假又敢貪羽冀定策
之功尋罷牛已覆之轍乎吾丈千里惠存噓藉
枯槁而過引莖外不及之事爲病生刺心點面
一痛痛乎非所敢置對已小兒叨附通家後塵
猥蒙長者折行薦寵非所宜累敢附爲之伏謝

公啟謝賀

公爲亡荆千里命使此猶以通家尊行
月道人道弔喪爲重不肖誠感之愧之然未敢
深評也乃今則兒衡晚進在長者爲附驥之繩
不肖老衰在世法爲已盈之器至是而又煩諸
公遠裁華袞儼然專使辱之而兒衡毀墨之後
未堪世榮已辦匆匆歸諸公體此宜亦知田
舍翁所欲之不奢塞上馬倘來之非福不吊而
賀詎所敢聞敬以此報謝使者不宣

王澹生兵部

澹生兄所至具談道候舊福部中欲以春曹奉
處辭不肯就此真老人所欲聞也近者南戶青
不知據何人說將各縣遞欠四分以上者不參
而吾州二分以下者反參之今已自覺其誤旋
請開俸不礙陞遷矣但北曹呼吸愈遠恐未相
信敢煩兄致愚意千司農公乞早爲伸敘丁守
賢明積苦積望未酬而反爲地方無端受累此
實合境士民所不能甘心也千萬留神事體至
公即拉小兒同講無所不可但恐人至之日兄
或已行則主持公議者獨伏兄耳

王帖雲參議

孟春之別日月未幾旋已聞吾丈手握四符咄
嗟定亂而當事者飛章論功三旌之命且下一
何神也每念吾丈貌不勝衣言不出口至其契
取功名大耐官職有屠龍射鵰之手百跋而不
能及者飛李不言下自成蹊古人豈虛語哉士
固有真才真品試之事而始見顧如兒衡咄嗟
腐朽驟得世名試令之抵掌而議雲臺傳檄而

適而小兒歸席未暖亦已辨義表立履從老子
于野田荒逕之中老兄無事更視之沾沾小草
爲也

曾植齋侍郎

豚子衡老鈍書生一當明師知已光價萬倍乃
解褐半年之後始得朝夕弟子行中執業最親
而去離獨最早其行也又會

升儲大慶蒙曲處便差于公私爲最榮如天之
恩顧將何以論報哉乃月之十七日父子相見

于胥閭間隨捧長箋盛餉悲喜交懷至于昔日
知兒以文今日又易兒以行舉家存歎稱長實
聞斯言丈夫蒙此而有不思砥礪爲人者天實
厭之矣歲暮匆匆會舊寮長忽以表賀來約率
爾奔命業已後期因口占數行奉謝惟台鑒幸

馮子衡尚書

海濱在遠蓋秩宗之命下逾月而始聞既私爲
吾道色喜而尚以率席讓入未酬野老喁喁太

平之望比衡兒歸齋至教遺三復拜手則又知
詩讀冲用方以三命益恭而時正會

皇儀曠舉稱觴萬年之日

帝選明德以羽翼之功歸之良不偶然吾丈固
無事勤勤小讓爲矣承新舉麟兒公私萬喜德
爲草野故人生氣弟兒衡樞侍方新求假得差
得無更爲師門累乎月之十七日父子聚首于
胥閭間相與私談知已未嘗不流涕也亡妻郵
噩知必留神擬伺報至之日一併申謝而舊寮

長忍以表賀來約以爲事體必當有此不敢自
異又不取附名今讓申使行畢始敢勉課續
如詞意未妥乞隨意改定發篇非特通家至愛
不敢爾爾也聞又有後詔齒及舊臣不肖山居
以來惟恐影響之不寂即此一疏亦非本心正
寃遽中百禮未申小兒方遣之代徃雲間不及
附啟統希台鑒幸甚

黃穀菴侍郎

自惟年老身殘于世事都已矣餘息未斷獨有

諭已蜀其不呀然汗出者否也碌碌館舍旦暮且乞歸不佞尚憂其託根太早取道太徑不免令人忌耳

林滄洲郡守

記昔年奉教于宣城郡中齒及穉兒侵尋老大四十無聞不復矜之前進微天之幸晚得一舉弟與公相望湖山煙水間玄珠得失總不待人幸相與推勘此生何事最方便最可樂耳小兒一嘗鼎臠適有信回已視棄此官如涕唾此意

史鶴亭論德

伏自東山高臥寵辱不聞者垂二十年而乃茲尚使辱存朽老藉以傳經度鉢之榮夫塞翁禍福忽若轉環觀小兒初舉以文嫌得謗再舉以論定取憐則此亦令郎得失之鑒也然老兄尚習其有餘而愚父子已成再實之木何至更以勸長者津津枉賀乎惟是孩提天性恬澹家聲猶藉兄一教不終沒聲利場中則異時操券公

立門牆面目始無愧耳

鄒蘆水御史

小兒文字之知足下已歸之造物僕亦不敢仰私大恩惟是歸田十載以來老衰踈悠日生足下音塵杳絕而子衡又以蹉跎嫌謫掃跡師門父子仰屋而歎拊心而悲以謂檢束酬知此生長已矣適者微天之福復見枯楊再華鈍羽猶奮不大爲知己之羞而會又以便差假節得父子聚頭山雲水月間誠榮誠幸然原原本本雖非餘殺所及也側聞

聖主舉動驚人雖時政一二尚在屯復之交然已付起廢公議于公廷兄等拔茅登朝太平有日矣貴同年羅給諫無恙乎爲我道珍重意

顧冲菴總督

小兒叨舉空華入眼已過則淡然矧不肖出處謬悠天人所厭偶然之幸豈可一徵再徵今父子相與往復私書惟盈滿是懼老兄長者乃亦爲之不規而頌耶老兄雲臥方酣弟亦暮夜

儲官一節自以昔年經手又嘗對鄉里意氣少年力保

聖意之無他既而遲之又遲亦自危懼所以小兒叨幸而不能下床賤生及辰而不能滿酌全

一旦霍然至此豈不仰頌

聖神獨斷俯感同志蓋愈既見小兒得假節越坎以歸而

詔存之使又至已陳芻狗新而又新恐愈嫌天人之忌耳喜承清問四馳揆路漸邇未登拜聞

幸以時料理太平爲道自重不宜

楊荆嶺侍郎

儲官一節自以昔年經手又嘗對里中少年力保

聖意之無他萬一左券不償必有餘負乃今望得一輪當空萬擔都弛兄之爲同志色喜可知也事至今日不惟廷臣羽翼無功而不肖及自恨前此曉曉激貼不得獨罪群少年耳乃來箋尚謂芻狗能靈皇恐禍小兒銜壁外叨舉又幸

得執經館下日侍長者世情詭譎難曉夕不同要之處不肖之地則得誹爲常得譽爲變病是無事覺得以前口口爭勝步步全差若復轉眼笑人鬼神將惡而殺之矣吾犬彈冠至情幸相爲體此可也

敖龍華侍郎

小兒衛之辱于門下也直表之下料無邪影又承于文稅外以器識見取郭有道人倫師表華家片言頂踵不足論報已第此兒兒女情濃不

保又止足念重不得遽還之趙侍郎下

明主發中大詔風馳電發何人敢徵天功第舊臣嘗以此狼狽多口憂危十年今始得一安席臥而大慶恩覃辱存草鄙如天之福抱伏吹噓野人尚復何言但有鼓腹康衢以觀公太平相業耳自前月十七日犬馬體臥疾至今不能棲謝伏惟台亮幸甚

蕭岳峰尚書

以來隱人蹤跡非翁夫先施則不敢輒通

一字蓋草野之分應爾昨春幸以小見衡通籍之緣始得寓咫尺爲謝惟翁以樞筦之望權署刑曹頻年以來數起詔獄苦口苦心幾以一身兼部院臺省之任而卒之物望盡歸

天威終霽豈非至誠能動之效哉弟老衰垂盡猶有餘息得及見

明主赫赫神明之斷與霽普天蕩蕩覆育之恩簡小兒新進書生又以翁齒牙餘潤服官事長幸無他過最省晝遊槐之皆感恩地也

朱養淳侍郎

此方爲小兒代致謁歸之感未幾而

存問詔恩下矣又未幾而亡荆請

卹疏下矣舉家出處有沒其德蒙賜即枯毫豈能罄謝哉海內傾心

冊建久矣天若有意故睥睨改銓之命以待兄始終大議事事美成即不肯耳屬于垣夫亦令知補過之所已輒因齎奏人行附致謝誠不宣

鄭于石孝廉

客冬奉別時愚父子已爲公作天際飛鴻想不謂尚爾鐵翼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但使人有愧于劉黃耳正擬伺便寓一書相勉忽捧教遺并展扇頭詩讀之恍接春風丹青之譽非所敢當獨得小兒早歸以外間一切人事委之五湖三徑粗足自遣耳

沈蛟門相公

昨疏疏人行勒有數行奉謝此時但公爲定策知私爲知己敘感蓋久而始聞有存問之命

尚以年未及老前輩且無故事惻恍中惶愧未

之也也比涉月而詔至又涉月而齎

勅使至則徹里之山川草木盡生春色牛見馬

卒載道歡迎而愚父子之微榮庇德復當何如已惟是

勅詞尚未宣傳以爲此舉原爲

聖母加號推恩則舊臣止合據此陳謝已而就

家開讀乃全以

冊立裝

而齒及累揭舊勞表章草野心事

聖恩至此真是天高海深而老先生兼亦
察決波洗塵操刀削垢爵也恰似今日再
人臥始今日帖席耳聞之兒語老先生千
苦以至於今而方復欲自屏下使遠年道
不經手之人分其功美豈不迂哉臨當占啟
百拜以祝

聖主萬歲更不敢套禮伸謝惟台照不宣

沈蛟門相公

比得邸報新恭基得人河南之堅正紹興之醇
不獨可爲門下分憂亦舊寮補過之助也河
事人懷不知亦有經手舊人可物色薦用否幸
託于父子兄弟兩世通家難曲間有索書先容
者在不肖地處閑冷勢難盡從即有之翁臺自
宜以一切公道裁處決不敢以一人一事仰累
清嚴也餘無敢多及

沈蛟門相公

小啟勒成之第三日會齋奏小奴歸因捧華
則齒及豚兒見課以聖賢不及之事是見佳行

實訓謹學路茫然大而遠者始勿論今喫緊在
立身處世異時酬知在此不墮落亦在此教中
偏重之說得無怪此兒墨守太拘故以相戲耶
此亦拙父嘗言今一惟師門陶鑄耳

聖人舉動不惟悠悠不測卽老臣故嘗口白
上心于諸少舊前而年來憂疑煥熱之狀嘗亦
爲老先生所笑往事已矣目前又當表謝

存問此三家一體禮自無所推敲萬一

聖主成心未忘低昂之間竟是誰榮誰辱適又
臣之集文集卷二十九

承鴻宗伯寄簡謂齋疏子孫故事當批授一官

大臣不可失禮

皇上亦不可使

皇上失禮大臣生一聞此語頂踵汗出請老先
生試查先年大臣遣子孫陳謝子孫爲大臣受
恩是會典該載金石不刊事例否生勢旣不能
獨異則惟有私布腹心願老先生愛之以德體
之以情且陰爲兩疏不下之地則父子面目尚
可以見人耳情極詞麤不知所云

沈玉陽通政

再耳榮推章澤故人但有手額不敢以箋牘數
洞從者曾有疏謝勅恩之便附候台履知其不
專然恐門下亦欲一聞愚父子動靜大抵不肖
處今之地減得一分世榮庶得子孫一分餘
福惟門下長者能同此心耳

馮琢菴尚書

昨以匆匆稱賀寓簡數行此時但公爲社稷道
喜私爲家門陳謝益久而始聞有

有問之報尚以年
未敢信也比涉月
次奉前輩且無故事情恍

詔至又涉月而齋

勅使者至一門俯仰事事微榮人人茫澤恐自
多生緣分得來而亦恐以此愈重鬼神之忌耳
教中喜動于色慶新泰之得人舊寮之不落莫
是固然已亦聞海內快悞以魏公未相爲嫌否
高名之下正恐富貴來逼人今讓前一步恰是
留後一步僞于松陵解近馮官詹談此相視而

笑吾丈亦謙以爲知音也長眠野人至此又不
免切切陳說雖事非得已然

聖心得毋嫌前倨後恭談口得毋謂冷官熱傲
耶呵呵四明大事已定吾丈可陰佐之再爲礦
稅經營一番何如

耿叔臺操臺

野人久塞耳外事至如楚檄流聞則聞嘗私示
小兒以爲草竊伎倆頗怪廟堂張皇太過或反
爲四方無賴所窺今不喜其言之中而方憂朝
廷以此生驕恐公等自是憂方大耳劉館兄人
品才具于我輩俱第一嘗有書來恐司成推用
以越錄見疑必當懇辭僕嘗笑而訶之人才如
此而作此等眉毛諱避以爲大痴今不識此君
果能幡然見信否大馬體入秋病臥三月却喜
兒衡長休命下爲之安寢誰無父母誰不欲兒
子榮進者而老衰之意獨不然想吾臺自得之
言外也

嚴天池知府

邵武良郡記得數同年中曾有介紹求此者以兄游亦有餘乃教中頗懷盤錯之憂將令昔異時吏牘官稅亦足少梗過化耶然竊謂官至方牧地控江湖必無臥閣政成之理兄既懷有利器不妨耐煩歲月囊雖脫穎定有時耳爵痛疾纏身生趣都盡賴小兒已得允休告病人止此稍娛笑獨然終以須

君負親爲恨耳

周潭南主事

肅公六集卷二十九

老衰病體注盼小兒一歸得息肩人事專理藥食亦以世躡科名陰託于古避盈知止之義不圖求假得差而時又會普天大慶與陪報事之榮適方父子相對沾沾然喜又惕惕然懼也乃厘公再枉伉儷獎飾過情所遺鷄豉二品示之舉譬懷峯謂豉療頭風鷄可實元氣已即刻如法用之有如大馬體賴莊粗康不忘銜結也古萊父子雖好雅遊但其人實循謹介潔所干亦非身外公當親之重之惜乎左丘失明志業未

竟爲恨耳

周潭南主事

適問貴鄉魏古渠先生來訪口陳南中鄉故相與之渥但全史粹未得就梓愛莫助之此公古道古學所至取予介然惟不能忘情不朽渠有舊知張少參在河南訂約相會而客途不任僊舟欲假公重轉託貴同門之駕郵者爲給一小票資之以行斯文雅好想人情自有同然不嫌少破格也

梁景泉參政

大典之成此吾

序勇斷一以天性用事自非悠悠可測亦非悠悠所能仰費一言乃茲復逮

詔綸追甄未識爵蓋至是而屈指十年

恩遇種種刺心未有如今日榮泰悸汗之極也推功定策貴錫多儀則老衰驚魂未定不得不

用撫臺例具報于使者伏惟台炤不宣

答翰林諸公

自老衰一出春明社稷之憂已付公等蓋十年不抵朝貴一書經歲不聞邸中一報非敢忘情亦其處地與分有不得不然者會小兒衡蒙莊所舉漸爲隱人生事然亦謂身尚桂誹譽之場家未斷詩書之味寒灰附火無所迷榮至如頃者升

儲片紙霍然自天而下群情同駭萬口歌呼此聖主自爲宗社之計而顧欲下分舊臣羽翼之功公等以爲榮乎愧乎追憶瞻雲身荷重擔不

能以時決定大策藉于大言今乃于草間敘舊勞局旁枯勝着公等又以爲榮乎愧乎故事未有

聖主行之自可被經清朝景色乃不肖蒙此撫

今思往不覺懷餘慚怔怔發動方與小兒謀痛掃名根必謝天人之忌而今公等更爲之津津道喜此徒趣之慘汗恨越歎耳輒因拜表人行口占謝誠如此惟慈亮不宣

朱鑑庭相公

先是門下諸君遠使相存至邀名世之章以修開年之禮田翁漁叟頗亦知榮乃雄章娓娓千言收杖覆餽之餘慙張美懸車之早計至于升儲之策不知密地經營擔幾許利害冒幾許疑嫌却得後功不宰盡委之十年歸臥之人正如東芻縛草強題作木居士而其誰能當之哉

天子日明聖群臣莫及而不肖適以承事之日差早自當其易遺兄翁以難今難者漸効而後知易者之爲構枕也豈開安危理亂哉夫以上

德修下德以大年黜小年苟謂同志不惜倒施其于古稱物之義謂何矣草野稽于修謝今方得拜狀上聞統惟台亮

沈蛟門相公

前數啓俱已勒成留謝疏在後以待臻老商量定遣孫之事而後敢具草偶于時事有所規及忽得郵中新報則舊臣憂危心事霍然在光天時雨之中前啟所謂再世爲人者今不但爲人而且生西方切利天已

聖主舉動真是驚人異哉快哉遺孫一節比與
隆老商辯數四竟不果自持今亦已矣惟是前
啟所云千懇萬懇必求體亮野人久踈市朝今
一旦開熱猶尚以

上恩自解若乳上小孫又叨榮次是明以謝

恩千恩非至無耻不敢承也又此見從未見一
人與一事見朝公禮之外若又使之謁拜公卿
周旋人事不惟童兒決不能成禮抑使路人見
請以爲冷灰尚作熱態不可之大者也兄翁視

此 贈公文集卷二十九

此 猶孫今所哀藉口先自兄翁始受知不覺

耿叔臺操臺

丈夫年過半百業有名字于朝其身之不能自
主而暇爲一家離合悲歡擾擾方寸耶今獨恨
先少保至賢子侄未達以煩公俯仰之憂然竊
謂世名至公家足矣一官久次南中如石不轉
天下更以此羨公之高而病生亦私以此爲公
之勇墓石見委敢不惟命但使擊音弔客于

平古名人如何如何

明主丈夫神斷何物廢朽敢分定策之功即此
見太平尚可期而比來人情喜亂不喜治附下
不附上此恐爲他日憂耳

錢浩川御史

聖斷赫然以兄等直道登庸爲改歲第一義太
平可幾而待也事無全美微聞諸政尚在屯復
之交要之兄等左榮右拂不妨次第陳舉蓬蒿
故人夫亦愈知補過所矣竊料久淹之後大差
決早題道指畫櫛過家愚父子望塵不遠此又
一喜也謬悠久銜覆餗之慚乃茲猥垂

天問以榮爲驚差去乳下小孫未堪謁侍長者
附以數行表念惟慈鑒不宣

曾植齋侍郎

前啟勒成三日而齋疏奴再奉華札以至仰知
存念愚父子惓惓弟新進門生稱兄晷號前輩
所無昔盛少宰嘗以此見加不佞辭之兄亦當
振存斯義耳此外兒自有簡陳謝不復多贅十

戚廢臣絕口時事兩說因有

上通之間附進微言然既而聞閣臣諭禁黨
羅兩藩萬政砥平爲之喜躍墜床盡毀原草見
自此但當准備精調玉燭毋更煩他慮已會
勞再占此奉謝不復一一

王澹生禮部

小孫行有簡奉寄屈指辰下可得微聞爵涉春
苦于多病方屏遠城隅會州使吉行再附此紙
丁文母苦心地方極矣近乃忽得一家信知封

公自恙大可危慮猝有不測異時出處升沉之
幾決在此時吾輩非所忍言亦非所忍坐視也
昨見兄書惓惓此公緩急引手時不可失已沈
月峯家親事已成兄之高義凜凜古人即愚父
子微福且無量也餘不及言

馮琢菴尚書

齋疏奴歸再奉華簡知惓惓爲故人始終榮庇
之意抑有愚慮前賀疏之上也不佞獨心疑不
發發復後期以爲草野蹤跡久踈忽親恐反動

上下之疑且不知山陰公意指云何今山陰疏
竟遲上上而不下矣則我輩豈不多一番事哉
即今

存問恩典雖不從疏賀傳來然伐柯之則不遠
有如東疏再報西疏再格使人謂我輩日親日
近山陰日遠日疎公以爲竟是誰榮誰辱此亦
已矣即如山陰聽公言遣子入謝亦能保擬恭
即恭擬廕即廕否乎夫人臣度氣力不能盡得
之

王澹生禮部

卷二十一

上則亦姑就君臣寮友間酌其可以兩全如
僕所云淡疏淡報不大失禮則止若不然而三
家同功一體厚薄天淵是成就我輩爲妾婦也
豈不愧哉連日爲此一事反覆謀之瑤老雖竟
不能自持然以少保兄在聞老兄在部人之相
知有此兩公而尚以世榮見奪則他何望已疏
到之日煩爲我特見聞兄懇其見亮必得而後
已餘已具啟中

李對泉尚書

男婦真人昂也惜其早遷向屈一第爲恨
孫子士騷聞已薦入貴部甚得人若此外則樊
崑山許松江與敵州丁守皆清名卓然所宜亟
優授者小孫鳴虞學未成文喜其性醇無子弟
之矜今雖循例遣之入謝恐釋駭不堪請拜喜
長廷見之後即使出城不獨爲此兒藏拙亦草
野自爲避嫌計耳伏幸台原

蕭岳峯尚書

芥中孫兒鳴虞之北去也戒令從衆

蕭公文集卷二十九

朝司之外不見一人不惟草野自避上交之嫌
亦兼爲小童子槩避速成之罪以此投謝記之
空臧齋送付之老僕殊未暇爲此兒應酬作計
也旣乃聞兄翁首肯顧訪旋而賜宴賜騎賜贖
事事非始望所及不知此兒作何面孔支對長
者弟也衰年多悻小器久盈豈堪又添此懸灼
耶翁今厚德忠猷之名滿天下而又以
明主弄印未予晚正台樞之位緣此士益附望
益隆而措施益得自展古稱郭尚父不負功名

而功名卒歸之今豈異人任也東西之功及爲
當事始得敘錄此實從前欠事所關不小天下
未必無事有如萬里征行祗記人過不錄人功
誰復有出百疾盡力者弟癡癡餘喘營自寫辜
負

主恩大馬之力且詎于兒子自効而是兒乳哺
情濃不可復強輒因北來人便竭力此數行書
謝念有野芹恐徒博厚酬不得不以無文爲發
淮台慈亮之幸甚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公謝賀七十

書

爵也朽樗無用之材弱櫟早衰之質自叨榮次
淹歷歲華輒已覆而迴車祗自媿桑榆之晚器
既滿而辭酌敢尚攀彈結之榮比茲微福于五
雲更得躋齡于七袞來月苦短且偷視息之安
神理忌盈旋中陰陽之罰方諸公矢辭發幣之
日正不肖推膺寵哀之辰想寒門之近虞蒙慈
念之達軫好林枯木空藉煦于春陽敗鼎殘羹
猥分吹于宿火惟期末路車轍之報毋忘同朝

事端之思幸而集適于鄉邦所資餘教不敢慕
陳子求路是在當仁聊控鄙誠薄言論謝伏惟
台端諒恕不宣

曾見台尚書

四十年來千尤百悔歷歷在心今諸公往往爲
之飾罪爲功破憂爲喜使不肖口噤而不能對
則亦已矣乃我翁以道義相許而獎飾滋盛劇
非所宜耳屈指在朝與我翁項背相望者真無
幾人蓬麻有心豈不願枉臺下爲香山社主而
以時宜人情度之勢必不能則不如暫屏營歸
之心盡展匡時之手俟天下屯否畢開而後以
扶桑若木爲執事駐節之所耳高明幸垂聽焉

耿叔臺操臺

生平常竊念造化愛名甚于愛福故與其多舉
不若多毀今生平自揣謂何而以犬馬餘年過
而受滿朝士大夫之譽又過而受有道君子之
譽以爲不肖所福乎今天刑未解疾痰滿身即
子孫在廟且園留爲倚焉而不飲况敢侈焉爲

須受得是造化之成功乎哉凡乎亦可以爲我
矣

焦漪園修撰

專文非僕之所敢當然大儒作用亦畧見一斑
矣頃來詞林文體日趨纖艷取青媲白殊累大
雅得兄以高古深醇之文一洗滌之亦大快事
有材如此山川其舍諸必不以稱數之手終貢
丘園也幸爲國爲道自愛

答南京賀壽書

不肖此者不勝揆初之感久客遠山頃過賤生
始歸再理教言彌摯惓惓汗竊惟古者憲老之禮
平格之祝要以比功擊龜稱物稱情而止顧安
有區區蟪蛄之春秋泥塗之甲子而至于滿朝
動色矢頌稱歌如此之華重者哉抑亦如張老
美輪美奐即禱而富規魏風伐鼓考鐘好樂而
思懼使爵載山知重飲海戒盈即吾臺壑枯雕
朽之溢言皆不肖籍性引年之實益未敢拒謝
先適力代布感懷萬一伏惟尊慈垂照幸甚

沈蛟門相公

比昔蒙周家叔來蒙遣札見訊申瑤老隨以華
堂百行之章爲賤生枉祝讀之喜愧交懷汗且
濡潄下已竊念道懷冲用自不以泰階勳業下
邇察家同志之雅惟是身忝萬機時屬多故即
有寸陰不妨爲故人東向釀酒或附致非風南
雁一帛一詞此亦足表信已何至親灑于言淋
漓滿軸定然若揖夔龍而身在其後者謬悠得
此詎不知榮抑恐翁之溢于譽而傷于明也人
誰不知至如不肖待翁三十年止以趨操砥礪
見托同心而遇仇遇事已覺椎椎浮露令其處
翁今日不知更作何狀矣幸而天假之早歸又
假之長年以得再奉翁教然神理息盈落罹凶
酷計惟有惜福懺罪以徵餘福耳至于來寵鄭
重呼崑祝喬則真覺顏腴難于置對惟當珍襲
世世永以爲好耳

陸平泉宮保

不自蕭然蒲柳寄此桑蓬何圖分南極之輝忽

爾在遼天之字俯收洛社徒致頌于木椿晚入
商山已貽譏于小草雖獲處補別息黔之地已
恨逾知非寡過之年誠欣附于長庚終自慙於
驥耳既許其後凋之歲復幸臨難老之鄉請釋
頌言願聞至道自餘懷感寸楮莫宣伏惟台慈
鑒原幸甚

答七十賀壽公啟

爵也朽樗無用之才弱柳早衰之質自叨榮次
迄歷歲華輟已償而廻車敢矜末路器既滿而
猶酌抵厭餘生乃藉藉庇于桑陰更得偷安于
榆景仰陽鳧于海上私慚得寵之過優馳日月
于九中却悔知非之已晚豈圖弘念遠辱惠存
華尺兼函猥藉丹青之譽名章伴籠載分琬琰
之光匪徒誇詡于人人尚擬寶藏于世世短箋
報命有忝榮施別楮告誠尚煩曲貴臨占無任
懷悚

朱平庵宮論

伏承爲犬馬之年專使枉賀開函拜書駭然驚

汗已讀大章聲則如鏗金言則如貫玉無論焚
飾過當而至使足下未祥而歌獨爲老義破例
非但負懷而已僕今所處所謂連蔓甚華其前
甚苦比狹歲失兩愛孫以是悟既盈之器不堪
厚酌數月以來圍困然爵倚不飲金懸不擊而
足下忍更益之疾乎足下鄉譽籍甚乃專論有
所介介何也若以前日議役事蒙毀有道者甘
心焉所願兄永有此心無爲群魔生退轉耳茲
不一

小修吾拙齋

長鑒之外又加以手書下問此肺腑道義真知
別無辭以復大抵吾亭今日報
主匡時之道揔不出前故中大直委蛇四言雖
一日三公世必不以爲驟而粗能濡忍得小利
害執持定大規矩智名勇功盡籠歸赤心一片
中何事不成何官不耐若眉宇間之氣節不獨
自小抑使
主上有盡疑朝士之心想高明必能辨此省教

公已得六麒麟而不敢止有繼愛一孫春中兒
婦免身又成虛想德薄無報當復何言聞亦有
及于小兒勸其早出乃迭已援例長休不肯老
年亦不望其進取公當歸之耳餘情種種何時相
見盡言

黃毅菴侍郎

年來辱教至再而僕乃未嘗一字未答草野上
交不嫌踈節然以兄之至厚亦復何嫌何避何
避何文直足老懶期于形跡外見察耳大拜之
言小獨故人愛之廿載老詞垣而人視之如拘
拘赤子不標一法門不離一捷徑即此自當安
坐取公卿不佞老矣且喜得吾道不寂寞間私
語通家陶其情勉令他日以師門矩矱爲宗而
惜乎兄衡之遂自棄也然晨昏媛姝爲乃公料
理湯藥視省寒暄甚得其力且安知蒼蒼者不
借老休以成就此兒兄臺便中時時辦以守身
應物之方萬荷萬荷可憐一孫番成而天自今
新節授授開滿城燕喜笑而老衰一人獨爲之

向隅寢廢食噫嗚乎當以情外見所謂世出世
間法畢竟半直半假一時未能得力如何

費唐衡布政

爵也歸骸十載臥疾多時仰藉餘福幸及長年
此生意望不啻過已顧自愧生平出處悠悠身
名汶汶不敢以山麋野鹿仰託蜚鴻折鼎覆轅
更塵華袞此亦其器之所極庶幾抱盈補漏少
藉餘生耳乃茲千里使翰儼然與華軸重幣並
辱而其名曰賀生生固無可賀者惟是一息僅

存一輪之計未甘自棄則但有乞刀七千藥籠
佩帛紅一疋而此外非所敢承亦非所敢置
對已郭端公琳琅之音乃特爲育老生嗑借千
言且不係稱功頌德套語固當世世寶之永以
爲好耳

孫月峯尚書

犬馬餘年蒙諸公以賀來辱而門下重爲采錄
綴細探追已往纔纔千言可謂至逾等至過情
也然門下豈私人以言者不過謂通家累世良

殊偶同五湖三畝杖屨相望而噓枯借槁無交
關朝貴之嫌灑玉揮珠出包籠世儀之外此古
德交情以情起禮而爵猥以淺末當之可以生
而不灰亦可以灰而不朽已惟是天道忌盈自
名章見辱之後家門多故連吳兩孫此非薄德
累之而誰也只今眼前仕宦進退兩難幸與老
兄並得早處閑地而彼此憂歡之事竟懸天壤
然則老兄何不移見祝之章以自祝也偶因鄒
寧公入便附此爲謝不盡欲陳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四十一

吳節菴御史

伏示遠使貴存爲賤生枉壽寵既逾等譽復過
情捧次豈勝感悚不肖自揣生平僥竊已甚凡
茲未效之日皆思補過之年即令野鷗之席且
若就若驚野人之坐且或鼓或罷而吾公顧爲
之津津道盛德居成功豔言涉世之小榮遠易
歲寒之晚節如魯郊窮鳥乍對鍾鼓能無駭然
有避席而走耳

焦漪園修撰

先聞丈杜門靜翳已儼是禪那入定境界而頃之乃爲大馬賤生破靜擬援行思一番至其所以斐飾痕陋發皇幽渺者又皆古人不及之事海內所不經齒頰之言爵祿此榮也可以生而示年亦可以沒而不朽已記得衙門前輩體尊自非舊與不輕緩接而吾丈猥辱以折行下交之禮先于年家勿賤此則似平情勝而近文非所望于古道耳茲專遣一介代叩而不敢用虛爲謝小兒俟其謁謝諸臺歸當別奉敬不一

天池郡守

爵也山中草木之年海上鷗鳬之跡久自愧縮不復敢仰附青雲而屬聞兇衡之得幸左右也康俾耄老私淑典刑祗愚發蒙不我遐棄而今萬里音書乃崑以賤生辱質華軸琅然之辭又知出自手裁至于倭稱涉世之小榮追獎立朝之微行以袞飾勿使驚附驥其何能令人不厚顏且益之疾也謹此報謝不宜

黃慎軒論德

承舊察諸學士合詞見訊乃公重以專簡尋鈞此必有見取于形骸外者及讀來教咨以出世因緣爲之慨歎累日此事僕實嘗耳剴崖畧而一落世網則遂無支吾身命了結世緣之計聞之兒言公真成有髮僧已不茹不飲晨昏唄誦不知何所感而遂至此既至此若了得斷緣不了應緣能顧法身不能顧色身恐終落第二義可憐袁官諭去住非不脩然于世界果得其一分子否貴鄉趙大洲先生實深於此道不肖嘗主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附四正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臣觀其心欠清于文學意氣太擾擾乃不肖自謂于清心一着管窺得分寸而生平又苦厭事之癖既老滋甚以此勸公且折衷動靜愛離間即教中所謂不二法也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善不思惡最上丁義此君子未必能登高遠極而小人易藉爲躡躑首鼠之端吾輩有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屈指館差次第或當相及如過吳門不惜扁舟一往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威侯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豫賢時教梓

曹嗣山撫臺

適海上有飄來遠夷三十口已經府道譯審確無內犯情形今當解臺發落聞十年中此類得賴生全者再矣好生大德非待仰贊正爲救人救徹歸途艱遠此際小煩仁人區處耳特此附聞不一

沈太素巡撫

教至始知節旆尚未西以楊酋兵事下詢此非草鄙所敢妄對也抑剽郎中舊任撫臺嘗銳意政剿謀及不肖不肖以書上之大略如來旨既復蒙駁問稱此酋衆叛親離獨夫易擒不肖陰以諷之而退復爲盡言忠告料此酋必無赤身受縛之理今其何如哉教中云云雖武侯復生必當以操縱方略陰陽其間且

祖宗朝制取遠夷原是草草兄臺試檢實錄中

德有粧聾受傷畢竟以爲廢緒局者況今是何等時乃必欲空拳索闢盡見其拙真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敗計無誤此者也直恐大兵旣發不可無一事藉口爲小酋所笑此則又在兄臨機妙用不茹不吐耳伏惟幸亮

耿叔臺操臺

教中蒿目時事因而歸本學術之不一誠然誠然以愚意言之悠悠世道昔未嘗通今亦豈容要在其輩認真本來面目覺得夜氣清明中
夫又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竊嘗嘆今之學者日日說中庸却日日反中庸日日說聖人可師却日日將堯舜所痛孔老所不知不肯一毫放過賢者臺下以爲如此人心平乎彼乎世道通乎塞乎承又有乞歸之疏此明知其不可而姑妄想今姑妄言之即此充拓得盡與其想而無益莫如罷想與其言而不聽莫如勿言此亦學術中

一歲要也如何南中多君子孫月峯僕之師也
貴亦劉司成僕之友也吾臺試與切磋長善勝
飲蘭陵酒不知何處是他鄉已

于穀舉尚書

義者詞林連袂時老丈于諸公爲最少年而升
踐最早今優游林下已目見後起興廢忽如影
旌而老丈巍然爲魯靈光榮壽之辰薦紳奔走
賀賀而生亦得以五湖筮笠附託同趣南山之
祝業已爲諸公介紹堂前豈不謂千里對面哉
向之兒子衡道容尚矍鑠善飯秦風坐中儘容
得故人子弟觴觴進履于前而不肖老病支離
但台驚病白雲企想黃石此易道損益之理固
然若僕之支離老丈亦不足復念之已茲專奴
馳寸絲奉佑燕喜更祈爲道爲時崇護是望
王表白學院
公比者方領師席而時又會都試佳倦之際野
人分當避嫌以此不敢先一介致書乃不意雅
懷念舊不復更存形迹猥于衆中特先厚問之

重以金玉之章觀存衰朽不肖真德極而繼已
此聲一傳則地方官長親戚子弟遂有見題爲
未居士藉口微福者顧爵勢不得不浸應亦必
不敢顧法外更加情也孫兒鳴虞聞一見遂承
駐笑而舊游諸公亦或以韓荊州品題之下折
行兄施既妨學業且亦非所以安初稗之分今
不得不于恩放還鄉伺其氣體稍壯禮節粗聞
容再造之統筆函丈茲以宿疾稍間得聚謝諸
公而在兄一家之雅不復隨衆以長簡奉瀾區
區瞻荷但有此心

李修吾槐潛

兩歲不問問暮雲春樹心勞可想所喜者公遽
能倔強羣瑤援掖間而調濟有方不成大業
明主雖心不恬而口難折公論陽議代而陰錯
留此亦世道吾道之一快也嘗託鄭憲公口傳
微款而千里遠使業以手書重覲東扉豈勝欣
藉豈勝勝愧感謬悠久涉世途嘗不揣自託於二
三知己前平生不私一介不害一人謂可得後

趙準臺御史

見子衙初涉仕途然已能耳剴民譽爲乃公噴
噴不容口天下事雖可憂猶喜朝多諍舌士矜
昂議能默回元氣于聲色之表而吾丈驚懷錫
立乃爲善類主盟不得遽生挂冠想不得更思
故人已覆之轅重爲枚拭徒增其隕越也礪硃
未罷

明王若有所待而愚民不可戶曉適聞敵郡城
已將闕恐四方尚有乘機而起者此亦吾丈他
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齊總臺

聞之道路會近威士風靡靡爲發憤抗疏一番
此所謂君子如怒亂庶遄已而愚竊料里耳之
未必諧也若老成豈以此爭勝哉要立此議論
長留天壤間而宵中不執一物過後不生一念
乃禪家煩惱中之菩提不必遂以此爲潔身避
權地也它不暇遠引即如爵性褊淺狷急翁所
欲知自經世故備勸物理乃稍稍磨礪氣質粗

由之不可諸惟爲國爲故人自重不宜

曹閬山操夢

地方民情已具張太僕所上公啓中爵不敢復
言但念督撫院道各在本地方行事原不相侵
今事在隔江利不百而欲變法豈有漫無諮議
徑自以彼行此之理非但人情不便事體亦不
可也伏惟台裁適見陳州守面目黧黑情事
自言久爲奸胥乾沒所累今欠數不多足
上肅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可乎而近又聞以虛報錢糧被參此則蘇松
各屬之似難專坐一官以恩私計或不妨
以指諸法先責令開明實數給文放歸却後從
容照數追補何如然恐又累後官非野人所敢
定擬神明在上自能酌量各州縣間爲之曲處
也特知造次皇恐

劉斗陽巡按

禁代在邇想見列郡士民攀轅祖道之盛爵吏
難病榻瞻送靡緣則奈何不令人翹首咨咨

滿哉夫人生會有別露亦豈以區區兒女事臺下者獨念江南理亂之機吃緊在今日中流操舵所恃吾臺一人上調下維左榮右拂不惜身如百勞以易吾民旦夕之命試觀道路口碑家欲借寇若人人能贖買父而受知受愛如鹽者何能獨無介然謹事一介奉啓代送惟萬萬時爲故人自愛

劉斗陽按臺

評讀時事愛不在內而在外今敗證已成而南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
北徵兵之使日講里中自古豈有光景如斯兩不亂者報災雖早然春發乃秋獲之母不知可破格一題先爲蠲賑張本否爵頗剝海虞謠頌以爲悼大明允前聞無兩草野更不能贊一辭佐一議非敢爲佞也貴鄉閣長未得地時清名滿宇內今首尾一身何至譏訾如此明臺試以此追感故人當事之時宜何如憐已使旋輒此附效區區不盡

劉斗陽巡按

自吾臺換節西部渺隔重霄惟是寒暄私問以嫌自屏肉食遠謀非分所及間嘗竊戒小兒立身處世事事以吾臺爲法則自信于心口在逃彌親者此耳承諭病軀已上想廟堂持議者必能悉吾臺苦心而三差遞滿暫請休假理自難與諸臺例格乃不依前啓云云正恐程奸之說尙微

宸聰有如求去反得留則道體懷熱愈甚不如且忍伺間耳今聞程奸褫革乃是天助我公縱三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不得長往萬不失一二十于寬限莫更憂不測處分也貴恙總不出于心火鬱十年前時時患之大抵服涼藥愈熾後稍用兩手摩臍及存想泥丸之法覺肝氣上升心火反降頭痛不發者彌年吾臺試採而行之當知我命在我其他身好委蛻得失早晚勿論也何公祖受代恐亦不宜太遲如尊疏未下且飛信趣之庶乎人已兩全耳

劉斗陽巡按

稅事難處不肖固已久切隱憂然尚謂吾臺可以卸半肩于撫院何意事機倖迫竟煩吾臺獨與貂瑞共事此輩猶藉兩端勢豈能盡如人意然計所藉調停亦已多矣第遠州尚未見稅條據原奏人止開數五六萬未有決詞乃聞倭瑯竟定數十萬此何說也頗聞南北告變

明主未必無悔心若外議稍持難猶或可補救什一二東南百億命微福未晚耳

劉斗陽巡按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比兄即報有中途移疾兩疏竟亦不知待命何所坐失容候負負何可言者適鄉人正傳矯言參疏亟命兒衡秉燭讀之一字一吐舌且讀且涕涕而比來教遺會亦以是日拜捧則矇也更似仰青天而視白日矣高志難遂自己策其必然今深資重望無更屈外差之理倘肯俯就則差則迎家既便兼可靜攝道體第不知機緣果與否子孫委蛇業以身計公家且不必援援譽于賢中世豈有福德如公而熊夢竟杳者歟

中時事僕以爲不特盛世未有雖衰世中亦自鮮聞今所恃

聖心自了了原不以近時舉動爲是今滿朝危論縱極忤不過留中而吾臺又當門着鍼異時輪臺之詔未心不以田千秋一言得之毋謂天下事遂無可爲也

許甸南給事

卧家日久得公天上好音而年來胷中萬苦萬疾爲之曠然一洗弟來教所稱世道人心摠脫不得乾坤陶冶與六籍九經之磨勘樵夫漁父之閒評公如有志聖賢學則請沃而忘之惟是傀儡場中線索在手盍姑先其近且顯者如政稅何以清衮闕何以補以此之實御彼之虛而天下事或尚可爲也兩頭雙面儘容爲我輩不著名不圖利者之用弟以施于發謀舉事爲害不淺今分權漸盡移中貴而朝廷且生輕士疑賢之心勢重必反公其試冷眼視之謂何如哉病人自歸山七年再經家

而大馬體未與溝壑以備子還債之說觀焉知人之不足未必非天之有餘第不審餘生尚得優游太平與公相從學問否耳何物生于空桑敢負

君負親負先達負天地第如不肖事事粗了又事事不了世責輕而內惡重爲眞耳公之志大而力強勉旃何所不至蓋古有弟子拜師師亦拜弟子者因書報謝輒以此爲野芹之獻

沈蛟門閣下

傳示京耗謝

聖主且以宮闈大慶齒及舊臣葵藿野誠不容自外聊復效顰數言馳一介附之申使以恩意言之先年

升儲詔下尚有諸司進表例可援今禮既從殺詔使且未臨第輩山澤隱淪何苦先事強聒今聽指麾若以爲可已斷諸已之又有最苦最窮者存問謝恩申老先生尚有他子弟可遣乃不肖獨有子然一幼孫驚弓之鳥萬萬不可再

涉長途竊料閣中擬恩時務從隆重承諸老相爲至情而竟未有惻念及此者今方與瑤老商量若必不得已寧遣家兒自行庶免白衣子弟干恩之嫌而兩家一體蒙恩不至以遺謝異同爲罪此着似可從權第兄衡方病又不知彼時可得成行否就得成行又不知父子便得相見否衰年風燭之人萬緒如縷惟台慈幸裁而示之

李九我侍郎

主文廟公文集卷之三

一四

吾丈振古清標備傳於敝鄉錢道長之口非草野故人所容私領杜門日以分無復上交之緣乃瑤老適傳京耗知

明主方下疏恩之詔齒及在遠之臣不得不效顰數言先拜表而後受詔然愚意尚以草豎冒昧強詔爲嫌而瑤老疏專賀皇孫僕則并賀徽號頗涉異同然正恐未知孰是今一一取裁門下如可已則斷請已之不可已就便將兩家疏稟刪改歸一無不惟命也

朱金庭相公

皇家如天之福慶而僕得身被恩華口銜

溫綽循頂至踵誰非老先生陰知翼之乃忽聞政地近多一番搖動而

聖主方欲專任老成未便有所更置計此時老先生獨身執掌焦勞比往昔百倍然竊謂積誠之極天意無不可回虛受之弘人情無不可化太平之機正在今日所勸老先生耐煩耐事而

己向以齋疏事不勝苦窘造次上聞及得台諭

并奉大行傳語只得與瑤老細商遣同堂弟元爵代行而瑤老却得赴乃郎會試之便若元弟以分以親俱難比倫有如疏下閣擬萬萬愛之以德耳林野久荒筆研恐疏稿不無漏缺亦望老先生精加改竄勿令遺笑也草次不周皇恐

黃典參政

自兄出補之後冉冉數年間嘗與兒行耳剝河耗隄錄萬里未肯不捫腹頰足恨兄之在遠不

得借一箸於

明主之前既復思仕宦得此乃是出險而夷去勞爲佚而豫章人倫月旦之鄉於頽脫間可爲相盼爵年運而往矣郊園數畝外別無他營亦無他見適有傳內耗者云

明主方以國慶疏恩舊臣議且修前草故事遣子孫入謝而四顧蕭然轉成悲感念獨有兄衡在待欲遂遣之然復不勝抵牾之私竟不成行足下省此亦足憐故人老來情事已

孫月峯提憲

野人不復關理亂至聞兄臺撫憲楊公典禮營務方今之勢雖標表外形而元氣內牛要在翁等察脉審方於強力猛煉中不失鎮安調治之理天下事無不可爲至如爵者報

主未効微天之幸得早抽其債轅覆聘之身三年來家難紛拏七情潰亂遂至眼盲足寒癯瘠之乾坤無地安處而老兄尚安得賢謀斷之業爲我繫望平據教中有先人遺

少語以爲是太翁著述欣然拜承既而徵核者
參古蹟謂然乃知教中謀斷二字義取諸此如
老兄以不肖爲真房杜也顧今豈房杜之時
以爲房杜而祝之使爲異日房杜也則打老
光景除更乞登地下再世爲人得修業補過以
前知獎耳渺乎迂共何君子之善愧人也今附
於先友太常之後却因使者封納純惟
台鑒幸甚

邢貞田撫督

文肅公集卷之三十一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弟久不聞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聖主明斷從中報格其知者爲世道公道稱快
其不知者或恐吏以內黨增疑要之男子頂立

天地第自顧本來面目何始不足嘵嘵置辨也
茅二岑郎中

不肖爵林居日久目不閱除書然數有私慨以
爲醇明如門下而宜闕久次不無少屈豈雅性
固自恬此大車駟馬盤桓九達之衢政不在一
時捷步耳貴同年殷廉岱才而貧沈日峰一絲
粟乃父司之無纖毫私密真孝子也兩賢者
以王寅物故天可問耶

劉雲崎祭酒

文肅公集卷之三十一

山居片絕外事之日久然閒閒仕藉不見尊衛
極甚疑怪欲進一言以古聖賢中庸之道相勉
善未有便也比始知兄肯幡然爲世道一出而
又以借問南署綰篆國庠爲朽老舊遊補過意
甚快之然不敢輒通起居恐鄉弟子有乘緣而
干者比茲千里馳使儼然見辱乃知向來雲
臥今日吏隱心事皆道合時幾光騰日月固難
爲牽俗嗽名者道也已讀別札更薄可成一推
至于揭辭又將以此焚去墜人適手寫心經有

味乎空色俱化之旨竊怪兄之未空我非柳下
而見夷齊非所望于大觀也古今談性未嘗不
以高明廣大並言今篆刻較量惟恐一步涉嫌
半階多取乃似求高明於廣大之上兄山中學
問固止此耶二十年老詞林欲使主銓稱較銖
兩與後生論依然則我自爲君子置人何地斯
言也不肖何嘗以之規鄧文潔公豈得復於今
有挾不滿之意於知己幸哉而聽之世事雖可
憂然思終期

讀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聖上聰明未必事事行於至此嘗私聞之趙寧
寢中丞方今廷臣言諫多身諫少有如部院諸
公果能人人挺身私第如布衣葛履則
主上豈無耳目豈無感動此兄家伯仲與李九
貫伯所優故不肯夢寐中未嘗不以三公得
地爲喜若高談流耳以脫籠解縛爲快則眼前
誰不可憐七十故人千劫萬苦博換得小
小方便而年來一門老幼五喪相繼有生至此
不如無生然猶區區獻其野芹者誠念知己之

雖同同志之不忍負也兄衡近雖粗知讀易然
試問以朋卷象辭未見了了安得先生長者爲
陰陽之覆乎曾論義從未留心只以廿年前
夢中有所指授一篇鄉人言之惜半年老緒亂
都復棄去兄根絕精力足堪辦此更不必問道
於言也

劉雲瞻祭酒

歲月道盡老景無歡乃今十行遠札四部新編
所以獎掖故人者更出橫經問字之表則安得
不令人感忤下拜哉天祚斯文士之游龍門而
歸者人人意滿而爵比屬耳里中一二老成以
謂今來國學之政畧與鄧少宰埒而文采神韻
過之詞林得此聲也可吏可隱何遠不如漆園
在下之適哉記得少宰兄曾見訪海上私謂不
肖與瑯琊公曰吾學進矣能終日對客觀伎矣
乃以中扼腕時事迫于乞身此却似於少宰
處未甚得力也如何如何右編未及縱觀試
先閱每卷補遺隨以示見衡令之卒業真千古

完書第未得卷首一親題爲恨耳新報驚人
明主日月之更漸次有緒而吾文猶未滿耶宜
稱君心惟在所養養之一字最可思此參政他
日事也

馮琢菴少宰

適莊宮允齋錄佚來又傳夫倦倦見問之意萬
里心知何遠何近而須日日挂齒人人傳意之
爲親乎竊謂文至是亦覺有兒女氣耳連見部
疏割切暢快之極松對子弟言非丈夫手必不
能爲獨奈其十疏九罷何大察近矣賢否是世
道第一閑乃竊見近吏畢竟巧宦進前真才退
後如韓嘉定之一廉如水而爾有物色及之者
令人氣盡爲之嘔飯似此之類恐遠方尚比比
也公其察之諸不莊悉

沈湛源國傳

屏息鄉閭不開閤者彌月既歸始知榮拜
之報而車馬且匆匆有行色矣竊嘗謂吾
隱三年真是鷄羣鶴鳳一言一動隱然爲貴父

子師表而氣力既不能挽留齒牙又不能相重
今但有依依戀別耳已阻遠第未審榮行確期
小兒追送或尚可及以平日道義之知毋金玉
爾言則所願也不腆一絲代錢惟慈鑒不宣

秋叔臺擇臺

自臺傳教見諒以內養之術茫乎不知所置對
已適間有一陝西異人偶至敝州自稱請通三
典詞甚甚傷其意或恐欲動不肖而不肖早年
閱人頗多難以李赤肚之高名未敢信其嚮然
無公惟有關門謝交自求方便而已吾臺法
統之地更宜嚴慎交接勿形喜怒道即在此特
雅敢布聞區

劉夢晉大尹

天馬病久臥鄉廬忽聞車駕枉辱有失瞻迎但
有馳企鼎鑪有耳誰不聞萬口頌聲而孔邇估
待之下若流議不關情公道不發憤則幾於無
人心已第自愧望輕言輕不能有所關白而今
日趙壁復完乃卒藉當道主持之力願草野句

人而改貪天功也惟是風懷已定粗豆方新勝
公盛忘前事努力爲地方始終造命則尤幸

段司然大尹

僕蓋雖未久然竊耳謹頌公真物外異人一言
遊刃其餘事耳可憐病叟遂無復望見之緣昨
自吳山歸知承素旌見辱茲又屢使翰臨謝重
以瞻馳願聞琴川功緒十就入九世俗缺陷懷
下得借寇一年然願公勉支鷄骨爲我民微福

可使者倚馬索報占此附致悵倦伏惟台

六公長附設

生常懷地方人情不古觀面口碑轉眼或化而
爲塵獨得明亭去吳之後神明愷悌萬口猶新
昔何武去後見思而我公更去後加敬不審將
來史書作何揄揚方于古人召公卹伯何如耳
爵此餘喘僅延歷嘗家難此實福過量名掩實
之効伏拜弘獎但有拊心使旋占此附謝野人

辭餽私戒不敢以例長者伏惟台諒不宜

邵虛舟大尹

茂苑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能思之愚父子夙
庇棠陰且辱收爲同好感知懇別自難已已正
期迴間承達懿豐饋之辱因審入都伊邇鴻儀
聘武駿駁日新天下會多事大賢所至當思所
以獻酬上下承翼昇平者毋遽作厭離想也爵
老景蕭條雖復強支風燭而新秋父子同時感
疾使者上而不能出見臨占報命但有悵懷願
門年報安宦游柱王爲苦臺下羔羊素絲豈
容更爲故人輟贈今不免附使璧還知其有罪
亦自爲公私相體可以應照也所初爲時自愛

趙寧宇巡撫

三載遠陞喜出意外已創聞楚事大定吳中復
效尤而起今歌謠滿市其獎掖首事不啻加膝
其刺議當事者幾欲捧掌熱面而悻悻尚未快
也定知翁臺調維上下必難兩全然亦爲泰山
素望足能鎮物不至以流議掣肘何代無亂惟

好亂乃真社耳高明謂何

李靖原布政

昨始聞山東榮命老丈得此以資以望論之已屬太晚乃不佞區區私喜獨以地方自遠而近道里自家而官而東省更屬好瑞就廼吏民安枕之後吾丈又不妨即官爲家以吏爲隱且于太史親家公差省侍爲便定知雅意亦同此愉快也相望只尺病阻躬賀聊遣小兒代申鄙私惟台亮幸甚

朱容所江院

天十夫夫神斷久任臺垣此於後進踐更誠爲長便乃明遠獨以此結地方趙豆之祿而愚父子竊亦以此私訂頑補過之益雖分在草野無階賀問而晨與夕寢蓋無一日不芘廣廈而夢筆胥也正引領間忽承使札枉訊重以多儀感慰交懷無以爲喻向者頗亦馴聞郭宗伯之評以爲天壤間決不可無此公論今教中云云又不知取正何事所指何人恨不得疏稿見之要

之

聖度汪洋未必能忤但得爲世道人心發皇耳目一番如昔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功德不淺鮮矣可憐老體衰殘不能仰佐思慮萬一自惟生平敬愛如吾臺耿臺及劉臺伯仲屈指不數人所期各爲吾道努力以酬時望臨啓不勝惓惓

劉斗陽巡按

適荅貴鄉朱公祖書私陳欵欵而不虞使翰之先辱也喜承九年榮滿何以不見報瓏與內批新命豈尚爲前安芥蒂耶世事至此生亦不敢勸我公久戀劇場但當諦審事機何如若造次求去未必得去反添却方寸中膠擾耳不肖數以隨緣勸人而身處骨肉傷殘不能自遣即今舉體疾病兩足蹢躅猶尚以前年家變暫挽成損尚何得與聞國計與臺下出處計也教中察與真亦異聞譽之歲早年荒自非人謀所及但在我輩士大夫各矜廉耻扶持清議爲主

謂一私人不知何指以愚者之悠悠海內何人無私但顧其所私何如人及所以見私者何事頗聞朱臺近發謠言方憂抵觸愚又以爲言出肺肝當求有益不應先以此待

主上至如吾臺業當解肩別又當十分韜晦以待傾柄入手自操自運之慎毋以黃金擲虛耗也承賜教宋史本末讀之不能離手使者久遲索報勿勿手勒數行授之不盡感誠萬一

李如權撫兵

北者一接見賢長兄死後之報爲之涕淚不食者累日既而復自慰曰人病五日不汗亦死死等耳今炳炳烺烺留萬古忠孝之名今塵洗天波諱謫衆口顧不爲朝廷重爲公家重耶慨美未幾尋讀公大誦令人義形于色恨不得飛尺辭道珍重意乃使翰遠辱恍然若覩挹壯容推輪贈策于左右也嗟乎

明主知臣尊大人知子而不肖亦自託于知己兒女死生之戀尚何足云惟是遯兵久弱公家

父子兄弟與庸結戴天之誓念怕之師兵家所忌令與賢次公審定機宜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情知爲國愛賢顧效愚忠之萬一耳

周懷魯撫臺

索居中翁臺風采日有聞乃嘆緊摠不出知人二字獎廉飭貪至公至斷恐自此吳中遂無事已竊見近時一二鄉僻有甚不美者小民好以遠年廢產與詞貼贖大開詐門士夫則居間公事不才武弁爭出其門自今翁臺飭新戎政王文肅公少集卷之三十

祁夷度大尹

郡中新報遷三君子辭幸甚皆承以傾蓋託交獨吾臺仰止最親瞻依最久而羣侍爲最政令崇上且有期矣病人復不能隨卽轍之後謂此

情何哉竊嘗私評公臺乃治行中之人品簿書中之經術今去後謠誦必亦有見目爲知言者禮有幣賀恐非所以待大賢聊馳此單詞寓誠不腆之餞請以異日惟慈照幸甚

韓晶字大尹

自臺旌照臨敝境草野罷癘歲不一二接見然常望而知聲教動靜之詳大抵吏畏神明民稱宜弟益古之稱良吏而循者也今廟堂公論已行不佞無所復憾第日以年迫桑榆病淹床几

三才集卷之三十一

恐不及見公力名之盛爲耿爲恨耳比猶幸兩度臨別得一承片言餘誨而退復啓新志全卷讀之中間鉅裁獨斷出人意表乃益歎吾臺文學政事雅抱兼長去德雖遠瞻依猶近已使者報命口占此數行寫謝餘情耿耿不旣欲陳

陳石湖大尹

仕路亨屯物情誹譽自古不常不肖嘗竊有緒言爲政而使上官知不若使小民信使民見在見德又不若使民去後見思今臺下豈不然

借乎阻遠無緣一驗斯言適接來使以手箋處遺見辱不覺冲襟雅貌曠然復暗因復念賢者在地方千劬萬苦至此而公道未大明橫爲隱魅所挫士民之罪業無所辭者然皎日自在不足復廣寸風尺浪也

黃明字主事

朔月廿九日始聞吾文京推之報於涪川臺長而

俞旨未下知爲近例所格吾文醇中直表似以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此之信路則不足以此盤桓吏隱則有條間者其信文謂地方舊輅稍以禮節相左尋亦釋然從此信心而行稍以圖轍輔方軫則所望耳犬馬體苦經歲善病且喜得幼孫女柔良侍前相足自遣亦莫非吾文餘庇也諸惟慈照幸甚

沈蛟門相公

昨夕與小兒閒坐方相與歎念老先生拮据時事之苦調劑人情之難語未絕口笑餉已至中

開深情苦語字字激哀所謂破哀三法門者不
肖亦心儀之但苦忙則不能忙求愚則不能愚
學忍則不能忍此身未脫斷獨能脫鱗甲耶可
憐服中故人零落幾盡弔死諫喪日不暇給范
公所謂人非久在世間之物即丁令威化鶴歸
來見人民城郭皆非亦有何味此語殊可思耳
山陰兄竟隔世矣山中麋鹿不死而令此公死
乎爲之浩歎教中有感於李謝二公生亦相爲
苦之今抽身既難匡

王孟嘉公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主亦不易如不求十分稱意以將順行匡救未
必盡至升格但恐翁不肯認第二義耳長安妖
言獄興可駭可笑今最大莫如楚事亦最能累
人就今不肖身處其間亦只得先扶國體後理
外論乃適見一楚吏問之云此事沸傳已久我
翁且當留着一地步付公論於彼中使自處金
甌無缺中而家國隨之已承道義骨肉之愛有
懷不敢不吐翁以爲何如

山西王相公

居滬上耳同無所見聞近始承今先翁老丈
之計爲輟食長號者數月于今已追念入官來
何與同事諸公零落幾盡而就中如令先公出
處同趣甘苦共調乃真是朋友中昆弟離別以
來每得萬里書郵噓寒問暖未嘗不臨風灑涕
自傷薄質之早彫舊歡之難續也今其何如頻
成千古而故人百哀靡腫之身亦安用此生爲
矣短此久成苦道梗未能即達令強力馳使致
之几筵亦幸賢昆玉以禮節哀用成大孝臨緘
不盡區區

中玄渚太僕

榮命屢推未下仰知

皇眷自中決有超拜然不佞竊與龍華文謀之
事久則疑生若坐而守遷遷而辭優就劣則非
情也且萬一延推不下而內

降旨獨下辭受愈難已萬望酌量彼中情勢以
我衛命毋令爲年少所窺幸甚幸甚

崔際虞巡漕

海以多年數耳公玉節巡行之報卓囊乳按之
章於人人私自增氣亦頗訝年來執法大吏
譴忤紛紛而我公獨引繩不顧游刃輒效嘗以
此卜世道尚可爲耳造物假緣以地方漕政累
公而故人亦遂得託比宇下其爲欣藉何如抑
有恩慮方今轉漕關紐在河不在漕即如敵州
兩衛官旗窮窘萬狀而同船尚阻又別無戾天
縮地之術則亦惟我公調停公私間稍寬期會
一分使人受一分之賜耳

李修吾漕撫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粵修嚴密兩衛運官選單之苦極矣適見指揮
沙志元以事備首眼艱于細閱不知委是何
如但以身處同城事關多命倘有可轉移方便
處自不容不破謙爲之一言而吾臺又方以至
公至明任事任怨爲百億軍民之主此真所謂
千載一時公爲國賦持平亦私令貧軍藉口當
無不用情也餘非草野衰病所當言臨占皇恐

張湛泉巡漕

海間明臺法懲積卒比郡歡呼不勝大願更以
律飭定漕規使遠艘各復舊光私贈不浮常額
則地方萬億元元造命之賜也

南京九卿

此者

發中之命猥及陳人理外之恩且逾垣典蓋不
肖驚驚鬼駭鬼至今尚怔怔未定也抑有私幸
以爲

九重天遠自難悉病臣心事而至如諸公長者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愚於子平形病勢豈得不聞聞則豈有猥隨世
情暫駕以吊爲賀者乃茲千里專使辭盛幣膜
底幾于芻狗之能靈寒灰之復煥而不自爵滋
淫淫汗下矣第二小玩已發真情苦語矢質鬼
神亦望諸公長者哀而賞之使旋謹力疾占此
以謝惟台鑒幸甚

朱金庭相公

苦哉銀臺公之早世也愚父子萬里剗聞爲之

蘇蘇隕涕而老先生復何以爲情矣事既至此
自難怪台懷之痛割密疏之亂錄乃猶然以國
家爲憂舉賢讓能竟回

天聰則姬公赤舄之忠真無以踰此而獨不知
不肖之名因何忽入內傳管之盡蛇反嫌添足
顧不肖疾病支離形神並廢而小兒衡一疾連
年且近又感銀臺公之變如雁失羣豈不心寒
色動所謂瀝血陳情必祈哀亮者誠事勢林中
不暇計其負國恩負門下耳惟老先生憐而曲

全之正忙密中語不成次皇恐

李九我相公

時清論定喜得三賢濟濟同日宜麻粧綴太平
景色特不佞衰憊病劣名續貂尾爲可訝可羞
耳然業爲

聖主眷思諸公推轂所有萬苦情事不容不以
誠挫辭既辭則又非可泛泛虛文應故事者非
老兄不能知我不能哀我而全我也世情日
我輩少見睡異則衆已側肩累跡伺之老

天下事如此尚可爲乎不可爲乎不肖可出
乎不可出乎然老兄正未結局不妨忍小就大
從容爲所欲爲斷令媚夫昨舌同志增光乃不
肖所禱祠而求耳正忙密中語不成次皇恐

茅臺山相公

自士趨德徑而南六曹幾爲贅員乃老兄顧獨
以十年吏隱坐收物望而

天子忽一旦自天乎召豈不誠太平盛事哉乃

於草野姓名何緣得衆廟同升以丘壑度高

千泰山能無自媿然

天子既以不謀不卜非常之恩自不宜以常辭
推遲惟是父子病中萬分危窘幸遇故人當路
則不惜爲我緩頰祈哀是所望耳至于華箋盛
饋辱之曰賀非所敢承端此附謝使者不宜

于敷峰相公

制麻一下中外遐邇人人手額歡呼爲太平
慶而不肖父子世藉通家服膺矩誨其爲
尤百恒情蓋先是閣推辭疏未下疑議

有正以待今日也

聖人舉動真自赫然出人意表今獨有發中橫
思張及陳腐以會謀則不協以諮訪則無因未
免爲知人之累然

聖人量真直得遠臣効死稱報而惜乎罷廢
終難奮飛以此不得不呼天控辭耳禮有
辭今不敢勸老丈無疏但斗勺之量本自懸
殊公盛之年且暴視聽必若偃蹇相師聒取
厥則不惟自損矯情抑怨並敗故人之事已齋
願人便寓此數言惜乎驚忙中不能盡其委曲
也臨占但有馳竊

附岳峰尚書

附驥四十五年雖久不承動定竊嘗于章奏中
剽聞雅志蓋無日不以謬悠得請早休爲慕也
今萬里遺笈恨隨世情勸駕此豈翁之情亦豈
不肖所忍聞所忍對者今區區自引驚劣推避
賢者則見以爲不情若強扶服枕上具自陳

遲疾痛之狀則恐同朝未必見見者未必言言
者未必盡達左右幸亮父子千真萬苦之情臨
不得兩長班我兄臺試問之當有哀我而全我
耳正忙窘中占報不次伏惟台亮幸甚

楊止菴侍郎

升有數行附齋疏奴馳上未達尋已爲教諭所
亮愧慚愧凡鄙生心事已具前啓中聞之道
諸門下直躬正色風寒滿朝虎伏龍變自旋轉
于公私波浪中亦大勞矣鄙生身未荷擔豈有
懸此而不休心欽足之理惟門下哀之耳
拜啓若留中乃是不肖生機願毋照常推發至
于傳至咨文亦但能望闕叩領不敢伸謝已惟
台鑒幸甚

蕭玄圃侍郎

兩班吏來忽捧自天之教詞旨意氣如挹古人
然一何愛我之深私我之過而不量其情與力
之必不能出也小疏適發不敢效常辭常謝足
知老盲無一字敢欺天欺君父欺相知之

老兄九鼎及肩顧反欲推入行代可憐哉附璧之無緣網藩之至困也猶有餘願願得兒子歸望座車後稍爲乃公蓋愆償負而此子今又已得疾兩年朝夜飲泣相對兄設身而處當爲我作何計也

主上真神明其嚮倚老成往往外疎冷而中膠漆若老兄一旦得地當痛掃名根一以精誠感格爲本太平可基月望也薨薨耿耿以此籍手爲青曝之報

黃穀龍侍郎

竊有數行附齋疏小奴未發而姚中舍已奉旨并計命來爲弟屈指都下發書時尚未聞橫恩之報而青雲故舊業先爲朽夫籲天生以此遂疑今日之事得無兄等以優閒見妬而有口風上聞不然何其無因至前一至此也小疏計此時已達兄試讀之莫謂老盲更作喬態否新錄甚佳獨有中庸義駁倒遼道尚襲世儒有心無心之說其他皆金玉矣男子一入世網呼馬呼

牛隨人描寫兄不記老盲當事時歷過幾番風波雖足下相與努力尋善提忍辱第二義耳長班報命力疾草此奉復因檢箚中得舊啟并上惟裁照不宜

趙南渚尚書

今世有兩伯夷翁與九我丈顏青雲造爲隱生氣而特未有交承咫尺之緣得教殊感殊

聖主未遺簪履物色誤加自翁臺論之則以爲

千歲非常之遇

自道路觀之則安知不起無因

四

按劍之發然不佞總能一切放倒而惟是父子病中朝不圓幕則萬萬有難張出者幸翁臺之哀我而兼全我可也會發疏倥傯裁謝不能累帛惟合亮幸甚

楊洪園提學

吳中士子企頸旌旄之日久吾臺豈有意哉大約學臺所重在公而明次之其程士在行而文次之其品文在典而奇次之要之執法如山不

輕爲一人能破則三事俱在其中此吾臺辦事之餘而芻蕘愚論非是其可上陳者幸鑒之

史鶴亭編修

誤矣遠箋之見辱也身居南郭之隱而猥勸人以東山之出大似非情乃其爲故人計爲國家計則甚忠甚厚已而事顧有必不可強者大馬之年已七十有四而病乃在腰臂膝間非數人扶掖不能入國門小兒衝會又苦血衄喉閉纏綿三年此能挈之而行乎舍之而出乎人生會有死死而得當以報

文淵公文集卷之三十

四十一

君父雖千蓋萬紛誠非樂之願今若狼狽殷程父子相隨以死死而無名爲萬世羞此亦兄之不取也來箋陳義雖高所不能開命者止此一片赤心誓之陵日異時負國負兄在此信君信友亦在此矣不勝感知款款之懷力疾占此附謝伏幸亮之

孫月峰尚書

伏自謬悠得

言後一時青雲舊客書來勸駕者無慮累數千言言綜其大指要以殊寵不得常辭王事匪遑以此兩說者不佞獨有真情真病可以分解

至如台教揣摩

上言刺量國謀語皆安危至計而下乃鞭策謗然於聲色毀譽之外又何其思深義遠凜凜動聽也生雖病憤寧無秉彝忍自矢匹夫溝清

少以負

聖明偵知已哉惟是世事至此毋論寒灰腐草決難再噓且就目前家庭之內卧起坐起出門入門數步之近能不扶而行不與而達否又且論三載病兒尋常自家及國數步之內肩輿小販尚不能前今國門萬里之遙復能携之就道捨之獨行否應至于此勢必以身誤家以家誤國老兄試身處之當何以更爲計也適于葉雨新索書來見訪不肖進止意欲傲之而行正不知處地懸殊銜情各別大臣新入而侍

生未展一簪光翼

聖明而先自懷衛堵傍路之私以博高尚之名
如此者非欺即壘不佞已輒據經復之而不意
教中之先得我心也愚計已定未暇及聞體之
重輕人情之疑信亦幸老兄之哀我恕我母更
以先着爲後着耳特在至雅未敢以長箋爲謝
而區區効其感誠如此聞之道路老兄新亦入
飛刀枉矢中而來箋神意安閒不及一字信乎
大臣自有真也

惲縣原行人

長途盛暑中乃勤爲草野病臣特枉星言之駕
通傳

天上之音以是掄揚德美粧綴太平景色則幸
甚矣而爵顧自揣無當也聞報之日當疏即馳
控辭萬難強出然猶能就床手自裁書今則病
嘔涉旬餐食都廢有如玉節來臨則大馬體迎
肯拜使俱恐不便訪得雲間陸宗伯以八十存
閑止行御前三叩頭禮今病人不揣意欲援此
丐恩而不知公臺之能容虎否也小疏度此時

天下凡不可知不妨從容揆嘗而來但恐喬
岳之功須得先期抄示以便疏答此外淹速進
止惟命耳兒衡久疾不能更作書統希慈鑒萬
禱

劉雲瞻侍郎

比聞新推已數月而

批肯不下心疑有他乃今觀不肖與于穀老之
事而知

聖神之不測大平之未量也王貢彈冠古今同

念生獨豈無情惟是身病兒病并于一時千言

四十

萬言不欺一字比雖循例疏辭而至于智畧之

淺短才力之庸駑一切無所奎及以爲

主上既非常恩人臣自不合常謝事雖近迂良

其肺腑有足哀者不識

明主遂能感動否耳來緘何辭之華何意之厚

何勸之勤也可憐衰朽竟不能仰承而使至之

日會又以病嘔霖旬粒米不下不復能以累幅

爲謝以此負天地負知己耳盛頌自是家寒舊

惻然未免尚沿世禮今謹謝使者呈恐皇恐

高受所副使

跼伏海上身世兩忘殊不聞老兄以何時被命何時出山得教而始悚悚然爲動故人彈冠之喜然又以身其肥逸不能強執鞭弭以從徒慙于使者如何

天于日明聖如近日不才之橫遇老兄之顯起總出人夢想之外丈夫即有志順風而呼聲自當加疾而不才顧獨爲頑金之躑冶豈得已哉

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

四十五

劉使卷巡撫

千里書再辱此豈汎汎然彈冠結形交縉衣浮慕者乃不佞自揣無當也聞而思皇恩如此君子之見知見眷又如此倘亦以匹夫抱甕之守爲足補十年覆餗之咎乎抑或真

老馬之識途勝於越人之指路乎由前言之則

質已深而難補由後言之則力且窮而不遠第此猶其小者至于一身萬苦五官都廢口拙言詞足艱步履竊恐人世無此矇替而朝堂又安得容此駢枝特苦公門隔遠無從見此景象耳乃行人之詞不啻而賀癘乎老衰之難爲艱難爲對也來頒會已得罪臺督臺不能獨示異伏惟台亮幸甚

楊洪園學院

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

四十六

向見明臺垂別弘獎之言與復命首推之疏雖喜匹夫微行猥錄大賢而月旦高評遂徹朝聽今其何如而得不渙然汗浹也得報以來鄉之密友言咥而不言賀此亦知其真情萬難駢策而使者猶爲彈冠稱賀豈不痛哉非常之命不敢用常疏控辭異時儻遂得請

天慈哀亮亦惟明臺左右之今旦暮幸得託春風化雨之中芹曝野忱無可爲獻止有執法一事其平如砥其堅如山正文體正士風總不出

此爾正發疏忙遽中請不成次皇恐皇恐

李修吾清撫

聖主高厚之恩禁廷希閣之典定知青雲朝舊
必爲故人彈冠第如臺下則又所謂異姓手足
病癢相關今日之事倘亦念其萬危萬苦不惜
片言相唁則不肖謹拜賜已使來猥承琅函珍
翰見辱爲賀弄廣夏于海島之前負九鼎于秋
庵之肯徒令人驚喘悲涕而食且不咽耳小疏
已發殊覺言煩第若有一字敢欺

子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四

皇上欺知已者神明殛之矣身雖永廢竊復思

有
君如此昔日之於吾臺今此之于不肖皆所謂
外嚴冷而中膠漆真英雄驟首與雲作雨之期
太平可基月致意事當及肩努力是望毋煩于
老衰已使旋專此代布感誠萬一來煩不敢當
少伺小疏報允後則吾臺乃可以賀我耳不宣

沈淮源知州

故人論交以述新情故文少質多爲第一義今

不肖與足下豈不然耶南中別來恍如一夢然
兄已更承後命而吾州州弟子書來累箋益備
宛宛皆離別可憐之狀不肖私以此知祿州新
政定當爲循良第一耳諒古風歌至月明幾時
花鳥無心忘去住之句寫懷寓誨如玉如金惜
乎當路尚知兄不深所欲盡兄之才者止於刺
感吏事奔走王程而疲癯故人亦田疇兄於簿
書期會之間亦何足慰勞結矣教中偶感時事
頗思十年前不肖當局時何嘗不敗上賴

子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四

主恩早得抽身局外則古人所謂善敗不亂天
實造之耳劉司成真人品真學問然老兄且未
可勝其爲國家大用蓋君子必難進易退而人
之責君子又往往隱善揚惡無所不求備不肖
非君子而嘗竊疑君子之難爲固有說也祿州
佳地記得先友楊君魯縉仕于此曉習政務而
不善處人夫處人特在吏事耳而兄既俯首就
此一官則亦不可盡歷故常獨行已志凡事多
出口不如少貯腹嘗善見疑不如學耐煩不肖

星芹之獻止此而已小兒適往柵橋就醫使者
近於報命無便訪覓只得代爲伸謝惟慈鑒幸
甚

周懷魯撫臺

前月廿日勒有數行附齋疏奴仲謝而北來兩
長班邂逅雲陽奪其所齋兵部勒令以行前戕
逐不果達今則竟月淹留專候京耗就遣之上
竊恐不得不又煩臺下一處但以塵晤多番難
契唇齒耳據兩長班說近

卷之三十一

聖

自天中外交無先聲而昨日張太僕見
顧一司之蕭司馬前三日

王嘗私問不才起居疑必有異豈臺下所傳即
此是乎飛熊渭水何見擬之不倫且萬一

明主乘興見思興盡而厭不肖么麼腐朽能復
効古人兵諫屍諫否耶此未然之慮於此身爲
疏而目前病兒乃是息息關情步步倚命必不

忍一朝判捨吾臺當更何以爲針也聞太
醫盛名已差人飛棹迎之廿日不到恐有

然諒目前醫卜支離即周生至未必奏效也
河天豁心談何容易第綴

聖明舉動如此故是太平一機而病臣猥甘暴
棄不復能與臺下頡頏風雲少助絲髮則亦可
憐可愧之甚矣因書報命再檢出前月小啟并
塵記室內有頗關民情時政者非敢嘵嘵蓋見
新句之虛懷臺下之重託私效芻蕘用以兩成
上下之美而里中士民之前一字不敢洩也知
我罪我惟臺下裁之康道長聞已差按吳中恐

卷之三十一

子

當爲部民避嫌况小疏方以發中新旨爲非例
而伊却爲之頌美此才彼盾或恐反動

皇上之心奈河南中妖亂誠藉麾旄鎮壓而事
過之後人情聊有異同以愚論之妖黨流言鼓
煽自有專司而黑風當道縱橫難推小吏吾臺
恐不得顧彼遺此遲遲而來也力疾占此困甚
不盡欲言

朱平涵祭酒

比者小堂一奉見彼時止爲謀老兄出處乃今

身自罹網而後歎附驥之無緣觸燕之至困也
伏不遣使辱書倦倦勸駕真高義薄雲天苦語
泣鬼神已而不佞從郊圍視兒疾歸萬緒割刃
老牛抵憤何心復理身事竊念

皇上父母也父母見兒啼女哭必動情老兄手
足也手足覺癢痾疾痛自關一體教中所謂非
寶非候者去世情真萬里矣而惜乎推已及人
恕之一字尚未盡也如何省教果以

聖主求舊義不負恩則老兄亦廿年老詞林矣
不爲新進矣何不踴躍前驅而苦責駑駘以追

鳳乎正皇庭中不能滿紙報命而畧叙感誠如
此惟鑒之幸甚

唐凝菴太常

發中之命意所不圖理外之恩死亦難報伏承
遠使惠書雖注述兩端之論乃其彈冠雅意勸
駕微詞則有在世情揣摩之外者不佞不敢負
知已其敢負

皇上哉惟是父子病中危慄萬狀即使九重天

遠雖遠微聞而老兄豈不嘗爲蒿月而憂拊髀
而嘆也天下大矣何物謬悠乃關理亂

聖恩極矣又何物是虞廷之鳳可以再儀草疏
不復用世俗常辭亦不及待欽使之來而後發
此其悚迫顛連之狀可望而知也特此陳謝幸
哀而憐之

朱金庭相公

前月中方遣狀奉謝未達而教翰已至萬里呼
吸三章豁然相通而不肖能無感極而涕愧極

而驚且懼也大兄教中所言時情國是云云則
不肖先年備嘗之老先生業入世網勢不能膏
已而病身尚在域外可以逃責病子猶屬爲人

未甘永棄今捐死不肖之百身了無益于左右
也而空自博豺狼食子之名老先生試謂天下
有此人以此事否賢子之變事既已往則老先

生自宜以公家爲重返顧爲輕今愚父子乃驚
弓之鳥豈得更苟冒恩知相隨入必危之地乎
乾旋坤轉談何容易誓之荷擔將欲弛肩讓人

入其肯受代否李九我冰清玉潔靡幾不忝同
升而少年不肖相客以此益今草野心灰願反
勸老先生早爲身計耳茲亟令兩長班早歸報
稱倘垂念父子病悰請自問之兩人不肖若有
一字相謬者神明殛之矣連日正會感暑暴疾
草草報謝不次

葉臺山相公

小疏發于前月二十日附有數行未達業爲使
者所亡皇恩皇恐有

日寸月五寸書卷之三十一

君如此往往物色我輩外疎冷而中膠結人臣
之義自不當以世例爲辭泛常引避以此小疏
直陳苦體冀蒙哀聽若老兄則壯年強履家庭
無故與不佞公私情事萬萬懸殊即如教中揣
分量能之說陳之又陳一辭已贅又可援不佞
爲例邪昨穀峰兄見問亦以此答此爲人謀而
忠即所以爲國謀也小疏若格則再疏必求擬
放度此時于李二公必已就列豈有三賢當軸
而不能庇一故人者乎使者至門適又患大馬

病寧溫刺痛所賜珠玉滿紙恨不能一讀也臨
裝但有傾馳

于穀峰相公

月之廿日不肖晨起叩天授疏家使尋於吾
君吾相生死辭矣復念老兄爰立維新又屬故
人誼當先爲國家稱賀而後及其私勉綴數行
聊申勸駕殊不意已爲使者所先捧箋拜賜慙
荷無已伏惟舊德延登真太平盛事即不佞亦
自忘其高衰能薄而以爲丘壑附泰山可卒無
罪其奈此支離一榻必不可出之病身而日前
又有喘呻經年必不能從之病于此天之所鑒
而老兄尚欲與之耶痛觀別教意在相師乃不
肖前啓中拳拳奉趣之意其說有三一者自
天之命先廷推而後內簡公私之事既不相同
二者老兄爲新渾之鋒而不肖爲已覆之餒三
則愚父子疾病久暴遐邇而老兄尚少十二年
精神無恙此淹速進止豈得更援爲例也度此
時欽差方在道而貴鄉去京止一水不肖情若

許迫不得先事控辭若使者已到貴城而老兄却從容爲避禁之計則其矯情無禮甚矣古人三揖而進恐不如此幸思鄙言不獨義當急公且情亦當爲不肖與金庭公解縛也特惟不復另以長箋復謝惟鑒之幸甚

于穀峯相公

捧教至第三摺高誼可以薄雲天苦語可以鑄金石不佞亦人耳豈得冥然悍然違長者之懔懔哉惟是事急情苦言不得不煩請不得不急

于穀峯相公

翁文既知身事之不倫只合早辦嚴裝一爲故人補過而此有間雅意必待三疏而後出者不識何感何師而逡迴至此也記得不佞初被召時止於私家一辭再於中道又一辭聞之土弁州以爲大臣禮不過如此今門下必欲於禮外求禮邪重念遠箋不佞因不敢自處於薄而効其款款如此

朱金庭相公

道路頗傳杜門日久意且以千斤擔子全付不

肖而行者此計迂道左之極非所故聞也昔者子文傳政爲千古美談必不得已則新簡三臺無不可託乃聞于葉二公盤桓趨召而皆欲引不肖爲例此事體情勢萬萬不同徒令

聖心盡疑我輩爲套辭託辭無一人可信而閣體蕩然矣此亦老兄之事不審謂何前有啓已先差兩長班報命會得後

古岡謙程奉遠而病嘔泄困甚不知作何語也

于九我相公

小前日一書所警者私情之未遂所喜看台爲之已出要之大丈夫當此世界必欲着此等硬耳硬眉不然日日引避且日日誤國耳而老衰却明知事理當然不能強扶大馬病強抑兒女情以致言煩貌厭如此今幸有青雲故人引道爲我委曲成全謹旦夕恐死以待命正勿遽中占此數行報謝不盡區區

王宇泰編修

森中見歸奉手教至今猶置枕開特苦無緣就
手爲恨乃今則身自隨羣綱之中而兄又辱爲
勸駕一番拜使之口隨與小兒捧教相持而泣
以爲相知如此熱心腸如此大議論自古大賢
大聖尚恐難承稱不肯教道路之口謂生必不
出此則誠然綜其要指上之則以時事決難挽
回下之則以身名不可再辱由前而言則避事
由後則惜名而其實總歸於爲身耳乃自區區
言之七十四歲之身朝暮可死死固亦可死宜
亦可何必死於腦下兒婦人手中乃稱善終乎
今獨有舐憤一念不忍判割而小兒正又會嘲
噉痛劇朝夕呻吟生非病狂能迷下鐵石肺腑
舍之而出否也兄謂生出徑自携孫就婚可便
小兒養病乎不知此乃請急侍養之人既稱侍
養必須步步扶隨乃得成章而病兒能否不終
則又當明白

上前父出于留之故而此瑣瑣不祥之事難形
奏章蓋不肖今日千窮百苦抱在於此至于教

中所係數事因而記及譬夫調上調下之論遂
以相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不知其難則已既
知其難而必欲粉身碎骨効之於此自誤猶可
誤國謂何兄之身即我身也何不設身而處使
就於兩無誤之地兒病至此不識究竟如何承
憂念惓惓附此數行爲謝

于穀峯相公

愚誠總效于前極知彈冠一念萬萬世情之表
而病人竟成虛負可歎也知尚留念病兒不容
不謂公之愛僕也
李則爲乃公着忙諸證日侵羣醫皆袖手呈散
矣老兄試察此光景以病父可携病子而出乎
抑將謂父出于留與昨年終養之
請令乎不合乎念至于此真成觸藩老兄復何
以爲我謀已

李繼泉同年

目承遠命即君持札勸駕故人情重能無銜
今小疏且下有如賴庇得兄剡溪一棹不能相

忘記得先年所餉牡丹有名白舞青霓翹紅者
人盡失其種此時正堪裁接不識可再求一二
貼否病苦無聊偶和唐伯虎小詞奉寄一笑
愁多病多早已髭毛蟬思多寵多轉入是非
高流耳聽漁歌一都朝我漫天網羅身被
名誤三截沉痾兒被阿爹誤只今五表向
天呵決不上長安路黃梁夢已但破袖還堪
袖袖就人大小結果○南陌東啼是兒孫馬
牛楚館秦樓是歡喜冤○萬事悠悠勞生
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何所求一簇眉頭笑前又算後三寸舌頭
妍又說醜可憐擔盡世間愁空笑破他人口
蘆花不繫舟竹葉無憂酒義皇一夢君知否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
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還該人
來還你債時衰還衰你被他人責常言作法
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
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一粒芝麻救飢也
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說到

了成虛話纔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
鐵鑊更打死你們國甚王和霸一任的開
耍待來博望樓看過過天河假那時碌碌幾千
罷
右詞名對玉環

楊洪園學院

使來辱長箋累數百言上爲國家埋計下爲
老病出處計真是言言吐膽字字刺心去世情
稱斐道契者千里萬里矣第以不肖言之若爲
國家計則泰山九鼎當自未嘗爲非常之才若
自爲計則丈夫遭時遇
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主至此何百身之能報又何一命之不可捐耶
如教中紛紛之說大約有兩端其一端謂不肖
必當出其又一端謂不肖必不當出凡言不當
出者最近鄙情已而意乃近感時憤世恐人情
之難調全節完名之不易其究終歸于身
耳夫一身至賤假令不肖千疊萬粉而庶幾於
毛髮之報誠無辭爲之獨念
上之召臣寧第令揚揚政事當飽食安坐而已

耶必將有以用之有如扶服赴命縱尚能達國門而見朝謝恩諸儀能一一從賓贊否禁此嚴關可容得數人扶出入否前時侍上登答尚能手自細書惟恐一字外傳今復能否此其萬萬誤國一身之死生出處姑勿論已蓋聞古有十事要說爲千載美談然愚以爲此自爲名則可若不肖更踵其轍以出處要君要而聽猶可言也要而不聽當如何又有如貌聽而心不承暫聽而久不應當如何亦嘗與小兒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自私計此畢竟路窮極不如一瓢一襖之安耳吾哉明臺之念我厚謀我忠而惜乎愚老予之竟成辜負也至如來教謂

王上視舉朝縉紳無一足信誠然誠然然以近事觀之

上神明陰閱天下人往往外疎冷而中膠漆我輩爲人臣者但盡掃名根以積誠感悟爲主自無不効此吾臺之事無煩於他計已夫匹夫相要猶不能保終始乃九重萬乘之尊而謂片言

然諾遂可舉天下而任吾所欲爲異時身既入朝口無復藉情同投檻事類觸藩乃始隨而悔之不亦晚乎小疏業於前月廿日發內中一款頗亦云云而未敢遂呈左右知吾臺能亮之也從來揔核二臺得例薦地方人才則今日豈不得代陳病苦心事然非今日所敢遽請也使來時忽違危疾粒米不下口就枕占報不盡感誠萬一

朱金庭相公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奴歸奉教倦倦今盡掃羣魔付之不辯而直陳苦情期于必允不惟自謀蓋亦陰爲老兄他日解組謀也可憐一生之所欽衽而讓者獨有四公寬和惇大不如老兄方廉鯁直不如九我清勤敏厲不如趙司農謹飭忠厚不如楊吏部今日諸公盡編黨籍而朝堂幾一空矣顧不肖何人而尚可推身傀儡場鼓譟兒女陣乎已矣已矣願老兄之勿復望我念欲憤氣尋閭與群少年賄賂非不可脫身然恐又累老兄難處只耳

且平平盡降習氣以待老兄爲我籌之如此公論如此私情以爲不肖可出乎否也此眷已戒來奴不復索報非敢自外亦恐重以形迹爲累臨占覆涕

答顧涇陽光祿

適正間有賢次兄之喪以爲吾丈哀荒中必無暇遑存故人乃今兩鑾垂誨累數百言讀之且駭且服以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胷中曾有此壁劃有此議論否而惜乎未審不佞情事浪以黃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

金鄉虛化可數也

至

主恩如此世不傳聲以爲快事因遂欲以歷年稅政久鬱人情盡舉九鼎重擔而歸之謬然此其爲天下謀爲不肖謀則誠忠誠厚然抑有說使不肖果已扶服藥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病滿坐巫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埋亂如教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請就其中無咎無譽者不佞人也誠不知閭部以何時異同分宜江陵亦何曾見有其同之迹且如蔡

太宰以鄒南臯之見廢駕言不佞此異同在閭乎在部乎又如某公自首乞衰瑤老與不佞之前果若無益而一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餘前醜瑤老初不覺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山陰公曰異時首叛大防者未必非楊畏也已山陰公與爭事不合兩罷此爲閭逐部乎部逐閭乎若據此而謂不佞不出出則必當挽回則不佞且寧甘爲鄉愿不敢作國家基亂之臣耳然此慙不必言以足下之愛我而教我我也聊爲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

教其款款如此至于教尾

六四

皇上大寬二段則不佞方與病兒言此何其先得同然鄙意微疑內臣弄權歸寬皇上而尊意却專指閣臣侵撓部權使不佞果能出也則舉止言動誰非竊鈇而可以自明耶以此斷之從中局之爲是而我丈當亦可以贊我矣丈縷言鄒南臯疑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及南臯非但不佞不敢承即教中最鄙薄趙沆諸公亦未必敢承也當記銓郎得罪時如鄒如

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願行之日豈
有密獨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廷至今未之
聞也今足下既顯爲

皇上訟冤則不佞亦陰爲

皇上引咎身雖承厥特此求信於知己者而其
他非所妄對已賢次公高風凜操何年之不永
願亦聞劉刑部諱元珍者清譽畧同今無恙乎
病體方苦嘔泄困劣占此不莊幸亮之

李修吾潛撫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

六十五

向聞貴署各仰祈密訪爲市藥之地方不意重
煩甘臺相爲越境敦請千里而來今此君雖未
到而盛承先傳諭札令人驚悚無地老衰雖未
死形神抱非故吾小兒衡病已垂殆流涕連洒
方擬草第四號乞

思下各臺行勘非萬分情極不至此而吾臺當
預爲作造命計矣先是已差人市得聶君五
丹服之二三九未効而危言日聞今當待其
面請服法庶不辜雅念耳感誠萬千非言可

三閣下

月前已發第五號私情種種已一一具白不敢
復贅矣既而見敝鄉積雨連月大浸稽天不佞
日耳號痛之聲日輒類連之狀身雖在野不忍
坐視竊以方今之勢救災而不救亂議賑而不
議蠲議蠲而止寬積欠不及見徵恐遺黎喘喘
之命終無全理特苦國計方虛邊需正急大臣
之義又不得不先天下而後一方則請特具一
摺急傳一諭廣求理財足用之策不必盡仰江
南而時事或可爲也今兒病日危勿勿附此不
次伏祈照登

趙南渚尚書

敝鄉故稱水國自正德庚午嘉靖辛酉海罹水
災父老至今遺之相與寒心慘骨歎未曾有然
彼時或以積雨破岸爲災或以汛潮挾風而上
總不若今年今日之盛也草野病人雖一步不
能出門而窮民鼓譟之聲日微於耳不得不據
實上聞以祈哀卹竊料事勢至此撫臺必將疏

題貴曹亦自能爲亟處乃陳替愚計獨以爲救災而不及抹亂議賑而不議蠲議蠲而止寬和適不及見徵恐元元喘喘之命終無全理而齊東野語或尚有持客水易退之說以寬當路之憂者斯言也不佞初亦惑之今理外意外有此異災而時事真可憂已每讀前後大疏淋漓描寫國虛民困之狀亦嘗私爲慟心隕涕而目前桑梓嗷嗷大亂則又不得不先徇所私告哀門下伏乞酌量邊腹之重輕軍民之緩急別求理財足用之術不必盡仰江南而

三則公案

卷之三十一

李

皇聽或可回人情庶稍定耳輒因撫臺馳疏之便附申下誠伏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相公

比連見尊疏情苦勢迫路人且有爲之流涕者而況不肖哉可憐病兒死矣家餘一穉孫哭父嘔血被地安危不可知只得再疏上讀此萬分苦審計原不干恩亦非避謗而饒人尚有疑不肖欲出吾文欲留者天實困人謂之何哉臨古

下

周懷魯撫臺

歲前奉得手教謂欲於復命疏中齒及不肖竊求放免當即携至亡兒几前伏讀一週此恩即同再造矣李九我一清徹骨席未暇煖百家交攻生誠不知其解即使言者清夜自思其所謂反而求之不得我心也小疏初稿極爲李九我不平而已又更思之以爲如此愈斷九我歸路今天代爲之請使爾人皆獲首丘更復何望第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五八

荅省臺諸公

朽病夫王錫爵頓首致書省臺諸公執事僕以山林隱夫偶爲諸公所激忿不自戢至遍挂諸公之齒天下之忠而愚直而懇未有如僕者思之可爲一笑夫僕之必不出審矣其非有所

寵于

上非有所修飾于諸公路人知之矣臨末一
言豈不知撥拾諸公殘唾漫舉二三時政以苟
完出處面目哉顧累年言此者不啻膿潰公車
矣曾有一言之動

上心否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以八十歲老
臣垂死之言通三千里外進忠之路苟求濟事
非諷諫不可而諷諫非密揭不可既謂之諷則
古人有操刀而止殺擲筆而解蘭請於僕者多
矣而又何疑乎僕事

上久知

上有容言之量而痛惡臣下之沽名故生平專
以不居功不顯諫爲第一肯綮而每引外廷議
論爲發端僕嘗語往時諸公曰諸公可攻我我
可借作題目此語人人聞之當時免直臣于杖
出罪臣于獄及宮庭緩急之際以此幹濟頗多
但未與外廷言耳若與外廷言亦如諸公盡以
格套語相駁正則國老之味變爲董茶所敗壞
不知其幾矣且由隆公既以進揭不容言

爲大罪案而僕又以密見糾顯不可容
不可爲閣臣者不亦難乎就如揭中所言爲妖
爲謗蓋極言天下臣民厥口詛謗之衆以疎
聖聽未嘗專指諸公也所言以禽獸畜者正謂
上不宜蔑視人言一切置之不理未嘗勸

上以禽獸畜公等也何仇何惡而遂矢口毀罵
至于上誣先人下及兒女舉天下極相反事以
相加遺如是酷平鄉有訐路有口可盡抹殺乎
僕雖孱朽豈不能以惡聲相反念諫言于朝

三文書公文集

卷之三十

七

所傷者大終不敢以身首發難端且其對不忠
不孝之愧以死死則如古人載筆於棺訴之
上帝已耳乃若進揭故事諸公亦未盡知揭有
公有私私者同官不與聞閣中無日不進揭則
首臣不在閣次輔亦徑自投進未有相知會者
現在籍乎而至于段掌科疏中添入諸語諸公
至今以爲實有此尤可怪當揭露時僕豈不能
籍口削草之忠匪厚揭而不送又使有一字可
增減者豈不能盡刪去觸忤諸公事面避矢石

及哉明有

皇上尚有鬼神何可欺也此而不信僕亦無所
公矣乃至廢錮諸賢言之不啻再三其得罪
公僕無人救無救不力具載

起居注中不能盡辯惟攻江李一事稍速非諸
公所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爲
恩水之說詆申許二公徑相推戴而僕露章攻

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肖爲恐不可以
非也大抵僕密揭言時政辯疏言閣體兩時

文肅公集卷之三十一

七

兩事本不相蒙而諸公欲加之罪必欲合而二

其辯疏云云則就多事矣然亦不過泛爭閣

之輕重求明二公傾陷之有無正大持平似

亦不爲無見而不意諸公逆鱗之難犯有百倍

于

乘輿者今更不論二公之賢否曲直何如但句

月之聞而攻山陰者七八十疏晉江入閣卡敎

者不啻剝膚削骨之慘而詈于人者復

腹誹之誅試考二百年來曾有此劇哉乎則二

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乎使二公果爲二百

年未有之巨奸則國獸一闢猶不免玄黃之傷

諸公未必能帖然安枕如今日也而諸公中亦

或有畏履虎之咥人而逡巡前却者未必能心

齊膽協之一至是也即此一端認誤以爲真幾

小以爲大如此安得不益滋

皇上之疑反固閣臣之眷而自塞他日効忠之

路乎就如僕者諸公若欲其不出則固已不出

矣若肯垂慈相救何不將僕身衰于病描寫一

番以動

上之惻隱而動以黨邪害正爲罪端此皆

皇上親作證見之事孰從而信之逐客而閉之

門竊以爲諸公驅除之計左也天下莫不祥於

已甚閣臣而甚則有分宜江陵之禍諸公而甚

至此顧獨無出爾反爾之憂乎吾不憂今之執

政能爲杞檜而憂後之或有真杞檜者出而相

角也又憂有真杞檜者出而今日請郅之諸公

或反嘆口不敢言即言之而

上且以爲故常不復省視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諸公不見近年奏報之難乎蓋諸司十不得一二關中亦十不得二三惟密揭稍通耳然亦漸至稀闊矣以天下之大而寄命于閣臣之密揭所謂一綫之路其危何如譬如朽索而繫千金之寶路人見者皆嗟惜而扶將之恐更蹢而絕之乎今必欲盡絕此一綫以天下大柄拱手而授之不知誰何之人莫可叫呼之地則漢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民窮困嗷嗷將病疲救之當如焚溺而諸公悉置不議惟搏擊之是務使中外當事者人人求去日日杜門一旦有緩急三年之艾不可以卒求百歲之儲不可以頓辦天下事魚爛土崩誠有不可勝諱者而諸公方且高議雲臺之上據必勝之地而百不與其憂嗟嗟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

皇上三十七年容言之德何負于諸公而彼毀

裂之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老臣又危在念多有所忠告於諸公者會見病座不

能發陳粗述其梗概如此惟諦聽之無忽
膏餐之後每思密揭所云與閣中絕不相繫而諸公必相比而令之爲不可解今始有悟也度第六辭疏上時正朝議煩興之日豈其時適有添改前揭以欺段掌科者諸公遂誤疑揭言爲黨同官而挑

上怒耶然前揭實上于春初彼時言時改者

指斥

卷之三

七

君父已甚而又會有南都之講張故借以陳聽若在近日不幾於無上事而喟然嘆謂此段語書中未及發明故附志於此或問既爾則辨疏何不直言諷諫之意而仍以外廷議論爲發端余曰不然此語只可告朋友若于上前說破則前語成戲論矣但于第八降疏中點明一句耳老臣如啞子吃苦瓜自知忍皆類也爲之三歎錫爵識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一

恭錄奏稿奉太子命節書給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翰林院編修男衛彙輯

尚寶司司丞孫賢敏校梓

赴

召中途引疾疏

奏為典疾赴

召委頓中途再懇

恩放還鄉以便調理以圖補報事比該臣以營

菲先臣哀勞成疾再疏辭免

恩命奉

聖旨云欽此伏念臣名跡至微身命至賤入

官之始已分捐糜今齒髮向衰報

國之日短矣敢復顧惜犬馬之身僣塞功名

之會乎近者煩言叩

閣迫於誠款未蒙

嚴譴更荷

溫綸毋論臣之感激不敢偷一日之安即臣母

亦不能安臣之養矣順天之靈病未即死

當於聞報之後擇定四月十六日扶侍臣

母登程會又以臣弟剛爵病作不勝臣母

憂懣延至本月二十四日始克成行臣以

君言久宿惟有將勤可以補過一路戴星而進

兼道而馳歷過風濤之險臣竊自喜以為

見

聖之期決在旬日不意行至某處某驛地方宿

疾大舉腦風腸風及寒熱嘔泄等症并於

一時勢甚危劇然尚謂弱軀偶觸外邪可

服藥導引而愈也已復強行至某處訪醫

調理臣情牽赴

召諸藥亂投加之舟中鬱煥不習北地水土以

致元氣轉傷浸成委痼臣又竊自悲也以

為

聖主在上既嚮意用臣臣之妾庸可藉手以報

萬一者獨有垂老之筋骸僅存之喘息耳

而

恩過分逾福薄緣淺身未入

閨門已中於陰陽之罰將來何以彌

深知塞

厚望而償餘負乎又臣前疏烏鳥之私止爲臣

母臣母雖在行然所遇神必禱當饋必

歎未嘗時刻忘弟病也臣雖亦強食言笑

以安母心然念弟病於室身病於途一門

孤寡兩地憂慮未嘗不終夜伏枕吞聲而

泣也臣聞人有百疾惟七情之病爲難理

三才篇公文集卷三十一

臣之壯也猶不能支何況臣母風燭之年

而令強抑內顧之情以當長路跋涉之苦

豈不危哉興言至此聲與淚隨進退之計

愈難愈苦而愈不能拜

命矣今在

廷推轂臣者不過以匹夫磴磴之諒書生斷

斷之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

審此棲遯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連

此獎之詞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榮藉相等

臣之驚惶汗已自成疾況重以家門之

私念末路之隱憂乎見今所在官司從行

僮僕無一人不見臣涕泗顛連之狀者臣

尚不欺外人忍欺

君父用敢不避再三之煩以丐母子垂絕之命

以干

皇上始終曲成之恩伏惟

天慈俯垂幸察放臣生還田里侍母餘年臣不

三才篇公文集卷三十一

勝詞窮氣竭至苦至危爲此具本

因事抗言求去跡

奏爲病朽立

朝不忍見驕臣挾權玩

主大肆傾危懇乞

聖明先

賜放還以避狂鋒以明微志事伏念臣猥以

一介草茅仰荷

天私起悉密勿昨者連章

世襲之辭幾與舜命五官游求一德輝映千載
臣之遭遇天下莫不聞則其感激酬
知亦當不與在廷諸臣等而犬馬病甚霜露不

國恐報

國之日短矣不勝欵欵之忠竊以爲

聖主在上明日月而威雷震必臣等大臣先自
處於至清至公之地而後庶寮自無所容
其翕翕誑誑之私臣連日在閣時時與二
三同官言之意氣懸合真如斷金臣又竊

川公全集卷三十

五

自許以爲一日未死之身可藉手以報

皇上端在於此退而見人言籍籍皆指目前御
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怙寵驕狂之狀念
此三臣者在植則臣之教習門生在東之
可立則臣山居時蒙其特疏舉薦者也悠
悠世情誰無知己之感臣誠痛此三臣以
寒謬敢言之名膺

特達非常之遇而年少氣盛不自愛惜遂令紛
紛至此因力爲衆中分解明其立心制行

之無他而却於聞見切磨責其居功用才
之未善臣又竊自以爲臣眞三臣之益友
而三臣亦且口噤色沮信臣之教矣不意
狂鋒愈熾暗械滿胃本月初一日乘大學
士申時行往

壽宮動土行禮臺投一疏以大峪山風水爲名
追論前尚書徐學謨主張之不當而語次
并傷時行臣姑不暇爲時行辯但請

皇上試觀三臣如此蹤跡如此機罪果是光明

川公全集卷三十一

六

正大之人否夫使前地果不佳則三臣一
向安在必待匆匆興工吉日而後言又使
三臣果別有真聞真見則舉朝何無一人
議及而偏此三臣一時意見偶合如此
上試面問此三臣書生少年何自知風水之
說臣竊料此三臣情見勢窮必且曰傳之
術師之口也夫術師相破自古而然三臣
既非專門何以知前人稱善者之非後人
議者之是

皇上試察此情公乎私乎大峪山之始定也聞皇上親閱諸山順指而決徐學謨即嘗從中贊成亦猶植等諸臣書生道聽之見而已今諸臣夢中評夢已自影響而又以根株漫引加人不忠不孝之名而自處其身於獻芹食桃鄙野近幸之愛主

皇上試又以爲忠乎佞乎去年丁此呂之疏上也臣偶讀邸報有傳科場曖昧之

旨是閣臣所擬者臣不覺失驚歎曰此誤矣何

清公文集

卷三十一

中

以知科場之曖昧而預爲解也已讀吏部覆疏至引王連趙文華則又歎曰誤矣奈何以爲獸律人已讀陸光祖疏則又歎曰誤矣奈何欲以口語盡逐言官已讀九卿潘季馴等疏則又歎曰誤矣奈何反追爲張居正訟冤已過

召至中途讀孫蔡二御史疏則又歎曰誤矣奈何以小青盡汚人生乎大節凡此皆臣之私論然始入

清公文集

卷三十一

中

門不惜一二爲同官言之蓋真謂諸臣之可教而大臣處之或未必盡善也以今而觀畢竟閣部無一毫成心而諸臣三五爲曹日夜相搆而聘蘇張捭闔之談神鬼變習之術正猶優人之舞於幕公然淪面裸形全不知耻似此舉動何事不爲臣於此時斷乎不能復爲諸臣解矣臣聞大臣不能帥羣臣當去師不能訓弟子當去老成而爲少年所推當去臣負此三當去義無可一日立朝之理所有愚懷耿耿抱不平之慨其說有八敢盡爲皇上先陳其槩而後及臣之私當張居正馮保事初發時皇上試自揣獨聞獨見之中果毫無端倪盡假耳目於諸臣乎將聖志已定僉謀大同而言者適投其會也夫將順之與臣救難易懸殊觸忤之與受賞利害全別而諸臣雖瞻肝瞻脾自附于吳中

行趙用賢等嬰鋒折檻之黨此其不平一矣

皇上明燭群奸天旋地轉乃千古非常舉動然猶推功言者陸叙加等而諸臣顧反盡擯天功臣

王異趨此其不平二矣古人默則成象語則成文蕭規曹隨德之期於濟國而諸臣近乃創爲一種風尚以爲普天之下除却建言之臣別無人品而建言之中除却援括張

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九

馮舊事別無同志此其不平三矣蓋臣嘗私譬張居正之門客如羣媚之倚市勞來送往取適一時耳今永山旣泮黃犬成空士有勸輪漚酒不忘死生之交者鮮矣况本非安石誰爲章蔡肉朽骨而噓寒燄以何爲名天下豈更有此至愚至拙之人哉而諸臣動稱報復真成讒語此其不平四矣周公之功也衛武之耄也而凡几抑抑虞悔吝之且及也況乎以中人之

言之會不階不媒起越

如花之始發正雨欺風妬之時而悍然遽自以其啁鳴睥睨之態日尋乎屑惟敵是求此其不平五矣人情雖甚愛不能廉盜踞甚憎不能涸伯夷甚變亦不能朝夷而暮踞則其公論定也今在廷大臣如許國楊魏舒化輩諸臣不啻交口贊譽以爲正人君子哉此一言相左則疵釁橫生日相謀刺乃其腹而陰求其短王尊一人作

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十

賢作佞今人復安所取信此其不平六矣大臣主持

朝綱乃一味濡忍酒納原非中道今大學士申時行泊然處中唾面不拭以強陪諸臣之嘖咲不過爲重

國體惜人才耳乃諸臣見其弱則愈以爲不足畏而凌之受其容則愈以爲廉我而焚之被論則以爲欺人攻之求去而票允以爲逐之票留則又以爲苦之或票

而

曰火溫則又以爲陽順

意而陰忌之喘息縱橫于荆萬棘令人無路

可趨無門可解

皇上試觀典籍自古及今豈有人臣操

天子之權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而

朝綱不亂

臣是不滑者乎此其不平七矣又臣嘗聞諸

臣前後爭辨之疏無論惡言諄語狼藉難

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一

七

聞即其高自標榜一則曰孤臣一則曰善

類臣請就其言而折之夫古以孤臣摩子

並稱此爲臣子不得意於君父者言也今

諸臣自謂得君乎不得君乎

朝廷之上敢瞋目而語難者何也臣以爲此

其臣不孤語稱舜跖之分在善與利今之

倖倖豈盡爲公得無爭先於徑路患失於

風池者乎又得無憑城社而盜威福者乎

即如近日

皇上之用臣也

儼然出徵書於

內簡付公論於

廷推而一二在外散局小臣已有輒據爲言

牙贊襄之助者臣以爲此其類未必善兄

此皆瞞天大言鬼目駭耳而諸臣居之不

疑此其不平八也夫此八不平者使其說

出於張居正所薦引及與諸臣摩肩競進

之人則尚可指之曰黨曰忌曰素所不悅

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一

七

也今臣乃居正切齒之讐而又諸臣所惡

事推轂之友使酸醜臭未尚可和調國論

人情不至十分顛倒臣非異物豈有及攻

同志而快仇讐者哉嗟乎諸臣可以踴躍

愧而

皇上亦可以深長思矣臣山居八年朽株枯木

原不適

廊廟之用况值此千載難遇之時事千載

遇之

主天清日明本無一事而不幸爲驕臣苦爭無影之是非使

朝堂爲訟場而

宮府爲虛位大臣皆重足膠手於風波偏側之中而市井解邪千人所指如馬應圖輩反得藉建言之名以逃考察而希榮進臣誠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度言輕力驚不能有所匡正惟有去耳今日之言雖明可對君父幽可管見神然必臣之身退而後臣之志

明不然則諸臣又以爲回護同官苟貪俸食臣旣義不借諸臣之譽則亦不能復受諸臣之毀伏望

皇上先將臣放歸田里然後徐察諸臣公私忠佞之狀盡挽威權一新視聽毋令天下萬世有有

君無臣之歎臣雖伏死先臣松楸有餘榮已臣不勝憂危懇迫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實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李植等先因言事有功不次超擢正合奉公守職圖報國恩乃輒敢誣搆擠排驕橫生事覽卿所奏朕已洞悉李植等已薄罰了卿端亮謹直正賴匡扶國是豈可遽自乞休宜卽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謝

賜羅本疏

閏九月十二日

上閱定壽宮

上御感恩殿賜閣臣衣帶等物臣錫爵

賜羅衣二襲疏謝云伏念臣升

朝三月未獲補衮之忠息

蹕一行疊荷解衣之脫輝騰在笥愧切

惟

太子不親

沉寢原物

周原卜壤培萬年天保之基

尚範稽謀辨三至人言之惑肆

為車之再駕迴

初筮之果諧臣猥以近僚叨陪末從朋旋

大麓徒瞻佳氣以增歡肅奉

清遊欲贊

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一

廿五

廢謨而莫措詎期

特眷曲軫微勞寵渥

至音榮頒

珍綺三英炳若出巧製于天機五采燦然分

奇章于銀漢矧應授衣之候真如挾纊之

溫被服

華恩敬擬岡陵而祝

壽彌縫闕職敢辭夙夜以宣勞臣不勝云云

引疾給假疏

奏為患病給假事臣于本月十五日偶感劇

疾并寒熱身痛等症一向勉強進四供事

不敢

上聞至二十五日該文書官送本會票之後忽

虛火上冲皆覺仆地移時方醒見今臥病

在家有妨

朝講伏乞

聖恩准臣給假調理俟痊可即出供職謹具

奏

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一

十六

奉

聖旨卿偶疾難暫調攝痊可即出輔理吏部知

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奏為伏蒙

聖恩特遣

御前牌子孫朝齋

臣等鮮豬一口鮮羊一羖甜醬瓜茄一鐔
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卧榻叩頭祇領
訖伏念臣本以衰殘擢自廢朽犬馬之力
曾靡效于涓埃蒲柳之資已遽嬰于疾疢
竊自憐悼負此遭逢惟
聖王少裁高厚之恩斯微臣庶追陰陽之罰豈
圖餘喘曲軀

宸慈爰勤

中使之特臨並錫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其

尚方之諸品精糗色瑩兼分醴醪之春雜俎

香浮更藉牲粢之旨用以佐刀圭而施上

藥因之扶羸瘵而制頽齡受

寵彌隆循涯愈溢挹

金莖之湛露勉效加餐黍

玉鼎之和羹終虞覆餗祇三肅而拜

賜期一飯以輸忠臣不勝感激荷戴之至緣伏

枕不能

延謝謹具本奏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求去疏

奏爲脾疾況綿不堪輔理懇乞

天慈俯賜骸骨還鄉以終

恩造事昨該臣於閏九月二十八日荷蒙

聖恩以臣患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一

其

欽准給假調攝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蒙

特遣內臣頒賜酒水蔬肉等物臣糞土微賤之

身乃至以疾憂

君父

意旨優溫

寵數蕃渥臣雖病也口尚能啣

造物之恩心尚能識報

主之分豈有升朝數月寸勞未展而遽恐言

者乎伏自得請在假以來所延致醫生夏
惟勤等以十數而治療之術亦且百方蓋
消補兼施寒溫雜進者浹旬於茲矣臣雖
病也又豈不知欲速之無功衆咻之難信
哉誠疾痛休迫之中貪奉

清光坐憂曠職而徵幸於萬有一分之效耳豈
圖外症未除而內元已竭宿疴方痼而新
疾復生連日瘵涎壅盛步履艱難飲食滯
停渴痢頻數心脾項背腰脊之間無處不

文獻公文集

卷三十一

七

痛臣親檢方書云是七情愛患所感脾氣
積傷漸成鼓脹非醫藥所能即愈臣竊自
悲也以爲犬馬怙恃之身在

國惟

君在家惟母有如粹先朝露進不成報

君退不成將母與自捐溝瀆者何異臣於此時
乃始思草疏乞骸踟躕未敢而臣弟鼎爵
病危之報又至矣痛惟先臣早肯止遺此
焚焚二孤而背朝不圖暮凡北弟南有生

離死別之感加以七旬衰母兩地憂懣風
燭之命且惴惴不保而臣也一身憔悴之
餘耳呻吟而目涕淚獨奈何復望策驚起
蹶踴躍功名之會哉伏惟

皇上前者非時召臣不次用臣近復

垂聽瞽言而

特旨留臣

君父之恩豈有終極顧臣福薄不足以堪力罷
不足以報以致鬼神忌盈自貽咎疾揆之

文獻公文集

卷三十一

十

愚分決當知止伏望

皇上察臣垂死不欺之誠憐臣觸藩至苦之狀

早

賜骸骨生還田里庶臣外不憂尸祿曠官之罪
而內又得以便一門骨肉養孤扶老之私
臣疲癯殘息幸不即死異時或尚能矢銜
結而償餘負不可知也臨疏不勝母子涕
淚額

天請

命之至

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駿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

遣醫視疾疏

奏爲伏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太醫院院判朱儒等五員診視該各官

看得臣六脉浮弦乳數脾胃兩傷背心經
發鬱之氣傳結肺臟以致腹滿腸秘頭暈
體虛飲食不消腰背作痛等症竊念臣之
得疾本自憂生至其致火亦由福過而經
旬在告已蒙

優假之仁垂死乞身更荷

眷留之渥雨捫心而自愧思避

寵之無由乃茲

之親傳更

遣國醫而下視分

尚方之劑固將收效於刀圭發節屋之春更
欲回生於沉痾臣有何緣分微此

濟恩蒲柳之資易凋深慙培植犬馬之年未盡

但誓捐糜除聞

命供設香案迎接併臣在床褥間扶掖叩頭外

爲此具本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再疏

奏爲再陳病苦真情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俯容辭任回籍以全母子餘生事昨該臣

於本月初十日以脾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駿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名跡至後

身命至賤入官之始已分捐糜今年齒向
衰遇

主徽榮至此

恩之必不可負義之必不可逃而亦時之必不
可失者也臣伏枕無事之中夜氣尤清其
於私情公義之重輕出處進退之大節亦
既反側再三念之至謹矣且夫志士感知
不忘一飯而臣乃在野再微在

朝三錫口厭

公文集卷三十一

二三

大官之饌身披極品之衣臥病軫國醫之視

乞身蒙

華袞之褒臣即欲自絕無論此心難欺而天地
亦豈有容此不祥之人者頃之匆匆叩

闕委非得已蓋肺腑之病已困劣而難支骨肉
之虞又頻寬而并集惟幸早解機務免於
素餐或尚可懺積愆而微餘福耳今下議
未遂

天眷彌隆而臣且一面憂身一面憂母又二三

懷負

思曠職之懼以致心神愈耗脾胃氣轉傷泄痢無
時昏暈加敷此醫官朱儒等望形而知其
已病切脉而爲之隱憂者也臣聞

君臣之間真是一體臣苟不欺其

君則不論盡忠之與補過皆爲報稱君苟不疑
其臣則不論栽培之與休養皆爲

恩澤今臣幽憂難愈之內疾羣醫既能言之而
眩暈不測之顯證同官又莫不見之臣之

公文集卷三十一

二四

不欺

皇上其已明矣而

皇上之深知渥寵加於臣身者其亦已無餘憾
矣若尚以

三朝舊物未即吐棄則賜之猷猷未盡之生以
終烏鳥一日之養其爲

恩禮不又加於尋常萬萬哉見今垂死病弟息
耗杳然臣母子餘生愈孤愈苦母不能一

日舍臣而獨歸臣不能一日離母而獨處

以私情言之既有俱傷兩敗之憂且輔臣重任物望所關臣之一身固不足惜有如天顏咫尺之下朝班萬衆之中仍復如前顛仆憤越震驚觀聽豈不羞堂陛而玷冠裳以國體言之又有求榮反辱之累臣誠情極道窮計無所出不得不陳危苦至切之詞以干終始

曲成之造

皇上即幸而聽臣則不惟下全臣身上全臣母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

二五

而密勿輔理之地不至久掛空名坐妨賢

路於私情

國體各獲所安臣無任疾痛呼

天哀祈叩請之至

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忽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引疾三疏

奏爲

恩深義重情迫辭窮昧死再干

天慈俯從前請以青後報事昨該臣於十月十

九日再疏乞歸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忽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錫爵病耗佛鑒

不識進退再以私情上干

斧鉞之誅臣之罪大矣伏讀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

二本

御批不惟涵貸彌弘慰留愈切而凜然大義嚴

詞又有出於家人父子提耳教訓之外者

臣於此時不覺一字一淚一字一顫已誓

此身畢命鞭筆之下而臣母亦且義激於

中誓不復以家事關臣矣不意本月二十

七日臣男監生衡信到內稱臣弟原任河

南提學副使鴻爵已於閏九月二十五日

病故臣母聞報晝夜哀號寢食俱廢見公

亦患左脇刺痛咽喉面目俱發腫不能起

牀臣竊自傷家門薄祐骨肉凋殘至此目前止有一母一子形影相倚而皆窮愁旅邸宛轉牀榻之間又至此臣宿疾新憂外纏內迫以致心血不復歸肝脾土轉成下陷腦風腸風及嘔逆泄痢等證種種作劇茫無痊可之期昨者恭遇

長至令節僅於私家設案焚香扶掖叩頭遙祝

聖壽猶喘呻吟倅汗不能成禮何況咫尺

威顏之近奔走職事之煩而尚有可望引袖班

行參禪

袞闕者乎臣聞人臣之義不得有身何況有家然就家國之重輕而論則私不勝公情不掩義臣雖不敏數奉教於君子矣就事勢之緩急而論則堂堂

盛朝茅茹彙征之時即無臣等以百數何虧於國而臣母區區所恃以託命者獨臣一身臣之區區所恃以報母者又獨此一日

所以早夜呼

天欲濟而疾愈困請愈亟者也且今

皇上所以嚮意用臣

屢音留臣不過謂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斷之

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審此

撲遶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加之憂病

支離精神失惑捐糜未效溝壑且填臣即

欲隱忍榮次而

上亦安用此無用之臣為哉臣新奉

上亦不容再辭今日之言不惟

皇上所不欲聞而臣之初心亦豈願有此也但

以節次苦情弟亡母病原在奉

旨以後之事尚未徹聞

天聽或有餘悲用敢再乞其朝露之身以終為

鳥之養

皇上體幸哀而許之臣雖病此一時野人獻

鷩馬思軒豈遂敢自外哉蓋昔人有言

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矣臣情迫辭窮不得

不藉口斯語庶以爲辭

知補過之地云爲此具本謹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但輔弼重臣奉公爲急宜

勉思大義痊可即出贊理以副朕眷慎勿又

辭吏部知道

奏爲察典局期遵例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肅臣工事臣惟

國家六年考察之典所以澄汰九流訓齊百

職而廷臣中之有閭臣乃終筦樞機非常

之任也閭臣中之有臣則又拔起淪廢非

常之知也夫非常之任豈宜以常人居而

非常之知又豈宜以常理報者哉臣於此

時即日月奏功頂踵效命極之

時即日月奏功頂踵效命極之

時即日月奏功頂踵效命極之

餘慙今待罪兩涉年矣進不能納誨輔德
行自靖之忠退不能推賢讓能廣交修之
益

上責之以主持

國是而臣望輕不足以鎮俗

上責之以贊襄化理而臣識闇不足以通方臣

竊自審於羣臣中負

知贖職無如臣者惟是歷經掣瓶之智碌碌抱

弊之能苟幸無事粗足自守今歲比大旱

皇上納污容垢之日哉且臣聞之官先論相所

以清化源而風有位也法先論貴所以肅

政紀而示至公也臣雖駑冗以法以官不

當在庶察之後若使

明主爲臣而惜法則天下必有因臣而議法者

矣故臣願以不肖之身首俟

斥免不惟遺列肅清

公與加重亦使在廷博聞方正之士得關門
遵路而入臣之無狀不久妨賢天下亦或
有諒其晚節者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直諒清望素隆朕簡任
方殷豈可引例求退宜益殫猷爲贊成治理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書成辭免

恩命疏

奏爲揣分量功辭免非常

恩命事奉

旨云云 欽此臣聞

命自天踴躍流汗罔知所措竊念臣斗筭末品
犬馬病身本非受爵祿之麗

皇上既過誤用之而頃之大計陳免又過誤留
之臣之自揣無論贊

大政決大疑不足仰稱

任使之萬一即姑以纂修一事言之先是萬曆

改元之四年有

詔重修會典臣雖備員副摠裁然此時正屬諸
司文案未齊該局義例未定之日史臣無
一事可藉手者數年之後始漸次屬草會
臣又以乞身久廢始再起爲今官而書之
成者已十八九臣按籍茫然第能粗涉事
迹稍正句讀耳已由前言之則臣乃無事
而餐由後言之則臣乃不耕而獲今署名
卷尾亦已厚幸而殊爵顯賞反加衆人之
前臣復何心可以安之何顏可以受之且
夫宮階一品班已筵於孤卿殿學兼銜
寵更貽於四世自昔佐命鼎畫之臣有實累考
而不得者臣草莽升

朝一旦躡蹠至此罷既滿不可復酌負方重
不可復載此臣之所爲懼也職在政事無
所裨益潤色而但與藥工墨吏分尺寸之
勞每當披校至兵馬錢穀之昔贏而今絀
文墨議論之昔簡而今繁

禁旅之濫藉日增

上供之年例日溢臣乃罪之不任而獨効之任

又臣之所大愧也伏惟

堯舜在上賞必當功名必效實豈可曲私左右

之臣重爲鉅典之辱臣之愚怯委不自安

所有前項

恩命懇祈

賜免惟

皇上哀而許之乃不惟爲

三才集公文集卷三十一

國家惜名器亦所以爲臣惜福也臣無任感

激戰悚俟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奉

聖旨卿摠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尋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奏爲再瀝個誠懇辭超敘以明臣節以矢愚

分事昨該臣以書成加

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摠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尋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介艸茅上荷我

皇上非常特達之眷報未伸而

恩復至辭方控而

旨愈溫臣雖至愚益亦知異典之爲重

三才集公文集卷三十一

成命之當遵夫况纂修衆人之事何苦而必欲

矯情立異以博遜讓之名哉惟是前疏所

陳原據在閣在館日月功次與同官二臣

終始效勞者不同而二臣止於本品量兼

俸秩臣乃以二品躋躋一品二臣自當受

臣自當辭乃事理人情之必不容冒昧者

夫抱關一命粹匠賤工上不可以苟榮下

不可以苟食此自古

國家綜覈至嚴之典大臣所宜率先庶僚共

效功實者也臣伏自前年奉

召

廟堂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忠告第一義

言未絕口而身自開僥倖之門源之不清

流將安止蓋臣嘗聞

祖宗朝三楊學士在內閣最親最久而官品不

加然至今論者猶咨咨豔三臣之得君何

則樞機重地帷幄親臣正不必累咨而計

三才集公又集卷三十一

遷循爵而論貴也臣今見以尚書辦事品

高祿厚達過三臣在

成祖時

皇上倘必欲按行

累朝典典加優臣等

法官廣殿一日

賜之三接令得陳見聞效得失於前臣之榮藉

且以萬倍何必拜官加秩然後爲隆賞哉

臣誠知煩言謹

聽無所逃罪顧心之所不安不敢避嫌而遂止

義之所不可不敢從衆而常辭此所以徬

徨夙夜休迫廝所而冒譴哀祈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苦誠惜臣之微節

特寢成命免其再有干煩則臣亦當仰體

天慈不敢盡虛

恩賜請量受二品應得

誥命以榮臣雖賞不及期總爲叨冒而罪均逃

王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一

重尚可苟安臣不勝丹誠懇款銜

恩委命之切爲此具本親齋奏

聞

上不允命文書房持疏至闕令稟擬如故同官

時行奏云二臣懇切向臣言委實惶恐其

辭萬無矯飾強臣擬准辭一票以俟

聖裁

上准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皆令勉承勿

辭

三十一卷終